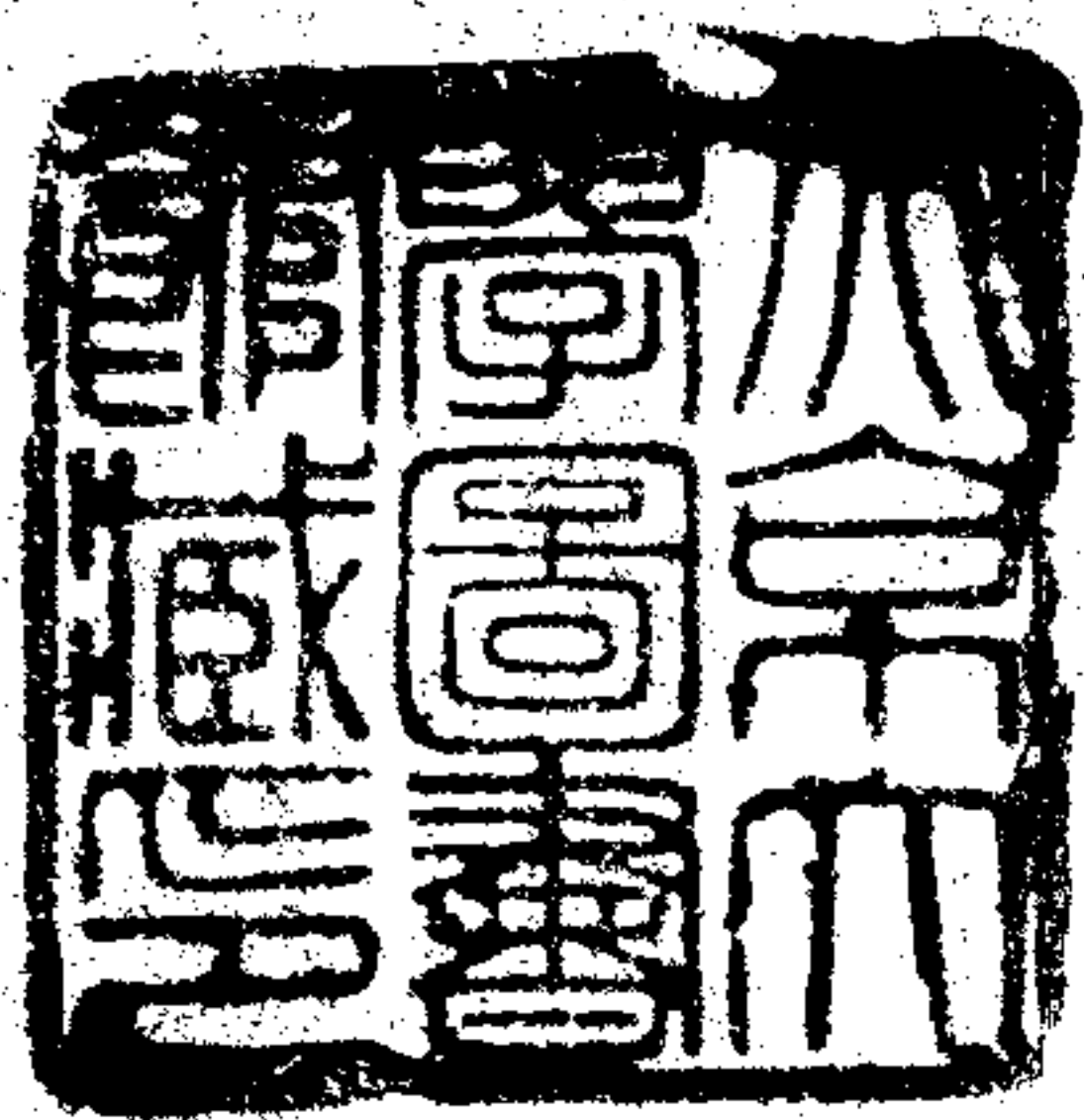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二一・史部・傳記類

明名臣言行錄九十五卷（卷三十四至卷九十五）

〔清〕徐開任輯

.....

2666/01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四

都御史鄧襄敏公廷瓚

字宗器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

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授淳安知縣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

無知之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薦

知梧州會母憂去

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彝僚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

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解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彝使

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

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

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

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

釀患致彝人侵奪田貨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

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

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施行

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

與土官兼治進右都御史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卒以憲臣有

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往不瑣瑣益思

守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

奏除諸冗吏曰祿出于民無徒費也顧羣蠻以劫掠

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

方非宜宜以江西全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

錢糧可以調度至于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

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

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奏上從之公於

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

發勢尤熾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

人餘悉解散歸農公歷官處事求濟待人無疑雅量

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莫

能及卒諡襄敏

都御史楊貞肅公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諡貞肅

公性鯁直言動磊落初為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公巡牢必給與飲食三日一櫛沐蘇活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忠肅薦知嘉興府公携一蒼頭書一篋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賑灾夙夜不懈民有事詣府和顏曲問盡得其郡中諸奸豪及善良狀與民所疾苦為調劑興革

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而會計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三

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民不堪命公廉知其害乃併于秋糧中徵之後公計秋稅歲得美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有清軍孔御史者挾威凌有司輒杖殺人公榜通衢曰有被御史酷撻至死者來言于府孔見之避去旁郡酷如故公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行突入公府中公引御史入臥室室空空耳衣一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歎服去嘉興當江南孔道中官往來者多索金錢布絹公取庫金市布絹入餽曰金錢布絹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中官

昨舌不敢受藩臬皆敬憚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舍去為立生祠祀之

陞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盡革諸司和市鎮守中官橫日索供萬錢公一切革去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公倡言曰最所畏者賊穢最所不畏者內臣鎮守內臣有兄在司禮時時言公于司禮司禮於上前中傷之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遣鎮守書曰善遇之上知其人矣未幾內艱將行廳舍中器物悉付有司一毫不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四

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占民者盡奪而還之權貴斂迹成化乙巳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復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居憂時中官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吳道賢編次楊公清政錄公觀政刑部卽有能譽時福建司缺員每淹禁數百人尚書軒公命公往聽不旬日曲直皆判金吾千戶李銘欲襲其庶子誣嫡子不孝公疑而再鞠之竟得其情

河間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強盜至京盜中途亾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公疑其言動非盜廉實二人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人所擒

治嘉興俗嗜鬪輒壓溺小兒以誣人公時加曉諭犯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雜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五

土豪張某窩聚盜賊大結權貴張威一日劫桐鄉起解官絹公縛寘法會當道行郡爲張解曰無原告公曰知府朝廷民牧也張所盜者官絹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

有富民女已受聘後惡其貧欲背約誣告婿公佯曰而欲悔親當以百金爲罰富者聽命既得金召婿若女卽日爲婚以所罰金畀之曰而患婿貧今有百金可贍女矣後婿家豐裕其人益感之

屬邑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歿家甚富族人利

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賞貯庫長而有室乃出返之

千戶沈禎項襄毅之婿怙勢爲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隸立府橋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有餘月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欲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黏連爲卷封識一木桶中秩滿臨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府吏曰自後嘉興有大事方啓此桶人不可以爲意公去禎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回東廠訪得禎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侶公鍾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六

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啓觀之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賊官束手難行日後充軍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侶公見而歎曰楊先生神人也卽依擬編禎遼東軍後宥回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輪首出工費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全家是公賜也

生員汪願墓田與豪右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願公問焉提學曰有發願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願在學有文行必以

地界故為仇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遂得白

待郡邑學官悉優以賓禮賓興宴必列學官上坐曰吾

為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可與屬官班哉其

有倦教則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

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

子弟其害尤甚天道報應他日又將何如耶

臨春秋大祭品物豐潔尤極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于

郡之慶嘉亭其他郡厲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

親品嘗之自奉粗糲至鄉飲賓興之宴則務豐腆若

出二人其居家也亦然田宅無增於舊祠堂祭器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七

屬則極嚴謹精潔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類必廉

訪之雖未合奏旌者亦必親過其廬使民知為善之

榮重禁博奕樗蒲之具人不得鬻而娼禁尤嚴至於

符籙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

嘉興七縣錢糧視他郡為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

尖頭事發公歎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

敢縱放如此于是先革管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

郡亢旱去冠帶徒跣禱城隍引罪自訟少頃雲起大雨

如注其秋大熟一夕獄逸重囚七人公禱于城隍夢

神告囚所匿處按之果得其二其四亦為近城人所

獲公之行乎神明如此

在公三四載積穀數百萬不惟可賑本郡又可移鎮浙

以東自郡守擢為按察使至浙即榜示曰訪得鎮守

府三察院及布按二司及各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

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

尚有倚戀鎮守府者公往縛之鎮守亦聽公之執法

也所屬官員貪殘害民公素知之即至即召與之約

日間閭凶頑一鄉之害士大夫皆知為民除之不知

已身為萬民之害今與所屬約誓欲除民害先除已

害二害咸除一方乃寧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八

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併歲久至鬻子女以償

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

外尚餘四五斗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虧糧之

故出而審之得其寔欲奏聞眾懼請於公公曰俸者

民脂也食而盡職尚有天殃况正數之外乃其子女

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眾因願捐俸設法補之

以釋其罪

成化庚子鄉試公監試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

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為功二子皆奇才也他

日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

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繇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爲首後華旻俱中狀元衆服其知人

太夫人終制起陞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巡撫順天撫臨黑水灣石門寨黃土嶺等處關寨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污穢或用鎗架作營門仰而歎曰如保障何卽命各將官加倍修砌簡卒守瞭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

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地陷泐水泰山搖響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內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九

臣及文武臣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于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効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輓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不堪任使疏上不報

公上進退內外官員疏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

吾何憾耶卽日就道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專以按察奸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好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吹毛求疵凌辱土官軍職索要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官出巡隨役索要有司常例間有好官不從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好官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鍼銀等匠鍼銀馬鞍粧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李猥多復任從新再造新任官員踵訛索取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歎其痛切時適峒獠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十

下公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詰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衆帖然聽撫

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命汲清水數十桶洗制堂序者三日滌去貪污之氣後乃升堂卽榜示曰按察不明賊官相慶又曰以迎送爲謹慎以餽問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贓至積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邊瘴地而安置之一時官吏悚慄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三司皆舊僚友視象之日行公

禮畢出位降階更拜二拜曰明日幸相諒衆不解其
意次日疏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土官
襲職鎮守三司指要保勘銀承行吏典五倍之齋本
人十倍之相沿爲例公以奏聞畧曰臣至雲南纔知
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
言恐臣死後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
員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盡言
公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居
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亮直雖
庸人孺子皆知其名或言公別白太明節目太疏言
論太激非知公者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十一



侍郎孔公鏞

字韶文宣尼五十八代孫僑居蘇州景泰甲戌進
士官至工部侍郎

元季高祖克信游學江南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
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洲
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
名敦本首著公名於籍用是奮發益力於學

既登第選知都昌分民戶九等以均賦彭蠡江有巨木
歲久絡苻藻若鱗介每風雨波濤相擊木蜿蜒若怪
物舟觸輒壞行者祀酒肉乃敢過會歲大旱公往視
之木也火之矣遂絕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十二

第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
李猛撞出沒無寧歲至縣治無解字可居俸給殆絕
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
其地民見其至驚走旣而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
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
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

踰年巡撫都御史葉盛大征廣西賊公隨征所至招來
諸將有殺人取馘者力爭之時廣東州郡界廣西者
賊無所不殘破高州尤甚盛薦公可知高州遂以爲

試知府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民外死賊而內死疫
公至召父老問計皆曰城中多賊賊屬來投城者心
不可保切宜閉門固守公曰高州故無賊賊皆自廣
西來民千百里携家投城求生也往時閉不納卒爲
賊所菹醢在城中者又或疑之賊以是激怒其衆外
攻內應城陷在此耳乃開門納民城內染疫者曲加
撫摩死塚瘞之流亾聞風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爲別
城居之

時賊屯高化境凡十餘處而鄧公長馮曉尤黠驚公長
據茂名之茅洞曉久屯化州界公一日潛呼四卒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三

明匹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公曰我
新太守也至爾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箐間顧四卒
已逸其二賊徒來控公馬公問裸縛樹間者何人曰
秀才也既至公長不知所以倉皇與其黨環甲出迓
公下馬立公長盧曰我爾父母也取坐來皆來謁坐
定賊盡羅拜公曰知爾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官動
欲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父母汝我子孫也汝信我
可送我歸府以穀帛資汝不信殺我公長意猶豫其
黨感悟皆泣下恨公來晚公曰餒矣食我公長聽上
酒麥飯公醉飽之既日日暮矣寢我明日日我尚倦

行更寢此處又明日曰我歸矣從取穀帛乎賊復控
公馬送出數十騎隨之公顧樹上裸秀才曰良士也
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十賊隨太守驚曰太
守畏而降賊導之來矣公至呼開門語賊皆止我自
入旣入取穀帛絕與之賊歸告公長皆自焚巢柵來
詣得數千人而曉獨不服招公整兵夜進遣蒙浩率
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軍應之曉遁執其妻
子歸公存撫之甚厚曉亦以其黨五百人降事聞賜
寶鏐文綺陞按察司副使賜璽書旌異從此他劇賊
皆受招撫公處之內地分田與耕賊更爲我備他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四

有林雄者與蒙浩並以謀勇爲公部下而雄尤捷
雄死賊中公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感泣於是高
州人立生祠祀公公奔母喪軍民有泣送千里外者
服除改廣西雋獯聞公名相率遠遁陞按察使賊起
自荔浦來寇總督朱英屬公勦之賊顧愕曰此高州
孔副使耶既至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
鏐等陞布政使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許便宜
行事

時都勻清平黑苗跳梁先是當事者率兵數萬無之奈
何公至首詢亂因使僉事周孟中往來撫諭苗納款

刑牲誓不復變而清平部苗有曰阿溪阿刺者刺勇而溪善爲兵兩人橫行彝落中官司探捕苗必召溪問計溪則要我賄期勦之溪於近苗之弱者歲分以畜產倍課其入其遠而悍者則誣爲賊殺之以應我溪於鎮守內臣監軍總帥歲一賂遂益肆時時訂官與苗公廉得狀而詢監軍總帥皆爲溪解知不可與共圖乃行視清平訪擇所部得指揮王通優假之叩以時事通歷舉對顧獨不及溪公曰我聞此中事阿溪爲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叩不應公曰吾所以假若爲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通曰小人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損威小人亦且赤族矣公笑曰何至是通始陳列根枝公曰溪所仗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先劫此兩人者可舉耳翌日將較廷叅公曰吾欲若等微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曾指曰庶幾可將較出公留曾曰汝何故通賊曾大驚辯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何導之不服斬矣曾叩頭謝公曰吾欲取溪計安出曾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願與同往公曰自舉之曾曰無如總旗陳瑞公曰與偕來少選入公訊亦若曾瑞屢顧曾曾曰明府已知矣第當相盡力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五

苗俗喜鬪牛瑞覓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守之伏壯士叢薄間入寨見溪溪曰公何久不來瑞曰新都堂至鎮故久不見公耳溪曰都堂何似曰無能爲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遽費爲姑酌我因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穹然象也未審何如公家牛溪曰有是哉吾買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人恐不入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牽我家牛往鬪佳惡可決也溪曰然雞卜于坐上不吉復言疇昔之夜夢網葛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屬公矣遂牽牛連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方鬪忽報微至瑞曰公知乎王指揮也溪笑曰何繇得此俟其至吾啣之瑞曰王行微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與刺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微新恐怪公示不利溪刺去刀見曾曰而素謹事我今我微不身供張掃除敢易視者麾壯士出擒之溪刺以狎不虞曾遂縛溪刺以獻然猶手格傷數人公得溪刺磔之境上諸蠻皆震懾公重厚少文歷仕邊圉三十餘年功在南徽謙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事者具在其所報牘弘治初乞致仕不允召爲工部右侍郎道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六

計聞遣官諭祭有司治葬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七

侍郎徐公恪

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三

時葉文莊公在吏部雅重公器識薦授工科給事中諸中使欲領鄉關抽稅公與同官言不可遂遣諸給事往蒞意因以窘之公在遣中至則事集弊清中使撫拾無所得乃止乙未擢湖廣左叅議值兵荒加意撫循民賴不徙有中使採竹筭諸物責非所產地移文止之秩滿遷河南叅政陝西大饑運粟數萬石賑之民苦遠公請出粟易銀畀之彼此稱便弘治戊申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六

右布政尋轉左至則會計財賦謂費用浸廣歲入且弗給乞少節京運以寬民力徽王府承奉司自置吏公以非舊制革之王怒奏公有侮慢罪上特直公致書諭以徐某遵祖法無罪王得書慚沮庚戌河徙開封有奏遷藩會者公條陳不可事竟不行辛亥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旱溢交沴請減秋稅省織造折鹽課有藩府據魯山民業承命會勘議歸之民戶部督積逋急以災變請緩其事比歲稔令歸德修微子祠彰德建西門豹祠洛陽請祠范文正墓置戶守之又令諸州縣學考古賢哲未載祀典者悉

祀之公名益彰而忌者日益衆久之有湖廣之命兩河士民夾道攀送者數十里布政有羨銀三千兩衆舉以爲贖却之一無所納至則有中使載私艦百艘抑市于民爲公所持比去乃得市時湖南北寇竊發公知將領養寇亟召而切責之復按其尤無良者于是人皆畏法寇盜漸平

公兩居外臺正已率屬小人不得行其私上欲保全之特命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公聞命駭愕亟上疏言臣平生不敢自他途進乃今名不薦於廷臣銓不由於吏部臣之心迹何以自明乞收新恩以全晚節因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九

疾告上優詔答之乃就職又再疏請老弗許戊午獻績于朝疾遽作又請乃許給廩驛而歸

公器宇凝重不事矯飾而中所撻執介介不苟有詩文奏牘若干卷藏于家

都御史朱公瑄

字廷璧鄆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年六十有五

未授官丁憂三年足不至城府既終制郡守張公以白金爲贖辭曰筮仕之始公宜見教而乃有此張爲之改容癸巳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理通州諸倉兼出納官甓時倉圯者八百室久弗治乃程力役信賞罰不踰年修飭具備新創者又四分之一而人不告勞官甓自臨清附漕舟而北必出紙充罰乃得竣事歲累紙可萬數公悉省之歷三載改營繕司移領蕪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十

官稅法尚寬省踰官所積稅倍恆數

改兵部進員外郎郎中陝西大饑人相食專勅往賑得鳳翔乃觸炎暑兼晝夜以行若拯溺救焚然稽戶定籍量多寡給之民饑爲盜察情可矜者多縱遣就業又督有司給牛種躬自稽察不爲文具計所活者六十萬有奇召還之日老稚遮擁不忍捨去

弘治辛亥陞河南右叅政奉勅撫治流民安盜息及黃河決朝命都御史劉大夏等修築公分理上流督開支河以殺其勢築黃陵岡以禦奔放然後水由故道民賴以安漕舟得濟

乙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學造士備災恤荒抑
豪強扶善弱洵三江下流以殺湖水濬孟瀆等河以
通漕舟自蘇至崑山太倉者一遇風濤多罹覆溺盜
賊出沒其間命外作長堤樹以柳木甃以石砌而中
通舟楫其患乃息議建太倉州請割崑山常熟嘉定
附近鄉都以隸之徽州府產無勝黃銀硃增派歲派
抗疏止之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
等項糜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祖宗根本之地其酌
糧解以免賠累嚴驛遞以省騷擾減賦稅以疏民困
等事料理周悉至今永為遵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王

丁巳夏駐節太倉忽中風疾回次蘇州稍能語醫謂宜
得鹿血和藥吳中一鹿可直數千文有以此來獻乃
命破其耳取血僅足而已竟還之以疾致仕
公之督漕運也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異
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好而橫侵其鄰
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為己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
一本陸氏晚得子而嗜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
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嗜不語百方誘之
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人
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

眾亦皆曰信後公遇人必以告焉
平生義利之介斬然有齒及賂賂者輒擲拂色變剔歷
中外幾四十載器但陶匏家無餘美守令諗其置缺
餉之薪米一無所受會歲饑都御史王璟奉命賑濟
餽公米四十石公謝曰饑民有之寧有饑官市中兒
有戲以紙錢為貨者人曰朱都堂不愛真錢而况假
乎公卒至無以殮而子孫糶穀田牧至不能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王



都御史熊莊簡公績

字汝明江西豐城人其先以戎籍隸湖廣遂為道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掌院事卒年七十

五諡莊簡

初授行人擢貴州道御史巡按陝西風紀大振布政使于璠素貪墨憚公威名棄官遁去公追之急時當路與璠同鄉有連喉璠誣公他事逮至京按驗之無所得璠被斥公亦坐謫知清豐縣陝民訴冤于朝者數百人在縣殫民瘼有惠政

乙巳陝西大祲父子相食吏部舉公守鳳翔清豐民遮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留載道蒞任三日而雨歲登郡以無事

弘化庚戌擢山東左叅政癸丑轉右布政甲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尋巡撫延綏威名大著鹵不敢犯邊三年以毋憂去服除擢兵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嘗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冗濫者幾萬人請裁革之權倖側目時敬皇帝勵精圖治召二三大臣商治理劉公泊右都御史戴公珊尤被親近而公與焉未幾敬皇帝上賓衆嫉公因舉公為右都御史出撫兩廣公至廣首征獠獠之負固者一境以寧舊例供億甚厚一切裁之自廩米常給外秋毫無所取逆瑾用事

密使人廉之卒無罅隙可指摘召還南京掌院事尋令致仕而憾猶未釋乃以大同范梈布豆為公巡撫時事罰令自輸粟五百石于邊

公性簡直清介臨事有執致仕後閉門觀書不預外事不殖生產自奉儉約尤惇孝友鄉評重之卒之日贈南京刑部尚書賜祭葬如例

明年太僕寺少卿何公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縉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徇近

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于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濡公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諡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公繼孫瑞月米一石諡莊簡

樊清簡公瑩

字廷璧浙江常山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刑部
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少保諡清簡

幼敏悟篤學未冠知自勵屏居山寺潛心義理冬不爐
夏不扇者凡三年景泰丙子舉于鄉天順甲申登進
士引疾歸養久之拜行人司行人奉使西川餽金不
受王官作却金亭以表其清

成化辛卯擢監察御史巡兩淮豪有力者憚公清介莫
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之著令又巡雲南交人誘
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公移諭禍福交人畏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五

史清梗皆納款中貴人左右撓法衆爲公難之公至
開誠與語爲定要東有犯者痛繩之貴人悟而自戢
後卒以善去德之終身

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亾弊蠹
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償無虛歲
而倉塲書手移新蔽陳百計侵盜衆皆知之而未
有以處公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頌曰運之耗以解者
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
糧運綱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
既收復糴展轉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

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
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
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
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權趨之於是積
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唯突叫呶之患
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
之計如清水鄉竈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革收糧
囤戶以消糧長之浸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
其齎持私貸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
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以母憂去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五

官甫二載松民至今思之

弘治初詔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公應
庚戌起知山西之平陽明年春卽以爲河南按察使
時河溢境內漂流數萬餘家公躬蒞賑卹所全活甚
衆河南錢穀於北州爲浩穰巡撫徐恪欲考見本末
而衆難之以問公公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夫何難
顧非職耳徐撫舉公以代旬日間宿蠹一清衆皆服
之

月陞應天府尹京邑素稱難治而守備蔣琮尤怙寵
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蔓引罪黜甚衆而事終不

決公承命推鞠初若不與異者琮規知之不為意最
後及山陵龍脉事琮遂得罪去公在府屢治大獄舉
法不阿類若此是舉眾尤稱快謂絕類王沂公之去
丁謂云

應天故有常例錢數千緡以給宴勞公至悉罷歸之民
及壬子鄉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塲屋費

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尋改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理
軍務錦田賊與兩廣猺獠為寇聚眾幾三萬人公謂
不開其生路賊將致死于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
悉置不問賊聞之稍稍散去遂得其倡亂者十八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三

置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於是
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弊
衡州等處乏鹽公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
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銀數萬兩奏減襄府琉璃瓦料
以常瓦參之奏止安陸州展北城以益藩府地凡省
費數十萬故年雖祲而民不甚困以疾乞休致總兵
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懇留而公請不已遂歸

辛酉以舊官起撫治郎陽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十六年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雲南時年幾七十矣單
車屏從躬訪利弊黜不職文武吏數百員修城池勵

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為土官奪其牛不
還者聞公至走愬之公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
牛矣已而果然他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
制以白公公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擣其巢穴
聞聲即歛兵退其為蠻彝所畏服如此

召為南京刑部尚書乙丑夏上章乞致仕逆瑾用事摘
其勘隆平侯承襲事落職為民又以守松江日裁減
官布以蘇民困責輸米五百石公怡然受命然自是
家益貧戊辰以疾終又明年瑾誅詔書盡復其官秩
為人誠懇簡易不事邊幅於世味淡然未常有所好更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天

兩郡去之日一物不以自隨宦途來往四十年水行
單舸陸走隻輪而已一時正人君子雖交口稱之而
沮之者亦力公常先覺急流中輒勇退故不為所制
而卒能全其高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五

侍郎楊文懿公守陳

字維新鄞縣人號鏡川景泰二年進士官至吏部

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初開經筵公爲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皆能致治後世人主有濬居禁中委政內侍者召望葵之禍高居無爲肆情嬖豔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停信明義憂勞于先佚樂于後後世直安危利菑以逸居逸故致危亾時

明名臣言行錄卷王五

聽者悚然曰真講官也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一官五品十六年泊然自處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所資士論躱之孝宗出閣簡公侍讀時文華大訓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大訓篇目放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悉不書公毅然曰是何以爲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錄以進公雖未柄用譽望日隆薦國子祭酒舉吏部侍郎宜入內閣皆不果用孝宗卽位進官寮官柄臣忌公擬南京

吏部侍郎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去南京字

詔議祧廟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本統論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南向名與實乖非禮或謂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爲禮不又有大禘乎憲宗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時不能從

明名臣言行錄卷王五

弘治元年上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畧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猶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濬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愆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乞開經筵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必求明悟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寡愆而心清感少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濬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政事畧節口奏而裁決之大

政則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彈駁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上英明一見卽頓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上每退歎息

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踰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三

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宜亟退上不許公請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公嘗曰國可減史不可減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正附是宜改正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

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嘗恂恂身若不勝衣

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簡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諡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濟美世其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四

太保吳文定公寬

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尚書卒年七十

贈太保諡文定

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以歲貢資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此貢士也哉徐武功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選時以御史督學南畿以禮敦遣之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廷對皆第一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五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公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廢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廢廟禮皆如適至諡稱廢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公以掌詹事與議眾促

公言乃上疏云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

公端靖淵穆不涸涸爲同不矯矯爲異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澹如也言詞雅淳文翰精妙無媿古人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恩避疾京師遷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六

喪旣官尚書歸至里第必步行未嘗乘輿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受知孝皇公居憂虛少宰以待然竟以持正不得柄用天下惜之所著有匏菴集

公爲少宰時蘇郡守到京朝覲往見公公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太守茫無以對公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公嘗館一貴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師其家有女及笄窺見公心動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婢通意公恐見汚乃求見主母懇以他故辭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

後其女物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子孫其厚德如此公未達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端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謂公盍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胥徒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儂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詈公于車旁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而已

公掌府事時程篁墩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七

侍郎謝文肅公鐸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號方石天順甲申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諡文肅

公弱冠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並有時名授翰林編修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上嘉納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八

北鹵爲寇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言大河爲關陝之限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河退守必不能支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故疆據形固守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兵陷而名數不聞師捷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氣充塞義士乖離安能驅而使之乎言其剴切

孝皇嗣位廷臣交薦會修憲廟實錄遂詔起之李文正公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畧曰孔廟從祀諸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第實

衍延平之派新經之闕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祀臨川郡公吳澄為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忘君事讐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風教所關不可不止

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庑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美金不妄費一錢以疾乞致仕特賜告六館諸生詣闕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九

留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瑾勒致仕卒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浼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嫻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邱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為之其居常第蔬食醴飲而已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相沿革國朝名臣事畧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

公嘗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擬克彝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

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十

侍郎張文裕公元禎

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太常卿兼學士卒年七十天啓中諡文裕

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愕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器

庚辰試禮部得詩魁英宗每論材必兼督幹公貌癯然若不勝衣李文達公特簡爲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言選給事中不必論軀幹惟其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耳諸給事惡公言竟格不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十一

憲宗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言治道大本源在講學聽治用人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侍講學士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交薦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設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上疏勸經筵講太極

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析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

公少侍父疾顙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斂憾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黨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書籍

公貌癯然纖弱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贖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爲下作易書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十一

解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爲人所重莫能軒輊論議揭揭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切

侍郎程公敏政

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甲第二官至禮部右侍郎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父信襄毅公官蜀生而蚤慧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之朝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命賜食詔館閣試之即日賦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粲然諸閣老皆嘆異之暨進呈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時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福彭公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踰冠舉進士授編修同修英廟實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已丑春同考禮部貢舉校勘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尋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如宋石守信王審琦不預陳橋之謀周韓通李重進書死節開寶八年李煜降始罷分注書正統張世傑死之下始書宋亡之類皆公筆也書成遷左春坊諭德決宋藝祖太宗授受千古之疑取李燾宋史長編元史臣歐陽玄等宋史本記以為正淡黜陳極胡一桂之謬別著宋紀受終考三卷

乙未詔侍講經筵尋兼皇太子講讀丙午秋主考南京鄉試丁未孝廟政祚敘進宮臣遷詹事兼侍講學士

茂陵功將訖詔議憲宗皇帝升祔當定祧遷之制孝穆皇后神主當有奉享之禮公與英國公張懋襄城侯李瑾等定別廟奉遷之議上皆從之

弘治戊申同修憲宗實錄尋詔公率其屬侍上將視學時禮儀簡畧不稱詔議儀注公倡議預齋一日加帛一段樂設不作改分獻為奠從之初開經筵詔侍講仍日侍文華殿講讀上初即位雅重講幄儒臣呼先生而不名講罷有金織袍金帶之賜慰勞甚至儒者榮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時詔議從祀孔廟諸賢公上疏言廟廷祀典所以垂世教淑人心必文行名實兼副有功聖門者庶足以稱若非其人不可輕與若戴聖身陷賊吏劉向講誦神仙方術賈逵附會圖讖致顯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女為司馬昭妻佐昭篡魏杜預守襄陽則培剋以饋遺諸貴破吳則盡殺江陵譏已之人諸子于名教得罪不小夫守遺經者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請黜戴聖等八人視爵罷祀而加后蒼封爵與

左丘明一體從祀及考孔門弟子見家語者顏回而
下七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
人文翁成都廟壁畫多選瑗林放申枏三人伯寮愬
子路而孔子嘗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也放雖嘗
問禮諸家皆不載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于字畫訛
誤臣請于棧黨位號宜存其一寮瑗冉何放宜罷其
祀請進隋王通宋胡瑗加以却爵列之從祀且顏回
曾參孔伋孟軻之傳道配享坐于堂上而回之父無
繇參之父哲伋之父鯉皆坐食廡下恐諸賢於冥冥
之中未必安於心也宋大中大夫永年伯程昞嘗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五

附王安石新法而二子顛頤實接道統之傳獻靖公
朱松嘗不附秦檜和議而其子熹實集道學之大成
今宜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哲泗水侯孔鯉邾
國公孟孫氏及程珦朱松配享啓聖王極統俾學
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知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尋命教庶吉士遷太常寺卿仍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掌
院事兼修玉牒時有上書請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
者詔下廷議公上疏曰臣竊考伊洛淵源稱其造養
深遠踐履純固及其學成而歸程子有吾道南之許
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以授朱子號為正宗

胡文定親承指授而春秋傳作張南軒上泝淵源而
太極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則龜山傳道之功不
可誣矣當京輔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
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
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龜山首請黜其配享廢
其新經請罷龜山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
臣以正邪懲培却德以崇治本則其徽遠之功亦不
可掩今朱張咸在侑食之列獨其師反不預焉誠為
闕典宜以龜山躋于從祀列于東廡司馬光之下胡
安國之上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六

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從之尋丁母憂服闋轉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陛見後遷禮部右侍郎侍皇太子講
讀
已未春主考禮部貢舉未揭榜給事中華景劾公竊題
賣士有旨付詔獄覈景公累疏請致仕且引咎自責
乞釋景以全諫臣獄上時以風聞流言無迹可指而
同列有右景者再疏劾公公聞之曰吾所以不淺辨
者傾存大體耳今言不置是豈得已耶乃請與廷辨
景語塞事釋仍因公前請詔致仕而盡斥言者未行
卒

公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爲一代宗匠天稟既高而又上
沂伊洛淵源深探而精擇嘗考合朱陸二家始之所
以異而終之所以同名曰道一編其造詣概可見矣
侍經筵久每進講篇終必有規諫諷切深至上每欣
然聽納喜接士大夫不以貴自倨不以才自負升其
堂者屢談不厭叩之者不能測其涯涘雖遭多言至
于逮繫言動如平日未嘗有幾微不平所著有篋墩
稿續稿三稿新稿共百二十卷行素稿一卷編類皇
明文衡一百卷蘇氏檣杌若干卷道一編六卷瀛賢
奏對錄若干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民錄十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七

卷修定程氏統宗譜四十卷陪郭支補三卷程氏貽
範集四十卷附注真文忠公心經三卷大學有重定
本子燠以襄毅公功官錦衣衛千戶

侍郎儲文懿公

字靜夫泰州人成化甲辰會元官至吏部左侍郎
卒年五十七諡文懿

生而穎異善屬文年二十餘尙未有家母病刺股求活
既卒父欲爲娶公頓足呼天足指俱碎家貧無資極
力營葬每旦伏哭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連舉
鄉會試第一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尙書尹
旻欲選爲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
郎中

弘治初疏言臣守陪京事簡竊祿無所仰贊邇聞陛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六

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賀欽等皆起改官資布
列清要遠邇傳說莫不欣忭臣聞輿論尙有數人意
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切見前中書
舍人今曾安州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效法
古人耻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學
博行端諳曉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吉亦鄉人獨
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敖毓元
賦性介直學問澁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
純議論停篤負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
得上天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猶恐不足乃棄

之嶺海蠻彝之間毒霧瘴氛與死為隣臣竊痛之臣
又見前進士今咸寧縣縣丞李文祥當陛下御極之
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眾敢言補益新政而當
時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盡
知非陛下本意邇者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讜
論臣謂五人者既直言徇國于前肯變節辱身于後
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取已試之人伏乞取寘
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耿裕在南京時
知公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為其考功屬一時
士人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也確覈一官下考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十九

實裕欲改之公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王介甫
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非我莫
容後為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公注貫曰嫌涉
堂卿鄉人亦遂不改

丙辰當黜陟天下官員公考如臯令其不稱職令屬某
太監為之請公宣言於署廳曰某某雜職尚能名節
自簡有以進士宰邑反不自立且託內侍干請亂法
語人云方發如臯令干託時吾幾媿死科道官龐泮
等論事下獄為之申救人服其敢言

乙丑陞太僕寺卿蒐訪馬政得失剗革蠹弊修舉所當

興復者疏四事以聞詔皆報可又上章請紀注孝廟
言動以示將來

正德丁卯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首釐
正倉庾宿弊條上應議數事省糧戶及京邑供給之
費戊辰進戶部右侍郎己巳轉左庚午春以疾乞休
溫詔答之賜乘傳歸是冬召復舊職辭不就壬申春
起為南京戶部左侍郎癸酉改南京吏部左侍郎甲
戌卒于官

公有內行事親至孝撫從子洵如已出授經學竟以進

士顯門人卒業者多取科第時李夢陽何景明等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二十

古文辭執政者嫉才欲擯斥之公以文章復古為國
元氣故于李何極其扶植得不傾陷性好學老而
彌篤文法律森嚴詩冲澹沈蔚有陶韋之風所著有
柴墟文集刪野集奏疏各若干卷

侍郎羅文肅公祀

字景鳴江西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卒年七十有三諡文肅

童時言議動作皆不肯後人嘗與群從兄弟遊遇遺金衆爭趨攫公獨礫視之未嘗色動文尙奇崛力追古作年四十餘尙困諸生成化乙巳應入粟陝西照例升國子監時丘濬爲祭酒議南士不聽北留公固請至三受朴濬數之曰若能識箇字崛僵乃爾公曰惟中秘書未讀耳濬留之識名堂柱他日試之文大驚歎更命作長安賦濬曰可步兩都遇知厚輒贊賞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三

成化丙午順天解元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進編修益肆力古文辭每有所造必棲踞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瞑目隱度至以四五度客有從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稿有死人氣皆緩步出其文辭沉健瑰偉或入宿澀然亦有拔山障海打鳳擒龍之奇觀遇時事可言者輒以已見發諸奏牘而主于開悟調幹非欲激亢以取名也

武岡知州劉遜坐忤岷籐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孝宗怒并下泮詔獄公言遜至付所司鞠辯公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卽有不自救之未晚泮等疎狂誠有

可坐然在陛下宜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記三具載文武大臣之以賄交者言者欲按籍斥逐公言大臣具瞻攸繫宜准令自陳或斥以他事庶兼爲國體重主事李夢陽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公言鶴齡托在肺腑陛下固將匡成之夢陽萬一死乃滋爲鶴齡累金見嘉納

正德中累陞太常寺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嘗一署國子監及通政司事所至必究弊壞而飭新之武宗未有太子羣監縱橫中外人人憂懼公連疏請定大計以繫屬人心其言迫切且侵及當國諸老壬申秋滿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三

載入京至良鄉以老請得歸山中貽書知舊猶以時事爲慮寧庶人素忌公然心重之金幣及門公預覺逃之劾邑及庶人叛公已臥病猶馳書約有司起兵討賊未就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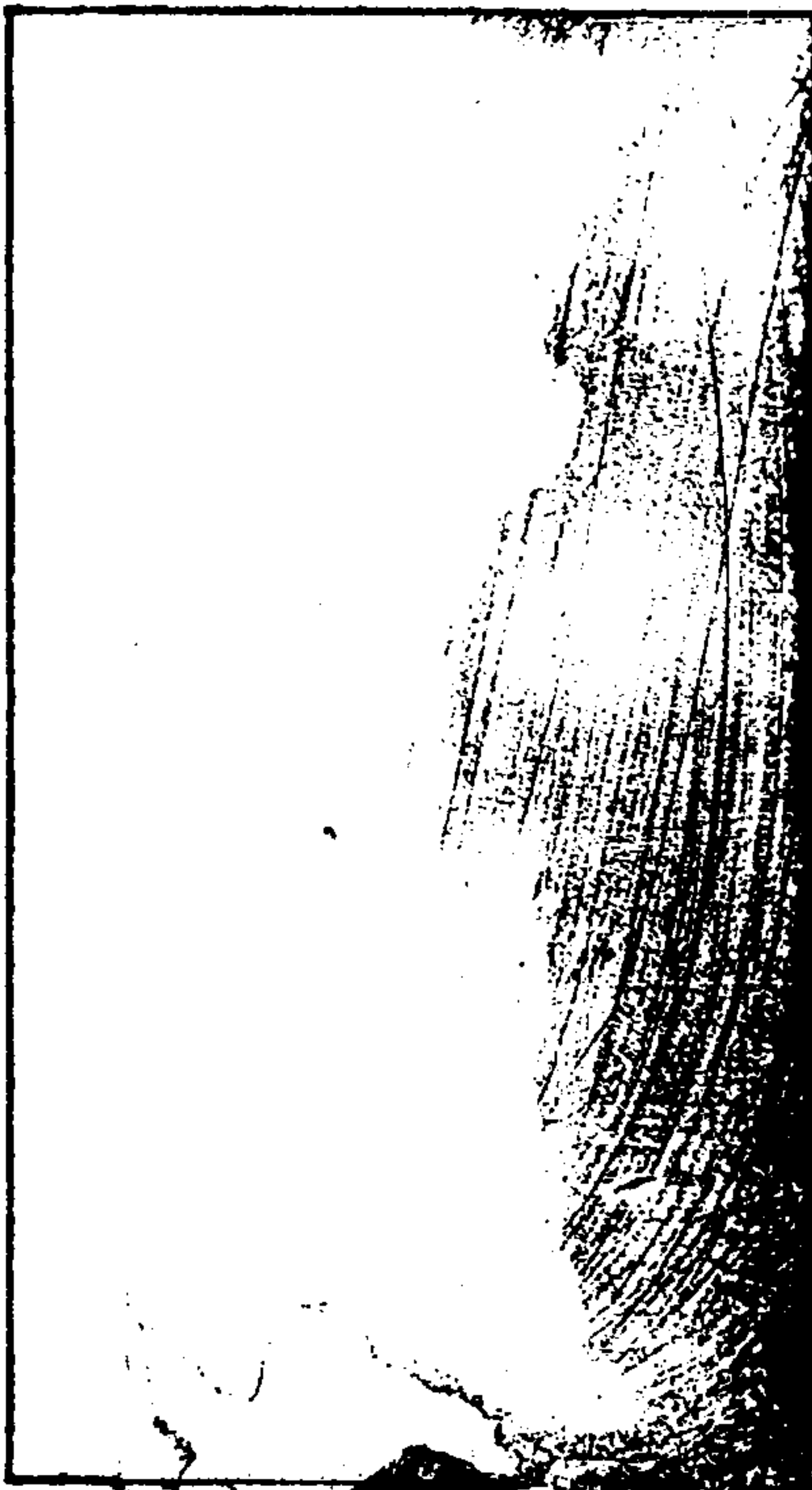
公上李西涯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詔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

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
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眾大加誅伐以
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
械不覺在倅干冒之至

公貌癯古敝袍破履如寒士然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
目之為鬼王然敦尚氣節僚友有脂韋風靡者痛惡
而面斥之以故人咸畏憚不敢犯平生與人寡合惟
吳東湖獻臣相友善二公氣味亦相類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六

尚書閔莊懿公珪

字朝英湖州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刑部尚
書卒年八十有二贈太保諡莊懿

選授山東道御史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六年
擢江西按察司副使丁憂已而起服改廣東進按察
使庚嶺介南雄南安間二境爭田不決方會勘時眾
忽噉呼為變或勸公少避公不動徐為處決令下兩
境胥悅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為亂諭以義貸其逋
負遂安堵如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二十一年江西南贛盜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賑薄賦且疏盜賊之作皆巨
室是由欲連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宦由是多
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幸因言公不勝任左遷廣西
按察使

弘治初復都御史巡撫畿甸經理儲備修濬城濠元年
進刑部右侍郎三年改左四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番禺瀧水間猺獠相繼為亂討平之其討古
田也都督馬俊及叅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引咎自
劾時議又欲濟師公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

而賊果自縛以歸又歸功于下安南使臣奏入貢道
憑祥龍州輒爲所梗詔下處分公曰是亦各有罪焉
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無得阻貢物二羹爭
遂息在兩廣通行鹽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長官
司而蠻彝不爲變

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
太子少保因近年問刑比例繁滋奉旨與刑部芟蕪
摘要共若干條上之至今遵行

十三年遷刑部尚書公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
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庾死獄中邏人以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二

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
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
辨哲寃并下獄浚治又執如初竟俱從未減遼東都
指揮張天祥襲殺鹵有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以重
罪會天祥死于獄孝宗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貫于
大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
上怒不解又力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宣
府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
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
老詔加少保乘驛以歸辛未卒

公少讀書於廂房之東楹偶徙而西忽驟雨震霆破其
楹及出巡徑浚山甫及岸而梁陷殆若有神相之者
其後敷歷中外焯著勲烈雍容廊廟不見運動而天
下陰受其賜者甚多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三

太傅韓忠定公文

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年九十三贈太傅諡忠定

母衽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劾左都御史王越邀功起釁且薦王竑李秉宜召用語語侵兩宮純皇帝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為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遷南兵部尚書

先是會守備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嚮以為可否公曰事之可否有理與否吾惟以無私處之可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六

四

拱默為避禍計耶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饑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糶價所司以未得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當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

入為戶部尚書敬皇帝召見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阻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于是數十年積弊無遺

太監苗達征鹵無効日費逾千金公論劾之達叩甚乞公督餉以圖中傷而公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罷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讐叢集而公裕如也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觝廢萬幾時號八虎公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六

五

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公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是不可多多覽弗竟也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曰諾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媠蕞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

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蓋粉菹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六

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王岳者亦青宮舊內侍素剛勵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本八人中人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部侍郎王鏊詣閣候洛陽語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眾懼莫敢出一語答榮而公曰此

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災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祚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鏊謂榮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頭有髮鐵耶敢壞國事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餒狗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閣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復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七

伏地痛哭上怒夜收王岳范亨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亨南京途中賜死遂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
永陵卽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衷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公清心寡慾凝厚雍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

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霆擊之死不撓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愚同窳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請諡忠定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八

都御史張簡肅公敷華

字公實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年十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公父洪監察御史沒於土木景泰初以死事蔭公為國子生公少負奇氣甫七歲里社有竹樹為怪公指揮羣兒斬伐殆盡登第選翰林庶吉士與華容同出為兵部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

成化十一年陞浙江叅議監溫處礦課景寧有礦盜數千人鎮巡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及期親撫諭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乃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解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九

弘治元年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招糴因修學宮以備直資活者不可勝計巡撫山西歲歉奏增解池鹽課補繙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通車者運米改撫陝西五臺山有妖僧謀逆朝議且用兵馬鈞陽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

總督漕運盡黜武臣請貪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

稍寬其息公言逋負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爲備貸
大非政體峻爲之禁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
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
子

召爲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獄重
獄有寵臣坐法或請末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
改元逆瑾矯旨令致仕卒

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子鰲山正
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拜御史督學南畿知人好獎
拔雅尚藝文興起古學綽有風裁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十

尚書楊康簡公守隨

字維貞寧波府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工部
尚書卒年八十有五諡康簡

授監察御史不應權貴人招權貴人犯法獨按問之數
言事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例曰方面官銓選俱令
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繇內降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俸
三月已劾奏僧繼曉直聞中外又見天下諸司文卷
不明請每三年一次差官照刷至今爲例有因凶荒
奏令吏典納銀冠帶選用者乃執奏以爲作法于涼
其弊猶貪示人以義其患猶利賣官鬻爵非時善政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十一

請以漕運米數萬斛賑濟上滾納之

巡按江西李孜省奸暴鄉里公舉按其罪當謫戍而孜
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道得倖公自江西憂歸服
闋赴京孜省已爲太常寺丞公卽劾奏孜省贓罪不
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爲上林苑監正

庚子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守備太監
蔣琮陳祖坐侵後湖墾地爲田又漁于湖爲御史孫
鉉所論下公勘悉繩以法時孜省益貴用事嘗殺密
旨得舉察百官公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後
任何官者吏部對公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訃起復

無缺添註管事上曰既添註可調除之別任于是調
為南寧知府弘治改元改省誅陞應天府尹復為蔣
琮輩所構謫廣西叅政五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
尋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大理寺卿復改北
正德改元進階資善大夫上命中官李榮視審錄時近
侍張瑜及太醫院官四員俱以誤用御藥繫獄李承
內意謂可矜疑公泣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憂憤方
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
輕貸李亦默然泣下眾皆畏服而內侍實叩之
太監李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十一

囑興事公峻却之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
十萬養親以三十萬脫我死何不可為者公持興益
急興卒以內降免

時逆閹劉瑾鼓惑盜權號為八虎科道率以言得罪偕
大司徒韓文都御史張敷華會部院百僚抗疏叩闕
請誅瑾輩甚力瑾迎上泣訴遂除司禮監公復獨具
一疏曰臣聞之孟軻云一正君而國定矣周穆王言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夫姦邪之進實累
君德日滋月潤至于廢政梗化禍且有不可勝言者
况其機已著其勢已盛者乎今日之事臣不得不痛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十二

哭誓死為陛下極言之也陛下嗣位之初率繇舊典
間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夫何數月以後
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而更
張之盡誣先朝近臣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
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于上地動于下五星
凌犯于霄中辰宿顯現于旁午彗星直穿于北斗太
陽蝕來歲之首桃李花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鳴吻雨
壞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陛下獨
不思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
丘聚羅祥魏彬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
意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間伺隙終也至恣意肆
情外人目為八虎而瑾尤甚陛下獨與聚處馳逐又
親信而愛護之今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陛下明日
以諂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于西海擊鷹搏兔或于
南城躡峻登高或口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龜蚌
禁內鑼鼓音聞遠邇宮中火砲聲徹晝夜搬演雜劇
假降師巫淆雜尊卑陵葬賤貴引車騎而供執鞭之
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巧飾百技觀中上心蘭室
鮑肆齊街楚語近者日高未朝漏盡未寢豈其萬幾
誠無刻暇此數人者方且叨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

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實封贊惑聖聽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典傳奉官員衆至于百募招武勇歲及童嬰紫綬金貂盡與爪牙之士玉帶蟒衣濫授心腹之人或奏帶鹽引私爲典販或奏討地塲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或冒派織造義男贅婿愛卒幸童充牒禁庭叨冒璫貂附已者增祿進官忤意者貶爵褫秩罪重厚賂反得陞遷功多無賄立見削奪內外臣僚惟趨瑾勢天下臣民惟畏瑾威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恨今且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六

十四

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畧之臣大更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爲事最易見臣于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中官傳旨慰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及日盱方荷處分臣等歡呼而退以爲必正典刑殊不數日乃蒙委使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綜理御用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倒持太阿受之以柄陽遠陰近名疏實親政柄一入其手姦邪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啓征科庫藏竭于

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而瑾心方恣瑾惡方稔以前擬今以今度後伏望陛下獨斷乾剛明正典刑遠鑒延熹既往之愆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輒凡內官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厚善者悉行放出別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令之役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疏入不報而瑾銜之刺骨忽歲除傳旨與張敷華同致仕

二年丁卯正朔趨謝詰朝陛辭比退輿隸皆畏瑾禍四逸徒步長安街有吏胥數人肩輿擁歸第明日遂行次于張家灣瑾潛令軍校隨之欲中以奇禍乃僦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六

十五

就道一不煩于官府始免于害瑾乃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林瀚張敷華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自爲朋黨頒示天下三年戊辰自致仕家居杜門不出而瑾怨未解乃文致舊事罰米二千石宣府上納且逮及從弟故冢宰守陞亦落職爲卿亞方伯維德暨兄子司寇志仁皆罷歸庚午瑾復矯詔削公官爵追奪詰封再罰米二百石先後被罰鬻田宅脫簪珥以償九月逆瑾伏誅科道交章薦其守正秉直堪以起用不報以餘黨尚在僅復原職致仕給還所奪詰勅十四年以疾終易簀之時顧謂二子

顯允曰吾位列正卿壽踰八十隳瘁平生今將斃于正矣第以受國厚恩無補萬分此沒世之憾也敬戒我後人宜圖補報問以家事則搖首不言須臾有風自牖如霧即端坐瞑目而逝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十六

尚書林文安公瀚

字亨大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

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弱冠領鄉薦未第卒業太學從遊彭文思公門見公所作大奇之

成化二年登第為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為祭酒上疏請開科貢進人才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歎下禮部議詔開貢四年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十七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請託不行故事祭酒膳役銀歲數百公悉貯官構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

十二年入吏部為侍郎明年為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夤緣傳奉授中書舍人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則天命天討自協至公忤旨自劾不報

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

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是年請老不允

正德改元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公學優才瞻剛方貞介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泰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嘗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十九

先帝不忌羹鹵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忌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做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然權姦自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京諸臺諫以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贖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之益怒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叅政致仕復指同大學士

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瑾誅後御史凌相等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詔復公尚書致仕而汪正又奏公家貧不給詔賜人夫月廩

章楓山曰秦晉稱一個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蓋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若文安公者庶乎近之矣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如張禹孔光奚足貴乎而公不然方逆瑾亂政以直言取忤指爲朋黨謫降以歸而公處之泰然遺佚不怨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十九

方伯姚鎮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于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人皆以爲名言

已卯秋公沾疾至危篤精神不乱未屬繼前一日諭孫炫曰盡孝猶當盡忠戀家不如戀國爾其勉之子庭棉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諡康懿庭機官南京禮部尚

書庭機子嫌為翰林學士吏部侍郎嫌弟煙舉進士父子兄弟皆以文行知名一時海內冠冕推林氏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干

尚書屠康僖公勲

字元勲嘉興平湖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九諡康僖

公少而穎異年十五試天順壬午鄉闈提學副使篠菴張公奇之謂可魁一省既而下第篠菴按落卷得公文稱嘆久之曰考官主偏見而不識義理茲士之不遇命也由是兩浙皆知公名

成化己丑舉進士授工部主事分主清江浦督造運舟公廉有能聲三原王端毅公適總河事與督運憲臣交薦謂可大用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壬

劇曹剖決如流無滯枉每獄有疑及事干權貴者尚書林公聰皆屬之罔不協服京城無籍子李勝誘其主之子福為私鑄而陰令訪事者發其事福坐戍邊衆知其冤莫敢問公曰此奴利主之產也為直其事以福罪罪勝而歸其產又林都事素依附中人構訟蟠引不可解覈得實卒論如法直聲益起

甲辰遷南大理寺丞弘治辛亥進大理右少卿本年轉左上十事若暑月疏決罪囚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審錄州郡刑獄多見采納漳寇煽亂上勅公撫處至則諭其禍福誅首惡黨與悉不治

甲寅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諸郡邊備巡撫順天永平以近畿役重民貧京邑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平密通山陵供應浩繁疏停牧馬以示優卹其經畧邊備奏分薊州密雲建昌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城堡虎落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鎮營堡戍兵聲勢聯絡鹵自是不敢輕犯又奏徙熊兒峪馬營于便地就水泉人免病渴猪圈頭關多水患歲苦修築亦奏徙之南北水峪歲省役卒數百人寶坻白龍港產銀魚中使歲取供薦因之橫索民不能堪麻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旨索之皆疏言其不可詔戒約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三

使而礦事卒不行

丁巳遷刑部右侍郎尋遷左會戚晚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訟奉旨覈勘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寸地臣以爲不可孝廟嘉納卒歸其田與民

十六年內艱闋改左副都御史復刑部左侍郎九載擢右都御史武宗嗣位首上郊祀籍田幸學三事且以正心講學爲本謂初服新政宜求實意勿徒循故事爲美觀又請日以真西山大學衍義進講中外傳誦之丁卯拜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諸司諷先關白而

後奏聞公執不從曰若是不惟三尺法可以喜怒高下亦且無朝廷矣瑾銜之乃引疾求去加太子太保致仕賜勅給驛歸未幾瑾敗又八年卒贈太保諡康僖子應埴應坤俱登進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三

都御史陳公鎬

字宗之會稽籍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占籍南欽天
監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

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
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校閱精覈公廉詳慎
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
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
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

晉江西叅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
縣貧民蟻附徒黨日衆公設方畧督官兵以次討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五

之餘賊未盡卽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
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于是移檄諸郡
脅從者不治歸化者占以原籍湖湘素服其威信見
檄卽盡散歸農湘江安堵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
卒所著有矩菴漫藁金陵人物志行于世

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
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
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
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寃
狀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

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
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
決至則踴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
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
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
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
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
必當世名人于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
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閱遠知其于忠愛孝友甚隆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五

行于世

尙書許襄毅公進

字季升靈寶人號東崖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諡襄毅授監察御史出按甘肅山東風裁卓然官吏豪右不法多親鞫不下所司墨吏望風解去都御史陳鉞附太監汪直啓黨遼東爲御史強珍所劾直反誣奏珍逮下獄公論救且言直罪狀詔奪俸三月珍謫戍遼東湖廣總兵李經有道士以黃白術干之者不用怨經乃誣經不軌首其事于汪直直奏逮經百口赴錦衣衛獄公察其寃具狀以聞即日詔誅道士且禁校尉勿再妄緝事直愈怒日令邏卒偵於門無所得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杖午門下幾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六

五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有欲私貴家子者公厲聲曰天下事俱廢盡公道幸此事存耳若爾無事不壞也乃止東昌一武官子懷金同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嚴訊誣服公徧閱商曆知酒家以殺之翼日買布數疋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弘治元年遷廣西按察使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瓦剌兩種聞公威名遣其酋哈桶察察少保等兩年三貢僅費帑銀六萬兩雲

中上谷河曲塞竟無鹵患當是時士馬壯軍容嚴整公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代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餉公一切持法行已意諸郡王輒惡公會武邑王聰沐不律公發其罪廢爲庶人警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譁忤巡撫四年上言守內臣石岩刻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公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以寬簡宜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六

五

七年遷陝西按察使明年鹵犯西陲復命公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讐哈密其酋阿黑麻遣將牙蘭鹵其王入據其城公與都督劉寧調集赤斤罕東諸彝夜冒雪進兵牙蘭遁走城中從亂者餘八百登臺自保或謂盡屠之以徼封侯之業公不可曰拊膺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斃爲功且得城無人城誰與守乃止遂復哈密以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陳八事

召入爲戶部右侍郎論救刑部主事鄭岳堦見復上修省數事會推大臣或不協時議公卽訟言之人以爲侵官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旣日會議而乃默默耶庚申火篩寇宣大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諸軍

士時平江伯陳銳出師無功公坐累免官乙丑以薦起為兵部右侍郎提督團營進尚書

團營及三大營聽征官軍為內府做工借撥太多頻致逃亾公疏言團營非為營造而設且養兵之法必於無事結其權心作其銳氣有事方可得其死力因備論內監役占軍匠納錢諸弊反覆千言

正德初公卿臺諫共劾群倖之罪必欲寘之極刑公獨曰此輩得漸疏斥足矣何可微也甘露黨錮之事不可不監後丁卯之變果如其言

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擅政嫉公多違異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中者為非制謫令致仕又以公嘗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天

薦雍泰為失當坐除名而怒猶未解乃拊公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雇役為典守者所剋故苛為稽察因以中公事未結瑾敗復官致仕而公已先卒贈太子太保嘉靖中謚襄毅所著有平番始末

霍韜曰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乎彝戎歸心一也小列禿劾義我得彝助能制番酋死命二也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酋醜宵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戮馘六也又曰襄毅

生八百死命仁人有後也宜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天

尚書雍端惠公泰

字世雍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卒年八十諡端惠

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漲淪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亾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踪跡不可得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考而服召爲監察御史舊令行吳人富好餽公不受一錢巡鹽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三

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歸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司馬余公總制北邊辟公山西兵備副使至大同汰侵漁振頑惰廣墩堡制兵車以禦口口自公至不敢襲邊千戶韋英誣收謀逆百人余公會鎮巡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矣疑讞可余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

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

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譖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董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泰故屈法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六

三

公捺行清介至老不渝不義之餽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七

徵君吳公與弼

字子傅號康齋崇仁人天順間徵至京除諭德固辭詔許還山卒年七十九

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帝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明道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棄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

先生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興曾襟高適曾見咏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雨夜來淡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天順元年石亨謀于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善卿

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願乃嘉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先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膺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閒不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卽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

不亦可乎卿爲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
求歸益切南陽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
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
甚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
恩禮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
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
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

先生以病乞歸過南京士大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得
見者問之曰先生何以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
保性命而已卽卻客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三

悉被重譴先生似有先見之明歟

居鄉動必以禮或謂其迂僻先生不少變于俗每省親
太學纜衣敝履人莫識爲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
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卽此一節亦足以廉貪立懦矣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思奮
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
輕於著述

先生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
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
也

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
力旣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常語學者曰吾平生得
患難進學九韶曰惟先生能然在他人則惰志矣
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逐世無悶公雅
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江可叩
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箋笠犁田
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折疑義白沙嘆服而去
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四

學正曹靖修公端

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鄉薦授霍州學正
改蒲州二州弟子上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
德甲寅卒於官天啓中謚靖修

先生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為己任其言曰
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為
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
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篇家宗統譜月川書圖
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其事
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五

食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喪廬墓六年建祠堂以祀
先又建義祀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
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眾屢舉同僚之
喪貧不能赴任者贖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于
禮義郡人皆熏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所屬禮待
之至郡必造詣凡校諸庠士必請主其去取竟終于
霍閩郡為罷市童子亦悲泣

彭司馬澤欲舉公從祀孔子廟庭以為本朝理學之冠
嘗致書于南巡撫李梧山都憲曰我朝一代文明之
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

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然則公之學
有師承有自來矣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
知縣胡復立特祠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六

布衣陳先生真晟

字晦德改字剝夫福建漳州人世稱布衣先生卒年六十四

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後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七

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

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

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路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鏞祀之鄉賢祠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于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八

莆田又有布衣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大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爲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弘治中尚書林俊薦閔以布衣入侍東宮不報

胡文敬公居仁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世稱敬齋先生卒年五十一萬曆中追諡文敬從祀孔廟

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九

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先生嘗曰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此兩端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益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為真故也又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又云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理

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理發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用也動也體即用之所存用即體之所發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又曰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亦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矣絕滅禮義是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十

其用也孟子存心養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又曰象山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人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空駕虛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于心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每讀象山之文筆力精健發揮論議廣大剛勁有悚動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賢細密工夫不甚分明

又曰勿忘勿助之間是本心正處天理妙處人欲淨處
天人雖殊理則一吾儒先盡人事而默契天道是天
理在人事中異端不修人事而強合天人是天理在
人事外

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
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
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
益裕而所得益濶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
告語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
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十一

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叢辨詳闢惟恐其陷
溺人心變亂士習益亦有爲而發故其辭繁而不殺
焉

先生持已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已則所
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
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
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
亦不較比後良窳人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汲汲
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
祿若使穉穉弗生何愁四穀不熟

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立行既久全體皆
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十二

布政使張公吉

字克修餘千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卒年六十八

公生有美質比長耻同流俗以名節自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經傳以資捷徑意謂士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為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斯夕斯畧無懈惰在庠序為異已者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為之延譽提學夏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十三

止軒先生嘗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劾二人之罪疏入其黨為之嚮撫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書尹旻遠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送者所携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若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

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為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為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子縉來學縉聞教即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即走避之羹民由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為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書置座右日以自勵讀呂榮公家傳作佛學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十四

孝廟御極單恩轉肇慶同知弘治辛亥都御史秦紘為總兵柳景所誣逮赴詔獄公為疏曲直秦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三原素知公部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守孟氏說大人人家法眾皆異之癸丑轉梧州知府暇日窮課諸生為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嚮向公謂禮之大者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當斟酌其行于家最為精當鄉里化之居家食不兼味所御布袍累經澣綴以節儉訓諸子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碍至於隱年就試大為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徵偏于剛中年充養弘裕

病革每旦必正衣冠而坐倦則隱几假寐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陸學訂疑并佛學論公在嶺外與陳白沙相往還至於論學亦不盡合

副使丁公幾

字玉夫潤州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廣東按察司副使道經清遠舟覆沒于水

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公幼服庭訓巖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于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夔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公獨從一僕行泰如也

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公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于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繼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信通判以易洞公憂去服闋卽家授興國知州居八月又以母憂去位公爲政以風化爲先而誠動之普安夔酋有贊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却其贊

羹酋咸畏遵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時輸納絕火葬

薊溪義勇以怨誣隣民為盜斷其舌斃之獄污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為欺耶倪文毅掌銓即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公充養溪粹居圓行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闕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眾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七

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為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為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公窮採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眾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一良如金剛玉潤云

布政周公瑛

字梁石初號蒙中子後號翠渠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

初授廣德州知州首軫民惑於鬼神著祠山雜辨又念民不知葬祭法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立保伍以安民明禮法以育士善政不一而足陞南京禮部郎中與人講邵氏蔡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承乃博采諸說為字書管鑰先曾與陳白沙友白沙曾與丘太守書稱公守廣德而喜其有為時白沙首倡習靜之說一時學者樂其說之新奇而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六

獨不然其學有嘉魚舉人李世卿學于白沙得其說歸遂居大厓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虚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縛欲撒去之公與世卿相知致之書畧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一于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

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于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喙角皆具于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已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原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于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畧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其論學如此公政績未竟所施而以畏天自信凡事必求合于天則始終如一年五十七時故蒲倅張公哲過臨汝謂在蒲日嘗禱雨壺山絕頂上有地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九

寬平可卜葬公昔愛山谷每躡屐登高有翹視八荒塵穢下土之心聞倅言喜曰是可以授我矣因自敘履歷以示諸子曰我他日卽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葬我此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

布衣周公蕙

字廷芳別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勗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授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景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爲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十

時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公固辭或問故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于其家以受教始納費焉

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淡衣幅巾成紀之人薰化其德嘗遊西安與介菴子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

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

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公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塵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澁更澁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採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七

王

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於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涉險訪之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

三十七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八

修撰羅文毅公倫

字夔正號一峰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養病山間卒年四十八正德中諡文毅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銀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費如何僕曰公無憂夜來于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為賞倫怒索其環而還之比至則其婦為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塲被火賴謝大詔出之人以為陰騰之報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一

成化丙戌廷試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直聲震一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

會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南陽公上疏曰大臣起復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觀陛下將為國家植綱常為萬世立民極者也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矣故先王制禮子有

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二君卒從其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日困社稷日傾貽禍當時遺笑後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終制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臣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嘗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于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

太學生攻之至數百人嵩之竟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也大臣旣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貪利忘親上下成風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脫有兵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將見朝廷旣正則天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自正大臣旣行則羣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矣疏入賢怒力辭內批降公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公不報王期引文彥博救唐介故事勸賢留公賢曰路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公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大夫不敢復言奪情事矣明年召復修撰改南京尋辭疾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

公天資剛明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倦

倦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過日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作也

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淫聞善若驚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子曰瓶粟罄矣倩之芻舍比舉火日已近午亦不為意提舉泉州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問結茅棲息取給隴畝與樵牧往來若無意當世者興至為文一發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白沙稱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四

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楓山語錄曰一峰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改立事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皂隸錢自是遂為例獨公不受

公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觀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公法當下錦衣獄鎖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讞之公遂得免

公既謫提舉未幾李公卒商文毅公復入閣言于上復公南京翰林修撰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有為詩悼

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時以羅之謫陳與有力焉故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五

郎中莊公景

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世稱定山先生卒年六十三

自少穎異長亦不羣成化丙戌登第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簡討與羅倫陳獻章爲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六

心崇聖德也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嘗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烟火之樂哉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鹵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

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爲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七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恕司寇張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以諫被謫退處幾三十年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可道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見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入吾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

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本根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
京吏部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遷延野寺明年丙辰
乞告未得允輒歸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遇考察
尚書倪公岳以老疾退之然公告去已改歲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八

僉事黃公仲昭

號未軒福建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提學僉
事卒年七十有四

初選為庶吉士丁亥拜編修甫三月與同官大司成章
德懋檢討莊孔暘同以燈疏忤旨一時士大夫有三
君子之稱先殿元羅倫亦以修撰言事謫于是又有
翰林四諫之號

公謫湘潭時給諫毛弘等直公與德懋等同授大理評
事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逸其人上下
相安以為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九

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增一人以上請公與德懋
曰吾二人在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
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

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
弟相訟其家器物多于法當沒入官富民廣交游論
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請於公亦不辭戶曹屬
吏有為監倉大僚所構陷者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
吾不為也亦不許又有數人同為強盜不得他財物
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汗辱之後竟粥之論者坐首惡
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未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

得其家一婦人辱之且粥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
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辨駁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
卒歸於正由是忌公者亦衆矣

乙未丁內外艱已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
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養今養已不逮吾
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
阜山中課耕植木讀書爲文惟日不足暇則與田夫
野老徜徉談笑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以關節
求者公峻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

弘治改元御史江洪以宿望薦公王端毅爲吏部奉詔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十

促公至京公參謁至部端毅公及門迎之升堂相向
再拜既而端毅公注公充纂修憲廟實錄以須大用
當道竟沮之有江西提學之命公之爲教先行簡而
後文藝慮諸生于唐虞三代之事有未知也于是有
通鑑前編之刻慮諸生于朱子綱目之指有未知也
于是有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子立身莫先于禮于
是定冠婚喪祭之儀刊布以示後學至于考校之嚴
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

乙卯再疏乞歸既抵家尋舊樂如初八閩通志延平興
化邵武南平縣志暨孝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

公益精于校閱未常以勞言用是心力亦盡于此矣
公生平刻苦爲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
爲口耳章句之習作爲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澁聲
磔之語雖剛方然不至絕物雖含忍然畛域甚明苟
爲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高
視無前矣及其晚年操執愈定進退以禮孰得而輕
重之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十

尚書章文懿公懋

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少遊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露丙戌試禮部衰然舉首入翰林為庶吉士時內閣劉定之一日以玉堂蔬圃詩令諸士賦公詩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云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貧窮孤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十三

踰年除編修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同官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淡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為樂然大孝在養志吾輩盡諫焉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為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公未行廷臣申救改南大理寺左評事

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為已任雖盡心職業願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其議處番貨通貿

易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絕盜認納海田虛說計擒泰寧尤沙諸寇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冢宰尹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懋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竟得請既歸閉門卻掃不入城府四方子弟執業問難顯賢名卿巖穴隱士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餉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詰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不出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十三

弘治十四年召公南監祭酒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謹矩度尚德化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再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改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疏八上乞歸

五年陞南太嘗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靡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包荒藏疾與物

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食居處隨寓而安嗜好不入其心行藏以時而動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公嘗言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古

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繫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矣

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耒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

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六

先生自言當時惜不做得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及下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五

吏目鄒忠介公智

字汝愚號立齋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以諫言謫石城所吏目卒年二十六天啓中
諡忠介

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過目即不忘嘗居
龍泉菴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于言
立就十八薦四川第一舉甲科選翰林庶吉士孝皇
即位明日常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公造其私第
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
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共

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
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公曰三代而下人臣
不獲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勿受職先請見君歷陳政
事可否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
鼐善其言卒莫能用也

是歲冬星變公抗章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
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
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
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
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好直隸巡撫右副都

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
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
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

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三相萬尹去劉獨
留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
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安
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
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
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
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七

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
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鼐槩妖言惑眾罪死刑部侍郎
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
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鼐謫戍河
西築戍海州李文祥貴州衛經歷公既謫毅然就道
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
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確
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公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
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

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聖朝無一事孤
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進士夏錕

台州人

上疏曰臣伏見鄒智李文祥

麻城人有新政疏

等皆以言獲罪竊謂非人主之福也夫言官無流竄
之禍則無以彰譽有謫徙之苦則足以見難罪益苦
譽益彰言者有苦譽則人主無隆名不如轉而容之
臣下無禍無名則福譽歸於人主矣願陛下熟察錕
并論劾諸大臣詔逮錕衣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送
銓曹竟謝病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六

布政使陳恭愍公選

字士賢臨海人天順三年進士官至廣東左布政

使卒年五十八諡恭愍

父員韜景泰中爲福建右布政使活沙賊脅從者萬人
公沉靜寡言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
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置第一及相見而貌不
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御史成
化初修撰羅倫論李賢奪情謫官公抗疏直之

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式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
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于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九

史前乎于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
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
士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
且不自信何以信于人耶每按部居宿學宮默然端
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前後三載變色
之言不施于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
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

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
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
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

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
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
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
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司釋繫囚
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賦吏不貸自是官
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
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推
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為惠養計會肇慶大水
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
恣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
獎瑤番人馬力麻買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
眷利其貨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
臣怕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更市後獅
入貢公奏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術必為安
南諸彝笑不報

公在廣東節財愛民中貴人積不能堪乃誣奏公黨比
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
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
吏張裝令誣執公裝不從行等阿眷執裝拷掠裝曰

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爾正人也行等羅
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
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
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
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
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裝乃上言臣聞周
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
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
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
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風摧孤忠
子處羣邪之間獨立眾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
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
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
眷橫行胸臆污蠖清節榮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
指銀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為選
罷黜實臣自取眷妾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嚼臣令扶
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
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
膚臣甘死瀕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

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
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
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
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
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
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
殞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死
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
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搆
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
銜屈抑之冤長譏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
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
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恭愍初
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庄
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
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矣

市舶中官招集無賴奮其威詐漁獵民財叩冤者莫敢
訴持祿者莫敢尙甚有從而助其虐番島令高瑄獨
毅然不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

非保民固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恆勵瑄以
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予承乏方伯
命廣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勵公自撰獎瑄文
公學醇行方文詞簡古潔廉無私終身巖糲經濟之才
綽有展布實行高名信于海內嘗曰居此官必盡此
職行此事必盡此心所註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
行于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祭酒蔡文莊公清

字介夫號虛齋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國子祭酒萬曆中補諡文莊

初授禮部主事弘治三年調吏部尋復禮部郎中十三年因彗星見疏時政以弭天變言中官李廣尚在朝班惟是紀綱廢弛故士風日壞甚至宦官廝養宅舍擬公侯金銀動萬計而錙銖取民者多充債將之家轉運權倖之門民力詘兵力弱尚忍言哉今欲救之必先正心用人下部知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而于初二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六日謁孔廟公言於三司乃俱用朔望且先謁孔廟寧庶人啣之及賀生日公又獨去朝服中蔽膝而寧庶人者素嫉都御史林俊以公俊所厚也蓋啣公公引疾致仕去逆瑾亂政起國子祭酒以壓人望而公已卒

公飭躬礪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已粹學宮而行天下闢發幽秘掖人心而係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

又嘗題臥處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

顏淵任窮天又自箴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太常少卿潘公府

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太常少卿卒年七十三

憲廟賓天敬皇踐阼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者皆趨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愈請從吉公乃毅然抗疏勸行通喪其畧曰仁莫大于父子義莫大于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綱常墮地晉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于上不能行于下未足爲聖王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極前卽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定爲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于古不戾于今行于上可通于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于孝臣化于忠使天下萬世仰爲三綱五常之共主灑不偉哉劄切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公不聽疏竟上表經待罪詔輔臣看

詳並泥成說禮部侍郎倪岳獨贊決之定儀注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紉公獨衰經哭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公名重海內矣

出知長樂五年有惠政遷南兵部主事陳軍民利病七事父憂服除補刑部值旱蝗星變鹵濱入孔廟災上內修外攘以謹天戒疏又上救時十要凡所陳並關國體切時宜多見採納其言元世祖不宜列帝王廟木華黎不宜從祀功臣吳澄不宜從祀孔廟時雖未用至嘉靖中悉如其議以母老乞南再疏得請改南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七

兵部歷武選郎中宿弊盡洗尚書馬公文昇去兵部掌銓素知其賢超拜廣東提學副使奉母以往值歲大比考校嚴明士習大振時滇南晝晦七日楚婦人鬚長三寸上弭災三術疏不報尋以母老乞歸命未下輒昇板輿就道僚友追餞嘖嘖稱盛事歸無何母卒會逆瑾亂政遂堅臥不起

嘉靖改元臺省交薦進太僕太常少卿致仕兩上疏謝因言修明聖學及中典治要惓惓忠愛老而不衰卜居南山踰二十年闢南山書院聚徒講學遠邇鄉慕布衣蔬食足不入城中唯修正五經四書傳註及周

程四子之集叅互考訂凡為書二十餘種所著素言士類競傳誦之

嘗識董文簡玘于髫年妻以女及文簡已貴顯猶以未滿所期為惜歿後部使者請于朝特賜祭勅有司營葬蓋異數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无

中允景公暘

字伯時號前溪從真州徙居金陵正德戊辰進士第二人官至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卒年四十九

公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既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陵轢儒紳見公儀度端整更為尊禮及教內書館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為近君者邪每引時事諭之于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无

曰凡受職于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于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于心能自寧乎夫語弗慎為誇為毀譽為誕為凡近為諂為易為佞為謔行已弗慎為矜為貪墨為放縱為邪淫為率易為苟且為側媚為薄居家弗

慎爲兄弟妻媵女凌童僕與阜里聞婚姻女欺而又弗勤于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于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于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于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

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公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多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餽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我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簣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

公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于神一日雙瞳爛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公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尊卒公哭曰曩業心許之恐負我亡

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徇觀者率不能堪公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文以意勝耻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題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于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八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八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九

簡討陳文恭公獻章

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士薦授翰林簡討
不仕世稱白沙先生卒年七十三萬曆中謚文恭
從祀孔廟

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頰
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再上
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
時年二十有七

成化三年復遊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
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
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
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
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糝糠俯仰天地間此身
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
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
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
貴舍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脫俗
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

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碩莪一身小所繫
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
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龜山
不如也卽颺言于朝謂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
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杲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
爲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卽抗疏解官去

成化己丑復下第南歸絕意仕進四方來學者日益衆
乃築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雖中官緇流番彝農賈
接之無不得其懽心者家故貧或貸粟於人僉事陶
魯以田遺之不受海北提舉汪廷貞慕甚作懷沙亭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以想像之江西布政使陳偉修復白鹿洞書院走書
幣聘爲師謝不往

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
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
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
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
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
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
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簡討疏謝曰臣至愚陋
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

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

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賡泊膠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

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為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隣人有侵居地者欲威之以力揚言于眾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慙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俊吾必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婿嫁之先生平日絕不肯為上官作文字即劉東山為廣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祀典之舉皆發議于先生及副使陶魯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

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坐其中足不踰闕者數年

先生嘗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則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又曰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又曰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其教人不立語言文字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詩曰莫歎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五

性喜吟咏進退語默之箴無為自然之旨悉於詩焉發之孤山語錄曰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誠能動人

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矣

語張東白曰大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至無與至近則何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

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語林南川曰夫斯理無內外無終始無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六

給事中賀恭靖公欽

字克恭遼東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給事中世稱醫閩先生卒年七十四天啓中補諡恭靖

少穎敏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及爲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龜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

孝廟初內閣劉吉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疾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七

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嘗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鹵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

道盡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附君悞國

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

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詩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

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

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矣疏入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八

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曰若輩既知悔卽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劫皆可抵償惟殺人不赦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

白沙先生謂之曰爲學須靜坐以祛紛擾使此心凝定

然後讀書應事無不明達謂今之事者止以名節結
果學負其資向上一步其誰進之先生與人言論侃
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大露乎須極養令深沉和
平乃為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澁沉和平
向上之語

嘗曰白沙天資高見道易先得其本源而後學其節目
吾人無白沙之資且自小學做工夫以漸上達庶有
資級可循不負白沙向上之言然後為善學白沙者
也

先生屏居或傳聞朝廷有納諫用賢之事即喜不自勝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九

或聞舉措愆違四方災變即憂歎不能自安為學不
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
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
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
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
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御史陳恭清公茂烈

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御史以母老
乞終養旌為孝廉天啓中補諡恭清

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髫年
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
讀書祖母憐其孱弱止之乃篝燈默誦不少輟年十
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
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者克錄以自考

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贖謝曰吾窮時嘗授
徒兩臬司尚不規利于人况今日耶往拜陳白沙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十

弟子禮白沙與語累日甚喜告以為學須主靜退而
作靜思錄終身佩其教

初為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豪家利寡婦財誣計
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
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
輔以寬當道尚澁刻徐開解得寬霽

為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
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
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疏曰臣生十
三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

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養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語氣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感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萬一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日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十一

母尤可慮也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伸寸草之忱臣惟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于將來再效犬馬之勞于未死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其後屢召不起灌園藝蔬太守遣二力助汲閔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自供母外短席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荅頭給薪水妻子服食粗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晉江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又具疏辭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時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且立其族子遠揚爲後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十二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淺而充養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

通政張公詡

字廷實南海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通政司右叅議卒年六十

少負經濟力行好古不為口耳之學莆田彭韶見其少作詩美之曰嶺海孤鳳也成化甲辰登進士疏乞養病歸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滸俾有司促之仕遂北上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御史費鎰疏公學問優長操履端慎杜門高尚不干時事部書下有司速駕公以疾辭不起

正德初御史程材王冕前後疏公少從陳獻章講學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三

濂洛正派為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純篤閉門養疴讀書求志可大用部書再下公復辭如前繼而吏部以公敦龐博雅綽有古風恬靜清修欲忘世累薦不報壬申巡按御史周謨疏公議論明正事體疏通言不怠道志不怠君癸酉御史高公韶疏公學有體用不為一偏之行以聞有旨起用之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檄下趣上道先具疏辭遂抱疾赴南畿謁孝陵而歸抵家不閱旬卒

舉人李公承箕

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

兄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公稱大匡先生幼有大志不喜為舉子業好為古詩文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領賢書一試禮闈而歸聞嶺南陳白沙先生以道學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天真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公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九

四

乎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公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

公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紛思一刻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剝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剝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

可謂奇偉桀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乙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九終

月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

太守王公雅

字器之莒州日照人

學通經史長于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于外或卽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泮池舊惟一石梁乃捐俸增建左右二梁以崇偉觀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漏濕輒用蜃灰識而葺之毀諸淫祠或以殃譴爲戒公曰如其有靈宜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五邑俗爲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公大怒謂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時武職橫暴公痛抑之建文壬午靖難兵迫公造船欲航海勤王軍衛以怨故縛詣請罪之賴恩宥釋還鄉公之去任也行李蕭然父老追贖堅卻不受寧波民至今稱之

知府况公鍾

字伯符江西靖安人由吏員官至知府

初以吏事禮部呂尚書震時震兼攝工部事會神木廠
災有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以示公公曰若依此奏
恐不免得罪震問之公請于燒毀木植中增棟退二
字震大然之疏入有旨既係棟退的罷震由是奇其
才薦授禮部主事陞郎中

仁廟初政令五品上京官得薦士公薦左中允張宗璉
上召問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官臣耶對曰
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為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

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公知蘇州府賜勅乘傳之任公
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公顧左右問
吏吏所欲行止公輒聽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公
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
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
懼謂太守神明公乃盡覈屬吏貪墨者五人庸懦者
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
畝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
道遙遠糧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

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僦車船費盡為糧長乾沒議別
立糧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

一為轉輸費餘皆入濟農倉為來年經費本是年馬
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
十萬疋小麥數萬石及雜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

遺事下無橫苛民大悅每旱輒發此餘賑活數十萬
人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又慮差遣人下
縣橫求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

畏戢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負販乃驗丁輪差歲不
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
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大抵公為守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專厲豪狡拊善良勢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吏民大驚
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給諸儒生喜為
流聲譽爭獻詩頌美鄒亮獻二十詩公獨稱賞欲薦
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公得書笑
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
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正統五年九載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陞正三
品仍知蘇州府楊文貞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
七邑重迎張益州七年卒市巷哭送其喪競立祠祀

之公剛正奇偉潔廉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固千夫莫回令行秋霜靡暴弗馴惠流時雨靡悴弗煦

府治被火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公出坐礫塲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奏歸罪已身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公歎曰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罪止罰俸而已

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賦特重公爲奏求減焚香祝天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奏減重賦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荒起科以免邇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停徵滄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罷平江伯運漕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亾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至今受其賜

公於庠校師徒甚加禮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朔望謁先聖後亦不命講曰某本刀筆吏未嘗事墳籍不能妄教習所能者精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公稍加考簡勿廢進退權者公報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名當屬公矣後每同座闋士卷惟聽同寅寅酬酢公袖手敬陪無不足意焉師徒每入白事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四

延之內堂坐而掇茗談笑愉然不衰如以私事至則頓慢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又四

副使曹公遠

字履中太倉州人嘉靖

進士官至雲南副使

卒年七十七

初授南太常博士選監察御史按輦下有林某者游權
貴間以事干紀為置之法而翟某者為林與主迫以
權貴書居間亦置之法京師目相攝強項曹矣甫期
與同官糾故太宰汪不法事語過峻庭杖五十謫隨
州判官

攝斬水篆章聖太后梓宮歸顯陵道經斬水郡縣責供
億甚急公飭吏民手板立水次常廩外不益一錢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五

斬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為公曰是故
強項曹耶會風便引帆而去未幾遷南城令邑有貞
婦暴于淫姑以死者聞於上而旌之

晉南繕部三年知廣州府有趙丞者以昧露臬司屬以
覈之窮竟其罪而直指與趙有故欲中庇焉乃持之
愈力直指恚甚公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竟拂衣
出蓋趙丞嘗以數百金行賄而公峻拒之故云直指
業已中阻監司有啣之者為陰愒曰守飛書燕中道
矣則又曰守俟三司集庭欲辱公矣直指窘乃誣以
他事詔即就訊達上書自白改雲南守而丞及直指

相繼罷謫縉紳快之

守雲南未幾擢本省副使備兵臨安爨酋阻兵奮身以
所部入其巢縛渠率以歸而撫使者以非初議格其
功反為他語以中部議調遂解任而去人謂調不當
更內地耶曰吾官三十年宦味已如是矣吾有老母
在何忍倍母而貪驕餌乎公少貧日僅一粥及貴而
老不過三簋人謂其過於儉曰吾視諸君誠儉然視
吾諸生時則已豐矣沒後里人王世貞銘其墓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六

副使陶公成

字孔思鬱林人中廣西鄉試第四人官至按察司副使沒于賊年六十有一

初授交趾屬縣典史爲黃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九載考績民詣闕乞留陞本司副使爲人嚴恕明直遇難事輒先人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守邊三司皆懼罪自縊朝命推公整練邊務公量海寇來風時月預布丁令板海淖中賊艤舟躍岸盡被刺仆伏兵四合殲而焚之事聞賞綺段寶鈔

十三年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爲變將逼金華之蘭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一

七

溪蘭溪者浙門戶同官推公往公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二千餘人宗留等還遁入處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官都督徐泰尚書石璞久屯無功復共推公公抵諭之留壘中七日皆感悔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窺不受招公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來降者三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獗來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繼束薪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衆外攻柵公與都指揮崔源驅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賊從中燒柵

爲內應力戰不支遂遇害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遣官諭祭誥贈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魯新會縣丞以軍功累陞廣東按察副使魯自其爲丞至布政使平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又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二萬千四百有奇拯回被鹵撫散向化十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弘治中徭賊警魯掘掠魯廬墓殺其族黨詔徙廣州避之賜誥命旌勸魯爲人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輓饟運器械皆先以數月調發多寡無常或張疑曰戍守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一

八

不能測其東西向與其兵數魯檄裨將進兵置檄面曰某封某日某時發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當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饑懈之時或輕舟遊覽或公讌夜飲俄起如廁潛身出城兵士如旅賈分道赴期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也馭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厚之卹而嚴其令風聲所激雖非素部亦樂爲死至其擣巢玉石必分亦非徒求多功級而已每平賊置縣輒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爲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厓門時時造陳獻章請益繇其爲丞時嗜

學尊師故其所見者大所務者先獻章論魯治兵如
文士為文奇無所蹈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
魯在粵久粵人不覺魯功魯沒賊復熾有司議征議
兵啞然無可否司府上撫按撫按議奏奏得報其謀
已久洩兵出賊遁矣則戮良民為功兵退未離賊巢
賊已虜民妻女奪其居魯功乃益見成蘭溪及鬱林
皆有祠祀嘉靖初新會舉人何相等頌魯于朝亦賜
祠祀魯於新會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九

副使張公昂

字仲明其先慈谿人後徙鄞縣成化壬辰進士官
至按察司副使卒年七十八

祖楷官僉都御史平巨寇有功公登第知鉛山縣事求
利民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
鬼物咒咀人立死人畏事恐後公擒至梟笞數百自
若也是夕大風揚沙石蔽天遠屋錚錚鈴索聲眾益
駭以為果神人也籍籍請釋公卒致之死縣城南有
西洋廟觀靈怪劾郡男婦祈禱充道路公毀殿棄象
祠以為便民倉而弁撤淫祠數十以葺公廨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十

縣有樵夫嗜鱸命妻烹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饑恣啖少
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送官久繫不決公至
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案
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冤矣哉吾鄉樵婦之夫
之死于鱸而望公雪之凡鱸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
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公試之果然而樵婦之冤雪
某民甲嫁女于乙家揭輿幕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
不能決他日公行邑有樹大蔽野命伐而畝之從者
曰樹能神不可伐也公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
許有三男子衣冠伏道左若祈覓叱之不見斧之樹

血衆懼公手斧之遂盡樹頭有一巢墜一婦人墮絕
良久公問婦狀婦言向被狂風決上高樓有三少年
美食之時俯瞰城市居屢歷無階得下耳日見少
年飛騰空中也訪其家卽空輿嫁者公剖樹修廨畝
地爲田

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
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逕馳詣其居縛歸
用印于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嗥竟死杖下

邑寡婦唯一子採樵于山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
求虎抵罪公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遂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十一

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
外公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乎抑一也非傷人者
退一虎起伏一虎繞匝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
公神人也

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而先受聘
以供湯藥者獨傅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姑欲奪其
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于庭諭婦婦有願守者跪節
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所願舅姑
以此給婦云若守節須聞官以婦不識字使投愿嫁
牒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命汝改嫁汝安得

違之婦曰唯唯必待吾祭亾夫始從命舅姑卽許受
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尋覓見衣
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併屍填其池自是邑中
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日雨不應
乃齋宿神府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寃具言其居
止姓氏公寤卽躬至其所召其家人詰責皆吐實啓
土見婦顏貌如生公歎曰殺婦者我也爲文勸祭天
忽大雨卽殮葬婦表門旌祠而罪其舅姑

擢南京監察御史劾威寧伯越保國公永太監直兵部
尚書誼挑釁北邊詞連內閣司禮不報頃之與給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十二

中周絃點軍教塲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太監琮奏公
才澄時劉吉爲內閣擬旨下吏部調公絃外任吏部
尚書王恕執奏吉復擬如前恕奏天下之治賞罰二
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爲治良法也點軍不到不罪
失伍反罪點擦之官罰不當矣吉竟調公南京通政
司知事絃南京光祿寺署丞尋以薦陞四川僉事轉
本司副使執法如初

有都指揮使陳某富而無子惟婿一人嘗棲一處子匿
于家事覺陞之河以絕踪死者之父訴于巡按御史
日請必屬公治之御史曰是理鹽法不得與獄訟其

人曰陳都司家黃金至十餘巨萬非張憲僉孰能不為利啗洗小人冤邪乃移公按問一訊得情而御史卒通厚賄撓公數四不得則別委官推之竟移坐其婿之僕云

公自以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跡公門者十有九年啜粥飲水兒女恆饑其兒伸掌請公曰請問大人清字作如何書公書與之兒曰是可買肉否都御史王璟賑饑行部以百金為壽堅却之固請乃受下戶饑餓以答其意將死其表侄副使余本入問疾猶張目謂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為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十三

家培元氣其死也郡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

副使毛忠襄公吉

字宗吉餘姚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副使贈按察使

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而廣東司當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伺察百官陰事以聞或誣或實無所得置辯以是公卿大臣厚遇諸錦衣有所請託不敢輒裁抑之卒有犯者無所敢問而公輒按法處治錦衣卒目公俚語曰毛葛刺時掌錦衣者門達恣橫長安中百官遇途避恐後公遇達于途一手持韁一手抗鞭而拱達顧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十四

此毛葛刺耶其卒曰是也他日公疾失朝下錦衣鞠問卒羣走報達曰毛葛刺失朝矣下錦衣達曰選巨杖公至達揀卒之健而忍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而臂骨見羣卒曰快乎哉葛刺自此畏已公亦私念若曹不以事至吾司則已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其持法繩錦衣卒更過于往時

陞廣東按察使僉事分巡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斷吞併如疇襲程鄉縣民曾玉楊四謝瑩楊輝羣行作賊玉四據石坑峒瑩據龍歸峒輝據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杭江西安遠等處賊流劫江廣者累

歲率入縣治殺人民公調土著募拳勇禦之破石坑
斬玉擒四破龍歸斬瑩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
百餘人先後斬獲共千四百餘而七百餘人者不損
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于官不斂于民
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
以其功狀聞

公分巡雷廉高三府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間無烟火
公慨然以平削為己任移文都指揮出擊賊都指揮
畏縮不敢出若罔聞吏民以賊告更加箠楚有白賊
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時海康知縣王麒者在官用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五

忠義勵士遇賊輒奮擊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公卽與
領衆抵賊所戰敗之廣東總兵歐信疏公捷狀以聞
特旨陞公副使賜勅獎諭并陞麒為本府通判

乙酉春賊出惠之河源轉掠翁源公率官軍二千兼程
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頃之新會縣告急公率
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官軍民壯至大磴與
賊遇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遊至雲岫山去
賊營十餘里分諸將為三道約蓐食進擊屬夜晦失
期賊覺走伏營後山軍士突入望見營空皆入取其
輜重競擁出賊從後追之閻華馬蹶見殺陶魯不敢

前公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吏廖振等曰軍勢
不支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公曰衆多被殺我獨可
存亟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趨公鎗之公且罵且
敵手斬一人斷其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兩山谷
震動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公屍顏色不變事聞贈
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未被
通判命已死于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公
之出軍也具犒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已用其三公
死文念公貧密歸其十之三於公僕公附僕婦請按
察使至而語之曰公死矣而尚有知公使吏主犒吏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六

舉餘金私諸公僕請公勾查之無令公有貪贓之跡
以為地下羞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
父于朝為之請謚賜諡曰忠襄

知縣丁公積

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

新會廣巨邑號難治公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于利民

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訖之公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于庭優禮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七

其能者嚴賄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與變化其惰習春秋祠祀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各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公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早春盡種未入土公憂之曰此令責也于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

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爭哭于途歸德里有一姬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八

太守徐公九思

字貴溪人由鄉薦官至高州太守未赴而歸
卒年八十有五

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
一筍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
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
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袖中公接得之詰其狀羣吏
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公曰
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
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于是人人惴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十九

恐于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戚偕
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問一撻之
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于武斷并豪猾不盡法不
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
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卒隸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
木偶亾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居恆謂天子布
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
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
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
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恆

邑故稱爲孔道輪蹄輻輳取資于民不可計公減舊額
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
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簋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
率吏卒治蕪穢藝蔬圃鑿池種魚鬪養牧雞豕客過
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

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
土全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尾乃
積頽役之羨斲石以行之旅行無苦歲大侵民至屑
榆而食而上方祠釐行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
茅山三茅公所治也嘆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二十

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
鄰古道也鄰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按故牘
商引之金宿于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
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
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
價而糶取其直于官公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幾何
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于是從時價糶其半
還直于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
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
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窮富人穀而取償于倉

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嚴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送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

時京兆尹有所任隸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詬諸庭公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思報謂呂某者蓋買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畧不甚稱公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中有受戒懲者復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公賢泣涕數行下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三

微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映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于此因極敘公救荒諸奇筴與居恆善狀且直詆無耻諸生謂彼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且訾其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怫然曰吾故聞旬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于外而特留公時

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

公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公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隙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刻一菜于縣之前壁且題曰爲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三

色爲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容之父老有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于荒獨茅山之役巨也

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圃者都督聲勢亦赫人謂避之便對曰單于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也陸噤不敢發圖分爲三匹何出權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于故乃屬其餘于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

役夫不告病

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母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謂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公議築減水橋于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

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迂送恆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三

一款色而公第遣一介齋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于地而公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答曰我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于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公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一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居恆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泉帛然每好施予故恆坐窘時子給事貞明長矣公慨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

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

公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時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傳公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公強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釐于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恆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愈曰有正命在寢恍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以病之期而已瞑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四

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檻車中間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束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獄損月俸橐餖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戎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諸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知州徐公珪

應城人

弘治中為刑部典史時太監李廣用事掌東廠者皆其私人輒迎廣意旨羅織人罪有千戶吳能者貧千戶也出其女滿倉兒付媒氏鬻之以餬口媒氏乃以滿倉兒鬻之樂婦張謬告能曰周皇親家買之樂婦張携滿倉兒入臨清州為娼者三歲復挈歸一再鬻而屬于樂工袁璘而千戶能已死矣有告能妻聶氏女所繇聶氏從璘所訪之滿倉兒恨其母鬻之樂人鬻又再三轉不母之也聶與其子政攘女以歸璘失滿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五

倉兒則訟聶于刑部尚書白昂使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聽其辭判女歸聶璘不服笞之數日死凡獄中有死屍故事主事一人御史一人相埋之相璘屍者為主事孔琦陳玉第徇吏件報辭曰病死既埋璘妻白介求屍件又不告之處走訴東廠掌東廠者太監楊鵬鵬之姪嘗私于滿倉兒又雅以請囑叩哲陰使旗尉教令反異考掠聶令毋敢他言乃執而庭訊之樂婦張與媒氏及滿倉兒云非聶出一口而曰聶氏女媒則先鬻之周皇親家矣鵬遂以奏上下哲等錦衣獄曰人倫民命之至重三法司錦衣衛必究實則

索女皇親周或家或故未嘗買女也而聶張久執一詞不決乃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朝聽之始知哲所斷是左都御史閔珪等奏哲因公毆人至死罪當徒爵琦玉及聶之子政皆不應罪杖

公上疏言臣胥也役于刑部三歲矣每見鞫問賊囚多從東廠鎮撫送至囚有言旗尉挾私誣陷者有言旗尉代人報讐者有言旗尉受首惡財以之為從令佞人抵首者東廠一切任其擅刑誣服送至刑部刑官擬罪但據送詞更不體究縱使洞見真情莫敢擅改一字往者臣雖知之猶未謂然今觀哲事乃深信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五

夫滿倉兒之獄丁哲所斷甚允太監鵬其姪嘗私是女且素憾哲而欲中之乃因袁璘之死令賈旗尉者教女密令反異而與旗尉勝私拷聶氏使自誣伏遂妄委罪刑官偏酷故勘蒙亂成獄皇上下令法司錦衣會問莫敢辯雪必待朝鞠乃貢真情羣臣之畏東廠此一徵矣且既知滿倉兒為聶氏女女不母母罪不容誅而僅擬以杖哲與聶子政等皆無罪被誣反加杖徒一事之微輕重不衷羣臣之畏東廠又一徵矣臣因此益私為昔年枉死諸人嗟嘆不已乃知傷天地之和召四方之災有由然也臣願陛下戮楊鵬

叔侄并買旗尉及女于市旗尉勝等與鎮撫司官謫
戎極邊丁哲孔琦王爵陳玉各進一階以酬誣辱之
苦從茲革罷東廠永不開置不則推擇謹厚中官如
陳寬韋泰者用當此任仍選大臣一員與之共理鎮
撫理刑推選在京各衛及刑部主事一人同蒞其事
毋專用錦衣庶幾旗尉莫敢擅刑小民不至誣累夫
臣不難卑賤之身為民請命披露至此願一介微軀
前後左右孰非東廠鎮撫之人臣將不免虎口願斬
臣首而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歸骸骨臣死虎口
不若死國門之下上以公妾誕命等考訊之坐奏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七

事不實擬贖還役大理寺卿王軾等審允以聞上又
責都察院何不具寔奏請大理輒經允之使各疏對
既對竝罰俸公贖徒畢發為民而哲等獄辭不得命
者久之刑科給事中龐泮等以為言乃命滿倉兒杖
畢送浣衣局哲資給袁璘埋葬發為編民爵琦玉皆
贖杖還職居頃之戶部進士孫磐奏近言官忌言最
甚粉飾循默苟且塞責而排寵幸觸天聽者反出吏
胥之賤臣竊羞焉請定建言為四等不避艱險亢彈
貴近者為上上激揚補拾為上等建白裨體要者為
中等粉飾苟且者為下等因此以定不次之擢平調

之餘黜罰之令則言者莫敢妄言而直者有所競勸
上下其奏所司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疏公忠直
請錄用之上亦知公下吏部奏授桐鄉丞明年并哲
亦子官公後歷贛州通判有平寇功加知州尋致仕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天

知縣樊孝介公玉衡

字玄之號棠軒湖廣黃岡人萬曆乙未進士官止

崑山知縣

生而清癯骨立幼不好弄恬淡寡欲聞人說海忠介事
慨然曰我後當師法此人生何用多取我意只結茅
三間築塲數畝擁數十卷樂而忘死矣

湖廣方伯劉公好獎拔士類嘗曰樊生如孤松亭亭獨
秀歲大比薦之當路輒匿不見曰人生重始進此一
失足後復何望

甲午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時劉方伯已為左少宰意薦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元

入中秘竟不就試友人問之曰館試非不可第謀之
者不啻攫白晝之金矣吾何競焉已就選商城尹商
每徵賦遠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與吏胥比而為奸
所費幾半公費公召其民與約曰令知諸保伍為小
民苦欲盡罷之而言不便者盈廷是為千金裘而與
狐謀之也爾果能不保伍而辦乎民懼應曰諾已果
先期辦遂盡罷諸保伍先是縣拘囚用馬兵兵奉檄
至人家家立破遂首罷馬兵聽訟者自拘拘于是民
累一日糧集公庭訟畢矣有訟詞輒付外議息不罰
一錢有不肯息者輒愀然不悅曰有何大事而嘵嘵

不休也少為譬曲直去不罰一錢

時礦使所至騷騷各縣哀金錢以結其驩公獨偃蹇不
肯下直指某憐公才請移崑山人咸謂商簡崑煩不
可以商治也公曰惟煩也故以簡諸凡勸農息訟一
如在商時

崑故劇邑按前令聶公贖喜曰賴先官之義願為曹參
於是平賦均役通商惠工禮賓肅吏一視聶公而損
益布之崑賦四十萬隱覆萬端公鈞校數日悉得其
弊孔人謂聶公開敏猶累月始得之公不過於平居
訟牒中默識某飛若干詭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三

若干十得二三焉又證以徵逋之籍十得五六焉又
詢之賢紳試之老吏十得七八焉而人不可欺矣其
治爰書也以無訟勸民兩造而剖之則勝者無欣色
禱者無怨色雖六曹吏亦相約告罷而民不知有令
時司農急積逋停邑長俸崑逋至二十萬公曰小民逋
賦時我甫十餘齡耳今其人少者壯壯者老者死
我奈何惜數月俸不顧萬口詛乎止不徵民亦輸負
恐後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為設門禁簿籍記之
公曰吾方求士願聞令過何禁為第署簿上曰求澹
臺生而挾私來于者皆反矣

庚子冬入覲無一錢通長安貴人然銓部以卓異首推兵部武選主事旨不下旋復之崑時郡民以中使噪其門郡縣欲相率往謝公曰彼自擾民賴郡邑戢之彼不我謝反謝之耶吾卽往不庭謁恐反敗君事郡縣以君不可遂皆罷謝

上臺責舊編數千公又止之隨計該縣節省銀兩照數補解不使民知也每退公必周思故侯之釐革未盡者已革復竄入者陽革而陰未然者如皂快之爲燈夫門役之爲輿夫皆可垂法永久

在崑前後六年銓部議處以曹郎而父病耗至遂乞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三

省上臺及士民慰留萬端公再上書陳情中有望子來訣恐死相呼職雖石人能不悲咽又有豈不知量移在邇垂成可惜無奈父之呼子聲聲是血子之憶親日日如年情當至慘念不及此等語書發公卽乘夜戒行遮留昏巷公竟蕭然同兩奚奴而去

去崑時賣絲販繒之家感其休息五年不出一錢約製鮮衣二襲長跪再拜上之固不受曰崑民好事神盍以施之蓋其隱衷自許不愧神明也友人見其乏嗣寄書爲念答書曰子息有數非可強求吾生平每欲求一結束以俟千載而今且茫無著也則何暇及子

息想千載上人若羊叔子白樂天寇萊公皆人豪也而無子諸葛公邵堯夫名世也而晚獲嗣恨吾不得當諸公萬一寧汲汲計委蛇之人哉卽委蛇者紫纍而我茫無可知百年後不復認我一女數十日不令一見見卽驚避去况後代兒孫耶

或以其自奉太苦寄書及之報書曰吾所苦者善因未修惡緣難謝耳七篇腐文偷取進賢冠有衣有食施及妻孥寸步驅輿賓客僂僂而進者日不乏人此何苦乎若瓶無重釀食無兼味囊無美金此造物爲我先去其病我無所用之也爲令得錢必須繁訟聽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三

繁訟必多言廣折巧按人罪罪定不償更加鞭箠小民反唇道路鼓舌惶汗掩耳若不聞也訟已復聽聽已復訟暑寒不輟盈箱在庫刺刺向所司藏之展轉到舍又嘔煦與舍人謀水陸間關千里萬里乃抵其家又叮嚀向妻子僕婢而重托之簾金所在或韞匱或問舍或求田遠盼遙思常恐世事不如人意晝夜搖搖如懸旌念之苦乎不苦乎去歲妻家貸我百金遂分僕守之謂之曰倘有他念卽各私携而去萬無驚懼乃公其狀如此豈陶頓之態乎近見貴人一甌一器而稱數金一石一几而稱數十金皆不解佳在

何處顧我所自用瓶茶食孟坐几供案亦不解醜在
何處褻聞海忠介為令五閱月而廳事間寂輒命六
曹吏歌詩自娛吾竊升斗于此亦既改歲矣而事不
休能不愧所聞乎忠介之令分木也僅一長鬚一竹
籠驀至城下人無知者忠介傳語城中新令且至然
後備輿于郊迎啓籠着衣冠一騎而入竟以竹籠付
庫吏長鬚拜階下告回矣由是觀之忠介安可為也
公生平向慕忠介其清白挺直似之而處事則委蛇
近人情矣

又二年公訃至崑小民巷哭如考妣捧土揭木特祀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

三

山絕頂木旱必禱於公春秋之祀勿絕海虞瞿汝稷
以辰州守為公定嗣歸安茅瑞徵以知縣編志華亭
董其昌以提學建祠諡公曰孝介先生兄玉衡為御
史以言謫戍一女與漢陽李若愚為姻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一

太傅王文恪公整

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少傅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
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六館諸生爭傳誦其
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嘗奇公天下士成化甲
午乙未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閉門
力學避遠權勢滿九載進侍講

弘治八年充經筵講官時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
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一

一

蓋謂廣也上出遊後苑公講無盤于遊田詞嚴義暢
上悚聽自是不復出遊

泰陵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公進左春坊
左諭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會鹵火
篩入寇公上籌邊八事一定算二重主將三嚴法令
四恤邊民五廣招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遂薦秦
紘起陝西總制又請科貢之外畧訪前代制科如博
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
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
者量材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

高而脫去訣間之陋矣

李廣敗大臣多被汚公獨不與壽寧侯與公有嫌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耻之乃今日自附壽寧耶孝皇末年將大用公以憂去

正德元年復除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公求退薦公自代當是時八閹導上遊狎中外洵洵臺諫交論不聽洪洞時爲戶部尚書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閹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對曰八人者不去亂本不除竟不能去八閹遂分布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二

要路瑾入司禮監首逐洪洞繼逐劉謝欲引吏部尚書焦芳入內閣廷議推公瑾恨公迫公論不得已公遂與芳同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逾年加少傅改武英殿上時政四事曰講學曰延下曰用人曰節用時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死公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瑾恨洪洞不已必欲置之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華容逮詔獄坐激變士官罪死公曰士官未叛何名爲激變或惡楊文襄於瑾謂築邊大費瑾又欲罪之公曰楊總制高才

偉畧爲國修邊豈可以功爲罪乎

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公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公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姪阿公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

公歸吳屏絕塵囂究心理學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自砥礪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有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隔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

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生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言官數論薦不起

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親政其講學大畧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一歲之間風雨寒暑停歇頗多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我高皇帝甫定天下卽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臨御設弘文閣于思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四

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值時至閣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于宮中玩之祖宗之勤如此陛下睿智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乞于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誼著聞者數人更番入直命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閣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命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蓋卽日講之義也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其勤政大

畧言上下交則爲泰不交則否君臣之交關係世道今常朝之禮惴惴而退君臣相見止于數刻勢使之然也臣愚以爲欲上下交泰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我明內朝雖缺而華蓋謹身等殿卽其遺制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輩日講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成化以來其禮始廢孝宗晚年濊慨于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觀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陛下卽位以來日御文華召見大臣中外相傳以爲盛事此萬世一時也臣愚尤望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五

著爲令典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制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見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濊居九重而天下事燦然畢陳于前唐虞之法不過如是而已上優旨答之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公未及起病卒

公在翰林有名嘗作擬罪言其論修史切中今時之弊畧曰班馬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言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人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

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
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
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况
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
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
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
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
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
往以私好惡雜乎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尚書劉文肅公忠

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太傅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肅

公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
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
武宗卽位以故東宮講讀進翰林學士掌院事疏陳崇
正學戒佚遊數事語甚剴切既因經筵進講勸上恪
遵祖憲戒狎近小日親朝政而劉瑾惡之傳旨與楊
廷和竝補南京禮部侍郎一時無缺俱從添註臨行
楊廷和尚有幣別瑾而公則徑去矣

進南京吏部尚書南京大率閑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公
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窺名吏籍中
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
意接代凡革罷于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僚滿秩
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公署下考郎中某
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
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瑾誅始被推入
閣

公在事以守成法遏黃緣爲先獨持正論亾所忌顧餽
遺請托力拒絕之繼瑾者張永使其黨廖鵬至公所

公遇以僕禮而已在位不滿三月歎曰陳方就列不能者止吾難強負初心乞致仕累疏不許以省墓請假許之

許公進論當代人物惟公與章懋雍泰三人而崔銑謁公私第公慨然謂曰古羈人匹夫雖當流離困絕尚不敢一毫非義况居位食祿者乎門人鄒守益別公公握手益手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世宗嗣位臺諫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公遣孫入謝因陳正身致治之要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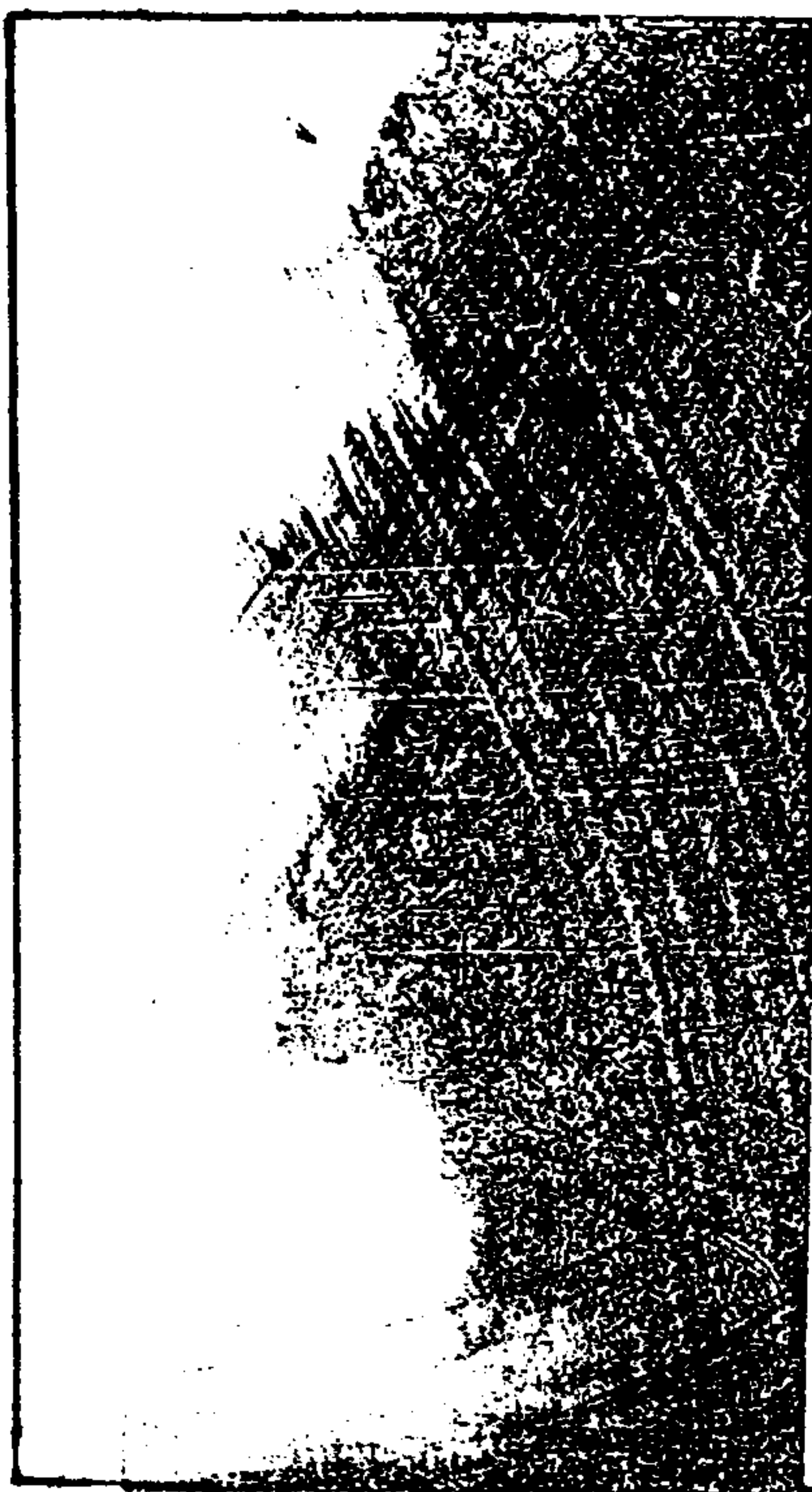
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得君子而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日趨太平矣得小人而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仍望上臨御文華默召輔臣授筆札令疏錄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九卿長貳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民利害會萃羣言繕寫三帙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吏部以比古聖王清問下民近世書臣各屏風

而古大臣夾袋記才之意上覽疏嘉答無何卒贈太保諡文肅

公自撰墓誌銘云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社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為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九



少師楊文忠公廷和

字介夫新都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七十
隆慶初贈太保諡文忠

年十二舉于鄉十九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始告歸娶成化十六年授簡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為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十

公為詹事與學士劉忠同侍經筵故事進講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二公直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以公為南京戶部侍郎劉公南京禮部侍郎未幾陞公南京戶部尚書不二年召入內閣南京尚書入內閣自公始

雲南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糞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急之或逃避山澤或賊害詔使患將奈何况貪淫暴虐土官之常但不為亂足矣于是止令鎮

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惟害人咸服公料事之明

庚午二月改吏部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以誅瑾為名公謂李東陽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為寘鑄驅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為寘鑄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為寘鑄樹黨耶亟請于上而行之寧夏人大悅時已用楊英鎮守寧夏又擬用仇鉞為副將尋聞仇鉞還寧夏朝廷疑鉞已從寘鑄欲追鉞勅公曰鉞素稱謀勇安知非故入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十一

為內應以待外兵之至耶我故疑之彼何以為計使其果與寘鑄合何假于勅追奪之徒堅其志耳悔而改圖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不然亦使寘鑄自生嫌疑以為賣已而自誅之耶未幾鉞果擒寘鑄以效焉

劉瑾既下獄內外多連及被逮者輒封其門官校相望越三日諸司禮同至閣中公言逆瑾亂政挾天子之權所謂狐假虎威天下誰不畏之况諸監局官同在禁內朝夕相保安得不曲意事之若槩以為交通恐人人自危肘腋之間不可不慮果有顯惡罪著者下

法司鞫問明正其罪而後籍其家安能逃乎又言首惡既除附麗之徒去其太甚者可耳諸司禮皆曰先生之言是也自是封門者少人心稍安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反左都御史馬中錫當帥師往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寧能當此寄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逮中錫下獄以侍郎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賕縱賊者叅將桑玉已又薦都御史彭澤將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鏐等時輔臣東陽病多委計公以是賊漸平論功錄公一子錦衣衛千戶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永誠劄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

彭澤將西討流賊鄆本恕等入問計公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戒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蠭起不可制澤既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

乾清宮災公請上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與其僚疏勸上早朝晏罷浚居簡出躬九廟祭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禁市罷皇店

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十餘條皆切至而上不省等以父春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奔喪使中貴人護而行到家三月勅使起之復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終喪自公始也

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公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公言北鹵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為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公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勅公等又諫俱不聽已卯夏六月宸濠反七月就擒矣左右貪功者復導上親征上既南幸兩更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歲朔而公以鎮靜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上廻轅者數十疏皆不省上歸而駐蹕通州公等舉故事請上還大內御殿受俘而後正宸濠等誅上令趣召公等至通受事即行在執宸濠等僇之公不能爭也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洵洵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與張永謀啓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當彬之未擒也先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為楊公莫我虞也乃入安坤

寧宮獸吻行禮而連旨下矣因併縛都督神周及李琮下詔獄籍其家中外懽呼相慶

武宗崩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公袖皇明祖訓出而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竇焉以親以長無如興世子遂啓昭聖太后降懿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迎興世子來繼大統下詔改元釐正國條裁革傳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世廟將至京公請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啓上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十四

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公簡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濂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璵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上令送之內閣公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召公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公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

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封還御批者四前後抗疏者幾三十上益忽忽有所恨而左右得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等亦遂論劾公上雖爲之薄謫以安之而意內移矣尋修定冊功加伯爵廢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廢

時上頗留意齋醮公力言其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時江左比歲不登而中貴人以御衣請遣官之蘇杭二府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而趣內閣撰勅公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官上仍趣撰勅且戒以不得瀆擾執拗公因力辯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十五

其非瀆擾執拗且謂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化弘治始耳憲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之法而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上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公故已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而又以持稱考獻帝議不合疏辭露不平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之

鹽書續與原郵護如例中前廢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公皆不報後削籍為民子慎正德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以論大禮杖闕下謫戍雲南公家居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子極嚴諸子科第相望不為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物為心鄉有涸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渠灌漑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苟避兵賴以全者萬數又嘗置義田于縣城西以贍族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六

世廟即位之初公入告之謀從無所拂引用忠良布列廊廟尚書吏部則石公瑄瑄入閣繼之喬公宇戶部陶公琰琰不起繼之孫公交禮部毛公澄澄致仕繼之汪公俊兵部彭公澤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璜摠憲劉玉皆一時重望碩德維新之治海內翹首後皆相繼罷去是有關於世道非小

太師梁文康公儲

字叔厚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七贈太師諡文康會試第一廷試二甲居首改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較書侍孝廟東宮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修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對安南國王充正使還以考滿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成陞少詹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克正使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七

封魯藩正德改元遷左侍郎未幾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專管誥勅逆瑾擅權惡其不附已改南吏部尚書瑾誅召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密勿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得罪公力辯其誣權奸併惡之公曰有功不錄而復加罪非社稷之福也苟得白遑恤其他後澤止免官時論避之

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為首揆以父喪去位公力薦起既至公遷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將幸宣府廷和暨同官蔣冕皆在告公與大學士
毛紀哭諫于左順門內既而紀亦在告公獨廷爭累
日不得命秦藩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錢寧江
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
章執奏不可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
和蔣冕皆引疾不出公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
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制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
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
不利宗社今王請所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六

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旁人勸
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
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
與事遂寢

武皇欲出巡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命內閣草勅楊廷
和蔣冕皆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公公奏曰臣不敢草
勅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公免冠解衣帶
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
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
不可赦武皇帝廼察其誠欬擲劍起不促草勅矣

時禮部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宸濠賂謀入寧世子
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
公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
吾輩伏鎖矣邪謀豈可聽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
郎王鴻儒亦助其言遂寢

上視師南京公與蔣公隨行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
地公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又將南
幸公與蔣公手疏懇請回鑾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
汗浹背上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奏命肯不敢起上
乃諭曰不南幸矣公等乃起江南不擾公之力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七

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惟公與王
晉溪不受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故
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惟致
仕去而已終不肯辨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辨劾者
不已公終不辨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實楊廷和
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舊例凡閣下當
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云

公告歸與親友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草布士家無餘
財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毛之土
耳身沒未幾子孫或不免貧乏公嘗欲建一祠以祀

先召匠計之曰須百金公曰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匠
八往竟不能給而止上念其定策扈從迎駕功未錄
廢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
人鈞市尚寶司丞

蔣冕方在庶僚公延譽官府力拔為輔御史西安張璉
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慝往謝立意薦揚竟至
大用璉終身感之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
其功公聞謗不辨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于人人
或賴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公者徒聞謗者之云亦附和而詆之矣

太保楊文襄公一清

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官至少師
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諡文襄

父徙巴陵又徙丹徒八歲以奇童薦補翰林秀才年十
四中順天鄉試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聲華籍
甚從學者日衆擢山西提學僉事弘治初改陝西提
學副使大作士類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親督
教之其大規先德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為
狀元者二人當是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
按不能撓課士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召入為太常少卿督四夔館轉南京太常卿壬戌鹵火
篩入寇馬政久弛用大臣薦陞公左副都御史督理
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條上機宜五事曰復金牌曰專
巡偵曰嚴私販曰處茶課曰廣茶價茶利大興馬亦
蕃盛三邊仰給

十七年鹵賊大舉邊臣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公大夏
薦公巡撫兼經理邊務公即率精兵阻遏上疏且陳
邊事効罷總兵武安侯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
千金創城平鹵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
以捍靖鹵鹵至不敢渡河

十八年冬鹵數萬人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畧衆遮道言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花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泊城下公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鹵相類

正德改元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鹵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畧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上言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又上四事曰綏土人曰處額地曰廣招募曰溥賞賚邊土咸賴

公復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後

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費省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一勞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鹵旣脫舉巢穴其中淺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鹵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以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鹵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滋多口但爲國遠圖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賜省覽乃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上可其奏

公築邊牆刻期奏績丁卯以忤劉瑾不協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瑾柄國公被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遂得致仕

正德五年慶藩寤錡反寧夏召公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兵纔至陝仇鉞已擒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五

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錡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饅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滿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永力薦公才望長沙又薦公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

保

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邪

六年兩京及山東河南盜起公上疏十一事曰裕民曰增軍曰定賞格曰宥脇從曰聯鄉保曰充賞賚曰嚴罰禁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上嘉納之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五

責成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公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行稱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寇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甲戌乾清宮災公上疏諫其一視朝太遲其二祀郊廟太慢其三創梵宇西內其四調邊兵於禁地其五禁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命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曰近日綱紀縱弛風俗頹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

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
乾水溢報無虛月靦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近倖錢
寧街之公遂謝政

正德己卯宸濠反公以鎮江爲江南首郡要害乃親閱
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護設中
軍營爲內應民恃無恐後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左右
有導上幸浙者公從容婉諫遂不果

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公見永嘉疏曰張生此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向用力薦公嘉靖四年鹵
大入塞擾關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切四事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疏謂邊儲莫急於開引中鹽邊兵莫先於召募選擇
將校莫先於訪求器用要害莫先於分兵控制俱蒙
議行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首疏起用謝
遷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公公對曰地道尚靜體
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旣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
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
壤不可也乃不果遷

世廟成章聖太后欲謁廟公奏對以爲今制無母后謁
廟之文累朝亦無謁廟之事遂止

公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鹵上亦川公言竟中
止公惡武定侯助橫驕諷御史趙鏜劾助奪助後府
及團營八年秋公計去張桂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
三四人張桂去且及吾急上疏列公罪二十四事上
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
又與容指揮世錦衣上又憐公大臣老不問言官劾
上削籍明年疽發背卒繼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公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鏞就擒舉王守仁
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戎而總兵漕運至
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
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
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爲相時有餽美珠一斗者公受之旣而諸邊將請謁留
詢邊事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
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其以天
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如此

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
曉暢邊事羽檄劾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
又好汲引人人或嘗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
者亦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始得贈諡

蔣文定公冕

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諡文定

年十四舉省解第一又十載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清謹有識度自其未拜日已雅有公輔之望歷陞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勅公上疏言內閣之職其大者口代王言凡手勅旨意俱從撰擬今事出非常遠近驚疑惟陛下受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彝孰敢不尊稱天為天稱日為日孰敢擅稱朱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无

壽稱為將軍且英廟棄羣臣陷鹵非為巡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今皇上以單屬宿衛之兵經行鹵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

已卯駕南巡至金陵大學士儲同公扈從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次至于不穿罩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旨苦逼而亦未敢曲從不賀總督府懸掛牌額則雖文武羣臣守候行禮而亦不肯往

武宗晏駕與少師楊廷和同心奉迎世宗於興邸詔褒

賞封伯爵公固辭久之乃聽

侍郎吳廷舉其鄉人也強直好奇詭因而責數冕不能匡正先皇帝公大怒嫚罵廷舉且上疏自明詔遷廷舉分司南京人由是不能無狹公焉會以議禮不合廷和先乞歸公繼罷

退居林下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初居內艱值歲荒寓書常路陳古人救荒後時之弊又嘗發已粟幾萬石以賑民活者萬計歸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所著有湘臯集八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无

尚書毛文簡公紀

字維之山東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年八十有三諡文簡

弱冠舉成化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弘治二年授簡討同考會試陞修撰充經筵講官選侍東宮講讀賜五品服癸亥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省武廟卽位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賜金帶

正德五年擢戶部右侍郎歷陞禮部尚書賜玉帶時遣使西域齋番供公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祖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宗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令不爲邊患而已齋供具以婚之失天朝體又以儲嗣未建疏乞早定大計

戊寅六月上復議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之號公奏言人君爲天下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萬一宗藩之中援引祖訓指此爲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不足惜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可謂痛切矣惜

乎不見聽也踰年果有寧藩之變僞檄正指此爲言

十六年以征濠議南幸公等奉勅居守憂勤備至懇請回鑾章數十上武皇晏駕公等密疏請於昭聖皇太后決策奉迎世皇入承大統於時逆彬統京營邊軍及錦衣官校威焰特盛禍機叵測復密請懿旨先擒彬黨令邊軍官校各散歸中外始安

世皇登極開經筵勅同知經筵事纂修武宗實錄命充總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上念定策功勅封公等伯爵疏辭改廕錦衣一職世襲又改廕文職五品上引前代漢文加封平勃等功及我成祖封尚書茹瑺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一

三

事俾勉承恩命天語懇至皆力辭免嘉靖三年六載考滿改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公以疾而陳乞退允致仕陞辭賜白金綵幣寶鈔公歸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

公器宇凝重燕居無褻容素不言人過不妄交際平居手不釋卷老而愈篤作文渾厚典實一根于理所著有鰲頭類稿密勿稿辭榮錄歸田雜誌藏于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二

尚書傅文毅公珪

字邦瑞北直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毅

入翰林爲編修弘治中進左中允正德二年主考應天鄉試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以修會典文訛降修撰瑾誅復中允後累吏侍郎時家宰楊一清樹功名士皆趨附而一清亦頗樹其私人稍通餽遺公數爭其不公楊弗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

時諸司當瑾煽虐之時事多因循廢弛既蒞任則飭治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振舉事無巨細一遵祖宗程法杜絕請託人不敢干以私條陳十餘事皆關國家之計大學士李東陽與宰楊遂菴交厚善而李公婿爲儀曹郎前尚書遇郎中謹恣其爲常字而不官公案其廢法數朴責其胥吏摧之乃遷閣曹避去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籍籍聞之然無徵以諫一日忽內批下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竝公佯爲不知者執奏言大慶法王何爲者乃書與至尊竝襲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寢不報田亦竟止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大夫咸與通又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又請改教坊司印爲方公召老優更事者詰之曰爾優敢壞朝廷法爾寵可常保否誠壞之爾後禍無旣矣皆格不行

盜劉六擾中國勢炎熾太監陸訥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衆依違不斷公怒而言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士心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致仕歸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關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爲樂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絕口不談朝政不通書朝貴中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及卒遺命無請厚恩嘉靖初得贈諡

主試應天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廩餼時令一私人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

崔文敏言銳在南封部與太常祀論閣臣孰稱羅曰能割頸者稱矣言仗節也問今之君子邦瑞銳時謂傳公直樸木人羅言殆過激也後徐考乃知羅先識云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

書卒年七十贈文莊諡文莊

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
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奇史
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
豈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
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
者非直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爲舉人時有聲鎮
守欲致之百計不能入後公母病思一物力不能致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三

鎮守餽之明發門未闢公往謝之向大門再拜而去
筮仕南京戶部出納倉庾樵舟督稅皆有條式便公
私聲蹟遂著衆益占其爲全才

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
載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已率人簡約條束
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教之不率至再三益
懇惻得改悟輒喜士以故益信嚮泰陵勵治思賢嘗
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
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劉公後以告鄉人
胥員外文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

不及見子其識之

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
去七年又家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
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
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
通語言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感動
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
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迺流欲
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陵南巡益憤懣疽
發背卒諡文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四

公博聞強識尤明習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
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
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
問也由是士樂親之無問識與不識皆知其爲盛德
君子云

尚書邵文莊公實

字國賢號二泉常州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授許州知州以禮讓蒞政愛民訓士與諸生語至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敦復激昂聞者感動諸讀書及爲文矩則兩端畢竭許士風蔚起正穎考叔祠改魏文帝廟祀漢愍帝祀范忠宣于襄祀裴晉公于郟毀龍骨杖妖巫風教大行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傲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稅籍民至今稱便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五

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文端劉忠宣公甚器重之孝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杜請求釐正度支多公言是用章奏多出自公筆

十三年陞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爲教先行簡而後詞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十八年陞浙江按察使慮囚出疑獄若干人布政湖廣郵災傷蠲逋負民全活甚衆擢漕運都御史有清譽不事赫赫名而大小將校畢憚之時逆瑾用事公一無所通又瑾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怒欲排之閣學士東陽爲力解致仕

尚書孫清簡公需

字孚吉江西德興縣人成化壬辰進士官至南吏

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

初仕爲常州府推官常俗富侈訟輒恃賄取勝公遠嫌自潔勤于訊鞫惟公惟明隱奸宿蠹摘決無所漏能聲驟起巡撫牟倖重之凡獄之難決者率以屬之及經聽斷無不屈服運河淤塞撫按議取徑別鑿一河初委他官延久緒弗就及屬公督理相地賦役約先完有賞民踴躍趨事不旬月而工告成三年例當奏課牟倖疏留治事不得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七

成化戊戌召入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風裁凜凜留都皆嚴憚之遇事必極言無所諱避妖僧以左道蠱憲廟率同列斥其罪請誅之雖遭重筆未嘗以爲悔常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旁門入且以文東武西榜于門公不入僅投一刺將據其所榜以僭劾之中官憚公嚴卒正主客之禮時王端毅恕方叅留務最慎許可輒造公加禮江盜熾公巡江以畧授耆民張禮捕獲幾百人有贓七十籠卽令錦衣衛同事簡千戶識以印緘送之官奏禮爲巡檢專捕盜賊事自是江道寧帖簡嘗對衆歎公之廉曰盜賊

無籍使盡七十籠取之固無知者而公不欺乃爾何可及耶廉聲由此益著

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南臺陞副使蓋自公始前此所未有也旣蒞任會憲長缺遂署其事公務弗給率捐已俸給之畧無難色按部治猾豪決淹獄明而不苛所在奔赴賊吏或望風解綬去比歸所得紙劄價值輸之公無毫髮私入御史陳瑤以勢凌轢二司獨于公曲加禮敬又以公廉嚴慎克振風紀薦之歲侵糴貴民死過半湖廣倉粟頗多言于撫按偕叅議金澤兼程往貸得三十萬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八

人感之咸曰微孫公吾皆爲道殣矣時在蜀已餘七年吏部推陞者五邑人有不悅公者譖於時宰久乃不遷而公未嘗意動尋以憂歸故事藩臬舟行以瞿塘灘瀕之險命有司縛筏翼之至荆州市其竹木可數百金公不欲斂民罔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虞改湖廣未任擢浙江按察使遇大獄必加覆審未嘗輕決小吏苟無大過必保全扶植之臺使薦賢監司者必首及弘治庚申陞浙江左布政使浙財賦之淵公志避嫌謫出納皆委諸人公堂諸宿弊釐革殆盡吏無所售其奸民謠有前劉後孫清德著聞之語蓋以

公可繼大司馬東山之躅也入覲例僉水手取銀為里道費朝士之贊亦取辦焉公峻拒贊率從簡論者賢之第治行又居首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河溢且嚙汴城民流移載道乃議使役以築隄而予之傭錢令出趨者萬計隄成而饑以濟公私便之羣盜橫行命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贓散州縣以充給濟之費他若讞獄平賊鋤強植弱孳孳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罷無遺弘治癸亥駕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千本上疏耳目之玩不可勞民沁陽縣知縣馮憲忤宗藩已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九

旨下撫按官會訊尋復逮赴詔獄又疏令如反汗殊戾舊法孝廟皆納其言而寢之會鎮守中官劉瑯與公水火剝民自殖輒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愬牒者公據法配之荒裔琅嘗懇請于公曰瑯不能學公之公廉蓋稍縱繩墨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于此邪公心知瑯必害已亦不為動日夜陰圖中公大臣之子有怙勢橫于其鄉者公亦裁以法于是瑯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調往補及去汴汴人遮道扳留呼天而號曰何以為我奪公而他界也至陝西經畧武備拊循士卒取權貴所私役復之舊伍他省有

輸粟助邊者皆令躬自輦送無苦邊氓聞鹵警則以義激將士督之先驅而亦擐甲從之不以勞避竟為風寒所襲而病遂乞休詔不允

時孝廟命侍郎何鑑稽覆荆襄流民而鄖陽其淵藪也乃改命撫治至則以文告諭之願為編氓者給牛種俾有常業願歸故里者給餼遣還籍管內所得逋逃蓋數萬餘口又以教化為撫民急務乃興建學舍擇秀民聚講其中有暇則親往課之未幾士習丕變應試者倍于疇昔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十

武當屬于境內國家祈禱諸費出于民間公令有司籍記香錢悉貯均州歲可得萬金于是祈禱之費絲毫不得擾于民鄖人謂前此撫治未有如公之精密者正德己巳陞南禮部尚書時逆瑾擅權陞者多以賄謝公以是忤瑾罰輸邊米數百石未數月矯旨令致仕歸歸則故居已燬幾無以生公處之裕如也庚午瑾敗復用薦起南京工部尚書務整宿弊不欲以浮冗多耗民財先是諸營建給領料價率匠魁專之蒞部事者或與為市故羣匠無所得而工不可速完公出納皆有成法黠者不得從中乾沒且歲省冗費萬金癸酉冬改南京刑部尚書諸司獄必親筆削處獄皆審

眞人無冤稱甲戌夏考最遂改南京吏部尚書留都
務簡表以廉靜諸司翁然明年奉命考察庶官諸所
存黜叅之公論無毫髮私徇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
以太甚斥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藉口自文公
曰吾斬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也蓋所黜數人頗
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旣而應之果當黜于是益服
其明戊寅疏修政弭災戒遊畋抑權倖諸事以年及
遂懇辭獲允俾乘傳歸里居自守益嚴于州縣無所
干謁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二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十一

副都御史曹公鳳
字鳴岐新蔡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官至副都御
史

生而靈異書過目成誦登第爲祁門令九年擢監察御
史當弘治改元之初公持風裁崇論正議多所嘉納
偶奏事失儀鴻臚糾舉上特宥之謂左右曰此曹御
史也好官當畧其細過五年巡按江北劾罷大吏貪
墨望風解綬以抗直不容補外

出守蘇州蘇俗尚奢靡爲定婚喪禮不得過制一切務
從儉素法在必行當時各郡莫不推先蘇州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十一

陞山西左叅政湖廣右布政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
延綏正德初召還京師逆瑾方用事賄賂公行諸部
院見者多長跼稽首公故不見及見又長揖不拜一
無所贈送瑾不喜乃問曰都御史知回院故耶公曰
聖恩也瑾曰何以報稱公曰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
時瑾嚴勸天下錢穀以中傷不附已者勘官希瑾意
言延綏布糧汜爛過緣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
當守制瑾乃罷其官聽勘竟誣公償布五百疋粟千
石公驚產完報瑾怒猶未解也公積忿一日無疾端
坐而逝明年瑾誅朝廷憫其忠遣官諭祭且給金營

葬事孫亨工部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二

十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三

左都督劉公寧

字世安山陽人世指揮使官至左都督

成化中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充左叅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挂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公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為叅將守大同時遇賊鴉鴿峪霸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勅獎勞為副總兵時有鹵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公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鹵驚疑不知所為有勒馬引弓以待者公以馬筆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鹵坐一酋語不遜公掌其面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且留坐公乃霽色呼酒與飲反覆開諭羣酋咸悟卒如約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二

後復移鎮甘肅嘗繹古番上之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五重為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于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公軀幹願倬勇畧過人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鹵而陳銳不能用

公亦以此自諉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二

原缺

都指揮朱公驥

字尚德大興人世錦衣衛正千戶官至都指揮使公生而龐厚性寬大不喜刻核嗜讀書耽學問樂與學士大夫游嘗使湖浙一毫不苟取少保兵部尚書于公名知人聞公賢以女妻焉天順改元丁丑坐累謫戍威遠甲申召還仕

成化丙戌以兵部薦擢指揮僉事佐理衛事戊子畿內盜不時發敕公提督官校捕緝時以五城職巡邏者率玩愒怠事乃命吏部偕公遴選去留擇才以充不拘故常而公復摘發渠惡遠近肅然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四

辛卯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公矜之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微功有真惠為妖書株連百輩坐死公曰可罪者獨惠耳餘何辜悉奏釋戍邊往錦衣用巨挺勵威公獨易之公在謫適鹵入寇因從總兵高陽伯禦之就陣擒獲把禿王以歸至是兵部論功進世襲指揮同知

公小心慎密未嘗妄與一事亦未嘗輒遣校上下安焉前後所積擒捕功甚夥公有所論列率推諸官校以故從之蒞事者多至顯官而公不與也累荷恩賞委任獨至大司馬嘗奏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嘗奉命杖忤旨者或誣公用小杖上怒命中使詰責數四公具以實對卒不易自持甚謹而待人極恕諸屬中有可用者維持與進任之不疑凡有重獄苟可以求生者必為之盡心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五

錦衣牟公斌

字益之北京人錦衣衛指揮掌鎮撫司事卒年

十

弘治中為錦衣鎮撫忠厚有大節戶部主事李夢陽以應詔下獄斌即訊問曰壽寧事疏中胡不指事擿指其爪牙夢陽曰慮對耳斌對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剪其羽翼何對為獄成斌參之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壽寧所許奏十事悉弗入夢陽得釋

正德初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懇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六

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公曰古人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閣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僚母自為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

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川時長子死工部官賻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

怡怡若分然

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斌謫武昌撫按藩臬諸公皆重其人曲加禮待命有司仿公解以居之斌謝曰某逐臣也安敢居此自僦民房獨處謝絕人事閉門誦書有司供餽一無所受行橐蕭然及卒官為治殮人咸惜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七

咸寧侯仇武襄公鉞

字廷威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累功陞寧夏總兵封咸寧侯與世券以孫鸞罪誅削

或云鎮原平泉里人以備卒給事寧夏總兵府便嬖適總兵意遂命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遊擊將軍正德己巳劉瑾擅權激變寧夏奉安化王寘鐸為主以討瑾為名公陷賊中京師訛言公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助者又與賊聯姻為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助以賊故姻遂疑助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助為參將以公為副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仇

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助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公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助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公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公嗾人謂賊何錦丁廣宜急出守渡口防泲河灌城退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東出而留賊周昂守城公又稱病亟昂來問病公喜曰二賊竝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也乃帕首衷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茗而舉械卽座上斬之持其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須臾逃

不悟者族無赦從者以萬數遂圍寘鐸府時寘鐸甲士尚在左右公戮其渠桀者數十人號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脅從能釋兵來歸一切不問悉解散去寘鐸遂就擒城外諸守臣聞之亦縛錦廣等至大亂遂定卽超拜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時河北賊趙鏐等流劫河南聚衆數萬盜竊名字署置官僚所過州縣殘燒畧盡命公提督軍務佩平賊將軍印往征之賊平晉封咸寧侯與世券加祿百石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三

仇

方寘鐸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公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于大賢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尚書孫忠烈公燧

字德成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

為逆濠所害世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丁丑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慮囚江西冤獄多平反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訶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逆謀益著

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壁通奸優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四

臧賢偏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為事十成八九日恣橫生殺不可禁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且暮得為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倚者相助為聲勢公劾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公有心計周防密畫劾奸黨不得知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為瀕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

寇曲為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為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為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為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嘗嘆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

公見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四

為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所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於是平臨訟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辦法墨旌賢時糧練兵囚徒自大辟以下悉聽入金穀贖罪整飭衛所郡縣募敢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變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上詔遣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大懼十四年六月丙午宸濠因各官入謝生辰宴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公曰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

公怒張目直視厲聲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賊手怒曰我何負于汝奏我七本叱左右縛公副使許達大呼曰孫巡撫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并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同許公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暝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宸濠竟用三賊爲爪牙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新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黨賊黨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三

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賜祠額曰旌忠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禮部尚書

王陽明祭公曰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初熾公欲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遂及屢疏乞免又不獲請乃効行曲成冀緩其發而徐爲之圖蓋公善處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

也此當危臨難仗節伸忠之死不回然後見公守正之心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惘然無疑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四

副使許忠節公遠

字汝登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卒年三十七贈左副都御

史諡忠節

公長身巨口猿臂燕領沉靜有謀畧初爲樂陵令期月令行境內辛未春流賊劉七齊彥明颺起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城浚隍貧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五

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撫院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進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禁抑不貸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敢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由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困則賄急急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

悉與公議

宸濠反縛都御史孫公將殺之公厲聲不屈曰孫巡撫朝廷大臣反賊不得輒無禮濠怒併縛公且問公何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賊今日殺我明日朝廷磔汝萬段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吾言當不至此遂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屍不臭蠅蚋不近數日貌猶如生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公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執繫獄戶部主事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叅議黃宏以索蹙其項亦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卽爲位易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六

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唐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哉夫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四子雖死有先後身有執弗執首或割弗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必屑屑論也故臬卿罵而磔龔勝俄而殞巡先殺遠後亾君子不敢有軒輊者豈非以臨難死者皆足賢乎

太守宋公以方

字義卿湖廣靖州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瑞州知

府死宸濠之難贈光祿寺

公未第時夜泊鄱陽湖夢吏持檄曰上帝命汝作靖州

城隍公甚訝及守瑞乃知瑞古靖州也後復死于鄱

湖亦異矣哉

正德戊寅冬至夜二鼓有火墜瑞城東者三聲如雷火

光燭天地為之赤良久乃滅時公為瑞守占之云地

方當有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

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求為輒拒抑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七

己卯六月公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公

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

付南昌獄十四日濠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公前

驅至舟勒其領兵公曰吾有死而已行至鄱陽湖守

者少懈公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也遂罵賊投水

而死當時陽明奏記皆逸其事後都御史陳公洪謨

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

曰嘉忠蔭其子為太學生

識餘錄云公初在瑞州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壘集民

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為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以他事

逮繫南昌獄濠反自長江而下械公置舟中至黃石

磯江西人鄉語以黃為王以石為失濠聞王失機三

字為不詳遂出公斬之祭江比濠就擒眾不知公所

在疑為脫械逃去故嘉靖初議卹不及之至六年有

與濠駕舟者親見公之死為人言之三十七年吳尚

書山在禮部蓋瑞州人也得其死為詳又為請諭祭

一壇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八



寺丞黃忠裕公華

字伯固莆田人號石峰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大理寺丞卒年四十三贈大理少卿諡忠裕

初筮德安府推官有聲陞刑部主事掌十三司鑾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鷓夷馬革自許何愚竟不能沮補武選郎中已卯春上將南巡時寧藩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寧藩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九

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

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諍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竊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十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飛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此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宜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及。况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十一

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

可為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凶。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謀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十二

下亦何惜。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簡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

遂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陸竟死公體最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死不悔也

兩都盛傳公諫疏幾于紙貴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公嘗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三

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耶

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

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入賀聖旦至京縉紳慕其名延接無虛晷病作竟不起給事中劉世揚御史黃國用疏其忠節請卹詔贈大理寺少卿與祭一壇蓋異數也天啓中補諡忠裕

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黃公刑部照磨劉珏

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渠孟陽李紹賢李憲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侄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任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取極褒恤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十四

工部何忠節公遵

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卿南都補諡忠節

公自幼無他好垢衣糲食不稍見顏色性故寡合不能與富人游父嘗令學賈心厭之願去賈為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丙戌聯捷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完器重之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公一以廉率之其或越貨敗令且以貴謁至者盡沒入之成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五

惠並舉比去行李蕭然

武宗朝逆彬導上遊幸遍祀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為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為危言撼衆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震怒彬揚言鞏旦夕且死鞏以脇衆公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為彬所脇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為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

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乃四出機弄下公等于獄復嗾其黨劾之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復視賄為輕重而賄又不至故杖視他人為甚體素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見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既卒南巡議亦竟寢方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十六

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世宗即位褒贈尚寶司卿封鐸如其官遣官諭祭其家錄世守為國子生又十六年丁酉詔禮部為祠專祀之

兵部陸忠定公震

字汝亨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以諫死嘉靖初贈太常少卿南都補諡忠定

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登第授泰和令始至卽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于上司而不便于民者卽詣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于衆務得情而後已威德益著賑恤民艱邑遂稱治民戴之如父母立生祠祀之

召授兵部武駕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七

伺轡車駕多巡幸公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譴以大
臣申救得免已卯春彬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洵洵
懼變莫測公曰事急矣旣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
祿爲遂與同官黃公鞏疏陳六事崇聖學通言路正
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
逆彬叩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拮跪于庭五
日三訊三杖而死

初公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
等句又與黃公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
容就義如此世宗卽位首詔贈太常少卿遣使諭祭

廢其子有司爲立專祠祀之名曰褒忠

萬曆四年並祀本府三忠祠體仁公季子也公係獄權
奸必欲寘之死絕其食飲體仁甫髫年乃變服爲他
囚親屬饋于父歷荼苦萬狀母恭人徐以是強令承
蔭選通政司主事歷臨江節推章州通判蒞官廉介
有循政無忝先德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六

御史蔣忠烈公欽

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御史南都
補謚忠烈

時逆瑾擅權亂政偕同官十三人上疏方夜屬草燈下
聞篋篋間鬼聲戢戢公念此疏一上定掇奇禍彼鳴
者將非我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
視曰倘是我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
壁公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
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
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劓甚諸人皆延醫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九

飲藥公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哀之
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五年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
祀之廕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巡按陳蕙以祭葬
請特命給之

指揮張忠壯公英

京衛指揮使以諫死

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
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
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
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弘光時上允禮臣請追諡陸震忠定孟陽忠介何遵忠
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劉校孝毅林黼忠恪詹
軾忠潔張英忠壯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四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四 二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

太保石文介公瑤

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隱後改諡文介

與兄玠同舉進士選庶常弘治己酉授翰林院簡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羣館閣重之少師李文正每日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遷修撰同修孝廟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侍讀學士己巳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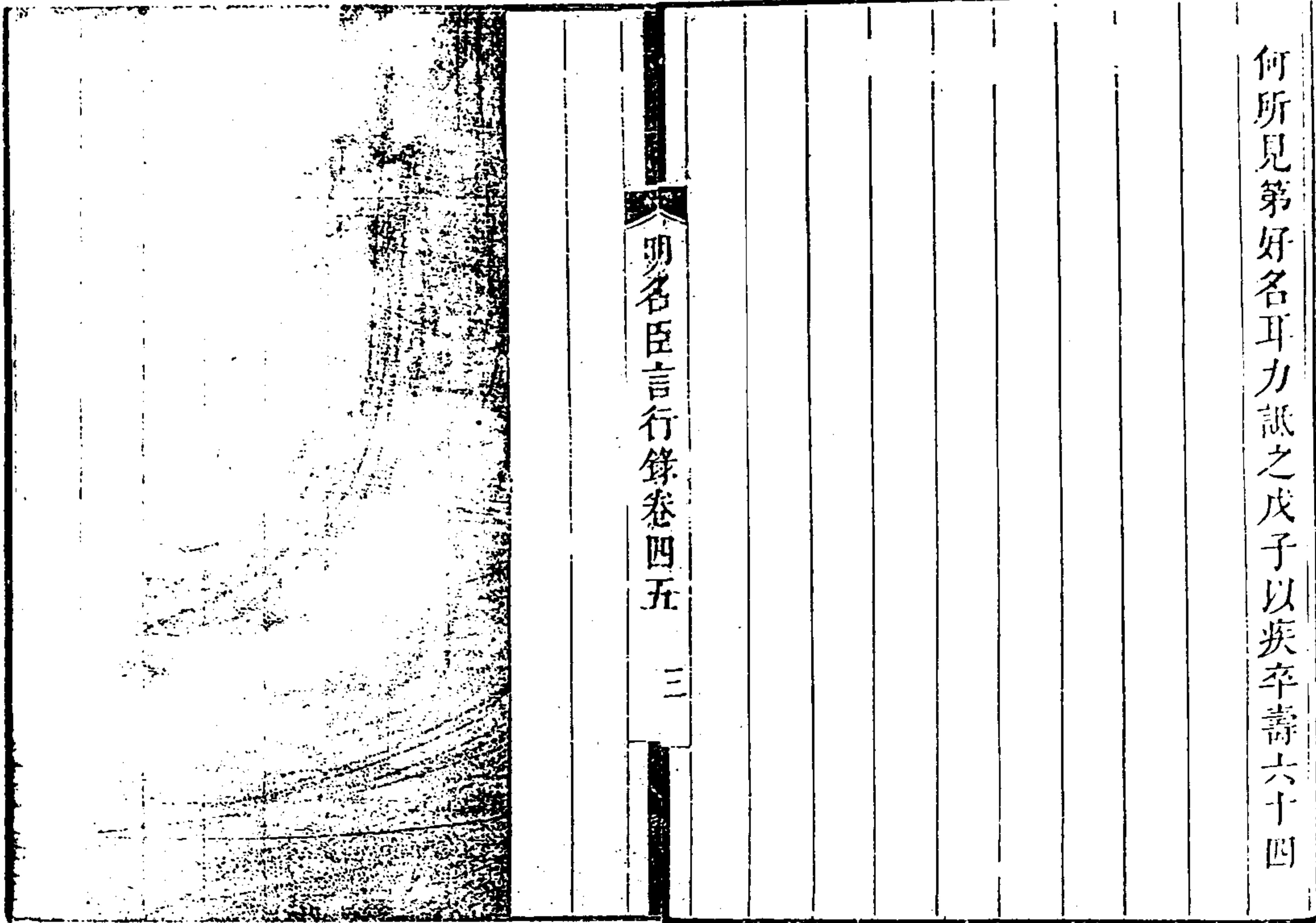
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武宗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違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與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時閣瑾用事以勵精為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公力主之曬晾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畫函公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進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

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為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為救時之藥石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公入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奪圻內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圻民大恐公言于上曰百姓為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并中傷之遂逮下廷鞫臺諫皆白公無他大學士楊一清為公等力辯之公不自白惟求去疏再上許之既入謝僦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邑人罕識其面人望益歸重之公性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窾節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為之一變詩文冲澹沉着自成一家言博極羣書根於理要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曰彼

何所見第好名耳力詆之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三

少師費文憲公宏

字子充號鵝湖鈴山人成化丁未進士廷試第一
官至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憲
生而穎異與季叔雪峯瑞相上下伯復庵喜曰亢吾宗
者必二子也癸卯甫冠遂與雪峯同領鄉薦甲辰試
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為祭酒少宗
伯補菴費公為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
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公之上春官也伯復菴方以
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公曰汝脫下第毋南歸
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公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
第令入北監也復菴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
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
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四

八月憲廟上賓預修實錄辛亥以疾請告時史事將就
緒彼勞當遷或止之曰盍需諸宏曰吾豈以身徇祿
耶遂決南歸壬子史成有白金文綺之賜乙卯疾愈
復任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
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
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
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

稍增其數公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令科
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
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
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公
于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
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諸請託者皆絕跡
辛未十二月奉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甲戌二
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戢而復叛
遣總兵李鉉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鉉以疽死本兵議
遣劉暉往代鉉暉皆良將先平河北諸盜者也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五

暉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
票擬公執不可竟用暉寧因啣之既而寧嘗得誥贈
三代欲假此交歡乃具百金飲器密遣所親黃夜入
餽公堅拒之寧益慙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巨
萬金冀爲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暉公不敢近越
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之者公因極言濠跋
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
部看詳又明日本兵陸完遇于闕下問所以覆奏者
公曰某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完曰第恐不
能不與也公輒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

濠使在京知公力沮而錢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憾
之乃遣偵卒日夕伺門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
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
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引咎自歸力請休退遂有旨令
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宗亦罷職

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縱火焚舟衣裝燬盡歸家謝
客宸濠欲與通謝絕之宸濠益憾會公羣從有訟人
會城者宸濠偵知招引其仇家助之資斧令招撫入
奏爲都察院所駁罷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
細焚畧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公恐避處縣城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六

濠又掠其從兄弟各一人去
已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遠發兵反
隨遣數十騎趨信國公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
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
民表等皆率兵往公爲贊畫方畧遣人間道致書于
王公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
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宗當護衛之再請
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
獻策又急勤王之義臺省諸公交薦之下吏部題覆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勅起公而宗亦召用時辛

已四月也大禮議起相廷和與冕紀持之甚方公疏之外復有特疏公知上心懇切附名公疏而已上心喜公而張璠桂萼輩亦樂公含容為忠厚相紀去上命公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公曰變生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江桓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七

時故輔臣楊一清自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為少傅公起二等為少師遂居一清上當此之時張璠桂萼雖以片言遇主而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公亦不能異也璠萼以詹事兼大學士貴顯矣而翰林諸役若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考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于是璠萼復恨公甚于恨廷和憑藉上眷竝手而攻之矣公求去益力上慰留之是時上方留心詩賦時時召公與楊一清石瑋賈誼于平臺賜詩命和問獨召公討論桂萼復言詩詞小技聖人不為徒令宏窺伺意指竊以厭服朝紳抑宏招權納賄畏陛下察見似

是結納自謀耳上曰詩不妨政宏職論思朕合訪之璠萼從此攻公日甚至五上上不聽諭朕自有公處無再賣奏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允之令馳驛去

家居八年而張璠已更名孚敬列上相久之移病去上念無與公為難五賜手諭敦促還相乙未四月遣行人王獻芝捧勅促行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召見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并賜白金紗衣諭以盡心供職有聞入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八

上與公論邊事公對故事吏部推內地巡撫會戶部推邊方巡撫會兵部請自令九卿會推如京堂例以盡臣下知人之鑒上曰善公遂薦姚鏌可總制上曰語吏部推之尋曰勿庸推即傳諭行定令推巡撫會九卿如公言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贈太保諡文憲

公雅尚儉約衣食不厭麤朴至于施行舉義則為之不吝少靳捐田輸以供諸墓祀其餘以贍族之貧者家居殖農遇歲歉即減租或有逋負即焚券不復問幼出補菴公之門見其子若孫貧窶厚恤之嘗至濟寧見有旅觀在舟覆溺者厚助以俾之歸其志在利濟類

如此所著有自慙漫錄若干卷藏于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九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

初名聰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文忠

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舉于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幾何而書院為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遂為諸生祭酒四十七成進士得二甲隸事大理

世宗自興邸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畧言上以世子入繼武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十

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于輔臣禮官議報聞

公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為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亶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獻王既稱皇帝復稱皇考而光祿寺丞何淵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公力爭之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改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稱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為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千九廟之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十一

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恭王為恭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于太廟不知序于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稱廟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為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為席書會羣臣復上議爭之得允

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尋賜

銀記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公念以書生序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塞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恤譏怨其馭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鷲而性特廉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子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賜玉帶蟒衣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已丑命主會試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公至天津召還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十一

侍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為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

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得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為之解體安昌伯故外戚也而家請封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俾引唐宋故事如長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等乃世乎公白之上悉議從革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為快

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
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
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尊壇于東西
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
其大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舍春堂及金帛羊酒
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
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

昭聖太后于上有援立恩而上所生章聖太后日重昭
聖猶以故事裁之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
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三

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
問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
反族其家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
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
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
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
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
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
從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而公
持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爭之獻夫至謂陛下居法

宮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上雖不悅然二
大臣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太后及公世延齡
得長繫矣

順天府學生藍雲者父戍邊死雲非在營生不當補雲
因忤兵部郎逮至獄決意解補有同學舉人盧梗與
雲友善代雲上書于公公覽其書曰此生科第中人
兵部郎豈可以私忿陷一士耶卽呼部吏數責釋之
是秋雲果中舉公之默于救人類如此

公久于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祖宗舊制行進士
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十四

出而無滯遺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
且免貢緣外簾諸司之弊
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
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
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卻永爲大
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鹵以重僅
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
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
乞歸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又三年而卒上
時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命有司治祭葬予贈諡公

沒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傍而孫多假貸于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

予五世祖諱申時為刑部主事亦以張延齡獄與諸司屬請堂官議緩世皇震怒幾置重辟賴永嘉力救廷杖三十謫湖州府推官不三月解綬歸

五世孫男開任恭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五

宮保張文毅公治

字文邦號龍湖茶陵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卒于位年六十三諡文毅正德丙子舉于鄉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故有龍湖塆榜元出之識正德己卯湖忽膜涸龜裂明年公遂舉南宮第一世廟卽位始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公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尋命主南畿試明年同考會試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共

七年秋命主考武會試擢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彘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亾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

十九年秋復命主南畿試明年拜南吏部右侍郎召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為世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時直隸諸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疏少能以一肯全者公言于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為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

才安民生也議上天子可之著爲令

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習爲之少變

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公明習典章究極時務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剝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決國用乾耗愀然嘆曰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嘗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使城社狐鼠不得府奸事格而止後鹵犯京師一鏃莫施始服公非過慮云方鹵急時公伏枕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涉騎會憊不支弗及上時上崇尚焚修輔臣悉供玄撰公殊不自得及卒上頗不悅詔予以中謚文隱隆慶改元改謚文毅

立朝持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嘗詞氣激切衆莫能

屈平生好引薦善類拯厄雪誣雖忤時忌有所不避晚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而所爲多與願違惜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六

太師徐文貞公階

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師卒年八十諡文貞

幼墮習井從其父黼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溪壑中衣絰于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去孔子王號公疏其不可孚敬召公盛氣詰之公徐理前說引高皇帝詔書盡革天下獄賈號獨存孔子者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公曰高皇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明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孚敬即曰即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九

君謂塑像古禮否公曰像誠非古禮業尙而師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親公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且毀之乎明公能必尊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直掛出上謫公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翊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進祭酒擢禮部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鑄門

示重公則破例延訪折節下之見必澁坐壘壘者勸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反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人顧見者咸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天下翕然稱賢兼學士掌院事擢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上見其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鹵闖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弁戴綸李珍于獄復其官俾敵愾自効又密言鹵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于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鹵歸爲鹵乞貢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濊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諭以無番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于旣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鹵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者再居數日勤王兵集鹵亦退時柔顏三衛爲鹵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鹵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十

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撫按告急請兵而大司馬惑于職方郎不肯發公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捐以共賊久矣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廩卒與數萬金之費以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懼請發精卒六千人偏裨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

公又上疏謂將較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較北輒用軍與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較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并令責將帥將較履肺肝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王

守令勤則糧餉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報可公念南盜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銀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可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劾嵩引言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鞫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究公屬陸炳曰君慎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容謂嵩曰上催二王事

實必不以兩子謝公即有所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奈何顯結官邸怨也嵩悚然乃寢

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紳交章劾嵩吳張公門生也而董又鄉人以此大疑公密奏辨若指公主使者上下三君獄考掠遠戍之公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于撰立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密問皆舍嵩而之公矣

永壽宮災上欲治之嵩言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也諷上還乾清上大不懌嵩公乃密言之工尚書雷禮上疏取辦自請以子尚寶丞璠監工上悅嵩請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王

蕃同之不許嵩恐而公日與禮及兵尚書楊博不離工作次其興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掄三殿之餘而急構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進公少師兼支尚書俸子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為太常寺卿而嵩日屈

公為人陰重有權畧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分宜日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令璠往來嵩家見有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夫見遺者及後稍知上聞嵩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授御史鄒應龍使劾嵩而嵩敗下其子世蕃獄戍之輟嵩直廬賜公

公既居首揆書三語于直廡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尚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次輔袁煒數出直公請召之不許公言凡事同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眾弊生上曰善

上問公得人之難對曰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在廣聽納廣聽納則濇情隱慝無所逃奸未用者不濇進已用者不濇留故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得此道也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三

濇治而言路恃此發舒矣

前是奏軍功率賚閣臣公以為武夫計功而文吏鬪澤何以勸勞自是報捷不復與

大鹵由精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鹵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鹵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創鹵恨司馬不蚤聞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

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役

一裨將始為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公之力也

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尚當國令都御史鄆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為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亾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

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志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三

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無死

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聖躬防姦宄為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卽位公推先帝德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

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籍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非所以慎始而示盛德休光于天下也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

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于是九卿大臣皆為公辨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

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驕蹇不法置不問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辭悖甚公曰往已失刑再邀得賞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公屬之曰營兵卽變有郭城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于法不宜攻耳若往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令都督疾擊殺之公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頃刻而軍散無敢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五

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塲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內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時以詔令就停久矣公疏阻之不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公往毋言利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代之受譴也吾欲使臺臣搜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以所織作徑達御前毋落局中

少年手佑曰善一如公言

羣瑞毆御史于午門外御史大夫王廷欲上疏糾羣瑞以問公公念疏卽行彼瑞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乃使人致司禮之佐曰尚文者詰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母但爲御史惜公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公曰毋論御史王臣卽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詞得其人而速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五

美

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瑞窘不能自匿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御史張齊論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新鄭再起銜公未已乃卽家起故蘇州守蔡國熙爲江南監司以伺公公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訾松人遂訟公于瑞日以十百輩影闖者且數萬排門遠榻捶擊唾詈有司媚拱過當于姓僕從多奏坐戍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爲我解試目于先帝因調旨駁

其獄萬曆初公年八十大學士張居正言階輔相
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為清一時朝政修明
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
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
白金幣幣勅諭公奏謝官其一孫中書舍人其明年
卒追贈太師諡文貞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六

尚書喬莊簡公宇

字希大號白巖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諡莊簡

楊遂菴為中書舍人時與公父職方郎中夙友善遣公

受業遂菴見公德器恆以公輔期之初授禮部儀制

司主事改吏部文選司歷陞員外郎中門無私謁凡

三典考察輿情稱允

戊辰轉光祿寺卿專以裁節浮費以甦民困為務一歲

陞戶部右侍郎庚午遷左侍郎春至六月不雨漕河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六

涸奉命禱祭海嶽遂雨時宦瑾用事公卿多通關節

公恬然自守後瑾敗獨噉然不為所汙

乙亥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治尚簡靜說者謂得

畢公保釐之道時番國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

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上遣使迎之上疏極論其事

甚傷國體且云國朝祖宗相承所以不絕番僧朝貢

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

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

之治乎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公論救得釋

上巡遊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于關陝以

伐鹵爲名乃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俱不報

已卯宸濠之變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游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禱謝安之風

宸濠與留守太監劉瑯交通公廉得其實卽偵誅其往來者并制瑯不與同事多執問謀梟之江岸濠計頗洩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先是公視機務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畧可用乃署爲安慶守備誠之曰安慶南京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速來告賊至必欲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聞變銳果能成其功

武皇南巡駐蹕留都倖臣江彬等統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懷不軌心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鎖鑰城中惶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詐傳上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

遂沮

彬領西北勁兵膂力拳勇公知彬所恃者在此將謂南人必不敵也先期命于南京各營教師中取其短小精悍者百人爲輿隸一日與彬會彬誇其邊兵之勇公曰試令與南兵角可乎彬欣然公因佯令召營兵遲之不至公曰始與我輿隸試邊人見其短小意頗輕之然南人甚矯捷方接或撞其脅肋或觸其腰胯人應手仆彬大驚爲之沮喪異謀稍折矣邊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公隨地令諸人搏之大爲所挫因而斂跡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武皇自牛首歸時已深夜彬傳旨開聚寶門迎駕意不可測公堅閉不納武皇竟宿于報恩寺大都彬謀所至公輒有以禦之彬竟不能成禍是時南京守備內臣王偉幼爲武宗伴讀上素與之狎言無不聽而公先與之結遂得從中調護使彬之譖不行也及駐蹕旣久倡九卿臺諫凡三上章勸回鑾九月上還京師扈從至揚州歸

世宗入繼大統召爲吏部尚書公諳練部事至則正銓選抑奔競杜請托錄遺逸部政秩然禮部尚書汪俊旣以議禮不合去上徑取南京兵部侍

郎席書代之公上言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為尚書
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
如故當時大臣擔負既重氣魄亦大故敢為危論如
此

公家居淳儉所用皆陶甃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
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善常如已出見不善怒形于
色卒之日識與不識嘆息泣下公長身偉貌聲如洪
鐘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
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隸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
休有容得大臣之體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四

太保王恭襄公瓊

字德華號晉溪太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恭襄

署都水司郎中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開坐丈尺
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
稽不爽毫髮皆服公精練云

正德九年公以副都御史整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
蔽公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伺私鹽
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
海鹽徒千百為聚勦捕之鹽弊為清乃議輸粟法議
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議者惜
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五

公在戶部陝西司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
之以備稽閱邊帥乞糧草公屈指計曰某倉峙糧幾
何某倉峙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
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帥駭服

蒞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
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絕某關隘防奔
突某輸餉糧某紀帥勦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
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

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束以易策勛

商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公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

丁丑八月武宗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壬人以據國為譖禍立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六

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為扈蹕計又檄山東河北傍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鹵警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嘗公籌畫鎮定之功也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下兵部議公呼賚本人至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可也何必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賚本人回傳公言時皆謂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為處分豈置之度外邪倘賊勢蔓延不可撲

滅本兵甚為失策賊聞之恣意劫掠不設隄防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公即請密勅廷光討之且授以方畧廷光即命憲副彭某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遣兵彼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公之籌畫云

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與法便宜行事公才之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人用又誰與哉覆議報可蓋已為宸濠計矣既而太監畢真謀于近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七

請監其軍公奏以為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亦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宸濠反聞朝士愕駭陰持兩端卜成敗為從違公獨奮曰豎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為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請下詔削濠籍屬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飭南和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

儀真慎防瓜州壩不旬月守仁果擒濠如公策禮部
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
濠必成吃吃不懼獨晉溪一人

江彬許泰扈蹕還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
上助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執不上議內
閣徑勅吏部封彬平鹵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
繇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例也彬泰欲借兵部議為
地公雖不能沮其封國法猶恃以存云

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張甚召九卿往
都下洵洵咸云彬且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八

九卿無敢詣者公曰瓊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
乎即日詣通州覲人曰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
溪反佩印往與彬歡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
術也霍縉曰彬獨扈蹕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
士故屬兵部彬有邪謀將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
姦變係將士望彬安得逞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勇
智合德者能焉

武宗彌留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
為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為變計無所出因
謀之于公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

於是邊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

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
公死已赦出之戎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公上
疏自列釋為民鹵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
其代詔復公尚書總督諸軍事公至修一清之政加
振刷焉犄角逐鹵去斬獲累二百餘公上言鹽池北
邊鹵商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
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牆鹵既阻牆不得進
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九

公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
指揮甚效力邊牆甚堅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
餘兩持以白公公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
汝能盡心了此一事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
北鹵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
人竟死于敵公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
乾燒羊數頭凡物稱是公不數嚮盡撤與從官雖眾
頭目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

公既入為吏部會北鹵入寇陝西花馬池鎮巡惶遽請
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本兵王憲以為必當發兵
不然恐失事機眾皆不敢異同獨公畫題曰吾意以

爲兵不必發當別有疏卽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鹵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自當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鹵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鹵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閣臣張孚敬與公遇孚敬手賀公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卽于報捷本票旨賞公四表裏銀二十兩明年卒于任公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論哈密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十

相矛盾論者謂公議爲得云

霍韜曰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寘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韜曰若是宜戮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嘆曰古有冤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張榮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查勅兵部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溢詞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奏內閣據以擬勅富榮彬泰等封勅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

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點都御史范鏞擅用職點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川蜀之功勲輿議惜焉哈密叛曩不得不黜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部遷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于朝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十一

李贄曰弁州謂晉溪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與梁公亾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擅與護衛乃駕禍于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于晉溪晉溪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而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都御史王公雲鳳

字應韶號虎谷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
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三

公年二十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劾官獨立
不懼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詢其矯激不
顧也憲宗弗豫禮部治舊典舉齋醮公言于禮部尚
書周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于佛老宮非禮
宜為壇于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可也乃
不克用

弘治庚戌疏却貢獅子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陞祠

用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十一

祭司員外郎尚書倪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
公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
宗室言甚剴切陞郎中朝廷欲度僧乃疏列千餘言
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撼以危語不
動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
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賭博或姦盜教坊司或買
良為娼錦衣衛校尉獲賊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
風公皆疏題禁絕之又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
賢兩祠為後人式竝祠薛文清于鄉而斥韓王徵變
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上皆嘉納由此知名

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各處天鳴地震公陳修德弭災之
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諸事上遂下
詔求直言公又代尚書倪公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
時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公
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情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
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伺公出入十
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
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比至問民疾苦與利祛害
而又表賢者之問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
拆泰山廟以給學田士民翕然化之

用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十二

已未李廣漸疎于上懼誅飲毒死得陞陝西按察司僉
事提督學校至則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
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
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
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于日用之常勿過為詭習
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
十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眾士
以二十一過禁士愆立十政以收士學政肅清三秦
豪傑莫不興起

辛酉陞副使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染蕘俗頗乖禮法

乃申孝弟革風弊所按部賦污官吏有望風而遁者
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條疏八事并禁約三
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公用寧及御
史季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
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

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司關防凜然人莫敢犯同僚有
過亦曰慎勿使公知詢郡縣吏之能否而獎責之丁
母憂去服闋陞國子監祭酒時劉瑾貪橫公至無所
愧怒欲中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公以十有
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直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十四

其法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

壬申御史楊邦禎等交薦其賢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公
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畧曰山中屢聞
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頌未聞唐
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
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
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爾他日秉史筆者
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
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猶斥岳正坎珂終身極貧
之陸布政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

意可畧也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
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
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去者不可補歲月之來者未
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
類慶而士風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唯夙
與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况今兩耳皆聾調
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爲畝畝之閑民養親讀書忘
歲月之不貸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伏望周旋其
間以必得遁藏爲幸縱猿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于
沮澤之中某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稿傳京師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十五

爭錄誦公再欲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之鎮豪猾
久攬糧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
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自叅將以下頤指
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衛
如賊在目前鹵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兩闕
月丁父喪服闋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上疏乞致
仕上不允准病痊起用公曰吾志遂矣遂歸不復出
公天資豪邁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
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立性嚴察吏不能
售其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死生禍福之際不苟

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所著有小學章句博
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行于世

尚書林貞肅公俊

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刑
部尚書卒年七十六隆慶中贈少保諡貞肅

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為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
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
不凡矣舉進士李文正見其所著作語人曰他日當
以文名世者

授刑部主事性侃直欲以經濟自見不與世淨沉推獄
務明允事干權勢貴近莫適為處者大司寇林公聰
多屬之不撓執法名益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十六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十七

成化二十年授四州司員外郎時妖僧繼曉以秘術因
梁芳干上出入禁中被殊眷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
金寶不可數計又請建永昌寺費鉅萬毀民居人心
怨憤於是公上疏言今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
動日月繼蝕饑荒半天下人民流徙填委溝壑拯救
無策可為流涕而妖僧繼曉乃請內帑數萬建佛寺
臣按繼曉本一儉狎小人曩以邪術蠱楚府事敗懼
乃竄身京師誤蒙聖眷五尺之童皆為切齒敢復肆
無忌憚惑亂聖聽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陛下聰
明神智乃蹈梁武覆轍虧損聖譽蠹壞至治工役不

息人怨日與臣謂不斬繼曉禍未可言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附之驟得美官觸之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僭如石崇數年之間假進貢買辦之名盜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今內外百官以及閭井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進言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臣等何如人臣誠不畏死惟陛下裁察上覽疏大怒下公錦衣獄後府經歷張徽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力爭曰祖宗朝未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九

有殺諫臣者殺後將決天示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誦誦不然俊安知宮中事提硯擲恩恩免冠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左右矣趨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歸臥邸中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公得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徽謫知州初公之草疏也自分必死區處家事其妻不敢諫其友勸止之不從通政閱其疏曰君能言人所不敢言吾輩愧死然雷霆之下恐有不測惟君再思之公曰吾思已三寧云再也置疏于案而去及廷杖大呼曰臣赤心爲國

死即死耳安用杖時萬安附中官諫官皆不敢言公獨慷慨上疏直聲震海內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敘復南部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公按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四年陞按察使五年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時政謂貴州調官軍軍苦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九

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葺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葺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公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十三年拜南京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闕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近時章疏當爲第一

十五年江西盜起勅公巡視江西寧庶人貪譎伎害倍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公悉裁抑具奏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謂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橫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如公言人服公先見云

武皇初政起公巡撫江西公上疏力辭四年改撫四川時逆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武廟好遊樂時宿於外而皇儲未建公甚憂之五年遂於川中復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養於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死魁柄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瑾者其詞指劄切大忤左右用事者時藍鄙之寇方劇至即宣布聖恩剗撫並行屢以捷聞六年六月陞右都御史疏請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即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公去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世廟在藩邸久知公名入繼大統起刑部尚書上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冀有變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時近倖浸有用事者故疏及之

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不宜

輒罷屢上親大臣勤聖學闢異端疏

太監崔文寵擅一人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斂匠作財物及御史叅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負緣內降差校尉取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理公據法執奏不遣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奏言奉詔則違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雖不罪公而陽鳳迄改錦衣獄又疏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先帝盜官銀百萬兩乞提問追贓以平人心之怨憤不報公以爲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人君以寬仁爲德剛正爲威方隆本生廣弘孝理而威懾羣議恐人命輕脆難以保全臣奄奄待死敢倣古人遺表遺直之義僭有獻言臣惟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壞爛其體膚致之死也臣及見成化時廷杖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然猶臥病數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新詔收恤士氣始回不謂議禮異同偶于震怒輒復有此恐非祖宗仁厚之意伏惟聖明留念老成時加延接他若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望所屬亦宜引置左右臣舌梗意長

授書難盡不勝愛願懸結不報

公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淡厭末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尚書彭襄毅公澤

字濟物號幸菴陝西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兵部尚書隆慶初贈少保諡襄毅

公少慷慨有志節尚理學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卽束裝歸朋輩咸勸其少留終塲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邪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初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卽有恃勢毆殺數人者公按之當抵罪或爲之貨緣祈脫死時勅中賢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公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之意爲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公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

出爲徽州知府徽治良漆器公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吏護還公父見吏曰吾以吾兒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旣數月矣未有惠政聞吾耳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卽貧椎髻布身可使女出嫁奈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卽持一蓋裹一袂從關中徒步至徽府門告守門曰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卽告太守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公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操蓋袂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操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爾

獨不能頃刻跬步舉乎公跪捧入父登堂跪公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民窮苦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遣吏護漆器歸徽何仰太守也諸公爲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自取杖杖公遂復徒步去公涕泣蕩濯振政逮惠去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以守制去

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時府有幸宦方得時或請附之公具棺府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准擬附棺矣

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召邊將分勦之公與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五

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盛遂以平賊功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

時蜀盜藍廷瑞鄆本恕復起勢愈熾詔公充總督討之公悉兵破賊衆遁竄山寨多伏弩箭棘中公分兵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兵誅之且盡公還加太子太保

公嘗與言官論朱寧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公過王激怒之公復大罵寧乃銜之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

寇甘肅狀僉推公經理之公調寧夏兵自遣使詣土魯番予贈幣二千銀楛一孟求和還哈密及城土魯番陽許公輒奏事平乞骸骨歸而土魯番變矣瓊乃上言公擅遣使妄增歲幣謬言欽賞自遺書求和失信起釁辱國喪師宜逮治下廷臣集議之衆爲公不平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毛澄稍折之戶部尚書石玠曰彭澤好人都給事中王壙石天柱皆爲公稱枉瓊迫衆論曰我豈害彭某者乃易奏稿數字以進得旨公奪職爲民而朝論大不直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五

部諸臣將各司政務自正德元年以後內外諸司及言官所建白奉旨允行者犁分臚列編寫成帙次第舉行上嘉納之

司禮監傳奉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地方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舶司管事御馬監右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傅倫牛榮取回南京閣住公言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害尤甚夫楊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雖不得與知但傅倫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滿又榮嘗被劾或知警畏若新任者饑虎之欲甚于飽虎况交代之際迎送供應

爲害實多今顧驟傳更替此非各官夤緣鑽刺焉有
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拿問明正其罪仍將倫榮
各加戒飭再戒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
傳奉更易庶舊任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
耻之愆疏下內閣擬票大學士楊廷和等亦以爲言
上曰卿等言是楊金鄭斌安川俱不差亦免送問傳
倫牛榮令照舊用心辦事如或生事害人聽撫官指
實糾劾今後各處鎮守守備等項內臣果廉靜老成
者不必頻數更易又奏革定策恩與太濫上從之

二年御史史道外轉僉事劾大學士楊廷和吏部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五

喬宇論道挾私妄言乞正其罪上下之詔獄公亦奏
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史道所構引嫌乞休
大臣人不自安因劾道嘗力救奸黨訐奏王瓊張宏
陸完自知素行不齒士論猥以搏擊當路爲名真奸
人之雄不可不治旣而科道交章劾公阻塞言路公
上疏乞休因言給事中章僑前劾工部尚書趙璜欲
伸徐景嵩私怨璜實無罪僑亦自劾乞休且曰公論
之在天下揚不能高抑不能下非臣與澤得私也澤
所誣不足辨顧倡說禁言生禍不淺上令僑供職如
故亦言公非阻塞言路者公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

嘉極論公及喬宇奸邪諸大臣並時乞歸上使人宣
諭乃出有頃乞致仕恩數如二臣其後王瓊復召總
制陝西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訟公處置咎密
事并及楊廷和而公先坐爲民上不復罪也
公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偉顧盼平居鮮笑容剛方不
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
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輒大呼恚忿
左右皆廢當武宗南巡每遇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
叩頭其忠敬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五

尚書孫榮僖公交

字志同湖廣安陸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八十謚榮僖

授南京駕部主事諸僚散衙歸舍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端毅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

弘治初三原入長吏部調公自輔薦陞選郎公溫粹和厚外不甚許可而中自朗熒居吏部前後十餘年所推引多正人賢士值遷除與尚書斟酌悉當才地京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元

師爲之語曰要選通孫志同

十四年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彝館正德元年陞光祿寺卿時逆瑾竊政諸所無益事耗民財有如木蠹公不激不隨臨機節縮省費不費雖諸權貴亦安之

三年陞戶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五年調南京吏部本年陞南京吏部尚書未任六年陞戶部尚書時畿甸河朔流賊劉六劉七等鳴張爲中原患朝廷命將征討調度甚急四方以災上不得不覆某處蠲稅糧若干某處截留運粟若干京師四萬之儲不得時繼事皆難處公從容調停權其輕重緩急務濟事不務近名

又因民貧斂急不忍椎肌竭髓取償歲額而至于官爵之冒濫賜與之無節非時之宴遊無益之齋醮一切侈靡耗財之事終不能違其所蔽因其所明乃歎曰胡爲使吾民至此極也于八年乞休歸隱九峰

公所居近興邸睿宗最愛重之爲割陽春臺東偏地以益宅穿垣垣達其後世宗入繼大統中官言孫尚書宅侵陽春臺地當取之世宗曰先皇與孫尚書吾敢奪耶入卽位召爲戶部尚書公以人臣爲國必杜利孔清利源乃可返殷還阜國計民命身任不疑則論通倉增置內臣大冗蠹剋曹卒且以闢堅預邦計非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元

祖宗舊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筦蕃牧不宜臨筦輸納芻豆所筦馬宜令戶部通知其數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令內臣奪其地役其人乞革罷皆從之嘉靖二年以老請歸四年卒於家贈少保謚榮僖平生言論恂恂誠懇畧大臣氣岸其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太傅毛文簡公澄

字憲清崑山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一官至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卒年六十贈少保諡文簡

公方正端毅有經務才初授修撰預修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聲音清切義理明暢為言于上曰毛先生說書真正明白孝廟甚喜方中秋設宴遂微以賜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康陵卽位預修孝宗實錄瑾矯奪官仍侍讀尋以侍講學士日講

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產初求救于公弗許既而廉其罪不至此邂逅為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卻去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為爾役耶其光明清介類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正德壬申掌院事教庶吉士甲戌主考禮部會試陞吏部右侍郎丁丑陞禮部尚書戊寅武廟南巡公上疏諫止兵部尚書彭澤坐哈密事將置重典公與廷議力救免之逆濠既擒江彬擁邊兵邀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人人自危公倡正議謂當訊誠告廟悉從之

康陵崩奉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等迎世廟于

與耶以功勳磨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辭充副總裁修武宗實錄未幾大禮議起公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崇仁王子後獻皇帝上不從章聖太后至請由大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卽不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喜或勸公將順者霍韜再移書公論今日主濮議非是公不從

嘉靖初上選婚錦衣韋千戶女與焉內侍并皇親邵蕙俱得重賂咸屬意公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為之眾議遂息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時天子方自藩邸繼大統敬恭大臣憚公老臣正議侃侃遣內侍諭意故事太監詣部尚書與抗禮是日入門長跪拜公亟下扶之太監言上令行此禮乃諭意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令我不得伸所恩于親必所公易議且囊金賜之公奮然曰老臣悖老不敢墮典禮獨有去不與議而已明日卽引疾致仕去加太子太傅令屬吏護行至興濟卒贈少保諡文簡公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抑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而有司為奏卹典其子守仁以

書于公欲請易名之典公答書頗摘華科場陰事固不肯與守仁大慚恨復公書曰守仁聞之主辱臣死親猶君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前輩剛腸嫉惡無所忌諱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尚書陶恭介公琰

字廷信號逸菴山西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兵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諡恭介

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弘治戊申陞山東司員外郎故事刑部以獄訟繁劇奏讞惟艱擇老成明練者典部章疏謂之本科時大司寇特以任公凡諸章疏無不委曲盡情事者而諸司有疑事亦輒以屬斷比歲審錄又多所平反上下稱明焉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癸丑陞副使整飭固原固原為西邊要害唐陷于吐蕃宋沒于西夏成化初滿四之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三鎮幾搖固天下至險要區也公至練士卒繕器械廣芻粟積數年邊無警居人以安

辛酉陞福建按察司在任廉介絕俗每飯惟一蔬甲子陞浙江右布政使半載積羨銀三千兩悉入官帑乙丑陞福建左布政使正德元年調山東至今閩浙士夫言廉者猶曰陶公琰云在浙時言官會列藩臬之賢者薦于朝列置第一

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首黜賊吏黃金實等屬吏震懾有望風解印綬者丁卯陞刑部右侍郎適陝西遊擊徐謙許奏御史季高而謙故豎堊黨

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命公往覈其事公據法直高謙以告瑾瑾怒遂矯詔下公獄禁錮幾兩月乃罷官去瑾怒未已復兩以他事罰米四百石又追奪誥命是時瑾勢方炎無敢抗犯者率首鼠謝過幾脫死而公獨安之弗懼也

庚午秋瑾伏誅言官交章論薦詔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公剛介自持不附權貴往來過淮者有干即不許有需索即裁抑之官吏貪暴者悉置之法部內肅然歲饑奏取運司銀十萬兩賑貸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辛未轉南京刑部右侍郎壬申七月河北賊劉六自北而南犯桃源洞賊王浩八自西而東犯衢州狀聞天子命廷臣會雄才德望大臣總諸軍事廷臣以公上上可之陞右都御史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寧紹瀕海屬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溺者以萬數公聞之憂甚乃親按其地亟出帑銀多方賑救仍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五萬餘丈公慮桃源賊謫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羣寮之有才者分守要害處置周密明年春賊果率眾突入境公亟臨督戰賊潰走進兵襲

之餘黨悉平捷聞賜璽書獎勵賊平之後公又以開化常山遂安蘭溪爲盜出沒要衝乃議城四邑凡六閱月而訖工因引疾求退詔不許會總漕員缺復推往督之至淮一如前令然乞歸志益堅疏凡七上皆溫旨褒答最後乃得請仍許乘傳歸歲給祿緡辛巳夏世廟登極乃復起總督漕政淮民喜迓于道左歡聲雷動尋進戶部尚書左副都御史仍任前職壬午改工部尚書啓行之日淮民傾城出送獻欬號泣不忍去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癸未改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參贊機務至南都屬歲饑死者相枕藉乃移文諸曹盡出其所積以助賑濟仍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米價頓平人賴以生者無算事皆已行而後具聞而又裁抑內臣進貢快船其數視常減半至今官民賴以弗擾時年七十有五累疏乞休言官疏乞慰留者再又具疏乃得請詔加太子太保給驛歸如故仍令有司歲時以禮存問至壬辰七月以疾卒

公天性至孝四時祠廟有事雖老猶夙興率子孫躬奠如儀處族以厚遇鄉黨以恩有窮困失所者恒捐金濟之有喪者助之以棺平居嚴毅人不敢干以私自

奉節儉自常祿外一毫不取雖交遊贈遺一無所受
每罷歸行李蕭然惟二竹筥而已節抗權奸清鎮雅
俗貞方不詭少壯一節為世名臣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尚書李康和公充嗣

字士修號梧山四川內江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
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諡康和
幼恬靜沉默一無所欲家人咸謂不慧而父愚菴翁獨
大奇之卯角即能草書工吟咏翁每以末藝為戒遂
棄其舊習一意慕古既長偕伯父素翁北學京師為
西充少宗伯馬紫崖門下生初至適有邊急紫崖私
試策舉兵儲為問目即條對區處精當皆有證據紫
崖稱其年穉才老雖練達邊事者殆不是過他日司
國幸執此以往子必勉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三

公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尋調刑部以直
道忤權貴出判岳州執法不撓彘酋至謀火公屋廬
見絳衣神人而罷其後擢知隨州承荒曠之餘坊里
凋瘵則謀求義倉之法酌宜而行民兵久弛則簡閱
以時士益精銳後有巨寇流入境率眾拒之盡殲焉
辛酉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理邊餉以公勤著聲時有
中貴撓法正色不少屈常計事公署不合語侵之即
危言切責劾其貽害地方十餘事疏上孝廟褒其直
中貴卿之欲甘心焉十六年會愚菴翁訃至去位獲
免

正德改元間瑾用事蓋中貴黨也必中傷以泄舊憾密遣其黨下陝西伺察久無所得事遂寢乃搆其服制違例矯旨免官未幾太夫人亦捐世方禫而瑾誅卒未復起補江西時宸濠陰蓄異志招納叛亾縱下淫券公壹繼以法民恃以無恐楚賊據華林勢甚熾我師數不利與都憲王公贊畫竟致大捷六年以功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齊俗侈靡而臨清尤甚乃教以儉約於除戎簡閱之事罔不殫心力為之盜不入境民用以寧

癸酉轉雲南按察司尋轉本省右布政使乙亥召為順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五

天府尹行未半道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汴地下濕多河患通租無算至卽疏聞咸賜蠲免民力稍蘇正德丁丑蝗戊寅澇民間大戚老者死壯者逃立條約下諸屬郡邑祛滅尅之弊畫賑濟之方至終夜繞榻不寐偶得休糧方於書笥歎曰天若濟民此方必效吾不忍藏乃刊示四路民得此以活者甚衆汴洛故都會陵墓在焉盜利其中之所有多被發乃峻為之禁令近居者守護防衛而未發者始得全時鎮守藉進奉名虧值市物如古器羔皮之類漢為民病徐以溫言論止之

戊寅改撫南畿已卯加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聞宸濠將稱兵犯闕以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得人莫守也值都督楊銳時為指揮使及諸將庭參於衆中揖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於子毋負我乃奏請使視事而白巖喬公時任南畿本兵相與協心王室設方畧飭武備日以禦賊為念已而賊兵東向舳艫相接氣勢銳甚抵安慶城下公飛檄城中諭以忠義銳感激思奮嬰城固守相機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克捷又潛遣間諜順流而下給云王師百萬四面至矣賊得謀語相顧錯愕城中偵知之士氣百倍鼓噪震地銳卽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宸濠就擒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五

武廟幸南畿降勅褒諭兵部奏敘功畧曰安慶密邇南都王畿屏翰李充嗣巡撫其地聞變設備遠近戒嚴調集民兵供輸糧餉潛遣間諜大張天威嚴行禁捕解散餘黨安慶恃以無恐而城守益固留都賴以有助而人心益安江西之變李充嗣之功實多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仍兼巡撫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而水利之政久廢不講非常久計詔廷臣僉議下其章于撫臣比受命親蒞其地

尋訪淤塞故道多爲勢家所據力任衆怨無毫髮假借不逞者爲詢語上騰冀陰阻其事朝議復難之公卽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形高下之殊并永樂中夏原吉正統中周忱治濬舊跡請命司官二員分董其事共釐弊政詔遣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以受任使凡所請一切從之仍得便宜而行由是盡心所事不辭煩苦考水之支節多岐而白茅港吳淞江二派爲大首興事焉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授以責成時竊以行賞法令明一衆心競勸不數月告成凡椿木畚鍤給賞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聖

顧直之需皆括諸屬帑羨餘委廉能官分幹一毫不取於民故民咸奔赴無怨心復設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以汰沙泥名曰濬川把又置小艇百餘墮鐵帚於尾以爲疏導名曰鐵掃帚自是潮汐不憂壅滯淫雨不患氾濫蓄洩有道旱澇有恃食其利者甚博而京儲不至於匱乏矣

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濶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

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濶之自夏駕浦至龍三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濶一丈二尺濶一十八丈皆如環所理也益疏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歸安烏程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闕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訖工於嘉靖元年四月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聖

世廟龍興被詔陳言乃條上新政數事以正心用賢爲首務識者謂其知大體併嘉前績擢南京兵部尚書畜士卒有恩遇武弁以禮留都快馬船素爲苦役公剗刷冗費取盈數而止自是軍士得以寬恤而貪猾無所牟利矣

嘉靖丁亥以考績進階資治上卿居官清苦自圖書外無長物前後墩歷四十餘年所至以風裁自持然外和柔而內剛正以故始終不及于禍如閣忠孽彬在南畿恃扈趾勢凌轢縉紳數有要求一切不與卒不能加害自晉尚書常曰大臣監止足吾不歸何待累疏乞骸骨蒙上溫旨諭留至戊子春移疾告歸是年九月卒

尚書吳清惠公廷舉

字獻臣嘉魚人戎籍梧州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

京工部尚書卒年六十六隆慶中謚清惠

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為左布政使

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屠滿

召見公甚溫公因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瑞某屬

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

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

銀市二葛日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

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器惡公曰彼專抗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聖

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

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因服

楛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

弘治九年屠入為吏部尚書公時為令十年矣乃遷成

都同知復起收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

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

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

使時逆瑾專權令各營庫藏悉輸京額外索取眾以

為常出于鹽法公力拒之疏請乞留備兩廣兵興之

資瑾方怒矣而公又劾岷府門正陳鶴買藥至廣多

不法又劾總鎮太監潘忠十餘事忠亦許奏公逮繫

詔獄無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戎鴈門

逾月赦還鄉

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

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畧

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

使解散反為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

得賊中要領時胡世寧方以按察使討賊騰檄開諭

賊奉公歸公因與椽澄執酋率三人平之因上椽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聖

而自劾輕身被羈狀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

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徭獍作亂兼兵備

副使

十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勘永順保

靖兩江口夷情公為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

復出湖南定諸彝地界又疏言六事脩宸濠變宸濠

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

嘉靖初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

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

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

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暎者方操兵教場聞波事召兵前衝圍太監道攘臂大呼扼太監頰落其帽諸兵皆助鬪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為辱入奏之世宗命械繫波景暎且重治之公入奏志聰貪黷所以魚肉吳人狀上降波五級調景暎遠方黜志聰罷之公還引見景暎壯焉為立仗義英風碑碑於長洲之縣門其嗜善如此

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於天下視財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子不較有無卒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四

日不能飲都御史姚鏞為之經紀其喪

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為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其在順德鄒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當迎公獨經紀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弟廷弼亦為舉人公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廷弼曰君子仕則為君兄強直守職誠向君也烏用規哉公被逮時公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通飲食者廷弼着舉人巾服操食食兄臥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見

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為奏記吏部尚書張綏綏救之于瑾故得全世皆贊其孝友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六

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七

尚書秦端敏公金

字國聲無錫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

書卒年七十有八贈少保諡端敏

童時穎秀不羣見兒戲却避之端默自若父授之啓蒙

諸書退為家人解即能了其大義一日父對客以陸

續命課一詩公援筆立就滿座驚嘆謂為神授丁母

憂毀瘠如禮自為立傳

丙午弱冠登應天賢書弘治癸丑登第故相徐文靖溥

在位召試館職公以父老急歸省不就文靖愈器重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七

之嘗謂人曰釋褐新進能知忠孝大節不有秦氏子

耶乙卯授戶部主事監督倉場糧斛差勘順天災傷

總視諸司章奏事無難易摹畫悉當選員外郎郎中

正德中宦戚奏乞鹽引每從中報下阻商耗邊鹽法幾

壞公當署堅奏格之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訓迪

有方與前任邵文莊公齊名中州人稱秦邵云

庚午陞左叅政分守大梁道劉賊起畧河洛間將薄封

丘公設法防禦會叅將朱振提師南下因邀與合陣

遇賊于陳橋奮擊大破之土人立祠祀公陞山東右

布政

甲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贊理軍務疾二

僕以從所至問疾苦誅奸貪威誓惠流奏上便宜八

事繼上十事皆艱危切務巨盜盤結四面蜂起乃擒

賀章廖珙于江討猺叢於郴桂靖叛苗于香爐峰其

功最著

已卯逆濠告變大駕親征中官李鎮附麗彬賊橫肆誅

求禍且不測抗辭直奏請以一身當之民免于毒庚

辰陞戶部右侍郎辛巳改吏部尋改戶部左攝部事

清理勲戚莊田禁革勢要鹽引創籍勾稽兩直隸十

三省通負國用漸充錄郴桂功廢一子為錦衣衛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七

襲百戶公辭免

嘉靖癸未陞南京禮部尚書公與同官以災異上言陞

下臨御未幾政漸弗恪一言詔令不如初二言任賢

不如初三言聽納不如初四言慎惜不如初五言持

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

保養不如初九言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

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

或不知也臣等切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

一日移于左右自古帝王制馭天下操此術而已不

然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

移而聽受有不察名曰總覽而權實下移矣上是之
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踰年召為戶部尚書條奏
國儲數事今尚循守不變丁亥年六十有一上疏乞
歸賜璽書乘傳歸命有司歲給輿隸大臣及臺諫詣
闕請留不報公既歸言者不止復起南京戶部尚書
廟工興改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再改南京兵部尚
書以年七十據禮引謝奉溫旨賜歸仍給輿廩如初
以嘉靖甲辰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三

尚書趙莊靖公瑄

字庭實號西峰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工部
尚書卒年七十 贈太子少保諡莊靖

從父恆齋官蜀之黔江過石首舟觸漲濤公墜水流半
里許不溺見者驚異讀書僧寺得賈人金囊于佛殿
默坐其處須臾亡金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賈
探囊為謝塵去

癸丑授都水司主事督呂梁洪置夫數千半為土豪隱
占甚至侵偏署傍隙地公召至諭以法豪憚威革心
無敢後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四

丙辰改兵部武選勵清操精選法吏胥斂服罔敢售其
奸戊午遷職方司員外郎大司馬鈞陽馬公極器重
之薦堪大用

擢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為政蠹守莫能制公預
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
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

海豐有殺人而逸者誣逮者籍戍久之潛歸有司獲以
解府公察其罪密使人緝得渠惡伏辜戎者獲釋
漢庶人牧田故是海豐民田既入宮王府復奏乞公迄
以歸民兩巨壻以選婚至郡皆憚公不敢肆府庫

積銀至二十萬有奇廩粟三倍之冊載詳明無毫釐
爽後雖逆瑾查盤羅織竟不能中傷丁卯春陞順天
府丞忤逆瑾劾職歸里瑾誅復職

陞右僉都御史撫宣府革官吏冒收積弊歲省軍儲萬
餘石調撫山東黃河退灘地數百里最沃壤集流氓
使墾爲田許復其業倖臣錢寧令家丁鬻鈔禁弗得
售

黃陵岡河變運道幾危擢工部右侍郎兼憲職奉勅總
理受命之三日卽趨河上躬率官民三月胼胝水勢
稍退貽文河伯與共責任數日狂流壅沙護岸三帶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五
告成人以爲神

辛巳轉本部左侍郎署部事奏毀鎮國府玄明宮并香
房酒店保安洪福諸寺院泊諸權奸廬舍以備國用
以紓民力修濬城池街道溝渠以至宗人府詹事府
國子監城隍廟凡圯壞街宇一新葺之京師改觀

壬午陞本部尚書故事工曹錢穀出入漫漶無所稽乃
令所司各具簿相覈驗凡大興作悉自計畫損裁俱
多乙酉冬二品三載考績奏上遣中官賜羊酒累沐
恩賜文獻通考敬一箴資治通鑑御製洪範序獻皇
帝睿筆皆一時殊遇也

公在部剛正自持利害不動止顯陵之遷免東廠匠價
之追諫建戚晚第宅省差官陝西織造章凡數十上
以是忤中貴人意乃乞休居五年召復本部尚書以
疾辭不赴卒于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六

尚書蔣恭靖公瑤

字粹卿湖州歸安人進士官至工部尚

書卒年八十有九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公守維揚類多惠政適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親軍賂遺莫可貨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取悅

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繚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爲之大擾過揚州公爲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七

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公曰揚州只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按堵如故

江彬怙勢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瓜脅之公不爲動已武宗出漁得巨鯉戲言可值金五百彬請以與守令如數輸值公獨脫其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絕無自辦此耳武宗笑而釋之

江彬又欲奪薩氏居劍建督府以張威福公力持不可

彬怒益甚屢譖公幸聖明知公有素畧無所入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印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八

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欲選宮女數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卽詔罷之

方迎駕時公布袍小帽奔走承應若奴隸然甚至自夜達旦百姓觀者恨不能以身代之旣扈送由淮涉徐步行露宿辛苦萬狀幾瀕于死而揚人德公更生立祠肖像焉會陞陝西叅政揚民皆遮道泣留蓋誠心感人至此

公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公潛戒

行杖者曰我命汝咎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輩被誣者得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其圓機應物如此

乙酉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戊子擢掌南京都察院事又晉司空明年駕幸承天則掌行在工部印其寵渥委任如此公自始任歷九官皆有節惠可稱如奉使却楚王之饋守荆而流賊慕其名不敢犯境者再又築黃潭隄防水患至今受其利者猶能誦之載於志傳甚詳

公前守揚時有市兒放紙鳶偶落公帽一婦自樓瀉水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九

誤濺公衣左右欲置之公語以勿問其度量汪洋豈非所謂滄之不濁而澄之不清者乎庚子年七十二遂致政歸居家絕迹公府約南坦劉公箬溪顧公等十五人結社于峴山逸老堂其接人惟和氣謙德無不傾心愛敬

尚書方簡肅公良永

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刑部尚書諡簡肅

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瓊賊符南蛇作亂衆至四萬守吏多棄城走公慨然請行時劉大夏總督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公統所部兵紀律嚴明他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數百有奇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爲真公歷二道每行部所至一切行李皆令官屬籍記比還令啓篋視之以絕點污丁父艱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十

戊辰服除赴補時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候謁其私第至旬伏拜跪公入朝鴻臚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卽令東向揖瑾公徑趨出瑾固銜之至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公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者良永敢營求謀補著令致仕去公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憇人命事欲用此中公遂奏遣錦衣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之郎中周敏力明公無罪乃免

瑾誅起爲湖廣按察副使藍鄂諸賊寇蜀兩省勦兵時

洪鍾爲總制林俊爲巡撫捉赴軍門詳議藍鄧平公贊盡爲多河南劇賊趙璠走湖湘間削髮自匿公計擒之

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朱挾勢多爲不法公率三司暴其奸御史遞去

遞轉浙江左布政幸臣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兩公具疏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十一

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聞寧席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訾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前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公亟攻之

寧憾之不置公三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公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公家居闕邸報見時事日非憂形於色時逆濠結寧爲與援公策濠反必犯安慶謀據留都會門生林同知有祿除安慶公教之宜密爲備已卯濠叛果如公策以有備卒敗歸人多服公先見濠既擒寧亦伏誅世廟登極用薦擢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廷推提督操江又推兵部侍郎而公復以母老乞終養疏請者再上重違其意乃許侍養家居言官部使者奏薦無虛歲最後都御史姚鏞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吏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十二

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公居官素謹家無贏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賜食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授恩又以廉孝賜月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餉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勉留再推南刑部尚書而公卒矣訃聞賜祭葬諡簡肅弟良節與公同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績

尚書劉清惠公麟

字元瑞金陵廣洋衛人弘治丙辰進士仕至工部尚書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第後初觀政時外戚張氏驕橫慨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

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月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三

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為小劉祠時與龍寬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於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為湖南五隱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

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關內饑鹵數浚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

乏
嘉靖初起為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

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為大理

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

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

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

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

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

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上道近瑄

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

公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惟灌畦賦詩為

樂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十四

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蔬布自喜事繼母支遇異母弟夙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為志

大宰李默言公儻居深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臥內

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于峴山

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

達夜其風尚如此

公故人龍西溪寬有弟歸葬公送之樞臨發公向扶柩

諸人曰列位大哥有勞你擡我龍三哥穩當些遂雙

靡賤下高義邁古今矣非特以貴下賤為可稱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五

尚書朱恭靖公希周

字懋忠崑山人弘治丙辰進士第一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公自少岐嶷不凡識者知其大器年二十四中會試有人送宋鑑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看公遂熟讀全文後制策果有此段公遂備書之閣下徐劉二公得其卷稱為博學薦為第一授修撰壬戌同考會試明年以修會典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中遭逆瑾煽虐據制詞僚公不屈從中奪公官一級仍為修撰孝廟實錄成復公官如故庚午主應天鄉試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六

已卯改南禮部侍郎時條議大禮更定尊號公等上疏曰本生二字無貶也惟恐妨于正統故默寓夫親親之意陛下考孝宗母張太后三年矣興獻帝與國太后再上尊號斷自宸衷告之郊廟社稷詔頒天下未及三月忽復更定無以孚天地信後世上不允乙酉陞南京吏部尚書前後內閣大學士員缺博咨舊學公言盈庭數以公與熊峯石公瑤序菴李公時對二公果相而公選會未能蒼生之望缺如也

公在南銓當丁亥考察媚嫉者譖言于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為公私公乃力辨其非曰察僚庶以別賢

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公稱疾東歸勅有司歲給夫廩恩數之隆今時未有也

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目入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如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簡欲一有爲則曰恐玉峰先生知之

先墓在陽抱山乃密邇丘廬結宇謝客惟以山水文籍自娛每日朕則小史進觴退立戶外觴乾復進餘酌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七

習以爲嘗諸非其好也先是公居京師皇考觀察公計聞自旅邸至張家灣徒跣行百餘里時以爲難

歷宦餘四十年田廬一仍先舊未有加焉自錢夫人下世卽不娶而室亦無姬媵生平恬素純一無細大過舉聞巧詐淫佚之事輒挺然不信曰世豈有是哉吾不知之也老隱陽山幾三十載中外薦牘以百計公竟不起臨終戒其子毋請恩于朝倘朝廷易名願勿以文爲諡犯吾父諱故今諡恭靖從公志也

公初舉狀元畧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人載席一車爲公買宅費進都城宦者

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于城外衡山嘗對人言我輩皆有過舉惟玉峰混然一純德人也

公家居時提學將按臨其夫人謂公曰今兒輩將考試可對府縣一言公搖手止之曰且低聲毋使蒼蒼聞之我輩有勢力者行請托將置孤寒何地乎卒不可其制心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十八

侍郎周公廣

字充之號玉巖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卒年五十八

公生而英邁迥異羣兒長舉進士觀政兵曹視大司馬東山劉公道道而行即砥礪名節不諂流俗既授知莆田道出閩者例謁鎮守時率行重賄公徒手無贊言動端凝廉正自束兼以宓子賤為師日禮耆儒用資啓沃周爰詢謀下及庶民莆中利病罔不聞悉諸所興革咸飭人心方及期月母卒於官貧無棺殮甯內釵釧始克昇歸以葬服闋改知吉水政益詳敏時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九

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抵新淦抄掠永豐勢甚猖獗吉水丞簿欲奔竄士民洶洶亦無固志公面加叱責要盟神祠眾志始定戮力禦賊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完厥後藩臬上功督府不及公公亦漠然

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佞倖錢寧居中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屏四裔以禦魑魅二遠伶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

宦豎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僭擬東宮之罪擢髮難效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寧大怒幸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欲遮刺之乃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道流衣誦觀音經楞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莽無館舍寓居佛宮間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通番藁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其名或以奇貨為獻峻為拒絕使益敬憚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十

時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偽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

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繹絡道路肆行征求每經建昌輒加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寧內構陷批根往事復謫竹寨驛丞竹寨在浚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寄止乃誅茅為屋依山面沅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傾慮辛巳世廟即位首舉遐遺詔復御史尋陞江西按察僉事至則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覲數百歸之宗令市其菴業士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

綜理學政躬自爲範誨人務明義利及其校藝必參德行時天子勵精圖治凡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書褒嘉通天下止十三人公與焉

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公至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安乃又申勅憲章釐革蠹弊凡會獄獄齋戒禱神開釋冤抑叅伍之下咸得其情刑用不濫始至鎮守遺金漫不省置諸庫府比鎮守窘甚復返其金因以綱條解諭鎮守憚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橫索民財有司莫能抗移檄禁遏及入省城繩其奴從不得侵牟於民民遂形諸歌謠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王

按閩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虚心延訪雖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亟爲薦揚於時富室豪右多買民田遺其原稅民用大困乃下令稽覈且欲奏聞豪右不便交口騰訾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巡撫因疏乞休上雅知其賢且命吏部擢用已丑冬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越二年辛卯以疾卒於官舍寢疾時當大比三子皆應試留都護侍湯藥未屬續前四日令趨治後事且曰吾平生間關百挫屢瀕于死而不死今死於此命也爾等慎勿俯仰當路以乞葬祭神間氣爽怡然而卒

侍郎陶莊敏公誥

字世和號南川會稽人弘治丙辰進士選庶吉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三贈尚書賜祭葬諡

莊敏

年二十二領弘治乙卯省元丙辰庶嘗改授工科給事中首疏乞緝熙聖學以裨治道極言治亂存亡之故且請以大學衍義置禁中以備省覽未幾以父喪歸起復會劉瑾輩竊權亂政疏劾之前後疏上若戒逸游以保治安遠讒佞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王

直指羣邪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瑾等大憾之以他事誣陷廷杖落職爲民憾猶未已以在科時嘗巡視十庫遂駕言缺乏布疋提解詣京下之詔獄拮据百端誓死不爲動乃復杖謫戍肅州衛怡然就道瑾敗被詔還家

世廟龍飛追錄耆舊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時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死以寃走匿公曰第無恐果寃吾爲爾辦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誠門者執跛而矚者入盜叩頭曰是實助我建昌獄中使

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鵝能言使持刀詰之鵝言積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公折獄平反類若此

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公立法於沿河皆植柳以固堤又于大堤兩傍遍植葭葦採取椹掃以當草束椿木則免樹商之稅給價徵納葦麻則以水利河道賦罰紙米俱折糶麻費減用周無煩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論者謂歲省費十餘萬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三

擢本藩叅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勦公默自定計師未進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擢右方伯尋轉左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兼理巡撫至則條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民懲貪吏行之及期厥有成績乃遷少司馬仍兼中丞往督兩廣羣盜橫恣掠破城庫甚者僭稱王號公至盡心經度隨宜勦撫若西山瓊州連州古田南平七山暨海賊凡七獲大捷斬俘總數萬計招降復業者總二十餘萬計又添設建白等縣分屯固守以絕後患

反側既平復謂廣右列壤遐僻文教未洽乃立嶺表書院簡郡邑子弟之秀者親爲之訓誨務在廣揚德化作其良心俾爲民表率士旣綏懷俗亦丕變至於今賴焉

丁內艱歸起入贊本兵殫心武事思爲遠猷日夕考求職方險要凡會議朝事侃侃必盡所見勿恤異同厥俗流靡退食輒杜門不事交謁衆皆歎服稱爲古君子居一年遇廟災懇乞避位奉旨致仕旣歸唯覽書課農不求安逸族黨有貧乏者調之歲荒爲粥通道以濟餓者存活甚衆嘉靖丙午十一月有疾將終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四

起正襟端坐命取忠靖新冠易之遷於正寢而卒

侍郎劉端毅公玉

字咸粟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仕至刑部左

侍郎隆慶初贈刑部尚書諡端毅

公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輒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伯大奇之笑曰童子何慮之遠也問侍客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客甚驚異其夙慧不凡如此

為輝縣令力拯凋弊歲饑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閱廩民恐為公累爭先歸粟墾田勸耕奏蠲虛稅民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復業者累千計設教條十八事以興民行

召為御史指揮胡震夤緣內降驟陞指揮使守備通州公疏言倖門斷不可開且官以賄遷必將虐民償費俄被旨巡視通倉具得震貪暴實跡劾奏黜之

乙丑按圻內諸郡太監吳忠選婚不敬亟以狀聞忠竟罷境內多貴戚權宦皆肅然敬憚之會天變陳言六事其一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厲庶官擇內侍攘外葬武宗嘉之

公復疏劉瑾等八黨煽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尋詔遂黨人遂罷歸復構

誣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還

瑾誅起為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敦本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召為大理少卿所讞疑獄以卑幼引盜劫尊應從重論得俞旨著為令

已卯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聞逆濠變傳檄致詞有曰卽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毋惑流言自貽顯戮讀者無不感奮徵崇明舟百餘水兵千人募勇士合操以援安慶濠阻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遯陽明王公既擒濠簡濠籍公卿多餽遺賀啓惟公介然無染

嘉靖改元召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郎大獄事起下詔獄罷歸卒於家

公學一主于誠常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庇風雨尤精于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惟所用之

布政使楊公子器

字名父號柳塘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六

除崑山知縣治行卓然以父憂去服闋除山西高平縣巡撫薦其才改治嘗熟縣三載致最召補吏部考功司主事正德丙寅轉驗封員外郎尋陞郎中每談治體自六部達諸鎮歷道其故及當變通之宜北鹵犯邊嘗陳邊務數十事馬鈞陽劉華容二公皆重嘆許弘治末多所建白至孝廟山陵方起聞有水石為病上疏言之至下詔獄執不變未幾還原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毛

歷三邑因時立政盡然歸於禮法毀諸淫祠以其材充廟學公署之用常熟稅入常後期令先輸者無耗期日遞加既乃以多益寡耗足轉輸而民無敢後矣東南諸水由常熟白塘入海工侍淳安徐公常合四郡疏利之會有漲沙當海口潮汐增淤水患如故便率民開之比歲衝流日澱水不為患汴城苦遠汲鑿井城中數十處皆得美泉又作屋以居織染貧匠其惠利如此

為考功郎中逆瑾勢方熾會有擬以翰林處之者聞之亟為書辭於內閣事因以寢識者避之

出為湖廣辰常道會郴桂賊起遂請改道自劾歸兵勦平之會轉河南時方以郴桂積勞成疾而京賊方渡河天又寒甚有勸緩行者亟輿而住即至嵩縣居守賊方走湖廣日賊必復向汝州洛陽籌備不示城中人日不上城及上而輒下者皆斬既而有將下從賊者即斬以徇城守益堅遂引去其臨事應遽如此

公沉默厚重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遊處恆掩其短而揚其長於所論薦必密終不令其人知于自處安分自足雅度恂恂為縣官時則曰得做此足矣為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為方面官則曰得做此足矣子孫元赴京鄉試省公于汴囑之曰都下故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七

毛

有問我者可實以吾病告之且為我寄語知已倘有推轂幸為我遲遲勿驟

公歷三縣俱有遺愛崑山有德政之謠高平常熟有去思之碑且立生祠焉公聞之輒不樂曰以三原公盛德尚或累于毘陵之傳某何人而可以當此在吳中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為嘉話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平生企慕古人而疎濶俗士講求正學而排斥異端崇尚道義而輕畧勢利孝友之行人所共知嘗諭諸子曰若能孝弟勝于擢高科否則雖中三元亦何用聲名在海內者幾三十年平居自奉服食不求豐美位至方岳無異寒素訃聞于京朝廷大臣及士大夫皆以公位不滿德才不究用為惜

都御史陳察請諡名臣以勵世風事已故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資稟剛方學識敏博三為大邑善政重于去思十載銓曹才望藉于羣口歷中外因事建議裨益居多亘始終持已克堅利害不計決疑金井特立

孝廟之終長跪禁門甘繫武皇之始居家惇崇孝友趨朝恆勵勤勞凡著書務明大經其詠史尤昭往鑒諡法應事有功曰敏博聞多能曰憲子器也請諡敏憲可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八
尚書廖億靖公紀
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閩父瑄商于東光因家焉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贈少傅諡億靖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飲為樂登第時屠公總憲風裁炳著少許可公觀政屬下獨器重之逮握銓柄首疏公為考功主事公亦節介不渝期副所薦鄉人有圖仕者奉贄于謁公不辭既乃完璧充贖以歸其清而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士類高之

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錄尋擢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時歲羨餘將萬金公一無所染悉以上供因定為例陞吏部左侍郎既而擢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奏贊機務凡勢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退章再上獲允

家居兩載起為吏部尚書公感激益自磨淬值修憲廟實錄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太保賜鞍馬金幣丙戌請老上不奪其志加少保給人夫月糧以示優遇仍勅乘傳歸既抵家日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學庸論孟管窺少業毛詩晚年尤嗜易訃聞賜祭九壇命工

部營葬恩禮弼至士林榮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字立卿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年五十九贈少保諡康惠

初知太湖縣陞南京刑部主事歷戶工部中出守南昌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浚畧雄才迎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纜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徃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使

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鹵忠自汪直開邊鹵輒携賊擾我開原懿路泚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蕤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

一萬... 冊... 2 ...

順諸城皆濬隄樹木爲險固東園稍寧進公俸一等
逾年請告

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
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政改兵部
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
縱翦其羽翼勳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
八年尚書兵部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臣部沙
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
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而慮冗食
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四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
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廢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
莫敢誰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
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考選
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麥福言四衛禁軍
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鹵東市勦曹賊皆四衛
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

九年大風晝晦上恐懼憂邊詔問公答曰聖祖有訓謹

避胡戎去歲水合北鹵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
寧固原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
貯以備河西災窘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卜剌
又濶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
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絕踵使相隔
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爲門庭之寇雲南安
鳳之叛軍民困敝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
流寓老搨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
用人理財早爲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庚戌之變人皆
思其言之奇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五

十年議耕桑禮詔問公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本惟上
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郊禘又
詔問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公楚人有名上稔知公
幾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
起趨朝暴疾卒

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
議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子教益府長史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字永清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少保諡端敏

公舉鄉試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澗青竟辭其
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坊其門耻謁鎮守中貴人棄
之去

初爲德安推官時岐王開國世務方殷且羣從素驕公
惟謹禮明法感以至誠曰此朝廷法卽殿下家法某
何敢縱此朝廷民卽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
不恤衆由是憚其正而服其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六

陞南京刑部主事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
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
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
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行所及
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必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
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
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
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
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
下不治民生不安實由于此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

乎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
子

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
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
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寺
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
乏人佐理

出爲廣西太平知府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
而黠公至則馭以威信畧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
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岳使擒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七

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
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
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
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
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
所侵地而黃賜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轉展結
勒索賂土彝土彝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公令土
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
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
按籍爲請土官大悅服內艱歸土人走送者數萬服

關北上過滄州會流賊攻州公入城爲州防守賊攻城不能破去

補寶慶知府值巨璫借鎮守至郡縣集夫千且哀金餽之公咸罷之接以常禮鎮守王潤肆橫索公折以法潤斂手他日其從人以左道寓郡公執之恣射平民者又執之潤銜深而猶稱公好官云郡屬糧則繁漫奸不可詰公類田均糧而畫一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闔境大呼曰太守免我糧矣

擢江西按察副使備兵東鄉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而都御史俞諫用兵久無功公鋤強撫順遷縣築城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八

民賴以安柄兵及同事者忌公功不悉上公不自白也

時寧庶人有逆謀公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憚惟舊撫者不剿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傷卹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問闕破家

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乞推才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以便宜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并新舊盜賊應勦應撫或先或後悉聽計畫區處更乞戒諭賢王崇謙遠嫌遵祖訓止治其國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戒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九

下人格守禁例凡遇王府發故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訓爲浙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公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

公得出獄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釋公士伍薦
除湖廣按察使未任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
吏部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卽位公自喪所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
早定之而已或謂當考孝宗使獻皇承統亦將考孝
宗乎或謂獻皇不得推尊傳不言武王追王之典乎
或謂宜系興國於帝后之上獨不曰興國者先朝之
封建帝后者今日之推尊隆新典而仍舊號可乎或
謂仍祀安陸獻皇止陛下一子宜躬孝享而乃別廟
于外藩可乎書言蓄疑敗謀惟在聖明獨斷早定之
而已疏入上嘉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十

遷兵部左侍郎公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爲浮冗
切中時弊而近幸多不悅者乞改南京吏部數月遷
南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
史入見首勸上虛心以執中使喜怒賞罰發皆中節
及論聽言用人之道上嘉納焉

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見其貌聞其
言無繇知其心識其才若謝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
語而求激揚舉劾之當難矣上是而從之

公之再召也執政有力焉公終不與黨入臺閱月復改

刑部尚書公卽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日閱
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并寬其文法三久任布
政使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事三
年間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
以便之任六布按二司只于所在衙門陞轉不必南
北交遷七才力不及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
方八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宜越資用使之諳練邊事
以備邊鎮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宜選
用有精力諳土風者不可槩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
靖二年五年二次考察黜退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十一

與養病休致者一體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疏入上
優旨答之

永嘉惡陳九疇公力爭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勞
臣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轉兵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力辭至三疏言外鹵方強內憂日甚天下之人
闕然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
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劉大夏彭澤忠力爲國不得保
全其幸免者依阿軟媚坐視養亂者也援姚崇李綱
故事上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
藝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

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懷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室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彘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亾失屬彘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彘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畧以離其黨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十一

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彘及薦馬吳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亾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于朝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公自度不得行其志決意辭疾去賜勅給驛續輿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
公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怨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

也過有甚於此者輕賤龔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媿其言又曰學以經濟爲主不專在詩文也

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澹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誠爲確論

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十二

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父亦棄之公調兵至江西兵官以公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其實告公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公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公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奈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公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公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尚書伍忠襄公文定

字時泰號松月湖廣松滋人弘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天啓中追諡忠襄公生有膂力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氣屹屹不能下人初爲常州府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後起陞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芥時兩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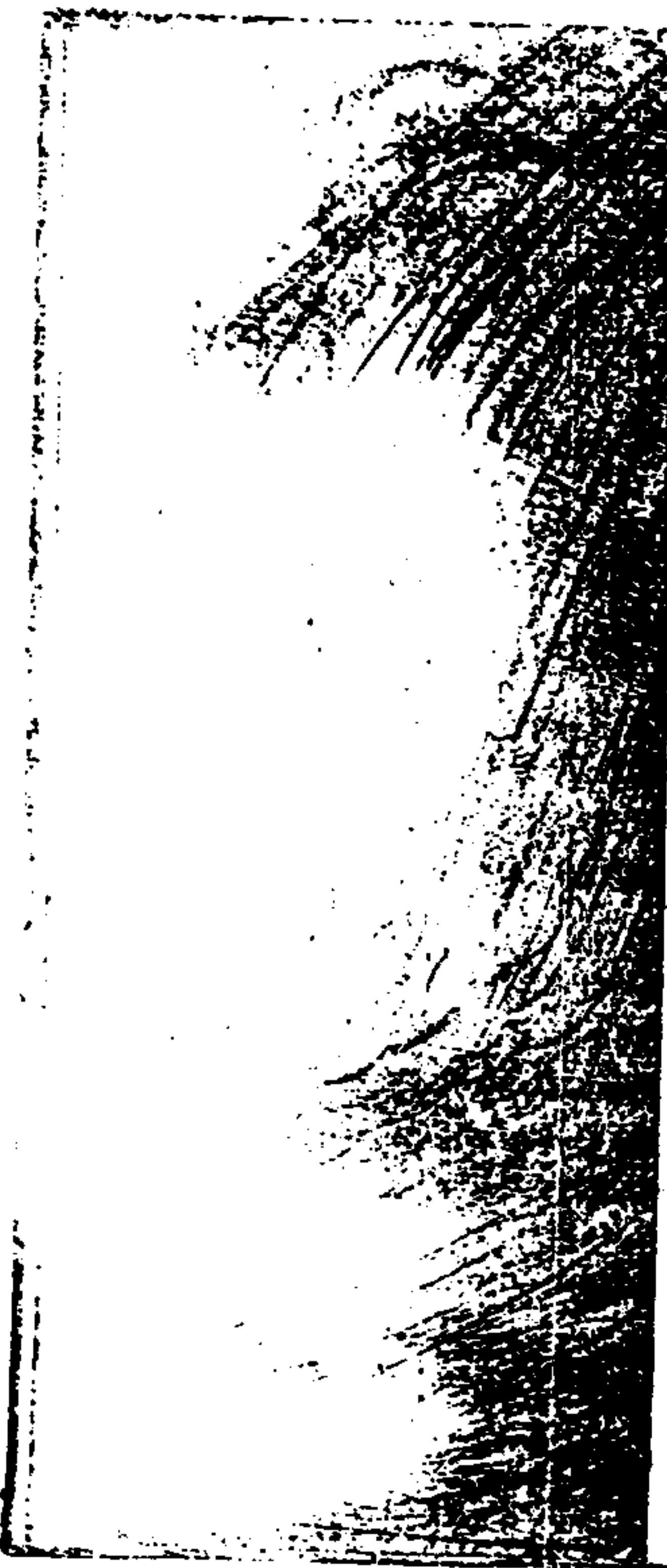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古

時吉安多盜公至卽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賊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天下莫不震動公號於衆曰吾儕以死報國正在今日會巡撫南贛陽明王公適往勘閩事至豐城聞變回舟急趨吉安與公謀起兵討賊公言于陽明日兵法攻其所不備今濠旣出當先攻南昌破其巢穴彼必回救我師邀擊取勝之道也陽明然之十八日陽明發兵臨江十九日誓師焚勦西山二十日兵入省城城門不守二十一日濠兵還至黃家渡二十五日公率舟師迎擊之二十六日公復以火艦襲之火燎其鬚不顧仍指

示贛兵登岸夾攻于時烟焰漲天湖水盡赤殺聲震地山岳爲搖濠兵解體濠遂爲公部下知縣王冕所擒李士實劉養正等皆以次就俘捷聞陞江西按察使晉南京操江都御史久之以疾致仕得旨遂行明年起爲兵部右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境賊平時忒部屢不靖公欲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上遽降旨罷兵召公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至是卒詔賜祭葬如例公孤忠自信遇事敢爲不能與時俯仰故功烈甚著然以狙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古

狃終其身爲志士所淺惜云



尚書姚公鎮

字英之號東泉浙江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年七十四

除禮部主事大宗伯傅瀚特重其文學凡四司議稿必屬裁訂十五年陞本部員外十六年陞廣西提學僉事桂士孤陋不知向方自簡其俊秀課之立宣城書院于省城延海內之有名者日相與進德修業嚴蒞而厚給之諸生感奮舉科第益衆

桂人重巫鬼山魃卓旺善爲變巫覡假以惑民公至爲文屏除之痛治諸巫而妖息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六

庚午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汀州大帽山賊攻武平八閩震動公率鄉兵赴救賊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諸邑永定民賴師智者所部五百人無不一當百先爲國禦賊多戰死而賊又陰襲其家有司不能恤遂擁兵自衛不復爲用公撫而用之師智請效死公適改提學乃以兵屬憲副楊璋而卒藉智師之力盪平諸

賊

督學八閩興泉無春秋建汀鮮易學爲之延名儒分教下邑閩中五經之學至是始全葺大儒書院增廣祀田以恤後人又以林栗顏械與朱子爲冰炭而學宮

猶有祀之者悉命斥之

正德九年吏部旌方面官以勵天下僅十有五人副使獨公暨湯公沐徐公蕃而已陞貴州按察使持憲嚴明鎮守太監史泰戒輯其下宣慰安萬鍾畏其威名股栗不敢仰視覲離宜撫栗友播州宣慰楊斌不協友死其子弘束身謝罪以自表于朝公謂宜授弘以舊職使撫其所部而嚴與之約以遏其無厭之求衆善其策已而好事者抑覲扶播不用其議覲離始憤怨以兵攻破播州至十餘年而後定始服其策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七

轉輸朝夕遣吏無所行其詭守藏吏以銀四千兩舊無標識密送私所正色斥之籍其數于撫按不以家累自隨者五年囊橐蕭然

武定州山東南北之衝公謂宜設兵備官防盜乃上議都御史黃瓚請之朝本兵以不先白已謂兵備安能弭盜寢之公謂安有不設官遽謂不能制盜遂逆止耶更上議竟得俞旨

青萊郡灾有司不特奏戶部率以限外停格公爲代奏如期由是被荒者皆得減免

臨清倉舊設內臣監守止一二人正德十年以後增至

十五員公為條奏極言其弊上得奏為下勅戒飭至再民困少紓巡按御史議論與公不合擱拾他事劾公都御史王公璟曰吾山東人稔聞姚廉家宰陸公完曰今天子在邊姚材畧不易得奈何求無形罪肆私怨乎御史語塞

武宗南巡踴躍臨清兵衛數萬公儲蓄有素民不告勞上奇公狀貌錢寧江彬恃寵索賄每銜公一日公舟觸御舟上命執之問為誰舟人以公對上曰是美髯者耶釋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六

南人得無不習風土憲對曰鎮文武才不擇地而辦庚辰公至榆林上先以十萬眾駐蹕其地公私交置各郡皆饑公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公厚撫之月給糧餉遣人督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士悉引見勞慰由是人樂為用

嘉靖壬午鹵寇涇陽全陝震動言官舉劾諸鎮將吏上遣都御史李鉞行邊公乃以遊擊彭英勇畧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于獄為英貳皆誓決死戰偵鹵方寢前鋒過其壘砲發鹵悉眾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級鹵眾悉引退捷聞

上降勅褒獎賜白金文綺諸鎮由此皆貴其罪人謂榆林四十餘年所未有之功

延綏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云其下有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冑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甕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欲請之朝實邊公以為嫌命厚封其處

召為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時浙江布政方良永以劾錢寧家居為言於朝令有司優禮之又以薛文清理學為本朝之冠請配享孔子廟廷輿論翕然稱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九

乙酉陞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田州土酋岑猛者初朝廷調征江西之姚源納賊重賂縱賊逸去後猖獗流毒數年猛富甲諸酋遂侵占鄰境屠戮土官結納逆濠抱諸不軌上思思恩土酋之叛猛陰主之軍門調遣不復聽命且揚言兩廣本吾土也暫假朝廷終當取之于是巡按御史張鉞汪淵內外鎮守重臣奏發其罪調湖廣永保兵勦之公既至兵備單弱倉卒調集兵糧訛言洶洶乃遣使檄徵猛兵弛其謀且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終不聽公乃上疏陳

猛愈肆不恭罪在不赦會永保兵至公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驍將常好陸綬列十營拒戰公師奮前大破之斬好綬衆潰猛奔歸順土官岑璋鳩猛傳首南寧奏上嘉公功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百戶班師

遺酋盧蘇招他部王受叛執署田州事王熊要詔赦于公公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囚不誅何以懲後復請進兵巡按御史劾公失策致再亂又謂猛常存爲禍非細館閣大臣信之而以王公守仁代公請致仕允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千

十二年春上有起用之旨大學士費宏再相值三邊缺總制尙書上召費與李時冢宰汪鉉於西苑議之費首以鎔對上慨然從之比聞命卽就道公善于馭士如寧夏王劾固原梁振榆林劉文皆從行伍中拔之爲彘狄所憚而有功必賞樂於聞善一時軍士願爲效死十五年正月奏寧夏鎮遠關之捷二月甘肅馬鞍山之捷復以老乞歸上疑其避事峻旨切責令闕住門生遍海內皆捐捧金爲營書院于慈谿東山之麓十七年五月以病卒

尚書王肅敏公廷相

字子衡號浚川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選庶吉士時方有邊警閣試擬經畧邊關事宜疏公卽明指利害陳權宜振刷之策疊疊數千言當道者覘其有經濟才授兵科給事中言事無所忌諱謫亳州判官陞高淳知縣又陞四川道御史巡按陝西能約束鎮守內臣廖變爲提學御史焚內臣劉王私書遭誣構下獄再謫贛榆丞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壬

平之宥降散衆彘境遂安陞南京兵部尚書革內外守備各監局科尅役占諸弊軍民如出塗泥中以魏國守備年久宜如各處文武官推代奏入上遂更置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慎選差明憲體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行考滿加太子少師其于營務修舉廢陞明作士氣無敢私役科害者會吏部一考察京官兩考察外官皆簡覈精當奔競歛迹辛丑罷歸抵家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宦蹟時遊東園會客葛巾野服訴訴焉

公德器宏粹氣稟剛大修身立學以聖賢自期不事浮藻傍搜遠覽上下古今唯求自得無所循泥灼見其是雖古人所非者不拘灼見其非雖古人所是者不執立言垂訓根極理要多發前賢所未發焉

公與張元傑都諫書云承集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突然使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爲之乎僕意不但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三

君子與吾執事不肯爲凡有仁愛之心者決不肯爲矣此于治體所傷匪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失而已也蓋旣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爲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

與張羅峰閣老書云公受知主上雖古昔夢賚之賢魚水之懽殆不是過飛詔再起聖心拳拳所毗賴益篤矣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援稽古典矯正時弊闡穆祉除精華宜朗出自巖廊之上達之溥天之下蓋純然

一變而改觀矣此固主上聖智聰明總攬乾綱所成而公卽心啓沃秉猷入告之功亦不爲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劫毒之劑旣投沉痾之痼已脫脉息內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爲急務耳然安靜工夫僕不敢盡言惟公急其先務主上揀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

公嘗曰大識者外僞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又曰權所以運國勢紀綱所以係國脉人才所以主國命故國之不亾者三權不下移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三

綱不墮不用小人長國又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機皆不堪委任又曰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又曰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時皆以爲名言有家藏集若干卷

尚書熊恭肅公浹

字悅之號北源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七隆慶中謚恭肅

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嘗諤一時權奸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鋼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旦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准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五

儉人江彬等導武宗南狩公偕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

嘉靖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于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辨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爇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卽勒兵捕之會丁艱歸

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于厥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鞠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旣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

已亥駕謁山陵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浹老成諭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湮涉率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躓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五

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幫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

癸卯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踰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辨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

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峻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敵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為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辨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眾皆悚服

乙巳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八月疏斥箕仙之妄忤旨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戾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于色尤以未報國恩為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于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識其大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三六

侍郎潘公希曾

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卒年五十七

選翰林院庶吉士除兵科給事中武宗登極時聞豎初熾有故太監汪直義男汪玉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者即首疏奪之其畧曰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欲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上中官切齒恨之又上疏勸武廟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振因循懲玩法備鹵寇厲士節八事逆瑾遂決謀中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三七

正德丁卯差湖貴三省計處備儲陞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焰方張凡差者必重賂以求免禍有司亦為備千金公毅然却之曰我為諫官未能除君側之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諷公多叅劾為招賄地不從遂大怒矯命械繫詔獄拷訊百端欲寘之死逮杖闕下公暈未甦瑾快示其黨曰此後生潘某也死矣左右負以出即日除籍為民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即被謫遣亦必辭以行獨不往既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居後傍水有佳竹蔭可息間招親友觴咏悠然自得因自號竹澗居士

庚午瑾伏誅明年詔起刑科右給事中甲戌偕甘泉湛公奉詔持節往使安南錫麟袍玉帶以行尋陞禮科左給事中既入其國先諭威德正禮儀然後致命紀事觀風有南封錄復命陞工科都給事會內官監奏請修大素殿天鵝房諸役費累鉅萬抗疏力爭之其畧曰方今邊儲告匱冗食日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四川未復瘡痍况營建乾清坤寧二宮大木采及于遠方工科派遍于天下若復別興土木誠恐民不堪命疏上不報然無益之費自是少息

丙子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先是滁和之民困于買馬爲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天

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課視昔亦易完在滁凡六年不調世廟御極擢本寺卿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寺卿期月改北提督四彝館乙酉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璽書斧鉞以行至則明號令修器械時簡教擇謀勇信賞罰以爲備先是壬癸之亂招撫新民衆多各巢連和漸以猖獗爲民害公鑒昔日之弊務馭以誠信其有自相告訐者則聽之以離其黨舊有功未賞者有司或吝出納悉令賞之于是惠州黠寇賴貴聚衆肆虐公發兵洗其巢穴奏凱上嘉悅賜金幣慰勞焉泃頭餘賊蝟興流劫江廣

乃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襲通判董鳴鳳以要我撫公曰此賊故智欲援我師耳昔人常墮其計可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備事不足恤然有能掖之出者悉宥之益督進兵戰數合賊大敗生擒渠魁餘黨奔竄通判卒獲全乃籍其田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全活甚衆

召入爲工部侍郎既還朝時河水汎濫漕渠弗利任事者方興新河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心皇皇歲運不繼既受任誓殫慮畢力濟大事夙夜兢業考故詢謀遂決策上疏謂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天

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也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也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汛上遏開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于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漕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卽達觀徐沛淤漕閘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鬪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

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
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旨下公計處乃
復上疏其畧曰漕渠廟道口下忽于數十里者由決
河西來橫衝掣開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開水不復南
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
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
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
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為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為功
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
圖其易也沿黃河為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十數
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
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不期年而功成沛漕流通歲
運如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三

已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
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
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
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盪乃決
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
御史傅炯疏其費省而成速上紆九重漕河之憂下
遺一方民田之利上乃加尚書俸級仍總理其任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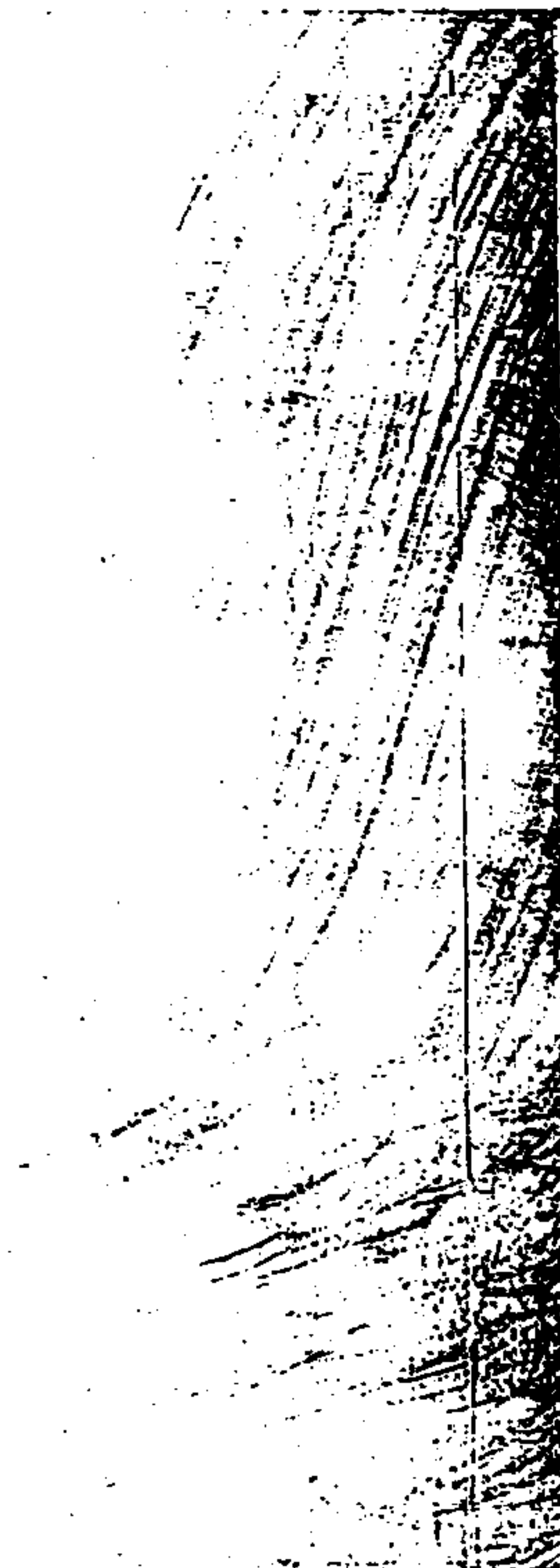
陳疏乞骸不允

辛卯春召改兵右侍郎五日而部署災時堂屬多被逮
公以一身疲衆務收燬散之圖書防黃緣之奸弊罔
有餘力是年秋陞本部左侍郎冬勅督理仁壽宮役
力疾趨事日不遑暇壬辰三月十九日傳制賜進士
朝服侍班是日省宴進士同日具始歸有頃不起年
五十七訃聞贈兵部尚書賜祭葬所著有竹澗集若
干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八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八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九

尚書楊文恪公廉

字方震號月湖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遜庶吉士改南戶科給事中所建白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管後湖黃冊灣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公奏言年歲久遠冊萬有一不完暴之天下姦偽且日滋非便然遠年版籍誠戶口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簿帷便晒晾以重本時人服其謙體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宜備日講劉大夏謝鐸林俊王鴻儒宜任大用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力言公卿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邪無爲所惑上時政便宜凡十數事多見采行

陞南光祿少卿入賀千秋節因極陳輔導元良之說甚具累順天府尹以水旱連年軍興繁亟於根本可慮請出內帑以佐費無病民又奏免水旱民夏稅萬七千石悉力賑貸剝底簿稽所屬財用出納數品式詳具令通曉吏不得緣爲奸盡革諸和買借辦之弊府收帑金數十萬立法類解簡而有剽侵欺卑絕所施

設優裕經久民甚賴之

乙亥春陞南禮部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祀論巡遊語皆切至會武宗至留都奏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謁太廟皆得允

肅皇帝登極首進大學衍義節畧俞旨答之大禮議起率諸卿疏請考孝宗母昭聖崇正統一之義旨報聞致仕

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誠不合若求之六經三百篇則近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十九

先生深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弗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淆衆理之族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二夫子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

公復余子積論理氣書尤有獨見者其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真足以發明其不相離者

公自贊給事中小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其入仕也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舉之文

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選
胡為乎膺吉士之選胡為乎叨諫諍之司以言其讀
中秘之書當即尋醫僅獲旬月之益以言其有格心
之論間嘗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修于已者既
不免於闕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于設施自今以往
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庶幾也

乙酉以疾終上嗟悼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平生所著有
文集六十二卷劄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卷所述
有伊洛淵源錄新增先天後天圖學考証太極圖纂
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三

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明名臣言行錄皇
明理學名臣錄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月湖
詩稿白沙定山詩星畧算學發明綴算舉例醫學舉
要名醫錄凡二十餘種

侍郎何文簡公孟春

字子元湖廣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吏部右
侍郎調南京工部以議禮削籍卒年六十三隆慶
初諡文簡

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
表吾楚登進士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曹無滯政
嘗使山西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并劾撫臣不
職朝論譴之

公貌癯神暢雖在年少淹貫通練每談疆場慨然有彎
弓之志尚書馮文升劉大夏皆器重之一日京師熊
入市傷人文升以守衛官不戒請加罪并陳當飭戎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四

備盜公言熊之為兆雖當防盜亦慮火災凶何禮部
燬或問公驗何占書公言初無占書記宋紹興己酉
永嘉縣有熊入市太守高世則謂其俸曰熊於字上
能下火郡宜慎火已永嘉縣災某談所記不意驗也
為河南參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
著為例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公力言不可竟止
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
討十八寨叛彝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
增賦若干石陞俸蔭子皆辭不受召為南京兵部右

侍郎尋改吏部以拔擢人才爲已任與喬太宰宇林
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治平焉
嘉靖甲申朝廷用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固一
代典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二家附和者
甚衆非必自能濩考極論以折衷體制甚者懷觀望
圖以國爲玩公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愷寔
由其衷間得張或問十三條卽夕具疏辨析尤盡復
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泣于廷上怒奪俸一月調南
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天下愈重
其望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五

乙酉公上言大同之變若先有總制大臣控治宣府則
大同軍士必有所憚而不敢肆撫臣將官亦有所伏
而徐爲計其禍可弭也土魯悉入寇甘肅若先有總
制開府虜州檄至卽發兵阻遏則地方不至殘破而
王師不勞遠征今大同人心猶多反側河西番酋尚
爲跳梁請勅兵部會舉才望大臣二員一總制宣大
一總制陝西三邊假之權宜重權三年責其成功庶
內變可消外患可靖兵部覆議宣大總制有侍郎臧
鳳故事陝西總制有侍郎李鉞故事孟春所奏可從
上是其言

公性至孝父卒扶柩舟還遇颶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柩
存亾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
欲嘗扶母避盜臨危棄櫬以脫母比還則櫬猶存人
以爲神庇

公神克于貌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儉約有長
者風博究經史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少聘莊騷
後一歸于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閒日
分義百卷皆討論今古參訂是非爲學者矜式所居
有泉以燕來去時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六

太僕卿邵康僖公銳

字思抑仁和人正德戊辰舉禮部第一官至太僕卿卒贈副都御史諡康僖

爲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施懋力箴之遂幡然簡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從海內名士游而同郡胡端敏永清最先知厚爲學務培本原循蹈正脉嚴理欲之辨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夫安于所未安此學者病根苟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益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七

公魁禮闈奄瑾虐焰方熾同年多請往謁毅然却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自銳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爲狀元亦不往謁輿論竝高之登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時值逆瑾擅改焦劉浚相結納其子皆選吉士未幾傳旨俱拔編修公以甲第在二子上亦併授焉公耻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以危言沮之曰會元得史職亦常分耳公議自在于汝何尤尋以父喪守制瑾敗詔革傳奉官公亦在革中改寧國推官尋陞南京文選主事遷祠部員外郎以疾告歸

爲江西福建兩省提學咸以正學從事教先德行藝取理彙樂陳古詞祠表忠烈士類宗之

公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世皇勵精更化羣哲刮劓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貽胡端敏書曰大臣義欲有爲必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卽援引善類布列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興革庶保克濟否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八

梁儉菴遷按察使公勉之曰大吾心胸以集衆善廣吾耳目以宣羣情贈韓愈憲汝節之言曰克之以量罔有弗容守之以謙罔敢不服林見素復召胡端敏還司馬咸以進止之義世道之責箴之李立卿爲方伯贈以言曰風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舟學之至也而後可以勝大任先民所以建業于商周者蓋可識矣立卿拜而謝之歷湖廣叅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皆有惠政進爲太僕卿復引疾告歸不久卒持身端確喜怒不形省身克已務求合道然耻于近名不立門戶人稱真道學云卒之日囊無餘金田僅百畝且以廢讓兄之子人尤難之所著有端峰存稿

祭酒魯文恪公鐸

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進士第一仕至兩京國子祭酒卒諡文恪

公未第時游學荊州時工部主事關中王瓚權稅於荆見公文謂之曰子三楚奇才曷哉會元可得也後果如其言

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公往壽公曰公何將曰兩方帕公曰當如君入索帕必有躊躇已久日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九

矣公携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歡罷以父老乞歸

武宗踐祚詔諭安南公充正使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餽遺悉却之交人稱嘆

歷南北祭酒公蒞官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清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倦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尙書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公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廉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臺諫交章論薦推卿佐者五

皆未得俞旨

公得告歸乃闢小園於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雜蒔花木爲游息之所總名之曰巳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我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執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十

公家居以身率物常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牛馬或給爲公物必釋之其感人如此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歆仰物情其所得不在尺寸間矣

侍郎何文定公瑋

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卒年七十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定

弱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為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前有蹠者瑋在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瑋誅起為修撰

公真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潤常積雖朝衣朝冠不尚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當宣讀寒澁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之得楊廷和曲救調開州同知為三審法以平徭役為分程法以築河堤民親戴之乙亥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眾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使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賈起

此宅曰宦宅也公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

甲申陞南京太常寺少卿署翰林院事比郭學士來代有美餘白金十斤應公得者公執意不取郭以修公署勒石誌之丁亥夏陞本寺正卿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署印奏革神帛暨九庫多餘機戶夫役絲料工作省銀數千是年改工部右侍郎隨改戶部以官民財用虛空之由立論六篇未幾改禮部右侍郎偶疾兩具疏乞歸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御史毛鳳韶疏公敦朴正大足以厚士風廉靜忠貞足以勵貪懦邦禮之任允宜斯人恐代之者未能過之則屢更數易似于國體未宜如蒙愛惜人才改命在京調理病痊供職贊陛下中興停大之治以返淳古敦朴之風必有賴於斯人矣再乞休致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力辭有旨致仕

張羅峰當國甚器重之舉翊聖治將期大用始入京會晤輒而數張十三愆眾為愕然

居家讀書不問寒暑與關中呂涇野靈寶許司徒儀封王浚川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學戊戌母卒公先有足疾至是袒跣重傷至廢坐立晦日不起

壽七十歲

公資稟高明孝友端潔早歲讀書勵志躬行剛直不阿
爲文浩瀚宏暢醫卜術數皆潛心通曉所著有陰陽
律呂管見大要以繫辭動靜有常虞廷依永和聲爲
正有儒學管見醫學管見等書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十三

侍郎崔文敏公銳

字子鍾更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
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
諡文敏

初改翰林庶吉士正德丁卯授編修預校實錄戊辰會
試爲同考官宰執欲私其子以託公公不可竟出他手
時聞瑾竊政囚戊元老奴僕端揆公與修撰何塘見
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
面後生輕薄如崔銳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塘謂曰
吾兩人不可易節對曰銳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十四

瑾僞傳上旨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俸一級調部屬州
縣公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儲歲縱糧長易以
惡公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爾
謫僊也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格姦
庚午瑾誅召還史館辛未會試再爲同考官時輔臣治文
藝公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
瑣末懇懇千餘言祭酉冊封周藩歸卻厚餽還京掌
廷試卷充經筵展書會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請
執政曲抹出之

丙子充經筵講說官啓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

逸豫時權倖錢寧錢安廖鵬在側大銜之各歷三考
晉侍讀丁丑春罷經筵引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公
因留之乃三爲會試同考事竣得歸稱觴二親時父
母年皆八表餘矣已卯作後渠書屋董耕授徒刪定
二程遺書作郡志

世廟卽位輔臣諫官交薦起修武廟實錄以備經筵祭
未講論語開陳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監祭
酒公開誠心崇正議明教條嚴祀事獎雋彥警輕惰
諸生朝夕問難公響答不倦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
林大說逸尹梅繩南謫時友也抗瑾奪官貧且卒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五

其母自鬻書屋公分祿以養爲治棺歛

甲申議大禮公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
分必被逮已而報休公曰天恩蕩覆見老父幸矣諸
生愕然如失怙恃公歸囊無江南一物惟携古書數
篋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水矣公卿及諸生
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又數人公乘醉登舟歌曰
故園菽水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歸見父愉愉如
也日讀書涇上折衷羣言四方來學者衆或持厚幣
來學悉却之每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
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治今之好異

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
然則心當何功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
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
而已非昧其心歟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
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
不挈非霸儒歟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
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邇言不狎可以出令
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
訟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六

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矣封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
流而贊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
難矣又曰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
足而談有餘又曰賢士大夫始勵節而終喪名且以
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論議則畧已而傷人爭名勢則
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崇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
而蠹事又曰學不至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塗
也

丙戌懼父艱哀更甚于母時著松窓寤言中庸凡演大
學全文又著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已亥立皇

太子慎選官僚起公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少師
夏言政暇過談夜午忘歸贈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
十年始得見先生尋進南禮部侍郎署戶部篆進賀
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冬過
家疾作杜客調攝著讀易餘言辛丑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七

尚書韓恭簡公邦奇

字汝節號苑洛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
南京兵部尚書以地震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性剛直尚節概初舉進士值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年
多往謁之公卒不往為時所重

為浙江按察司僉事分守杭嚴獨持風裁凡鎮守并織
造中官有所求為率裁抑之積忤既久後因富陽縣
產茶與鮪魚進貢採取時民不勝勞擾目擊其患作
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
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八

此地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出別都富陽山何
日頽富陽江何日枯山頽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
頽江不枯我民何以甦後被鎮守奏以作歌怨謗阻
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初被逮時杭府縣
贈錦衣官校金祈途中寬梃斥之曰死則死耳何以
金為及府縣贈以路費揮之錚錚不屈真烈丈夫也
嘉靖初以薦起陞山西叅議分守冀北公弟邦靖嘗以
是官威行惠懷甚得士民心既下車鴈門士民父老
圖告曰先使君之治誠善願使君守而勿失感慕咨
嗟有泣下者後所行一無收於舊民甚安之

擢都御史巡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朴間日以糜
易肉一斤有司供餽悉拒不受廳事惟二小青衣侍
立三司官入揖議事數語而退公庭如水不聞履聲
諸王府總兵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

尋陞南京兵部尚書廉簡鎮靜寡交接雖六卿同列亦
罕往返每拜表聖誕令節赴部行禮禮畢孑然獨行
內外守備議事外一不他及威望聳然

公性好學老不釋卷尤精於律數所著有律呂直解并
樂書數十卷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
礪事父蓮峰先生及閩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弟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九

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
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鄉士夫立孝弟碑
為鄉閭式後靖病亟公日慟泣不解衣不滋味者三
月餘形且瘠靖嘗曉之泣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
之因尚當同兄弟也及靖卒屢廢寢食哭絕衰經蔬
食祥而弗懈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
漢卿之筆能寫我思弟痛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
故樊恕夫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高功業
相映亦多矣至相愛之淺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
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侍郎馬文簡公汝驥

字仲房號西立綏德州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禮
部侍郎卒年五十一贈尚書諡文簡

初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為才子能詩然為人沉毅有
大節已卯武皇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喙莫敢諫者
公日即是罪寧不為宗廟朝廷計乎乃率諸同館六
七輩赴闕上疏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測天子怒罰
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
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
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為條告誠止又王以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十

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干
法得釋又使將謝乃令使者至櫝前啟取書還之實
未發為報日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狗情乎陵川令
葛者賄人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
御史者以親故為葛解甚力不聽竟置於法威聲震
于部中

辛巳世廟即位錄前諫者忠詔起知州還為編修如故
澤人攀泣送之以百千數而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
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焉日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
正人也其年天子用吏部請旌公加俸一級名由此

益顯

癸未會試同考官乙酉武宗實錄成有纂修勞陞修撰
會連丁艱服闋起陞南國子司業尋改北司業會天
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言辨而正賜文綺而司業歷
于祭酒不得有所規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生持重
有議度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又三歲爲南
國子監祭酒于是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
善逸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
如懸格不解其所約有懲斲跪勤考課稽德行肅威
儀數事有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五

越而捷者或因貴人關說求疾出卒不聽卽序及故
抑奪之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
可觀云

庚子陞禮部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爲宗伯宮詹松江
孫爲左侍而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
公日聚講議而公洽覽羣集習識古昔遇可言則問
答如響平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嚴賢之又嘗善
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拜相見上言馬侍郎賢遂
陞左加翰林侍講學士而故病肺自始仕至終未嘗
一日廢書不觀癸卯冬遂病卒上悼之爲遣官致祭

護視歸勅有司營墓加贈尙書賜諡蔭其子爲官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五

光祿馬忠憲公理

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光祿卿卒年八十天啟中追諡忠憲

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諸公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祥禪中會簡三禮編集成書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任籍其名重外夷若是

甲戌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三

之乃以詩中式廷試二甲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值武廟將南巡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藩臬諸君為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劉卒後尋起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其保全善類如此

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鞏問之乃

其弟鞏叔開也泣然泣下厚禮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覩先生面為過河池見叔開之句戊子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祿卿至則釐革宿弊裁省冗員癸巳疏病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而年七十一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即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即之飄然仙風道氣也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始告終每出不一二年即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于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未如之何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三



考功郎中薛公蕙

字君采河南偃師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考功郎中卒年五十三

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十五補郡學生時浚川王公判毫奇其文曰是李何之流也盛爲之延譽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治獄精審不爲骫骳而析律詳明一時法家咸推之以爲能改吏部驗封員外郎尋進考功郎中尤事甄別公清介潔銓敘維審曹長事必集議每公言之性彊執遇事直前武宗南狩抗疏諫止世廟入繼大統議道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故往往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五

罪去公曰是不可以空言奪也乃著爲人後解大要謂大宗不可絕而義變則適子可以爲後又著爲人後辨謂繼統固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爲危懼而上不爲甚忤甫下獄尋赦出而主議者啣之卒以此罷公荐罹跋扈縮歛自愛不復有當世志公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靜虛慧寂之說而証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

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者若干年先生貌癯氣清行已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緇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性好施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五

翰林待詔文公徵明

初名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歲貢入京以薦特授翰林待詔卒年九十

父林為溫州守公生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及長穎異挺發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公為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沒三日矣慟哭絕而復蘇郡察合數百金為賻公謝不受曰孤不欲以生汚逝者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公為賢子因修故御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毛

公服除益自奮勵於文師吳少宰寬於書師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沈先生周咸自媿歎以為不及也俞中丞諫者公季父中丞森同年也念公貧而才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公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公藍衫曰做乃至此乎公佯為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公廬而門渠沮御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公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適當損傷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先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公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慕公貽書幣聘焉使者及門

而公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遊耶公笑而不答亾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充嗣撫吳中薦公於朝而公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授翰林待詔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召公曰坐何可無此君也

亞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風公主之公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公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公毅然曰先君子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天

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宇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媿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公而公愈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公為翰林重朝論避之

公於辭受界限極嚴唐王以黃金數笏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他環貨直數百鑑費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墓先生耳盍為一啓封公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公所最慎者箝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

先生精于書畫尤長于鑒別凡吳中博古之家有以書
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賈物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
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
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何忍
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哉同時有假先生之
畫求先生題款者亦卽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其厚
德如此

先生詩娟秀妍雅文取達意書法無所不窺而小楷尤
精絕丹青遊戲得象外理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
船候迎公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雖孺子亦習知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九

元

名至市井間勉強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
耶生平無二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無少長無敢
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已未爲御史嚴傑母書墓誌
已擲筆而逝諸生上其事臺使者祀公于學宮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

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南京
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卒年五十八隆慶初贈侯諡
文成

父華舉進士第一歷官南吏部尚書公少負材氣年十
五訪客于居庸山海關時關出塞與諸虜夷角射因
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經月始返一日
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蚤年兵
法鬚毛皓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一

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
欲爲書獻于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初先生侍龍
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
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
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
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踰冠舉鄉試明年春會試
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閣下李西涯戲曰汝今歲
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
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
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

不第爲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凡三舉而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公少夢威寧伯胎之寶劍旣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覩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公爲笑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劄

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築室于陽明洞中靜坐道氣爲長生久視之術讀書文益工甲子主山東鄉試復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言行錄卷五十

武選主事

正德元年劉瑾擅權以南省臺臣戴銑等言事怒之督官校攝捕甚急公上疏救瑾怒矯詔廷杖五十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銳意遠遁遇異人戒之淡然其言遂赴龍場諸苗夷伐木爲室以居之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一夕忽大悟終夜不寐踴躍若狂者兩日夜嗣後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菴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于心因著五經臆說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遊者益衆時席書提學

貴州劄書院命諸生師事之

四年陞廬陵知縣至則慎察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其成因圖清靜明年瑾誅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事又明年擢吏部驗封司是年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九年陞南京鴻臚卿

十一年正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時自郡邑興臺及麾下將校多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言行錄卷五十

三

爲賊耳目當事一有舉動輒先覺莫可爲計公微得老隸最黠者至密室而勝之曰汝自知當死否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賞汝隸迫乃盡吐其詳公笑而賞之公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前當事者多調復達土兵動經歲年糜費餘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於各屬弩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胆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優其餼廩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

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官統領防
隘守城其揀退不堪者止追工食解道以益募賞所
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剏選官分統教習之如此可無
事于狼土之調矣

公移文三省兵備剏期起兵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
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進至蓮花石與賊對
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
丞紀鏞死之諸將猶請調狼兵公以爲見兵二千有
餘已足取勝遂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密勅羣哨
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陰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四

實乘其懈選兵三路乘夜脚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
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雜下滾木礮石以死
拒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
從間道鼓噪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擒斬俘獲
無筭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逆寇悉平賜勅獎賚
又極言招撫之弊盜賊之性雖皆克頑固亦未嘗不畏
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
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
不可常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
徒而不可屢施于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

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
于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賊習
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
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
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
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
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
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
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
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于避禍其卒也
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
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五

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
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
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
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不精賊不平
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曰重權不與此人將誰與
也覆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糧事宜
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其逗遛退縮者不論文武
職官俱聽軍法從事于是公益得展材用矣

公又以賊久據險為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為措費若
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
枋頭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
也且為文撫諭諸賊辭旨悻惻懇至賊酋黃金巢盧
珂鄭志高等遂相率歸命餉不足則疏請通鹽法又
疏請處南贛商稅蓋不加賦而餉足已

時汀州左溪賊曾與贛南等洞賊相結盤據千里荼毒
三省乃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
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
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六

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
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
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
已被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
乃命各官等帥兵由各道以入公親帥兵千餘自南
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又使兵備副
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
促其後公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
使人伐木立柵開壘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
帥鄉兵及樵監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旗齋銃砲鈎

鑱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嶺以
覘賊張立旗幟蕪茅為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
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兵進至十八日賊方據險
迎敵驟聞遠近山嶺砲聲如雷煙礮四起我兵復呼
哨分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官兵盡破其巢穴遂棄
險退走乃大奔潰橫水既破乘勝進攻左溪左溪既
破復議桶岡桶岡天險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
參天叢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
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皆假棧梯窺
資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淩入湖廣迂回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七

取道半月始至乃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
先使人諭以禍福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
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是
月晦日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
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
散亂猶驅其眾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為障
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
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
巢悉平公以暇各相視形勢據險隘議以其地請建
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

諸坑等巢悉平之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其無乃留兵四千餘分屯茶遼諸隘餘兵回頓近縣休息疲勞俟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公驅卒不逾萬餘用費不濇三萬兩月之間破巢八十有四渠魁賊首噍類無遺

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安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洎頭賊酋池大鬚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赴軍門投降求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八

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佯許之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公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徽龍川使廉其實盧珂等懼自來告變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鬚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自來投訴公還贖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大鬚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贖公使人接

知大鬚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而令所屬官僚以次設羊酒犒大鬚等以緩其歸先伏甲士引大鬚等入犒并其黨悉禽之山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皆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皆從徑道以入而公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泃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泃究是賊徒得大鬚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衆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鼓勇齊進各賊潰散遂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九

攻九連山于是精選銳兵七百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吾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逃皆邀擊而悉俘之前後禽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計餘黨張仲金等二百餘人勢窮計迫聚于九連山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乃遣官驗實皆量加責治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悉安插于白沙遂相視險易立縣設隘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

方公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公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洲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十

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而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今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追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

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藁不濟矣旣而以次盪平悉與前議合捷上進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公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公矣

時寧王宸濠方謀不軌素浮慕公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公公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會福建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十一

謂主事應典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勅令公查處福建亂軍未至而事已平公因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公聞變卽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追之公跳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公起兵討宸濠公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公留之紀功公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

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卽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斬黃趨京師宸濠不聽

丁亥公集兵糧傳檄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十三

議所向公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癸卯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睟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至乃分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謀報宸濠別伏兵墳廠爲城中聲援公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昧爽各至

汎地公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許四鼓不登斬其隊將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樛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公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公留二日卽發兵蹶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公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十三

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公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文定急斬先却者以殉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不動士殊死鬪兵復振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砲火碎其副舟賊復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二萬餘浮尸衣甲

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

公上宸濠偽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興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公方起義師不能難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西

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既聞公已擒濠甚不喜蓋不以擒叛為功而以不待上親征輒擒濠為擅公發自南昌將往金陵至廣信遇忠等乃欲使公縱宸濠鄱陽湖待上至親擒示武公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誰敢以叛藩戲忠等怒公夜渡玉山遇太監張永于杭州公夜見永頌其賢永喜公因語永曰仗祖宗之靈逆藩就縛忠等猶領軍至彼恐江西民不堪重毒足下何不蚤赴稍約束之其猶有蘇乎永曰吾此出正欲監制羣小使不

得肆非為攘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公曰足下此時與其赴江西何不聽守仁以濠付足下借足下詣闕獻俘忠等聞俘已獻久駐師無名將遂班師則江西之民陰受足下賜多矣永淡喜遂從公受濠自是羣小在上左右問公者永皆陰解之且時時以所聞羣小言亟達公使自為備公既付濠于永乃還南昌忠等所統京邊兵方聚城中劫掠居民淫其婦擄其財莫敢誰何見公至忠等陰嗾諸軍名呼公辱之欲激公怒生他端公故為不聞也者榜示軍門曰北軍南征跋涉數千里勞苦萬狀我民念其來為我宜客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五

事之毋有所慢仍備牛酒致犒北軍皆喜嘆曰王都堂好官我等奈何受人嗾辱好官耶適冬至城中民乍罹干戈骸骨有葬者有存者公令部下陰諭居民曰此節氣各宜致齋祀亾者哭盡哀否者以不孝論於是一日夜城中招魂哭慟酸楚北軍聞之皆泣下盡起故鄉之思忠等見軍士不肯辱公又思歸遂班師

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為訶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

謗益起屢形奏贖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

五年土官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兵部侍郎張孚敬桂萼薦公堪任乃授總制軍務代姚鏌公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王受亦素懼公威名寤甚公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卽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十六

專爲諸徭獍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狠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是以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日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卽其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其咎矣卽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餘黨數人而已其下萬衆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旣云誅戮天討已行又乃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兩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惑之貧苦流亾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不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爲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迨區處旣定德威旣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吾亦何必過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十七

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必重煩天兵臣謬膺重命從事偏隅小愧非不可以僥倖成功苟免于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彝僅能取快于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于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

可睹但論者以爲既設而復去恐啓人言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于國而庇于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州切臨交趾其間溪山絕谷皆獞獠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議奏於是公以便宜悉散其處而僅留楚兵七千自衛使使招諭蘇受許以不死皆大悅率其部落請降公大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八

威儀受之杖之一百爲撫定其餘衆求岑氏後貶秩使守故土設流官制焉

公上疏曰臣奉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等官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以數萬無辜赤子窮搜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用兵以來未嘗交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今梧州倉庫空虛饋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疾死逃亡者接踵若復驅之鋒鏑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三也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久慮易亂乃

滋甚四也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主威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恣肆五也兩廣盜賊獞獠巢穴數千百軍衛有司營壘關隘之兵時常募補尚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一隅倘有他虞何以待之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民困已極非盜卽死七也兩廣土官於岑猛之滅旣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先多催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十九

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溪山絕谷皆獞獠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其誰與守非獨撤藩籬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獞獠爲邊疆拓石開疆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而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于間左之戎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之命一也息財省費民免重困二也戍兵得歸無死亾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致窮迫爲

盜四也罷散土兵使知朝廷自有神武陰折天下反側之姦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六也息餽運省夫馬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免唇亡齒寒之危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亾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徭徭外防邊藝中土胥以安枕九也土民旣皆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來撫何哉蓋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俘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爲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二十

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斂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狗土羹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于國且爲之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吾志哉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

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掃境放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齋戒屏歸巢省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因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旣赦爾之罪豈忍失信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以泄憤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以死報各乞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至其營撫定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三十一

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于二十六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上覽其疏嘉納之

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受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

公上疏經畧斷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

于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用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餘小巢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淶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服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業七也韓雍雖平斷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三

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卽圖連城邑以鎮定之則賊失其險後日不能爲變通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不知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逋逃固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俾之復業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失此機會撤兵而

歸俟奏得旨乃與版築賊漸來歸據險以抗我師雖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城成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是何也若俟其奏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矣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底平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逋賊來據地方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三

可慮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嗷嗷于八寨之役故其辭懇切若此然公方上疏而病矣因乞骸骨北歸至南安卒江西巡按御史儲良材奏討至吏部尚書桂萼素忌公令該司匿其訃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守及參其處置廣西恩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并朝廷常行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得贈諡予祭葬及誥詞推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嗣爵世襲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盡毒之

與居燕人又鳩舌難語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自驗諸得失榮辱能度越惟獨死生一念未遣也乃作榔晝夜端居其中求靜一從者病自析薪汲水烹糜粥飼之已乃灑然忘其疾病彘狄患難也因念聖人當之當必有過于此者忽中夜有悟于致知格物之旨而攝契于本心不覺手舞足蹈自是一意于聖人之學乃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宋儒以知識爲知故須博聞強識以爲知既知已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知聖賢教人卽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五

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心卽理其昭明靈覺之知則知也意者心之發物卽心之用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于是來學者日語之知行合一之旨而提學副使席書問朱陸同異先生不答具以其所悟告之書沉思有省與往復語數四乃大豁然謂聖人之學復視于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爲也關貴陽書院率諸生以師事之

比官吏部從游者日進而先生曰宏廓濠潛中和信直以爲學者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也故時時教之靜坐補小學求放心功夫其言曰種樹者必培其

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生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成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靜坐中患思慮紛擾又教之省察克治痛摩刮以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見而後操存涵養有地也

又語學者言殺人須從咽喉上着刀爲學當于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其修也蓋實也此開府鎮日兵革倥傯而孜孜講學不暫廢關濂溪書院居學者而行臺左開射圃日延見其中政稍暇卽詣與論質當是時令學者默坐澄心游行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言有教動有警息息于人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五

知幾微處指剖以爲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關也其言曰無事時惟是獨知有事時亦惟是獨知人若不于此獨知處着力而于人共知處施功是作僞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是已故要在慎獨慎獨之功無時無處無始終惟是一事無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于此先立是謂端本澄源古人許多擇善固執工夫其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

又曰中庸工夫約于誠身誠身之極爲至誠大學功夫約于誠意誠意之極爲至善而一軌于慎獨後更寧藩張許之難苦心危行乃知夫德慧術知不待學慮

而後能也則濶信良知圓神充周與太虛同體通晝夜微動靜貫糞險而精密無盡藏也于是日以致良知為誨曰良知者人心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不著不察日用而不知耳雖至愚下品一提輒醒雖匹夫匹婦一循其知之所及各自致即各各有見及其至也雖聖人亦致此知不盡故時時即人日用之知示之以自致又時時曰是非之心又時時警學者行著習察以無昧于寂感危微之幾諸格致誠正修之條貫固統一于此也

其言曰心之良知是為聖聖人之學惟致此良知而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五

矣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知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本體之知又未常不知故善未常不知也致其知善之知而必為則知至矣不善未常不知也致其知不善之知而必不為則知至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所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致知焉盡矣

又曰此良知之學至簡易亦至精微如指掌然亦孰不知者若欲親見良知亦孰為知者良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蓋微乎其微故存乎心悟或有疑良知為未

足者緣未嘗實用其力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而然耳

先生有悟于大學標古本以為是復少宰羅欽順曰來教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于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七

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朱而輕于叛孔已乎

其見齋記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常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常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常見也子未觀于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

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
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
得未常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
道不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
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
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
非無也故欲從而末由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
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
乎曰淪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于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无

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言飲者不可以
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
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其論心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也故
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常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
靜皆有事而一無所動焉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也
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
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
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
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

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
之強制正助之欲也

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
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曰未發
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有事
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有事
而感動可以言動而寂然者未常有增也無事而寂
然可以言靜而感動者未常有減也未發在已發之
中而已發之中未常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
中而未發之中未常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常無動靜
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雖常人之心七情之感動
氣之極而或過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後良知一覺
未有不罔然而消沮者亦可以知未發之中寂然不
動而自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无

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
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
濶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
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
倫彥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
奈何先生謂學無問于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

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常有故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自無祇悔

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卽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卽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之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

先生居里誦議曰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媚嫉者誦或謂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三

駁宋儒泥同者誦或謂有教無類末保其往或以身誦先生曰莫有之願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

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心如駭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顧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

又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

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

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嚴禁獄吏取飯囚之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晚亦自省曰善歸已矣于人何此不學之過也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真得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三

對客笑談萬衆遙集擒酋斬馘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迨有志聖學一切掃除舊習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况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

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
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德
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一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字允升號整菴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
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朝廷起章文懿公爲祭酒以家難辭詔公補國子司業
蓋此員缺而不補者七十年矣監規積弛士多放逸
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
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
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

轉吏部侍郎攝篆不動聲色別白忠邪條上之咸當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心有夤緣內監以求進者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
司定罪竟沮之

嘉靖元年都御史席公自湖廣馳疏請起邃庵楊公總
制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公曰邃庵舊相卽起必
以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急李亞卿方在彼行
事利害所係恐宜三思邃庵由是不果起嘗語所親
曰邃庵素知予子尊仰之但入京踰年物論籍籍今
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於知己耳尋改吏部
尚書致仕家居二紀足跡不履城市惟已丑秋視季
弟西野公病及喪葬纔一再出不下樓數載以終

公官兩都時留冢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日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訓之曰前程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欲授南以便音問者乞一達相知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行誨授之諄諄于忠信篤敬之說常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每以是致謹云

公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一

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著困知記闢近學甚力喟然曰吾此書所以繼垂微之緒明似是之非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崔文敏張文定皆敬信尊事之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國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

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又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爲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于惇大之化或有小補焉爾議法者未可執爲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并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困知記三篇可括以兩言而盡大都以理一分殊發理氣之一以虛靈知覺仁義禮智明心性之二也抑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三

者氣之神明性卽理也語其差則虛靈知覺固滄於物而違理矣語其極則理氣之合也卽心性之一也安謂異哉洋洋乎武夷之派也

太常卿魏恭簡公校

字子才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卒年六十一贈禮部侍郎諡恭簡

幼穎悟絕倫讀書一目四行下弱冠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召為兵部職方郎中時江彬通宸濠有逆謀遂移疾家居講道星溪之上杜門不出者八年忽大有所悟自謂得之主靜云

嘗言人自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以後聲臭日增一日塞天聰明何繇至道又曰收斂停蓄滾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四

擢廣東提學副使其俗尚巫鬼公至毀淫祠崇正教丁外艱服闋改命督學河南上蔡有伏羲畫卦臺鞠為荒墟且為浮屠所占乃盡撤佛像而一新之表曰太昊伏羲開天聖蹟履任三月遷大理寺少卿尋改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輔臣張璁忌之遽改太常寺少卿陞本寺卿

時議天地分祀因誤郊祀論大畧以上帝至靈正如我心人心之靈只有一个主宰天地之靈安得有二也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配南郊則大不可諸因事納忠不一而足柄臣陰排之遂致其政

嘗謂六典壞于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為師作周禮沿革傳六書變于秦後世不能知亦惟以秦為師作六書精蘊二書一轍大要謂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覽觀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轉漕都會之形勢舉中原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

又曰讀書不可泥滯章句必得聖人精意謂易是合天人之學朱子以易為卜筮作固非程傳都從踐履上得固自好然只是明易非體易也謂春秋聖人經世之法胡傳穿鑿畧無義例程傳劉質夫代作惟趙子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五

嘗屬辭有義例可尋只是當一部史書無聖人經世規模為作聖人經世一卷曰吾聞其端而已謂詩不可以美刺言猶春秋不可以褒貶論謂書乃堯舜以來群聖學問最的確處欲以精義口授弟子傳述之謂周禮周公格心之功其建官精義人鮮能得之謂禮記頗有格言而煩雜為甚欲條例之謂學庸乃曾子子思所自著句句有精義為作大學指歸一卷中庸未就

為講官日世宗賜御製十六字箴公發明心箴對曰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久矣陛下親注范浚心箴臣敢提

撥要義以獻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箇主宰故謂之
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
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此只
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位稟
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行衆
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
防簡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
作主宰件件皆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
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箇功夫也語意繁悉莫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六

只道箇敬夫敬何以用功若外面徒把捉則方寸愈
不定疊若裏面纔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
以一心治此一心臣嘗謂心是吾身自做主宰處只
要嘗存畏底意思一言不敢輕發一事不敢輕爲務
合道理此于聖相傳心法也

胡端敏任刑部尚書公爲書十四事贈之一開悟君心
妙在迎機順導上好讀書就書上開導勸以勿治訓
詰務求身體而行之自然聖德日進無疆一今日第
一義莫大于通君臣扞格之情延訪大臣時賜召對
不惟明習天下之事又可以察羣臣忠邪一今日得

君莫如五六君子而士大夫指爲黨今欲消釋黨禍
莫若勸五六君子各以公天下爲心日以善道輔主
士大夫將自愧服一宜勸上愛護精神延廣嗣續仍
簡賢士大夫知醫者入侍調護聖躬一朝廷一日萬
幾豈能徧覽章奏宜勸上以執體要務爲大明勿事
小明一今日急務在薦賢宜破資格開薦舉更相推
讓以興人才特敕大臣先舉所知大臣進退重在薦
賢蔽賢庶幾肯屈已進訪一聖上英資將大有爲而
今日因循之弊已極宜勸上而勅大臣各陳所當興
革大事務在推誠委任以責成功一宜勸上恢弘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七

度勿使有所芥蒂于心一宜勸上畏天常察災變恐
懼修省一言官章奏宜置籍以考之少其員則可以
妙選擇其能直諫識治體者拔擢之一上意雅重守
令此誠安民之本但外輕已極宜立法變通若漢宣
帝表二千石補九卿唐明皇選卿監出守皆可行也
一河運之塞殆亦天意與其求中策下策莫若勸上
廣興北方地利撥糴減漕此爲上策一他日禍亂終
起于邊宜深留意要在選威望大臣修明紀綱慎勿
以吏事制戎事一周官理財自王宮後宮始今上恭
儉宜勸以四分制國用之法立會計之書瑣條冗費

盡革以寬民一宦官之禍皆起於壅蔽若君臣同遊則不動聲色而自消矣

李夢陽過公論學公勸以沉潛濳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僞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蚤見公二十年有此哉公僅一子一孫晚而適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八

尙書張文定公邦奇

字嘗甫號甬川浙江鄞人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官至南京兵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正德丁卯授翰林院簡討非其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裨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畯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閱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九

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公奉親游宦

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

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地改福建丁亥進左春坊庶子兼侍講作舉事錄從事於畏天時保之語陟南國子祭酒迪德勸善不設夏楚士雍雍喜得師已遷吏侍郎攝部事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居九年不調諸所銓註往往位已上泊如也已乃兼學士掌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尙書以母夫人年高乞終養弗允改南吏尙書便養改兵尙書

戶部以國經用不給議鬻爵度僧公言二事害政不可行而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冗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肅皇帝加意稽古禮文之事給事中言議創園丘方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公議主合而極推高祖敬天祇畏罔敢怠忽之心以為之本上以大禮故頗庇武定侯助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逮詔獄且獎時盡言公作納言勸忠頌以廣上意

其觀願錄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間非無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歲除道備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為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願錄以自驗且防焉

其論求放心曰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惻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

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迫而獲之也欽之而已矣於其惕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欽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

時諸儒論學者患學流於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公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而心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于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為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為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公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經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

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髫齡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邁履稅誰執其咎題坐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懼不貳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羅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接大本云公年六十餘卒而其母尙在後至百歲而終

公子歲除自作傲儀曰慎修冥冥時惟陰德矧曰有臨曷監斯赫爲天立極爲世作則庸行庸言曷哉是力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十一

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曆年三百珠貫壁連罔有疵忒其在于今昭哉燕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顛漸白鼎鼎百年追遠尙益命之不易永念時收灑掃室庭徑營四隅齋厥危微恭敬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侍郎呂文簡公柩

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簡

公垂髫入學輒有志聖賢之道危坐朗誦小屋中雖和寒酷暑不踰戶限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衆指目爲迂弗恤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十二

撰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餽遺西夏構亂請上出宮御經筵親政事中官惡其言欲嗾殺之乞養病歸抵家數月而中官伏誅

公歸五年以言官薦起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始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尙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

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

四日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日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日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上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舞既一年鬚鬢盡白父卒痛哭嘔血時陝西鎮守中官廖氏餽以金幣諸物卻之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求書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禽獸也其人慚而退

世宗登極起復節職纂修武廟實錄進講虞書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公口奏存襟服之禮罷酒飯之賜癸未充會試同考試官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十四

力行故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甲申奉旨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出山西解州判官

公至解會知州缺攝州事恤斃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呂氏鄉約以厚俗政舉化行轉為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瀕行士庶數千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野公口占云試聽黃河東岸哭為官何必要封侯

公為南太嘗時張羅峰再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公獨不往時羅峰甥王激亦仕南都眾與結好公禮接

之外無交言羅峰屢欲退公不果

乙未陞國子監祭酒躬行率下先德行而後文辭揭儀禮可習者令諸生習肄表良恤患風教大行雖公侯子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識者以為白宋吳李章四祭酒外罕見其比

擢南京禮部侍郎時霍韜為尚書適羅峰病歸卒霍約同祭從徵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峰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奸則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霍銜之霍故與夏相惡嘗榜言過於通衢公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十五

短公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公稍解然夏疑公黨霍霍亦疑公黨夏公終不自白

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為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有劾湛甘泉偽學者公曰聖君在上賢宰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禁學之風乎有疑王陽明之學者公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

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時以爲篤論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墜華陰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本所著有周易說翼尙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

通政余公本

字子華鄞縣人正德辛未進士廷對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右通政卒年四十八

公少遊府岸斤斤自持不少冠服角每候謁上官諸生多叢聚踞談而公與聞汪二子恒歛襟獨坐一日相就問姓名語合遂爲契友焉

及第後明年念父老無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公未及再暮而特旨允歸又明年奉其親就養京邸尋充經筵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公慨然具疏指摘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

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墮俗作士爲已任業公力勤務行厥志然素性骯髒視卑呶咕齷之態不置若磨穢行事一不當于理卽義形于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御史毛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莠言以相詆誣詔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公適罹外艱服闋當道令公赴選不可嘉靖丁亥起復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

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過讒說距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頽圯會以時詘禁工役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燦燁莊固見者服其能焉都御史王公天宇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卽沛然矣蓋生平臨義必赴于得喪是非生死禍福不一置于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淵趨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囊濟之從父兄弟或給之田若干畝公于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擊節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六

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己意不屑琢銀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禪世教知者惜之

侍郎余公祐

字子積號詡齋鄱陽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未任卒年六十有四

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卽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于胡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谿運啓發于居仁者最蚤

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副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襲者公嘗著其案件逆瑄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恤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七

摘發爲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爲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于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問于朝鎮守懼稍職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雨隨應鎮守慙愈媚嫉思以傾公陰遣人構于嚴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行素高潔孽竟無所得則謾爲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懼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

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
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
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

世宗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
可否平反寃獄按黜巨職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
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
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
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
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
廣西後公詩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
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
子某月日也

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于居仁而推其本原以爲
出于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其言日程朱教
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
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
留其間不患不至于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
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乃撫朱子初年之說以折
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
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爲游藝錄見

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
擬也其篤信如此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游皆賢
士大夫而于莊渠魏公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
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
信而重之推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一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二

太保梁端肅公材

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子

少保戶部尚書卒年 十隆慶初贈太保諡端肅

初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

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為

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

異

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

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以為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楊論天下出公

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為史記李公

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命各部屬撰上李

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

史館

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

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贊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

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

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為內應人心

洶洶御史張縉謀于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即就案

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
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

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為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

殺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為之公即召至諭以王

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

額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

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密調兵聞無它乃止

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人民課金令輸者

自權之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

置諸所僦遺即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為藩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長壹以便民為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

歷進戶部尚書時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鐸

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

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

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

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止

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

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

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

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某處折銀當發

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
夙具者乃嘆曰渠固若是辦耶秦王惟焯嗣位請潼
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堰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榘也
公執議曰陝西外供二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視國
初生產物力千萬不佞豈得空地更給諸王上從公
言不許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
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
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尙書十二人
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

事前此未有也

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
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
以此忤于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
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讐助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
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
兩月而卒

崔公銑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
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
區予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予甚媿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三

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郵典
隆慶初補給祭葬予贈諡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四

尚書唐文襄公龍

字虞佐號漁石金華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諡文襄

公在娠太夫人夢獅踞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羣其貌儼然獅也人皆異而傳之稍長遊楓山章文懿公門正德戊辰登第授郟城令刻於時荒甚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猾毋多賦却美餘之賂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聞至却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公發碗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升俸二級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父憂去

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士弁風朝明以罪廢厚賂寵臣錢寧寧諷鎮巡諸官洗雪規復用又首駁正之寧乃矯旨俾襲部撤下又執奏於朝遂視其職指揮盧和寧假父也殺人罪死寧囑獄官濫出之且致書於公手裂其書竟致和於理凡再忤寧衆皆危之不為動巡撫中丞以滇戍卒多冒補非世胄者將覆汰之其帥臣稱稽其月給以激衆衆洶洶且為變乃語中丞曰滇戍方也以蘇治之乃安今宜無追呼而尺籍悉備撫而肆之猶龜莫

配矣獨奈何欲擾之中丞以屬公乃諭使給糧俾復其所而後衆定其他所建白皆懸契時宜滇人賴焉庚辰按江西宸濠亂後公黜從逆褒節義值歲存饑賑災郵貧疏連十餘上西人以安

辛巳拜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其教以敦行誼正習尚變氣質崇節介厲廉耻為先時士學趨詭異乃新正學書院分經建局選士羣肄之刻其奇靡而約諸理秦士興焉

嘉靖丙戌進陝西按察使驛作徒數十人歲暮餓而遁有司當以越獄公悉縱遣之衆感泣輸歸使自齋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六

投郡縣輸顧直以免無後期民有誣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與弟同盜法不得獨免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

丁亥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徐沛新河之役調河南山東丁夫五萬餘供餽取給二百里外加以炎蒸病者相枕籍廷議下之公曰疏濬舊河而增築其堤自可通漕較之新工難易百倍卒如其議民不大勞而河迄通利及召為副都御史民爭繪象祀焉

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皆攝太宰事於時內閣權甚

重進退百官銓部皆取風指公抗行已志介直不阿朝臣有坐論執政屏斥者數十人悉收用之無所避壬辰關中饑詔發帑金以賑而鹵酋吉囊數寇邊天子爲之晏食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公馳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

時邊備久弛鹵每歲一深入蔓延二千餘里恣其飽掠而去諸路僅保營壁莫敢誰何公至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効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鹵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春鹵犯延綏時震方援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七

大同公起震還而檄參將任傑以兵出鹵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敗鹵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延安會公使文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既合伏兵起乘之鹵大敗遁歸至興武効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凡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葵器無算兵部上公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鹵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鹵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異其賞會執政有忌公者不報

大同之亂與北鹵連王師討之未克乃遣梁震帥兵往

援且以計携鹵楊言西師百萬壽其巢穴矣鹵師繇此却顧而震因得以降其城執其首惡一方底寧丙申改刑部尚書初大同卒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劉公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劉公於是得釋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構間兩宮株連貴近吏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公獨以抵法無所礙九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八

戊戌夏乞終養太夫人詔報可甲辰秋召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辭不允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太夫人諭公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母時也吾借汝行矣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鹵去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亾矢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堠鹵至持滿待之其秋鹵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以文法繩邊將其所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乃幸全公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聞咸奮

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大宰缺廷推首屬公上

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為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為仲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縉紳悲之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九



尚書周恭肅公用

字行之蘇州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年十四去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壬戌舉進士拜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徙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為南京兵科給事中

武皇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西番公上書諫甚力人多危之竟得旨不加罪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劉愷以下數人及鎮守江西中貴人黎安不法其身引而南其所論奏顧侃侃出北臺諫上天下咸服公敢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十

遷廣東左叅政番禺盜起撫臣調土兵兼官軍分六哨合攻以公領龍門哨征藍囊諸寨與武臣並進直抵藍囊擒斬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朝議猶以前敢言功不得錄

嘉靖改元陞浙江按察副使會丁母憂服除起為山東副使備兵於臨清為建設賞格令同盜者相首即不復罪其罪盜自相疑畏不復相聚境內以寧

遷福建按察使閩素多訟推鞠平恕獄無繫囚亦無冤

民中貴人鎮守市舶臨於福州其日所給食責之驛館館人苦於劇費胥楚額不能應乃例削其數公私稱便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民饑死者相籍至有相食者公職當清戎無分守之責然不忍坐視民之饑而死也毅然白於撫巡請自往活之公躬循阡陌戶貼賑濟字令民自齎以來遂以內帑所發銀及措畫米物戶給之絕無遲留民獲實惠所活甚衆會汝寧分守缺公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爲具文苛法而南陽滯政次第舉行

八年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軍務檄所屬曰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十一

知不得已而用兵尤當知不得已而爲盜惟藩臬諸司之綱之紀抑郡邑長吏有守有爲源潔則流自清民安而盜自弭其言惻怛由衷莫不疎服有巨盜數輩阻山橫行捕久不能獲廉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以利害結以信義因以賞誘之遂奉成算俘斬來獻蓋兵不血刃而賊亂除

召還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十一年轉左尚書汪鉉引薦失當嫁其罪于公調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自辨後兩人相繼罷去卽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工部尚書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

而故緩其入黥買者因據以爲利公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授之直宿弊頓革

改南京刑部尚書九廟災坐自劾免晦養者五年御史交劾論薦二十二年起爲工部尚書督河政疏請修溝洫以防河決數月改督漕運未至尋入爲左都御史士之干譽喜進者聞風望見不戒以絕明年當考察京朝官公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于籍又第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讐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力必黜天下服其公

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拜寶鏤上尊之賜二十五年陞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十二

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爲政專尚書至不服有所可否而侍郎遞相踵以噤不語爲知體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莫不樂爲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公之與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勤甚疾作會冬嘗大計羣吏之治奮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而卒年七十二公性孝友而薄于嗜慾歷官四十餘年恒不以家自隨

人餽之物卽菓蔬見之輒不憚故其卒也貧無爲歛

侍郎歐陽恭簡公鐸

字崇道號石江江西泰和人嘉靖

進士官至

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諡恭簡

公少卓穎四歲能畫識雪臺二十八將名氏甫冠舉進士授行人使蜀蜀王遺金帛扇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覆衆叫號不已公色自若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累遷虞部郎中時中貴鎮臨清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獨執之曰奈何無事而用兵以中土而要節餼中貴人不當帥勿聽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十四

便乃得罷

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當給諸曹署隸直公戒吏懸直待給毋先顯者母子美能聲赫然尚書喬公字引以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爲福建延平知府肅司禮敬郡人也家憑藉爲暴橫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輒而民苦賦爭徙窳公歸賦於蕭氏曰奈何重困吾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椽曰復爾我盡役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於是司禮大恨謀中公以法會太宰完舉治劇調守福州公曰

嘻此其意欲困我與鎮守太監忤將籍手我也疏引疾部不可促之官至府而鎮守尚璫者已盛氣待之矣公裁供饋禁豪索鎮守諸門客不得肆數嗾尚欲有所洩怒會頒胙公曰胙散祭器頒神惠而止益市肉何爲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尚怒曰往胙我羊豕具今大損何也令隸昇肉委郡庭而去公陽爲不諭意也者好謂諸生日尚公無以若相禮故勞苦之乎趣分肉詣謝會迎春又削其宴劇曰時當布德施惠而傷財病民何春之爲迎尚大恚肆詬罵語諄甚公徐拱手曰此豈臣子所宜言徑趨出而城中誼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十五

府且發諸門客奸錄其私橐於是諸門客大懼交說尚釋憾而尚亦中悔因三司謝過而公益自勵爲苦節會編里甲則士大夫與民分役始而上下交譁久之則亦信而安之矣癸未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滿三載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

召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光祿少卿上六事皆爲官節省搜乾沒稽出入天子嘉之卽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事未幾改撫應天十郡督糧儲謂吾不虞他七郡而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

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卽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驅而蕪也旣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雇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顧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十六

康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十石矣公所爲惠政于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

章聖皇太后梓宮附顯陵道經公所治不善事山陵使者雖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俸然上以爲是不惜譽吾左右也會吏部右侍郎缺會推再上再不允命推老成持法者乃上公立報可改吏部右侍郎公佐吏部不携家時當考察務以精核行之不阻勢不修葺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鄉人有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自以孤誠受上知弗謝也

九廟災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表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即行歸而卜武溪之勝構肝武草堂與伯兄焚讀書觴咏甚樂而九卿給事御史薦公者以慮二十疏然公已得疾遂劇俄卒年五十有八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七

侍郎寇公天敘

字子悻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五歲時母趙淑人病久髮弗櫛家人欲剪之公曰是不可毀傷及卒哀毀如成人禮弘治辛酉舉于鄉卒業太學尚友天下士而與馬谿田呂涇野崔後渠切劘聖賢之學以躬行實踐為本正德戊辰第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每錄囚務矜恤讞疑理枉多所平反有勢豪撲殺人出家人代伏其辜公曰天道神明獨誰欺乎乃駁奏竟抵其罪不畏強禦尤倜儻留都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八

人知寇評事會兩京曹官得舉科道趨者恐後天敘曰官求盡職何必科道耶獨不赴布袍羸馬晏如也陞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為政均徭清稅剔冗除濫鋤強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于座右丁丑歲宸廌請于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回烏府萬家春之語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請卷乃其所私者同事者曰公神目也在鄉三載政績卓異其去也民惘然如失慈母

已卯超升應天府丞會府尹缺卽攝府事時寧庶人反武宗御六龍討賊庚辰春駐蹕留都權嬖怙寵提督江彬尤賜張所過率以重賄免禍守臣亦諷賂之對曰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罪彬洵洵每務持迫之屬有不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中官勾妓婦善音者數百人拘之別室以備供應饑餓疾病累累迫於死言於彬而釋之常以事觸彬怒令人俱之迄無短可持偵者乃勸往謝彬竟不往而彬亦不能有所加也其他權嬖所需直沮之曰吾當見上親奏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九

彬每遣人來公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民窮庫竭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人皆莫能誰何駕北旋諸守臣送之維揚卽得還天敘迤邐於淮安坐不行賄爾是時江南諸郡皆緣迎駕厚斂民而乾沒其間駕駐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民不知亦不病也甲申饑饉人相食多方賑卹鄉落散米粟城中煮粥以備之尋復大疫施醫藥周視閭閻或勸止之嘆曰我爲百姓癘豈干耶治應天四年餘百姓恃以爲命

巡撫甘肅公至月餘回騎犯山丹指揮將士過其鋒酋首脫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遠震先年土番番大掠甘肅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遣番文求和通貢辭涉諄諄公上議回夷於我有必通之勢我於回莫無終絕之理若此鹵求通不得必至侵擾不大挫衄之則朝和夕叛無益事宜聚糧犒師以張我捷伐之威以堅彼悔禍之志然後議和則操縱在我而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二十

在彼勢可恃以無虞總督王公欲遣使傳檄詰責土番送出哈密或聽選理一人主理國事公獨執不可以爲祖宗間關立哈密而欲世世守之彼雖占據終我地也若廢置由之則地彼有之矣豈春秋正侵疆之意乎况倉卒遣使而爲彼羈留如國體何乃削去聽爾選擇立王數語直付進貢回使執之去此皆長久之計也因上陳七事一嚴清解以實軍伍二請備禦以固邊疆三廣屯種以實邊儲四添京運以養遊兵五處料物以飭器用六添火器以壯軍威七留部官以督軍儲皆北邊切務俱獲俞允巡撫陝西值歲大饑公疏請盡蠲租稅大發鹽銀以行賑濟忠誠懇切上爲感動勅下如公議關中之民賴

以全活織造太監至陝供億甚繁則因歲歉奏請停止上命取回人心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

癸巳改兵部侍郎以疾在告雲中變作力疾上疏極言叛軍稔惡怙終宜彰天討乃陳分別善惡與懸賞格諸方畧憂時之心雖病不怠已而疾殆竟卒張南川稱其寬而不縱嚴而不迫大不遺遠細不遺近呂涇野稱其行已省身可與神明質可以知其槩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副都御史朱端簡公裳

字公垂直隸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卒年五十八諡端簡

父鳳嘗教公曰汝裳勵操行無以家為慮子一盂飯一裘葛之外於我何有裳刻志自砥為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

正德甲戌登進士擢監察御史巡山西鹽法錢寧差官市鹽拒不與有倖人奏討鹽引司空石公曰爾徒往無益朱御史定不允也時御史王相被閹鑿構下獄公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蓄猫捕鼠猫鼠相持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錄八罪王得從輕刑又勸上戒佚樂近儒臣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候公不許後果有以重獄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又諫止南巡數變災惑之禍直聲播于中外

庚辰出知鞏昌府時連年旱荒瘟疫大行乃虔誠致禱即大雨決旬眾以為神西彝猖獗設方畧困之洞中食盡乃殛之功聞於朝賞表裏銀兩詔舉政事卓異者賜宴獎勵公居第一給事中劉世揚等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公又居次

嘉靖四年陞浙江副使冬夏惟紗絹袍各一襲無可更

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飯親操炊汲迎父就養同列共製一衣爲壽父力却之其家教嚴正如此吏私書公案日清如水難到底公手續之日清到底餓殺你至今人傳誦之

御史王璜按浙不畏權勢浙有重人啣之璜竟罷官公以副使齎賀表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曰真御史也重人慙沮

七年陞福建按察使十年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建牙於濟十三年丁父憂勅賜葬祭自都御史守制還寒約如素士自號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貧子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止茹蔬菜十八年再起原官仍前任本年夏卒於官

公惇篤朴直目所見必行言雖久可復凡在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非惡益窮經撥隲以聖賢自儆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行而成論士頌其廉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

總督應公價

字子材遂昌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卒年六十一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授刑部主事時惠安張某以贓敗下部屬公訊理按得其狀客有爲張私謁者夜遺金七百峻拒之竟駁正如法太宰許文簡公考績云發巨慙之贓不爲勢怵勵清修之操不爲利誘蓋指此以員外奉命慮囚江西平反數百釋輕罪千餘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甲午遷知濟南府事郡故衝劇公廣勞來蘇凋瘵政蹟著東土銓司最公治行奏調常州府常難數倍比至適當定冊稅糧徭役奸蠹蟬集如那移增減詭寄隱匿之類蓋漫不可致詰者公究極利病詳定規畫裒益以均平之丁據黃冊糧據實徵其所更賦役二法最爲精善郡巨姓顧氏相許有司率牽制無能剖決潛以重賞求公公發其事而當以罪富民吳庸者於公去常之日具百金追送于境外曰予儕小人歲無侵擾公賜也願以此爲報公謝而卻之然性素鯁直輒與行部相齟齬互煽流言復調寶慶內艱去任服除補辰州未至拜湖廣副使董學政志潔行方學履心古遷苑馬卿經理遼陽時七苑之馮散處郊原倒

失不常息駒之數奸宄復漏報不以實公爲置廐數百責令每季報生而又覆其勤惰豐其芻藁時其調得嚴其蒐閱日葶月蕃列廐雲盛民免賠償之苦矣丁未陞山東叅政會妖賊甫平議者欲盡誅其黨撫臺亟以屬公於脅從者悉輕釋之未幾陞河南按察使再遷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尋擢都御史巡撫山東值邊疆多壘朝議謂非公不可奉命改撫山西兼督三路支隘之樞及鹵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按者簡戎行葺營堡謹斥堠更番戍守併聚兵力以扼要害計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鹵至則裹甲荷戈持滿以伺退則設伏要截歸路鹵知有備遂徙營去莫敢窺塞

陞兵部右侍郎總漕于淮公言黃河入海之道疏通無滯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河流湧而漸高茲欲使黃河之水復清河須鑿澗口工力浩煩勘得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者謂宜開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但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何以易此疏下工部覆從所請

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方桂樂平等地徭徭雜處半爲盜藪而莊頭鬼子等巢劫令逐師爲害尤甚其七山三十七巢諸徭密邇軍門據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征不服經畧者不過多設營堡遙制而已公至諭以德意不卽加兵而樊家屯馬江等劇賊悉款効帖服惟七山諸寇負遐阻怙亂自若公審勢察機署勒部伍授諸將方畧親督精銳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計乘勝復攻莊頭鬼子等十五巢生擒百餘斬首三十有奇歸被擄男女三百餘口奪牛馬彘器無算次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比至賊倉皇出敵輒敗衄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山籍其田廬蓄物什器令官兵屯住耕作殲獷悍之寇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無踰公焉捷聞荷恩賞金帛仍廕一子未幾以疾卒于蒼梧官舍

公和雅有度外無矯矯聲迹而內貞介自持不隨人俯仰居官務實政雖與時多忤然所至民咸稱之

尚書鄭端簡公曉

字窒甫號淡泉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諡端簡

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父遵化訓導吾核公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

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名公竟不一謁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二十七

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

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調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摘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

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並市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

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二十八

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

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傍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

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落職還

公官支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急呼僕趨請公人以語公公道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无

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從容暇裕若此非素有養不能也且卽其夫人若此其刑于之化可知已

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受誣事於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

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无

侍郎唐公胄

字平侯廣東瓊山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賜祭葬

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

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山內象為宋死節臣趙

貞珞等請諡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為廣西提學食事

諸藩皆令其遣子入學讀書

陞雲南副使擒橫虐土官莽信獲貪狼知縣趙九臯諭

解木邦孟養二宣慰構亂改提學陞叅政右布政使

入覲陞廣西左布政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支祿米自出幼具題日為始歲費幾千萬石公曰祿

當從爵未爵何祿疏聞於朝遂通行諸藩著為令古

田鳳凰寨革賊為亂兵征無功公屬古田令劉朝輔

以意招撫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孺子入學讀書者

耶即從朝輔來見解甲受質

祭已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陞戶部左侍郎世

宗十五年議伐安南公陳不可者八大要言華夷者

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南不征著在祖訓

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立陳氏後已無所

得置為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之至于宣宗克承

厥志棄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代當其盛時屢為

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後歷五代至宋曲

劉紹吳丁黎季陳八姓迭主而嶺南邊郡外警遂稀

是莫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若謂中國舊地宜

乘亂取之臣放馬援南征漢歷浪泊士卒死者幾半

所保錫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平交簡定繼亂所

不嚮應惟交州一城又六年餘始克就擒亡幾何時

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復起中朝武臣陷死

甚眾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國十餘年之力得數

郡縣空名而止比况前代又有征之不得如宋太宗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四不可也莫狄入貢

莫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其隣可借中國之資

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具表齋方物款關不

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初封御而拒之名為

貢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典師十萬日費千金太宗

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山海餽餉不絕今擬

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採木之役在貴州方

有鎮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于田州岑猛之征且

白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作加以水旱蠲除視

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皆迹有可求耳以臣

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倉積餘僅四百萬屯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鹵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關於大體萬一徇枉毀或隨之卽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出憂不在四裔而先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奏稱公忠謀上亦曰胥後議

武定侯郭勛特寵請配享其祖英於太廟公上疏曰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三

聞聖祖開基二年正月乙巳始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六月丙寅廟成列祀二十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虛位是諸臣之功蓋皇祖論祀之日已合生死之臣先定之矣至于太廟從祀古者所謂爾祖從享祭于大烝其典猶備英所得侯平雲南也而非開國英侯之日太廟定祀十有六年矣此時且不得祀功臣之廟况敢望配享哉我皇祖享祀之定寓褒旌於血食品題尤精位次先後今尚不可輕移有無額數况得而增損乎若助所引祖訓言得與于三公二侯五家之列是專言議親不關廟祀也伏惟陛下寢英配享之

議庶慰聖祖當日之心悅諸臣素聚之魄而助知孝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矣上不從許英從祀

戊戌夏議明堂大禮忤旨詔獄廷杖歸踰年而卒公耿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疏詳核今古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北向力稽首陛前初南祔事中岑用寶言公與林俊吳廷舉並先享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詔贈右都御史賜祭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三

副都御史馬公卿

字敬臣河南林慮縣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卒年五十有八

少而穎敏甫十齡父圖沁州公示以經書大旨既曉析已擣文清峻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試春官不利辛業大學時臨清王佑以貢至公察其博覽有行遂借張士隆田汝耕輩講易於王氏十八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答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蓋切中時弊云大學士劉健覆問卷奇之改庶吉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六年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廉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其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贖貨者已出院公疏請究之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貴大愧恨吏部遂以公為大名府知府時薊盜大亂大名戎馬充斥又值凶歲公至郡修城浚池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佃為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公復請留運米若干斛救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某掌賑濟怒公之專入境見道

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

初遼東甯杲自御史陞僉都御史已除各潛屬京師厚賂閭求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公適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爾驚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杲僉都御史巡撫其定并討羣盜杲必欲中公以危法至大名竊窺索廢威脅語侵公不為動亦無從得聞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卒如請十年進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公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無一日而忘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五

死則為備必濫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讐之實欲存之以便已况法弛綱頽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鬪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夜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劫素雖桀鷩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梅論謀說降赦逆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

改山西提學轉叅政時晉國發喪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公又從容開釋無辜者甚衆

嘉靖二年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助造幣於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挾金以遁十年不訖工公蒞之乃與御史歐珠協心裁抑檄杭守查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奏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七

及仲道抗違新命凌忽使臣有詔逮公及仲道詔獄治公及仲道各引爲已罪珠疏救公謫鶴慶知府殊仲道亦坐降調公歸省親會友飲燕甚洽久之適當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直履堂與耳至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公立而言曰吾不過再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

鶴慶民朴而士少文公推誠布化抹撥煩苛均徭平賦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和地亢而藉潤桔槔步濟詢之士人云惟麗江可疏而灌之然異境民私之而壅其流公乃移文麗江委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潤如之

沿江鑿渠浚澗幾丈旬日而就暇則教誨生徒講授大學中庸又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筮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借偶爲詩拾古人之餘做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後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楮今又弊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淡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七

也或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
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公問道可逸也公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公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

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
其兄何有於戚即事成庸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
事之乎木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
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

七年正月遷雲南叅政再遷按察使委勘平蠻功過當
實當道器之御史劉泉薦公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
大猷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公自代謂公氣量可以消
反獲才畧可以理紛結不報

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公至
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公謂六月無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二

三

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
毋令走洩未幾槽利上錫白金綵緞奏除淮揚軍餘
無田子粒凡若干兩又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
事而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三

尚書翁襄毅公萬達

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
年十 隆慶初追謚襄毅

投戶部主事督稅監兌所至有聲權河西務疏戚哂侵
奪語甚峻上可之

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州倉會權貴阻撓運道使人奪
其舟乃不敢犯漕令諷言册與吃不為動辛卯陞署
郎中議奏監政利弊會畿輔大饑奉命出賑減去騶
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周至民甚懷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一

癸巳陞梧州知府丁酉安南人鄭惟僚上變至得莫登
庸篡立狀上命討之會公擢廣西副使首列征南事
宜白督府蔡經行之又上議于經曰今日之兵大率
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必用也則示之急而急
焉示之緩而緩焉弛張闔闢真機在我彰不戰之功
可也若兵必用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
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於備
欽廉海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法
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經大韙之
龍州憑祥二州土舍趙楷與韋應李寰等煽亂許莫登

庸爲鄉導并以我緩急告之公具白經曰兩州瓜連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寬之則威寢陵蕤遠人弛聽乃遣使至太平召思明府土官黃朝諭以大義俾毋賣倫母黨亂思明應命設伏卒擒韋應械蒼梧督府論死趙楷李寰各以計就擒而禍本悉拔

蔡經承命撫廣集諸司議發兵時公丁益橫潯人甚困經與安遠侯柳開決策以屬公乃命百戶許雄給誘公丁信之出詣汝成自列汝成慰遣出而民有被毒者羣扶之一市盡譁遂復繫獄使人諭諸徭皆曰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二

禍宜聽罪乃檻致經所磔之卽乘勢督兵進諸巢皆破賊窘東遁復督兵合擊斬首數百級公移兵古田招降六千餘砦藤峽復平經用公議編保甲立營堡設督備清狼田以處款兵權商稅以輯新民改武靖州爲千戶所以三縣狼兵隸之帝嘉公功陞一級賞以金幣

四峒介于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土人黃賢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關府州互爭莫能歸一而峒亦向背無常公議曰四峒之爭久矣曷籍無歸易於叢怨欲明歸一方勢必啓釁縱

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其怨然酋類瓜連苦於離析爲之立縣則治之太詳爲之立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不若以其地割屬南寧特設撫民通判治之築城建署戎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于通判乃能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冠服榮其身通判指揮能各盡其職奏旌之以五年期其效經覽議謂曰君言遠矣卽使人諭之峒民歡踴稱更生願附南寧曰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桀驁獨稱兵脅衆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訊公曰易事也峒苦土官誅求虔戮久矣不得已而從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旣携夫然後震以兵威劫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督府從之公乃牒叅將府駐南寧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經喜曰翁君神算也

改叅政廣西時尚書毛伯溫奉命征撫公上議曰今日所以處莫賊者有三揖議而告成功者此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兵猶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焚蕤絕滅威則威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死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

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
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時欽
州知州林希元與權貴通謀力主專征計令廣東民
兵自田一項以上皆自備舟楫運糧往交趾界伯溫
因公言遂不用其策廣民大悅

甲辰二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二月擢
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乙巳
八月鹵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
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鵝鴿谷叅將張鳳率其屬各
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四

邦直以戰死時鹵欲深入公與總兵周尚文各遣騎
四出邀鹵鹵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
嘉公功賞銀幣賜勅獎勵

丙午九月代國將軍充灼等爲惡少慙恧誘鹵酋小王
子入大同爲亂公密啓代王收充灼等誅之而分捕
叛者奏聞降璽書優獎不動聲色坐折逆萌

公上議宣大事宜云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固而時勢者
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兵不審時險不度地未免於
泛然而舉倏然而罷非所以揆事體而弭寇讐之道
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逶迤而東歷偏關抵老營

堡盡境實二百四十五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迤

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實六

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迤而東北歷中

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

一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臨胡鹵險在外者也所謂

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

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

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羣洛河口

約一千七百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

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五

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我國家雖不守東
勝棄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西連延綏
東連蔚州勢相犄角至於爲京師屏蔽則宣大爲特
重其地鎮可比卽宣大山西外邊之地有曩險迂直
合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
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
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北路次東
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無待防秋
偏關以東之百有四十里則畧與大同之西路同焉
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荆寧鴈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

諸關隘要之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晉保障黔黎
然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論又有門
戶堂與之語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大鹵屢寇山西
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自宣府入事所可徵也蓋
形勢之大畧有如此古稱藝狄之衆不能當中國數
大郡若智與謀及戈盾大器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
不侔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氐裘之族驚忿而雄捷
出于風氣異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爲本業抄掠爲生
理專精于技無待于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
隸於羣牧業分於四民百一爲兵勞於訓習習且弗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六

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寡爲衆乘時而攻人我散衆
爲寡畫地而自守攻無定勢所資驅疾騎而運之飄
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齎糧負甲而隨之瞻顧
而狼狽彼去文字簡號令進無所馳追無所攝而我
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進退由人上下牽制故彼拙
日巧我巧日拙又國初之時我太祖成祖抗稜遠斥
藝狄勢衰竄伏莽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
繁種類日盛近且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居民爲彼捍
隸諸酋所部約可二三十萬衆視國初何啻倍蓰沿
邊戍卒較以舊額未嘗加多彼醜先年秋高入寇控

弦不滿數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
收勝算頃者每一大舉動稱十餘萬蹂躪關南侵駭
京郡尋常師旅莫敢遮邀蓋時勢之大畧有如此者
夫度形勢之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爲內備所
以資外揆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畧當異於昔而後所
經畧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
之不得不然者也

公在宣大主修邊併守之議鹵人無間可乘不敢輕犯
歲省餉十之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七

駱駝九頭白馬九疋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
貢講和自後民種田塞內鹵牧馬塞外各守信誓墩
卒納之總兵家丁董寶等徂石天爵前事遂殺三人
以首功報于是公上疏言董寶等么麼賤卒乃敢壞
法貪功彼執物示信託墩軍通款借口不許尤當善
其詞說遣之乃誘而殺焉此何理也寶等滔天之罪
真不容誅乞亟正法典榜之塞上預弭其蓄怒構兵
之謀卽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按兵待戰巡按黃如
桂叅守備張潤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防簡失律之
罪兵部以鹵黠詐未可信宜貸各官罪第令嚴兵待

之詔可

公當秋防大棘分地盡守懼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
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油置竹筒中絡之約曰遇卒
不在守輒以硃油傾注其處卒輒自縛詣罪公責而
遣之又嘗遣善竊者數十輩傷出塞外使扮細作夜
窺垣墻或兵不備則緣牆而登而入告將吏登者賞
而或者刑數十輩者再遣則伺夜之計竟無所施
丁未二月公奏近歲巡撫王儀總兵卻永選各營精銳
五千八別立營五營以廢棄將官領之每軍額外
加米五斗遂使各營虛耗而又別取老弱步卒用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八

原數及遇戰陣復自以親兵居後反驅諸路兵爲前
蔽用是士皆解體且坐營都指揮董賜李瑋前愆未
贖後復失律宜正其罪并罷新委坐營官周瑋韓彬
楊斌而歸其兵于各營各路上日新立五營戰鋒及
多增月糧俱是變亂兵制卽令革罷軍士勒歸原伍
董賜李瑋俱如擬

四月公議大同爲山西藩蔽大同有備則山西無虞將
來可以漸禦客兵山西巡撫孫繼曾則以論長邊則
大同差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山西大同並急今欲
止守大同豈得無憂公復奏繼曾沮議爲議也賜別

處得旨逮問

已酉春正月鹵入宣府將逼居庸公諜知之以宣府總
兵趙卿怯懦恐不能當鹵乃疏請預調大同總兵周
尚文代卿至二月十一日鹵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
指揮董賜江瀚俱戰死鹵遂南下駐石河營游騎分
窺諸口遊擊王鎬等遇鹵與戰却之士氣稍奮鹵移
營南向總兵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叅將田
琦率騎千餘來附與鹵遇于曹家庄搏戰竟日相持
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酋首四擐其旗賊氣遂沮會
公督四路叅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躍鹵以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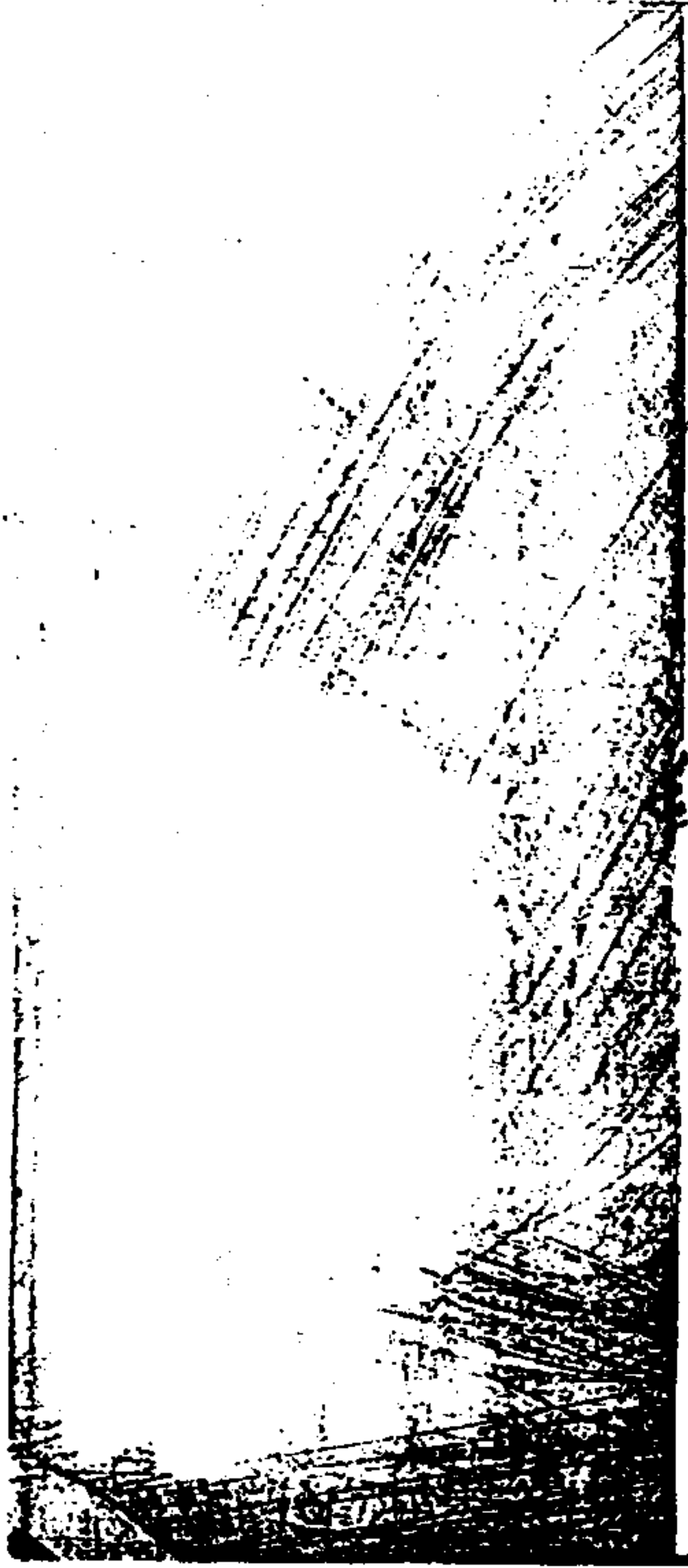
大兵至遂結營東遷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出
關又敗於大淖沱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復擊敗之
鹵狼狽夜遁公以捷聞上悅陞兵部尚書賜銀幣
九月辛巳諜報鹵俺荅率衆入邊結營東向勢將深入
公乞申飭諸臣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鹵在關南
者計在必守以保邊毋以疎虞取敗上令督撫諸臣
視賊所向相機戰守

冬十月奔父喪庚戌之變詔奪情起宣大總督曾鹵犯
京城本兵得重譴復改兵部公方病疽結廬墓間及
聞命單騎就道不四十日抵京時鹵患方棘上遲之

屢以問嚴嵩嵩不為申理遂貶右侍郎先是公至不先謝嵩嵩密使人諭指亦不應公竟坐廢憂懼而卒公幼穎異五歲能讀書性剛介坦直以忠孝處國是南北征討諸所計畫遠周至措之有功守之可久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力其料敵甚審臨陣每以身先士卒故所至咸以威畧著聞至今言者稱嘉靖中年後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旨竅公一人而已所著有省愆集平交紀畧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二

十一



尚書毛襄懋公伯溫

字汝勵吉水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

年六十四

初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濫文以矯名郡人呼為毛青天訴者咸求詣公或吏事疑似牽制與輻輳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攝判嘗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入為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美目舟車耗息幾埒正算公籌較釐正復于故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三

十二

較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為準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其府中為姦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其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應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為公許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愆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

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
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剽掠郡縣
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詆誚寇不可弭公移守備武
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
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

辛巳世宗卽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姦罪敗露論獄
當斬其黨陰庇假污奏牘冀得易辭公上言忠銳輩
在正德間穢濁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
人痛憤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
中今復緩于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十三

司禮太監蕭敬章竊同惡相濟默與夤緣益其利害
相關俱欲掩飾臣謂敬章不誅恐詔不信于天下也
疏入中官爲之屏氣

壬午擢大理寺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鹵恃兵爲命首
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簡屯
田沒于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
禱于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公嘗在
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
留不報戊子罷職歸

壬辰用薦復起奉勅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
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
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
京朝官六月以誑誤復罷歸

丙申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
不通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公可任大事丁
酉春以右都御史召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
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錄莫登庸
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勝從交酋且獻誠矣
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畧不可不圖謹上六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十三

日正名日用兵日用人日理財日明賞罰日一事體
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

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
道遠車摧勞費千萬公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
地險巖爲低昂工作易就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
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上五事欲均
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委任
破管格以作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
增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

己亥春聖駕南還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勅公總理整

飭宜大山西三關軍務公至邊簡將帥嚴間謀峻關
隘增斥埃均犒賞上言大同以北川原漫衍非城堡
不守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泰將賈鑑不能和
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公謂昔
之僨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然興復
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頃得應召兵三千餘矣創立五
堡漸可底績上是之于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
于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鹵鎮河二堡
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卽以新軍實之蠲廢田之租使
之屯耕以一叅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鹵入大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十四

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驚報鮮至

五月還院八月上決意南征加公叅贊機務九月同總
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
少保賜銀綺復廕一子國子生公因條陳議處六事
一曰正名安南不庭皆繇莫登庸篡逆命將出師爲
討賊也宜先移檄省諭脅從者許其投首有能斬賊
者一體陞賞若賊首來降臣等卽當奏聞區處待以
不死如昏迷不悛必盡戮無赦伏乞明載勅中容臣
等奉行二曰用兵廣西田州思恩泗城左右江等處
及湖廣永順保靖四川酉陽等處土兵皆驍銳可用

恐所過地方騷擾宜責各守巡官統領禁戢之兩廣
總督都御史責任重大宜簡用碩臣以圖共濟雲南
各府土兵必得黔國公印牌方能調用旣調之後責
付總兵以統布巡撫都御史以贊理廣東江西浙江
福建等處官兵不可泛調宜聽臣選摘貴州總兵李
璋廣西副總兵張經叅將沈希儀皆謀勇素著宜聽
委用廣西由憑祥州八界首關經卜隣站濮上站過
富良江卽東關矣廣東由欽州一日至永安雲南由
蒙自縣兩日可至蓮花灘三道刻期並進期在討賊
戒勿妄殺今日將士以先入安南擒斬賊首爲奇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五

若故縱真賊及妄殺無辜者以軍法重治其論功賞
格宜勅本兵預定三日用人乞勅兵部選才幹部屬
官二員隨軍贊畫酌處旗牌叅隨官舍天文陰陽通
事醫卜若干名以備委用其各省三司及府州縣正
佐官員聽臣臨時取用四曰理財乞勅戶部通行各
省布政司凡征完京折未解者福建江西浙江兩廣
則輸廣西南寧府貴州湖廣四川則輸雲南臨安府
各省督餉官及今秋熟買米貯倉其嘉靖十六年江
西湖廣兌軍糧米預行扣留若干改運南寧府仍查
納粟事例并開中兩淮鹽課及發太倉銀兩通算得

四百萬庶可舒目前之急五日明賞罰法曰賞不踰時罰不遷刻軍中之賞小者金帛大者官爵宜勅吏兵二部將文武官職劄付給臣若干即于軍中拜官陞賞至于有罪酌量輕重必罰無宥六日一事體卽今三路進兵官屬將士數多若號令不一何以克濟凡支移通行各宜同心協力紀驗之時微功必錄毋得自分彼此各持所見致悞軍機違者聽臣奏疏上俱依擬行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上四傳至嗣爲陳嵩所殺嗣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民舊臣鄭惟瞻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勅公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罷議者多主黎民欲乘釁取地郡縣之公既集羣策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絕繼滅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與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毋得有不死黎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公懼義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六

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授之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佈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例辭極悲懇公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宙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太密非羈縻遠彝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公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瞻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進公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自陳乞休不允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七

責甚不稱風紀之職宜著爲令舉必以上賢而劾不
下五品毋令枉濫以滋姦弊三革騷擾御史以廉查
爲職所在務宜新歷頃或動委屬官分行州縣不惟
迎送芻牛倚勢作威或計睚眦以中傷善類或望風
肯而徵文出入害不可言宜痛革之四懲豪勢今鄉
宦清修苦節者固多而憑倚恣睢者亦有若縱而不
問非所以著風裁明憲紀也宜少加懲劄五省繁文
凡御史出巡類有造綴文冊費逾千金然不過文具
而已自今出憲綱考語外一切虛文通行釐革以敦
實政六明職守巡撫巡按及中差御史各有職掌其
載風憲事宜極爲明備宜各遵守不許侵越違異七
正士習學較士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見事風
生挾制官府宜嚴督學官令其遵守臥碑以敦習尚
八備兩造兩造不備而欲民無冤不可得也民有曲
抑悉宜聽其訴理毋主先入之見偏執曲斷奏入上
曰朕恆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貪酷肆
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得振揚風
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却繇都察院考覈不嚴
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觀
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家何賴焉覽

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慰所陳悉允行
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卽宜精白奉揚勿負朝
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公又言撫按所屬官員
六品以下罪狀顯著者卽自問黜不許槩劾上允其
議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公劾罷之
朝廷紀綱爲之稍振
北鹵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鹵嘗越三
關畿輔震恐公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卒無備復言
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衛軍郭以衛民太祖高皇帝
定鼎南京旣建內城復設羅城于外成祖文皇帝遷
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
殆倍城中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
便疏入上從之勅未盡事宜令戶工二部會同速議
以聞該部定議覆請上曰築城係利國益民大事難
以惜費卽擇日興工民居葬地給別地處之毋令失
所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賄厚
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解
科條沒入軍士衣糧腹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
敗衄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效痛禁抑罰
發其杜倖門

總督宣大侍郎霍鵬以鹵報劾午請調各鎮援兵令延綏一枝駐黃甫川其遼東者駐居庸薊州者駐紫荆保定者駐故關及山東長槍手河南毛葫蘆俱聽取用公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厲之心輕惟延綏游兵二枝爲山西添設者及長槍手等兵可聽其徵發上從部議

甘肅各種番彘糾衆入寇時巡撫都御史詹榮欲乘時追勦總督侍郎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公言禦彘之道貴于趨時應變之機成于多算番彘梗化實切腹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二十

急之則驚變易成緩之則滋蔓難制萬一調停無法撫勦兼失徒開邊釁自損國威宜行各鎮巡等官練兵治具固守地方一面多遣官通人役宣布德威陳示禍福若各番畏威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償原搶財物以贖前罪或怙終負固務要追勦從長計議相機處分不得互相異同往復請奏以致失機務事上從部議

奉勅提督團營軍務時營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

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首以徇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公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廝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尤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發遣無遙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考滿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戎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二十一

兵已而戒嚴方得罪公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三月卒

尚書劉莊襄公天和

字養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六十 贈 謚莊襄

公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遊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廉談理學為世模楷授公舉子業而內奇公以古人期之弘治戊午年二十舉于鄉三困公車游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正德二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徵拜御史

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實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公當出鵬侯邸中脅肩為堂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公正色不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莫其貌悔小寬之而謫書則陰上矣會堂奉旨于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公以蘭州為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堂遂撫奏公違命詔遣官較械繫至京送鎮撫司拷訊公悉以事委藩司即就道無戚容堂乃使所親信恫喝較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為枳不得發壯者至拮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

嚙臂為盟護公行所過傳舍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密遣害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獄也幸臣寧力為鵬喉考撫公罪不得遂長繫久之言官俱申救黜為金壇丞亾何進為令

擢蘇州府同知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為蹂躪臺臣驟用公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奏言浙江起運糧原額內坐派京庫折銀米六十萬五百石每正米四石折銀一兩蓋以官田租重民困於徵輸用此調停耳浙江惟杭嘉湖為重湖視二府尤重官田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亦惟湖最多正德元年巡按浙江御史車梁奏將京庫折銀米優派四萬石于湖之官田以紓其困併湖原額派均折銀之數共十七萬石有奇賦稱平矣至四年布政司議以折銀米集派官民田湖民田少賦反增重請自今浙省京庫折銀米石一以官田為準湖仍優派四萬石如正德元年例部覆從之其民大悅為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以母老乞歸養久之起故官督陝學益稱職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郎以其年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營

革者五日培尅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當與者五日關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

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其一切利弊晰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令不經之費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此吾嚮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殲之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

如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五

改總理河道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公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于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濬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又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濬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五

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申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關主事并各關官吏夫役上從之賜勅督理司府軍衛俱聽節制又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祖陵坐北面南俱土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縣而來至此聚止卽今基運山陵北有土岡南有小岡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其南而小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水流去祖陵一十三里惟東南而勢正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柯諸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皆入於汴河西南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陵前東流亦入汴河以上諸水每歲水大則衆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淮水小則匯瀦於陵之東南二面四時不涸但過夏秋淮水泛溢則西繇黃岡東繇直河口瀾漫浸灌與諸湖水合遂滄及岡足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脉交錯北去玄宮密邇關係不細非臣所敢輕議也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繕築圍繞恐此堤一成淮河泛漲之水稍能障其旁溢而陵前湖河

之水又將遏之北侵矣乞命欽天監官一員前來相度形勢應築應止伏候聖裁其一原設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今則量水勢淺深比墳低三丈六尺有餘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既不開通可無他虞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不可不預爲之防請離墳四面各百餘丈外週遭環土築堤一座砌以石基植之榆柳以防不測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卒辦當蚤爲之議也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邇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加疏濬務俾勺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亂今黃河既已南徙開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材廠增築月堤一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南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澁恐亦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蓋黃河水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

注也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堤岸其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開閉其一舊議祥符縣之盤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堤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且水勢湍悍衝徙靡嘗其堤岸之去河遠者間或僅存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堤及去河稍遠中堤各一道毋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續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爲當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從之公晨夜改舟車爲橈攬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潰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皂尼諸山達南旺湖濬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申軍令豐儲餉廣埤塹選鋒銳飭甲械士氣踴躍思奮其年爲丙申七破鹵明年丁酉十一破鹵

已亥公謀鹵吉囊將大入萃羣帥而誓之大出賜金爲

牛瀆饗士陳二寶劍堂皇指左劍曰將不用命者狗
此指右劍曰卒不用兵者狗此及期而鹵衆果大至
挾詐乘我帥醉遂埋登焉公前已聞警率所部夜行
八十里抵花馬池卽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犯引而
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遂率
以蹀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蹶泥淖中斃
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尚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
兵往其右固靖魏時兵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
強弩火礮四合爭奮賊遂大敗走梟其名王以下首
鹵五百級鹵人畜器械稱是捷聞天子行告廟飲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元

禮下書褒予公甚篤卽軍中策拜太子太保廕一子
世錦衣正千戶是年破鹵數亦如丁酉進兵部尚書
歲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

公久勞于外改南京戶部尚書亾何入爲兵部督
圖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股其廩以空名
子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爲首鼠兩端以尼公
公鬱鬱不得志會報鹵將大入公日夜治軍不休因
以成瘁疾鹵去乃露章懇休上答而許之特賜馳驛
歸歸二年而卒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
府奏議若干卷

當其初遊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
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革語
之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貲爲諸舉子費獨謝不受倍
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
府也生平所歷皆廳仕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
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少增故所薦大帥某絨
金幣爲壽公已告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爲戒饒人之
感知者選甕器遺公公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耶吾
書生安用此遂辭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
人瑾用事於衆中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姓以宗
氏刺投公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
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迂
公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公之歸仲文與有
力焉公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萼故將太傅
周尚文皆自其徵時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元

尚書李襄敏公遂

字邦良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

書卒年 十 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授行人錄司副司正轉刑部郎中適錦衣衛捕送強盜

十三人公疑焉鞫真盜一人而已請部尚書駁勘十

二人者得解釋

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坐大禮大

獄謫戍甚衆皆莫敢請公曰赦孰急此以告尚書聶

賢賢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公曰忠無事

會耳有會矣可揣逆上意賢怒公度不可挽拉僚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虛蕙曰總憲王公可激此義也蕙夜扣門以請廷相

獲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

禮部郎中屬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官昏且至時尚

書禮部者夏言言以屬公公酌損古今無弗稱上旨

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孚敬促禮官立奏覆公適在朝

據朝階屬草進孚敬歎服率用所議

南京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慰修省諸儀言曰太廟在南

京虛位爾祭告足矣公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

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始遭祭告欲以慰解上心

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覆議議上下詔令

四品以上自陳科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與論快之

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謫遂與諸僚餞之郊

言劾公無故不參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

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鞫謫湖州府同知

遷南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衢州知府在衢

一用風化為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為郎時處州饑流

民以採礦為名糾集入境大肆掠劫公取保甲中曉

健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方畧擒斬賊徒自

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逼礦山駐宿賊聞中夜焚寨

去時公隨從不滿百人而已火起其下皆促公出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堅臥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已

果然文進曰盍追之公曰此皆饑民不為患苦足矣

遣兵躡送出境閉礦而還

章聖太后梓宮南附風傳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

司檄備具舟輿通道括財備上供公承檄晏然具書

上官策梓宮必不繇浙者三諸司抵公書于地督促

如星火公確守前議不變已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

郡騷然備請按堵乃大服公銓曹考功治行第一陞

蘇松兵備副使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

政使適江洋盜充斥朝論以公風力素著請不次擢

用陞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公募健勇修戰艦講陣法創鳥銃連弩各數百具軍政井然等召赴闕為檢都御史專督薊州主客兵餉坐聞旨久而後至黜為民

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臣數易嘉靖三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博選安攘才畧合詞薦公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梗朝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公不可遂起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間三創倭矣復值水災而大工採辦率輓協濟意外重料率為民困公至革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軍餉大戶幾千家減排門鄉兵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水兵賊再至不敢犯居一年謀報有賊三艘登劫公方閱武狼山卽麾兵將力戰摧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門直趨如臯至鎮地卽主客倒置根本搖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而賊衆踵至悉焚舟登陸公下諸將我兵雖驍健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復謂諸將曰賊越如臯則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繇黃橋逼瓜儀以搖

有部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東計至廟灣則賊地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游擊丘陞守黃橋諸

身當泰州衝時賊衆盈萬總兵鄧城故稱名將一戰敗劔將士氣奪遂擐甲誓死將士感憤激烈于是皆稍稍勝賊適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齋沐額禱頃刻風回縱火斫營斬酋首一人賊挫阻遂從富安沿海堤東掠公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令景韶陞尾其後晝逼之令益前夜則稍遠之期致賊廟灣而其時他賊復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牽我兵公分遣偏裨授以策畫悉殲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時賊計公方西禦謂淮無備奄至淮安之馬邏旦公已陣于姚家蕩賊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公橫截賊陣令諸營壘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果奔廟灣為巢殊堅公按行指示具畚桶積土平壟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擊之賊窘遂殲絕之方休士計功能遣所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揚州之七星港一時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塲戰地飭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繼奔鍋團劉家莊白家駒追及連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溝公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無脫

者時又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濱公計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謾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非爲寇者置之亦無害將士動于利不告潛往獲其島主孟得山者以歸蓋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計四千七百有奇諸燔溺無算

遷南京兵部侍郎會振武營兵變撲殺督儲侍郎黃懋官痛加殘辱脅兵尚張整求賞整錯愕無計公聞變急奪馬而行騶阿如平日軍中指目此平倭李公競前紛訴公曰諸軍誠怨怒黃侍郎不有朝廷耶可奈何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公曰馬首是從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乃請鑿大會南京官僚一處揚言曰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跌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公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奈何求賞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減折糧餉衆始散事聞上疑部臣不能安輯諸軍悉行譴逐下輕旨捕首惡而已

時各軍雖稍定然流言謂朝廷將盡誅各營兵陰相約欲叛入海公迺與整謀託疾閉閣臥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衆心密召坐營官華恩把總張勳等入臥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因

馳奏請處分兵部議叛軍成殺大臣迫脅府部當卽時斬首梟示上復命三法司會官詳議比謀殺制命使臣律俱斬秋後處決上謂所獲未必果皆爲首者令再議聞迺止坐首惡三人餘悉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貫之

改戶部尚書江東代整諸軍見稱亂之日當事之人被上譴責已輩獨輕比益驕恣往往射矢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爲怪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論東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官率蒞事見詘下塲揀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寇少息請散隸諸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三

各衛解散其兇黨又必得彈壓之人則更張雖驟可保無虞因薦蘇松副總兵劉顯足任上切責東姑息陞顯爲署都督僉事節制諸軍而未幾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者設在江北營三千人皆南京衛軍餘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吳欽謂幫丁非制請于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怒懸欽旗竿東聞遣人撫諭許幫丁如故乃得釋南京科道官上其事因劾東宜罷且請擇素有威望者星馳代任上別調東陞公南京兵部尚書

是爲嘉靖四十二年兵科議留營再變非重公事權不可奉旨操勅如議而嚴世蕃刪損之遂無權矣乃囊勅秘之不復開讀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誓誠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寬仁不卽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是汝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顧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誅斬公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斂氣則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爲標兵公更斟酌營規申嚴什伍互書其名籍年貌削方懸腰其法一如在淮揚時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美

特重曉散夜聚噪呼投匿之禁令其自相鈐束覺舉時謂振武營軍士不靖數倡亂當除罷公奏護陵軍士皆以振武營軍士充之營軍有死亾者勿復補冀以漸次消除之亾何乞休家居卒

公爲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嗜學篤至善于屬文尤長奏章唐順之稱其能發難顯之情爲一時獨步兵部侍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子材材皆舉進士杖仕至參政材仕至僉都御史以講學各

巡撫趙公時春

字景仁號浚谷平涼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九

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御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六舉進士第一公年方少名方盛海內方伺其有所製作取而誦傳之公則日習騎射談甲兵憂邊事旣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嘉靖九年言通者災警頻仍聖心隱惻下詔求言已涉旬餘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諛訪問之詔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清河受賞繼而都御史鉉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美

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讚訓導仲斌進瑞麥矣指揮楫進嘉禾矣鉉及東進鹽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賀矣鉉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任尚書時職典三禮罔上要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膺流涕不能已言伏乞申令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瑞設諛熒惑聖聰者卽加誅譴庶可化佞爲忠上目大臣科道旣無陳說時春必有諤諤之論其以勸惶恐未對上怒趣之乃對上上責其掇拾賣直下錦衣考訊黜爲民

居十年以薦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局較書與羅洪先

唐順之上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復罷爲民公讀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成誦旣罷爲民邊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數與邊人譚干戈事而已作禦戎論三篇其一篇曰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于襲吾長而毀吾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賄貨足以利用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撓專施利收瘠故吾之用一兼其倍矣况實用百百以敵一何患自守哉古善用長其在于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于輕浮而賄貨置于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亾而兵家忌之曰致于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忽實效者莫澁于宋宋之亾也咎不在師旅之不武而在士大夫弛武而不講不在設守之不固而在于不知以攻爲守之術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汨沒于浮靡之澁也國家驅全勝之孽口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還紫宮于葵庚神武旣布然後聖文聿修時則有覆軍折將

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常皇與北狩而戎狄終不敢失君臣禮信臣精卒盡疆固守虓虎之旅霆發而應揚于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效禦戎上畧斷可識矣今使士大夫忽當務之實用蹈前軍之覆轍慕文德之虛名忘經武之大計此猶畫餅療饑以萑陽消癰疽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其二篇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于人疑志不慮應敵而應于敵天下無事畫封疆申約束利兵健卒星羅雲布勢不爲不強威不爲不張猝有狂夫奮挺之難恫喝相伏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于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間投機有間則借警賫盜故曰應于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罅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爲也戎狄之衆曾不百一于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爲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守

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而况勇怯之間哉使戎狄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旗鼓相當而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班也使吾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烏集之敵也彼見吾有衆攻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羶裘之衆利其孳毳之具也使彼知羶裘之衆不可冀保而况吾衣冠之民孳毳之具不可冀饗而况吾賄貨之富則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罕

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

其三篇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旣衰之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內萌于至近發于至遠浸淫毒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竊交難終之在人始之繇我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羣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緘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備不索于內內取不

求諸外卒有大寇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以入堡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僞彼雖未敗固已無所利矣羹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干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間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併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關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歟曰非不戰也不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罕

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况乘勝遠鈔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于戰陣久驕之鹵疲于奔走情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不可得而知矣

二十九年鹵犯京師以徐階薦與故刑部主事申旌同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爲鸞所構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從鸞軍時衆方傾心聽

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許市眾問公公發憤曰此凶
宋秦檜策耳身為平鹵大將軍效牙儉市職乎主辱
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公見鸞驕縱玩兵老師置財
因作責言三篇諭志

晉山東按察僉事統民兵禦鹵公領山東兵四千餘騎
至通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場鸞惡其兵整
毀諸上上不行命移駐密雲公介韃率甲兵鼓行不
見鹵還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公領兵至通鸞諷通
民毋舍民兵公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其部將夜火
之公除廬結陣整兵北戎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聖

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斥貪墨省
征徭抑求請絕餽遺宗藩貴戚相戒莫敢犯法一時
文學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公曰此皆儒者末節
其志專在攘彝狄復祖宗疆宇世世治安公為人嚴
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
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鹵方持杯酒相歡
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
偏較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俺
答丘福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大輕憂
其太銳公在山西鹵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禦

之至廣武諸將皆會忽謀報曰有鹵騎二千餘去此
兩舍許疾掩可盡得公擐甲欲馳總兵李涑等固止
曰鹵悍未易攻公第駐此涑督諸將力禦之當不貽
公憂涑乘勝入鹵伏中敗沒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聖

巡撫唐襄文公順之

字應德號荆川常州武進人嘉靖乙丑進士第一累官僉都御史天啓中追諡襄文

及廷試遂卷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

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于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聖

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

羅峰當國改部屬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時則王龍溪以陽明高第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已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由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任居家窘甚而於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手金

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

宮落職歸讀書荆溪山下自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接尤長曆數之學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已之刪潤其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燦然而可觀其精思苦意至盟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闕爲床褥不具作小舟自泛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當此之時天下仰其高風講德論文者求一接見不可得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云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寒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聖

居恒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之儒也嘗論文與詩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澁沈隱默際不可窺于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

謂當今少一審武子之愚蓋自况也

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趙文華以上命視師海上公與陳棧畧趙歸薦於朝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陞本司郎中陞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吳

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著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

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

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於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第一臬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晴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吳

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詭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躪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涇涇之節繩之哉

尚書張襄惠公岳

字維喬福建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累官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授行人寓佛寺不苟接人與同郡陳琛林希元開戶讀書時稱泉州三狂生公獨上書言事武宗寢疾豹房獨宦者侍公疏乞內閣九卿輪直嘗藥庶防奸變疏入不報已卯四月宸濠行賂雙倖蠱上南巡諫者數十人多杖死公偕行人司疏上鎖械曝跪廷中五日捽下獄又杖于闕下幾死謫南國子學正肅皇登極復行人俄丁父憂釋服赴部廖太宰取選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哭

道辭不就轉司副尋乞南陞南武選員外祠祭郎中丁亥復以憂歸每言平日所爲客氣用事多病狂疎於是日深刻勵收斂益嚴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吾自爲學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夫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亾或指人心爲道心氣質爲天性者公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勿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

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議張相孚敬推始祖所自出之帝李宗伯時心知不可又未知神位之銜之所書疑以問公公請書皇初祖位堂堂天子

之祭精誠以臨之雖遠而千百世可假而至也豈必

附會某祖以爲重哉李以公言語張怒以原議上內批皇初祖如公言相孚敬大駭問昨論禘祭者誰也亟欲致公以館職公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相欲行選貢法公謂邊遠山谷士雜彘風縣久不科目歲予貢使其以衣冠人物別於彘風所以漸變之也忤旨視學柳州柳州軍五百餘號跳城外者五日公謂太守曰軍號跳太守不見告無謂無關學使者乎備員憲司亦安得委之召五百人入曰何稱亂也曰太守不予糧且一歲矣公曰我與爾糧送爾軍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哭

聽調何如坐枵腹哉皆叩首幸甚因遣散歸營居一日召與期悉送之軍門五百人者旣幸得糧皆不願往公廉其中有十八人驚而首亂詭曰送軍門非健卒不可吾入闕之因按籍漸摘去而獨留十八人置之法

壬辰改提學江西又不謁孚敬謝是時江西尊尚王氏學公約士守程朱氏說母輒變居一年仍用廣西貢事落職貶廣東提舉未幾轉守廉州公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行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民盜珠者難治公居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中

人將歸言從乃公宦廉乃不識珠池珠何狀公曰珠易識耳命吏持庫珠八顆視內還之

廉與交南隔一水時方征交公請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以言事自大理丞謫為欽州守請自効行問公書爭之曰欽州非用武地尊相又無封侯之骨何不三思也條六狀疏于朝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以塞明詔子能保母用兵降登庸乎公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必令納地貶號匍匐伏詣闕獻其國中圖籍勾上處分乃不褻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乎公曰岳能檄之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公言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辛

經曰大將至矣前議未可用也公當治兵積穀待之經一以調度屬公伯溫至公告伯溫前語繼進賊情地勢曰愚言足聽也不然進取方畧具此連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子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公議已亥陞浙江提學副使轉叅政伯溫頗用公言議撫處登庸問日向廉州太守安在也伯溫會督府蔡經奏移公廣東守欽廉莫酋叩關公往受降賦二詩予之嘉靖辛卯北崗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公伯溫言於朝曰吾新得二督撫於粵右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吏部上公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儂

轉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公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吾不忍也

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督撫故饒供億公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檄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諸土官有功當官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毋得如往時自乞冒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三

壬

召為刑部侍郎徐御史南金奏公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不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為兵部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

湖廣苗猖獗初設總督衆方顧望莫肯行世蕃請公當之徐相階報公曰士君子為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在前冥不知避亦豈智也公言備位大臣義當効死單車入楚熟計苗情諸撫臣異同前卻而苗出劫日橫上命易貴撫院公謝上曰充國渙中之議初頗譁於衆口裴度淮蔡之役功竟成于獨斷又曰此賊不平臣亦有何面目奉勅書以對將吏於是條上用

兵方畧詔下報可公自督戰斬擒苗幾盡

土宣慰冉玄等糾苗為叛苗平懼誅陰以兵疾龍許保

吳黑苗搶思州玄又挾萬金入世蕃幸世蕃去公而

罷兵徐相公執不可竟降兵部侍郎公生擒龍許保

而黑苗尚匿玄所公疏玄罪併許其挾金事世蕃益

怒日傾公公不一貶復擒黑苗以獻三省底寧兵部

力請召公嚴氏不可或語公何不稍屈公笑指其髮

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

賈官乎遂卒於沅州沅人無不流涕三省巡按奏公

功復右都賜祭葬贈廕諡襄惠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三

至

徐華亭謂公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

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學正傳

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三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四

祭酒鄒文莊公守益

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會元及第

官至南監祭酒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

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同學嘗讀中庸嘆曰程

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

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

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氣體為之一變

嘉靖初起用復謁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

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四

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

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

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

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良暨諸賢講

學興禮風動鄰郡撤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

左公啓之也

丁亥遷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

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

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為司經局洗馬

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

遷太常少卿掌南院陞南祭酒會九廟災諸大臣皆惶
恐引咎自陳公獨引殿中宗高宗反妖為祥之說冀
有感動遂罷歸先生恢廓善容納能忍人不能忍容
人不能容於王文成嚴事尊信終其身言必稱先師
始精思篤踐已渙然於即寂即感無二境界即存即
省無二工夫即知即行無二塗轍即安即勉無二源
流融融然渾渾乎於道而不自覺也

論叔感曰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問開斂故
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曰就其不可觀不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聞超然聲臭處指為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
指為器

又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
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支節上檢點
卑者安小成高者墮虛遠未可以語肫肫之學又曰
悟得此意只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線出來若隱隱見
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溥泊不得猶是縫隙在
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
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

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
入井而知制隱嗥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
又曰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慎獨更無學公之持論類
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
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為外者師門
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壬戌公年七十二正衣冠而卒
鄉人爭事尸祝焉子孫皆以學世其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修撰舒公芬

字國蒙進賢人正德丁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謫廣東市舶副提舉世宗詔復職年四十四公幼岐嶷穎異于凡兒甫成童入郡學營生無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家貧清苦不與人羣遊於書無所不讀實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為博物洽聞之士

正德丁丑入對大庭敷奏詳贍忠義奮發賜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不時巡幸孝貞皇后崩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浚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四

服之後儼然熒熒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

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為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為天下事不可為矣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滂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

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為故事復病刺閣中謂一切危亾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讓時陸完出危言沮之公乃邀考功夏良勝儀制萬潮太常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明日諸曹諫草相繼而進車駕不果出下諸臣錦衣獄命跪午門外五日復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惟口呼高祖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衝折鐵柱大柱七若斬杖畢幾斃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探出之公屹不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五

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即裏瘡就道或勸俟病痊公曰死自吾分敢少留耶君子謂公此舉振士氣沮奸謀植風化實大有功于世教也

世宗即位詔復公修撰甲申春昭聖皇太后聖旦節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于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懼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淒涼也

會議大禮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

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于朝上震怒杖如前幾斃

公生平清苦家徒四壁立讀書治事暇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懷居與懷利相因息勝敬欲勝義則心死矣何謂學乎蓋悼時學弊也又嘗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鐘律度量所以治曆也欲建律造曆必也周官乎觀周禮大司樂而律曆備矣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識者趨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六

臨終沐浴與眾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
賸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為歎耳言畢而逝所著有梓溪集編輯周禮定本

贊善羅文恭公洪先

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廷試第一官至左春坊贊善卒年六十四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夢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嘗歛日端坐同舍生謂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殆忘寢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七

年二十二舉于鄉以父疾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先生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公曰喜吾婿於此大事公聆之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善山黃洛朴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

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

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為民家
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
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
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為之潛消

里中得石蓮洞故為虎穴荆莽翳鬱闢之可容百餘人
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
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宅舍漂沒假借田家
撫院馬公森以其家貧窶而嘗却臺省餽坊數千金
貯縣帑徵縣取為構室助竟辭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八

荆川先生以兵事起官約借出公曰天下事得凡任之
奚必我出當道亦貽書致意公獨堅辭遺友人聶豹
書曰聞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願
往歲銳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
被其澤即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
從之故嘗高魯連蹈海之節壯少遊褻華之言兩年
以來齒落二三鬚髮半白回顧嚮慕如嚼蠟振稿妻
孥相對如處淡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執事知我豈
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為我地豈謂當道
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此則待之太卑

吾儒名教真貴在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

苦僕債不得已為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餽粥弱
子多疾福量淺輕政不欲累以厚藏耻之於人大矣
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
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
官翰苑每旦候鍾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
轡歸舍時人殊以為榮而生對食慨歎不能甘飽及
被罪廢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
自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
當時低回倪仙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九

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有不能自解者去年別
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應德不甚許可應
德之才蓋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無謂為名生年五
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聞道與否不在進
退已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以公名上竟報罷

公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日造
粹精事能前知自陽明倡良知之學學者始知外舍
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槩舉不待
學習者為良知以欲為理以任情為率性以戒謹恐
懼為戾於自然公語人曰若語知而不必良語良而

不能致弊將多於晚畧支離之失又曰王公良知之
教本之孟子故常證以怵惕平旦愛敬三事然孟子
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平旦也繼以長養言愛敬孩
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知為足而以
致知為工今也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良失養其端
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
聖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
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為理倒置物我故常
率已以逐物去王公遠矣

又曰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証聖人之精微不知反小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十一

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此語透盡講良知者未
流之弊

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
自有聖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
以虛見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
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

甲子鄉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
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爛然隨用具足
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負然不類
又言此學常存亦得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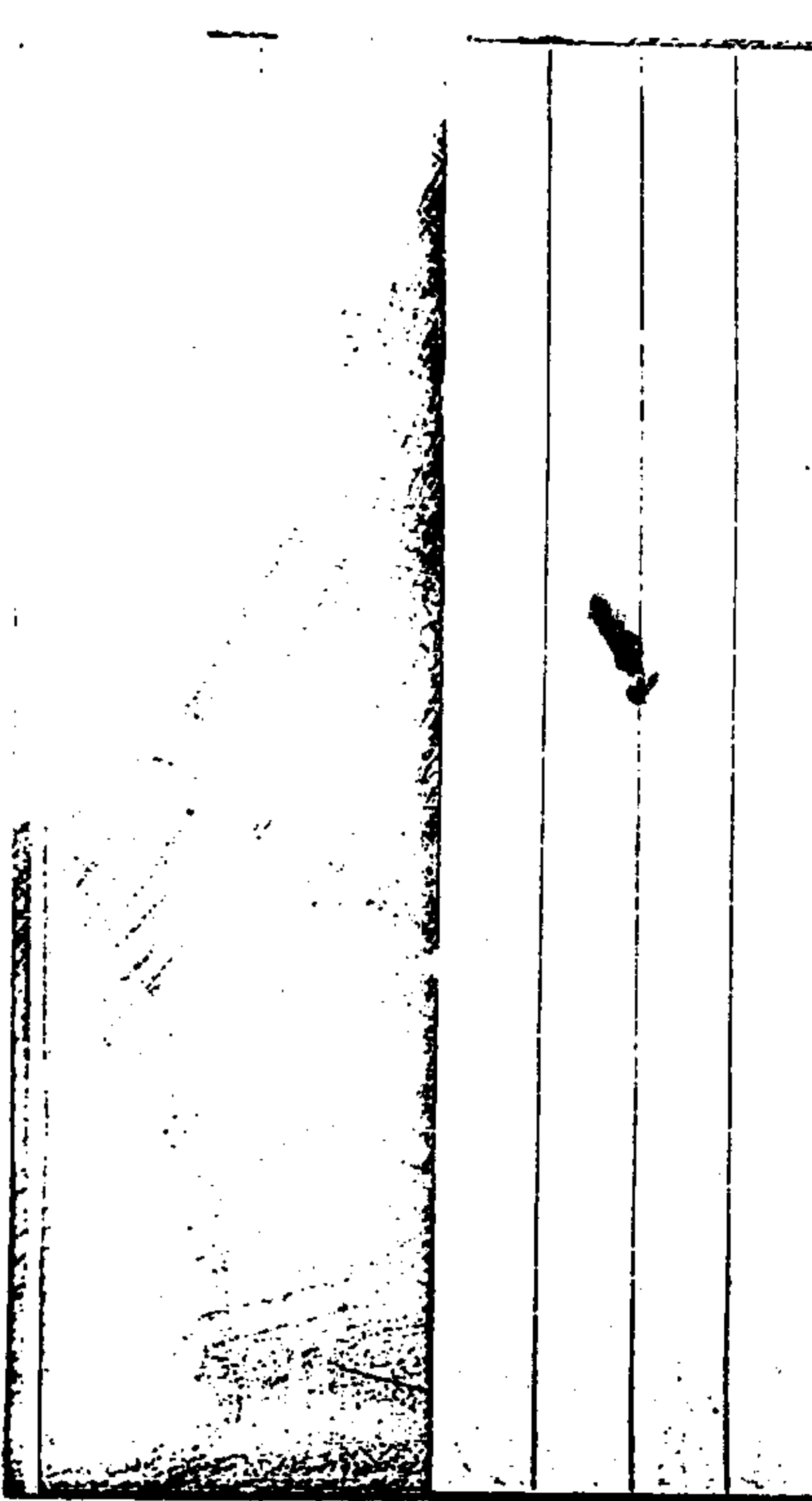
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
中得由人識取

公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使者邑有均賦之役為始終
任之蓋曰是亦為政此疾作于世光適赴省試家人
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
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然而卒

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
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
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
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觀時事日非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十一

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撻市引率之衷未嘗一日忘
天下事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



一第 9 賣參日車全書 9 文下

尚書歐陽文莊公德

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初公領鄉薦王文成倡道於虔之行臺其說以為人心
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
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諸
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於
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明
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為禪公獨曰此正
學也走受業於先生凡再不赴春官精思力踐盡得
其蘊與亟浸者久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十二

嘉靖初舉進士出知六安州以初政倥偬未暇學為歎
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倥偬中於是興水利汰冗役
定經費省獄訟罷諸苛法作龍津書院進諸生教之
問學

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奉詔議郊禮悉陳禮家異
同之說終之曰禮文乖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
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當于天心則異郊可也
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徐
文貞為編修篤信之如師保

公德性濃厚視躬恭遜喜怒不形於色而體悟洞暢所
至汲汲以明師學求友為務於人無賢智愚不肯待
之溫然一體也羅文莊作困知記嘗良知公以鄉晚
進事之甚恭而辯之甚力明知之良即天之性文莊
闕之愈竣而公恭遜和裕意氣不少加也士友好立
論輒默坐不語真氣薰感以切其內省之心每與學
者言朋輩不得以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
故同志益親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十三

遷鴻臚卿丁外艱服除留終養以薦起禮部侍郎尋改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庚戌主考會試壬子二
月召拜禮部尚書直無逸殿首議建儲不報會詔二
王同出府成婚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
皆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
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醮詞有承宗承家之
說請賜裁定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
之然婚亦竟不同日

裕王母康妃薨公具喪儀援憲廟淑妃例為請詔準鄭
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者上之諸妃附葬孝潔
皇后墓側者也公乃損益二儀行之而特建墳園奉
康妃以葬凡諸政關大體雖時被譴責然上察其精

正卒優容之卒贈賻有加禮

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眾相顧未有處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氣閒暇如無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知其非雖利不敢為此吾所受於我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是可以觀公之學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十四



侍郎王文定公道

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卒諡文定

選庶吉士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為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為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凡三疏始得旨以病歸而聲望益重

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病引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十五

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三十四年起為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閱月卒

公議清軍疏謂拂民生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國初之制聚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

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遣之原
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年身應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卽
路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大拘之弊
二也適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
至于妻子算計盡乎雞豚若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
又加之以軍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齋居送無
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爲之聚首民差軍需交
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亾此軍役併民之弊三也
良法善計不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公貌厚氣溫行篤志遠研精理學而耻立門戶居常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十六

覆潛玩論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
又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
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
可厚非所著大學億老子億易詩書春秋億諸史及
大學衍義論斷隆慶中謚文定

侍郎程公文德

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上臨軒覽公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
編修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
後翰林三年餘所獻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雪頌靈
鵲詩各一親蠶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嘗開無
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
縣丙申召爲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
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屢上禦劄
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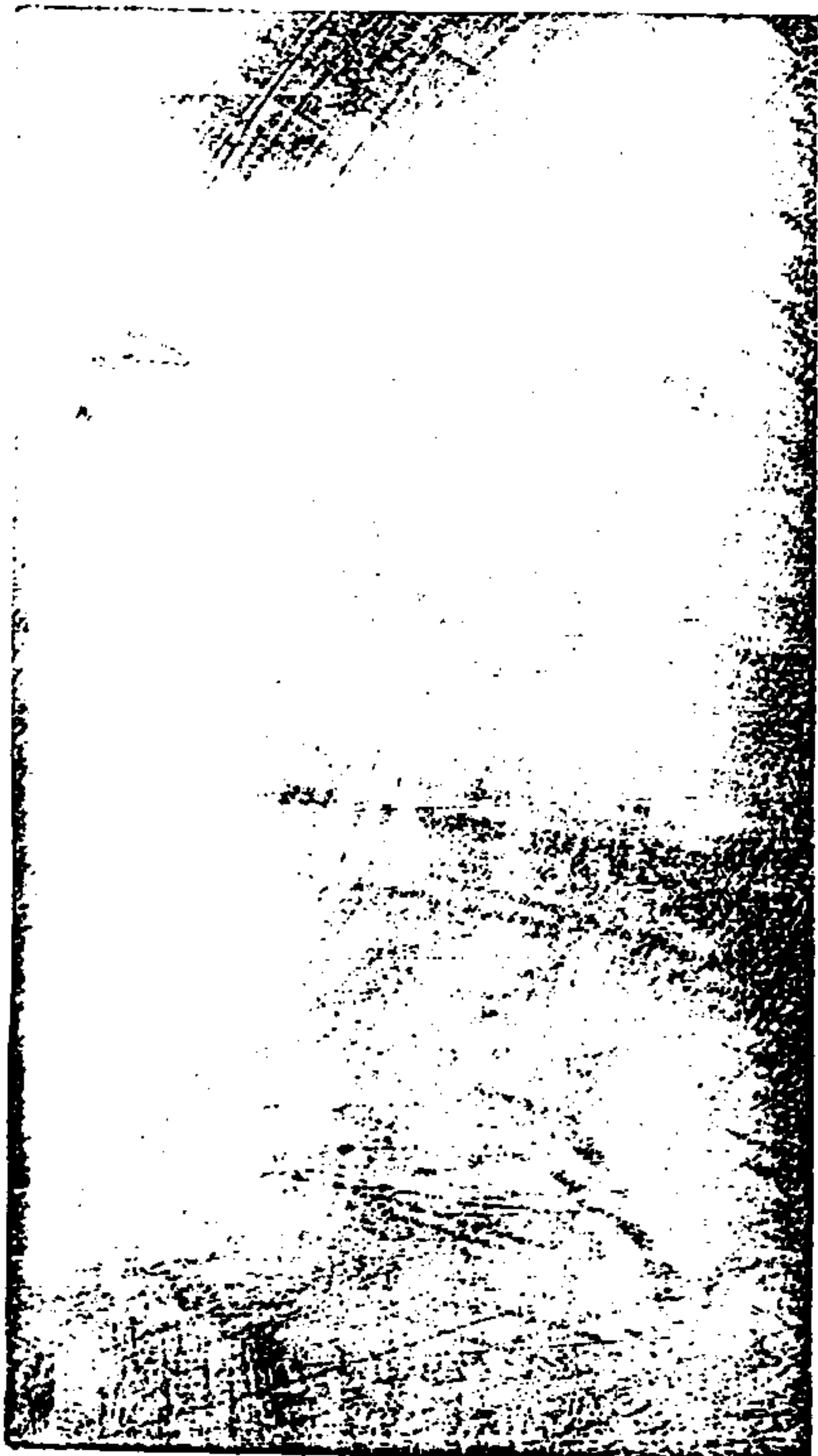
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旨提調監
宣武門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
昨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旨改南京工部左
侍郎辭謝有言禡職罷歸

公爲人博厚坦蕩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水明道
衍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于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
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爲
如兩人嘗祭長陵中道偶談孝宗皇帝事爲涕下悲
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削名甚衆比拷掠無一語

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推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臨南雍以體諸司者為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當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遠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為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上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顧以得罪既歸囊無餘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九



給諫戚公賢

字秀夫號南玄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卒年八十

當生之夕父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舉裳走抱覺而公生少穎拔奇慧好讀書時全椒少文墨吏聞有少年多識字則逮為佐書史公則匿之他所至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一試遂補邑諸生以嘉靖丙戌成進士授歸安令公夙膺王文成之學恨不得執弟子禮至是遣使稟學王文成答之曰道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從此悟入如掃雲霧而睹白日何暇他求乎自是身任其學居官行政一斷之心矢激弦絕不踰其果雖以此蒙訕賈禍不恤也其令歸安先平徭役以貧富為等差轉輸者既無重困更不復自隱匿簿書之暇入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于豪右朝聞夕發芟摧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以行失拊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即市肆充塞一無所斂避也嘗未曙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被盜盜藏某所天且明遣人獲盜賊已具而被盜家方來訴控蓋素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九

有心計善持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類如此邑有蕭

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誑人者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昇木偶置橋上禱數日竟不雨遂沉之于河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中躍入舟一邑譟呼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公陰令人伺于岸側曰水中人出卽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以爲之也期望謁廟畢與諸生講學爲言訓詰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篤行者優禮之而斥其尤無良者郡守萬公雲鵬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至入計萬中浮言獨走吏部直其枉萬以得全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干

縣令入吏部留其郡守前後此未之見也丁繼母憂歸服除補知唐縣唐民愿而野瘠而艱食至則新學宮興弦歌簡徭賦清獄訟歲饑爲賑糶納券子粟約期來償禁酤逐伎民用不耗

徵拜禮科給事中時上勵精圖治蚤朝晏退公亦感激遭際知無不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公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嘉靖間諸大臣有所嫌怒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救之以防其禍其言曰進退人才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稍嫌者求其疵則無寔才之不足者察其心

或可原過誤貴于善懲忠直近于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伯此雖過于容恕差等而存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固多貶罰而忠盡者未盡褒揚短于才者聞蒙器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夫儉人僭冒崇階而孤臣孽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泯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切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窞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卽時論救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上覽其言論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壬

事中葉洪劾冢宰汪鉉謫寧國縣丞而叅議革商臣等素爲諸大臣嫌怒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卽論救如旨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爲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疑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陛下同其休戚布腹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錯言官有所論列必先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賄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卽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卽時論救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救洪等而某忿其中傷

任意蔽隱阻而窒之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其實負伯鯨方命之罪稔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願陛下威斷洪等雖不救然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被逐朝廷為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

明年與安遠侯柳珣冊立荆王餽遺一無所受鹵寇陝西按撫上功罪異狀進公為兵科右給事中往勦之舉劾偽孚兵氣自倍擢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開范光湖月湖以通運餉已復舉海內才望學問之臣十四人以進皆被廢與疎遠之人又向以講學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三

人怒於是羣謫競起左遷山東布政司都事請於巡撫曾公銑致仕以歸

公嘗自負意氣嫉惡如仇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強故凡引植善類提獎後進惟恐不及自為縣以至入朝出使臨邊居家往來道塗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為主執之甚堅而議論足以發之即有持說不一者則曰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此反覆辨析不明不已也歸七年而父始卒壽九十又十七年而公卒

主事柯公維騏

字奇純號希齋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卒年七十八

弱冠釋褐南宮為南戶部主事移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清亂訂是非會萬千一及門之士執經而問難者日益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為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掩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筵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為實志以存敬畏密操履為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為實用至于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三

之次第懇懇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於理一之謂誠言於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蓋允蹈之也又錄所答問釐為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

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金遼三史蓋出于元儒所修冠履莫辨褒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為一而以宋為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于帝紀以存正統正人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於循吏以重道釐複補漏擊異訂謬闕二十寒暑始克成書泰泉黃佐序謂西

漢之書不得專美於前是編行則三史廢稽天運陳人紀莫之或先矣又作史記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譏評真實漢書之增損乖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皆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

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堙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卽富貴功名鄙庸人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四

何足取哉著有詩文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

公問學淵源志節淬厲閉門著文章可以垂訓矢志清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甘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真堪範俗老成夙具典刑蓋實錄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四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五

郎中王公綏

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郎中卒年八十六

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于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逾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簡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塲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于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我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

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二

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于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于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蓋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

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躡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三

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于一云
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傍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碎之弄尤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裏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于南

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間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襯歸越經紀喪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于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于公取正焉

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婿吳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四

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公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崇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耻事考功怒

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垂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閒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于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証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于後儒之億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于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于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目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問舉所聞編摩纂緝勒爲成典藏之

名山以俟後聖于無窮豈惟道脉足微亦將以圖報師門于萬一也萬曆癸未卒

先生語云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于忘期必又近于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

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里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六

良知之與知識差若釐毫究實千里不可以不早辨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為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

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跟始為有用力處

問集義襲之辨先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于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術典要涉思為終身陷于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闕然指以為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霸繼之不為無意以德行仁便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七

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為生者義襲也狂狷可進于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為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為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為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郎中錢公德洪

初名寬後以字行更字洪甫號緒山餘姚人嘉靖

丙戌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卒年七十九

正德間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公寔首師事之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八

嘉靖壬午舉于鄉方文成返越惟公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衣雕雕相依咸共訕誹指為異言異服兩人毅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館下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為教授師

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戊子北上聞師訃而返保孤寧家不遺餘力壬辰與龍谿同應廷試觀政吏曹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為序緒山與龍谿告衆曰同志為

道而來須以齒序為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

乙未丁內艱服闋補監丞尋陞刑部主事轉員外郎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詔獄為郭身嬰三木日與楊御史趙都督講易不輟助死乃得釋獄中寄書龍谿曰上天為我設此法象本來真性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文成年譜三紀未就公實成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九

之甲戌年卒于湖上之表忠觀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綱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竅于目為明竅于耳為聰竅于口為又竅于四肢為禮竅于心思為變化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
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
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
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
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
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
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
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
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十一

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冷
要操心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不動了聖學只是正
已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
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
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
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
或無害于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
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誠可懼也

布衣王先生良

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世稱心齋先生卒年五十
八

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公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冷
水沃面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出
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
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
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于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
人未之識也未幾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會有
客安豐者聞公說論語訖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十二

也公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
爲贊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
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
之學精澁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

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辭
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人聚聽
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
月竟諧衆心而反

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
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

雖顯貴悍戾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為歸與剖析精蘊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反己為要以孝弟為寔以樂學為門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啓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十一

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

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為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言勉仁方諸篇或百世而不易云

子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嘒嘒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視召之知為心齋子詔

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錄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杳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十二

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于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難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

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于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

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林上之林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于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于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于心而大意具此矣

先生嘗云有心于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無父無君有心于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弑父與君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居恆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為雋宗順嚴取于敦孝弟聯宗族闢于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母海樓疏薦于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遜不及私

郎中徐公愛

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工部員外郎

公娶于王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謫龍場歸論學于稽山公浚邦之遂納贄稱弟子奮然以聖學為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公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敘云予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問陽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日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却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日心

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問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公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公與文成同官南都性最警敏聞言卽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公分接之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六

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贛之命公亦請告歸方與諸門人謀耕雪上之田以待其師而竟以疾終矣年僅三十有一也訃聞文成哭之慟公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語輒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多見采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大峰山而子孫徵矣

太守季公本

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

進士官監察御史

史以論禮補外止長沙守卒年七十九

少授春秋于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于鄉未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已而師事新建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既浸溢懼學者驚於空虛則欲身挽其敵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歷出與處從游者數百人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束因爲龍惕說以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七

之曰心之本體猶龍然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出于虛而卒流于物欲者矣

先生患世學以講經爲病徇偏見蔽曲說任胸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覃精于六經溪研妙旨多所自得胡忠肅公稱其所著易學四同以爲默會義文周孔之心于千載之上是正諸儒先之論于千載之下雖謂集易學之大成可也唐襄文稱其春秋私考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諸傳義例一

切摧破如獨以身處其地推見其精而定其是非至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別星曆之數度禘嘗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能決者皆辨析該貫昔之稱經師者莫及也

始明德童年時于經義有淡悟既知學引伸觸長益妙弄而文成存時與書言看經書取其有益于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蓋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十八

初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無成心及召爲御史以言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爲政急大節畧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而歸歸二十餘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爲樂疾且革猶進門人於榻前講易孳孳如平居時其爲人表裏洞達無城府人人樂親之歿既十餘年而鄉人士益思慕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顏曰景賢又買田若干畝以供祭祀所著書十一種凡百二十卷藏祠中

主事黃公弘綱
字正之號洛川江西零都人正德丙子鄉舉第七人官至刑部主事

兄弘夔墮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公憐焉自代三百金以解陽明先生聞而異之嘗謂士人曰黃君來何遲也既小祥始上謁三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誦說即能無悖于先生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者特置左右時掖獎頓挫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諄諄揅習其誦說與已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接引以察其性行何若俟漸領畧徐共面語故已不勞而人易知綱首在造就中日以接引得朋友益故從先生去虔至歸越不忍離者四五年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十九

戊子陽明先生道卒門人倣築場義歲擇一人紀其家公居守二年久之思得一職自試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執法明峻能聲漸著戊申召爲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又明年北鹵入寇皇上震怒邊將多逮西曹或不盡法卽加責問畏罪者務深刻以希旨公直據法遣之不輕進退往往忤人以故讒者四起辛亥當考察期劄子謫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既歸士人有所請質瞪目注聽不遽舉示以俟意盡

衆論既畢徐擇一二言譔之不競談以眩所知意態
含蓄未易涯涘辛酉五月二十八日卒其學且再變
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
主至其平生始終曾未少變大抵厚于自信而薄迎
合長于持重而短機城倉卒不撼可以鎮燥心瑣屑
不入可以消鄙見古所謂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志者

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
著意恐未盡慈湖精于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
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紀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且密矣明道先生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固若
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
設外來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
使人于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
力矣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
物舍此更別無着力處矣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于
聖人者正惟認差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
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

靜不得不爲二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郎中林公春

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嘉靖壬辰會元官至吏部

郎中卒

選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在拜示自尊重公門無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事竟夕以為常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推山陰王汝中其志行幅實則推公與吉水羅達夫羅最沉密矣而公猶面疵其露才其自斂飭可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已

居一年乃謝病歸養母少間出寓故所讀書處聚友輩講學以其間走山陰就王汝中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所未聞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泰州守贖而虐請于尚書黜之尚書趙起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公曰不實則罷郎中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公供張又薄若不知其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能為也

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于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于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嘗于會中講曾子啓手足意甚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而卒年四十有四耳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為之棺以歸歸不能葬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叅政羅公汝芳

字維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

叅政卒年七十四

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
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
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
謂人須力追古人于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
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
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
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孟水對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二

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

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
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
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
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
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
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

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
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

貧跡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予隨施盡
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
批其頰不少動睛而怒解始起夫顏橫離口語學非
有加于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

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諷先生者曰夫山窘
道宜罹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不
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夫山必無死
地跡先生心何如也

癸卯舉于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
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
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
公畧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
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

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叅訂每有所見則
以請正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
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
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
涉

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廢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劬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病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捺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

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喜曰我初不欲煩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于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東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困在東之卽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

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趨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

丁父憂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贊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

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足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人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

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

門人私謚曰明德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天

太常王公時槐

字子植號塘南江西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

南太常卿卒年八十四

父諱一善邑庠生累贈光祿少卿生公于湘陰之界市自幼親授句讀解經義漸習制舉文字教以孝弟忠信端身正行之大節十歲始自楚携歸十六遊郡庠十九爲廩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初除南兵部車駕主事而贈翁棄世服闋例得補北公以南請復前職陞本部職方員外郎南禮部主客郎任滿得請封陞福建漳南僉事以勦倭有勞陞俸一級在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无

五年爲言者所中歸丁姜宜人憂服闋補蜀之下川南分巡僉事陞尚寶少卿晉本司卿太僕少卿復爲言者所中改光祿少卿丁劉宜人憂歸服闋仍補光祿少卿穆皇登極覃恩得請封陞陝西叅政分守關西抵任甫三月遂引疾乞休奉旨准致仕時公年五十矣萬曆辛卯九月奉詔起貴州叅政陞南鴻臚卿俱未赴任尋陞南太常卿具疏懇辭奉旨有清修恬尚之褒准以新銜致仕時年七十一矣

公自敘云自弱冠師事兩峰劉先生請事聖學已而入仕雖以其鈍功所及求質於一時諸先覺切磋於四

方良友精神所注未敢荒昧顧迹涉塵鞅迄無專力以是五十而未有聞及退休大懼齒衰惕然慚悚則悉屏絕外紛反躬密體瞬息自勵如是者三年若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於生幾微密不涉有無之宗以為孔門求仁之旨誠在於此蓋始者由釋氏以入浸漬耽嗜如醉初醒已乃稍稍疑之試歸究六經實証於心則如備嘗海錯而後知稻粱之不可易以自迷自反屢疑屢悟僅僅漸通非襲人唇吻而得故卒之憬然悟聖道之為大中遵信而不忍少悖因嘆世儒膠膠訓詁特形器雖名尊孔子實則未知之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三

至尊釋氏者則叛孔子亦安得為智也始者竊喜釋氏生死之談至是若有信於晝夜通知之理無足驚詫者而後學定而無餘惑

公既老無他營惟以孔孟正學與郡邑諸同志時時聚於西原青原復真元陽之間每自苦意見造作之為障而居安達順之未易能也故汲汲求友與交助而相成誠沒齒未少懈焉公初未有著述年六十三偶出三益軒會語七十以後出仰慈膚見瑞華剩語靜攝寤言朝聞臆說及存稿續稿為同志者梓行之公自銘其墓曰孰成毀乎孰初終乎孰抱一以遊無窮

乎渾渾爾繩繩爾徧界也莫知邊畔歷劫也莫知底止惟大化以為徒庶允契于斯語

先生雖受學兩峰顧獨契於文成既挂冠歸屏居靜存三年而悟本性空寂了無一物超然首出不受塵滓又十年而復覺體用未融一切應感於本性不無毫髮之判益加密叅久之乃自覺性雖空寂而實常運不息其運也非色相其寂也非頑空此理充塞宇宙綿亘古今刻刻如是萬劫如是天地人物原無分別易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於穆不已皆逼真語也此理無可操執無可趨向纔一措心便覺為二惟可默契而已戒慎恐懼保任乎此非有所加也學者但退藏收斂知識不用以還混沌未鑿之初庶為近之至大休大歇機忘而性復在養盛自致非人力所及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三

副使蔣公信

字卿實號道林嘗德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提學

副使卒年七十七

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年十八充弟子員家貧夙粥常不充不少介意次年餼廩太守文橋菴爲比鄰聞公居身有法雖盛暑未常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齋詔沅江縣令素聞公賢厚贈之悉却不受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闈齋元亨論學公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公曰知止當是識仁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體冀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

五年陽明赴龍塲寓郡西湖音閣有醫杜仁夫者携其復春詩卷以謁陽明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偕闈齋見之陽明復語冀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公偶疾借寓道林寺以一力自隨閉目跌足默坐澄心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燭燭見前冬然有省而沉疴已脫然去體矣嘗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戊寅年十月遭母憂北葬世俗時日方尙拘忌之說一

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統歷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爲異而公斷然不疑

嘉靖癸未公應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于邸舍因呈平生見處甘泉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留與論聖學精義凡數日而歸歲丁酉省甘泉于南雍遂入太學甘泉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公所作獨契其旨海內之士問業甘泉之門者甚衆則以屬之公公簡易和平人有不之甘泉而遂之公者丙戌歸自太學居道林里丁亥再入太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戊子公年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八月授戶部主事尋奉差督解軍餉于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較不已公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足以竣事而已

丙辰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冬陞四川按察司僉事丁酉春赴任播州土官循常套以金餞于途叱去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寇白晝流劫爲商旅梗公卽條其事于撫按復其舊民賴以寧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全黎二彝爭路讐殺禍且未已欲得救弊而全利其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白

自百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
事有殺人二重獄冤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
得真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
反

戊戌代管提學道已亥入賀聖節歸監鄉試性學一策
出其手筆有道士以妖術惑愚民武奪于通達官司
使人攝之莫敢近獨公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
復驗遂置之法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赴任作聖諭行訓以寓約束置
陽明先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改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于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
險遠不能達湖省自是便之科目日盛城中有黠民
易業等投入土酋司中撥置為不法巡按趙方崖訪
捕之士酋烏合其眾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為變居
民惶懼奔避撫院謂當招撫之公正色曰寧亂而斃
我撫不可行也即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士酋舉手曰
若得蔣公處分敢不聽命遂戢眾而歸趙薦于朝當
畀以官輔成均之任不報

癸卯病亟懇歸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賢能各一員
赴辰沅議邊事劉委公以七月抵貴州御史劾

奏公擅離職守遂被旨回籍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
記未脫藁遲二日乃行劉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
耶可謂真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輿不忍
別公留詩場之

甲辰年六十二聞甘泉遊南嶽往從之一切家事不問
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已酉春始歸十月卜築精
舍于桃花岡學徒大集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
即以精舍田所入廩之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
惟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
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公時自詠乾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五

五

坤二卦文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
進修游息各有節度

已未十一月感痰疾門人還侍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勸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為疾近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續前
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桃
間萬桃如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傳
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
今夜一齊明十二月庚子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

時年七十七學者稱之曰正學先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五

吳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六

太僕卿楊忠節公最

字殿之射洪人正德進士官至太僕寺卿以

建言杖死闕下隆慶初贈都御史諡曰忠節

歷工部郎中嘗叩命督漕山西歸無所賂尚書尚書李

燧銜之言公不待奏報還當使復往嘉靖初為寧波

知府携一蒼頭一敗篋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

芻服布衣浣濯屢矣寧波人美之謂震畏四知秉去

三惑不足多也公樸實淳厚而方果不能媚人當道

濫嫉之其為政抑豪右憫憚發聽斷訊決獄牘無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六

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虛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調

黃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慟已留其履襪生祠皆穿

敝僅掇而已

陞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日能化物

為金銀世宗信之時世宗方病悅朝用欲權委東宮

監國自解調攝公上疏曰伏讀聖諭權委東宮監國

大小臣工同聞共駭揆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假

之調攝修養也夫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堯舜禹湯文

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委

于監國自託修養者也堯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非

不知修養煉道可以成仙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能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要所居不同所事自異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論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慈謬清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靈遐邇雖勞萬幾不費一念將不求仙而仙不希壽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二

而萬有千歲矣世宗得疏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之痛百官皆班朝杖半最死錦衣杖畢數百官

驚心震懼隆慶初詔贈諡

御史楊忠介公爵

字伯修富平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卒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萬曆中諡忠介初授行人壬辰陞山東道御史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立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請畧言之一日自夏秋恆陽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僅雪而止此誠徹樂減膳之時而大學士夏言等乃以為靈瑞而稱賀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胡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大惡大蠹不及時遏微防漸使其稔毒肆虐潛干政柄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二曰四方饑饉相仍小民委命溝壑此正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不息至以方士之故遠修雷壇峻民膏血而不知恤昔隋以盛修宮室至于亾國願陛下以為鑒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三曰陛下即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

示天下矣數年以來朝儀闕缺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視天顏臣恐人心日怠中外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四曰左道惑眾聖世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禁苑保傅名器濫及道流臣恐貽譏萬世且豪傑聞而解體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五曰陛下御極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故人得以盡言而政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亾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相繼罷黜臣恐忠臣結舌讒譖盈庭而上下之情不通矣此沮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願陛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四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懇賜之施行疏入上震怒下詔獄拷掠備至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而公所論皆人所不敢言者故人皆稱其為讜

公居獄中惟推演易義悟死生晝夜之指已上念之釋其獄會太宰熊浹有陳論上大憲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卽與給事中周怡郎中劉魁俱就逮公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公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公公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公啗茹自若也食

已曰行乎校曰宜一人爲別公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又三年大高玄殿火不可嚮邇火中恍聞呼三人名者詔急救爵等歸居無何有大鳥集其舍公曰吾將死矣遂自爲墓誌而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而廕其孫爲國子生

公爲行人出使塞上時遇歲饑民食草根樹皮公復命之日卽裹其所食上疏備述民間艱難之狀上下所司知之又嘗爲母乞志文於呂文簡柙自馳單騎行數百里至其家不享一飯而借宿野寺中俟脫稿而去其清介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五

主事周忠愍公天佐

字宇弼號磧山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官止戶部主事以忠諫死于獄卒年三十一

授戶部廣東司主事辛丑年春楊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為祥瑞而頌之權奸不可以忠信而邇之土木之工不可不止朝講之禮不可不修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拷掠人人悚懼謂爵必死不可救矣

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六

政闕失公應詔上疏其畧曰陛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寔未安况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絀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七

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于天心否耶萬一爵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廣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詔周天佐笞六十下鎮撫司獄牢絕其飲食三日死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敞俄而雲靄橫空震雷微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于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于柩前而哭之人日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柩停數月歸葬于閩中

員外楊忠愍公繼盛

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卒年四十歲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幼時從塾師學學課對句父母退食及客至必命對對輒稱善一日客至無酒沽于館乃出對云無酒是窮主公卽對云有兒爲名臣客嘆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

丁未成進士授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而關西韓邦奇爲南大司馬負重名公從之受樂三月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八

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未乙六壬奇門兵書悉以授之

轉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權上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畏鹵鹵請于二邊互市市馬鸞主其議奉以中國幣帛將遣使公抗疏力言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鹵蹂踐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輕與之和是忘天下之大讐一往北伐之詔天下咸知聖意所向今倏更之曰和是失天下之大信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爲市損國家之重威三字內蒙條日夜磨勵其長技思

甘心于鹵而今使無所用之墮豪傑向用之志四庚戌之變天下稍稍習兵無故而和以弛之懈天下飭武之志五往者邊臣私通鹵吏得以文法繩之今導之使通開邊方勾鹵之門六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猶束于法而不敢肆今若此又安所忌憚啓百姓不靖之漸七鹵昨深入矚我無備也旣已備矣而復以市終彼將謂我無人乎長口鹵輕慢中國之心八鹵狡詐叵測我竭財力而與之今卽以善去能保其後不負約乎此墮口人狡猾之謀九大約中國歲費數十萬可得鹵馬數萬疋萬一鹵馬盡而中國之財亦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九

竭安所善後此貽後日難繼之禍十所以爲此謬說者不過曰吾以市馬羈縻之而徐徐修備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此其謬一旣與和矣卽得馬安所用之又鹵安肯以壯馬予我乎此其謬二互市不已必至入貢入貢而中國之財竭于羹鹵者益大此其謬三鹵旣以市爲利中國必不可失信舉衆來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能保其不內掠乎此其謬四或曰佳兵不祥未可輕視不若和以餌之夫損國威而養鹵患必自此言始矣譬如癰疽遍四肢毒且內攻憚用藥石惟膏梁是甘有生理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

謬舉朝之人皆知之然而莫敢爲陛下盡者懾于仇鸞之勢是仇鸞謀國不忠外憚于南之重荷圖目前之安以脫近禍耳陛下誠沛然發德音按治言開市者罪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數年臣請爲陛下勒石燕然懸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上壯之下閣臣嚴嵩等議咸唯唯仇鸞挑憤以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公對訊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凡三年而鹵數敗約入寇鸞奸計盡露罪至族而公所言大讐上念之遷諸城令踰月陞南戶部主事尋進刑部員外郎調兵部武選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十

公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于是以元旦日食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畧曰方今外賊惟鹵內賊惟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平者嵩之罪惡言者衆矣第皆摘貪污之小者耳臣敢以顯政叛君十大罪陳之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偃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宗之成法也罪一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羣臣畏之甚於陛下是奸皇上之大權也罪二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忠順之道也今陛下有善卽播之於衆曰自我成之至刊御劄以布天下是拚君上之治功也罪三嵩之擬

旨皆其子世蕃與義子趙文華共議是縱奸子之僭竊也罪四嵩令孫效忠妄冒邊功乃以歐陽必進總督平江伯陳珪總兵黃如桂巡按妄奏首功竟得錦衣千戶而三人亦得美遷是冒朝廷之軍功也罪五逆鸞既以貪虐論革矣嵩受三千金授之兵柄游居大將及鸞將敗始排之以飾前愆是黨悖逆之奸臣也罪六鹵入內地嵩令汝襲勿戰恐敗不可拚也汝襲被逮居間給曰吾密疏保汝矣及臨刑乃罵賊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也罪七黜陟大計非可徇私者郎中徐學詩劾嵩奪官矣大計又及其兄應豐賴聖明以免科臣厲汝進以劾嵩爲典史矣大計復行削籍是專黜陟之大柄也罪八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廢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人皆思亂是失天下人之心也罪九嵩誦嬖以事上貪污以率下天下化之以守法爲固滯以彌縫爲通敏以廉介爲矯激以奔趨爲練達是壞天下之風俗也罪十然此十大罪者非五奸則無以濟之陛下一言一動左右侍從無不關白故陛下之愛憎舉錯嵩皆預知而逢迎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讎謀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使章疏一至先上副封御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十一

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截之五日後而上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奸二體縱騎緝事則與帥結姻務爲掩飾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奸三嵩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而登拜則飲宴差發則餞遣有愛憎則授意論列緘默苟同者滿考卽得華顯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嵩又慮部臣如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才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十一

置之憲典輕則論令致仕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卽繫俺酋之頸易耳帝怒命鎮撫司執訊何爲引二王公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二王家事必懼爲嵩敗當盡言耳帝命杖之百下法司按之尚書何鰲受嵩指論詐傳親王令吉律絞

公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公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後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公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

然安之王北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才詣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公竟死

公三本詣朝審諸內臣士庶遮道聚觀歎曰此天下義士也指三本曰何不以囊世蕃公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楊帝英斷神睿公雖論死心寔器之每讞公輒執筆躊躇者久之卒不忍殺惟邊防軍務失律者必殺不貸嵩揣知帝旨乃以張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十二

經李天寵疏覆奏而附公于尾帝覽之怒江南驥寇遂下俞旨蓋未嘗知公刑也公妻張氏上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旨薄謫旋以鸞敗首賜瀕雪一歲四遷臣夫啣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徃書生之見荷上不卽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片斷筋二條日夜籠梏備諸苦楚年荒家貧紡績供給兩次奏讞俱蒙特宥今歲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倘以罪在不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魍魎以報陛下奏入爲嵩所抑不得達帝聞遂遇害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

十年可開也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
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
制作高萬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忼慨曼聲
長嘯以沒穆皇帝卽位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其子錫
諡忠愍子祠賜額曰旌忠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十四

光祿少卿沈忠愍公鍊

字純甫會稽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錦衣衛經歷
卒年五十一贈光祿少卿萬曆中諡忠愍

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
卽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
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忼倨忤
御史得調荏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
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
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
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
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
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
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十五

庚戌鹵關入塞都門不啓村民百萬求入不得哭聲震
野當事者莫敢發策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
民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後
數日鹵獲我中貴人為媢書以進曰予我幣通貢乃
解圍不則歲擾而都天子下其書禮部會羣臣議國
子司業趙貞吉議曰鹵以貢要我是城下盟耳不可
請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旌直錄功鹵當自退有簡

討毛起陰議予貢貞吉爭之彊而廷叱之公方伸貞吉議意氣忼慨吏部尚書夏邦謨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公曰大吏噤弗言而小吏言之公何怪焉邦謨意不自得罷禮部尚書徐階持衆議上弗予貢當是時公氣方壯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思合勤王之師一當擊其惰歸報聞罷而大學士嚴嵩方貴幸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見事急帥臣懼誅益入賄于嵩巧免賄日以增嵩日以重而鹵日以迫公不勝忿激遂抗疏言相嵩與子世蕃虎翼鼠社誤國大計請修之以謝天下夏邦謨阿私靡所異同宜連坐有詔公在廷諠譁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以爲名高廷杖之謫田塞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六

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聞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時時與談忠義人各感奮則又爭爲公譽相嵩父子交相愉快甚者爲木偶象形而射之比唐林甫宋檜事稍聞嵩銜之入骨思有以報無當也適嵩黨侍郎楊順來爲總督而鹵入犯應州破堡四十餘順懼失事當坐陰縱吏士戮

避兵人上首功自以解脫公廉得其狀貽書謂之且云殺無罪而欺君要賞誓不與共天順益悲恨則遣其私人金紹魯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陰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取而父子世蕃密計于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業已解散其黨而御史路楷者來代世蕃又爲酒壽楷以公密囑之楷見鳳毛得代而遷京卿狐態益媚至則與順合策捕諸白蓮教通鹵者窺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本兵者卽前總督宣大江東卿公夙誚其選便覆奏無異取中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七

順楷猶欲徼後福既取公二子袞袞杖殺之未已也猶逮其長子襄于越至則掠治窘急垂斃矣會給事中吳時來論順楷誤國大逆上怒甚嵩不暇爲謀逮治順楷而襄得釋無何嵩敗世蕃棄市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交章請下順楷司寇獄按法論死君子謂天道終久自定云穆皇帝卽位詔褒死事諸臣贈公光祿寺少卿子祭錄其子襄爲國子生襄歷官至姚安知府

給事陸公燾

字子餘號貞山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工科給事中卒年五十八

舉會試第三選庶吉士七試俱首石淙楊公一清稱爲通儒丁亥改授工科給事中衆皆駭異偵之以新貴用事而公嘗與同輩不肯往謁新貴卿之故有是命甫三日聞邊警卽上疏請修寧夏邊牆以遏鹵衝又疏言壅滯之患深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所懷講臣接見之日少又間以寒燠何以能從容啓沃曲盡事情且言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採納而邊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六

方長吏視內地尤當簡慎輕付之無乃視之度外乎又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上皆採納

戊子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耗敗欺罔之由條上十事允行之中貴奪氣適有重獄厥衛輿法司異斷上罷都御史熊浹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囚犯于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爭輒賜罷斥恐法吏以濶爲戒非國之福也上震怒下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

之

時張桂用事恆甚草疏奏劾有鬼嘯于庭公笑曰死卽死耳吾義不可已也翌日疏入自分必死杖下乃獲旨璉以原職罷桂落散官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震悚都下謹稱奇男子傳錄其疏紙踊貴又以燾等不蚤發也下之吏旣而霍詹事韜甚詆其疏謂夢與已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嫉燾爲之于是上意頓回首召璉還政府而石淙亦退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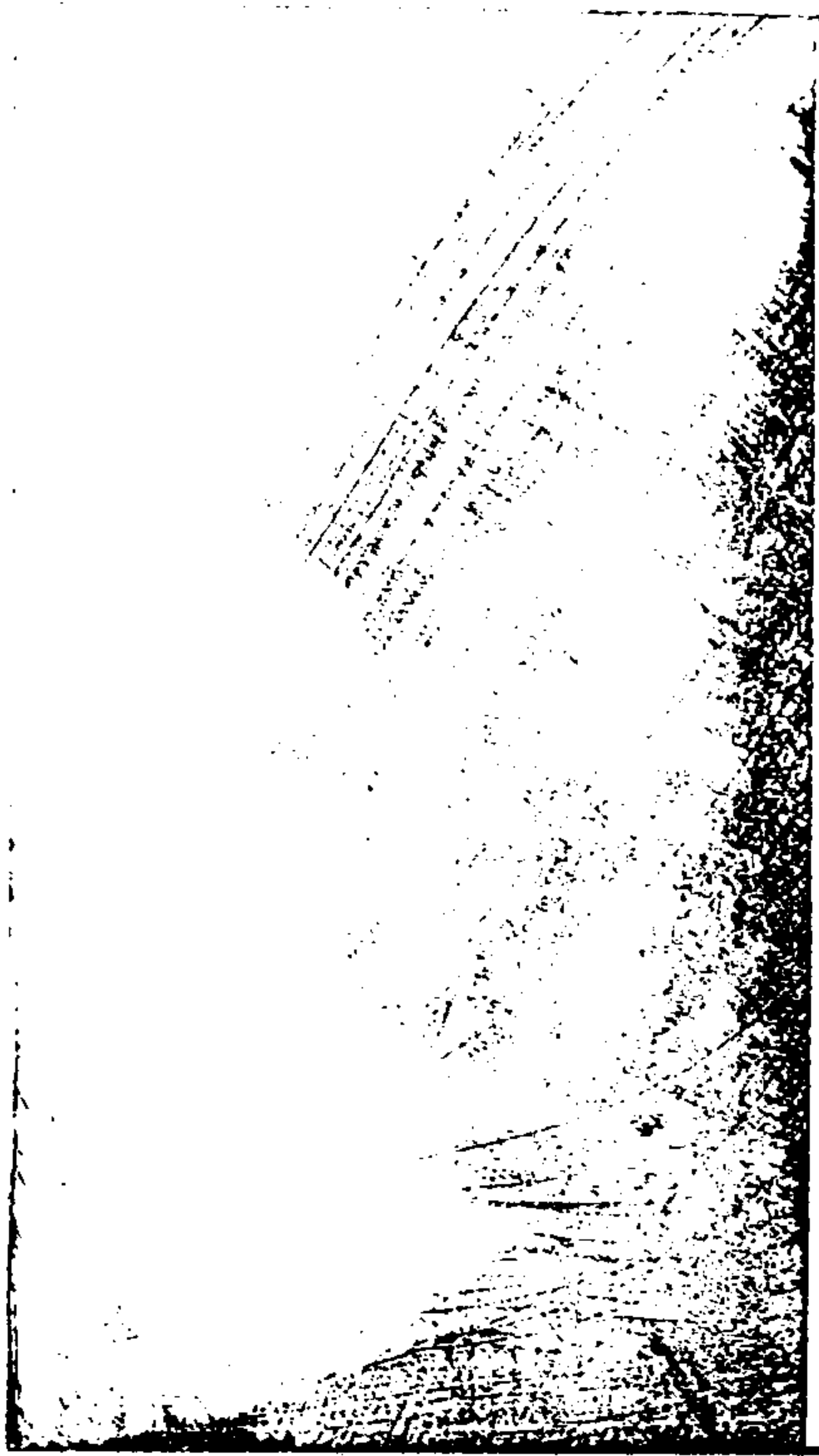
謫貴州都鎮鐸與岳倫王準同出都城抵謫所讀書如平時士子執經請業與之講授有因以掇科第者稍遷江西永新縣縣素囂訟又盜繁難治乃損益保伍法隨戶稽口召諸窩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盜行劫江洋莫可誰何力請于郡出其黨周繼于獄釋其罪而贖以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土豪左鐸攘殺殺人暨唆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人尤快之乃纂家禮以教愚蒙邀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革去私供堂饌明清法律修廣庠序賑給師儒孝子貞婦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闔澆訛之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清

癸巳冬念母春秋高上疏乞歸惟色養爲事不爲書謝所嘗遊諸貴人而諸貴人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事寡妙撫遺甥施及宗黨稱有恩禮喪其親哀毀甚疾遂革前後使者薦其賢凡三十餘牘竟不復用也有大臣廢事者薦疏及公反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其勁正如此

公著述雅雅健著左氏春秋雋及附注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于世胡傳辨疑烟霞山房書尺庚巳編文集藏于家公雖剛毅然見善恆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如彭君年其著者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二十



太常少卿周恭節公怡

字順之寧國太平縣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太常少卿卒年六十四天啓間補諡恭節

授順德推官果敢有志節論事巡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史臨公甚武公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至其問刑一意勿喜以嚴敏爲潔戒

召選吏科給事中其歲間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學紉摘瑕無所避畏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翟鑾嚴嵩同爲大學士嵩竊弄威柄苞苴盛行鑾位望先嵩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二十一

輒無羽翼二人不相能也鑾嵩二人恆有所請託于吏部尚書許讚者故嘗爲吏部尚書以寬容不能鈐屬致文選郎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爲尚書鑾嵩復多所請託郎王與齡積不能平因以鑾嵩所貽私書呈讚請許奏于上曰此其一爾它請託尚多誠恐權奸主內羣鷹犬附外臣將爲昔日王嘉賓之逆黜也鑾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有請究請託者抑讚柔良不爲此此受制于王與齡不自由耳主手讚疏曰讚欲禁絕絕免甚善願平日不承一人不通一謁者耶卽鑾嵩賄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曰權

臣鷹犬且引嘉賓爲名與齡強豪持讚其黜爲民因
勅解三臣者

先是鹵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大將防弭之大同
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榮不相能亦復與總兵
張鳳者不能于總制侍郎翟鵬與督餉侍郎趙廷瑞
也公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崇卑內外皆以盡心
體國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已從人爲虛忘警序賢
爲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治者也近見大學士翟
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讚詆訐總兵周
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陝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

西巡撫賈榮並不和調此大不祥事也陛下臨御二
十三年于茲矣由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
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彝來王也今
日事禱祀四方災旱未消也開例鬻納府庫未充也
蠲租歲下百姓未蘇也選將練士邊境未寧也其故
安在良由陛下焦勞于上而下未有用命之臣也夫
口說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詩曰
衍 采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
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于人大臣
有動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于下當今之時內則財

匱而百役繁興外則鹵驕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
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大學士鑾嵩
藉寵徇私作威修怨聞在內閣屢有違言動色入見
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同寅協恭以事上風下也
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輔臣至九卿百執事如耳目手
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輔臣真知賢不肖宜明
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
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不
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一啓順端後不可返也
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凡有請乞必先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

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鑾依阿委靡氣勢雖弱權位亦
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預消二臣要求之望至
陰擠陽排互修私怨非國之福可甚懼也初設總制
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制三軍之命願指氣使無不
如意也今既入秋鹵有聲息而翟鵬趙廷瑞賈榮周
尚文張鳳等各自爲尊耻于相下各自爲是耻于相
用平時藩籬捍格則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甲可乙
否彼是此非不上孤朝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綏
之志臣不信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抑臣之所言不
衍特如此而已臣謂直言敢諫之臣雖不利于權貴

固有功于朝廷近如御史謝瑜童漢臣輩皆以論劾
輔臣相繼假公事罪謫若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于
聲色之間恐自是陛下之臣雖有檇杙驪兜誰復言
之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
漠之日如有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
以激其烈志有異同明白曉諭人有賢否詳審鑒別
近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蔡經劾去官員獨以都指
揮僉事一人當之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綏遐之
心失大臣鼓舞經略之術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凡此
內外臣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申戒
更望優容言路博采羣策先務和德于上則大臣自
爾肅雍于下而羣庶從之百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
和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臣微小聞昧觸事情衷誠
願天聽見之施行疏入上曰廝怡言羣臣負君良是
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事禱祀不知和德于上
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多荷洪庇四方之廣豈得
盡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咎
朕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上曰廝怡所言嵩鑿本惡
內直諸臣以爲贊事大道好悖肆也詔杖之闕下與
楊爵劉魁一體錮繫公在繫與爵魁二人授書究易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西

忘厥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畫字香烟密通飯底互
相印證居三年上采箕仙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
逮逮者至公方抵家語逮卒曰請得侍老母一宿許
之明日同行繫詔獄如故又二年與爵魁同釋
隆慶改元復原官遷太常少卿使獄瀆瀕行疏陳定君
志重詔命敬大臣擇左右勤朝政五事忤旨調山東
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司業丹陽姜寶爲祭酒御士
嚴正公寬博劑之人並稱得體明年擢太常少卿提
督四夷館未至病卒
公究心學問師鄒守益王畿而與羅洪先唐順之錢德
洪爲友家居則與鄉紳貢師泰梅守德沈寵講學淫
水之上以精一爲本存誠無欲爲功體之真誠而求
之切至識者謂公所建樹殆非無本矣所著有訥齋
集二十七卷行于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五

御史馮公恩

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以建言謫戍隆慶初進大理寺丞卒年七

十

以行人勞王文成軍因薦束修為弟子文成甚器之已擢御史分司留臺先與刑曹抗論執訊獄牒體尋疏論留守魏公不得越江役衛卒

汪御史大夫鉉憑上寵勢張甚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母得先論摘候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五

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攬權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

汪大夫懷而險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自固公疏論之有身軀不滿五尺罪惡貫於四凶之句會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適其不合者以邪徒關之中外惴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誣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絨嘿為老成以順臆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

不惟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惟有甘心立伏之馬暗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為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于郊視陛下當為何如主也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合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五

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况陛下為天地子為宗廟社稷主哉勸勸上速停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為勉而唐宋之狗林甫安石為戒俱報聞當公具草時分且得逮而牛寬之弗竟也

會彗星見東井遂極論汪鉉為腹心彗及三相臣宜罷復做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詞甚峭厲上怒甚馳緹騎逮之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北附止信大臣德政

律斬適汪大夫驟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執筆
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卽起立不跪汪怒推案詬
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汝矣公大呼曰聖明在上
生殺皆天斷豈容權臣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辯久之
汪攘臂跳跟若將下殿者公復大呼曰諸公卿觀否
耶汪益無君擅權我恨不能手刃以報上左都御史
王廷相蹙額慰公曰馮御史毋動氣祖宗百六十年
來未有殺諫官者詎令今日有此又正色謂汪曰汪
先生宜爲國惜體如先生言是以私意殺人矣鉉愈
怒遽書情真二字而起公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天

民聚觀者如堵嘖嘖言曰是御史若口若勝若膽若
骨皆鐵也相與稱四鐵御史刻所與鉉爭辨語驚之
市四夷貢使爭購以歸時鉉猶必欲殺公賴肅皇帝
仁聖特詔免行刑公于是得不死當洵洵時有遺公
藥者公曰御史陳事不當惟有伏歐刀都市申明主
法耳何以藥爲

當公下獄時長子行可甫十三歲屢疏乞以身代祖母
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寃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
攀訴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輒疾驅避之甲午冬
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通政陳經引以上

請肅皇帝憐之命法曹再議刑部尚書聶賢左都御
史王廷相謂公罪在狂妄無死法而行可乞代父情
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太史
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焉謂君位
臣直母慈子孝也丁酉釋歸

公材大蚤廢居恒慷慨謂猶可爲德于一鄉出橐貲買
瘠田募貧人佃之教以計然之策會有天幸傍畝益
拓所入漸廣乃推贍三族之貧者若干人又贍布衣
交貧者若干人會倭亂有士女避徙者皆授廬傳餐
以濟之大飢疫設粥劑藥所全活甚衆穆廟初御陞
旌諸言事者年七十餘矣銓曹難其老疏進大理寺
寺丞再加朝列大夫有菟蕘集行于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天



編修楊公名

字寶卿四川遂寧人正德進士及第官翰林

編修嘉靖十一年建言謫戍

公以星變陳言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憚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簡拔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上慰睿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狂妄之說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公論者爲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

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注鉉者小人之尤者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慎重其人不以輕畀乃反屬鉉豈謂鉉賢諸臣命下之日大小臣工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久用舍日謬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觀氣象亦知其爲險人也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祀與議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禮儀所以敬事神祇宗廟導迎和氣光永國祚者近乃使陳道瀛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居飲酒食

肉貪財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禋臣愚妄以爲是數臣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喜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議見偏執言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迹雖難恕心若可原薄罰之後懲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其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于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制甚盛舉也但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

未免工作屢興財力并誦採運木石燒造輓瓦裝載灰料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當亦不少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聽于內府修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靡費使之頻舉率徒侶倡播鼓乘旛演法大內且命左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不肖之臣妄爲依託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假威資緣僨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專臣民祝願之誠感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爲功書之史冊後世

謂何凡此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進誠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竦遠賤士矇瞽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入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脇制朝廷泛引傍牽亂法怨君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刑訊汪鉉疏公四川人楊廷和同里後輩廷和與孚敬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爲報復故攻及臣臣之授官特出上簡誠欲爲陛下一振朝綱而議者輒病臣操切好名由內閣諸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欺肆至此上益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

命所司究治主使之人公瀕死者數竟無所私第曾以疏草送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遂并逮文德亦獄兵部右侍郎黃宗明上疏救公謂連坐固非美政今以名妄言必究主使廷臣自疑者多矣名榜掠已極死而復蘇當此嚴冬萬一困斃益累仁明上謂公罪死有餘卽囹圄斃之未傷仁明之治方究主使豎執不服宗明殆是令執送鎮撫并鞫以聞竟不易詞上并下名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公謫戍文德降邊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按楊張議禮與鉉何與而故舉以爲言鉉真挾奸無賴矣

通政沈公東

字宗安號梅崗會稽人嘉靖癸卯解元甲辰進士官至南通政卒年六十八

司理徽郡三年徵拜禮科給事中當世廟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聽入爲低昂公每觸事憤憤將論列其罪狀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已報寢公抗疏言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涕者身後之典格而不議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爲子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賜杖闕下尋繫詔獄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

垂絕者三四

庚戌虜人犯關京師戒嚴詔集廷議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公在獄聞虜變且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遼薊或衝突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兵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與朝議其後餘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先後上書論嚴氏悉被逮謫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時嚴氏恨越人特甚而言鍊與公同宗疑有連益切

齒腐心屬主者加械手足分且死戒家人庶後事賴
華亭徐少師中救得免後嚴氏敗詔釋獄

公繫獄十有四年而父邠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

一見公於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
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上意稍
稍動矣當是時上常居齋宮好鈎察外事即獄中一
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塞
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公前噪不休公曰豈
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何公以尚疏
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于獄而釋公公歸而邠州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已不待矣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救死不食吾尚得
爲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佯狂自廢

丁卯穆皇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原官上疏乞補制再
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
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
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藁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
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靳一望見顏
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卒無子時論惜之

給事楊忠恪公允繩

字翼少華亭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
以忠諫死隆慶改元追贈光祿少卿予祭蔭天啓
中謚忠恪

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坐科視事相國階弟同卿陟與
公習直入科中請問公叱曰祖宗制無故至科者刑
趾豈得以相公弟壞法速去即當參論相國階親率
往謝久之始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十四年浙閩倭患師久無功公上言海寇爲患猖獗
日甚迄無底定期者在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也爲
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三者率兵
浪戰且不設哨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由也當事
者不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不過張賊聲勢緩已罪
愆以若所爲雖括天下財以供役藉天下民以爲兵
竟何益哉况賊不遭大創何肯去即去又豈得不復
來臣愚以爲必先擇將將苟得人則招募之兵可用
也土著之兵可用也以之水戰可也以之陸戰可也
否則增兵何爲至於弊源則又有不專於外者督撫
賂在京權要官司又賂督撫皆取具於民節今予遣
待盡之民豈堪培尅侵剝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

止海島之間宜勅大臣洗心易慮剖絕朋黨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入報允而相國階則悅語曰公知閣臣之染指未知閣臣之苦心也彌縫刺聽寧能無阿堵哉且公謂閣臣受幣科臣獨不受幣乎公對曰彼人而而獸心者則然允繩則寧有此相國階爲之色變亡何公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疏論光祿寺丞胡膏乾沒帑財混報子鵝價至數百金宜正侵冒之罪事下法司驗問膏言立典隆重所用物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臣揀選太精謗訕皇上齋祀靡費時膏爲大學士李本姻戚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六

本將膏疏先上而後允繩上上覽其狀大怒詔錦衣逮治付法司論罪擬允繩訕君比子罵父律論絞公竟死西市天下冤之膏外調貪益甚居鄉復暴橫用絕事發治有司都給事中李用敬追論劾膏抵罪公有子應祈因父繫獄誓不應試亦以憂死

主事唐公樞

號一菴歸安人嘉靖丙戌會魁仕刑部主事卒年七十三

自少有志于理學筮仕以忠勤勿欺自勵服官半載讞獄者三必求情罪允當以疏論李福達事件旨罷職歸益奮詣聖賢之學學以討真心爲宗從學者甚衆監司直指及郡縣每式其廬而請益爲勅一庵書院于郡城門牆益廣許司馬孚遠錢武選鎮諸公皆出其門所陶鑄賢材不可指計公既見地高深而飭躬實踐一言必有著落一介不苟尤留心經濟之略身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六

三五

歷各省險遠至閩廣黔滇以及九邊躡履茹草以盡一生澹泊七十三而易簣匡牀竹籠而外無長物飾然而逝所著有木鍾臺集三百卷續集一百卷行于世沒之歲浙學憲滕伯輪巡按蕭廩皆爲文致祭檄祠學官又卽其講堂爲專祠郡縣春秋祠之以爲常顏子犯而不校先生解曰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請曰何謂也師曰顏子持已應物決不得罪于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校須先

學他犯字弟子心服其言

先生書湖州府農桑誌後曰湖絲遍天下而湖之民終身不被一縷者有之人亦有云畜馬者羸步而走種粟者半菽而飽其是之謂乎

先生一日歎曰天下從此亂矣門人問故先生曰只看為善的人往往不得利便是

又一日談及早澇先生曰遍天下皆垂戾之氣惡得雨暘時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六

天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七

尚書王恭簡公鈔

字子宣號印巖紹興會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

甲申授南京水部主事丁父復齋君憂服闋補北水部權稅荊州而其地則豪商大賈所湊集也猾僧因緣為奸至者率不免于訾議公獨携一力嚙檠茹荼一介靡所染有羨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代而去蕭然敝篋也甲午轉員外郎中審五聽戒五疵孳孳求民之衷會有勢璫祈脫人獄甚力峻却之絕不與中貴人通凡經論決咸稱平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乙未出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以為神明也而事則各輸其情蓋答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粧匣者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而異心者耳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于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于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真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急去巡按白御史行部公以禮自將不為折詘乃御史深心銜

之下車立索庫藏刑名諸案牘欲有所適發而不得其隙御史意悟詳其治狀特書薦之己亥考滿當陞矣有嫌之者曰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福建都轉運使其爲轉運也如分司荊州時鉉稽宿蠹條畫甚精于時福州缺守巡按檄公署焉郡在省郭垢弊莫殫公夙著簡肅不嚴而治民有異母兄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諭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使有一不足哉爭而攘之則不足若父懷乎若子也而以訾傷父心寧復爲若輩血食也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像而祀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癸卯丁母憂服闋補長蘆丁未擢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分守諸民故習夷男女多野合嚴爲禁諭稍稍有變者庚戌轉按察使辛亥轉右布政使癸丑轉廣東左布政使丙辰入覲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至則解諸煩令惟責郡縣恤貧獨撫流移不煩兵而底定丁巳轉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四履之地皆盜窟也若悉已志扶黎蔡海大羅山諸處尤爲雄鷲時時破壞城邑乃發偏師授

方略禽其魁馬天恩李汝端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千有奇奪還被擄男女五十八人特詔優獎癸一子戊午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上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擒剿百七十人奪還男婦稱是上聞復獎賚之是冬長樂興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絲洞復相煽動會兵擒剿以次蕩平賊又念廣中寇盜頻繁宜遏其衝無使竊發乃相度要害添設縣治而不逞之徒稍衰止矣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公改貯梧州府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給有稽嫌議不作而軍儲亦漸贏矣己未考績進階通議大夫錄廕一子未幾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始浩然有歸志矣具疏乞休時同志鄭端簡公惜公之去索其疏而寢之入賀萬壽節改南京工部尚書尤極意節縮內臣有以殿閣泥金濫科者公條其費省金直以萬計他裁約類此辛酉正月得歸丙寅二月卒前一日大星隕其舍光燄燭天卒之夕印巖崩者數仞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諡恭簡

左都御史屠簡肅公僑

字肅卿號東洲鄞縣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年七十六贈少保諡簡肅

初授監察御史按居庸等關上下險峻寒暑不憚所至飭城堡繕障隧驗林木有疎缺輒補之實軍伍簡戎器定將帥之賢否立舉刺焉時承平日久邊備廢弛肅公綜理周數務為整肅賊巡撫鳳舒兵備晟至謂公過嚴好名公曰諸關國之北門司鑰者夙夜寅畏彌懼有失乃縱其懈弛乎邊牆以塞諸口林木以厚險固日消月損一旦有急將何以阨虜僑非過嚴好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名或者公等過怠無實心為國耶臧舒語塞拜謝曰公真御史也

武宗北狩命公擒生虎使者日再至公抗疏曰此惡獸也欲生致之必有攫其爪牙者陛下忍不惜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止道濠煽虐賄結中外朝野以目聞公按江右亟謂所親曰奈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令鎮守太監畢真以金器綵段數十逆公于杭公毅然却之至江右與巡撫孫忠烈公議事宜慨然與革逆濠為之稍斂公按江西明憲肅度獎廉擊貪風紀大振聞父喪有知

縣某者恃公同鄉以數十金為賄公大怒榜暴其罪行各屬禁止之列郡肅然無敢犯之者知縣卒以此去官

世廟入繼大統駕至良鄉公與迎相慶曰真聖天子也一見決矣屢疏勸上日視朝親賢人更化善治上錄公而常道有忌之者出為保定守喬公不能平爭之夏支遷曰保定畿輔重地非屠公不可公為之即大治都指揮白璽以稔惡聞公按置重法總兵陳瑾恃勢恣睢公獨不為屈卒為瑾中調延平知府踰年郡亦大治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擢山西參政尋擢山東按察使又擢廣東右布政轉福建左四官咸有惠政尤以廉率下為左使入覲不持一物諸計吏亦無敢取者遷光祿大理二卿嘉靖戊戌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以災免又明年用薦者言起為左侍郎

遷南刑部尚書轉北部不踰年轉都察院左都御史自公執邦憲益以風裁自持每奉差諸御史必得其宜還京考察不苟應文務覈功實諸屬帖帖嚴之平居挈提綱維涵蓄細碎不發聲色至于臨事決疑激揚清濁苟係國體以身當之未嘗退阻也公沒後上欲

用都御史輒問曰得似僑否其見重如此

左都御史周簡肅公廷

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卒諡簡肅

為潛江令尋調新會戊子召為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上疏言守仁豎直節於逆瑾構亂之時糾義旅於先帝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闔廣八寨底平今欲以一肯盡棄生平非所以存國體昭公論也忤旨謫判太倉州

丁外艱起補宿州歷陞閩廣藩臬值南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採珠者畏其禁令不敢苛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首清海洋林成之擾次復溧陽水次之兌以兵部侍郎兼秩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倖功疏止番舶交易罷瓊萬烏石諸驛歲省數千金召還刑部累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

乙卯特召為左都御史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臺綱為之一肅

公方峻謹潔無他嗜好而顏寒峭人不易合一介不苟取燕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輒至其前官益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屏絕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寮時

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鈍兮似迂然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也卒贈太子太保諡簡肅

維風編云公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僦一寓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趨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中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携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乃至于此為之三慨嘗語今蕭右司寇廩云蕭公亦吉州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八
也使司寇公觀今士習慨又何如



尚書方簡肅公鈍

字仲敏湖廣巴陵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萬曆中諡簡肅

初授華亭知縣選廣西道御史嘉靖十年巡按河南山東陞大理寺丞累陞戶部尚書時分宜柄國寵賂滋章天下仕宦靡然從之即下之簿俸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以進公兒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却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蹙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為汝庇遺我何為或復曲為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自入任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他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里中人反有以為憾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九

耿楚侗維風編云余初魁南宮時謁公余請拜公抗顏曰勿拜余乃揖命予坐時有郎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余者第顧郎諄諄誨之嘗擊蹙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具豐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民膏脂非我所藉以奉人而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商心自是款洽奈何如此予初觀公遇予若甚

倨乃聽其語戢戢有味于中不欲辭去已郎官別去
仍一語不及予予起更端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留
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即成進士耶予
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辭公送之門屏間謂余曰子即
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敬天惟
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母洩余乃揖謝教而
出

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
觀政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
座中嘗有進士以齒加于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固歎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
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者余初第時
猶一及見此等風致今亡矣夫

公端毅嚴重有大臣風節一日戶部三堂同飯公曰各
邊巡撫盡將戶部軍儲銀兩饋送人只說戶部吝財
致悞戎事天理何在某侍郎曰我却不敢公曰爾在
鎮三轉官三廕子非戶部銀安能得此侍郎面赤語
塞分宜聞之遂恨公公不久去位

侍郎曾恭肅公鈞

字廷和南昌進賢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刑
部侍郎卒贈尚書賜祭葬謚恭肅

授行人擢南京禮科給事中時南宗伯霍翰方貴重與
均禮性剛數彈擊權勢後因天變歷詆用事諸大臣
武定侯郭勛負寵橫甚屢糾之勛竟得罪

公又言用人之術莫先於謹士習而士習之弊則廉污
之介弗嚴靜躁之分不明也蓋今之藩臬守令多以
培克爲能事苞苴爲捷徑苟且文書曲鈞聲譽而撫
按不能秉公決擇或以守璞而沉下僚或以挾貲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得顯秩是廉污之介弗嚴也大臣爲國任人循資以
處常品超擢以待異材自有空見非人所得乎請今
有一員缺自術求進交爭而不慙夫如其宜用何待
於求如不宜用何聽其求求之而必得則人莫不求
之矣是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尤有
可議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
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
恐待罪今則強辨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
交惡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已
上曰曾鈞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處尤是自今須

裁抑僥倖為國擇人毋徇私情致傷公道

劾禮部尚書嚴嵩出為雲南按察司副使先是兩司謁黔國公扶服階下公抗論革之還所侵罷江民產擢四川叅政黔寇亂同列應往撫者憚行公慨然代之事遂寧

歷河南布政擢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時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遣大臣出賑仍令河道官設法疏濬公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淤塞此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黃口衝決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激又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開新口不如舊口為害稍輕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岡以遏橫流計用銀十三萬九百餘兩工部覆議允行復疏言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一帶宜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分殺水流可為永利帝令會同河南撫按勘行工完加工部右侍郎三年秩滿改南刑部右侍郎未幾乞歸所著有前溪集南垣諫草河道奏疏隆慶四年卒

侍郎吳端簡公悌

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仕至南刑部侍郎追諡端簡

初令樂安為政貴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疆餘者糴之封以外而糶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某銜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為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召行其得民心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已亥視兩淮離政海潮暴溢廬舍湮沒亟疏請蠲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視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且謀不及夕而能少須耶即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粟散飢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伊藩憚公威名以道友相

呼公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籛知不可犯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官錦諸御史艷之公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公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公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爲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爲寶踐之儒非溢美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艮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做孔林之制所助上表德章義率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公爲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而遇德人則欲然以身下之斯有典有則邦之著蔡者非耶

右副都御史李公中

字子庸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右副都總督南京糧儲卒於官年六十有五

少從父至隨州爲州弟子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甲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有西僧挾幻術出入不禁宦官居中用事上疏切諫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甚壯疏入忤旨謫通衢驛丞戊寅移病長樂學官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公思議軍事已卯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引古爲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序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辛巳世宗卽位有詔序復歷陞廣西督學副使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常曰墮書載廸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晨至暮不休士多興起歷陞廣東右布政使時巡按御史戴某欲罷南海番禺吏

六十人驗無實面直之御史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而發赤曰法者治其太甚以意罪人何以救過且不聞有故人律耶徑趨出

會曹參議卒於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公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即賻豈必千金也固執不可平大盜布政具宴諸司餽賂數十百金公獨舉安不以賂於是都御史與御史交誣坐不職謫四川參政欲具疏乞休當事不可止之陞浙江按察使

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公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七

命流民捕蝗與穀與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今應募多自可游食不識弓矢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

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為市民所給而官稽程期鮮不得罪公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檄監視者無先放衙無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卒于官

公氣剛而豪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人憚其莊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輒注目傾聽意有不存雖玉

公大人未嘗曲假顏色自入仕至憲副十餘年俸入不足供朝夕嘗留客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皆嘗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為贊及官至崇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不蔽風雨然竟不支一木覆一瓦為子孫計興致曠遠飄然自得門人羅文恭曰先生之學以求仁為的以閑邪為端以自作主宰不致絲毫之力為功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已為體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為用以脫然無繫常如大虛為樂以遜世無悶不求人知為至晚年益肫肫於隱修嘿省而以虛談為戒特其側者未至密契固不知先生之為深也學者稱為谷平先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七

尚書王襄毅公邦瑞

字維賢號鳳泉河南宜陽人嘉靖進士官至

京營戎政尚書卒年六十有七贈太子少保賜祭

葬謚襄毅

敏惠溫方凝靜不苟識量宏遠視天下事無一不可為

應機立斷而張弛必中要以久暫鮮毫髮出入者言

擇可而發平居退然若不出諸口至臨大節建大議

衆所嗷嗷挺然諍之而不疑弱冠舉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居父憂起復授廣德知州祖喪去職補滁州有

材賢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六

陞南京刑吏兩部郎中兩任陝西督學校士陞右僉都

御史巡撫寧夏在任二年餘陞南京大理寺卿兵部

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年庚戌虜薄都

城公巡視九門乃疏五事以請陳營兵郭外啓門納

四郊避寇者城中嚴兵內城諸門示威壯已而署兵

部政提督團營又上六議極論營務積衰之弊與作

新之宜上皆采納更十二營曰三大營設文武大臣

各一總其事又設副將以下若干員俱以邊將選而

戎政駸駸然改觀聽矣上益知公才任大用遂特命

公為兵部尚書於是中外皆屬目公公亦以安危為

已任乃條陳安攘十二事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

入衛虛聲矜喝以罔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雖

盱朝宁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鸞

欲變易邊將公不可鸞欲罷築薊鎮邊垣公又不可

鸞積不能平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公如是咸為

朝廷喜而諸厚愛公者咸為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

測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書訟言攻之不旬

月竟為鸞所中去位公去鸞益橫未幾殛死上乃思

公言且念其勘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

上曰叅戎重寄非王邦瑞不可迺詔即其家起之無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九

何卒於位訃聞上震悼贈卹特隆異焉

公幼性穎拔九歲知文自始學至終老無故未嘗一日

釋卷性尤喜觀史道及古今之務禮典法制兵賦沿

革繁畧之變歷歷如指掌其為文能發心所欲言者

頃刻數千言立就而俊辯可觀初以才選儲禁林迨

守三州按北地所至必以教化為務至以其俸入易

經史百家之言貯之學宮視學政時翊正學書院羣

士子肄業其中為政雖和易坦直至於鈎校欺漏剗

剗豪黠又不為一切恩貸如廣德之豪夏姓滁州指

揮徐爵及涇陽之孽令張某者寧迓臺臣之意雖三

反不為移判故所至肅然憚而去後則復見思自少
 倜儻負奇總帥為諸生屬山東盜起即上安剿十四
 事河南守哨曰異哉洛陽少年迺爾奇絕耶及兵備
 固原屬松石劉公視西師劉公固自偉人見則大加
 器重延之幕府每事朝夕諮語時涇邠巨盜李孟春
 等流劫河東西莫之禦也至則芟夷之無遺類民用
 大靖初以文行吏治有名其以武略顯自茲始迨寧
 夏益著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寇烽火貫四時歲為
 常內治既嚴又能招携夷黨刺虜中事甚悉每有先
 事備虜嘗乘間一入輒失利斬其酋而去不敢輒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二十

塞者終在任之日西人語保障功者前後多稱之故
 庚戌之變眾籍籍恃以為重云

侍郎蔡公天佑
 字成之號石岡睢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兵部
 侍郎卒

選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蹇諤自持封駁無避忤權
 貴出為閩臬僉事會江西盜起聞於朝以閩兵協勦
 往平之在閩多風力嘗董內府供應綾紗紙盡革宿
 弊權豪歛跡省價數千緡部使薦之未幾轉山東叅
 政尋改憲副守遼陽按部所至弊絕風清值歲歉多
 方節縮活饑民萬餘又闢海道圩田數萬頃民莫其
 業名曰蔡公田濟南龍山有惡少哨聚為亂勢甚洶
 洶分兵勦之搆其穴淄川盜起劫掠鄉邑捕獲其魁
 坐以法餘黨悉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二十一

改陝右遷山西按察使提點刑獄一道肅清居無何雲
 中五堡軍亂殺撫臣事聞進右僉都御史即日就道
 至則與朱總兵振誓曰弭此變非奮不顧身不可乃
 集亂軍諭以朝廷恩威眾始奮會桂總兵永密率家
 眾誅亂者十餘人眾攻圍其家幾為所害公冒白刃
 救之得解廉其首惡四人正諸法餘孽度不自容夜
 焚朱總兵宅公下令懸賞示之火遂撲滅人心少定
 值督餉王事至羣心自危復起亂上震怒命胡侍郎

帥兵討之衆赴公前泣求救乃示以早圖自獻或可
遣誅衆皆響應獻元惡十餘人傳首以示脅從者宥
之帖然無復反側公遂請班師詔下凱旋人心益安
上優詔答之進右副都御史有彩幣白金之賜旋進
兵部左侍郎行日民爲罷市哭聲震野且送且留者
三百餘里已而爲權倖所忌以事中之懇求退避疏
三上乃允歸以詩酒自娛教授生徒課子力學而憂
國之心未嘗少忘誣亦自白再起至中途以疾辭荷
溫旨許暫回調理明年卒於石岡書屋之東軒

都御王公大用

字時行閩之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副都御
史卒年七十五賜祭葬贈廕

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治漕舟兼理臨清閘座會巨
寇劉六等嘯聚破濟寧直薄清源公選勁兵募死士
與兵備出郭而陣且分道迎擊賊至不利輒引去
擢廣東僉事兵備清遠會樂昌高快馬偽稱天王流劫
湖南林永等州上命合兵討之公率所部將以深入
疾戰獲功一千四百有奇加俸一級又清遠徭盜張
甚復帥所部將渡滙江拔旗坑癩利諸寨身得賊首
梁永寬一人所部將斬首千有餘級又移池水攻黃
簾峽黃華洞後山十八山諸巢身得賊酋唐鎮山僞
都督楊旺二人所部將斬首二千有餘級復加俸一
級陟本司副使仍兵備

世宗登極以征黎蠻夷獠功最寵賜金綺已而累陞廣
西左布政入爲順天府尹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順天兵部以大用習塞上事疏請改巡撫大同
公至破巨盜劉善果追得傳首京師迺條備邊四事
而議大同三邊一節更切機宜其畧曰臣待罪行間
得風覽諸鎮他鎮邊垣一帶離鎮不遠於候望易惟

大同有大邊二邊三邊大邊離鎮二百餘里二邊一百三十里三邊四十里道里遠曠亭障睥睨不相屬卒有緩急難以救助而游徼偵卒恐遠覘為虜所獲輒伏匿近地以故牒報不符情實而偶為虜生致者又盡以吾軍虛實告之且士卒月廩必具轉車人徒齋至二邊仍多遣將校分部護之率鍾致一石而為既脫鹵獲不與合移入二邊并力為便項之為給事中秦鰲所論改整勅薊州兵備巡撫順天等郡後續院都御史缺廷諭具公名上而御史張祿先時按大同與公特鈞禮不相下秦鰲之論實張祿之也既綰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王

院命下張私念前過乃據虛事誣之會朵顏三衛擁達虜千餘詐稱入貢詔公督叅將周璿蕭陞詣關閱實還報公乃單騎入城調兵扼險令二將伏所部為左右翼遲倚之虜謀泄宵遁後復論其酋長幹維者令獻黑谷開地至太平寨延袤五百餘里可繕為邊垣以省開營大半計議已定而幹維且得專約已與飲盟去張御史劾公生事構怨坐免久之上復用廷臣推轂起家巡撫四川公在蜀獲白兔不表聞而地震水旱勤請修省蠲租不置時天子方齋祀太乙羣臣爭上符瑞見公疏心殊厭之會白草番帥眾攻穢

平番堡兵科給事中扈永通罪以失事基禍遂坐還籍候勘卒於揚之真州其子邦圻世稱為王生者具先後勛上疏請葬祭贈廕王生之入請也太宰李默嘗遺書趣之行王生至而李為趙文華誣繫時分宜相嵩兒世蕃私竊主恩諸先臣子姓以恩澤請者非入千金世蕃屏不奏而王生橐無一錢留徒以蒲伏候謁游其父子間冀或憫惻而予之也後王生久羈謁舍迺從里中士大夫句貸得百金函以餽之世蕃訝曰而父苦節若安得有贏金乎麾不內王生歸坐舍中咄咄治歸計忽一夕世蕃召之至便室與之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七

王

王生素嗜酒敢狂言已而悉如所請疏下聞者傳為怪事後知為相嵩於西直嘗召其子語之曰王時行一世偉人且數著戰功家甚饒爾無以恒調困其兒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八

尚書胡莊肅公松

字汝茂號栢泉涿州人嘉靖己丑進士累官吏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

幼卽嗜學嘗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初仕東平知州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殲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禮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其惠而畏其威至構祠祀之

遷南兵部員外改禮部郎中公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八

卽聚經史求微詞與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

已且曰爲學如儲積然廣於收貯應用自不竭矣

陞湖廣叅議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守之變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有白金綵幣之賜尋督學山西樹風聲明經術以儲實材爲天下用士類亦彬彬嚮風焉

鹵酋入內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遂上疏曰鹵之敢於深入者以邊將怯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

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鹵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衄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鹵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堅障堠懷携貳蓄孽牧慎任使利器具廣間諜清耗蠹嚴備禦核屯戍預積貯撫傷彘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卽擢叅政協守鴈門關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八

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借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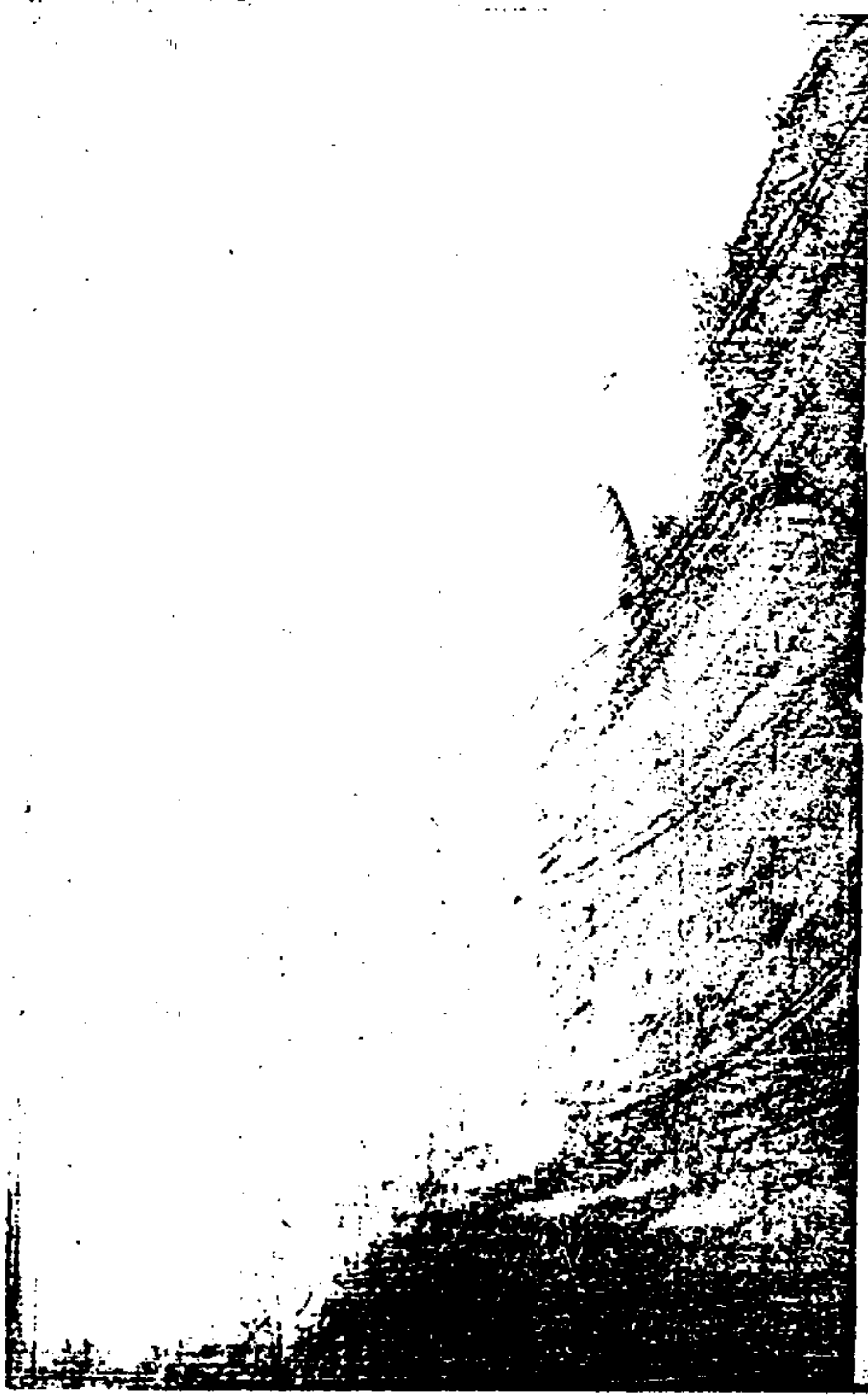
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公洪先唐公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

才薦起陝西叅政駐節平涼條奏數十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仇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轉浙江按察使尋遷左右轄時將吏多訛法侵尅軍食傳侍按發其賊至巨萬人心肅然

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率浙兵于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闕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嬰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

待之復減額租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立
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悍為諸酋最
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
連兵征討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公之功為居多云
陞兵部侍郎拜吏部尚書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備以
報稱德意未幾疾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人



尚書吳文端公山

字 江西高安人嘉靖乙未進士及第第三人

官至禮部尚書萬曆中謚文端

嚴嵩用事公屬同鄉不附和之公嘗產女嵩子世蕃欲
與求婚介大學士李本為酒酒未行方奕本以手掩
局語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為公曰不知也本以情
告公曰某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聞之感然不悅
上意欲用公內閣下諭嵩公子請曰上意如此大人亦
須赴嚴一揖明我家知恩公叱之曰兒不解事豈有
閣老可揖求耶嵩遂密沮之公自是無進閣之望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人

四

三十九年上下禮部出封景王之國趣具儀嵩知上故
未有意出景王特激於郭希顏之疏以規嘗人心使
人風公留行以悅上公曰二王居邸形跡相埒人心
危疑望此久矣上不諭部山不敢請也幸有旨復當
留耶留而遂已將來國本未定孰任其咎即具上之
國儀注上不得已允行而公自是失寵矣

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掩映倏隱倏見欽天
監奏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上悅歸殿天眷嵩自西
直使人惡謂部上賀侍郎袁燁亦以請公指日語曰
日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欺天乎行救護如常既

畢以報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必引罪該科官如何不參令以其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李東華等惶恐言聖德當陽祥雲護日當食不食此誠敬格天之所致也山等不請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惟上寬赦上曰日有微陰觀候無食天意甚著聖人事天如臣事君君恩不感國典不容也山前執白鹿殊祥原父天眷賜玄嗣強告殿廟今天意之著非測言比乃如常救護謂寧盡已誠不可失正賣直要名東華不言山不舉賀者乃曰不謝玄不敬天孰甚焉其住爲首者俸罰其餘各半歲已嵩言日食陰雲卽同不食人所共知行禮如故部臣罪也請宥言官上是之改罰東華俸兩月餘悉宥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八

五

上既不悅公乃示風旨於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共劾公而詘於公議時吏部尚書吳鵬賄聲狠籍百官進退唯唯嚴氏中外人心無不鄙憤遂以山與鵬並劾鵬方睦嚴上初無意去鵬以公故并令致仕去

公直亮方嚴臨事持論動必以正嘉靖中會試舉人自二十九年以後多以懷挾取高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撻備如鄉場之體儀制郎欲覆請公曰鄉

會二試自不同會試之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今奈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蕭望之尚不願見東露索匆匆吾寧士負朝廷毋朝廷負士也竟寢不行

巡撫淮揚都御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冀得卹典嵩與世蕃中主之公曰卹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晚節不終全歸官下曷云死事亦與祠祭郎李繼持之嵩怨公無所出出郎爲景王相亡何公亦去位順之乃得卹典始司禮太監黃錦嘗私語公曰公他日去國得爲編民幸矣公愕然因爲道令景王之國非上本意繼山爲尚書者逢諛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八

六

斬文僖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儀曹郎與斬有媿因請庭典公執之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斬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會當赴直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公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自是覘公憚不復與之言事矣

尚書王莊簡公學夔

字一卿安福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
年九十四

授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以疏諫 罰跪午門廷杖

之嘉靖初上謹始疏深見嘉納又疏抑戚畹疏宥言

官歷考功文選員外郎中晉太常卿左遷福建叅議

尋撫鄖陽轉操江皆有平寇功進吏部侍郎四年擢

南禮部尚書轉吏部四疏乞休不允改兵部得請致

仕

立胡蹟在銓司居多王槐野稱其未嘗陰庇一士陰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一

一物家居敦儉素布袍糲飯有儒生所不能堪而獨

安之邑中人士若子姓謁見庭下多謝去外飾更着

粗敝惟恐見誚讓華靡之風為之一變晚歲奉特恩

存問者再卒贈太子少保

總督石公永

字壽卿北直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僉都御史卒

授中書舍人乙未擢雲南道御史丙申巡山海關尋丁內艱服闋補河南道庚子按淮揚獎廉斥墨不少假貸法豪強爲民患者未幾疏乞養病歸壬寅起補山西道巡按四川所至訪吏治得失勸懲有豪強按罪當流候公出伏刺客於橋下至則其人忍心疼作聲執之輸情請罪蓋鬼神默佑之也監癸卯鄉試綜理周密號稱得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八

九

乙巳掌河南道大計京朝官持公秉正謝絕私交於小過不事苛索備訪當權怙勢潛通關節及中傷善類者密呈臺長曰必去此爲公不則縱吏部與臺長去言一無異議後有忌之者陞知南陽府尋以事註誤陞判濱州怡然就道

丙午陞南京太僕寺丞丁未陞平陽知府芟煩祛靡與民休息藩府競訟累年不決委曲開導訟乃息太宰張濶稱其風寒貴戚寢好豪戊申陞陝西副使駐甘州竭力經營郊行見原隰草木蕃盛詢知舊爲水旱以地震泉涇遂求濬其泉五十餘處灌田八百餘

頃居民爭復業庚戌陞陝西右叅政視涼州地宜耕募民懇闢導泉以資灌溉後皆爲沃壤甲寅陞陝西按察使持憲明慎民以乂安

乙卯陞江西右布政丙辰轉山西左布政使未抵任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飭將練兵革沉役禁包占懲負販養勇敢謹間諜有黠鹵犯灰條溝前後斬首級獲駝馬器械甚衆節蒙金幣之賚凡三任朔方歷九年民戴之尤深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八

十

丁巳陞南京大理寺卿戊午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已未陞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等處軍務一崇寬大率屬以廉凡事務責實效不爲文具徭賊沈雅等勢猖獗督率將士直擣其巢于淑浦縣龍潭等諸洞捷聞賜白金彩幣方隅晏然時督撫請調葉麻等司兵禦倭公上疏極論不便乞免調以安地方省糧餉蒙俞旨著爲令三十九年召爲戶部左侍郎瀕行疾作三省以藥費贖禮致餽正言却之疾篤總兵石邦憲副使李心學問所欲言自軍國外無一語尋終二君爲歛視其橐中無一物胥嘆以爲不可及云

侍郎靳公學顏

字子愚山東濟寧人舉省試第一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吏部侍郎隆慶五年夏卒賜祭一壇給半葬授南陽府推官陞吉安知府下車罷諸供具及期會條教食用粗糲刑無妄施獄無濫繫未數月郡以無事吏晨起抱文書印署畢退坐舍中蕭然無他營也郡右族或有造請必正色拒之嘗有以乞佃寺地為言者公曰吾職在守土固不能以地與人廉平節愛吉人稱之累官左布政入為太僕光祿寺卿

隆慶初拜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星變求言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十一

應詔上理財疏畧曰臣惟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蓋國家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新軍則一切仰給太倉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叢集坐靡公幣其費二宋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坐食常餼其費三天下之兵日邊兵日京兵日留都兵日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雖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日見伍日招募日徵調日清勾日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為實應急濟事

所與負材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管伍者非見伍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擺守而虛彼實此徒費齋送山東諸省義勇民壯原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錢之法以通融於五穀之外重積貯之令以盈虛於豐歉之間庶其恒足乎疏入下所司議行尋入為工部侍郎改吏部直高拱柄國移疾乞歸不出公守正不阿泊然無所嗜好文學氣節俱為士林推重云所著有兩城集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十二

一多... 2 月... 夕

侍郎冀端恪公錄

字 山東益都人嘉靖

進士官至兵部侍

郎卒賜祭葬謚端恪

少好學讀諸大儒遺書博綜經史其無關正學者悉罷之其學以誠為主以敬為宗舉止語默皆有成法登第後官長治專以孝弟訓民省刑簡訟民化從之累官巡撫河南擒巨寇督河工受上賞晉巡撫保定加侍郎告歸生平以禮義自持不為矯矯之節居家不問有無沒無以供葬子孫售產以辦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八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八

十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九

總督曾襄愍公銑

字子重號石塘江都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死於西市隆慶初言官頌冤贈尚書賜祭葬

謚襄愍

授長樂知縣召為御史按山東遼陽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縱火散囚閉城拒命世宗聞變震驚下廷臣議謂曩歲大同殺撫鎮官茲又效尤不伐罪討叛無以懲惡公疏乞原宥以安邊鎮上得奏喜曰真御史也一任處分朕不專制公單騎往論朝廷恩威三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十九

歡聲動地曰御史生我矣反側漸寧公簡任韓永慶等指授方畧不閱月三城倡禍者率就縛餘安堵如故具上其事廟堂上公功陞大理寺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二十一年秋鹵吉囊突入十八盤欲襲臨清遣奸細小哈兒窺覘道路公奏築新城以阻之二十四年山西巡撫缺廷議上公名上曰朕知其人是嘗平遼亂者詔報可公至大修邊墻添製火器鹵攻浮圖峪率兵平型以堵西突鹵人鴉鵝峪直趨廣靈以防北衝鹵不敢近邊者二年乙巳秋鹵寇陝西三邊督撫諸臣一時被逮總督難其

人上以屬公遂兼程往時賊十萬騎繇寧塞突入公曰鹵糾眾來當攻其所必救遂命中軍參將李珍率勁卒搗其巢穴斬獲首鹵百一十有奇竿以示鹵鹵大懼遁去公復計曰鹵頻年內侵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巢穴有急倉皇遁去不料我師邀其前也親督將士晝夜由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黎明鹵見大將旗鼓相顧錯愕遂大潰斬賊級百八十生擒一人奪獲達馬爨器無算邊人謂近年未有功而公不以捷聞御史勘功始奏曰曾銳志吞月蝟威震天驕博帶臨戎潰把都河數十萬之鹵單騎出塞搗跨馬梁數百里之巢克壯厥猷懋昭偉績且有功不伐尤邊臣所難詔以銀幣重賞之公感上知遇益思圖報念套鹵為中國患苦乃上疏曰謹按河套古朔方地是南仲所襄獵狁衛青所取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之界也高皇帝驅逐故元遠遯漠北文皇帝六龍三駕悉卒鹵廷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但界限河套已哉後以東勝孤懸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方初徙時套內無鹵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為守乃區區榆林之築此時鹵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鹵編筏渡河剽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二

掠士馬十二年擁眾入寇自後任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志欲復之而未逮武廟方欲征之而未能因使鹵酋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宜大三關以震京甸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毒生民一統故疆三邊沃壤頃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浸淫虛耗日為中國之害天心撥亂將待陛下陛下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保安兆民者至矣封疆之臣曾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興重務也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鹵戰危未易舉動但志在滅常懷憤激今親履其地目覩此鹵跳梁三邊危殆切齒痛心謹條為八事一日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備長技上曰鹵據套鹵久為內患連歲深入全陝荼毒深軫朕懷逐鹵復套前此邊臣無有念此銳奏具見壯猷兵部許久題覆迄無定見其令銳督同各邊撫鎮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公復條上十八事兵部覆題上曰朕軫懷套鹵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耳曾銳前後所上方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三

畧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公知
上倚注方深晝夜講求滅鹵策演成行師機宜刻爲
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入套攻搗鹵近塞駐
牧往來侵掠居民不能樵採公出擊之斬首二十七
級生擒脫脫虎一人餘斃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及
彝器以千計內十萬騎自寧塞入犯延安慶陽保安
諸處掠男婦八千餘人公遣參將珍夜出塞劫其營
帳斬鹵首百餘級自是鹵聞公來皆嚙指多移營渡
河矣公自謂績必可成而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
中之乃曰上指謂其非計臺省遂附嵩騰疏攻言以
去會咸寧侯仇鸞時方挾寵而鸞先爲公所劾有旨
逮詔獄鸞赴闕自理至是嵩乃授鸞意令以復套事
攻公賄言表裏作奸覲圖汰福校繫來京法司擬罪
凡再竟以交結近侍律言與公俱論死公既死家無
餘貨妻子流二千里天下聞而冤之嗣是無敢復言
套事者而中原內境永陷於鹵庭矣
世人多言套不可復邊人則謂公之自山西擢爲陝
總督也親入河套閱其形勝量其道里察其肥瘠實
見其可復可守故一切悠悠之談曾不能阻至其機
械火器之巧盡出不窮雖古名將有不可及者皆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四

人製竹篋數千如裝炭者然而疎其孔久積不知其
所用一日報鹵至公度其暮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
伏兵於傍鹵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馬不
能前伏兵乘之因以大勝往嘗植榆柳塞外以阻鹵
騎鹵輒拔之公製木人長尺許中藏機毒置之樹下
鹵攫之輒中毒死竟無敢拔所植者榆柳遂成
成化間佛郎國入寇中國始得其佛郎機鳥嘴銃公因
推其意爲之製子母砲一窩蜂地雷之屬其母砲則
以熟鐵爲之子砲則以生鐵爲之貯藥其中以母砲
發子砲至鹵所子砲始炸散大者如彈細者如荳中
之無不立斃公初以擊鹵子砲已至鹵所猶未炸鹵
乍見未知其能炸也簇而視之遂擊殺數十人邊人
稱其應敵之智真運於九天動於九地者不能詳記
大都以歲月復套無難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五

副都御史孫清愍公繼魯

字道甫號松山其先浙之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衛遂家焉登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年僅五十

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監助教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中監運通州大著冰蘖聲等擢守衛輝一以公廉惠愛為亟會歲多蝗復大旱竭誠以禱蝗害除大雨隨應民以為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府亦遭旱禱之又輒應民間每晨焚香尸祝之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抗阻之於是構誣於朝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六

械逮京師賴執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調知貴州之黎平宜猷敷德苗亦格心靖州叅將歎曰與其選將董率萬兵守備諸邊莫若選廉吏一人足矣

擢湖廣提學副使士以得師為幸擢山西左叅政分守薊南強藩歛職嗣陞山西按察使行之日宗藩以其持法銜之相與解其裝惟敝衣履數事而已眾咸嘆服至晉持法益堅兩臺交薦之百姓樂其久任而惟恐其去雖宗藩亦以為請乃擢陝西布政使晉秩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會有西陲之事持論與總督翁公不合為文數百言誓於神慷慨

忠義之氣溢於言表及封事與總督公交上而執政者故先翁而後公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侍御楊公爵者以言事在獄中無楮具相與取破碗書壁倡和百餘首命曰破碗集久之知公者百口直之而山西宗藩抗疏救辯即前解裝肆挾者也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付之一編而執政者阱之不已會疽發於項遂卒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隆慶改元言官疏其非辜乞賜褒錄制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七

侍郎楊恪愍公守謙

字允亨號次村長沙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死於西市時年四十六

七歲授書善屬文器局疑重若老成人稍長爲舉子業卽以古豪傑自許講說經濟敦忠孝大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登第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歷陞本司郎中世廟南巡扈從車駕還賜綵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父憂服闋除陝西督學副使校士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章縫興起至今思之祀於名宦秩滿陞本省參政未履任卽陞右僉都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八

御史奉勅巡撫山西尋改延綏延綏故鹵咽喉西北重鎮邊垣稍卑鹵每毀之而入公爲增高厚數倍益置敵臺戍堡鹵萬衆仰攻不能入數獻捷天子喜悅錫賚無筭

庚戌春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幼祖送至數百里咸呼曰楊公在邊鹵不敢正視西人高枕臥一旦去我劇虎牙無日矣甫蒞保定屬北鹵大舉入寇圍都城中外戒嚴援兵卒無至者公投袂起曰鹵薄都城主上拊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卽率部下精兵三千入援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

喜卽降旨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

仇鸞有寵於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鹵通公聞而密白之中丞御史臺事竟寢未發其後鸞知遂恨公切齒至是請於上曰楊守謙雖勤王實按兵觀望縱賊劫掠世宗大怒逮繫詔獄法司擬戍上愈怒罰治法司特旨坐謙棄市臨刑自若曰臣以勤王及禍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得與岳武穆于肅愍同遊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死事發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禍以八月二十六日而逆鸞被戮亦適明年是月日人以爲天道不爽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九

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交章昭雪公忠而受冤詔贈兵部尚書謚恪愍賜祭葬蔭一子忠義之士聞而鼓舞都城父老有泣下者

爲人忠孝天至涵養有道燕居莊肅雖對妻孥不及於媾狎有庶弟二人庶妹一人悉爲鞠育婚姻事庶母宛氏若親母兄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橐亢厲廉潔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大位蕭然猶寒峻恒以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唐人風尤長於經濟籌邊有大寧考紫荆考花

馬池考兵部集公雖以忠寃卒蒙聖恩昭雪在順天長沙祠鄉賢在西安延綏祠名宦而關中士人有死入冥府見公方為貴神宮殿服御如王者獲報亦隆渥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十

巡撫朱公純

字子純號秋崖長洲人正德庚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年五十八

父昂景寧教諭遭誣罷歸母施生公甫三日異母兄冠欲取統戍之且將圖施母施以百死全之

初守開州陞南職方郎中遷叅議江西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上公車訴連歲不決立訊得其情移四川按察副使威茂番素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路遺之乃去至則勒兵待番尚狙焉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輸平又為畫所以給餉戍者境遂安無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十一

辛丑遷叅政山東時以魏滑兵戍鄴之涉縣公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東兵守甘土嶺畿內兵守毛嶺鄴兵守故關而又令東人自給饋因下議主客遠近東既煩遣率費又千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為監在南設鹵山不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遂奪卒罷屯

丙午進都御史撫贛以閩浙被海郡奸人數與彘市以私其利積與之通至豪奪殺掠咸為之嚮導而奸又藉朝貴以為之中庇公廉得其狀義不避難即力疏請先治其內賊乃敢任捕倭上從之遂理根排治窮

竟其奸旁側目者百方挫沮未得卒能督兵以平閩同安寇忽有言責者在浙意叵測卽又馳至納之館以待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造說語公鎮以靜使不敢發益督閩將盧鏜由海中趨雙嶼等隘合浙兵進與賊遇疾力戰縱火張天斬獲甚夥又連戰敗之追賊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逸彘其巢燔烈之并燔艘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縱追鋒舸益前蹙之摧破焉獲者溺者斬首愈衆兵勢遂振銅山青嶼南荒等島穴賊皆望風遁公又親躡其蹤於閩海中至雙嶼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稍爲築塞而還閩人嫉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十二

將爲已不利有所論時汀漳失囚逸於海透入於江諸方釋騷又奉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溫盤諸出沒所大克又處賊侵亦平之浙以無患而素與賊連者愈憾百端壞敗其功下亦偃蹇不受命公誓以死圖効自辨折蹇蹇不已明年春命督將鏜按察柯喬於閩皆出洋中跡賊至詔安之靈官澳合諸軍設覆山上下千舸具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船者疾力塞之覆溺殺者甚衆擒彘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穉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斬級三十餘他資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驍黠者并殲

焉及彘之貴王妻妾咸無噍類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捷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擅殺作威公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譴責之矣丁未改浙江巡撫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海寇泊寧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解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叅議鄭世威因乞敕公嚴禁泛海通番勾連王藏之徒從之公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艘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藪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十三

中國衣冠盜難遂鑄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公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是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巷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公爲巡視未幾公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叅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舩艘走賊島爲嚮導曠海濱鞠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公所論

坐俱開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公注措乖方專殺啓黷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公擅殺宜置於理帝遂奪公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訊喬等併覈公事汝禎宗夔勘公聽信姦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公恚自殺士論惜之

閩中鄉官林希元通番治之亟故喉言官劾其擅殺而是時言官莫為之申救者公聽勘居家知必不免嘗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十四

語人曰吾視死如歸耳倘朝議有不測便當自決耳肯學曾銃為少年簸弄直至西市平時王聯適許奏叅政朱鴻漸被逮公疑以為逮已遂服斷腸草自盡公為人精嚴勇於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道為之肅清其疏辭有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國皆倭賊矣久之果然

作俟命詞曰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

自公得罪後其官竟罷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

居數年海寇大作東南魚爛者二十餘年而後定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十五

副都御史商端愍公大節

字孟堅號少峯湖廣承天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

左副都御史卒於獄

初令豐城豐法弛難治公至執遠鄉逋頑一二人箠之死豐舊無城閩廣之寇窺掠無已公曰無城無民辛未之變死者萬人是可以不監乎乃孚號邑之義士百人爲倡諭以大義千人響應程力出貲不五月而城成以治行考最召補兵科給事中風裁峻整不避權貴七年奉命主試雲貴八年勘事江右嘉靖十六年起復以例降鹽城縣丞尋遷國子監丞歷刑部郎中十九年陞廣東僉事整飭高肇等處地方進山東叅議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釐理軍務兼提督紫荆等關選將練兵以戒不虞公逆知北鹵內侵上重根本拱護京師疏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六

庚戌夏召入內臺八月鹵大舉薄京師甚急奉上命巡視九門疏又屢上一日固守開廂以安重地一日一事權肅號令以肅軍威一日急殺叛賊以救生靈一日安插內移軍民以免饑餓而懸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尤疏內所致意是時逆鸞以公急殺亂賊之語意有所指銜之入骨蓋鸞嘗陰遣家丁時義潛入鹵

營勾引入寇庚戌之變鸞獨引兵入援上予錫駢繁寵眷獨渥已又冒總京營之命怙寵作威公卿至有不敢仰視者公義形於色獨不爲下

奉命經畧京城內外招募義勇四千人別爲一軍訓練鼓舞公奏募異等材力士倍廩精練以備非常鸞以秋防徵之使隸已麾下復檄公守都城公以卿貳非鸞所得轄兵部巡卒不隸京營祖宗良法鸞安得專領因上言鸞包藏禍心宜稍抑之以除禍本忤旨下獄麾下將領數百人相率詣闕懇免請以身代無何華人自鹵逃回者言逆鸞勾引亂華之秘鸞知禍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七

旦夕乃忿恚疽發背死竟以勾鹵劉屍赤族上於是憐公忠義將釋之乃遽卒於獄

平生慷慨負奇氣忠信孝友得之天性而問學則以砥礪名節忠義爲本遇事英發不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他人故自其作教作縣司練刑馭歷藩臬巡撫畿甸總憲內臺風裁勲譽卓然獨出於人表云

尚書張襄愍公經

字廷葵福建侯官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嘉靖乙卯十月死於西市隆慶間昭雪謚襄愍累遷兵部右侍郎嘉靖十五年斷藤峽侯公丁作亂攻殺戍卒十六年公承命代馮且撫廣集諸司議發兵與安遠侯柳珣決策以屬副使翁萬達乃命百戶許雄給公丁出執而磔之卽乘勢進兵討平餘賊詳在翁萬達傳捷聞進兵左加一級尋敘功進兵部尚書時邊疆多故上以公能平寇爲知兵議征安南經條上進兵事宜旣而報罷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七

三十二年公遷南京參贊兵部尚書適倭寇訖東南給事中王國楨御史溫景葵等以倭勢猖獗逼近留都各具疏請兵餉及推選總督大臣重其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諸寇故事下兵部集議乃以公爲總督南浙福廣山東等處軍務一應兵食許其便宜處分文武官不用命者武自都指揮以下文自五品以下軍法從事節制當天下半開府置幕自辟叅佐公亦慷慨自任中外忻忻皆謂寇不足平時嚴嵩柄政次輔徐階李本皆南浙人日夜以寇深爲慮工部侍郎趙文華嵩黨也上言倭寇日甚請禱於海神以厭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八

之上卽命文華往祀并督察沿海軍務文華旣至軍凌轢官吏公私並擾公自以久爲大臣名位出其上負氣不相下文華恚遂欲甘心先是山東搶手奉調至一戰於採淘涇而敗東兵遂不振經請調狼土兵會田州兵先至文華倖功立促之戰復敗於漕涇文華遂連疏劾經謂經養寇糜財屢失進兵機宜惑于叅將湯克寬謬言欲俟倭寇飽颺掠餘賊以報功塞責且曰經才足辦賊以家在閩避賊警故縱之耳上聞大怒立命錦衣衛逮經旣而并逮浙江巡撫李天寵縱騎未至時經已大破倭於王江涇斬首一千九百餘級自倭入犯以來此爲戰功第一而文華疏迭入矣兵科李用敬等五人論救上各予廷杖五十黜爲民而上不無心疑以問大學士嵩嵩對如文華言且以戰功歸文華與按臣胡宗憲而援徐階李本言以實公罪上遂以宗憲代天寵撫浙公至京上疏自理曰臣自昨歲十一月受總督之任於時倭方盤踞柘林川沙衆且二萬餘吳中民兵脆弱無可制禦乃奏調田州東蘭那地南丹歸順等州狼兵五千名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千名蓋欲合力併勢爲必勝之筭爾今歲三月各兵繼至臣從宜分

布以田州瓦氏兵配總兵俞大猷屯金山衛爲搗巢
西路以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兵配游擊鄒繼芳屯閩
港爲搗巢北路以歸順兵及募至思恩兵廣東東莞
打手配參將湯克寬屯乍浦爲西路右哨各令相機
戰守及三月末侍郎趙文華至松大賚諸將趣令進
討然遠調之兵新至之將賊情地利皆所未諳游擊
白汝以田州兵千餘往探遇賊伏發殺頭目鐘富等
損兵大半則狼兵之不宜輕用明矣及四月二十日
永順保靖兵至賊四千餘突犯嘉興臣卽委盧鐘督
保靖兵援嘉興委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泅湖間道趨
平望以扼賊路令湯克寬引舟師從中路擊之凡斬
馘一千九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筭賊氣遂餒此臣日
夜苦心審畫豈有一毫怠事之念哉臣蒞任方半年
前後俘斬已五千計惟是智畧短淺不能使積年劇
寇頃刻掃蕩此則臣之罪也奏入不省三十四年十
月經與李天寵同棄市人多惜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癸

少保胡襄懋宗憲

字汝貞號梅林徽州府績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官
至少保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以逮繫卒於詔獄
隆慶初復官賜祭

初授青州府益都令時青齊旱蝗相繼盜賊蜂起公抵
任禱於城隍雨隨應召父老設法捕蝗有罪者以蝗
子贖勤詢疾苦旦暮釐別忽有烏數萬從北來須臾
食蝗盡爰以大熟

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有衆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
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
其可教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請
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壬

戊申入爲湖廣道御史奉差按宣大延訪士民知鹵情
者虛懷叩問士有機智敢勇者隨才收錄公偵知俺
答將率諸酋入寇畿輔必從黃花古北入急叩總督
蘇祐曰寇且入門庭吾輩安得坐視急遣趙仇二帥
率兵入衛祐卽如公言調二帥至居席本兵猶謂二
鎮重地不宜輕動阻之關外已而鹵騎自古北口一
夕薄都城夜半出中旨急征關外兵入援而令祐與
宗憲回守鎮城公旣還上谷又謂祐曰賊見二鎮兵

入衛必且乘虛入雲中矣賊已滿載不復散掠我兵實寡難與爭鋒據險設伏邀其情歸可也祐從之公復率二叅將兵及素所選士以待賊賊果出雲中縱其半去伏起襲之鹵戀輜重不戰而遁我師逐之斬首四十還被擄人畜無算上因知公名欲大用之矣三十三年甲寅倭寇浙直勢甚猖獗命公巡按浙江公至詢民疾苦及致寇之繇力爲振刷乙卯歲柘林賊首徐海會集陳東麻葉光和尚謀圖杭省爲巢以窺金陵計以徐海引萬餘賊自柘林出海趨鼈子門陳東引萬餘賊出椒浦趨海鹽麻葉光和尚引萬餘賊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二十

從乍浦趨湖州約已定三月戊申東從海鹽先至杭攻圍省城軍門李天寵方被困徐海擁賊從大洋將入鼈子門去杭不遠以颶風飄還五島餘黨零犯浙東陷慈谿麻葉等率賊掠嘉善將逼樵李時公方巡台溫問道馳至嘉禾孟夏甲申賊薄郡城殺戮淫戲辱示城上公切齒憤恨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一二健兒賞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旣而緝知公計遂相戒勿食民

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圍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法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二十一

張經蹙倭於王江涇大破之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大掠卽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上怒逮經及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玘代經尋以玘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願二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爲舶主原徽州人因令養子毛烈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計

誘之直伴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冽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借毛冽以仲冬閏月瀝列港至定海開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冽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叅將擣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嶼山屯於山巔公奉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五

賈冽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冽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留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趨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執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卽可撲滅也賊見

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謀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餘賊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又遁輕兵追之少嗣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五

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時陳東屯於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宜勦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盡旣敗報踵至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專復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

上大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

四月鶚敗於崇德陷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聞之驚悼曰河朔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惟有用間餌以伐其謀携其黨出阮公而徐圖之耳乃捐萬金囚毛列所送謀者夏正童華邵岳朱尚禮等令賫入賊營聽其出入又爲列書以付徐海曰直已遣子欵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五

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鹵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首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首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首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首瞰之首旣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首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往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知從也海聞遣首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鴛悍不吾從若謹

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急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五

公謂他賊無足慮惟海巨孽名雖內附中未可測而上海賊萬餘方繇吳淞江西引涉嘉善欲與海合公私念曰西賊合勢愈甚萬一海變何以圖之乃乘上海賊未至亟遣諜語海曰而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上海賊以自效海然其計卽引諸酋逆於朱涇斬首三十餘餘賊遂夜走出海是役也斬級雖少而所以散其合者則得策矣公又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亟以引輸欵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

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
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首
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間
急縛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
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
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
之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
倚項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
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
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首海固未之能也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三六

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
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
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遂
謀縛東以報公亡何文華移兵渡江所過州縣數勝
賊兵威大振而公以海之甘心於東一意俟其相圖
不敢疾擊力以苦心告文華乃召故所遣諜而詰之
曰若爲我諭海海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
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與督府疏釋之不
然蓋粉矣會阮鶚亦至海亟乃出中國貨物千餘金
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踐約

諸酋長見葉與東相繼縛益洶洶內亂晝夜擊殺互
相翦屠海亦內困氣日窘自度卽獲反故島必爲諸
酋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固而公與文華薄責海益急
海旣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
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
之也公策曰彼旣亂我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
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艦數十
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
八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
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眾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三六

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眾首逐海上艘某
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
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首逐海上艘如蟻不
及還兵鬪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
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筭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
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
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
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首
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
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

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
欲再為歎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
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
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慎
勿再為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
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灑然色變者海既
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歎猶胷而入屬疆脇無
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
黠若此於是圖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為患計部下
尚千餘人猛驚難即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五

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庄即俄
沈家庄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是時眾復誼然譁
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
顧參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
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
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謀
詭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
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
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為壑何
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

居部下酋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
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築毒
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為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
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
庄道上矚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
急則因問道走莫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
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纂兩侍女過海所
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眾大亂
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
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環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五

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眾束千餘炬人
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
而搜千餘首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鹵黑色者
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
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
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
歸

直隸諸倭俘斬殆盡惟浙東賊走舟山據險結巢未下
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鎮土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
六千人始至胡公方習勞八隸命大猷經營舟山

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
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棕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
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徐海等既死王直復糾衆三千餘入寧波岑港以送蔣
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
畫工圖岑港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待奏奉明
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
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
所圖形勢甚險惡四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
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
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
曰兒駭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僇矣
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激葉宗滿隨
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欵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
本固疏其狀於朝公念激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
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之臥內
留其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
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而公甫入
室大吐牀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激聞鼾聲滿室竊

起翻案聞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
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而寢晨起激卽於
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某希
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
疑直方猶豫不知所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
決激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
公大喜摩頂曰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
尚禮董華館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卽回軍還杭具
逆始末聞於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
罪止於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上萬勿宣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漸致之
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奉旨悉勦
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禮往說諸小酋
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等以候旨爲辭而
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四散探旨童華以告
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
德陽走岑港諸酋復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
爲所錮公卽移師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
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
日惟坐困不憂不全勝也時及汛則新倭續至或抵

普隨逼烏沙門或自峒礁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
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
攻太平台州溫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
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
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
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北而我將士久戰胆
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
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聞有賊在
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岑港奔沈家門援之又從響
礁門出碇礮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邀俱敗入巢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三

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彘來廷彘來任等駕
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不疑登舟來廷等佯
稱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艇後發舟爲燬燼水兵
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算賊
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
爲夏正所誘支解之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
皆爲墮淚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
官兵乘勢焚柵燬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湖圍
歸官軍擊之賊乘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
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

四舟生擒賊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
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
於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
灣南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
盡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
遁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馭王
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於市妻子沒官葉
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
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贈都指揮
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三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之賊
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鬪賊披靡入
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賊稱悍烏
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倘新尹
任事濶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大河宰義烏謁
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繼光與之偕
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所以不能戰者以未
諳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
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
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事調用遂以爲常

閩倭復猖獗以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福建軍務公檄戚繼光所練義烏兵備之時公念賊勢重官軍難於兼顧北敗於台必南趨於溫乃僞爲溫卒家信百餘緘及散銀雜裹之言胡總制率大兵將由台征閩使邏卒附舟往令見賊卽棄以走時鐵塲選賊果長驅至溫方肆掠村市舟至爭逐之邏卒走賊解包得書相聚錯愕頃之俱遁入海未幾公爲給事中陸鳳儀論劾上令逮詔獄勒間任浙直總督遂罷不補

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劾公侵盜軍需三萬三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計公上疏自訟臣爲國除克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乞賜罷以待公論稍明然後東西南北惟上所用上優詔慰留之先是公以賊勢縱橫非事不中制請必允行不能取功也輦金帛子女以賄分宜殊不敢怯華亭則稍殺之蓋旣虞分宜之忌其兩交又謂桑梓慘禍必華亭所急吾爲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倘有怒心乎不謂其怨刺骨也及至是分宜敗華亭柄用公亦知禍機欲發覓其私人輦重賄賄之且遍賂其家人子弟華亭視

爲固然怨卒不解乃上固知公旣而法司問擬乃奉旨云胡宗憲原非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數載無言伊過羣邪朋害大臣罷斥亦不少又言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誰肯與我任事放了着閒任公得歸華亭復令郡縣何東序謝廷傑輩伺其動靜因構與公仇者謂其侵匿羅龍文財產復奉旨逮繫錦衣未幾竟卒於獄穆廟登極始荷昭雪復官賜祭世謂公論之終不可泯云

公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上所憐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畧敬謹心亦自難及孰謂公僅麤豪人物哉唐鶴徵曰胡少保才氣豪邁志在武功交通權貴饋賂過當奔走門下者無擇賢不肖亦不問其有益與否至則概滿其欲而去虛耗民財幾與軍興等費律以士君子繩墨何所逃罪然方徐海輩猖獗時同事相譏危疑特甚以欲款未款叵測之黠彘當且信且疑無厭之督視萬一有變身不足言其如國事何昔人有云貨以濟身况因之以安國家之机程免生靈之荼毒乎且其籠絡之術旣窮於徐海復欲用之王直

直之言曰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少保竟以香餌得之則其苦心妙手機變無窮不言可知已其功如此實亦以饋賂資予得力余以為其費雖倍蓰於當日不得而罪也

李樂曰胡公濫費之過或不可免而當時寇勢方張人無固志使公徒隨常謹守出納之吝何以使陳可願等拚死行間餌致徐海王直輩哉古云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委其所輕而責士以捨其所重不亦難乎漢高以黃金四萬斤聽陳平所行終至勝楚亦知此術爾然則公之度量豈易及哉況世蕃誅求百出稍不如意公又將繼張經李天寵而肆諸市朝矣所謂權臣在內而大將豈能立功於外者公之獲保首領蓋能以餌王直者餌世蕃爾亦可悲夫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九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九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

鎮遠侯顧榮靖公仕隆

字仲勳號葵齋江都人世襲鎮遠侯官至太子太傅掌中軍都督府事卒年四十五謚榮靖

公生而秀穎沉默授以章句大義無不了了迺更善為詩歌熟習昭明文選以孝廟甲子襲侯爵樸愿之性根於天植退朝家居蕭然如寒士冊封遼荆慶三藩餽遺無所受薦贖滿公車典司神機營戎務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一

武宗登極陞督漕總兵公素有慧業多心計凡錢穀之出納庸直之支給綜核精審便宜斟酌而盈縮焉歲得美金以萬計漕政一新在淮十餘年疏凡二十餘上皆鑿鑿可行其大者謂士卒之冒寒暑勞瘁餉道晝夜不能休仁宗下詔哀憫有附載什物者勿禁都御史馬文升復申明之而刻核吏抗旨苛索不近人情臣以為寬一分以振羈人之困乏可也惟私鹽則禁耳又數為士卒請月糧士卒之死而旅視無所歸奏請恩卹軍士無不感泣者

復請疏開會通河蓋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為元時轉運通渠也元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為浮言所

阻正統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節浮費以舒民困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後鹵薄近郊闕通州廩粟賴此獲全人始追服其淵謀大畧云

逆賊劉七擁惡少劫掠江淮間焚運舫詔勅相機勦捕公募驍勇扼其吭賊窘入海困狼山無一得脫者宸濠反武宗南幸佞彬指麾號召徵索無厭成國公長跪媚彬求活公獨抗不爲屈彬怒數窘之會上至淮安屏侍衛徒步入城幸其第彬始不敢肆其譖世廟登極奉詔鎮守湖廣淮之軍民耆舊從闕下借留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二

獲遂勒石立碑頌其清介謂在淮十年如一日餼廩外一無所取也上聞而賜勅褒諭併賜白金綵段

召還提督三千營操練俄攝右軍都督府事仍兼營務二年八月賜手勅特加太子太傅調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都門鎖鑰兼督三千營如故屢賜恭穆獻皇帝宸翰御製敬一箴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

先是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疑詔出大學士楊公廷和手乃上疏陳邊事言哈密失國番彘內侵由彭總督賂番求和開邊啓釁故上震怒詔逮繫彭公澤楊公廷和等公疏言彭澤楊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

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持危定傾功亦不細矣邦奇小人假邊情肆邪說惑聖聰傷國體此之謂利口亂政宜放諸四裔者也夫察上官之詐白伏波之寃千古以爲美談奈之何惑一羣小而使堂陛之凌彘至此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乎議上有詔切責公遂移病乞假解營務竟以七年己亥卒於官諭祭十五壇遣官營兆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三

子寰生而魁岸奇偉不與凡兒爲伍獨敦詩書而悅禮義爲小侯時流覽百氏遠識沉通室嗜欲寡言笑資貞幹事廉隅肅皇帝七年嗣侯明年授五軍營坐營又二年將諸陞楯郎直宿衛小心忠謹止進有常度甚見親信以給事魏良弼首薦僉左督府事坐鼓勇營其年改中督府十四年守備南京賜金綺以行先是三法司獄囚五年一審情真矜疑奏請發遣自正統初遣巨璫金英遂著爲令內豎驕恣張蓋擁騶從入寺堂而高拱南嚮御史大夫西向坐從郎曹引囚廷審大所不堪肅皇帝在王邸中知民間苦內豎桀鷲罷鎮守十六年特以武定侯暨夏李二大學士理寃獄罷內豎不與已而武定侯題稱南京及各省南北直隸一體會審特允所奏勅公欽卹大獄公奉詔

讞訊所釋大辟十九人稱明允

十七年南都春漲衝齧詔公祭江神修陵寢孝陵工完賜金幣有差俄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陽淮陽之追慕榮靖者故老扶杖郊迎公相對唏歔泣下取榮靖公所撰漕規數帙置几案蕭規曹隨增輝世德有大小馮君之號焉

先是運舸迴避梓宮不得前梓宮發而河流溢逡巡而北凍裂層冰阻阨者幾二千九百餘艘河泮時始得還則後期不復能領運矣且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兌運亦不能如期會發徵奏請暫將前船免一年轉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四

計所轉輸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即以各災傷地方量准折色同本色米以時入太倉一以省凍阻之役一以振黎元之乏兌運無虧軍民兩便上嘉納之

復條陳七事一謂有司當交兌時擅繫官軍詣簿對頌繫旬月今後一切詞訟俱俟役竣會漕司問理無得逕自拘繫一謂運官赴尚書期畢其役於治粟內史其他寺署候交輓席等務可不謂非王事哉而概以後期參究非人情也一有司審編旗甲須覈戶丁報漕司有逋逃侵盜者選編者一體連坐一輕齎銀抵

都方給予有起撥無辦者將米價賤鬻比入太倉而廩不足宜聽把總酌量疏實以報一各倉交糧互用刮鐵收受禁軍人無得高下其手一每版交席六千止用三千不用者朽今但將三千隨米交倉餘令折銀交庫一運官犯法懲創則有漕司刁軍擅赴隔別衙門挾告運官罔上行私冠履倒置漸不可長奏入詔悉如議行之議行而謗興矣言官竟以飛語中之賜罷斥而直指御史按驗公無罪罪在言官言官遂以計典逐而公復僉書右軍都督府事俄命神機營坐營淮陽人德之深願復借一年天子許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五

會有獻取安南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死子宏瀛當襲職族人莫正中欺其孤幼陰欲謀奪謀洩正中窮蹙亡命入中土詭詞播惑侵擾內地粵塞不得寧而廟議以爲憂上乃命公鎮守兩粵便宜行事總戎藩臬以下俱受節制與提督同提督侍郎周公延同心計畫送宏瀛還國襲封貢正中仍安置原所勿遣先是廣西桂林平樂猺獞破掠城市大肆焚劫連歲無虛月公至而蕩平之擒斬俘獲無筭捷聞賜金綺是役也或有議召募四方兵集粵大創之者公獨養威持重相機備禦百姓安堵而寇亦殄矣已復去粵入淮

淮陽之人欣喜踰望先後凡四鎮淮始終如一日無何倭寇通州如臯海門等處如臯縣令據城以守公亟集兵餉分守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島要害倭悉殲焉詔賜金綺

復命總督京營先是武廟集九邊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為帥二十餘年拊克鉅萬中外切齒尋得謫以去而代之者成國少不更事至庚戌之變兵出死禦者不可勝數咸寧侯仇鸞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陽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六

京兵雜征戍陰匿占鬻遣如故肘腋之間厠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鸞死而磔其屍正其罪代之者愈益甚至是命公總督京營戎政人人舉額歡聲載道謂公為名將家子且所在廉平澤南洽而威北振矣有省臣游甲者議京營諸衛兵雜各營無可稽覈請以大小衛分配一衛專隸一營部覆議從之公力陳以為不可謂五軍營每營妙選三千餘為備神樞神機兩營亦選其強壯者聽調倘序衛順營而分配之無論改隊伍不便秋防在邇兵與將不習強與弱混殺何以禦敵乎上可其奏而戒部臣勿輕覆諸建白亂

舊章者公復條武備者八刷班軍者五皆切中時宜天子以為能或謂春防急矣破敵摧鋒須戰將肅皇帝拊髀咨嗟有頗牧之思焉數密諭輔臣較覈熊罷士文武大臣中有能備干城衛社稷者乎對曰亡有帷幄運籌有鄭曉而曉老矣顧公雖非戰將練京兵善操縱京兵素驕婿操未畢而遁叅將縛其人矢貫其耳一軍皆譁公撫諭乃定蓋公之得士卒心如此肅皇帝晏駕穆宗神宗相繼御極凡舉大事有事於郊廟必充上公往禮成必加賚陵寢壇壝耕籍大閱亦如之間復遣行督漕竟以老屢疏乞休加少保奉朝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七

請後二年乃卒年七十有九賜祭十六壇贈太保謚榮僖榮靖公寬弘簡質造次被服一於禮雖燕居非衣冠不見榮僖公端靖廉明溫柔孝友寡翫好而多幹畧以勲名終

都督王公佐

字 山後人襲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己丑中武舉第一官至都督

公之先以靖難功授錦衣衛指揮公中武舉狀元後以都督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為王堂才敏而志忠律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或義該從輕雖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十數上不肯阿順以違義當是時直臣氣伸作敢言之風公實陰相之京師刁徒劉東山者狡而黠能通寫行移遊於壽寧侯張鶴齡延齡之門每日矚二張陰事籍記之積之數年一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八

嚇二張索萬金二張無奈與之數千又善嫖賭與娼家盡又來嚇之不能繼遂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為之辨既又嚇延齡得千餘金出入騎大白馬隨從棍徒數十輩橫行城中願指氣使莫敢誰何九卿大臣皆眇視之以為朝有奏則夕可鹵也後又勒詐延齡之妾為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辨其誣願以百口保之且悉劾東山平日奸惡狀數上上悟下其事於公公密擒之伏辜詔柳於午門前數日竟死京師萬眾舉手加額曰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張氏得保全者公之力也後公卒文武大臣及軍民咸哀

惜之

公能詩文不好利不肯搜索京城富家細過至巨猾亮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故人皆敬之稱名執法前後為錦衣者皆莫能及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九

1冊 521冊 貴多四庫全書第 4 頁 55

都督楊公宏

字希仁號容堂海州人世襲指揮使官至都督府
都督同知卒年七十九

公精通經史才氣勃勃以廕敘襲指揮使尋掌衛事於
是平差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強嚴禁令魯臺有失
馬者愬之公曰去盜將還汝馬矣明日果遺馬空室
中人咸以爲神弘治己未檄守紅城尋守備固原於
是繕甲兵修城堡謹烽堠修置塘馬尚書絳州陶公
將兵備固原公協同清府庫之藏查監苑之馬巡按
石公謂恃才越職而中之公竟由此罷官蔬食菜羹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十

宴如也山東秦公總制三邊聞公才而貧令其執牌
廠軍於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撫甘肅畢公
知此意贈白金二百兩公却而不受秦公益賢之乃
首薦公未幾事白陞都指揮仍守固原時遂菴楊公
總制於斯公獻策以紅古城乃北鹵入寇必由之路
宜築城鑿池募衆屯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
築邊牆凡數百里楊公聞於朝賜大紅彩幣六襲
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漢南盜起檄公征之迎戰於
西鄉追至巴縣蒙孺斬首八百餘級賊遂平庚午充
右叅將尋陞總兵官鎮松潘番酋雪郎王大肆擄掠

久無能制者公督衆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徇

百姓大悅事聞詔賜彩幣白鎰

壬申蜀盜鄂本恕等數萬人聲勢張甚受勅充總兵官
節鎮巴蜀公謂總帥洪公曰遁誅之寇潛伏山野實
無異圖但巢穴深邃地里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蹙
必散是時賊侵清徽公遣部兵先進自統大兵繼之
賊奔潰乃遣人詣軍門乞降巡撫都御史高文明信
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衙公曰此僞降也不從未幾
賊果叛而當事者反羅織以歸罪於公遂謝事家居
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於公至是具黃金百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十一

兩爲贖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曰今日乃復見楊伯
起耶

乙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遷南京右都督府都督尋受
制勅節鎮淮揚督理漕運世廟卽位有白金彩幣之
賜漕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末年極矣比至晝夜
經畫剔抉弊蠹清查逃逋增造淺船每歲運船至通
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公考元故道建閘蓄水
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趙皮寨渠以殺
水勢故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齋綱吏隨便益衰
漸至那移弊不可詰又權要索運蓆諸物事雖微

細積累不費一切禁革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三十萬兩計席銀以九萬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當事前後疏薦於朝詔陞都督同知仍掌漕事云

戊子淮安大饑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弛鹽禁減漕糧復捐金施粥存活無筭累疏乞歸致仕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為詩文可追古作者所著有漕運志容堂雜稿自考錄藏於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十三

總兵楊公銳

字進之蕭縣人世襲羽林衛指揮官至南京右軍都督府

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於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公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三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於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十三

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

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

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覩顏為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

寇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楯外持鉤距大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眾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十四

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寶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眾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斲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斲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督揮

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

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為布政胡嘗為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兵部論功進公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為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

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仲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十五

掛征鹵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為葬比之古名將不特論功而已

都督馬公永

字天錫直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積功官至左都督

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疾篤不隸彬以故得脫彬禍

十一年以叅將守太平寨鹵入塞再創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公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公守擦崖口當鹵衝其地絕無城塞墩堡率軍士持一

月糧城之解舍立與軍士釜甕塲關無不畢有乃遷軍守之一擊鹵洪山口督兵伺伏斷鹵為二大敗鹵人論功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塞公斬其驍首遁去把兒孫自是効順保塞

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朝議且撫公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公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

五年上疏乞宥議大禮獲罪諸臣又言陸完有平賊功宜贖罪錄其子上怒奪總兵寄錄南京都督府軍民

千餘人赴巡撫都御史丘養浩保留養浩上言臣巡歷所至軍民遮留馬永動以千百稱為北門鎖鑰東面長城臣切見永仁以郵軍廉以律已絕科索以裕其財革占役以寬其力捐貲以賞有功營棺以葬陣亡一聞警報身先士卒訓練精銳屢獲訊醜北鹵畏服時有鼠竊傳箭莫不如期縛賊稽首謝罪永常軍民耕獲之時身策遊兵按伏防護牛馬禾黍披放山谷無抄掠之患今聞永去携奴挈子欲遂逃移永為陸完代所郵典坐罪固當但完獲罪戍死遠方氣勢已無可托永念蒙國士之知欲効區區之報不負知已敢負國恩伏惟陛下思邊防之重順軍民之心特賜優容不報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公在南京卜居徐氏東園不携室家杜門謝客隱約如經生澹泊如處士五年之久不越戶外回視前日威望若不在已惟以日費俸錢無以報國為媿軍民之窮困不得其所者為憂

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遠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公為將善詞鹵情先知所從來及眾寡因敵設伏以故鹵往往失

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奮起爲方鎮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九

太保梁武壯公震

字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累功陞左都督

卒贈太保謚武壯

公忠勇好讀兵書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典武營慣戰敢先登破鹵八年進遊擊將軍益憤志撫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鹵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二年斬鹵首功陞都督僉事

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鹵患大同宣府鹵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九

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鹵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貓兒庄各斬首八十敘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鹵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公卒後五堡亦旋廢十九二十年俺答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踰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鹵亦不敢輒輕入塞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改贈太保謚武壯

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鹵營鹵不敢輒近塞得鹵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鹵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釁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鹵牧獵為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鹵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三

邊將頗得其力

太保周武襄公尚文
字 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官至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卒年七十五

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鹵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套鹵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命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候其至鈎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在延綏與巡撫都御史賈啓不協方坐譴奪職會鹵吉囊入寇鋒甚銳總督尚書劉天和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自己至申几三合軍氣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公都督同知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三

靖十九年也

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鹵四十餘事二十三年與鹵戰黑山追至涼城斬首五十餘級二十七年鹵寇鎮邊堡公與戰解鹵圍轉戰逐北賊伏蘆草溝突出公殊死戰斬鹵一大酋鹵大挫引去二十八年鹵犯宣府滴水厓把總指揮江瀚董賜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鹵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公精騎萬餘遇鹵曹家莊大敗之皆東走公追及於永寧斬其後殿修補牆堡七百墾田五萬畝鍾之事以身先士築鎮口等邊墩堡

五十里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二十八年五月病卒

禮科給事中沈束疏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邇者鹵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時奇功也雖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又董賜江瀚膺北鹵之衝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亦社稷之衛雖以廟祀陰贈仍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夫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已意爲予奪其間冒濫或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三

至倖蒙忠勤反遭擯棄今邊方未靖每屢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旌一以勸百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繇衷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卽死束言官也不行重劾反肆欺誑毀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問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僑言束心無他第狂迂當治上曰人臣之罪黨欺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三月錦衣衛其執束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束奏事詐不以實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於鎮撫司獄

公多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鹵委曲自壬寅以後鹵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奪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公數當鹵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賜祭葬如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三



總兵祝公雄

字 遼東前屯衛人

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善養士卒人樂為用鹵入塞親率子男為士倡子少却立斬以殉鹵每望公旗幟即遁去在鎮三年鹵馬不敢南牧世廟常書其名於御屏公性廉靜自奉泊如奉客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毡帽不異行伍卒於官私囊僅足充歛薊人立祠祀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三

都督馬公芳

字

少為繼母所虐走出遇鹵掠去從俺答飼馬雖小輒能騰躍控御無敢踉蹌又挽弱木為弓矢每發命中後亡歸隸周太傅尚文幕下充騎隊鹵至通州以三百人橫貫其陳分為二鹵大驚引去累立功至一品益嘉靖末一名將也黃酋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為壇塞上方廣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单恰立壇側公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閒暇黃酋望見震懼不敢上抽匏矢三發而去鹵皆退走由此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三

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為常乃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蓋阿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力又恐搖動軍心生他變也至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那吉納降為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分內事乃以此課去留何耶豪傑動足牽制不盡所長可勝恨哉

都督楊公照

字

遼陽副總兵嘉靖四十三年敵犯遼陽公引兵遮擊之於清河斬三十餘級敵棄輜重走未幾復犯長安堡公設伏繞出敵前斬獲甚眾與邊吏相失互為訐奏遂奪官已而塞垣傾頽士卒損傷人心危懼巡撫都御史吉澄言公忠勇敢敵上諮於輔臣輔臣亦言公可用乃以公為總兵官鎮守遼東公感國恩以死自誓亡何敵入寇公率遊擊線補袞郎得功等領銳卒逐之乘勝出塞夜失道遂陷敵中圍之數重裹創殺敵身中流矢死補袞等馳至力戰斬首二百餘級敵引去以公屍遺沼澗沙保左都督賜謚立祠公無子有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徽東主之誥聞於朝月各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一

都督沈公希儀

字唐佐貴縣人廣西馴象衛世襲指揮使官至都

督同知

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交馬一酋殺弩十步外公振頸過鏢而挑左足以讓刃鏢離頸寸許過刀著於鏗鏗然斷鐵公射鏢者中央項殪斫刀酋於鏗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僕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臂既連斃三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都指揮僉事

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公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澗眾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澗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為絲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

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撫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頑翁也當助猛奈何公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

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柰何公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公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公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竄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四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公使圖猛則遣兵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二

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囂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公已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

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公至鼓士氣破賊訶者耳目徧官府卽開闔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公至顧令熟

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取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訶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得所賜巢風雨來去毋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亦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未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所賜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三

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關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關我師於是賊警服無敢陰助賊及門

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又問

公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

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謂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警陰謂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徭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謂者矣後熟徭既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爲賊此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簡分掌其兵各萬餘人羸民不樂漢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四

法凡數叛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時被掠濬子也羸民間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鎮安因要之曰金得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欲爲響應者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時公與兵備使者在賓留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公聞留言心駭念金去賓州數百里留應之表裏相煽賓危矣騷且及廣右何有於思恩因好謂留曰汝往也我曩征田州調兵

鎮安時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故自作微語曰岑氏其復乎因呼留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官乎毋殺人劫城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與留十金花紵方摺之納其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後衣之念吾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顧今安辦此公笑豈遠責耶且得一帖爲信耳留出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公無他可託也詣金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可倚公得官因率五千人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五

見至賓城門門者懼白公欲無內公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覘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衷甲見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好遇之出見其姪與爲弟兄復謬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兵備使者凡公所爲要使金謂官府濶瀆可親邇明日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召留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慎之慎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憚其衆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

乃縛之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反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易汝士官衣裝雜椽吏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公語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柰何自今塗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公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選心腹健卒二千往汝亦足自衛也金如公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六

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如公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好語曰吾爲汝奏聞留待此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曰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衆散矣何不遣半往取衣糧金如公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念縛金五百人者迫死而狼鬪則柰何因問請巡按公且往南寧以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

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旣行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金馳馬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御史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金衆取衣糧還者又千餘人矣而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遣留殺手護巡按往柳州而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七

還公又拉之行百餘里又欲還公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汝今去柳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因責其酋五六人痛扶之曰何不護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公愛金故不敢恚金至柳入參將府公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旣病扶劍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公乃召狼兵三百入府待事復以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謀旣定

因酒中戲謂金曰癡兒子在時懼誅又懼貴五逼今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爲金與酋皆盡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召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夾堦立公大言曰岑金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予留金披之以紅紵留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爲我誘金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公曰吾奏留公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巡按兵備悉賞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旣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八

嘗見殺於路中奔歸病悸死思恩復安蓋公緩脫金於五千人之手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若剝笋然人只是益多公筭而貴五與土酋蓋謂公不可測也
在柳度十三年移澈瀘後總兵貴州會北鹵入寇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離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若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驥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公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奔勢不可釋它諸彘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

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能知也
公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資財積首級得之豈非計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九

總兵劉公璽

字廷守號省齋南都龍驤衛人官至後軍都督府事

幼篤志業備年十六為提學御史陳琳所器重屢舉不第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交薦奉勅守備浙江温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十一

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免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

士所不能堪者於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之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取副叅命未下而守仁卒

奉勅充叅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勅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為漕政良規復患淮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十一

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即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於勢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
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為公請公皆力辭少事

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
愛踰已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於却舊
屬之金於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於十年之後其立
德亦以盛矣

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於期
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綜理卒免於罰
漕卒依公若父母

都督萬公表

字民望號鹿園寧波鄞縣人世襲衛指揮僉事正
德庚辰中武闈官至都督同知卒年五十九

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
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
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鵠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
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
夫經營天下如武侯何能類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
辰武舉中式其論將之策有曰將係於相天下未嘗
無將特患無相耳石學士奇之置第一衆以其激切
時事乃更定焉

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時兩淮大饑千里無煙餓殍盈
野公請於漕撫欲候題准始發賑公曰人命旦夕不
能待候命而發將無噍類矣予忍以一身易萬姓之
命乎卽先以所督運米發賑之流民存活者萬計而
當事竟得減免

公歷漕旣久國計詘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弊當復當
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
黃河改流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泲汶沂泗諸泉
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

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備河衝入衛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十四

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

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輪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日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

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遊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概斛若輕齎之美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賸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趨之南樞清暇時閱本朝奏議分類爲六部十三省九邊採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十五

其關於國體切於時政事宜彙成一書名經濟錄且曰古德有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閑居無事庶幾以心代力消三時粥飯耳

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珣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

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滅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內地稍甦

作海寇議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欽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被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七

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至論北鹵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彘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彘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役哉不得已也比年鹵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茂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鹵以爲功而他不服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

爲其所傷乎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非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者衆比叛亡之卒鹵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孽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慕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鹵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本計乎此所謂决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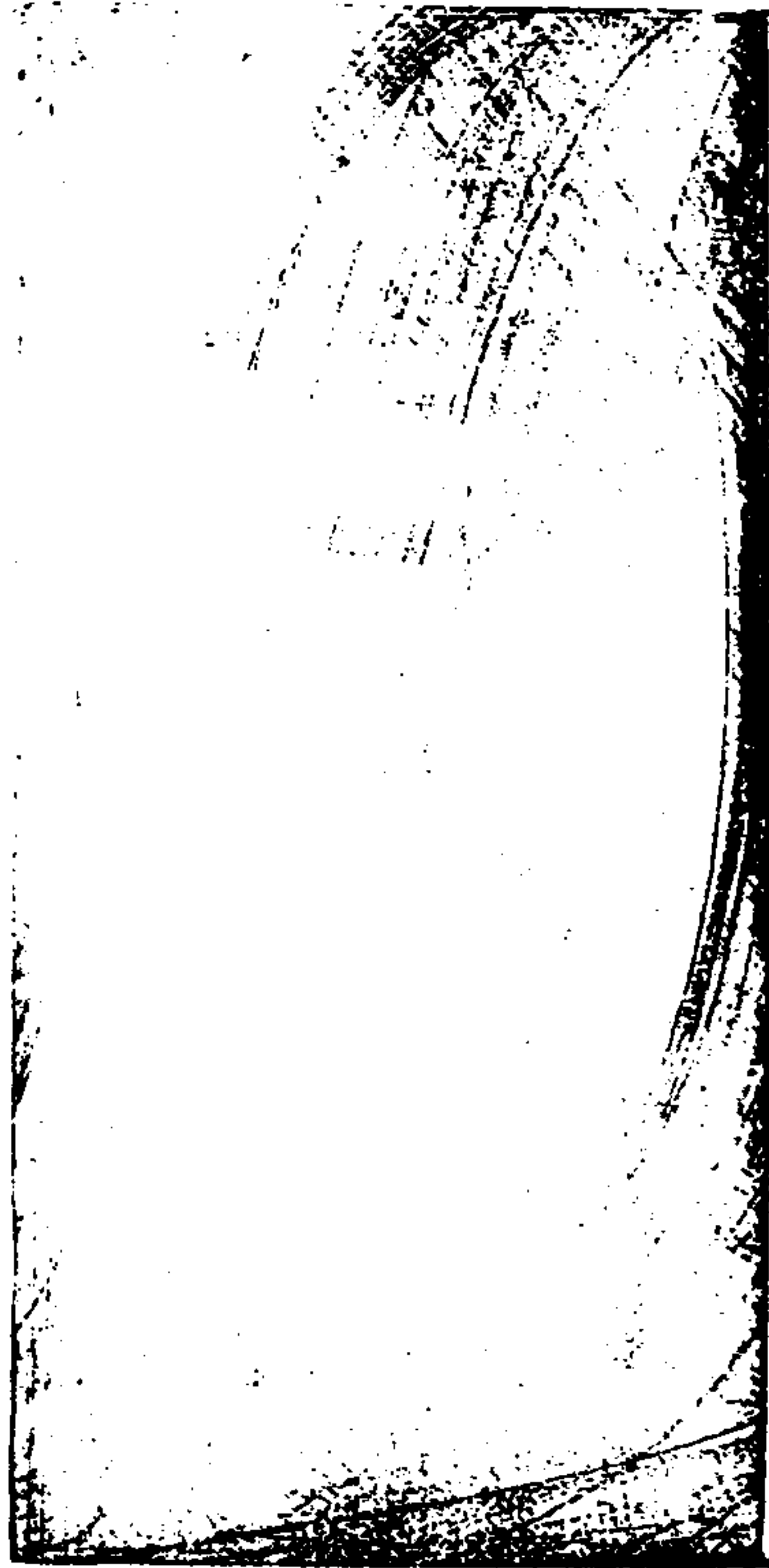
七

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

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
巨海見龍宮藏動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然
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
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
於偷物得無為跖者唯耶為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
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
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
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嘉
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
於庭光射數十丈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九



都督石公邦憲

字希尹貴州清平衛人世襲指揮使官至右都督
十歲苗彘迫城公於階下立壘持標願當一隊識者壯
之嘉靖七年襲衛指揮使九年都清守備時四川流
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匪叛會大征命下公視其巖
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
謬充千戶與賊交質給日招撫全往探賊食盡守者
皆婦人即從圍上一躍下大軍鼓譟急攻斬首百餘
級

都勻七司相繼警殺兵憲憂之公曰七司如鼠鬪穴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九

氣盡自斃獨山蒙越殺父爭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
罪惡次之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
師公乘勝搗之斬首二百四十九顆各司皆平
磨子崖固苗盧阿項等反撫之不服調漢土兵進征春
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劫營是
夜果至伏兵斬首數十級鎧仗盡棄賊求援於播州
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所畏也調水西兵三萬
進次烏江聲問烈罪烈奚暇援人復每路分兵迭肆
以疲賊時二月沿路桃未花乃集兵犒勞曰吾以鼓
催桃花花速開固即破矣是日午報桃花盡開又令

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一發果中
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煙焰彌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
子斬首無筭

湖廣澱浦縣徭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
令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
山公總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
者據巢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殺人肖公像
祠之

二十九年銅仁劇賊龍塘許保吳黑苗等據六龍山爲
穴日事剽掠進攻銅仁等府楊參將以招撫被擒撫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三

臺以進攻逮繫三省震恐當事者乃議設總制於是
張公岳開府沅州公見督府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
某謂以彘攻彘者便以一日費而撫其順者爲腹心
以一日費而賞其順者以誅叛不一年而賊可平賊
逼銅之南岸公率兵往援諸苗驚謂曰石老虎來也
不敢復窺銅仁乃由間道襲破思州陷石阡府
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謀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
往來糾合行劫公召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
昔在園中見二人挺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旣
而訪之老獠老獠也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

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獠來降公卽取彼
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
添妝饜飲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召獠
傍侍酌以大斗獠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
酒肉令與妻子同歸諸苗聞之皆有順意獠歸甫
八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縛矣公擇精銳四千
人夜抵唐寨立營黎明獠等謁見縛許保等獻功
已而許保擒黑苗授首數十年賊黨始滅陞都督府
僉事鎮守貴州賜勳六龍山殘苗悉平遷右都督廢
二子隆慶三年卒賜祭葬贈左都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一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二

都督劉公顯

字草堂南昌人

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寇揚及淮殘啄州縣十有三
殺都指揮一所過鞠市爲墟暴骨如莽我圍孔棘留
京戒嚴時公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大司馬張檄公守
浦口無何白司馬曰賊性貪憚輸掠既衆其欲已盈
必無南今去者半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如擊之
顯留此不能自效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移書辟
公公乘傳謁御史御史喜命具饗饗公公曰賊在顯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二

不咽食也請爲君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用
驅至安東謀之賊艘二十九賊衆時脅從散去簡人
人倭也遣公謾書公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情可
斃而待也迺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出
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却射馬
中矢馬駭公下馬扶簇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
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然且扶傷而鬪甲亦殊
死戰賊乃引去甲欲逐之公曰日旰矣勿逐也賊言
焚民廬以摧我公卽先自焚賊縱所俘美女子以蠱
我公戒毋犯悉縛送有司公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二

宿是彼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
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援桴誓
衆公執一幟以號於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
功勲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
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
賊出汝踏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
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右之虛營以張
其勢左之疑兵以分其黨復令數人升屋而謀曰獲
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四五人遂
不敢復出退語其魁魁怒摘冠揮袵左手持刀右手
持扇登岸麾賊衆蟻轉矢集如雨公單騎遇之格者
半輟者半矢盡又張其銳圍公數圍弗克公射賊輒
殪賊氣稍奪公曰彼衆我寡不先殪其魁則衆不携
也迺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下斫指麾者
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
四起夾擊之斬獲甚衆賊大潰還奔舟舟焚公追至
舟上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王者亦斬之溺水死
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
公不胄不介着一白布单衣巾褲亦如之身不滿七尺
猶夫眇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刀騰躍超躡矯捷若

飛刀起見刀不見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嘗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以三百騎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不一劍性闊疏無世俗脂韋態以是多不悅於人云子純自有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三

都督俞武襄公大猷

字志輔別號虛江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嘉靖乙未武闈進士累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左都督追謚武襄

生而穎異過人長而慷慨以豪傑自命折節讀書無所不闕從泉中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卽易衍兵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爲一人也

嘉靖乙未會舉第五除正千戶守禦金門用儒飭治讀法賑饑罷俗爲之一變時海寇乘風遊劫上書部使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四

者呵辱之曰若武人何以書爲杖之奪官公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謂爾今日敢爲猖獗者蓋自太宗北伐而後未聞用大陣勝之今當以節制之師合爲一大陣破之則莫如辨馬步以定長技教技藝以倡勇敢重正兵以防衝突幸當天下全盛而兵寡食乏非所慮也書入面對公折其素號強兵者爲弱號堅營者爲虛不卑意毀見以求合也翟公壯其言而不能

用
擢守備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

司議募陸兵公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亡何瓊黎叛乘勝勦平之單車入山與黎約黎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稱爲俞佛而禱焉則上交黎善後二策於兩廣巡撫歐陽必進其平交策請度華彛界地置重兵委大將永鎮之交南永安新安諸州皆揖大海城中有左右二水左水通海交若有變當用海舟征之國初征交從陸險遠所以取敗從海征之舟船無所不登岸兵糧無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五

不乘載交人有糜折逃遁而已蓋漢征南越用伏波樓船二將軍馬援征徼徼貳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天下之物以羣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不逆若各州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相統故天下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羣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方大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牙精銳之兵外村聯千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

不敢怒寧就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請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宮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萬一有生異心據城以叛雖強如岑猛窘迫之日亦必背棄誅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二

六

倭難作公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公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公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銳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勾倭彞貿易爲逋逃天子以連歲倭變皆直故責督府胡宗憲必得之公言直在彼國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

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悲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公違節制不窮追爲解而公速詔獄錦衣帥陸炳爲公行金嚴世蕃所而大學士階亦爲保持得發大同立功自贖至則與總督李文論胡馬利在衝突而中國靜以制之莫如車於是議制兵車獨木爲輪用人推挽翼以步卒佐以遊騎庚申卒與鹵遇安銀堡以所練兵車百輛步騎三千縱擊鹵萬計文因以其制聞於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七

湖廣鎮筸苗起巡撫都御史黃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筭無遺策始發之月廉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於此已而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威撫之詔以爲鎮筸參將

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公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公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

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蹙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公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公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八

陞副總兵命制江湖閩廣四道會倭陷興化公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公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若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且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不若列營以困之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訴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公止賜金幣

倭三萬寇湖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忠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公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

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公請於督府吳桂芳曰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則益以鬪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為公負坐免官都御史為之抗言於朝乃得留

二源山袁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公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駟從充裨將為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公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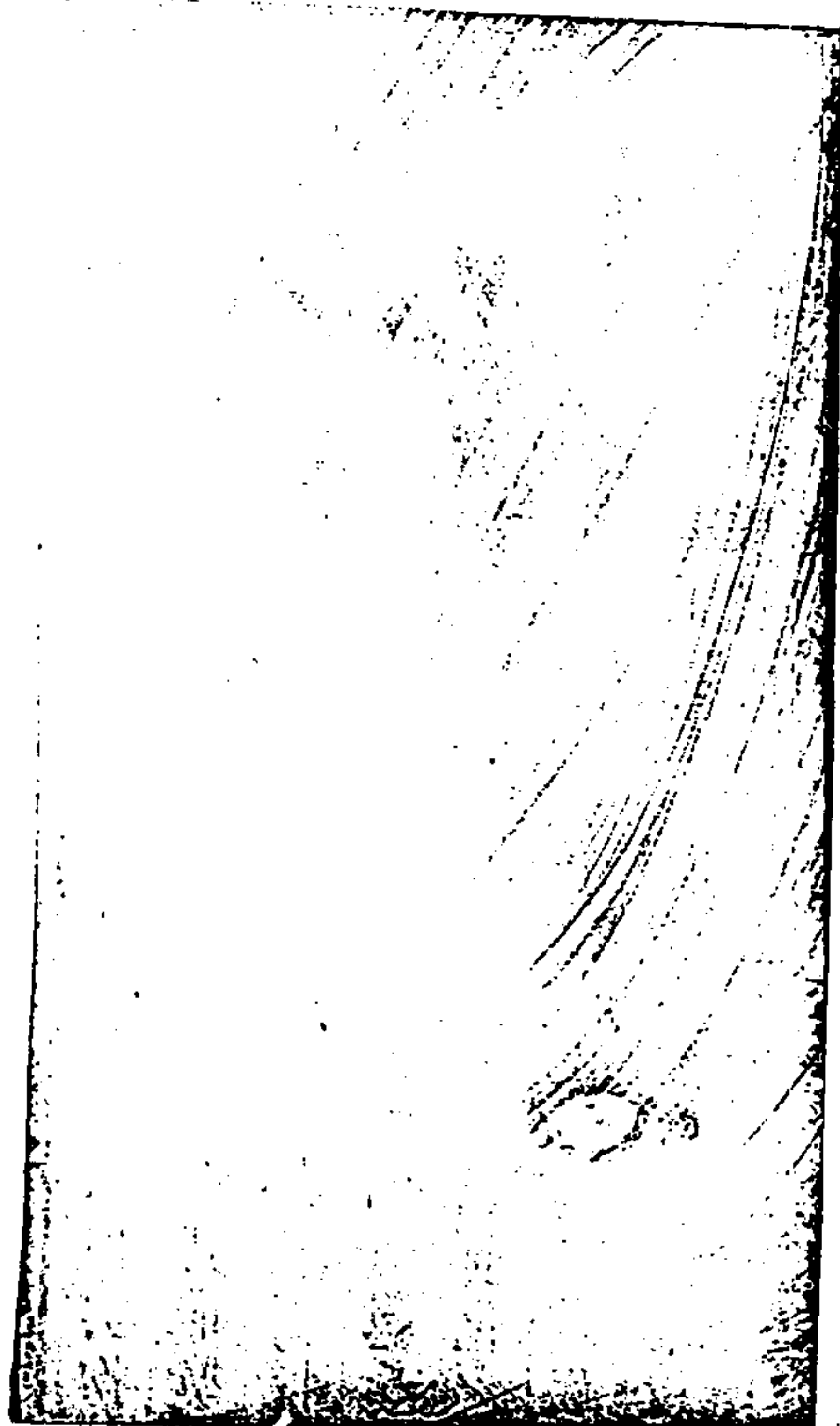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九

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刻平以為方叔元老之猷云

譚侍郎綸貽公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及綸卒嘆曰無同吾志者矣乞歸休亦尋卒

平生蒞官誓眾陳師鞠旅一決於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為務者未嘗一訊焉其推獎士類如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挽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而歐陽深以秀才納級為指揮結客募士死興化之難第先為秀才公一見事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游擊將軍所著書有正氣堂集及伍法劍經射法戰車續武經總要百餘卷皆傳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十



少保戚武莊公繼光

字元敬號孟諸定遠人世襲指揮僉事官至左都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追謚武莊

幼而押鬪多權奇隆準方願敵而鷹揚英氣勃勃既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

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公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公任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

進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其上練兵議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十一

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冷焉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三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公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倍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倭入台州哨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公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時聞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

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

亂出入毗若無人公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

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彘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

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甫班師寇入莆

城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

發浙餉屬募精兵萬人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部

勒士卒鷄鳴蓐食晨壓賊營破之倉卒大亂刺真倭

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鏹洗無遺

公以春月至崇武所城民方下田倭驟登岸公出兵逆

之裨將請待兵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公曰春月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十二

郊婦子在田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卽盡數斬之何足贖失必立往竟勝之

公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衣裝竝如其自身出入

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同官密令其卒亂入公

卒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公故令士囊五色煙囊中

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無有也遂不得首級

隆慶初鹵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譚司

馬賊總戎入策備邊公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太

較言兵制西北什部東南鹵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

風而靡戰將率駿軍費參外舍兒視鹵飽歸尾而勦

掩老羸為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封羶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譚襄敏出就督府命公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笑者謂太阿之柄不宜假武人於是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復上言薊當肩胛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墩則百堅皆瑕比年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戌土畫地受工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俱在鹵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人毅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於日中軍容益莊總干山立邊

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籍班軍則以南兵為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最賞決罰有差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

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鹵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部兵出轅下距鹵馬排擊之鹵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笑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二

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代次偵選次嚮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鹵謀入犯西首得薊狀遂款關入貢部言鹵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鹵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

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於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閭閻比還報悉以狀聞既

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既而以修勦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及江陵物人言波及公始移鎮南粵鹵入黑峪開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公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公歲散千金徇容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所著有紀効新書練兵實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二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二

十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三

太師高文襄公拱

字肅卿號中玄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七贈太師謚文襄

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相傾公無所見厚薄裕邸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開導王目屬而心儀之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三

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啓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

乙丑主考會試六月陞禮部尚書丙寅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

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

世皇賓天華亭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二

盡爲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訐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

穆宗登極議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

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請揭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多年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

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

言官劾公三十餘疏公力求去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錫銀幣以歸越一載上念公不置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鹵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鹵情緩急將領

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卽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用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選如邊方兵備卽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四

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旣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益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

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則凡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寧鄉岢嵐嵐縣與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旨報可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五

時鹵甚警朝臣無繼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粟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鹵竟不入

霜降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我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

十有九人內王金輩六人謂以稍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終以正寢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旨皆釋之

往大計時銓曹祇問繇泉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克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議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六

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

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

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徂於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彛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七

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鬪而增我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畏疑不肯赴理聲

言撫臣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彼曩酋耳族滅何為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我生矣吾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八

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燹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

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臣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為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眾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為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

何其嫌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

北鹵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鹵豈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鹵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駒從騎馬街行使眾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九

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為鹵用居板井鎮舉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為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公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鷲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公因問鹵今歲不入故全曰鹵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

是處有糧人有鬪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

鹵求封貢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已宋人求和於鹵機在鹵故曰講今鹵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嘵嘵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鹵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

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穉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於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鹵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資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鹵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

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閑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得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益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鹵旣貪我財物鹵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卽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鹵得我金錢非盡携以歸也我之羣商又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

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藉而求屈指而論也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川之矣

穆皇大漸召公入見而憑几執公手顧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爲諭屬後事俄而上崩神廟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而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

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旨逐公公自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鞠之日白日晝暝迺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畧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六年卒於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始得贈謚廕一子尚寶司丞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一

少保趙文肅公貞吉
字孟靜號大洲四川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嘗累官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謚文肅

生而神穎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丁內艱遂兼修出世業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過也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授編修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二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憚謁告歸蜀為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士知有問學出岫嗶上者自公始也

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為訓諸士聞之懍然舊習若濯而新庚戌鹵薄都城下嫚書求貢詔廷議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既許貢則鹵必入城要素不已卽內外夾攻何以禦之徐華亭曰足下必有奇畫公曰為今計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

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手詔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令詣諸將營公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諭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還報命曰營遠臣未辭朝未敢遠去上怒曰貞吉宣諭猶賞未見處分如何卽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爲解下錦衣鞫問廷杖之謫荔波典史

初公廷議罷盛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公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四

事當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太何知天下事嵩大恨乃佯薦公以行時諸軍與鹵雜屯城外相去各數百里公僦民車致金仇鸞所鸞不受鹵且漸引去公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鹵殺之故不敢遠去宣府軍比復命遂得罪

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罷穆宗卽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上悅之尋召入爲禮部尚書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於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曩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况燕薊乃

戎馬場豈藉南兵常事者寤遂移練兵於薊鎮惟練南兵三千教烏銃識者謂爲得筭

隆慶三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視事面恩之日上諭盡心輔政公言近日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益喜

與高公書曰大有之世匪彭無咎孔子曰明辨哲也夫哲人知幾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可保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廢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壞人才風俗彫弊已甚公振而新之在此時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五

才風俗彫弊已甚公振而新之在此時矣
鹵入大同邊臣棄城走爲巡按科道所參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昭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是遂註籍不出上聞溫諭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上亟慰留之

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畧云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

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六

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令勅將兵於闔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上特以公故重其事改協理京營曰閱視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公所論卒不能行也

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掌都察院加官保已而本兵霍冀被

科臣楊鏞論劾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上罷冀留公如故

陝西盜汪二等遁入四川境劫掠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奏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殃民當罷貞吉言賊故起鄖陝貽害川徼雖有鹵劫未甚挫衄遽爾更置巡撫倘失事大此曷以加之清約以愛民省事任怨蜀中旱荒流困正賴其勤廉安輯招徠便欲去之是奪蜀民父母也臣竊見任事甚難論事甚易任事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七

臣異同難一毀譽之口難調則常憂讒畏譏而論事之臣不設身以處地不原情以待成則恒深文而求備頃者都御史海瑞被論去位嚴清若復繼之臣恐建功立業之士從此懈矣臣蜀人也頗悉蜀事乞無罷清乃許調用

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朝廷受之御史葉夢熊論其不可上怒夢熊妄言降二級外調之次日下諭吏部科道官奸邪欺亂朕卽位以來者盡行考察貞吉上言近因御史葉夢熊論邊上千聖怒薄示之罰足戒百矣皇上卽位以來科道官在事人近二百豈無赤心

報國敢諫直言之士一概波及盡行考察誠恐所司奉行太過未免玉石俱焚仰惟聖德如天如地偶有所激降此嚴旨臣考漢唐宋事皆因鉤致黨人之罪遂致才俊銷磨國社空虛祖宗設立科道官許之風聞尚付執事諸臣酌其可否取自上裁縱或不當受罰而已未聞考察至二百餘人踵漢唐宋鉤黨之弊者也臣待罪內閣屢被譏彈今乃為此營抹豈有要市實欲為皇上尊顯聖名為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才耳且臣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皇上之前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九

疏上不允

吏科給事中韓楫者拱門生論公擢斥朝政暗邀人心公疏辨乞歸令拱復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樹私擅權上手詔許致仕公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高抱犢伏諸山巡撫蔡汝楠逆而問學貞吉為刻圖明三教所緣起曰儒者見之謂之儒僊者見之謂之僊佛者見之謂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礙出世之體未就而卒贈少保謚文肅

太師張文忠公居正

字叔大號太岳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卒年五十七贈上柱國謚文忠萬曆中削天啓時復

少穎敏絕倫十五為諸生眇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而試其文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為膏油費明年舉於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而曰為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潤也自是又六年而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十九

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而時時稱老易以為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遂得授編修

遷國子司業公待諸生嚴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四十三年以諭德充裕王講讀王頗賢之未幾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華亭代分宜首輔盡以志事委公而其所具藁草輒為輔臣袁焯所削及焯卒階乃復從公草進於上上意不懌亡遷賞然中外日屬公謂必大用矣

穆皇登極進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二年進少保公

上疏言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爲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一曰振紀綱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於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年月旣遠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勅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叅一曰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駕良今用人則不然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攷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勅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

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勅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勅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疏入上褒諭下部院議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六年春正月進少師五月上不豫已酉大漸召閣臣高拱及公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翼日上崩皇太子卽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居中用事新鄭欲謀去之而公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遂以計逐拱而公哀然首輔矣

辛酉上御平臺召公慰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公

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遂賜酒饌銀幣公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為已任中外想望丰采太約以尊主權課吏實信賞罰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媮快於志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僚惕然

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為朝弼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綱紀之卒且萬人不見逮逮恐失諸彘心公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於上貸其死而朝之南京人以為快

漕河通公以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發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商互市餽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於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

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緩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公下所可以大小緩急為期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始肅

公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公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即宣付史館賜公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公因言皇上當留意武備祖宗刀尖掙來的天下却被今日筆尖兒壞了故俗語說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上稱善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公上言制勅宜尚簡嚴近來過為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萬曆元年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公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為寶珠玉何益公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宮人好治裝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公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挺可傷人何銷兵為公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戌卒故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四川西南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公薦曾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畧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

公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事逮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畧以平蠻自効凡

六越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公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公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

傷欲泣公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為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

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勉勉法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祖然尚賴先生輔導也

遼東告警上深以為憂公對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

公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臣張學顏報稱寇眾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寧皇上面諭臣臣

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臣又使人於宣府密偵西人青把都動靜則把

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

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已

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

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

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

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猶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

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請賑各邊饑卒俱從之

嶺西羅旁平羅帝據山海間驚江急峽巖壑險絕諸猺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之世宗朝諸

猺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公毅然言當誅舉兵

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雲翼瀕行公謂之日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兩廣諸猺雖所在都

有然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既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

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

承平日久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公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卽報決有司凜凜盜亦衰止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瘦死公獨亟斬之而追補其家屬文吏不習見祖宗制創聞以爲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爲怨讟公奮然身任之不恤也

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僞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爲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公請料田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其撓法者下詔切責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五

七年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咸爲巨浸直逼泗州患近陵寢上以問公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卽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勒治之於是常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堤成轉漕無患

三月上徵光祿寺十萬金公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爲寒心此後望力加樽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公上戶部

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因言萬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前此不可不留意也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况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五

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爲寧遠伯公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爲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餽以金公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

七月甲子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公公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公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給事中李涑請卹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公曰水災請卹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乃解八年十二月公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本餘

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
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
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
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
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
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
曰慎賞賚曰甘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
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勅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
諸司章奏切要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公以
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元

九年夏四月上御文華殿公以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
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
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
告災何也公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
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公極言今有司負職
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
民宜重處之公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
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竭賑惟皇上量入爲出
加意樽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
裁之至若施舍緡黃不如予吾赤子上曰然今宮費

俱節賞賚不溢公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
暫行明年卽爲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
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
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

十年二月公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
爲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
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
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
舊逋卽今歲所欠又爲將來帶徵矣况徵輸額緒繁
多年分滄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肖有
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好貪之橐孰若盡蠲
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
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
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元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書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
市啓釁夫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
者在 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
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
不在 比之漢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
可謂之講和也且此事有五利焉鹵既通貢邏騎自

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酋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我因與鹵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旣無勾引之利而又知鹵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 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因得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古之謀臣策士所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搗巢巢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繪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是吾之常事不容一日稍懈者豈以鹵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與王敬所論大政書僕今事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孽盡必俟聖齡稍長睿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宸斷行之卽如宗室祿糧及西北邊用書生爲將與處置屬彘之策皆國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特僕

尚得立朝否耳嘗謂世廟以大有爲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未以修立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怏怏也

答河漕王敬所書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渡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云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宸展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卽諫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遠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鹵者鹵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遠駭聽聞取笑彘鹵已奏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

答薊遼總督書遠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於此則百計摧抑之於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

鎮巡按遇鹵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効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胆結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僨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

答耿楚侗言致理安民云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倦倦以

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奸釐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

答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杳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闕滌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捨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三

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鹵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足下宜深思之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以失職怨望者當劇處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

公性深沉機警多智數及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
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
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讐服
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太倉
粟可支十年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
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
福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殺
洪朝選逐高拱戍劉臺以魏科私其子又以奪情諫
諍杖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為時論不
滿云曾孫同敞以廕補中書舍人庚寅冬十一月大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三

沈思孝不屈而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四

左都御史葛端肅公守禮

字與立號與川濟南德平人嘉靖己丑進士累官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郡公憫無驗悉
論出之大吏易公儒生耳何知吏已更以他疑獄試
公公平亭盡允大驚服

擢兵部主事改禮部儀制郎寧府既除弋陽王攝寧事
請得置旗尉如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繼寧耶出為
河南提學副使論士兼德藝遷山西參政冀南兩郡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藩宗暴橫至匿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從署於他
治者守禮至仍故部署彈壓兩郡悍宗皆斂跡陞山
西按察使鴈代寧府間居民多自墾田或告晉王曰
府中牧地也王奪之居民譁謀構兵守禮法其首難
者仍歸田於民令有司歲收其田租抵宗祿陞陝西
右布政轉左秦王亦以牧地故利民田立石其壘土
民爭訟不決守禮仆壘石告王以晉事田亦復歸民
入覲佐計藏吏奏羨金為裝公叱不內吏白此故事也
即公不內後人亦常有之公怒曰爾安知後人非賢
者籍而置之帑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

疾當罷者公爲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籒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可爲賢能第一矣

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陞戶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三攝部事大抵綜名實振淹滯抑僥倖銓法多所更定而貴勢皆不便之而公以是南遷罷矣

隆慶改元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爲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察務絕朋比黜儉壬一歸於平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坐受財及酷烈者劾繫詔獄窮治吏爭自祓濯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二

華亭新鄭構卻舉朝奏排新鄭獨公無疏又拂華亭及新鄭再相修怨華亭正欲戍其子弟公又從中主持得從報寢新鄭固已嫌公第念其德厚忍未有以發也及新鄭坐王大臣事公又與楊博力周旋於張居正所人以此稱公長者

公立朝四十餘年侃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絕不伺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爲隱情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人世彫靡年五十時其夫人爲求侍姬而強之公召姬侍姬直當前公卽拂

衣出旣數年夫人召其姬家返之猶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劇東省讌新進士御史用故事召戲不敢白公以告相股士儋士儋東人也公而斥御史士儋曰某實命御史公曰某疏禁安所得旨實內閣所票公自矛盾耶揮出之卒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孫曠亦萬曆中舉山東第一成進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三

尚書毛端簡公愷

字達和號介川衢州江山人嘉靖壬辰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謚端簡

少從伯父鎮安君學鎮安大奇之曰茲見穎悟異常吾不能為若師遣從闕省解元張公燮游遂盡得其易學之傳下筆英發迥勁頃刻數千語立就嘉靖辛卯壬辰聯捷眾以為賀公欣然曰昔王沂公志不在溫飽余之志豈在一第哉因賦詩見志移病歸屏居萬山中益肆力問學凡經濟時務咸究竟而得其要乙未赴廷試明年授行人已亥授監察御史上覈名實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四

以隆治道疏皆係國家大政莊敬太子立疏留鄒公守益輔導忤執政謫寧國府推官公無慍色孽孽訊鞠惟冤抑是伸生道是求每兩造具備片言質成健訟者望公色縮舌不能出一詞亦有赴郡庭中道而反者旁郡民求直於上官輒云欲得毛青天毛青天云

壬寅陞南工部營繕司主事抽稅蕪湖開闢當荆湖下流船艦相衝商稅不貲往往不克自潔公獨勵清操出納委之縣佐稅銀貯之縣庫揭揭乎一毫不染也其歲額之盈者則蠲以與商商人咸頌之曰古所謂

冰蘖其清者非毛公一人耶

甲辰丁外艱歸戍申補刑部郎中次年陞瑞州知府瑞俗素嚚訟且多積逋公躬率以禮義而申之禁令怙終不馴者始繩之以法積逋所追必寬其期限度貧甚者則以俸餘代為之償民感激歡呼若更生辛亥調寧國復丁內艱歸甲寅起補山東萊州府即轉天津兵備副使天津為京師左輔密邇輦轂中貴人多有所請囑公獨持風裁凜然不少假借而中貴人不敢犯其所設施如精簡閱飭戎備廣屯種足兵食勦鹽徒捕奸究修堤堰而革驛遞之騷擾裁無名之支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五

應凡有德於軍民者甚多
三載陞山西右叅政山西土瘠民貧積歲之逋至不可勝詰公曰民之貧猶皮之盡也毛將安傳乎乃躬行州里撫循而訓諭之公以誠感民以誠應自是山西鮮有風逋者

三載陞河南按察使尋轉右布政朱幾命巡撫保定公自河南而之真定也適值饑歲流離載道車至不能行公先出所持俸餘以賑其急民歡聲如雷且感且泣公與之約曰吾蒞任當請於上以拯若輩既而懇疏陳乞蠲免仍分別存留起解以次帶徵計其所活

不啻萬人公之功大矣

時鹵情洶洶不測公至克詰戎兵振揚紀律留選達軍以壯其威分調客兵以阨其險自是邊關振肅醜鹵遠遁秋防竣事奉勅嘉獎有白金文幣之賜

壬戌擢副都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既至任選士兵以密防汎省調發以節餽餉定期限以酌催攢緩折兌以賑貧窮諸所注措皆老成經國遠慮而條陳兵食事宜一疏則尤切時務世宗嘉之癸亥擢左副都召回協管院事乙丑陞刑部右侍郎更改吏部右丙寅轉本部左代冢宰攝部事獨持公正以抑奔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六

慎選舉諸凡請托一切謝絕仕路爲之肅清

穆宗嗣位特改公刑部尚書戊辰七月抵任嚴飭邦禁慎讞刑獄中貴不法則抗疏極論請發部問擬以彰公道其有以過誤繫獄者亦爲之疏請明示犯由以昭勸懲益不欲妄隨人主喜怒以低昂其間至於因盛暑而恤淹滯遇災變而請停刑古所謂式敬由獄以長王國者公之謂也上方眷注公而公乞休章六月上始得允庚午春特賜馳驛歸甫數月而逝公天性剛介操履嚴毅雖落落難近而實樂易可親雖容貌清癯不踰中人而擔當負荷招不來麾不去則

毅然賁育莫奪也性喜講學如論性則窮理氣之奧論學則別頓漸之門至於躬行實踐則一以養心寡慾爲主每事必求慊於心不慊於心弗爲也歷任四十餘年始終矜然一節其爲完人可知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七

尚書吳介肅公嶽

字汝喬山東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吏部

尚書卒謚介肅

歷戶部主事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為郡責大體而已
而以聖賢之道望其民守廬州論廬民毋有不孝弟
毋怙侈毋鬪狠毋惡聲聞里中毋崇尚浮屠婦女不
蔽面毋途行別民善惡於旌善申明二亭置社倉設
社學藥局鄉約朔望視學講經義一如國家成法廬
人民化之守保定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胥
吏隸卒以至市猾田疇無敢越軼皆若通貫為一心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八

保定繼來為守者唯有嚴清與公並名而公德及民
尤深且厚

為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主事督上谷餉積羨千金吏
以送納正色拒曰美金即正餉也或以為利吾甚耻
之山澤之稅及吏役班值舊供府堂悉罷却之用代
厨傳人以為難保定在輦轂下一時徵發四出民不
能應公具疏奏裁免十六七諸郡以寬

遷左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嘉靖末年見相嵩虐煽移疾
自免屏居南旺湖上茅屋薄田粗堪居食惟披閱禪
經默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設留食不過脯

菜又不出謁謝有時遊行跨蹇驢而已或諷其矯公
曰某罷吏居家未嘗用邑中夫役自覓與夫力又不
能老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適非敢矯也

徐華亭當國起公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郵遽持檄喧
闐公宅僕人言狀公方跌坐行氣搖首且止僕走立
門外可炷香頃乃下床索檄觀之擲不更視親友從
史乃出就徵一時士論翕然得人

隆慶初內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公詣政府抗辭曰
請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敢留之否公
毋傷國體也閣臣悚然疏尋下既遷南京吏部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九

以老致仕公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務節儉風俗為
之一變

守廬州日時南氓王公廷守蘇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
公折東徵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
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
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為主筵欵我也其具
止是耶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比至公命
庖丁卽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
磯頭或倚徙水際竟日而還無何以艱歸途次陰雨
持廬蓋以行至家返之歸自南都廳事不備假僧寮

而見客卒賜祭葬謚介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十

侍郎鄭恭介公世威

字中孚號環浦福州府長樂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

方總尹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公曰纔脫章句躡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相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公便却退呼闈者曰相國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耳門者開中門乃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十一

夏相言無子汪巡撫玄錫偕相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公從諸司往拜視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公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代言柄國勢張甚族黨號豪所司不敢問公輒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傅巡撫某憾於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憲副樞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會歲稔公估平直鬻田賑饑熊持嚴手書來冀減直公不爲動竟以成案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類辛亥遷蜀叅政公念分宜父子終整已遂投劾歸

分宜敗中外交薦起南通政隆慶改元擢僉內臺晉爲副華亭相階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公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趨徑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戊辰入爲少司寇會有詔採珠及珍石公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骸骨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十一

侍郎云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爲我通主人翁公諾而入頃之衣冠肅客卽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見公爲恨而公亦非故爲苦節約名其天性固爾

副使江西時議清贖緩備度賑且謂肺石而徵之筐篚而糜之是好國法也取盈於公府而尾閭於權門是奪民命也經千言讀之恫切至有鏤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

繹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媚寵是耻辭榮寂寞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十二



尚書曹公邦輔

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

書卒年七十

歷知元城南和二縣治在廉平裁省與民休息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釐革爲多課溢常額出按陝西會鹵人延綏殺擄甚衆邊臣匿不以聞公卽上疏奏逮大將以下七人咸論如法秦宗人有殺人獄數年不決一訊而服奏正憲典

出爲河南副使大盜師尚詔流剽兩河奏詔捕治一日寇至監司錯愕或走伏匿公親率吏士提刀躍馬馳入賊壁衆皆賈勇向賊一以當百賊懾而潰遂破走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十四

再擢浙江按察使倭彘入寇特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將兵禦寇追奔逐北前後斬鹵首六百餘級會趙文華視師求賄不得反構蜚語論劾謫戍朔州吳人感其功德立祠俎豆之

隆慶改元起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遷兵部左右侍郎總督薊遼軍務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戶部尚書考績詣闕以年滿七十疏請致仕公爲人忠孝耿直志在殉國不避彘險登仕四十年苦節清操始

終如一田產蕭然不異寒士嘗欲以身死封疆爲朝廷掃清朔漠不究其施世以爲恨卒賜祭葬如制今

祀學宮

公好延攬義士收置幕下如吾崑諸生陳淮於倭寇犯蘇日統兵力戰後援不繼沒於靈巖山之木瀆前其子應期方周歲後登賢書額天請卹奉旨特祠於鄉邑人私謚曰忠烈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十五

尚書譚莊懿公太初

字宗元始興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南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五

生而穎異十歲為郡諸生督學魏校深奇之嘉靖丁酉應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帑或以為矯止之公曰受此自心不慊豈矯乎連登進士出跨蹇驢人笑之弗顧也

選授工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起補戶部選為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冊封餽遺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十六

枉抑視權勢藐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額為疑公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革冒濫撫院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嵩親黨屢奪人產公廉得實悉麗法秩滿年僅五十具疏乞休不許

擢廣西叅政桂林澇米價湧請督府開倉發糶便宜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值妻子連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年召起河南右叅政連擢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奉詔書不敢復辭穆宗即位疏乞以叅政致仕不許

晉工部侍郎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貴戚權璫侵民田土必躬躡履悉歸侵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休不許轉南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仕家居田不滿百畝讀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聞人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粵中譚太初及汶上吳嶽也子育以貢歷上石西州知州有廉直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十七

尚書劉公體乾

字子元北直東安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戶部尚書

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時司禮太監鮑忠死其黨李慶爲其姪鮑恩等請乞陞級八人收勇士營五十人世宗已許之公疏論曰太祖舊制武職非有軍功毋得陞授鮑忠生膺榮寵沒叨卹典且官其姪恩等爲錦衣衛指揮未有寸功若如所請是使胥徒雜選於青紫厮隸混淆於冠裳壞祖制而滋倖門非聖世所宜有也帝是之遂詔裁減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六

三十年轉左給事中帝以財用告絀詔廷臣集議或請追宿逋或請增賦額公獨抗疏曰近日邊事日棘軍儲匱乏諸臣計非得已但聞蘇軾有言豐財之道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吏清冗費是也我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及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豈止十數萬加以宦官錦衣衛各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日益不可悉數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勅大小衙門一切日濫逐一查革可省俸祿無筭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不下

八十萬以後供用日增類多內官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尤多乞勅禮部詳酌著爲令典年終遣科道官核銷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旣除所省不貲民生不擾國計自裕疏入留中

隆慶元年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逾歲陞南京戶部尚書疏查江楚諸省積逋銀米絹布合計二百餘萬請命清核又條議鳳陽倉糧六事皆務使出入有稽利無中飽爲國家理財本計

三年改戶部尚書上諭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進用公言銀庫見存止三百七十萬九邊年例該發二百七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九

六萬有奇在京庫糧商價百餘萬而薊州大同各鎮例外奏討不與焉卽盡發庫銀猶不足用若復取三十萬則經費何支伏乞且停止上不允公復奏此存庫之數乃近差御史搜括所入明歲則無策矣萬一變起倉卒臣不足惜如國事何于是戶科給事中李已等御史傅孟春等交章乞如公言乃命止取十萬兩

疏請太和山香祝乞命有司董之毋預內臣不聽明年上諭內臣以空劄取部銀十萬公言京帑重寄以片楮取之不名不印真偽奚辨帝命如數以進

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之數公言
院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
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
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衆矣合用芻糧各鎮原自
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
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以京運饋
餉溢於常額而橫費者甚矣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
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上覽

公所請皆為國家惜浮費而內供日益侈又出中旨取
買真珠黃綠玉諸物公執不行帝怒予閒住神宗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四

三

位復起為南大司馬萬曆二年六月致仕卒於家
公性惇謹儉言正氣務存大體為計臣恥言聚斂歸本
於節用事所不可雖臨以天威終不肯徇也人咸謂
有古大臣風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五

尚書楊襄毅公博

字維約蒲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襄毅

初授陝之蓋屋縣調長安課治行尤異徵拜兵部武庫

主事遷郎中故相翟公鑾奉命犒諸邊參幕府當是

時宣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公告翟公以便宜撫諭之

鎮賴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翟公欲弗

予不能欲予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公請翟公坐堂上

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一

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者諸番感且畏竟不

敢復來翟公還首薦於朝賜白金文綺改職方郎中

是行也起遼左迄甘肅行萬餘里具得其山川陰陽

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職方鹵數入

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數上懸度立斷悉中機

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皆以其前之

歷覽當也

肅皇將有討於安南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

因疏便宜六事肅皇盡用其策益知其材可大用故

自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叅政不四年超拜僉都

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上其後族類日甚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詔語之曰若屬羈於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金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叩首曰幸甚遂築城七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諸酋謹呼徙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約以朔望日入城番漢毋非時通違者重罪又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中又請以巡按御史督學政西人由是富而知學鹵嘗大入士競效死戰斬首百四十餘級賜詔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獎晉右副都御史丁母憂西人遮道泣留窮飯孤戌至今爲尸祝

仇鸞之未敗也公與總督曾襄愍公論之徵下詔獄而時襄愍方議遂套鹵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爲塞鸞與其黨詆爲生事卒殺襄愍庚戌鹵入薊薄都城鸞以勤王有寵數毀公肅皇知其情竟不能害壬子鸞殛死會服除卽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薊保二鎮庚戌之變鹵實道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而水湍悍不可城乃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置戍守鹵遂不敢掉臂其間秋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故

是歲七月輒分兵守陴如寇至公曰此自疲術也亟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選士馬繕堡堞除戎器操必勝以待攻無何鹵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身披甲督諸軍禦之鹵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斫其腕墮鹵氣大沮肅皇馳賜緋豸出帑金巨萬犒士公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殺傷鹵無算已又募死士持火器夜驚其營竟夕四五發鹵自相蹂躪死比明悉逝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兼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萬騎入馬蘭峪擊却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召拜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勲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丁父憂戊午召還本兵方疏辭會鹵圍大同右衛急詔公往援乃墨纒出關鹵聞曰楊太師至矣遂解圍去先右衛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心疏請褒卹條戰守及善後十事奏行之

公又奏蠲大同被鹵各州縣稅糧有差詔書至鎮軍民大喜公因宣布國恩選其丁壯之驍健者名爲義勇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公旣歷陳修邊之說遂於大同右衛東路築牛心諸堡塞爲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濬大濠二道各長十

八里小濠六十四道交互聯絡鹵左右顧不得騁而南晉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鹵首唅素時以輕騎擾邊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人未幾鹵入薊州詔移鎮薊盡地為十區檄將分區拒守而三耀武於邊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公在薊賈勇教戰自四方至者稍有寸長輒置幕下擇志氣可使者激之曰鹵亦人耳柰何見而走安知天不欲而富貴令奮跡行間耶久之士知戰故輒以無事

召還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其所為往往為飛語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四

以奇禍肅皇悉拒不納更下諭褒美讒忌始息癸亥十月鹵窺薊謀卒於一月前得其情知將窺墻子嶺故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彘為鹵導者偵其難入則給總督楊選謂鹵欲由潘家口進選信之乃引精銳往赴公策鹵詐邀止其行不得手為書三止之又不得因檄諸路兵赴都下後數日鹵果踰墻子嶺犯通州烽火徹大內諸邊兵先後悉至鹵驚謂神乃解去乙丑以一品再考蔭子國子生改吏部尚書未幾肅皇帝崩穆宗莊皇帝奉遺詔錄忠諫舉遺佚修平宸濠功復新建伯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邑長吏有聲績

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公贊畫之功已已論事件旨會左右侍臣多毀之者謝病歸辛未莊皇詔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蔭子國子生賜養甚厚癸酉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歸上疏乞致仕上不允加賜餼牢酒米又疏辭謂有不忍言去之狀三不得不去之情三上乃諭賜乘傳命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數月卒

公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

上自縉紳下至厮卒言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

敷暢該博聽者忘倦蒞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五

意常安閑夙興候朝夜分計政不少倦怠亦無勞苦之色蓋其稟厚養完非偶然也所著虞坡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

尚書譚襄敏公綸

字子理撫州宜黃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兵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卒謚襄敏

初授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時倭寇薄
留都都下人人震恐帥又懦怯無敢前公獨毅然請
募壯士禦却之以知兵名

擢守台州至則簡習精卒千人一捷於柵浦一捷於北
嶺一捷於楊沙溪皆在旬日間以此益知名就遷浙
江副使爲巡海使者公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士著倍
餼餉備器械厲威信必誅賞教之三月部士皆爭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六

死敵而會督府勦王直黨於舟山兵相距十月莫敢
動公伺賊登馬岡急擊潰之明日攻何家壩又大潰
之黨無留未幾犯桃渚公急走桃渚已又殺海門陣
者登城矣公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
遇之於新河追殲之南灣浙中寇盡平陞參政轄海
事如故

廣寇流劫江西時公方丁艱家居起復擊平之改福建
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興化又起復公以僉都御史
巡撫福建公期戚繼光猗賊潘林一鼓盡擒之俘斬
二千二百有奇獲被鹵三千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

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

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於福清之神前灣漳浦

之玻璃嶺其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閩中衆不下

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八閩底寧得請補制

起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

則寇已平經畧川事如改施州衛於支羅設隆昌縣

於隆橋平宜撫薛氏而改設隆安府於龍安皆得請

蜀人大德公又討除逆賊鳳繼祖有功賜錫幣

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尋召還明年以左

侍郎總督薊遼公謂鞏護京師莫如謹備薊鎮備薊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七

鎮無如注精戰具於是修壕塹創敵臺造戰車鳥銳
佛郎機諸具甚設初公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
共事戎間用浙兵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
浙兵旌幟無不膝行受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
奏立三大屯管管鑰竟委戚將軍薊自是潞雄鎮鹵
相戒不敢犯

庚午陞右都兼兵侍辛未陞尚書皆協理戎政是冬予
告明年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時三鎮貢市竣北
鹵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平遠左征逆酋王
杲及平鹵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蔭子二益

倅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蟒衣各一襲亡何卒

公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公兵間公亦以兵事自表
孳畫運量玩藝鹵於股掌上其志慮忠勁即邊徼靖
謐常若臨大敵不敢晏處嘗言國家欲破鹵者必得
人為總鎮將兵十萬東西往來擊無盡地自擊或時
出塞搆虛庶得志又欲圖復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
偏開犄角宣大庶幾銷鹵無大舉少好道家言其後
入官家居聲伎自奉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少保謚襄
敏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八

尚書王襄毅公崇古

字學甫號鑑川山西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累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

出鄭端簡公門鄭負人倫鑒為所器重悉以國朝掌故
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授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中巨璫麥福縱下為奸利繩之以法
無少貸分宜中夏貴溪以危法獄具而獨不署名徐
文貞亟稱之出為汝寧太守伊藩驕恣置左右於法
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設
方畧戮其魁數十人賊鋒為挫晉副使飭兵常鎮創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九

海防條議率俞大猷等於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
管按察使河南右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豫
秋防六事鹵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
卜兒丈三百餘人鹵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親督
勁兵往救之斬獲甚眾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總督三邊軍務二歲中鹵凡三薄塞遣大帥董一奎
趙苛等擊走之尋遣雷龍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
子搗其巢大破之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
徵兩省兵平之凡斬首鹵七百餘級鹵馬牛羊輜重
一萬六千有奇

晉右都御史改宣大山西總督時俺答者鹵酋之最雄
黠者也而中國叛人趙全輩實傳翼之全居古豐州
屋居佃作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鹵入塞故邊庭
無歲不中鹵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
都指揮會俺答愛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
吉等叩關請降公喜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因而
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既
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
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
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十

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
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
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
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
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
答尋亦悔遂擁十萬衆壓境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
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鹵稍稍引退公故令
那吉緋衣金馬揚揚壁上以示鹵鹵婦感且泣曰漢
乃肯全吾孫吾且嚮背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
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吏無

問言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
許之

獻俘闕下上降勅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
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彘羅拜龍帷奉
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其互市視宣大準
事竣穆皇帝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自
辛未迄於今邊鄙不聳完室家保首領省軍典費不
貲功甚偉焉是年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爲俺答
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
入京比於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
廣鍋十筋煉鐵五筋尚未可爲兵器洛鍋生粗每十
筋煉鐵三筋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
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在鎮
五載以協理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未幾告歸又十
二年而卒享年七十有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十一

副都御史龐惠敏公尚鵬

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
筮仕樂平縣治行卓絕召為監察御史命覈浙直軍餉
發總制胡宗憲監軍鄒懋卿冒破之奸語侵權相嚴
嵩幾中奇禍復命猶執奏如前直聲動天下
出按河南強宗歛跡墨吏望風解綬去巡撫蔡汝南獲
白鹿於王屋山欲會疏獻公固執不可尋丁外艱服
闋擢赴河南道理考察事時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
罪公疏救甚力且劾輔臣郭朴中外凜然
再按浙江立均徭條編法歲省費百萬請著為令通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十一

恩遍海內隨在立祠祀之曠徒倡亂亟促撫臣劉畿
勦平紀功時釋幼小千餘懼聲載道西湖中大家種
蓮藕取利占據相格間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
浙中排門香燈涕泣攀挽公車中亦淚下也
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
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
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
史以仁賦私狼藉并劾給事中齊陰壞邊餉言官憾
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
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鹵巢有功執政忌之

竟不得敘

上會計錄言從古征斂繁多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
臣親視邊方生靈愁苦語甚激烈

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
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
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教假稱唐裔當出
御世惑民結眾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
同坐斬奉旨誅之公為都御史上言據李同之獄福
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
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十二

要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於此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
聽命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
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廟從之凡當時
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巡至甘州御史部永春修前邠中之疏下吏部楊太宰
博持之甚力忤輔臣高拱意傳旨勒博致仕而落公
職九卿科道會疏留之不報未幾博召用公亦以僉
都御史起督福建軍務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
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時權相張居正聞喪奪情罪及
言者公移書申教居正黨陳三謨承望風旨以考滿

年月小誤指摘遂奉旨回籍聽用值母病劇得承訣時謂天成其孝云居四年卒

公忠介慷慨有才有膽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讒疑海內縉紳重焉所著有百可亭稿十六卷奏議十卷藏於家別有殷鑒錄行邊漫紀

朱宗正睦粹曰嘉靖初張璉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通顯諸朝臣嫉之如仇璉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大獄與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撻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楚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嗚呼自古黨錮之禍雖由小人構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十四



河道尚書潘公季馴

字時良號印川朔州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授九江府推官山寇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煩百姓民大德之徵為御史三殿災奉勅稽查大木曰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

巡按廣東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衝僻以為用之繁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於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為發銀使吏胥老人承買其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十五

長止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公自以代任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表去京師絕遠比來牧民者視為利藪屠剝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如在霄漢之上愁苦之聲無路自達故相聚為盜臣為是痛心疾首已將里甲弊政更張一新顧天下之事立法不難守法為難守之於畿輔之地固難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為尤難昔蘇洵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路為之郡守壽杖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今廣東之民既怨而動矣若非仰仗明旨

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疏入戶部請以其言
行通省如法遵守年終籍記用銀數目以聞報可

九載遷大理寺丞歷少卿擢理河道右僉都御史乙丑
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
盡塞乃於三沽故道濬渠築堤躬行督相不三旬而
告成庚午河南徙決睢寧濬其六百五十里皆楮爲
平野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濬築深廣
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閼者以萬
數功垂成而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既去
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六

淮揚高寶諸郡邑幾爲巨浸於是復起田間再董河
道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
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開築遙堤
以爲外護所加築上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橫隄守
泗隄寄子隄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
磯閘料版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
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
丈有奇栽護隄柳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幾二十年輟
車所至更數千里與役夫雜處畚鍤蕭問沐風雨
衰霜露髮白而無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

綠河之民始獲安有室廬丘隴焉

辛卯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筭浸及
祖陵公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隄不可弛地形不可強
治理不可整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
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
漲久當自消公凡四治河河皆治

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
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
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
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公所著河防一覽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七

又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宋元
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
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
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宋元以
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
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爲善又曰或問河堤之決可罪
河乎曰河無不暴要在守耳譬孟水執事不戒損孟
一隙水必迸出凡罪水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如河議與江陵實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
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

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爲之上書觸時諱至鐫秩罷免人以此愈多公長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六

尚書張襄憲公佳胤

字肖甫號岵嶽重慶銅梁人嘉靖

進士官至

兵部尚書卒天啓中補謚襄憲

十七爲制舉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閱其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卽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名家又好談兵多奇文凡所携書籍盡以屬之間與玄子談當世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玄子異其志而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於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咀

二十三舉於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故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十九

輔巖邑也比至按宿牘讞決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若父母矣時緹帥陸炳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與詔旨並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碎易遂挾之入別室出七首交置於頸曰予我萬金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

項曰七首胡不下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乃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縱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踟躕儀門外既得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劫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乃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索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羣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皆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壬

去拷問皆得其人磔於市居邑多暇乃喜為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為比壤出其詩為贊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鈞禮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壅糴者請于臺平價納諸倉為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

擢戶部主事既入遂與諸君子執文翩翩相砥礪且飛鷄染翰卜夜無已亡何出權閩廣金帛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所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為急已而中蜚語

聽調歸

累遷巡撫宣府為宣府未幾而鹵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因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懇求之辭甚哀計以縱之則見狎僇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乃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不聽互市如舊事聞勞賜金帛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壬

吳中丞善言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羣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御史往解詬詈百端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由遜於吳與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降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以公兼右僉都御史奉命往及馳至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據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每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

一 卷六五 八 五

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瓜距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市猾相率焚貴勢家謂此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畧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劇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曰汝曹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主

者曰易耳卽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免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勿能剪也何不因以爲功贖罪乎咸踊躍聽命又呼賊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聽命於是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卿與焉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

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上優詔褒答以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鑑金文綺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聞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謀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延用輩皆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助耳且吾不欲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五

主

言羣卒咸股栗 唯唯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總督薊遼三邊以遼左大捷加太子少保已陞兵部尚書三上書乞骸歸有張居來先生集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六

尚書陸文定公樹聲

字與吉號平泉松江華亭人萬曆辛丑會元官至禮部尚書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幼鞠於外家從母姓曰林至隆慶初始復本姓少貧與其弟樹德同出為贅壻為吉士移疾歸里後告滿詣闕相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嵩子世蕃知公無所挈第使人索松綾二百疋曰當以翰林予陸君公謝曰翰苑本不敢希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次相張治公座主也為解於嵩嵩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六

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張曰蠢人不足較嵩乃令出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遂不釋然張乃為公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一翰林介之謁嵩公往至門則張所遣持金幣者已在嵩門下出刺授公使自為獻公大愕貽告之故公不言懷刺入一揖即出終不出刺嵩送二人出見持金幣者立門左問為誰公曰不知竟出嵩大恨公授職未幾又告歸
一日借詞林壽分宜眾服吉公獨青眾問故公曰不知分宜日屬之又分宜宅盆菊續紛眾以事至爭相呈身取色笑公從後擠諸人曰無壓倒陶彭澤聞者解

願又掌廷試卷分宜業有他屬矣公故亂其卷分互無所得止

同館有為冢宰不禮者羣訴分宜所分宜曰公等如林與吉閉戶寡交彼橫逆者何施公是時偉望鬱起而吳門安節袁公為給事有方名疏公靜正為詞臣冠冕人以安節為定評

補南國子監司業辛酉晉左春坊諭德署掌南院篆復改北侍讀不赴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事未幾晉吏部右侍郎以病請并教習庶吉士者再又兩疏辭時新鄭抗機務遇不如意事輒三嘆曰平泉鴻飛軒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六

吾甚愧之而內江趙文肅尤心嚮公以得老成人入朝為重

壬申推公內閣神廟御極特簡耆碩晉禮部尚書公始勉赴時江陵當國喜相引以為重及見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客坐甚偏公以先輩自處席必端言必盡江陵滋不悅而所署部務絕諸請託會欵鹵議增歲幣事屬儀部公曰鹵欲無窮國財有限以有限填無窮涯壑恐不繼識者偉之

禮闈屆期公謂知江陵欲私其子而借公以塞物望勃

然欲歸時有進語於公者曰盍稍就禮闈秉鈞在旦
晚間耳公心惡其人怒曰乃翁二十年出山爲門墻
鈞軸地即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計
事而內辨官府抑戚倖斥貂璫皆觸時忌江陵得之
心動曰誰令乃公爲此者擬泛旨報公國人覩公歸
皆失望沈太史一貫當晚携榼報國寺訪之訝公畧
無病意問其急歸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閣中
留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踪抵刷鬢者再
更換所穿衣數四此等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
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江陵走而別公公踞床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三

以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轂柰何翼日拂衣而歸
江陵敗後臺省交薦無虛歲而高臥彌堅終無世念已
丑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戒以無趨捷徑無隲
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戊戌年九
十遣中書持問於家壬寅皇太子立遣儀部再存問
焉時年九十四矣尚跨馬郊迎詔旨夾道相觀以爲
真天人也以乙巳年卒
公最精於易嘗言潛不必在下亦有上位當潛勿用者
亢不必在上亦有下位當亢有悔者六爻虛位位虛
而理實擬而用之存乎其人

間論良知曰陽明感學程朱者支離故直指本體而言
學者詳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
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後來人
復從公無言中作窠臼足爲王氏忠臣王文肅稱公
不苦空而禪不標幟而儒不垢俗而隱誠然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四

尚書萬文恭士和

字思節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官至禮部尚書

讀中秘書試輒高等屬分宜柄政絀之當署諫垣力請部得禮部主事乙巳使周藩便道歸省明年丁父艱服除補原秩以母夫人故乞南便迎養改南職方員外巳丁內艱服除改兵部復轉禮部郎中晉江西僉事蒞饒疏裁歲貢磁器以干計

晉貴州副使督學政黔故箐峒壤錯卽儒生衽戈矛濶疎經術公時時前諸生爲講說大義俗爲之化巳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五

湖廣叅政撫苗苗曰吾今乃得比於人叩壁納款者二十八寨時三殿工亟採木使者旁午四出轂擊於辰沅之道賴公曲爲經畫民得無轉徙

晉江西按察使而言官阿分宜意論公違簡書期公趣駕歸巳胡中丞公松撫江西疏白公會分宜敗以故銜起家移山東巳晉江西右布政使巳又晉廣東左粵民萬里轉輸京帑其費不貲公著令稍徵轉輸費屬計吏并領之粵中稱便故事藩司一切政務專制於左使右署名而已公曰朝廷並設兩使若左右手非有所輕重也約分日治事以明大體

晉應天府尹屬直指初按粵逆辭之境上遂行而直指以爲僞銜之悉取諸錢穀籍稽其出納無所得則榜掠筦權吏屬欲以誣引吏忍死不服曰萬公飲粵地一勺水耳直指愈怒据據益亟有香山黃公佐家居養重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巳獨能致黃公也黃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爲萬公來其人固涅不受緇者也直指忤甚事乃寢

道拜右副都御史督南餉條上六事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緩專委任宿弊一清遷戶部右侍郎巳遷禮左會華亭罷相新鄭當柄遂引疾疏四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六

得予告然身雖歸而名愈重矣萬曆初起用以少宗伯攝大司成事遂晉禮部尚書條上崇儉數事會災稷雜襲又奏杜倖門容憊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時江陵柄國九卿咸出其門下公孤孑一身自落落不相合於是求去甚力竟賜傳歸歸數年而歿當其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

公性廉儉茹淡衣浣黔土司或德公暮夜餽千金爲贖辭不納視篆豫章卻美金五百在辰沅并水陸諸廩

餼悉裁之黔粵故多丹砂名香犀翠珠璚種種奇珍
一無所携初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罍曰夫饒
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
徐詹事言公嘗治垣有奇石命椎以實垣工請徙他
所公正色曰此尤物不欲以示吾子孫竟椎之事季
父恭甚不命之坐不敢坐得甘旨必先致之所至輒
爲民設長利如黔建義倉七盤嶺開水道粵庫築石
樓並蠲俸及斥公羨給之又嘗建大宗祠斥上腴田
供祀事公程身嚴不錯寸趾蒞官不爲赫赫名其當
事審審有壁立萬仞之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七

侍郎瞿文懿公景淳

字師道號昆湖常熟人嘉靖甲辰會元及第官至
南吏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生八歲善屬文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千百言然久
不利於鄉薦而業益精工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
豁如也

授翰林編修丁未分校禮闈理誥勅封懷慶諸王而鄭
王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爲
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正使恭順侯難
公故亦弗納也而上已密使謂之矣侯乃感悟語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八

謂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
使當如是耳

遷侍讀出主應天試改左諭德丁內艱歸服除遷侍讀
學士總校永樂大典尋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
酒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累疏乞告

公貌不及中人而氣節侃侃堅不可奪請告還京從衆
謁相嚴嚴曰倭且夕且平何南中人挫胡總督之深
也立應曰相公雖明過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倭奴
日夜躡赤子南中人不得一單枕臥誰敢爲相公言
者嚴謝曰善夫生之箴我然已目懾之領治誥勅陸

太保為緹騎帥與嚴相表裏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挾兵部以移咨請不可相嚴為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之笑不顧曰公母溷我我所守者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公病欲歸而貽書元相李公曰諸公在廟堂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瞿然稱服

公生平為德不近名為文不近諛好吏不近俗四方造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九

請碑誌序記日躡門投筦而應之有餘功其揮灑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公少時嘗扁舟渡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通舟厲聲叱之應聲隨滅以故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怪之

尚書何端恪公維栢

字喬仲廣東南海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南禮部尚書卒謚端恪

少遊三水庠見同舍生臨祭而謹輒引避以為辱已眾皆愧服嘗慕西樵泉石之勝負笈讀其中時湛文簡霍文敏亦山棲與語多所默契

登第選庶嘗尋授御史疏止沙河功德二役省費百萬再疏罷征安南極論毛尚書伯溫奪情非禮上多嘉納出按八閩值歲大稔多所賑恤存活以數十萬計因條救荒十策著為令是時少師嚴嵩頴柄公首發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十

嵩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遣官逮繫所過士庶遮道攀留緹騎持之益急諸生大哭公謝曰此予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何哭為逮至幾死杖下竟削籍歸屏居僧舍聚徒講學

隆慶改元復原官超為大理寺少卿俄遷左副都御史協理臺務徐少師階楊太傅博甚重之大政多所取決尋以憂去萬曆初徵拜前職無何轉吏部侍郎前後請修聖德勤聖學飭羣工語多切中會少師張居正遭喪奪情眾議保留尚書張瀚私叩之對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語泄見忌出為南禮部尚書次潞河

遂乞骸骨歸角巾野服恣遊名山闢天山書院聚講
發明陳白沙宗旨薦紳之士卽皓首猶北面就弟子
列如尚書葉夢熊僉憲陳吾德尤以勲節著聲海內
云所著有易學義禮經辨太極圖解天山存稿及編
陳子言行錄行於世

尚書孫文恭公應熬

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吉士
官至南工部尚書卒謚文恭

幼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義年十九
以儒士應鄉試督學徐公樾一見大奇之許必解額
放榜果以禮經中第一人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
戶科給事中

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捍禦有法一道晏然九江三百
人誤坐賊黨一言出之未幾遷陝西提學副使實意
作人身先爲範在秦所取士悉一時名碩遷四川右

叅政土酋薛兆乾執叅將賀慶以叛都御史谷公問
計公曰叅將與天子孰輕昔英宗北狩于肅愍數語
國威益振卒返英廟今者豈惜一叅將邪谷從其議
擒兆乾慶竟免於害隆慶改元陞僉都御史巡撫鄖
陽因境內災疏請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上嘉
納之太和提督巨璫侮憲蠹民乃劾其欺悖悍險貪
謬狀上爲斥遂懇疏乞骸骨歸

萬曆初詔起撫鄖陽首疏加銜提督軍務建文死事諸
臣人皆諱未敢言公推行詔書德意慷慨言之疏奏
留中舉朝目爲昌言甲戌入爲大理卿丁丑陞戶部

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在監雅意持風化造人才做呂公柟遺意以多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監卒業為耻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令弗加閭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隆重身靡所簡而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下舉人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勳胄恩蔭不入祭酒司業為朝廷作人於內提學為朝廷作人於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為提學藏垢匿瑕之所為生員不才者之逋逃藪與甚至至愚不肖貨貨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三

一入咸厠其中太學之汗巖極矣疏上俱著為令丙子八月駕幸太學公舉虞書無教逸欲有邦進講上嘉納命坐賜茶蓋曠典云以病予告築學孔精舍於西城之陽起刑部右侍郎尋陞南工部尚書卒賜祭葬萬曆壬寅賜謚文恭

侍郎殷公邁

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

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為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萬曆改元復就家起公南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六

十四

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為重

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為貴從死非中

制也議者避公

在大僕值阿政寢弛吏因緣為奸公隨事振刷不辭煩
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
風其得大體類若此

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
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証少求
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証諸內
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
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週遍而身內有形之
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畧矣陸公樹聲稱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六 五

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
義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無
從理學諸儒也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逍遙訣測言間
雲館野語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七

右都御史李敏肅公世達

字子成號漸菴開中涇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卒謚敏肅
初在戶部監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
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
手聽裁印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
地而秉銓者為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為司屬
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臚列卿貳
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七 一

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為累令時蔣大爵
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
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
不以身格為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
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
大役累公之功多矣

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
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為請開越河殺水
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日犁然畢具暮年而竣比原
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

晉南太宰與剛峰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敘羣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遺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

入為大司寇章數十上皆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厥校偵部事公慮弊實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乃已

權璫憑藉寵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由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二

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為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巡撫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

公正以褻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疎細而不忸獨斷於是非雜選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

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三

尚書丘簡肅公標

字 山東諸城人嘉靖 進士官至南吏部

尚書卒賜祭葬謚簡肅

授行人行取刑科給事中時嚴嵩用事賄賂公行公獨謝絕私餽有撫臣以金餽者首疏劾之

改兵科都給事中公條陳邊臣善後事宜一破邊官之常套如兵馬爲一方之保障豈堪迎送之疲錢糧竭百姓之膏脂何取餽遺之濫二除邊臣之積蠹如邊人擅殺降彘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私役鹵貨每至啓窺覷之歟三畧邊務之虛文夫選將練兵修墻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四

餉以至分區擺邊未嘗不僕僕稱勞也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何請勅邊臣以求實効上初聞楊選執首通漢令其父子代質事以爲起釁公疏入則大怒曰橈旣所見如此曷不先言下公錦衣衛杖六十黜爲民實嚴氏嗾之也

後再起忤執政又告還杜門著四書禮記摘訓各一部期不失先儒原旨再起官至都御史旣居總憲慨然以澄清天下爲事上積弊八事一考績京官例有稱職之考外官例有保留之疏二請托密囑銘心於私牘簡札接踵於公庭三訪察公檄附啓以納交私聞

傳書以馳告四舉劾問閭竊嘆徧爲怒罵之聲紙上

虛裝盡是循良之績五提問填谿壑而賊惟撮其一

二刈草管而罰不傷毫毛六資格薦舉則先甲科糾

劾則儘舉監七體而州縣佐貳奴隸不若學校之官

概稱善教八饋遺門生座主儀漸加多舉劾臺規亦

尊舉主送者不嫌鑽刺受者不訝稠疊假明揚之典

開賄賂之門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以官致富又以

富買官賈誼生今不知當如何痛哭矣齊威王烹阿

封卽墨而齊治况聖人在天子之位乎蓋自顧佐後

都御史能察臺臣者公一人而已屬當籍江陵推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五

清有望者遂轉刑部侍郎往先檄諭以不死乃奉法沒其貲還陞南京吏部尚書引年未允至南都兩月卒學者稱月林先生

都御史海忠介公瑞

字汝賢號剛峰瓊山人嘉靖 舉人官至南京

右都御史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為舉人時即上書言其本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頗獨海

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

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為寇心腹之疾也古先

王治 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

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

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

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六

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

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

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不能使黎寇誓服劫村殺人

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飢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

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為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

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

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

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

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

圍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

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

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

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為瓊遠計為陛下任事者是以

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

旋有寇害若使兵後再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

時其中間則犄角形立蠶食勞成日摩月化無復黎

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

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

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

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贖贖年年守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七

戍諉之曰地險土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

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為陛下任事者也今距大征僅

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

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

施行

再下第授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

也可屈膝乎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膏所

產茶竹杉相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

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

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

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宮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開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潘泉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興之也豐城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醴燕之費至千餘金鄆將往徽齊雲牒所過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八

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鄆甚言邇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日令言是也潘泉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憊幾累我輩矣

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人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上疏畧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與天下更始過漢文帝遠甚乃銳精未久妄念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

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法紀漸弛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受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反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乃焚修齋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竭力經營取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然自堯舜禹湯文武下歷漢唐宋方士未有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乘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九

觀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鶻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知覺悟日視正朝與宰輔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於皋夔伊傅之儔在陛下一振作聞耳不此之務而區區於服食超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惟陛下留神省察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

月餘會上。有疾煩懣。遂下詔曰。瑞晉主毀君不臣。恃道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主使及同商者。以聞尚書黃光昇。希旨以大辟。獻上而獄。詞竟留中。不下。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藉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楮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為潮齧。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七

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為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鼠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給事中戴鳳翔論公沽名亂政。大乖憲體。公言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屬民致富。殊為不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臣巡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今而後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為虎鄉

官為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為虎。小民二十年為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營營止樊。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調公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公上章求退。復言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七

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獎牽制。動自譏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與臣兩經論。劾眾口嗷嗷。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為。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誘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俟日待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求治。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公閣部臣者。必

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

公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衆者乃鄉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十三

毋矜能諱鍼毋外爲彊舌而內媿影衾毋洵洵易操而未流靡淫毋質冕參裳媚耻於中襟毋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

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徵徭不至重困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

萬曆初九卿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神廟聞公名起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決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日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聞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十三

公在繁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欸之忠介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必死無疑主事告曰莫悞莫悞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卽大慟投體肴酒盡嘔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

江陵貽應天巡撫朱東園書云海剛峰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稍加和煦人卽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新鄭亦貽書云

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併其痛懲積弊為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為剔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為之而公但因之耳怨在他入而已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如以為戒而盡反其為則仍滋弊窟而失百姓之心豈惟非國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二公貽書如此亦可見當時之公論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十四

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於塗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尚書劉莊介公一儒

字孟真夷陵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工部尚書天啓中謚莊介

授刑部主事四十五年吏部尚書楊博愛其才調考功郎時承歐陽必進郭璞嚴訥三人之後秉銓者雅意包荒請囑不能盡絕公謂用人何事可容徇枉一以公忠佐博去留悉協時望隆慶二年夏遷南太僕少卿歷太常少卿大理少卿進南光祿卿太常大理卿萬曆八年外艱復起未上陞刑部右侍郎其冬轉左首輔張居正為公兒女之戚時專政既久益尚刻核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十五

自家移書讓之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總總奉職治功既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核已深積弊盡剔而督責復急人將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存渾厚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旦以惇大告成王恩浹當時範垂後世願明公法之以輔成至治君正得書不憚明年春公遂乞休居一年居正卒其同鄉王篆曾省吾輩皆坐詔附寄賦謫謫簿錄不少貸獨公超然事外以高潔為士論所稱十一年起

原官旋拜南工部尚書未匝月即移病歸

初居正嫁女於公珍貨萬鎰照耀閭巷間公緘封別室

戒家人不得啓視楚人競因緣親故筐篚饋問絡繹

於道而公尺書之間終歲未嘗一通及是歸里居正

財產盡入官長子窘迫自縊僅給閒房廢地以贍其

母公乃發向所緘遺嫁物還之居正家反因此獲濟

十二年三月南道御史李一陽疏言一儒與居正婚姻

至親不欲墮其黨高蹈遠引家食十餘年昨蒙恩起

用得轉今官未幾遽以疾退是其於權門氣餒免焉

恐及官路榮名澹然不溜有臣若此安可聽其終老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乞溫吉起之行巡按御史勸駕以勵臣僚恬退之風

上雖可其奏而一儒遂巡辭遜竟不赴召再踰年遂

卒於家

尚書郭襄靖公應聘

字君賓號華溪福建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仕至

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七贈太子少保賜祭

葬謚襄靖

六歲就傅即疑雋異羣兒嘉靖丙午舉於鄉庚戌第進

士授戶部主事典積芻督府咸寧侯部下橫索芻商

賄公特不與以去就爭之咸寧稍戢竟不能釋憾司

庾通州適米湧貴公令輸者得納緡及買損則亟糶

充庾而歸羨金於朝上下交利司權清源以不涅稱

司驗糧能抑貴瑄清宿蠹稍遷員外郎郎中在署凡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六年

拜南寧守己未壬戌再覲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威茂

崖棧險艱墜溺相籍公至下令刊山鑿石築孔道若

千里行者德甚稱郭公路松潘備兵使者缺公兼領

其任西戎素驕數徼我厚賚歲費金繒累鉅萬不且

翠噪公召諸番面諭禍福為立賞格閱賞物而卻無

名之求諸番感威信各拜舞驩謝而去岐山鷲木二

寨久為邊患公以計蕩平之

遷東粵參政守嶺南時流賊犯增城執辱前守吏公至

輒發兵逆擊破之二源羣盜僭號偽授肆掠惠潮間

公率所部兵從制府吳公大破之

晉西粵按察使尋晉右布政使忠州榮酋黃賢相與思明酋爭地公密授畧兵憲譚君購內貳而携外授遂夜擒賢相轉左使中丞殷公獮古田寇公以綜餉叅畫功拜金幣之錫亡何代殷任既授節鉞志清嶺徼首奏忠州去土設流以終前功詔報可予州名新寧羅陽酋韋金彪之父若弟購彪急彪走獲之萬箐中黃韋二酋不煩兵而俘

府江峒猺數出奪江上且破永安鹵其尉公憤然請集土漢兵六萬分水陸四部進討悉殲之分設土司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六

賦其地捷聞復平懷遠諸叛猺拔巢壘百餘乘勝勦永寧寇獲首鹵千級因上懷遠善後十事上從之晉少司馬鎮撫如故

召入為少司徒丁內艱歸絕意仕進久之十寨餘猺寇武宣勢復熾上念公熟粵事以少司馬起公於家再撫西粵賊聞之即解竄公請留宿將假土酋韋應鰲世守之而猺復靖居三年晉右都御史兼少司馬總制西粵先是東山營卒亂聞公至爭丐降公戮其元兇宓釋不問覽東事慨然曰人心獨幸亂哉培兵腹民咎實在上乃作旌廉杜餽功令頒誠將吏諸將吏

廩糜亡敢搽一幣詣制府者

召掌留臺貴人為減騶從尋晉大司馬叅贊機務舊京尺籍久耗公疏請廣選鋒增徵巡又條勾軍四議俱報可時上注公甚殷而公上章乞歸抵舍僅十餘日終於寢

公謙抑不伐跋跋儒生居常獨處一室足不踰闌澹泊寧靜蓋其性然也出入內外餘三十年削跡權路凡遷陞率以久次得之其起撫西粵政尚寬大與時殊迥諫臣劉公臺坐戍粵公周恤其生死棟國者矇其貳已屬耳目偵之而公屹不為動竟以完名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七

侍郎陳莊靖公瓚

字廷祿常熟人嘉靖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卒年七十一賜祭葬謚莊靖

授永豐令節惠愛民嘗從故聶貞襄公羅文恭公游而所得於文恭者尤遠徵爲刑科給事中再遷左給事中巡察京營前後上軍事甚練爲故相徐文貞公所重時文選郎鑿而執法公上疏極論之而薦故巖穴棄臣某某等上諱言棄臣杖之朝堂六十謫爲民公葛中野服奉其父縱游山水間若不爲官者隆慶初首拜吏部左給事中言事益激切徐公益重之俱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七

二十

施行而亞相高公與徐公不協時公爲太常少卿竟中以考功法當外謫公仍故服奉父游如初凡十五年而始補會稽丞遷漳郡再遷南儀部主事俱未上進郎中公始一出超進南通政司叅議復召爲太常少卿改右通政轉左爲南京太常寺卿入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遷刑部右侍郎轉左公佐臺臺綱凜然其佐法曹操執不撓貌稜稜若不可犯者杯酒談笑春溫藹然及有所不可義形於色百折不爲挫真偉人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七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八

尚書畢恭介公鏞

字廷鳴池州石埭人嘉靖甲辰會魁官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年九十三天啓中補謚恭介

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副使督浙江學政再轉爲湖廣左布政使穆宗卽位有顯陵神宮監奄人以寢園薦新爲名移文戶部欲於楚中郡縣派取菱藕鯉鮓諸物以逞其侵漁之計公力陳不可以爲顯陵祀典先朝所手定使需此誠亟則肅皇生長於荆習知物產何至以天下儉其親獨靳此數物必待今日爲之增益邪其事遂得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一

隆慶元年夏召爲太僕卿未至改應天府尹四年遷戶部右侍郎督理南京糧儲萬曆二年改左北部總督倉場公爲人小心慎密以財賦繫國家本計不可自託儒雅使吏得因爲奸故再任董儲自倉庫贏縮至收廩益墊之事莫不講求纖悉使無遺憾而後已非同他人以傳舍視其官者僅一循行故事也四年陟南戶部尚書條上鳳陽倉利弊以坐派徵解預支冗費品搭責成六事爲最急上皆報從之六年首輔張居正專橫公不能與之俯仰乞病歸

十一年閏月起南工部尚書七月改南吏部十三年徵
爲戶部尚書明年三月以九事陳其言節財力曰賊
罰出於詞訟不宜并入額徵缺官存留可別貯以備
減扣使災饑之民少甦其言覈邊費曰市馬撫賞歲
有常供墩臺墻堡邊有定數所應斟酌緩急以杜重
復支冒之端其言停召買曰物料皆有舊額當俟應
用不敷時辦之乃司庫者以缺乏爲詞歷歲請價至
七十餘萬徒費無益俱應停止其言定催徵曰應徵
稅糧當分緩急不宜一槩併徵致有用三之害其言
清冗濫曰錦衣旗校糧冊至一萬七千四百餘名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二

監局匠役亦不下一萬六千四百此冗食之尤者宜
從公選用冒濫悉行屏除其言正風俗曰民俗奢侈
宜申明服舍之制而各處鄉村誦經飡素召集男女
十百爲羣不惟導淫且恐召亂尤不可不防之於早
其言戒紛更曰州縣丈田徒滋冒減之奸雲南鼓鑄
不償工本之值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復停請赦
撫按凡七俗相沿人情習便者與民遵守毋輒率改
更其言崇儉德曰袍服歲有積餘錦綺何煩頻織工
作方苦浩費天燈奚事創爲匪頒有式而濫予不可
不裁器用有常而淫巧不可不革末乃歸本於勤聖

學曰崇高易來佞倖之口治安多萌逸豫之情強盛
而思慮或疎明察而窺伺或入惟能業業存心時時
務學斯古訓有獲而允執可期上雖因貴賤奄官之
言召買邊費旗校三者爲疑其餘未嘗不嘖嘖稱善
慨然允行也其年五月以七十引年予馳驛還二十
四年年八十賜存問如制特加太子少保後凡賜存
問者三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太保所著有偃松集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三

尚書宋莊敏公纘

字伯敬河南歸德人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初授永平府推官以平允稱嘗視遵化邑象拊循有方流亡復業邑人思之

入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西關抗疏論中貴人不法事中貴人肅然憚之相戒歛避曰毋惱乃公爲也乙丑按應天弭節抵部卽召吏民諭曰余茲奉命來實寧謐汝匪束薪揚沸戾汝今與父老約毋武斷猾賊毋犯科作奸毋持吏短長怙終故縱者毋宥其有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四

青偶觸吾網者吾祝而解之已而法行惠覃吏民肅且懷焉

隆慶改元按山西鹵屠石州三晉戒嚴關吏捕生鹵七十七人奏當斬公詳鞠之有漢人爲鹵所掠者三十有三人具列其冤狀得釋又大盜李九經擁衆千餘盤據山中出沒鈔掠有司莫敢誰何公召賊曹掾窮其黨盡剿捕之

庚午擢順天府丞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春秋兩防嚴飭守備邊圉宴然調度軍需單思區畫歲省可三萬及裁罷冗兵亦歲省數萬司農爲之稍寬會江陵

相在事意多相左公遂引疾求去家居十年兩臺累薦於朝癸未復起仍撫保定時值大荒先賑貸而後上聞尋轉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平兌法汰冗訾鉏常例嚴稽查儲餉之弊爲之一清

丙戌陞戶部尚書其年江北數省方數千里旱潦相仍死者枕藉或議開礦公曰是利藪亦禍藪也或議鬻爵公曰是利府亦弊府也疏請發內帑金遣使行賑留漕粟減糶以平市價及他所條陳優卹都城事宜言皆中欵上虛心允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五

庚寅吏尚書楊巍罷特簡公代之公掌銓衡承寬博之後且暮坐曹厲精任事大要塞倖途絕請託釐宿蠹清選法慎名器卽姻族里閭不少假以私郎吏凜凜奉行毋敢以地望自逸衡省爲之改觀在部甫一年以勞成病疏乞骸者五溫旨固留後遣近侍臨問以病亟聞乃詔予告而公遂不起矣朝中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欷噓流涕

公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在戶部欲振剔好蠹以清儲畜一日與公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公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

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公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仰曰此套子也卽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公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做省若一概不理就如痲痺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其言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曆之政遂衰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六

人咸思公言

尚書王恭肅公遴

字 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初授浙江紹興府推官陞兵部主事員外與椒山楊繼盛同榜居恒以忠義相砥比繼盛諫阻馬市貶粵西幕及馬市不效世廟思繼盛召還爲兵部副郎又疏劾嚴相嵩誤國十大罪嵩怒甚喉上重處引誹謗律論斬上心憐繼盛忠故置囹圄不忍殺嵩乃乘間置繼盛姓名於邊臣失律者之末遂得旨處斬方赴市曹時繼盛吟燕旨若其時朝臣揣嵩意恨繼盛莫有省者獨公與吳人王世貞世懋楚人吳國倫省諸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七

曹繼盛臨刑公賀之曰天下好事年兄做就了雖罹刀鋸可萬萬無恨繼盛曰不能請尚方劍誅奸臣何名好事然心實無恨天下事公等好爲之耳公曰兄亦有家事欲相託者耶繼盛曰身後事那管得許多公曰公第去無慮公止有二郎未娶遴有弱女願託高門奉箕箒繼盛曰罪人之裔當禦魑魅何敢辱配名妹公曰卽如兄言是使天下但有臣節無友誼矣遂以其女許歸繼盛次子名應尾者與世貞等四人視公刑畢爲經紀其喪噫嵩之威焰犯者必焦孰肯以其身就焚四君子置利害度外與公永訣而王公

能於刀劍之林締絲羅之雅一言既出九鼎不移是
為難耳其後用邊功著聞歷官兵部尚書稱名臣神
宗在御屢薦入內閣不起嗚呼若公者可稱燕國男
子矣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八卷奏議十
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尚書嚴恭肅公清

字直甫號寅所雲南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吏部
尚書贈太子太保

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
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
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
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操

入為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九
陵皆斤斤謹出納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敘陞公
辭不受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歷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九

陞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

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
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
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
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為定限額數額外不得
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痛持豪家悍吏
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
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誑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
候調

入為大理寺卿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執法

不愧權勢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
以下皆親為標署時上眷注方殷而公以病歸矣歸
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

公性檢厲勤於事於取舍辭受尤廩廩所居官身自與
僮僕食糲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
諸人蜀王慕公遣使致扇鉞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
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同輩或指戲之公釋褐
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
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
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
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以故明主眷遇
尤渥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十

馮保籍沒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公獨無上甚
重之內中呼為嚴青天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字與繩號五臺浙江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
吏部尚書

授濬縣令邑有盧生柎富而才以得罪前令久論死柎
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柎枉狀十餘年無敢任者公立
出之御史故難公曰若不知柎富耶公正色曰獄果
當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御史改容謝焉
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
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十一

秋潦傷稼公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贖公自為疏上
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
平不能難也

邑多輕俠為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崔
符之窟一空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觀
嘯聚為變公歸計擒之

庚戌鹵剛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
可錦劾公捷軍輿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
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
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
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炳籍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

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分宜相稔公名語人曰陸君
暱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中吳時來劾嵩公
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
力救得免

分宜敗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縣令吳府上
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
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

神廟生祿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項賜聖
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

癸亥調司封郎歷考功文選公負人倫鑒知天下士高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十三

下甚悉時太宰嚴文靖倚公如左右手公重自負意
所獨注國轉機迅海忠介以興國令被糾方候調特
遷戶部郎劉御史陽以乙科久在告陟光祿卿謝令
侃擢自尉張別駕澤由歲貢晉臬僉皆異數一時名
碩如胡莊肅松胡介肅嶽王恭節廷王端簡愷張恭
懿瀚王襄敏崇古並潔雪萋非中推轂無虛日而朱
少宰衛知囊也當塗心薄之畏其奧援不敢動公乘
間出爲南祠空服者卒不勝忌遷太常少卿尋削籍
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江陵方柄政公其同年
友也以故事候待漏院大僚皆屏息立語公索坐坐

故久江陵日攝公前後調護言官甚切然未有以傷
及爭改折漕糧大恚日浙人難事如此公曰某忝九
列顧不得使論列天下事哉公柰何以詭詭聲音拒
人千里外乎移疾歸

江陵敗起南少司馬尋改少宰時攻江陵者氣銳公獨
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護綱繆其功亦安可泯
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謝病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
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
劉以渙不受屬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
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柰何枉其屬哉事竟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十三

辛卯夏冢宰缺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既
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關
者無入中涓書時中旨下部用蘭溪新建大拜公以
非故事爭之婁江謝曰詞林麟次固自有例公抗顏
曰宰相以例進寧若椽史耶力言廷推舊制必不可
廢上從之著爲令

壬辰主計苞苴屏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
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
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選郎正
教等公疏救曰二臣得罪閣臣未嘗忤陛下二臣實

臣註擬罪止在臣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引疾不出無何詔許歸

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愍勤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雲登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無纖介趙少宰用賢沈戎政思孝蹇諤自喜廷議數面辱公公故折節頰而柔之且力爲推挽少宰時語所親曰吾乃爲平湖所容而戎政巖居久每扼腕時政曰推公議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識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十四

以此窺公權畧而執政獨謙公次骨曰不自意爲老秃翁所賣公謝曰祖昔爲郎文貞知我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嘗薦士祖不可文貞頓蹙曰業已上聞矣奈何祖避席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誓不敢以所未信阿相公意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若不堪卒相信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之深也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人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

公解組杜門後進有以知人叩者公曰凡人初以負氣執拘迂濶見排率多樹立或稱善處事識時務必至

浮沉墮落問大計曰曰衙門爲要蓋翰林臺省吏部也嗚呼知言哉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急進急退畧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古大臣之風節矣

萬曆癸酉公爲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羝作褶紅其裏或以告公公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於庭下剝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嗟乎公訓子之嚴近日應仕之家不可復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十五

尚書孫清簡公鑑

字文中浙江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吏部尚

書卒謚清簡

除武庫郎轉職方數年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
興大獄上疏極諫中人憚上英察秘不以聞遂移疾
歸

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光祿卿時江陵奪情以
見忤乞休家食十年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
時來爲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盪不可行下法司議
公爭之強兩請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改吏部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六

庚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上特簡
注遷冢卿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忸怩中旨譙讓
諸曹郎鑄俸削籍者踵屬屹然不動遷除大政不謁
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內閣張位積不平於是紀
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上請以杜專擅公覆議
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力申其議新建益伎而閣部
水火矣鑑感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爲已任集思廣益
欣然舍已意廓如也

時徵聘之典久廢公獨廉一二真修篤行士於科目外
不次優擢以維世風於是江西舉人鄧元錫推翰林

待詔劉元卿推國子博士元錫不赴而吳郡貢士王
敬臣選授如元卿官王升馮行可相繼進階士論避
焉

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慨慷矢天日日法
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公
亦廉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副郎也爲時論所鄙
同事者譽公日以涓陽不庇一姊子公固無成心哉
公愀然日以涓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苦心自是部
院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紕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七

合謀新建借拾遺三庶僚下部議公覆處某則其意
中人也詔下虞淳熙楊於庭留用袁黃方從征朝鮮
候事平酌議亡何給事劉道隆白簡至矣嚴旨以專
擅切責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公俸鑄考功郎三秩
於是去志益決獨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復奏
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夫
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
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肯而後行則權固有在
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
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

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踰年卒嗛公者方在事久之始得卹典謚清簡迨公議也公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賁育莫能奪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十八

尚書陳恭介公有年

字登之號心毅浙江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累官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初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晉稽勲驗封郎中會成國希忠薨其弟希孝挾巨璫保爲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下部議少宰某唯唯公按令甲持之堅江陵擬旨竟王之公移病或曰不已急乎公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行吾經經爾楚相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竟予告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十九

甲申起稽勲司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公芟其餘孽彙征諸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公特起爲南少宰上亦嚮用特旨改南御史大夫辛自修於北而以瑞代公推轂始也

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爲諸司倡境內肅如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亥江西歲半稜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魚課上皆允之

戊子歲大禋詔下賑恤仍令無過糴糶者雲集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公私戚憂之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駟儉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不上聞忍也陽奉詔而陰闕之欺也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會新安方萬山爲南御史入賈人子流言以過糴糶公中有主之者遂罷

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壬

都御史癸巳與溫太宰純襄計典尋代之亡何轉北公赴召以二敝籠隨郵吏指而嘆曰此亦太宰耶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人自失各肅門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情白否公謝曰老諄非敢爲名第中外一心令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乎皆伴應曰諾自是無片紙及門者

會推閣臣公謀於梁谿顧公曰吾意已有所屬第各書之明日合之果符卽列王家屏等七人以上嚴旨切責至再竟相南充四明而盡謫選司諸郎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差蓋閣臣注意大宗伯羅諱言山陰公與

梁谿力持之以此牴牾公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郎文選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繇廷推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皆列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鑣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奉後旨通列名上鑣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譙讓臣深懼焉疇咨之義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卽先朝卜相不盡繇會推未有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爾儻其說遂長使相臣繇他途進臣罪大矣上不允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壬

公疏十四上乃賜告乘傳歸夫人遣舍人兒迓公西湖索油葢數百公訝問故對机阻數椽何恃不爲暑雨計乎聞者相顧嗟嘆將去之數日內戚有留行者公曰如君言出矣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吾去決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嚴寺中讀書自娛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荆軒三楹居

常或在家或在市敝冠澣衣人不知為吏部尚書也
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
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
為歛貸於姻戚乃克襄事浙撫按以請郵疏上詔與
祭二壇遣官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三

尚書蔡恭靖公國珍

字汝聘號見麓南昌奉新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

代以素封積善聞而封翁嘗言曰有子名世阿堵何為
公可五齡即能出奇語封公抱置諸膝益喜橫施年
十二儻於庠已酉封公卒哭甚哀母李夫人諷曰父
言謂何而滅性耶公始收淚旦夕事太夫人益謹而
弟與妹太夫人情所鍾者必厭其欲當太夫人心嘉
靖乙卯舉於鄉諸得雋者爭鼓吹歸里公單騎從間
道行矣明年第進士分宜召諸進士飲公年少席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三

主席鄰分宜是日服蟒袍而色稍敝酒闌詫諸進士
曰此袍蒙上賜於今十餘年矣諸進士嘖嘖相國儉
德公獨曰相公相業且併幪宇宙將不止是分宜笑
曰蔡先生言是遂有意羅致門下公喻其旨多以病
注籍

授南刑部主事在諸生時嘗手爰書與經義互相參研
人爭姍笑之至是亭疑曲當諸胥莫能難會有重獄
議死者百公傳生比者什之七時南中官材甚辨獨
公以偉望領諸司轉南考功入闈得名士數人亡何
推閩督學至則嚴矩矱杜請託文必根極理窟乃收

如大學士李溫陵封太學士葉福清皆公首拔者未幾遂致仕歸

丙戌起家參政備兵辰沅時湖北洞苗四起諸材官爭欲請兵公至私付曰此可以計撫也陰遣人持檄而定行之日辰沅人尸祝之晉四川按察使繩墨理枉囹圄爲虛進浙江右布政胥奉緩金進公籍以似後人亡何進左布政故事兵餉織造陰有所入獨公不名一錢軍匠感德具朱大學士祠記中

轉操江都御史期年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吏部左右侍郎晉南吏部尚書三年晉吏部尚書先是孫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八

三十四

兩餘姚與內閣衡去張新建在事意公梓里姻婭兩俱無猜公進退獨以已意若不知有閣臣也者人方彈冠閣臣怏怏曰備在帷幄進退不得關其謀國家置冢卿足矣何用閣臣爲公度終不能得志索疏乞歸

鄒南舉曰先朝冢卿如王西昌蹇忠定王三原馬鈞州不可尚已嘉隆間時當更革蒲坂稱烈焉予目覩者如宋歸德陸平湖孫陳兩餘姚表表者也歸德尚法平湖善知人陳清而端有掣肘者輒去孫淳龐大雅京察爲世傳誦公之品與歸德平湖餘姚相伯仲而

去更速予因公去國并思及諸公輩有餘恫焉公別賢奸捐毀譽起廢三品稱真衡鑑至請修省請建儲皆倡諸臣直行已志畧不少徇與許敬菴楊復所周海門諸公講學白門最以言行相顧則慥慥君子與晤而移談寧默而實履知此思過半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八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八

三十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九

左都御史辛肅敏公自修

字子吉河南襄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肅敏

授海寧知縣考選吏科給事中四十三年考察天下官公以大名府屬謫者僅十之一而順天乃十之五皆由人地不宜之故請自今銓授則擇才者居其難而攻績則於難者求之恕庶幾賢士不格於求備中材亦得以自全於用人斯為允當疏入吏部請行撫按據此舉劾而部院更斟酌進退之報可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九

秋巡視京營以戎政不修備禦無法叅總督鎮遠侯顧寰及協理都御史李燧乞飭寰竭慮詰戎調燧別用速簡知兵者任之帝如其請為擢趙炳然兵部尚書以代燧歷本科左右給事中遷禮科都給事隆慶改元四月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郭文英等贈謚俱以方藥也其年擢太僕少卿告病
萬曆六年起應天府丞歷大理右少卿光祿卿巡撫保定僉都御史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十二年八月拜右都御史掌南院事明年以特科御史沈汝梁賊私為神宗所知初汝梁巡視下江用饋遺為名盡取所

部贖鍰入京適僉都御史蕭崇業自南太僕入語於公曰某與沈御史素無往還而賦罰簿內乃載送太僕寺銀若干若不叨轉本院幾為所誣矣公取其籍觀之則南中各署開列殆徧詢之皆無有也乃備列以聞帝遣中使至閣以汝梁所婪二千餘金口傳重擬且問新都御史到任未久即能糾發屬官趙都御史公正素彰何二三年不聞一語也趙都御史者餘姚趙錦也輔臣申時行言南都地遠法弛貪風未息所以有可論之人此中在日月照臨之下固應不同帝乃命逮治汝梁而勅吏部都察院通行內外不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九

擅動贖鍰且載入考成憑以黜陟著為令汝梁獄具編管山海右衛明年正月趙錦憂去帝不由廷推召公入為左都御史時大計方竣疏言近者撫按薦刻取名之意多責實之意少乞天語叮嚀自後推求精核不務備員惟取顯勞不徇虛譽仍遵萬曆五年以前例大省二十人中省十五人小省十人以上倘一時賢能或寡亦不必汲汲取盈從之
十五年京察公先期奏曰察典以訪單為據而毀譽由於愛憎是非半由妄傳中傷念多為國念少以致彼此抵牾公私淆雜今宜虛心鑒別留意孤立之人庶

不至黨同伐異帝深然其言時有貪競十餘輩皆政
府所厚而公欲去之糾事中 自知不免思先

發制人遂言自憲臣疏上衆論譁然謂憲臣將以一
青棄人一朝空國於是公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
史張鳴岡等循例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以
督工誚事奄人張誠得四部管事而素與公不協或
謂之曰公有內主倘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卽與偕歸
他日可不失舊物起鳴大喜乃以公挾讐主使上奏
繼知公評不與託省親去官帝主先入之言固已疑
公深矣 乘機與給事中吳之佳攻詆甚力御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三

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則劾起鳴彼見公疏糾
舉名節掃地故歸怨憲臣以爲藉口奏辨之地帝謂
朝廷每用一人言官卽紛紛排擊今起鳴已去爾輩
灼見何人堪任其亟行推舉毋辭大臣須純心奉國
痛改前非不得挾私忿爭有負委任意獨指公也維
崧等具疏認罪上惡其始則抗擊求勝及命之推舉
又委託支吾命降爲首者三級餘人一級俱調外吏
科張養蒙申救奪俸兩月公不自安亦以病歸公剛
介端亮不爲流俗所喜其進也非政府意故縱
輩劾而去之二十年起南京刑部尚書次年復以工

部尚書召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肅敏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四

尚書張公孟男

字元嗣中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戶部尚書卒年七十

當新鄭秉國時公為其妻姪歷尚寶丞往來甚疎歲時起居拱拱與其妻置酒便坐為曲宴公終日無他語拱語公於其妻而姪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於公公以拱故四歲不遷及拱為江陵所構嚴旨譴歸人皆引匿獨公周旋不避拱握公手流涕曰吾向以為子少我也我亦少子今吾忝子也公曰是何言也夫不能盡於公也者乃能盡於公者也後江陵故矯

明諸臣言行錄卷六九

七

新鄭所為一歲三遷欲引附已公曰始予不媚新鄭受相君知遇今何敢媚相君負知已不謝江陵敗歷南戶部尚書遺疏千餘言命子民表馳使上贈太子太保

原缺

左都御史衷簡肅公貞吉

字孔安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掌

院事卒於任贈太子太保

授刑部主事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知松江府廉直不受請託吳淞江久塞水溢侵濱河田公出所節蓄金錢游之竣役而民無擾尤屬意學校暇輒進諸生課其行藝爲條教十三章至今誦焉高郵有憾於華亭諸迎合者上下其手郡中告密成風公獨意無所附高郵之

徙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公單車入秦肅清園政遍歷甘

肅榆林諸塞悉其形勢慨然有封禪連之志神宗卽

位改河南提學副使時江陵行沙汰例公執不從以是得士心亡何以毋憂去

辛巳遷湖廣右叅政兼兵備僉事築長堤千里衛荆岳罷澧津市私稅農商以寧而江陵家故不便小民楚撫臣以昵故輒私之公固持不可江陵敗其私人反齷齪用自匿公獨存大體焉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比歲薦饑奏請發帑金五萬兩米九萬餘石分部周賑條理井井所救活數十萬人河南人德之在在尸祝迄今談救荒者莫不稱衷

都公云

召拜工部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舉伍中老弱悉行汰去夙弊爲之一清尋轉北京工部尚書詔修養心怡神二殿公言北上門未竣役大工連典財力難繼况殿名養心陛下正宜寡欲與民休息不可作土木西華城樓災復有詔鼎建公曰百年輪奐一夕而灰時方雷雨流電天以此警陛下不深自修省而亟重煩民力非奉若之道上不從改左都御史掌院事疏辭詔不允乙未當計吏上召公同太宰孫公丕揚入會極門諭以協心共事公拜命出風廉黜墨仕路澄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九

而浙直指按部殺儒臣逮詔獄大臣莫敢言公再三引奏上怒稍解詔有忠誠體國之語議東封逮御史曹學程下吏論死公曰臺諫帝之耳目但一言不當豈忍遽殺乎疏辭侃切時上厭諸言臣多謫逐去臺省虛無人公屢疏請不報會金星犯右執法占者謂西臺御史大夫當之公故恒鬱鬱卒於京賜祭葬謚簡肅立朝正直忠厚共仰清正名臣居鄉孝友睦族恤鄰士紳宗之如泰山喬嶽閭里誦之如和風甘雨子四人叔子時章甲午鄉舉任高郵知州諸孫甘貧苦讀不墜清白家聲足見其立法之良云

尚書趙端簡公參魯

字宗傳號心堂河南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南京刑部尚書卒年七十三

選庶吉士文章德器推重館閣間江陵相國嫌公無私

謁僅補戶科給事中公論建侃侃如言王文成當從

祀蘆溝橋佛寺不當建及甄別吏治釐刷馬房諸疏

皆切直中窾奄張進殿給事中於留都臺諫交章劾

進僅薄罰公抗言進乃守備中官中信之黨不併治

信無以服人心且朝廷紀綱因此曹大壞漸不可長

時信方居中與端保比勢甚張得旨切責公令回話

明各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一

公立草奏有云臣但知有道之世可以危言不顧君

父之前所當忌諱縉紳傳誦以為美譚即江陵讀之

亦心悔語人曰如此蘊藉不出居詞林是吾過也

謫高安典史臺使者檄主白鹿中書院公日課諸生勉

以實詣從榛莽中得石刻文行忠信四大字為箋而

布之辭指剴切讀者感動

遷饒州府推官擢福建按察僉事督學政時學使者阿

執政意操士如束濕務在汰多而錄少公曰闕材數

也胡可爾一切以寬行之至殿最去取則一稟至公

無所假借其接對諸生氣溫色和絕去圭角望之藹

然可親印有所譴罰人亦樂受而衡鑑尤精

晉光祿少卿上享太廟受釐偉公儀度屢目之兩歲四

遷至南太常卿南都故事百官賀萬壽畢更衣謁孝

陵長至先賀冬而後陵祀公謂祝釐所以尊君而有

事寢園則歎欣之情未暢陵祀所以格祖而反後朝

賀則奠獻之禮未虔具疏正其誤咸報可

擢右副都御史撫閩閩人聞公來無不手額公至則下

教有司力行鄉約保甲無事虛文自是閩境少盜即

盜發亦輒得寧德之支提寺故盜藪也僧大千請內

降藏經將聚徒其間過三山公留勿遣姦商黃錦輩

明各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一

聞通諸彙開島嶼公捕錦實重辟固請申明祖訓毋

恣姦人與倭市又躬行海上蒐軍實嚴海禁疆事大

飭屬有陳申者以倭報至語甚張皇人情騷動公獨

晏然曰是將勾倭以自為功耳械繫之謂倭來且斬

汝因疏聞下御史鞠實倭竟不至漳卒譁諸司恐其

為變欲勿問公曰廢法以養驕亂之道也縛其魁誅

之卒警服不敢動在閩兩年未嘗取一銖一縷幕府

市租悉裁以饗士

遷大理卿晉刑部左侍郎時封倭議起司馬石公惑沈

惟敬說持之甚堅公抗言不可若東封三議辨析利

害反覆詳明時方遣官勘視矣忽又下廷議公謂未
勘而遽議徒開紛紜之端萬一有所過聽貽禍不淺
復疏爭之其後封事破壞司馬亦以此敗皆如公言
改兵部左侍郎旋改吏部與尚書姚江陳公甚相得亡
何以會推閣臣忤旨選郎逐陳公亦去而富平孫公
代公當陳公用舍之交獨任曹事勢甚程杌其調劑
獨苦屬同里沈公拜麻公遂欲乞歸孫公知其意請
以公爲南刑部尚書陞辭又言封倭非計立枷非法
語皆切至南中法令久弛人易犯公堅持三尺卽勲
戚中貴無所撓誠意伯劉世延暴橫都下公力暴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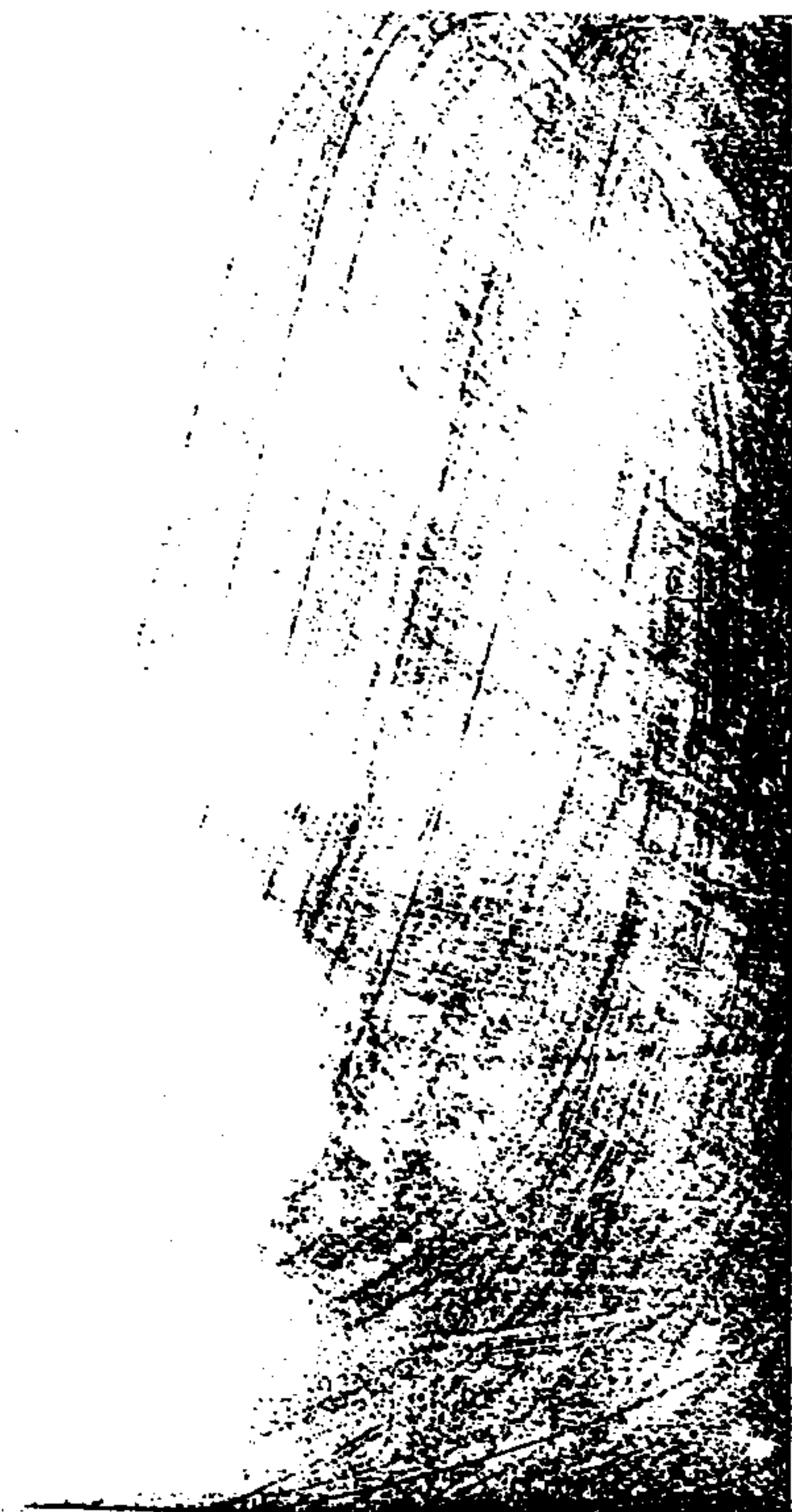
罪世延反螫公公不顧也工曹趙郎被劾下公問郎
浙人又相國族也或疑公有所假借而公故絮情麗
法未嘗少徇卽言者未亮公亦不較

時冊立尚寢鑛稅方興逮繫諸臣未釋公憂見眉睫約
九卿力爭或言此輦下諸公事留曹去天遠優遊養
高時入署治文移簿牘足矣何問其他公嘆曰大臣
豈閒休戚何分遠近以六年再考加太子少保比引
年復蒙慰留滿三考公決意乞休上俞銓臣請卽家
晉太子太保褒及三代而公病忽一夕家人見巨星
隕廳事前旦日公終

宮詹全公謂公有大節三以直道左遷至極貴而謙讓
不矜一也廻翔南中十餘載無滯淫之惑二也視躬
清介不受賂遺官至上卿而僅中人產三也而公方
廷推太宰時沈公當軸以里閭嫌請於上必無用公
非沈公不能成公之高而公之所以自處者於此不
亦可概見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一



右都御史王恭簡公樵

號方麓鎮江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卒謚恭簡

初授行人遷刑部主事再遷員外郎數以執法與分宜抵牾而給諫吳時來論列分宜罪狀謂公與其謀出之東充遂引病乞歸徐文貞李文定相繼登輶素相善而堅卧不起者垂十四年

江陵初輔政搜討名實之士以浙憲副起用尋入為尚寶卿江陵自負推轂功而公殊落落無附麗意又以御史劉臺疏薦公而劾江陵大銜之公竟以星變自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四

陳歸矣江陵敗起太僕少卿累官光祿大理卿刑部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

公為人恬默靜慎所至以寬簡稱然能使人不敢以私干而豪右重犯法講習國家吏事旁達洞解而不肯驚於局外若世人插標樹羽沾沾徇名之為者其為刑部郎治律如儒生治經字比句櫛貫串折衷有手纂讀律私箋嘗嘆曰士大夫專以留心案牘為俗吏文墨詩酒為風雅夫飽啜官飯受成吏胥而謂之風雅可乎肅廟末年多有所誅震縱舍以示不測而分宜時借以行其私宣大總督楊順嘗殺沈鍊以結分

宜後以邊事論糺法當斬分宜欲貫之公力請於尚書鄭公宜以去就爭卒論死

巡東充日會景王之國道出部內舟千艘役夫二萬公言派鄉夫則擾民一用顧募應募者皆沿河積猾縷跣而行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半月出境當是時關狹縱橫至繫縛郡邑長吏以徇獨山東不及於譴分巡浙西職兼治兵而西吳故鹽盜藪公練士厲兵嚴保伍之法捕治劇賊潘榜等又兼得其宿豪名猾罪遣之又督調諸將戰覆四倭艦於徐州洋捷聞增秩賜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五

歷法曹治城旦書猶故為郎時日人命至重彼以一縷懸吾筆端而敢不盡心乎哉嘗一當熱審兩慮重辟雖死者亦心服而去及解任以歸徒步里中與後進敵禮與負擔讓道浣衣脫粟樸邀如野僧寒士磚田僅四頃家無長物未嘗以貧介念御子弟以慈勝然意所不可少見顏色甚於市撻待人坦率無機絕不為崔峻幅截之行然與之周旋能使誕者訥而放者斂杜門却掃郡大夫有終任不識面者其造請詣見嶄嶄如也故論者以為今時之古人云所著有周易私錄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緒聞

篇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六

侍郎王恭介公汝訓

字師古號泓陽山東聊城人辛未進士官至工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卒年六十

公先世故饒厥考文林公產益殖田園陂澤之利以歲入子母錢以口入皆不費公既貴盡散其所有以與其宗黨親戚知交而僅留薄田自給盜嘗入公室公授以筦鑰使胥篋自取僅做緼數事粟數石錢千餘而已盜涕泣羅拜稱死罪公揮手使去亦終不言

初令元城捕治大猾旌孝弟力田鑿渠醜陂梁之樹之為邑人百世利治行異等僅得比部蒲州相國為不平乃得兵部其丞南大理魏國勝教備奴殺嫡子而行金管解公堅持之乃抵罪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七

為光祿少卿而都給事陳與郊貪而怙其所援結如張九一吳時來所誣蠟如歸德沈公史給諫孟麟皆大舛謬物論譁甚而以城社故無敢發者公列其奸狀十數事廷劾之不少避忌坐此徙而南而與郊亦自免去

寧夏之亂督臣魏學曾甚有勞或言其逗留上震怒檄車徵下詔獄禍且不測廷臣噤不敢救公時卿太僕獨上書頌其功即有罪當從末減上為感動學曾得

削籍為庶人

撫浙時浙中多大姓而董宗伯范司成素以貴雄蒼頭輩乘而魚肉其里人里人訟之牒如山公與彭御史聞之朝御史屬烏程令操之急訟者益張司成懼禍雉經死其妻詣闕訟上震怒逮御史烏程令而賜公歸公恬然就道惟以不得與御史令同被譴為愧其人佐司空屬水衡金錢竭諸所與繕傳索及歲供尚方諸需中貴人皆窟穴其中為漏卮尾閭公與其屬銖稱寸量釋櫛爬搔無所假借其大者如殿門福藩之營建瑞邸之婚皆多所減汰上時或不樂而公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九

守前議無所搖卽小有通融亦卒歸之於節儉

公在朝士大夫無不嚮公推以為前茅為領袖每有議論輒云王司空云何公時而諾諾時而斷斷其間是非可否亦或有與眾異趨而人竟不敢遽有加於公蘇文忠有云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公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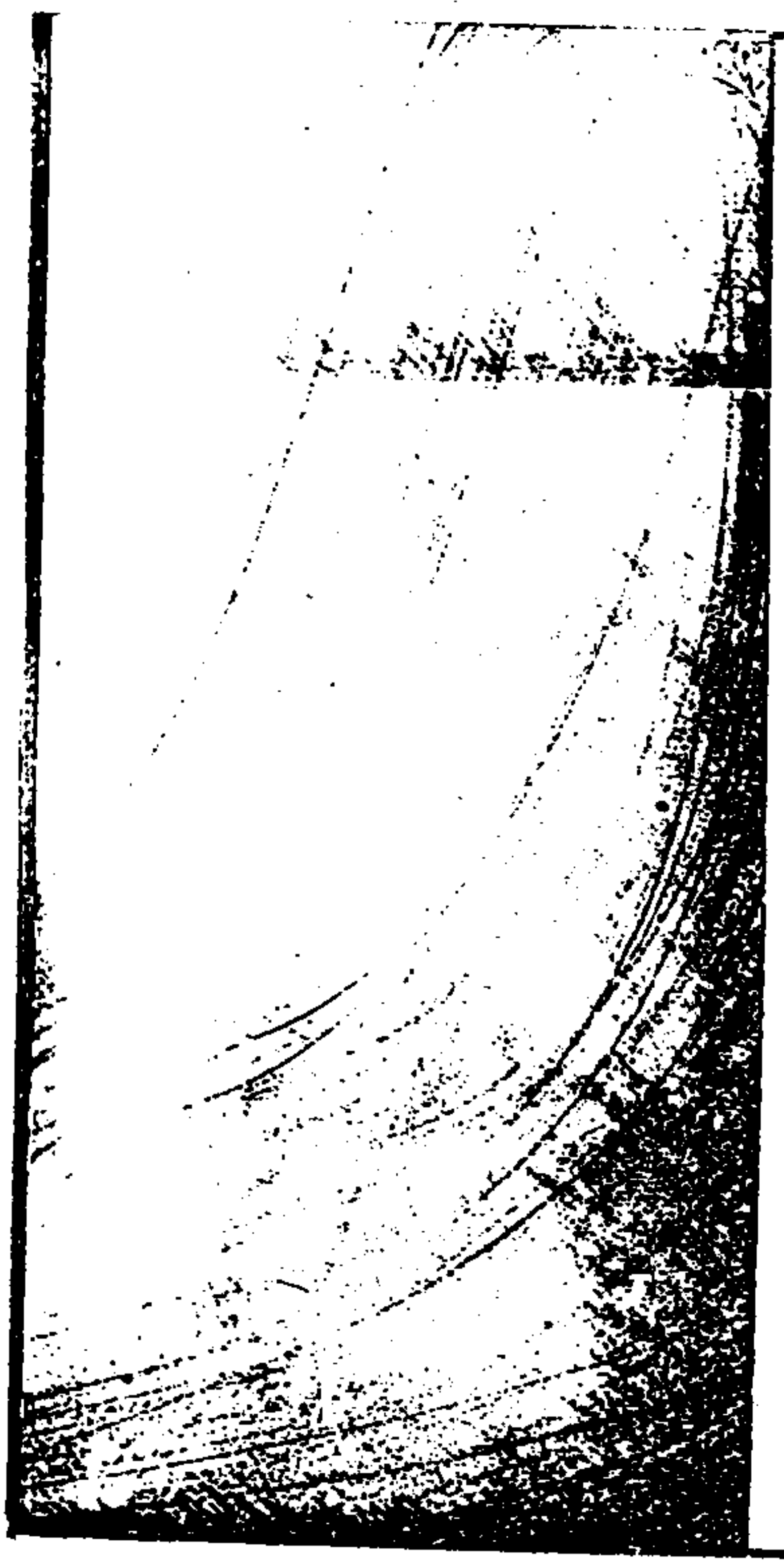
在浙築西陵隄延亘如石城浙由此無海患而當其赴浙時道過姑蘇東征歸卒以諸帥侵牟大譟公手檄諭定之至鎮捕治諸亂者誅罰有差軍中帖服葉文忠碑公曰士之墨其官而脂韋其守者母論乃有

敝車羸馬若貧乏不自給持論侃侃有烈大夫概而徐察其行事或皆未必然又以此而苛求於世者此其人豈少也公捐不貲之產以垂橐沒身封事切直皆言人所難言而齒牙未嘗少露其衡隲人品程量世事率依於忠厚未嘗以已所長已所不欲為繩人曾一佐大計諸蜚語謗書皆不得行常自言鑑照妍媸妍媸不著鑑心應事物事物不著心此其胸中蘊藉豈可量哉

李臨川聞見錄云公與丁公元薦父同年元薦曾造其家時公厚貲俱散盡無磚瓦重門之蔽命童子開籬柵延丁入景物幽雅蓋人間地行仙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九



侍郎朱恭恪公鴻藻

字文甫號鑑川山東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卒

祖父五世單傳祖樸隱公憂之日禱於神夜夢星如月落前楹而公生方五歲母程夫人棄世哭之哀非凡兒比十五補郡庠督學潁泉鄒公夜夢虎吐明珠光輝灼天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挈入衙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已巳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曰謨終不以師愛奪先輩榮名

庚午鄉試第二辛未成進士授吉安推官郡有要臣來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二

干者出其書示人要臣惕然久之亦與諸吉人相忘曰茲道義鄉也匪吉誰容吾慙者丁丑大計有同僚陰董公常路不無少動吉孝廉百人咸聲言曰我公濂洛中人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可議吾輩願叩九關矣議止然僅授南道御史至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公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使女奴輩晉食不御夫人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推案曰無多言死矣草疏語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江陵欲逮之而中解以嚴旨勒歸公跨蹇驢出留都人指歎曰小民無福真御史去矣歸隱

手書壁曰洋水樂僊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衢擊壤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氓日與馮孝廉子咸講晰天人闡釋經史諸使者干旋至公門返終不得一望顏色

詔起故官補河南道巡按江西江西故公舊遊地士民聞公至如清獻益州重臨墨吏多解綬去普光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議與重臣忤即拂衣歸尋以詔起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撫應天會倭告急當事者多屑越帑藏公不肯妄支一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憊久安之赤子久之倭不來吳亦不困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三

吳賦重多倚豪右為窟穴公精心計與諸長吏講求畫一法初或難公而久亦稱便
遷刑部右侍郎為國守法法得公平戊戌病卒貧不能飲大司馬蕭公等醖金始得具棺公為理六年衙舍雨注地不可足以蓋支雨以屐涉者三年不問李夫人布衣蓬首藏獲敝衣垢面如未嘗從宦遊者按江西歸薦者厚幣走謝公不受書請來役不得勞多典衣還者為學務勿欺自大廷以及屋漏無情容與人處一定交終身不忘平居不談人短長聞人善喜動顏色見一才推轂不容口其大節如此

侍郎呂公坤

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卒年八十三贈尚書賜祭葬廕

初知大同有鄰邑山陰大紳王公家屏姊夫某者犯人命坐抵家屏補冢宰過大同向公言某事公答曰獄已成不可反家屏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囑托者無如大同令矣特疏薦公陞吏部主事同邑王某先補銓曹年例外轉時有藉以嫉公者朝議欲劾行嫉之人公代為申辨行嫉者大慚暮夜走謝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三

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謂巡撫之職在乎安養斯

民乃民生不輯吏治不臧也吏治不臧注考失實也

因申嚴薦舉連坐法一時吏畏民懷境內大治

召為刑部侍郎多所平反會天道多災變上疏力陳弊

政累累數千言內言廢弛壅蔽之患有曰祖宗以來

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則萬事

嚴肅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懈弛奸邪窺伺且章奏

強半留中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

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

言於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臣望自今以後留中

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者未批下

會極門轉發各司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上下猶無欺蔽而作奸之人心收矣神祖得疏雖未即行而心亦感動

又言洮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段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疋而江浙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無論乃一本初臥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嘗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初意哉誠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助造四千之說而皇店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三

開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時鄭貴妃擅寵公刻閩範四冊以諷之其書傳布漸廣

戚畹鄭承恩復刻閩範圖說實不相關而科臣戴士

衡者指為逢迎希冀公因疏辨曰昔漢劉向作列女

傳以獻成帝歎賞臣之閩範前述經傳後列貞淑體

依劉向意本闕雖臣若有所希冀自可明白進呈何

所回護而犯此危險之途乎上溫答謂此不必辨其

後造妖書者尚借以為發端然列女傳之作寓刺飛

燕今公疏稱體依劉向其爲規切而非逢迎固章章
矣公既被謗屢疏告歸閉門著述若理欲生長極至
之圖身家衰盛循環之圖及筮仕要訣刑戒三十七
條慎罰十六條之類名目甚多而呻吟語一編尤爲
人所傳誦學者稱新吾先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四

侍郎丘公度

字志中號震岡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戶部
右侍郎

公爲諸生時館於邵古愚家邵憐其貧欲周之可數百
金公竟辭館去曰邵公不知丘生丘生自有鼎不患
貧也其立志如此公艱子家娶一姬侍已而還之猶
處女也不欺暗室視古之焚香告天者相伯仲矣

初授南康府推官宦僕殺人私占民田諸同官莫敢問
公歸之民而置於法御史劉臺之獄承問者俱迎當
事意公獨執不可監九江鈔關諸瑣屑及乘風宵渡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九

十五

者俱不問而額亦不缺守汝寧清慎推天下第一補
歸德至郡釋無辜獄數十人晉潼關兵備謝絕餽遺
轉太僕寺少卿時缺開府當推人有諷其見當軸卽
可得者公笑曰有呈身都御史耶晉光祿卿屬官挾
中璫爲奸利劾奏罷之寺政一新晉戶部右侍郎卒
祀鄉賢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九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

侍郎許恭簡公孚遠

字孟中號敬菴湖州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贈南工部尚書天啓初追謚恭簡

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即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之學初授南虞衡司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廉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宜載瓶入都胥人每倍困之乃下令計舟大小為額商人悅焉運舟入關例輸米五石名曰纜價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遠近頌者籍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虞遠近頌者籍籍

四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勲適文選郎中胡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之欵語諸寮詫其事以為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則爭問之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目而一二同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為次前俸不論而公則已滿一考適考功主事缺胡公以俸欲超公襄毅不允止調驗封

隆慶改元公移病歸後三年高新鄭起掌吏部以與華

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考功主事即推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張饒海上助為聲勢公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為要領即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石城又一軍軍烏嶼兩魁大懼因遣使諭之即乞降且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掩降者覆之茂俊美復逃去一方皆驚公見事急即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膈曰必活汝賊眾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人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詔賜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二

遷閩臬會新鄭罷復內察謫兩淮運司判官以掌考功者乃彘陵即前同年友銜之深者也公歸意將遂終隱往見一菴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記也惟在已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乃遂之官

萬曆二年擢南太僕承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遂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嘗謁江陵問及馬政遂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馬差重負累若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匹厚給芻豆止取餽息飽足猶問之若何

衝陷如燕人語舟且豪貴占役者多是皆可裁夫鎬
銖民血何爲守膠柱失矣較因陳便宜四策初江陵
亦漫爾致詰不謂其響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
談者盛傳之

吏部歲時有公會凡新舊任者咸在一日偶會公不在
王夷陵出其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見德謂忌
者欲處公以府若託中閣學居間或可免而公拒之
甚力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相視無何建昌之命下
矣爲守惟廉謹尤以敦教化爲務仍不廢講學十一
年入覲抵京掌選以其俸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鄒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三

給事元標特疏薦之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
絕調士考校肅然

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水下流得
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民至鬪相
殺歷數十年訟莫決適章君嘉禎知當塗縣素與公
契因其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隄成又疏請發帑金萬
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饒獲者數千家會都御史李
材以滇寧被寇公投謁請司申救然亦止冀免其死
耳而南道某遂劾之詔降二級調外歸數月獲送考
封公終

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右僉
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浪傳乞封本兵議許
之衆論不然公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簡營
兵請帑金六十萬貯以備猝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
及各府巡司清海地課諸雜稅不開司農者悉并入
稅局由是餉漸充而民所供顧減已而偵者來悉得
彼詭謀并諸島酋相讐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
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
然至親見司禮道其實謂卽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
善後奸人惑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其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四

策也又念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
固在也而不甚嚴關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篆
符至急時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
其禁皆官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
法得行而海患弭詔允之閩人便焉

饑民嘯亂劫會賊諸司避匿公開門待之陰受方畧捕
治數十人遂定及獄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
渠魁三人而已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
掠其貨反指爲賊公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
其國罪商人海外感德焉有府同知甚貪公廉得劾

之以疏會按院其人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闕中事假他語侵之不為意朝議兩是之

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郎是時倭未平公既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書料理諸兵事當事者以其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在南都以間曹又盛講學與禮部楊起元俱以部堂為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適宦南都二十三年外計已謀以冒濫中之至是復借講學造端遂不可解公抵清源聞之以病乞詔不允比白簡上復特賜留然公意在必歸矣五請得允歸家不殖生產孜孜惟以講學為務生平質直無委曲事至立斷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誠磊落可喜三十二年七月卒詔予祭葬贈南工部尚書錄一子入國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五

侍郎楊文懿公起元

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吏部左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謚文懿

弱寇賊躡東平焚民舍公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官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邂逅盱江黎允儒與之語胸中豁然詰曰公何所得此曰吾師近溪羅子公遂與黎聯榻者半年不忍別明年成進士改庶嘗偶羅先生以齋捧至遂稟學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六

先生往復參証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為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

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已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多所得名士

丁外艱歸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時倡道南中有敬菴許公許昔守盱江不與近溪先生合遂不能無疑於公眾以兩先生議矛盾從中掎擊

之兩先生卒不以此少貶

丁酉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
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
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
扶視還已亥八月營葬事遂以是月十九日卒

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間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
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
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
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
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履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七

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
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
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
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規共聞卽不睹不
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所著有證
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
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侍郎鄧文潔公以讚

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隆慶辛未會元官至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尚書
謚文潔

公自幼簡默習靜斗室出而曰心之精神爲聖千古聖
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
問以所得者發之制藝督學敬所王公謂以聖賢心
發經傳旨吾道主盟其在斯乎

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第一人初江陵爲主考閱諸
首卷不省而置之晚得公卷曰刊落鉛華獨存大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八

業已奇公文接公儀復冷冷抑抑如玉如金江陵神
爲悚歸而伯子問其父狀公曰相國必大有爲但恐
緩急弛張絃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怪其語而後果
驗

廷試賜一甲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未嘗妄有交游取予
茹荼忍寒童僕方嗽嗽敗絮中公起以殘楮當火燃
指俄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
時如此亡何覩改元新鄭遂將春春多事公過江陵
時有匡拂江陵弗善也遂移禪刹以病請江陵持不
下遣子就學已聞封公病始從公請還里

龍溪王公寓西湖羅會稽張山陰兩翰撰約公對龍溪
精舍龍溪曰何功公曰此體無止卽以無止爲功又
問曰信得良知否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
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溪
業心服已而備語試公公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
賢也不做龍溪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內人復
以公必能光明絕學

友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
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
地變化草木蕃始爲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九

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
一瓜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
也客坐偶有齟齬者卽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容
竟易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
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起自爾中和其虛明
若此

辛卯詔起官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公疏云
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
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以冒進之心
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恬退以躡等之身其言必不

從以進之心爲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憎居爭之實蒙
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肯以臣爲趨滋仕路
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臣爲戒掩家庭真切之心此
豈修曠典開賢路初指乎奉旨不允

南國士跳弗馴公至多士洗心以聽約束常示諸生曰
吾非不欲求諸生愧我所無也亦欲非諸生懼我所
有也願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生瞿然顧化曰我輩
違先生約不得比爲人

晉吏部右侍郎亡何署禮部事疏請建儲者再忽有三
王並封之旨公疏云天不言而信自請冊立以來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十

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
今驟而傳之人創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
見上窺聖衷而以爲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
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主立嫡之
條謂有嫡立庶斯爲瀆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
主器有託皇祖在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
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願早立春官猶切於億
兆臣民萬萬皇上以厚中宮而緩冊立或者未諒中
宮之心乎且信者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
相通指臂相使恃有此也皇上卽位以來何令不信

獨建儲一事屢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時疏不知其幾獨公語語血誠上持覽不置

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復疏云臣聞昔之爲吏部者多務獎恬退斥浮競蓋以開廉耻之心塞速化之路臣林壑病夫耳皇上過聽在廷諸臣言再蒙召起速化莫如臣矣不復自量與聞銓事身範不肅將使賢者以臣爲戒不肖者以臣爲趨辱命益甚安在其用臣爲也不得已從公請讀疏者謂茲疏然移世軸其功甚大方計朝夕召用一觀太平之盛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十一

亡何以太夫人謝世過哀感疾臨終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縉紳問此處見學曰不敢不勉遂端坐而逝自都門以至走卒人人無不心瘁者此豈聲音笑貌能哉守臣以聞詔贈祭葬廕俱備謚文潔蓋殊恩云

論德張文恭公元仲

字子蓋號陽和山陰人隆慶辛未進士廷試第一人官至左春坊左諭德天啓中追謚文恭

父天復以進士官至太僕卿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母愛之戒無溺苦於學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輟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諫死遙爲誅詞慷慨泣下霑襟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覆其卷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十一

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歎曰聖賢學自有異曲士抱蠹蛙之見不務卽心証聖而猥踵其下風一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彘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於里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悼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躋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

清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乃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履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穆廟初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鑿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詔勅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曰槎間漫筆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十三

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方葦葦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迪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乎焉初上御曆覃恩即疏白太僕公冤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行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鹵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長負吾親何以為後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

曠

平生雅志聖賢其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類務實踐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持操端介絕不喜姘姁事人其初進也出江陵門下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鶩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阜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即死弗為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十四

生於學越人至今稱誦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裘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府評皇政大政記載於家

郎中孟公化鯉

字淑龍先世開中卻陽人洪武間占籍新安萬曆

庚辰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卒年五十三

母衛太安人夢日如斗以嘉靖乙巳生先生於儒學東

長而修偉美髯望而知爲有道人自幼卽知虛心

下問諸長者曰此誰家子必成大儒十七補邑弟子

員念人生如漚露波波一生不可爲人西川尤先生

力行古道逞就學焉應貢入大學同郭司馬青螺孟

尚寶我疆黃宮詹慎軒莫逆庚辰成進士辛巳授南

京戶部主事丁外艱起補戶部主事管銀庫出推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十五

西務公痛革夙弊殆盡付稅銀縣收支目不覩一錢

惟與士民講聖諭六語中藉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

肖像祀江干過客題祠曰司農權稅潞河邊絕勝山

陰取一錢共說橐中金百鎰何如生像祀千年丙戌

奉命賑河北散賑有方全活數百萬人猶加意於善

人卽布衣委巷知學者必致禮焉將還朝改考功主

事丁內艱起補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中

公念以人報國本自素志乘可致而復走私門所學謂

何孤立行一意所推轂必海內名賢所擯斥必走權

門屢爲開說者中涓輒請輒尼疏起都給事張棟上

業令稟旨政府封還陰陽其詞於上前上遂以忤旨

調外任時當大選先生星夜治文書完跨蹇歸兩

都交章不平公意氣自如諸方面郡邑投一刺不可

得津途問遜君何往而公已逝去矣歸而舊弟子候

於黃河續舊盟者數百人歌聲洋洋聲振林木盛矣

兩尊人謝世公以不得視含殮爲恨朔望必搏額二

弟曰彼代吾送終視二弟卽吾親也里遭荒歉啓雙

臺公發廩濟人貧不能償者折券棄責里中人以爲

嚴師以爲慈父合家鄉國而徵諸行者如此蓋隱顯

一致矣兩臺薦公名續伊洛後而以專祠祀先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十六

尚寶孟清憲公秋

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尚寶司司丞天啓中謚清憲

蚤歲從外傳受毛詩至鄭衛輒棄去更治尚書已聞張

弘山先生講陽明之學執弟子禮受業下帷發憤慨

慕前修家貧甚嘗撤屋瓦鬻之以供膏薪提學鄒公

善講道濟上召與語大悅曰功利之俗孰能不波孟

生固自超也弁諸生首自以為得公晚

登第知昌黎縣政尚清惠省徭役詰猾吏拔異才察幽

隱二百年夙弊一清父老胥相慶曰吾侯殆古之循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良也暇則進諸生講良知學自以俸餘館穀不費縣

錢刻韓文以眎諸生先行而後藝制外以兼內勤講

肄嚴考覈正標的久之士翕然向風焉諸臺薦以十

數上僅遷大理評去之日父老泣留遮道為樹碑以

識不忘

轉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是時開政久弛江陵當國選

於諸曹得公至則嚴譏察裁供億竟為前官所忌中

考功法調外衆論譁然公無愠色抵家卜築城南二

十里徜徉其間有終焉之志側弁而吟曰長林豐草

吾以適吾志也

甲申以直指黃公薦起刑部尋陞員外郎丙戌遷尚寶

丞公餘卽聚陽和諸公究竟理道殆無虛日縉紳先

生以一領罄咳為快己丑陞本司少卿浹旬而卒

先生篤學力行苦節清修以名儒特聞以廉吏令終晚

年徧證四方同志問學洞徹耿楚侗先生與之論心

先生曰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真如

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

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

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源視心先生之學粹矣卒之

日貧不能殮友人為治棺具其斯以為清白吏與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著有二明一脉經翼行於世

叅政李公渭

字湜之貴州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人官至雲南叅政卒年七十六

生有異質十五病肺屏居小樓潯暑散髮箕踞父中憲公富以無不敬飭之即奉而書諸牖日攝以資檢束第覺妄念叢起中憲又以思無邪飭之又奉而書諸牖久之妄念漸除恍惚似有得於是專求本心未與人接自問曰如何是本心既與人接又自問曰本心是如何故弱冠登賢書蕭然布素計偕以一僕自隨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交際豈可不謹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十九

舉似道林蔣公信蔣曰靜假動真問一介不取蔣曰

徑徑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初令華陽為鋤奸弊拊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押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疊疊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為不虞備時方變里甲為均輸公劑其多寡官為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為禁令

嘗宿廉州公署夢三蛇遶身亟揮杖蛇乃走詰朝合浦吏以美味進化州吳川吏以兼金進皆叱拒之笑曰

三蛇夢破矣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

擢應天治中南戶員外郎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菹苻之警未殄公集諸寮屬諭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張本倘多欲則身為溝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之百姓安得不盜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敢忘自責聞者悚息

入覲過麻城從耿楚侗先生登天臺楚侗示八語近道之力弘道之量達道之才八者闕一不可對曰渭於八者獨愧見道眼未醒耳缺必為聖人四字印而布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二十

之海內

擢滇左叅政與近溪羅公為寮互相叅証其學益遠嘗曰孔子無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著纖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于思萬慮皆毋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

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

之願也故迴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

又曰無不知愛無不知敬雨箇無不知是天地靈竅吾人通天地民物死生皆是物本體原無間斷學者不可在起滅上做工夫任他千功萬行終做不成如樹無根縱日栽培灌溉終成枯槁予昔日工夫亦有起滅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浹從出這身汗自是欲罷不能自言已於此學入白下時覺與官和州時不同登天臺時又覺與白下時不同與近溪遊月巖又覺與前不同所著先行錄答問母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雜著詩文統十卷又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三卷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

王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一

左都御史溫恭毅公純

字希文號亦齋陝西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

左都御史天啓中補謚恭毅

公生有儀表以穎悟見賞於督學李于鱗孫文恭二公

文恭好講學得公喜曰吾衣鉢在茲矣以精一一貫

及為仁之旨授之公服膺不替年二十六舉於鄉為

第一人明年乙丑成進士除壽光令下車殲巨寇馬

天保民賴救寧定四禮儀式邑人化之輸賦之役親

自甲乙里胥藏吏不得上下其手鄰邑奉絜令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一

徵入給事戶科擢長兵科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

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

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侯

伯又以六侯伯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

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

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巡視京營王

文賢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覆如公等言請

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參將遊擊

分統皆如近議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兼總督協理

大臣如故

發大瑞陳洪奸狀及白故給事沈鍊寬直聲大振以論

俺答款市失新鄭意出參楚藩公故新鄭門下士也

人服其不阿至楚首却餞金以千計而峻拒藩王之

亂宗行賄者文襄聞之亦悔出公公隨力乞歸

起參河南分部南陽南陽為唐王封國官校與編氓雜

處往往鬪閭中公中劑之著為成約各無侵冒又脫長

史劉福徵孝廉劉黃裳于難南陽令為宗人蘭訖公

論以大義立解計擒大盜段武散其黨境內晏然

人為太僕少卿改太常提督四譯館晉大理左少卿移

卿光祿已轉太常復失江陵相意移疾歸江陵沒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一

晉大理擢兵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時直兵民兩變又

水旱為災公悉心撫字嚴肅下吏不動聲色而凜然

自不可犯召入戶部左侍郎旋以憂去

壬辰起為南京吏部尚書明年入長工部又以終養歸

隨丁外艱戊戌入為左都御史時四明沈公秉政每

有事咨公公必悉心以告播酋煽亂廷議未決公力

言宜剿遠左被圍東關堡且破得公所遺火器擊鹵

鹵梟易所全活數萬疆吏欲以為公功公遜謝乃止

力請下考選罷鑛稅釋逮繫諸臣皆不報乃約諸大

僚伏闕泣請上震怒問誰倡者公對曰臣純也上亦

齊威宣旨慰籍

妖書事起錢給事夢臯以執政意陷郭公且牽及歸德時郭公以楚藩事已出都矣而附和者遂謂歸德匿郭為密謀避卒日夜環其第偵伺之禍且不測公獨明其不然又疏言楚宗無反狀為楚藩地者欲出力而文致之耳其持論侃侃無所避忌多此類

乙巳主內計執政使人語公此番計事凡舊嫌夙怨當一切破除又語少宰楊公各屬賢不肖皆聽其長以受成於明主不得有所侵奪公嘆曰此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歸德公亦請寬錢給事以兩釋猜嫌公終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三

聽於是黜給事輩數人而中旨特留用公去志遂益決矣竟予致仕去

平居講一貫歸仁之學嘗語門人謂孔一貫孟踐形正是精處一則不二若以人心為私心欲絕而求道心則二矣非精一之旨也其論良知稍宗姚江而歸於孟氏之親親長長內外知行合一不分論仁則以孟之自反契孔之忠恕簡易直捷大絕世儒窠臼

在南北四典內外計無不服其公明最後乙巳內計則時勢更難非公定見定力鮮不搖者然卒不究其用以去惜哉沒後禮官集廷臣議諸當易名者甲乙紛

如乃於公獨無間言此亦足以見公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四

侍郎楊端潔公時喬

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

吏部侍郎卒年七十九謚端潔

公幼卽疑重寡言笑絕異凡兒甫就塾輒出疑義困其師塾師每避席去十七年而學成出應有司試皆第一壬子遂舉於鄉明年下第歸益自刻勵不以竿牘求通座主某公居旁縣察公清貧欲爲公地公亟謝不往吏有持千金謁贈公亦拒之堅父子間趣操較如也

乙丑成進士試制科主者擬第一詢公鄉人大司空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五

公雷公曰吾未識楊君面也以此遂格除官得司空曹爲主事鈞校精勤盡絕諸倖實中璫私役衛卒因緣爲奸利公力持不可璫爲斂手大司空乃賢重公恨識公晚也會推擇樞武林關遂以公往且請於上許便宜從事曰此脂膏地非潔廉士不可楊郎有范丹之貧史魚之操吾屬盡得若人關事無患矣上特予公勅印泐使有勅印實自公始

公謂正本清源事在使者乃著爲繫令商賈持片紙入樞司署所應入稅若干輸之郡帑郡輸之司農使者白片紙外一無所與商課益辦歸者絡繹如市公曰

惟一溢米一孟蔬自供不以煩人也時公清節爲六曹最大宗伯高公儀太宰楊公博咸亟稱公欲移公銓曹已又欲使視學皆以尼不果僅改客部稍遷尚璽丞公念大淑人春秋高疏乞終養江陵語人曰吾備位政府楊尚璽足跡不及門其人類狷者奈何聽之去公請益力竟得歸

起公南太僕丞無何仍爲尚璽丞公之爲尚璽至是凡十七年同舍多去爲顯官而公再起再告猶守故秩一時賢者相視扼腕然莫得其解也

累進南太常卿請祀建文君正謚號后妃配食後裔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六

釋者復其墳墓禁樵採諸死事臣並予祠謚爲萬世勸且謂此文皇帝未竟之志宜及時修舉聞者遽之有詔釐正文體公上言正文體當端士習端士習當辨異端方今儒墨混淆幾亡吟域士鮮經術學無本源誠行淫詞所宜放絕媿媿數千言洞切時弊

告歸里居四年隨奉佐銓之命公感激上恩矢躬盡瘁首疏三事曰定會推日辨職守曰革宿蠹銓政劃然堂吏白請印移選司印行諸牒公不可吏曰無他選事煩取便宜耳公曰若爾置一選司足矣安用乃公爲語塞而止當大計內史公屢請用太宰主計上察

知公廉直竟以屬公公與御史大夫溫公純力持公道不撓不徇中有二三奧援者計不得行寢其疏久之乃下又以中旨留用中外洵詞連御史大夫投劾去公歎曰嗟乎察者留矣主者去耶吾亦何顏而獨居此固請罷不許乃又悉補貴要私人之未及察典者於外貴要愈銜公屢形於言公曰舊章也某何敢廢奉詔書疏薦海內人材接揚殆盡已復當外計有旨屬大司徒趙公公亦力辭上卒寢司徒命仍屬公人始知非上意也公在銓久引疾之牘幾二百餘上卒不允最後乃以公言即家起舊宰孫公丕揚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七

自幸可弛擔幾幾以望而孫公未遽至竟以過勞得疾薨於位實萬曆己酉二月十八日也

自其為郎時即有建白在穆廟時進三幾九甚三難語極剴切神廟初御首上大政十事其為問卿奉常少宰論諫百端皆人所難言置利害弗顧至於愛惜人才保全維護尤真懇如救參政姜士昌爭科臣汪若霖等不空外謫此類甚多上一日召部院受勅督過諸言官公力言諸臣雖慙然本無他腸不空深罪上為之霽威在銓部所增司屬册庫祿宿猶至今遵行稱善政焉居家不治生產一敝裘三十年室無姬

腴食無肉廐無馬其薨也語不及私遺教囑其子唯謹視先世丘墓善事其介弟而已所校書有周易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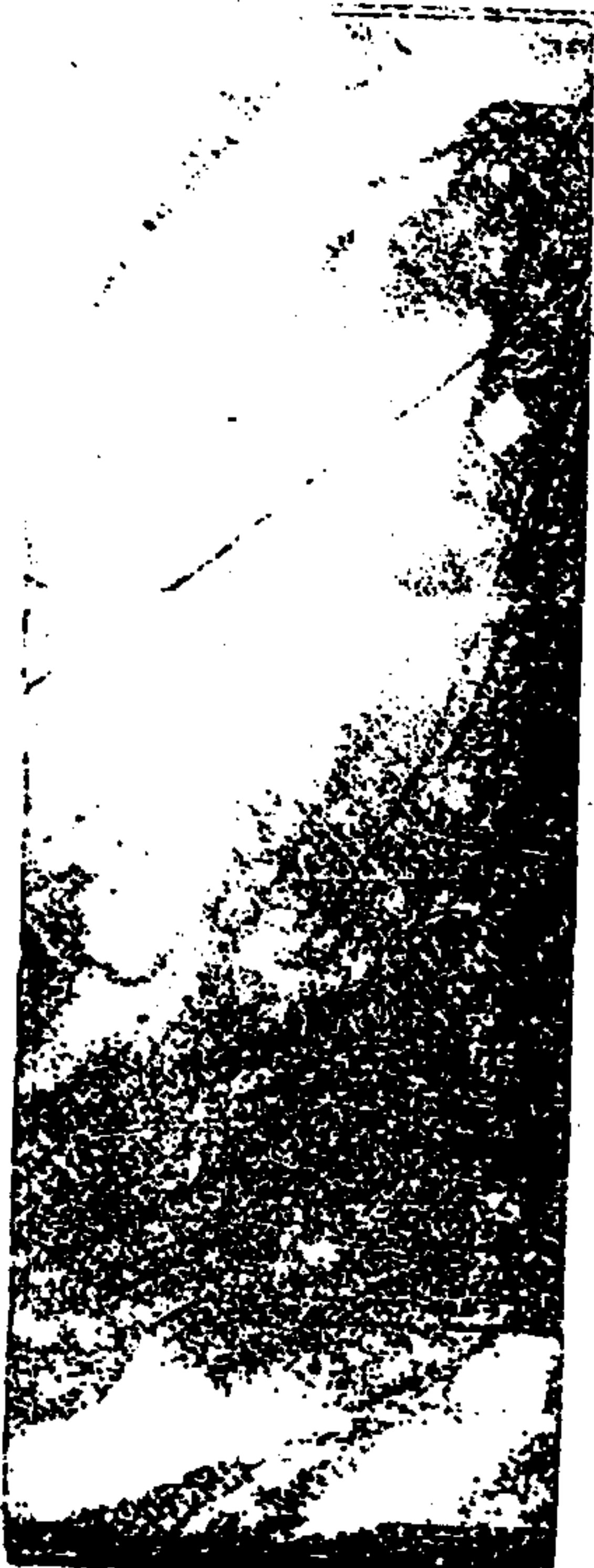
公生平清而不刻寬而不弛方而不稜恬而不驕蓋可謂全德君子矣其論學誦姚江而伸紫陽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故其言之親切如此也五載秉銓處上隔下猜之秋而官常無替公論猶存則公之苦心大力尤有古大臣所未易及者

李彥和見聞雜紀云公在告一旦起南太僕丞便道經吾里綸巾布袍步訪予於東學之上予隨後訪之處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八

一客航中有同行二三人乃商流也時餽予止茶二包敦朴簡淡市人初不知為貴顯也賢矣哉



尚書孫恭介公丕揚

字叔孝陝西富平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授行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出視居庸關復巡按順天景王之國中官倚勢爲奸沿途驛騷用術箝制之暴璫屏跡嚴嵩子世蕃伏法詔公往籍其家再巡按廬鳳淮揚奏釋無辜藩王於高牆勢豪殺人莫敢誰何一訊得其情憫其無子令娶獄中生子後竟致法焉人服其丰采莫敢犯也

隆慶元年引疾歸再起原官掌河南道主朝觀考察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九

掌京畿道刷卷時大學士高拱復起當國專而橫疏糾之拱怒擬旨切責時公已遷大理右丞矣給事中程文摘其巡按順天時事誣以罪回籍聽勘公對簿慷慨語曰世無百年不死之宰相亦無一日不白之是非何須乃爾羅織者希拱意竟奪官

萬曆元年起原官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薊甯公者時猶爲井陘兵備踟躕無以自容丕公笑曰無恐子有善政吾仍薦汝其人感激自奮後竟薦之公復以拱故瀕死然見拱所行大政未嘗不心折與諸屬吏言稱高先生而不字也其虛平若此居官嚴厲雷

動風行郡長吏惴惴畏法爭爲廉潔以自售居任三年增紫荆關沿邊甃樓三百六十座石墻一千九百餘里以功陞右副都御史先是張居正欲使公爲大璫馮保建坊公曰內官有何功德因峻拒之由是忤居正意給事中陳三謨劾之有旨南京別衙門用旋丁父憂

居家十年起應天府尹南都風俗華靡諸曹郎爭爲宴會聞公至皆減騶從屏音樂人以方之楊綰尋陞大理寺卿歷戶部左右侍郎以不合於時力求南轉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途引疾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十

十九年冬起刑部尚書甫之官卽請清理天下冤獄又上約束郡縣省刑疏是年減天下繫囚十之三劉東暘呼拜作亂上入蜚語逮治總督尚書魏學曾公力辨其誣又奏減左通政移來輔兵備隨府等罪又白慶府受害之由與慶妃死節之苦公論避之內璫頓龍殺人懼罪逃入大內公曰我所司者法也朝廷不得而移法自上立乃自上失可乎遂特奏捕龍上降旨委命以龍徑爲首公仍戍龍不少假借上聞亦嘆曰孫丕揚忠臣

二十一年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上不視朝臺章陵

替公急上疏釐正臺規其畧曰天下之澄清治法與治人而已御史者分任澄清之人都御史者總持澄清之法者也故四方體統欲正矣宜首革臺班之因循以爲天下先百僚法紀欲齊矣宜先釐臺規之參差以爲百僚倡臣不敢遠舉如今掌河南道御史風紀總會也相習爲乍長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具瞻也相習爲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內首善也相習爲季易月易矣欲望澄清疇其任之臣舊臺臣也猶能記憶舊章大約掌道之任使宜專巡按之舊貫宜仍巡視之責成宜久三者行使在內者不敢以養望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十一

循資之地傳舍其職業而不講在外者皆知爲耳目民社之托拮据其心力而不辭則十三道之體正而後可以正人十三道之法齊而後可以齊衆其於澄清吏治可漸覩矣時上嚮用之意專公又高自標置不苟言笑諸御史入謁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明年秋陳有年罷遂改吏部尚書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托公創爲掣籤之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爲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衛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溪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爲主而以河

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河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僻缺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者爲令吏部之有掣籤自應始也又申推會之法上曰用人卿職也自今以後科道官職司彈劾不得會舉若列卿有推舉不當者卽與糾正毋徇私罔上公受命益得行其志無所屈撓明年外計人服其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十二

初沈思孝迫欲佐銓閣臣張位復憇思之公不應於是大拂張沈意嗾御史趙文炳論劾文選郎蔣時馨覲以撼公公疏爭又御史丁此呂向以建言得名左遷山東叅政在任不職有揭其罪於公者按籍黜之而此呂之黨惡公公以原揭進上大怒逮此呂付詔獄戍邊於是江右官於朝者惡公沈思孝浙人也素持論與公左浙人亦惡公張位與此呂同邑庇其鄉人位亦惡公公於是恚曰惡我者位主之也乃抗章求去並糾位弄權結黨上右位而絀公遂以太子少保引疾歸林

居十四年復起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已八十矣自首出山天下想望丰采然性少容過於懇直入朝首

薦呂坤爲都御史不報以去就爭亦不報時內外缺官公受事兩月推上數十人皆留中乃具疏言臣以八十之年豈復營求富貴感陛下知遇欲盡忠萬一今朝署俱空叩關無路國家亦安所用臣乞仍賜放逐以遂首丘之願大學士葉向高亦代爲請上報曰銓臣以清端直亮董率百僚國家多事豈可引疾求去補官諸疏當卽簡發公卽起視事時部所推選既不能卽邀上旨而諸臣候命動淹歲時曹事盡廢乃以便立使外吏俸深者盡署諸曹借俸辦事中外稱便上聞亦不罪也萬曆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公主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十三

佐之者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王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弘綱吏科給事中曹於汴掌河南道御史湯北京等當是時東林宣浙結黨相攻有不容並立之勢攻東林則以顧憲成李三才王圖爲首攻之者金明時秦聚奎王紹徽劉國縉等也爲東林所攻則顧天峻湯賓尹蕭雲舉爲首攻之者史記事曹于汴湯北京徐縉芳等也方察典未舉記事有大亂將作直發羣奸逆謀一疏已爲黨人側目及察事旣行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意逃察典特疏攻圖及其子淑林而譽公與王國以問之於是于汴北京投

揭吏部謂明時要挾公遽聞於上秦聚奎有捨死報國之疏爲明時稱冤力攻秦人舉朝大譁弘綱意主調停衆又謂其首鼠兩端失大臣體而公與弘綱水火矣及明時疏三上再犯御諱削籍聚奎閑住而公所黜湯賓尹徐大化劉國縉張嘉言皆賄賂顯著王紹徽喬應甲樂和聲等以黨魁僅以歲例出爲外吏於是攻東林與秦人者並起爲難逮察典畢而王國去公與弘綱累疏乞歸不聽明年二月公掛冠徑去葉輔向高力言於上乃降溫旨馳驛回籍自公去而羣奸交用事丁巳之察東林盡逐國事愈不可爲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十四

四十二年公卒年八十三踰四年給祭葬贈太保天啓二年謚恭介

左都御史孫莊毅公瑋

字以貞號藍石陝西渭南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天啓中逆璫用事追

論劾奪烈皇卽位得復官贈廢謚莊毅

童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輒棄家追隨一日夢逐

一道人登高山似非人世俄甚道人持一器若糜粥

者食之謂曰此糊塗也汝從此無神仙分當幹世間

事業耳公悔甚驚覺自此一意舉業

萬曆丁丑成進士由行人選給事中上取選當慎疏謂

臺省必不染而後可以摘人之污必不欺而後可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五

發人之奸必不回而後可以科人之邪取毋以格之

崇卑定分數選毋以薦之多寡定去留偏重格則人

懷必得之心盡慝薦則官售市譽之巧而惴惴無華

之吏廉靜寡交發跡或非甲第為所抑者多矣故惟

嚴實之說為今日之急務尋以母病不候旨歸降為

桃源主簿累遷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弊節浮靡

廣儲蓄摧強撫弱人賴以安時滹沱水溢從隸勸公

乘船以避公不可擇署中稍高處居之曰水至此唯

有死耳水僅及牀足而退君子以為有王尊之風

遷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倉塲陞兵部尚書尋為總憲

風紀一新會星變請修省謂皇上有惠綏之仁而奉

行者無愛民之實政皇上有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

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而闕茸庸流離隲小輩未

盡汰財用節矣而冗食巨蠹日賞積奸未盡革也苞

苴之風雖少息而鑽刺以干進者尚多驛傳之費雖

漸省而剋剝以取媚者猶衆北 稱貢矣而邊氓之

困於饑寒者何有投石超距之歎廣寇稱平矣而生

靈之斃於干戈者未免玉石俱焚之慘獨租之詔屢

下而以拮克為能者豈無竭澤而漁欽恤之命屢頒

而以擊搏為事者豈無向隅而泣諸若此類上于天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六

和伏願皇上猛力回心朝乾夕惕仍勅諭各衙門崇

尚本實洗滌舊染大臣各懷翼翼小心之忠小臣共

持蹇蹇匪躬之節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在此疏

上報聞人皆以為篤論

應天巡按御史荆養喬與督學御史熊廷弼以言事互

訐時論欲獨罷荆公按法兩斥之熊黨遂劾公歸里

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北刑部復以吏部尚書銜

為都御史甲子以老病乞歸不允而卒先一日效古

人尸諫遺疏上陳謂今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

社之可憂外而隔戶之未固法紀凌夷人心瓦解陛

下亟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謀固結莫如汲用善類如輔臣劉一燦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賜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等並老成丰采蹇諤英姿而或匏落林泉或跽伏草野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有拾遺補缺振飭紀綱以爲陛下收拾人心者尤願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志可定疏入不報亡何逆璫用事追論削奪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七

原缺

侍郎魏介肅公允貞

字懋忠北直南樂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天啓中謚介肅

授荊州府推官值江陵柄政欲收之以爲用公矯矯自立不少詭隨用是得抗直聲壬午徵拜山西道御史疏論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皆剴切當時政而其論科舉條謂居正欺陛下冲齡厭薄廕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矚意向全場題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後先及第海內人士無不憤嘆以爲二百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子

年科舉之制壞自今始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肅莊兩朝五十餘年世科寥寥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蠅附不可勝數豈彼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教今日庭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爲信也貴者旣以勢脅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而錢鹵賈豎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迴避事例俱以早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其有才堪及第者退任後補試奏上詔都御史叅看而四維時行俱上疏辨理請罷甲徵用懋回籍肆

業如允貞奏不允謫公許州判官

陞彰德府推官轉南京吏主事歷通政晉都御史萬曆癸巳陞巡撫山西時中使橫行所至魚肉生靈公屢爲裁抑因上疏劾其畧曰今行取諸臣皆科第出身撫按薦之科道訪之部院協同而品第之皇上猶然不輕與一職彼曾坤孫朝等試之何事舉之何人而儼然令專擅一方所譽立福所毀立禍殺人不問覿奪職官不問何其不以待宦官者而待行取諸臣也且報礦稅之流皆屢犯軍徒不齒鄉里妬國害民皇上何取焉而朝上夕允夕上朝允惟恐批發不逮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子

行不力乎衙皂吏胥持佐領官一紙入村落猶然鷄犬不寧彼金吾之使絡繹道路雷霆震動虎兕跳號亡魂消魄破家失色如吳寶秀華鈺等之慘皇上何不一念及也錢糧出入原有經制堂屬相叅前後交代一年查盤三年考察猶有不自愛者彼礦稅二使握掌利權動踰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與聞自收自解任多任少豈其人皆可托無一垂涎染指其間乎伏惟清晏之際一加省覽罷礦撤稅天下幸甚疏甫上未下而稅務奉御孫朝劾公抗命侵尅詔部院叅看吏部侍郎馮琦等謂公秉性太剛處人太峻其

一萬五千二百...

自操持甚苦自撫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廩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孤立獨行其不能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其盛氣加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抗此二臣相訐非臣下敢抗詔旨若指廉潔為貪濫則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治也疏上留中公治事如故孫朝歛首不敢蔑撫臣公亦隨以病歸已而卒弟允中進士有清望

尚書丁清惠公賓

字禮原晚號改亭浙江嘉善人隆慶辛未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尚書卒年九十一謚清惠

隆慶辛未同邑偕計同袍十人惟袁了凡先生與公最暱一日袁謂費錦坡曰丁敬字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袁曰惟謙受福君看十人年有恂恂欸欸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承順小心謹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辨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祐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果登第請假歸往來山陰苕溪王唐兩先生間劇切問學絕無

仕宦意有勸駕者輒舉羅近溪登第家居謝之公父命曰若不欲為官豈周程張朱大儒皆株守丘園者乎乃入仕

初令句容廉知民間苦役而田賦之弊尤甚於是精心勾稽減縣役清飛詭豁浮羨歲省民供本折各七千七百有奇又建義倉積穀至五萬餘石歲儉每鄉存穀本千石餘盡發糶充丁夫之稅縣倉去城遠糧里漕兌苦無棲托為構房百餘間并置田儲租以供旅食時巡行阡陌課農桑力作者勞以錢又相視流泉滸渠築堰其他舉鄉約毀尼菴建奉律亭於茅山巖

禁游女俗為丕變時人問曰公生平潛心性命何治
行乃爾公曰良知中膏澤豈卓魯令譜所辦後公里
居句邑民有事必走告公公為盡利害定是非乃已
海忠介稱公滿腔惻隱一塵不染蓋篤論也

時有冤據吳仕期之獄以媚江陵者公力阻胡中丞會
題更為清議重後江陵敗具題者俱戍而胡中丞獨
免

入為山東道御史時江陵柄國公奉差巡視光祿遇內
供需索輒引祖制裁抑內璫窘白江陵江陵為傳語
公公不聽且云須公造我公不往時江陵銜公甚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五

又其辛未所取士難顯許之遂決意請告江陵復授
徵指勘前按道御史劉臺公毅然曰家郵傳老父有
疾方寸亂矣度不能効犬馬語未竟嘔痰滿地若昏
暈不可支狀公自傷不已曰何丁叔子乃聞殺人媚
人語遂引病堅請得歸

家居二十年起南大理寺丞歷署各部各寺事獨悉心
釐革知無不為時陵寢殿門屢葺屢圯皆循故事塗
飾帝城正河支河者大小並寢塞無存公特疏修治
經營凡四年次第竣役外暨國學棘寺留臺太醫院
諸公著自國初二百年未煩將作日就傾壞公料材

庀工悉與更新而凡忠義理學名賢祠亦以次飭治
焉

京口達瓜步船戶每嗜利滿裝至風雨黃昏張帆競渡
時見覆溺且規近圖便喜由郭璞墓善才石及暗磯
隱礁回溜旋渦處希一筆徑渡更多淪沒公勒為七
禁與官民共嚴長江天險始不為害

橋梁溝塗公為之建者如都門石城鎮江西門句邑東
門坎潭橫溝諸橋丹陽至高橋門江浦至葛西驛凡
四百里舉石甃治是也為之葺理者如武定上方過
軍諸橋及金陵有閘上新河有塢朱家巷有洪是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五

南中最苦役公銳意釐剔定三等九則之法變力役
為輸錢易私僱為官募請旨頒定火甲條鞭并申飭
收錢僱募事宜二十有八務期永守而坊廂踐更之
累皆絕

府有事太廟錦衣衛以編審舖行請公上疏極言太廟
災正宜節愛修省致嚴君子小人之辨不當擾民故
事太常光祿卿諸寺所需一切皆先期舖行儲辦而
給價必由科部京兆民日以病公與京兆戶部定議
畿輔八邑歲供竟解本寺以現價市物遂著為令
南都故有三飯堂歲出米千八百石以食貧民自侵牟

滋弊僅於朔望煮斗糜以完故事公臨期親詣按冊
唱散更定光祿十規以垂永久焉

中都劉天緒以妖術募緣為邏卒所告在事者遂張大
入奏上命南法司窮治時公兼攝刑部大理力主平
反留守樞部以危言怵公公異謝曰事既在我請身
任其咎不以相累竟以妖言律論死七人餘戍遣有
差妖人名冊公同鄭治中焚之全活無筭又曹大遠
等二十餘人為仇中以謀逆公復露章請釋疏將發
有鵠飛集冠上麾去復來見者異之

提督操江一傲王文成南贛遺制創五城公署官軍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三

守始有畫一江防所轄千五百里公歲必周巡固封
守簡軍實奸宄以清

攝兵部知世職赴北替襲有老死不得官者疏請就南
樞勘實仍會官比試類奏得旨允行而替襲之苦頗
蘇尤留意錢法洞悉利弊公錢大行以鑄屏息國用
以裕故歲興大役而上下不病

丁亥歲大祲盡發先世蓄積散給有法戊子民復告饑
公賑之如初凡所活以數萬計戊申江南北皆大祲
公在留臺疏請賑發官銀轉輸復委官弁出家廩無
筭上聞之特旨嘉尚甲子歲復祲公賑之如初本邑

改折下戶不能辦公價之不足鬻產繼之兩臺具奏
詔賜王建坊必辭允而後已公至是凡四賑矣

邑中聯同善會按季捐貲廣周貧乏公嘉與首助曰我
生平好施猶是博濟事若同善則通於立達之旨矣
人已渾融無間教養總在一心千古聖學端在於此
李文節嘗問公曰公久在南京曾想北京否公云每讀
孟子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話頭心精於此最稱悟入
久在南中實謂遭際非恒愈自勉勵那得北京入我
夢想是以軍民萬姓戴公如父母祝之者凡九祠

時洛蜀分爭公孤行一意無彼此崎嶇然持論斷斷為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一

三

君子小人不可無辨但不當以畛域分清濁高自標
置耳溫員嶠相國送公還朝序曰今日之病惟不相
下故愈激惟愈激故議論愈消吾見先生每遇一事
旁諏博采集思廣益無成心無蹊徑立於大通捷於
轉圓率是以往渙小羣為大羣又何難焉

董思白宗伯云丁改翁有真氣節而不籍口江陵以博
名高有真事功而不藉口經濟以希速化論者謂清
似胡威儉似晏嬰勤恪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
不欺似司馬君實而復以一言蔽之曰子游之學道
愛人嗚呼知言哉

崇禎庚午年八十有八忽買小舟渡江謁孔林自稱八十八老學生手自撰記歸途晤漕撫極言民運抵淮之害跋涉三千里往返僅一月人以爲奇八十九時三存問於里癸酉卒贈太子太保謚清惠予祭葬如禮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二

大學士馬文莊公白強

字體乾號乾菴西安同州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常官至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卒年六十六謚

文莊

幼警悟自知學授章句卽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年十四補郡庠弟子員嘉靖庚子舉陝西鄉試第一聲名籍甚顧屢上春官不偶益潛心下帷精進不懈已復携羣弟子修業於太華山之青柯坪

癸丑登第選翰林庶吉士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挈諸務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日館長人多匿年避之公年在數人下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愜於衆心前後鮮及之者

乙卯授檢討甲子滿九載陞修撰庚午充經筵講官纂修肅皇帝實錄陞國子監祭酒時科條久弛漸失教學初意毅然以振飭自任首按士習爲姦利者取累朝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躁競日以正學迪諸生成均中咸爽然易觀聽焉

辛未陞詹事府少詹事兼掌翰林院事神廟在東宮爲講讀官凡所進講不爲微文與義務取目前易省事欵欵曉譬冀有所感動上聞而甚悅上登極擢禮部

右侍郎充日講官丁內艱歸上常與元輔張少師言
自強所講解易省又問問服將闋否服除陞禮部尚
書仍充經筵講官

時宗藩繁衍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
而先後條例亦自相牴牾以故王府科宿猾習其穴
竇交結諸藩狡役出入爲奸莫可究結一一清其源
本協於情法盡汰諸積胥之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
親爲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篆隸無所
索公宇肅然

初北鹵通貢市儀部所議爵賞有定額矣乃鹵欲無厭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二

歲請浸溢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初約凡一切額外
乞求令邊臣勿復通令甲所載文武大臣卹典節年
條例增煩予奪靡準公審詳叅校議爲畫一之法奏
之報可著爲令

丁丑知貢舉世廟實錄成加公太子少保江陵奪情事
起編修吳中行抗疏爭之投揭帖於公公讀之拊掌
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媿我與典禮之宗不忍躡
嚙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左都御
史陳瓚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乞留宗伯亟倡之
疏入慎勿遺我時瓚年已望八病甚請休沐已久公

因書刺尾云此老不起矣心先死也因顧中行曰我
之情見乎辭矣戊寅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
辦閣務甫月餘而一疾竟不起矣訃聞贈少保謚文
莊遣行人護柩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三



大學士王文端公家屏

字忠伯號對南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

公生有異質授書一再過輒成誦甫十三補諸生以才名著登第選庶嘗庚午授翰林院編修與修世廟實錄萬曆改元同修穆宗實錄乙亥充日講官從洗馬晉官詹歷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吏部右侍郎乙酉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與太倉王公同日宣麻五月召對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四

丙戌以風霾為災偕同官條上寬卹四事上嘉納之是歲以丁內艱歸上虛左以待比禫除手詔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行人往迎踰年乃至時上御朝漸稀公入都踰時未得謁見值萬壽節乃上疏曰臣惟堂陛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講久輟典禮並廢矣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尚可端居大內不一出乎章疏頻留網紀漸弛矣皇儲虛位上書力請者鱗次尚可留疏禁中不蚤定乎臣願早臨朝寧無違祝聖之期畢發封章首下建儲之議上覽疏感動為再御門始而恩上目屬久之

庚寅元日召對毓德宮上擁皇長子令閣臣諦視諭以保愛之指請諭教上領之疏請冊立不報公以起用踰年無能有所補救乃上疏自劾謂比者災異疊見疆圉未寧議論紛紜風紀廢壞此亦主憂臣勞之時而署銜伴食不能効一臂之助臣罪當免奉旨慰留公又疏言今元子冲膚中外繫心而大禮未行羣情疑慮又禁庭贊御之間喜怒過當訶責太嚴上累和平下滋危震可憂可懼非止一端而臣才力不能匡贊精誠無由感通內愧尸素不敢自安其辭彌懇上雖未允然溫旨敦趣再三乃出視事未幾申王許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五

相皆去位公遂居首輔中外益倚重焉上一日遣中官李浚諭公冊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復奏擾如有復請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擬傳札以進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可下也以便先錄口詔馳報禮臣行即具疏以復謂適奉玉音謹以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俟而亦隱十五歲語上既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諭公浚所傳止令卿知爾奈何遽示禮臣且部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上並得譙責然上雖不憚而儲議遂決自是廷中無復言建儲者

明年八月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公恐或致激誤乃亦引諭旨以請上震怒罪有德責輔臣附和改冊期遲三年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又以請豫教降罰有差公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不報而他申救科臣者皆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復上疏曰兩日之內嚴旨疊出雷霆橫擊風日凄陰原其弊端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惜謬誇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譴也伏奉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避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實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皇上爲堯舜之主而臣爲堯舜之臣此之爲名垂千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僨事被譴罷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大臣身處尊官家享厚祿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是九廟神靈所陰歿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於李獻可鍾羽正張棟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於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懇愚特賜罷免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因稱疾求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六

上言儲宮論教委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而以臣封還內降至蒙譴訶謫削轉相株累道路之猜疑橫生官闕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也今臣旣無匡救若復渙忍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於不義詎辱朝廷死有餘僇請急罷臣以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上終不允至三月廷試辭免讀卷官賜玦之命始下疏辭有云情依依而戀主頻回弃婦之頭心悒悒以憂時橫灑孤臣之涕時公爲首揆僅數月上亦眷注方深而公意有不可遂堅辭而去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七

至辛丑東朝遂建聞之喜甚曰聖主如天四時寒燠自有節序老臣慙矣爲齋沐表賀上遣行人持羊酒銀幣存問官其子湛初爲中書舍人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病卒訃聞賜祭葬如一品禮特贈少保賜謚文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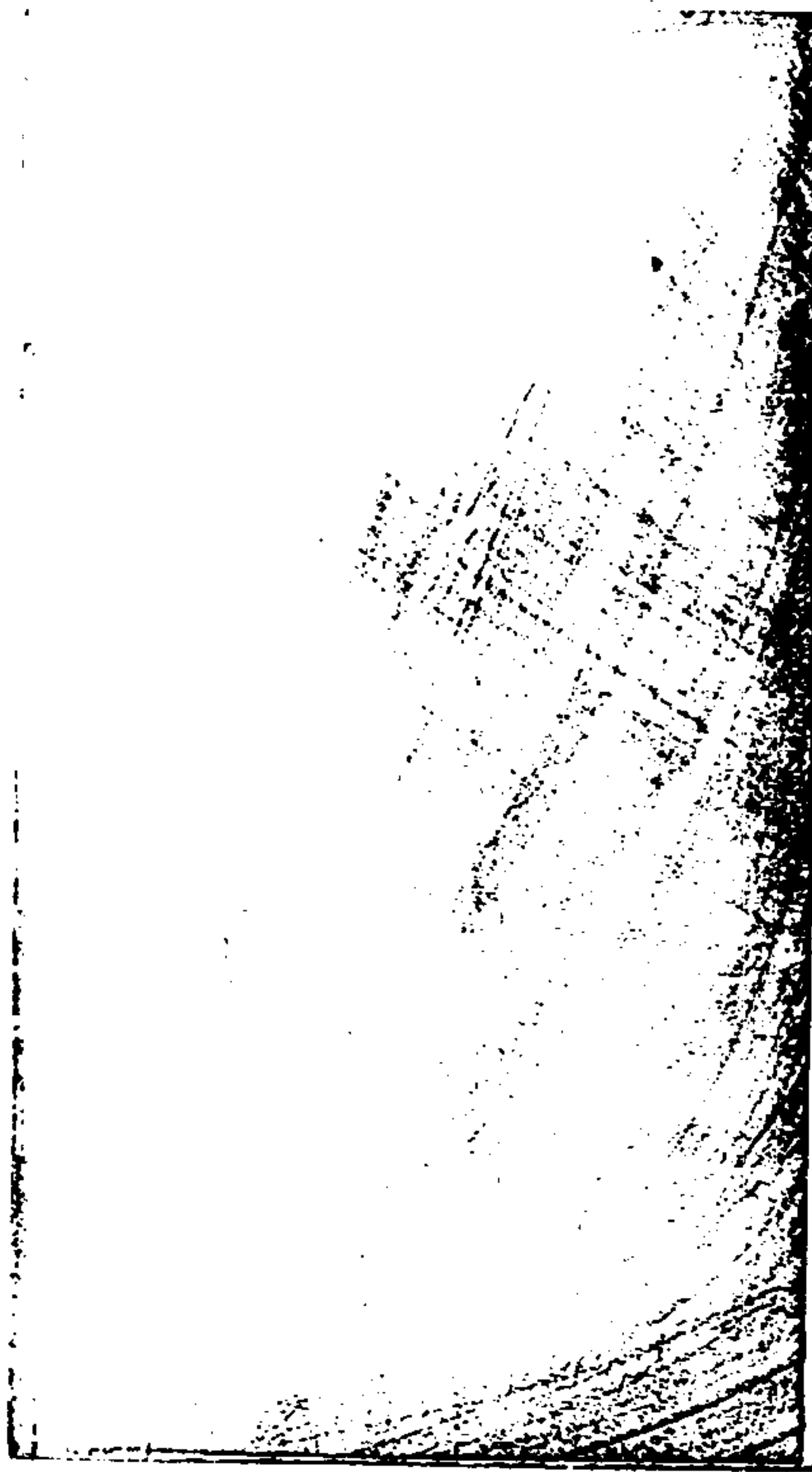
公操履端嚴臨事有執嘗論人臣誠能不愛官爵見重人主天下事豈有難易哉公居揆路前後八年乃猶未盡其用故天下惜之然其所建樹光明俊偉固爛然稱社稷臣矣

公與劉東星書曰振刷天下事非定見不能決斷非定

力不能擔當彼始於軟熟漸乃模稜始於糊塗終於
開茸謾盡國家害盡蒼生弟不願丈為也觀二公相
與之言品行可見一斑

郭明龍與公書曰閣下封還御批一事雖一時上嬰龍
鱗翻然去國而上從此知大臣有不可奪之節外廷
有不戀富貴不顧身家之人天下有不可犯之公議
將來未萌之意潛消默移所關於君德世道不小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八



大學士沈文端公鯉

字仲化號龍江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選庶吉士
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太保卒年八
十五

公生有異質兩乳傍生二小乳兒時見虫蟻亦不忍戕
有遺錢於道者脫而不取為孝廉即以簡素自將耻
事干謁其成進士出高文襄公門文襄以輔臣攝銓
權勢薰灼公自旅謁外無私覲文襄責公避嫌公曰
避嫌賢者事也多所規諷文襄不能用後江陵逐
文襄所株連甚眾獨不及公且稱公為君子他日可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九

繼吾後在講筵屬江陵寢疾百官奔走祈禱殆至空
署公獨不往相知者林以利害公不為動

連丁內外艱上數問沈講官何不來左右以艱對又問
何時除服曰秋仲也上命先補講官俟除服奉職比
公到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尋擢侍講學士掌院事
改侍讀加四品服踰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
與太宰海豐楊公甚相得楊公知公素不通餽遺從
容語公吾柄銓於交際辭受不得不嚴公毋過執也
公曰少宰百僚之望也詎可苟乎海內賢才有知者
必極力推轂而未嘗私薦一人適元輔申公與太宰

俱被言諸上章留元輔者甚多公疏趣太宰視事無一語及元輔人或以諷公公不顧也其踴躍揆地率如此

轉禮部尚書公素講禮學惓惓以維風化正綱常爲已任始受事卽言文體險恠關士子心術爲選弘正以前制義雅醇者刊布學宮名曰舉業正式條上學政八事皆見施行又舉民風侈靡所宜禁革者數十款自冠婚喪祭宮室衣服及竿牘往來微瑣之事各稽國朝憲典著爲定則頒之天下皇貴妃鄭氏進封公言宜竝進恭妃王氏恭妃者元子生母也上報待元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一

十一

子冊立行公又懇請冊立併宥言禮諸臣姜應麟沈璟等上謂建儲已有定序責公庇救小臣歸過於上事雖不行而大典亦自是定

歲大旱土步禱郊壇欲分遣大臣禱名山大川公言民已困矣而益以乘傳之使是重困也不如上齋三日以告文廷授太常之屬致之便上從之又用公言罷寺觀勿禱令諸部寺蠲不急之征及額外經費以數萬計詔各藩方省刑薄斂多方賑恤覈蠲免諸賦毋事虛文

請復建文年號修景皇帝實錄定恒嶽舊祀移太廟侑

享親王及功臣於西廡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議陵祀宜各專官毋兼攝改諸王諸妃墳所視文稱謂之未妥者上皆報可惟年號實錄尚有待

光山有牛產麟隨斃其家實草於皮傳觀之上聞論閣臣欲取視閣臣曰此禮曹事當問禮曹公疏言麟已斃矣在禮當祓除不祥何可座至尊况官司拘驗在所傳迭擾累實多而又使海內傳聖主有好祥瑞之名非盛德事臣不敢奉詔上乃止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十二

宗藩名封向分屬中貴爲與主每有陳乞必用重賄公請諸名封皆令撫按具題已得請者刊爲書冊傳中外所司一覽洞然無復需索留難之弊人皆稱便而中貴以爲絕其賄聚而譁於內閣事遂寢

令甲親王以旁支入繼者其餘子只受本等封爵秦藩故支子也而爲其弟乞封郡王大瑞與閣臣皆爲居間新安許公與公同年私語公元老借瑞力以定大峪山幸爲委曲公終不聽他如唐晉濟淮諸藩有違例陳乞者皆一一執爭上責公執拗公守之自如仍以宗藩要例進曰臣所執例也非拘也自是瑞輩愈賺公屢以微事傳旨詰責或奪俸甚至蚤朝遮掖門不聽公入駕至南郊朝齋宮罷復傳呼禮官公趨候

宮門至漏下寂然以此困公公自是有去志矣
皇貴妃父鄭承憲爲其父請卹授中宮父永年伯例公
疏駁之上予塤價五千兩公復言其太濫止予五百
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至都督同知沒而欲以姪襲
公爭之遂寢

餘姚新會餘干三先生從祀議起公持論獨與餘干大
有所拂忤真人張國祥上言肅皇帝功德隆盛享國
長久以信任方士邵元節等贊元祝禧故勸上以繩
祖武公劾國祥詆誣導諛宜正刑章上置不問

壽宮之役上意屬大峪山輔臣成之議者多有異同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御史遂露章言其地非吉且多石上頗心動命禮工

二部往勘欽天監正張邦垣取五色土囊進之公言
大峪山營卜已定不宜更移而不言無石與五色土
輔臣以屬公公曰禮臣持大體耳何知堪輿輔臣頗
疑公持兩端而當公之往壽宮與大瑞鯨俱諸在行
者皆往謁公獨否比相見公詢瑞建儲事瑞對以不
聞給事某遂揚言公與瑞有密謀爲大拜地旦夕且
宣麻又有言公不請潞王之國爲溺職而都給事某
且以危言撼公公遂決計歸六疏始得請然終非上
意也

起南宗伯公辭里居十四年乃與山陰朱公同被命入
輔政陛見後卽具言感恩圖報望上以聽言圖治語
極懇切上褒答之又極言鑛稅之害報聞又與朱公
約閣臣以薦賢爲第一義宜各舉所知毋避親故且
相戒毋洩朱公唯唯而會有露所薦姓名者公懼焚
其草第請下九卿臺諫公舉而已嘗以長至節詣宮
門稱賀上使大瑞陳矩宴公譚及開礦事公言洩山
川靈氣傷陵脉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時上已
使小瑞偵輔臣何言已又問矩矩以實對上領之其
後卒罷鑛而稅瑞尚縱橫所在肆虐滇人不勝忿殺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瑞撫按疏聞上怒持其章不下公言定亂宜速久且
生變又具列瑞罪狀上爲霽威得無株及秦瑞永訐
奏咸陽長安二令上欲遣官校逮治公力爭而止遣
瑞淮以進方物爲名欲率其練甲至國門人情震恐
公中夜草奏密聞上大驚責淮毋得妄動中外乃安
公念時事艱難天聽未盡回不積誠無以報主乃列謹
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補大僚補庶官起廢棄
急考濫釋寃獄撤稅監十事書之於牌每入閣則率
兩房官拜禱願天啓聖聰或譏公爲詛呪上大怒立
命中貴取觀之曰此非詛呪語也譏者曰其詛呪但

不出聲耳上默不應而先是有楚藩之事楚宗人訐王非其種宗伯江夏郭公請行勸公主其說而四明沈公意異下廷臣議彼此相紛拏久之始從中下宗伯章以王爲真罷勿勘未幾而楚宗以憤擊殺趙中丞直指以叛告事平欲告廟宣捷公語四明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猶爲凡民言耳今宗室駢首就戮二祖在天之靈得無悽然而奈何張之無已則下禮曹議覆其功罪而以文武有勞者行所司獎勵則體面不失而人心服矣人咸以爲允妖書事起大索長安中不寒而栗錢給事夢臯言其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十四

出於郭公併及公又言郭公匿公所緹騎及邏卒日夜環公第伺察縉紳皆引避不敢及公門盡逮繫郭公婢僕拷掠無所得又捕訊公同鄉周錦衣嘉慶家屬極其慘酷公危甚賴天子聖明素知公得奸人繳生光抵法公與郭公皆無恙而公亦自此得請歸矣出都日猶有讒公衣紅袍馳騎閱邊者賴大璫陳矩爲解乃已

家居環堵蕭然半畝之宅壘石種花卽廣廈名園不啻也與其弟某公相友愛皓首歡娛觴詠共適足爲天倫至樂年八十餘上遣使奉璽書存公無何而公沒

矣

公待中官尤峻絕大璫馮保張誠張鯨相繼長司禮皆張甚或共事講筵或有事春曹公自一揖外未嘗交片言亦未嘗輕投半刺誠一日欲有求於公使人先來道意上且相公吾從中爲公地公正色拒之璫趨儒亦以內中所聞疾馳報公謝曰此烏有事幸勿出口故公之拜麻獨山上意官府無一人援者

生平爲德於鄉甚多師尚詔之亂郡人以訛言將盡竄公以孝廉爲郡大夫畫策完其城衛卒轉漕者偶以他故增八百餘名公苦請當事減豁之卒乃大甦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十五

故食長蘆鹽後改河東甚爲患苦賴公力得復其舊有書院沒於河公求其遺址築之扁曰敦倫與諸生講學習禮其中此皆其大者至於讓已卜之墳却鄰人之舍拒武弁之納女復郵傳之小糧忍狂生之詬反以德報與輸粟賑荒之類不可殫述

高忠憲泰交始末云公掌禮部每事與政府相左政府欲去之乘公請告遂票旨放歸上見卽曰沈尚書是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溫旨留用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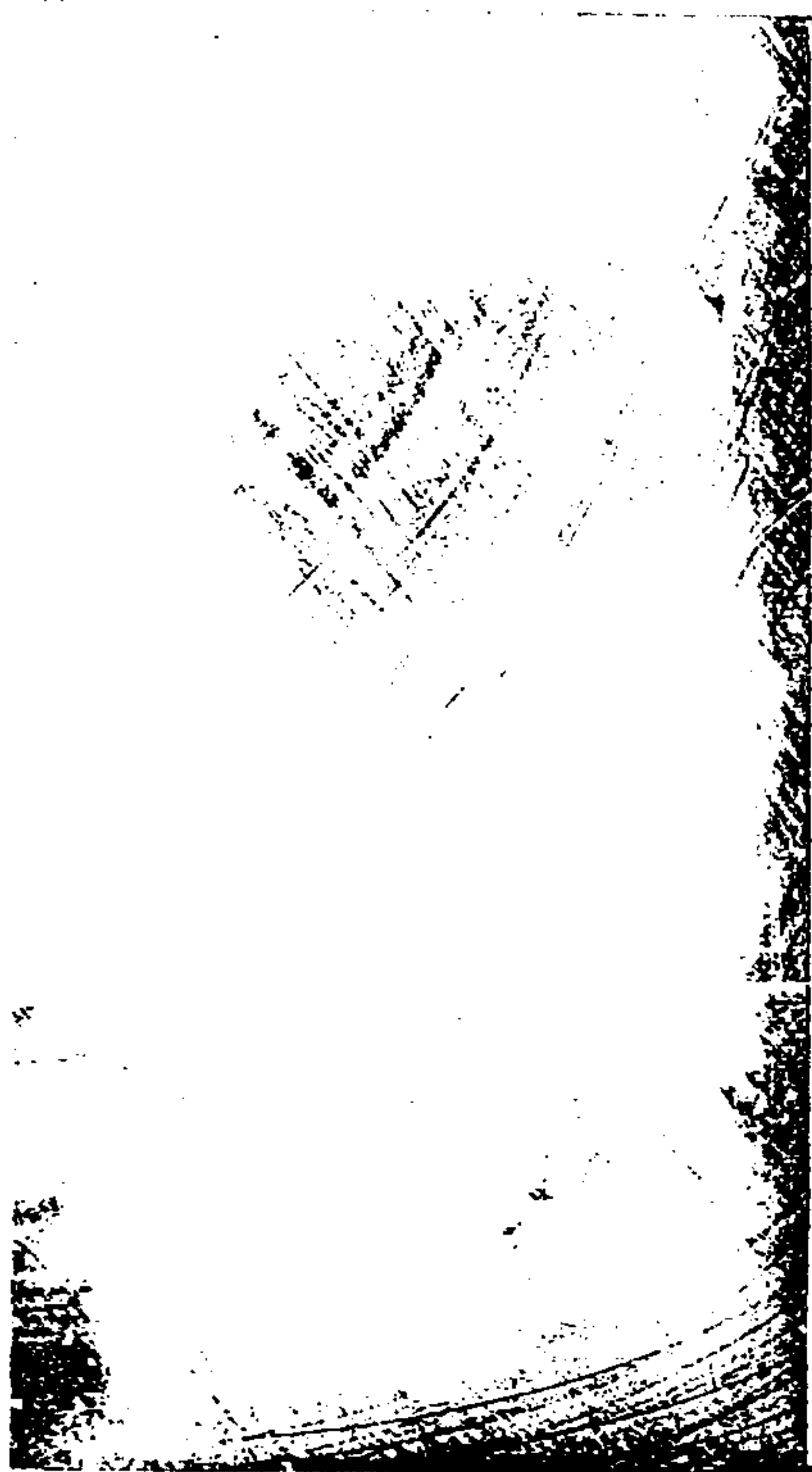
承

政府意疏詆公公求去益力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苦苦要去公亦竟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公名上見

即欣然首點四明無能過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十六



大學士于文定公慎行

字無垢號毅山山東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父玘為平涼同知以廉節祀名宦鄉賢生十一歲而母劉淑人蚤世條淑人言行著於篇讀者悲咽十四歲童子郡縣皆第一學使孝豐吳公異之拔冠充郡學宮州判其來攝邑以側理掄糜餉公不受父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十七

冠辭以未奉父命隆慶戊辰登第選庶吉士庚午授編修纂修肅穆兩廟實錄甲戌同考禮闈晉修撰充日講官上勤政勵學日御經帷公主講唐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反復論說上輒悚聽講罷或分命題咏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具以質對上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

丙子進侍講明年江陵奪情同官蘭溪新建輩七人共為疏力言不可時毘陵吳姑蘇趙以爭奪情杖闕下疏入而桂林呂公中止勿奏江陵以講臣未敢顯斥佯以他事致喪次謂曰子吾所厚亦從人為此耶則

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江陵斃然再踰年已
卯遂引疾歸歸四年詔入日講如故久之進左諭德
時江陵已謝世言者振暴其罪上命司寇丘橐同內璫
往籍其家江陵柄國旣失士大夫心至是成推波助
瀾甚之爲快公獨貽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是非功
過當爲別白卽間有受取亦可指數較分宜焉璫萬
分不及必欲捕空捉虛廣爲搜括恐株連蔓引全楚
皆受其累且江陵母老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
下顛沛可傷宜謀之有司請於明主乞以聚廬之居
立錫之地合古人惟蓋之意纒纒千餘言極其切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九

丘卒從之

乙酉典試南畿晉侍講學士丙戌晉禮部右侍郎己丑
改吏部掌詹事府卽擢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請冊立
郊廟諸大典禮而冊立最懇章十餘上時上意已默
定不欲人言屢旨責公公持之愈堅至自劾乞罷九
疏乃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久之上復思公以舊官
掌詹事府使講春秋疏辭不報

未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
時以宿疾發微有所苦就道則趑趄不欲行乃勉力
抵陸見以怯寒拜起舒緩自疏請罪上溫旨慰令視

事公勅舍人勿解裝爲歸計自是臥病草遺疏惓惓
以親大臣補言官起廢棄爲請已伏枕長嘆曰吾終
不能報國矣更數日遂逝

公見時已儼然大人器度高文襄與父平涼公有通家
誼卒不一往見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率
避匿公獨往視當江陵柄政士大夫稱功頌德者十
人而九公絕不相附及死而被禍所爲引大體調護
營救者惟公其所與丘司寇書天下傳而誦之所著
有穀城山館集春曹奏議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兗州
志筆塵史摘等書郡邑併祀學宮兩臺使復下檄有
司專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九



大學士李文節公廷機

號九我晉江人萬曆癸未會元廷試第二官至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卒年七十謚文節

公幼稟氣薄就塾後猶夜啼筋浮睛露鄉父老謂非壽相父母亦憂之然沉靜寡言永日不思睡十一歲從

黃默堂先生一日以狀元宰相命題破日名魁天下之選身近天子之光先生喜甚命同學北面揖之

初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夏持節封趙藩過家置義田贍族人葺先塋葬族人并友人不能葬者

甲午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時豫教方勤秉燭講讀每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二十

四鼓呼長安門入寒暑風雨不輟

丙申陞祭酒謂今之教人者不近守高皇帝整齊嚴肅之法而輒遠引敷教在寬之文夫所謂寬者乃多方

勞來輔翼欲其自得之謂豈以縱弛為寬哉故教一以整齊嚴肅為主拜興有節課講有程差撥必公曠

歷不貸而又以膳饌之餘葺文廟垣屋修補供具祭器葺官號房射圃又於圃中隙地植槐柳桃李梅杏

數百株

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主京察公忠詳慎事事不忽攝戶工部盡革闔京舖行立水兌八規刊糧解單

以杜橫索成山伯壩官河養魚民苦水腐不可食諭成山決之葺外羅城一百三十里歲歲省水衡萬餘金葺孝陵周垣五十里葺皇城直房公署廟祠牌坊橋梁飯堂皆取諸節縮奇羨疫置無用之資未嘗動帑一緡

歸德四明兩相不協會楚事四明又與江夏左江夏許四明遂成邨至江夏引疾去守肯楊村妖書事起言官因借以傾歸德及江夏至逮江夏從人乳媪會訊獨以身翼護之時嫩生光佐驗甚明已承伏眾猶不決公曰此事不決精神荼毒矣於會稿職名下直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二十一

情真二字眾署情真者十之九稿進於上獄乃決

署禮部四年立簡便之法以便宗藩飭殿試之規以閑進士定廷試之期以便歲貢行歲考革彙考以便孤

寒革紙戶舖行以便民糊屋以居官施衲衣以活凍丐一切公文查覈題覆投領轉發不越日而其大者

莫如王府印遠年枉抑有訴立查定奪出示人得面盡無阻格停滯之難諸宗知其如此遂不賄求胥吏

及中官費大省貧宗便之

甲辰朝覲上於禁中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趙世卿李廷機此兩人閒不與外吏接也褒以忠慎恭勤

丁未入閣辦事謝恩疏言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無不爲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來不知有毀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對主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人教之進言建言急收拾人心曰天下事平平做去天下路慢慢行去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美必歸君入告之語必不外傳雅慕清淨畫一之理欲省議論明職掌毋相軼越守令甲毋動論官曰勤事論人曰躬行論大臣曰擔當論相道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曰行所無事論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王

人曰中材最多惟恕以用之至論邊事則曰不可爲問其故曰苞苴可絕乎請託可杜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欲將勇兵強餉足不可得也既入閣四方書揭俱於長安門外投領無有至其私寓者

在事九月主張四川撤兵全活黔蜀生靈省餽運處撫安疆臣兄弟不至爲播州之續謂北地營田可聽民自營官勿預山東故有海道通遼可轉粟給軍南京鑄錢利厚可廣鑄北輪濟工折俸商人苦累可查正德初年牌甲法編銀備役間以折色濟之會有煩言遂決意乞身自戊申四月後屢疏屢慰不出言者益

湧不辯已酉冬移之真武廟居焉人曰藁矣曰席藁也或曰荒涼曰固安之或曰子未可以去乎必去必待命去耳暇中續成春秋日講考永樂迄隆慶實錄所載閣臣爲皇明閣史纂國朝名臣言行錄編宋賢事彙刪通鑑性理書著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績若干卷壬子二月返舊邸有行色上遣中使諭留者三遣鴻臚卿者一遣太醫視疾者一及辭朝賜銀幣馳傳護行而尚責中璫不邀留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王

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禮節事體咨前輩至行已居官則曰擇善而從可也秀才時館於何憲副小洛公家見公自道居官朝參之勤心識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養安失禮怠事嘗言無故不朝參公座律當笞君子懷刑烏可犯焉

攝南工時有縉紳過謂公翰林官顧肯親俗事乎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居恒喜誦羔羊之詩而玩其序所謂節儉正直者以爲正直必出於節儉每語家人曰士大夫耻言治生然不可不治生夫治生非委瑣齷齪怪吝自封殖之謂不過節用耳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遷之驟未嘗以一差一缺噤喘當道之前不能諛人亦不能毀人事可告人私

書可示人或言人過失曰未必然或告以某人怪子曰渠與余善不怪平生操無心之道以遊於世人亦多亮之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十四

少師葉文忠公向高

字進卿號臺山福建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謚文忠

六歲就外傳稱奇童稍長為許令夢熊首拔薦於督學宋儀望以童子應秋試時尚未聘許令聞邑人俞氏有女召俞令婿公即公堂治酒削牘函幣成禮而歸費皆令辦絕類徐文貞受知聶公豹事

萬曆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庶常乙酉授編修尋

丁內外艱歸已補原職轉南司業進中允猶署監事

丁酉典南試光皇出閣推東宮講讀己亥陞南禮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二

十五

右侍郎時李文節郭文毅俱在南相得甚懽文毅入為宗伯妖書事起四明欲殺文毅公貽書四明以風波荆棘為言遂成顯隙淹南中凡十二年然聲望日重丁未以禮部尚書入東閣時與公並拜者故相王文肅錫爵于文定慎行李立節廷機錫爵矢不出慎行甫拜官即卒廷機先為人所論劾後益困人言不復入直公遂獨相屢揭請停買辦救言官司宛平縣官發邊餉及賑濟銀止瓜龍袍段價東宮講讀考選起廢上或從或否然亮公忠正不為罪也其疏有云時政之壅也如隔食之病令人困悶而不聊生議

論之煩也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憤而不自覺人以爲篤論

黔國莊丁收租挾勢剝掠因奏歸之有司官乃得蘇於西北東林浙閩之爭及辛亥京察多所調停必執於正癸丑特旨命典會試卽闈中稟旨且增額示眷公感主恩深重於東朝調護尤力皇貴妃王氏薨光宗生母也喪葬極從優厚妄男子王日乾效妖書故智撼及宮闈公聞具揭付內臣曰上問方進上果震怒曰此大事閣中何以無言瑞應聲以揭上大約謂小人奸計當靜以處之毋爲所動上覽之頓霽威遂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王

問東宮遣取閣揭公曰皇上旣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參日乾下之獄壬子冬十月請福王之國疏云自頃旬日間內外喧傳謂皇上欲借聖母賀壽爲題目以留福王大小各官無不驚疑今又有此論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符合且謂此一賀也皇上不爲聖母之稀齡慶而爲福王之留行慶而福王日延一日歲延一歲其意將以何爲王日乾等之妖言人將信以爲然自此以後中外無日不喧嚷朝端無刻得安靜聖母聞之必爲之不歡而皇上之壽聖母者乃所以累聖母矣皇上孝

事聖母之盛心而使人疑爲睚留愛子之私意天下萬世其謂之何卽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臣見庶民之家上父母旬壽皆於一二年前行禮聖母稀齡只隔一歲今冬預賀聖母必不以爲非禮如聖母必欲俟之明冬臣不敢強惟是福王來春必當之國不必遲留且潞王聖母之愛子也亦在外藩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皇上率皇太子與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爲歡何必苦留福王使宮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所奉聖論臣謹封上未敢遽傳蓋一傳則紛呶立至更爲難處而臣之罪愈大矣伏望聖慈留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王

詳覽或卽以臣言轉奏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卽擇定明春之國日期以安人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癸丑五月辛未又請減福藩庄田疏云祖宗以來親王就封自景潞二府外並未庄田過萬頃者福王何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下今自縉紳至小民無不猜疑謂聖諭雖明然庄田不完必不之國明是福王借此極難題目以爲稽留之計萬口紛紜一倡衆和卽皇上之心昭如天日而皇貴妃與福王亦幾無以自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前疑盡消不定則疑議

愈起不索庄田則之國自定必索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而決者今嚴冬在即去明春不三四月耳而擇吉之旨未傳徒以庄田日延一日人情安得不疑以臣疑慮福王富貴已極卽少此分外之庄田亦有何損何如捐之以彰令名於天下且河南山東湖廣盡被水災百姓淹沒流離救死不贍若加之以摻括庄田將立生禍變天下且羣起而指王爲弊端雖有庄田安得而饗且王所得幾何乃以此結怨於天下哉上徘徊太息次日傳諭如請定以明春其土田四萬頃疏減其一又惠王自辭其一漸有次第一日皇貴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无

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趁此寵眷時啓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况積年口語可畏一行水釋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貴妃聞之心動乃如期行公送之郊外殷勤致語而別送聖母喪詣山陵題主禮畢遂請省葬上固不從公堅請乃允放加少師坐蟒賜馳驛又令留數日無速行公疏勸舉政用人特薦名臣鄒元標等有旨褒答且

遣內臣齎藏經賜公邑黃葉寺圖其山川以歸光皇卽位二旬卽召公已鼎湖再泣熹廟辛酉再命詹事府主簿同原差行人趙公入時劉公一燦居首揆與老璫王安同心輔政宮府肅清宵人不便遂有間劉於公謂不欲公速入者公以十月入朝到閣首請發帑金濟邊得二百萬念遠陽始禍由撫臣李維翰輕率進兵推官鄭之范尅削軍餉奏請逮治又爲故總兵戚繼光請補贈謚皆奉命旨未幾一燦以言去國恩禮頗薄刑部郎顧大章極言於公明一燦初無他意票旨從優一燦竟得善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无

熊廷弼守遼勞苦有功言路齟齬之去袁應泰敗一燦起廷弼田間又爲處分諸抨擊者以明賞罰廷弼至遼與遼撫王化貞隙化貞故公癸丑門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仗主進戰廷弼謂勢未可動化貞遺書公有麟閣奇助唾手以授老師當不令南昌獨有其功名已而棄廣寧遁竟陷廷弼與同逮諸惜熊材者疏論遼事遂有門生悞老師之說科臣侯震暘疏論諸輔并以不能主張責公公觀人情向背各半漸有去志自王安死魏忠賢益橫以公者碩故未敢失禮公亦曲爲彌縫如救章給事允儒帥御史衆周御史宗

建之廷杖高少卿攀龍劉主事宗周之重處公力居多

天啓四年公十八疏乞歸謂科臣傳魁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訐奏幾不可開駕帖之舉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於以釋官府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

楊副院漣擊瑞之疏上中外遂如水火尋九卿科道疏連上衆謂當乘此決勝促公爲助公不應曰閣臣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三

廷臣所處不同廷臣主於發奸不憤激則不盡情閣臣主於平章若附和反足債事止具揭稱忠賢勤勞謹慎朝廷眷顧已隆盛滿難居宜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又言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况聚數萬之甲兵於宮庭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而他日終爲隱憂止之便已而御史林汝翥以畏廷杖潛遁羣瑞圍公第大索汝翥公甥也公具揭自明言中官圍閣臣第二百年來所無臣若不去何顏見士大夫奉旨慰留盡收回中官汝翥亦請順撫上聞受杖遂移居再疏乞歸歸二年卒於家

公善因事就功在神宗朝杜門求去上必借一事慰之初爲釋滿朝薦等三人又爲允點閣臣二人熹廟時孫公承宗以閣臣視師公爲勅極其褒隆引裴度郭子儀事屬之以其間請免帶徵設法團練安插邊民錄用豪傑詔告天下有朕實不逮貽累吾民語上不悅諭改公謂感動人心全在於此卒不改壬戌殿試得文公震孟爲第一天下共稱得人震孟後以疏論時事忤瑞欲杖之公力爭語忠賢曰此上首科狀元苟遭挫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解蓋燕俗敬事信國瑞信畏鬼神故因以獲濟常歎曰昔年事以手代口雖甚觸忤怒一夕卽平請亦卽允今日與內臣執辨以口代手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雖勝必不繼後難措手矣後卒如其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二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三

侍郎趙文毅公用賢

字汝師號定宇蘇州常熟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常授檢討累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謚文毅

生而魁岸超朗甫五齡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警敏父叅議公嘗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辛未成進士館試第一授翰林院檢討丙子與修會典丁丑分校會試是冬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之曰是不獨爲斯世綱常惜亦當爲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國進退惜矣是時彗出西南長竟天遂上疏極論臣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以回籍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

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然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法紀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既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逐影附聲背公諛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以爲此人紀之所植國是之所以定者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臣愚敢昧死以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時編修吳中行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考亦皆具論不奔喪非是疏上同日杖於朝削籍編戍而進士鄒元標時號哭於旁翼日即疏論江陵申救四臣甚力旋奉旨杖百戍蓋一日而五人之名震區宇云公歸江陵側目未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洶洶甚公聞曰吾得從菴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惟冥搜經史匡坐笑詠澹若無聞既而直指中悔移病去歲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禍乃寢是年冬以言官累薦陞右春坊右贊善而凡爲江陵所排阨者

皆被徵列交戟矣

癸未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冊封鄭府事竣陞司
經洗馬尋纂修玉牒陞左庶子掌坊事公自削籍時
日擊東南民困於徵輸稽之父老稍知吳賦所以偏
重有不盡款部額豪胥伏蠹不可勝言者於是條陳
一十四事一曰議田賦之數二曰議混派之數三曰
議徵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
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議兵餉之實
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一曰議荒田
之核十二曰議征歛之期十三曰議徭役之累十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抵疏上格於衆咻會有
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

丁亥陞國子監祭酒兼少詹事既蒞南雍惓惓以四維
勵諸生曰士不敦彛常卽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
繪虎無濟於用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
鼓舞之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一以身先士子
黠鶩者範於嚴而不敢肆進修者樂其引翼而日興
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之當新者諸史籍
之剝蝕當更正者一一營修故少宗伯黃公觀死靖
難其廟圯更葺之樹表忠碑以風世

戊子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忘忠
益乞蚤定儲位省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母令窺覲不
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旋陞左比太倉再相有三王
並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元輔初至之日慨然
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密封揭帖
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論從中出道路籍
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千里應召而進曾未浹
月踰旬而已蒙不避之疑元輔之心亦豈能安於此
哉疏上事得寢而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
論人材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物望益附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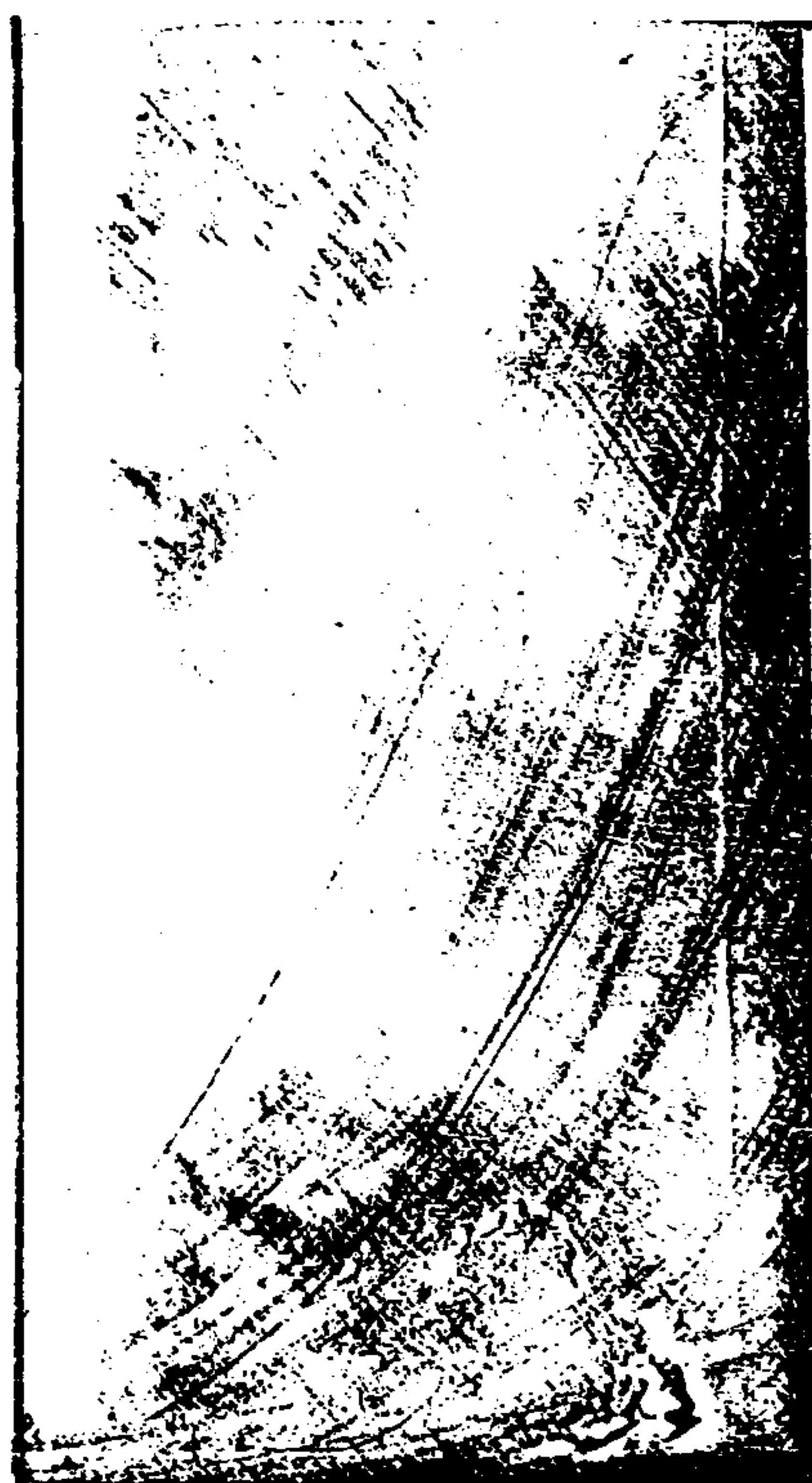
尋以吳鎮絕婚事許奏因三疏懇歸初妻人吳之彥當
江陵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
具而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
爲姻婭而其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恒悔與公婚數言
之所親凡事數避遠公公嘗過吳吳坐鎮於其弟下
曰婢子也不當與嫡齒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事
在辛巳及是越十三年矣實乘公之間而肆其毒然
公遂不能安其位矣以丙午年卒

公剛直好義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於正事所不可雖
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頽頽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

常居恒語人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戚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五



少詹吳公中行

字子道別號復菴宜興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南京侍讀學士

尚寶丞吳公性仲子捉髮侍符丞飲客命對曰笛聲林外轉公應曰杯影水中浮坐客大驚弱冠舉鄉試欲計借公訶止之曰老生兀兀者何限孺子無操公遂謝公車乙丑戊辰兩入毅會與兄簡討有郟者抵公卷於地至辛未舉進士選讀中秘書授編修歸省段安人丁丑入都江陵迂而喜曰壁經分校原以屬子而奈何偃蹇不進公意固有在佯應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六

冬會江陵有父之喪故事輪同館一人治喪公察江陵哭不哀心怪之覩矯旨奪情事心愈怪意臺省有明大義者迺保留疏交章至矣公奮然曰豈其堂堂翰苑將遂無彙正乎遂閉閣草疏明大義江陵所恃以彈壓百僚者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公剖晰父死不奔喪於理所不忍而法所不敢言婉而刺公意蓋曰江陵器我不淺吾言行相與有成不行使萬古不可泯此議論疏入具副封進江陵所江陵曰疏入乎公應曰豈有未呈天子先入相公者乎江陵怒公遂退次日趙公用賢疏入又次日艾沈二比部疏入而票

杖譴命進矣公聞報南向望天而謝段安人者再曰
吾不能爲子急於人之爲子者吾死有子代爲子贖
矣相向拜毛孺人者再曰白髮在堂呱呱在室其以
累子吾死矣毛孺并挽袂泣公割袂躍馬出而逮者
以銀鎗至公語二三同事曰今必死勝不汗死死懇
高皇帝所耳呼子亮曰酒來酒來酒至盡一卮而入
時天霽忽陰黯天雷有聲杖畢公血噴鼻面衆爭謂
吳編修且死忽秦中秘挾醫至投一七蘇是日鄒疏
入而迫促公等日甚乃以板闔昇公之潞河水雪峻
嶒魂魄爲消越數日而段安人訃適至公泣曰天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七

胡不死我從吾母地下乎嘔血數升抱疾過奔廬於
安人墓左孺慕者三年鄉人罕窺其面江陵怒未息
客授計於直指使穿公等其人中海去後來者業已
布網其人又以前殺安成劉御史臺事覺逮而禍寢
江陵沒後用言者薦起家入都晉官允明年晉宮洗少
司業旋晉右諭德充日講官世謂或可縻公而公天
賦憇直不欲碌碌托老成爲保祿位計晉講直尺指
大臣阿諛不匡拂又受邊將賄賂掩敗爲功聞者壯
之而忌者且甘心公矣會御史丁此呂搜科場骹法
諸黨士不無心動而冢宰疏叅之於是言者侵及閣

部佯托疾求去卿寺大僚復紛紛疏留公不勝惋結
曰保留大臣此江陵故智此可留彼則彼亦可留此
是交相固也言官去留取自上裁特疏叅言官此二
百年未有事獨奈何今日見之此尚可與之並肩事
明主乎疏爭綱紀甚力太史後巷謂公疏有撥亂反
正之功知言哉乃兩御史望肯而擊公矣公卽乞病
免四疏得俞旨賜公白金文綺乘傳歸一時臺省爲
公不平疏留公公歸仍窳身蘆葦中與漁樵薜蘿爲
侶而視昔江陵時又加甚焉八年兩膺薦剡起南京
侍讀學士公戲曰此以奪之之道與之也言者果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八

公屢疏乞身旨擬公在籍聽用未幾公病將卒正衣
冠呼諸子部署家事歌四闋長逝所著有賜閒堂稿

侍郎沈公思孝

字純父號繼山嘉興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卒年七十

當為令時時新鄭高公縮銓事衆中每日囑公欲處以京秩公曰令吾分也越分不祥受廣之番禺番禺善地吏往往以賄敗公廉聲特著江陵私人為制府檄諸富人市海外諸國權其入以佐幕府公以為誨盜持不可又欲田瀨海山益稅額公又策其非便力沮之制府以公強項銜公甚然無以中公卒慰薦之召入擬授工科給事中而粵帥慮公發其奸貪狀陰搆之制府謂茲令也居言路且不利于乃公制府遂尼公僅得刑部主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九

江陵奪情事起公憤發不平偕同官艾公穆疏論之得旨杖八十戊神電衛踉蹌血肉中間關萬里賴天幸得不死江陵物公得賜環客有善于茂苑者從容諷公願公不為崖異公笑曰我如松栢安能作桃李顏耶斐江公初起亦自使人諭意公終不應會丁御史此呂論科場事太宰楊公紘御史公獨謂御史言是而又與吳趙兩太史江李兩御史歡每衆中頌言之於是言者遂攻公移公南太僕卿公至南而房御史

寔以私怨詆海忠介公屬有三進士上書直忠介俱罷去公感憤太息曰時事如此不去將自及遂拂衣歸

擢右僉都御史出撫三秦寧夏難作公拮据行間轉餉濟師不遺餘力而持議間與督府異同遂移公中州公力辭不赴詔趣者再公曰不能三秦何有中州移卿大理晉工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公在大理則駁正郝瑞之獄在工部則疏減羊羖之額止盛甲之請裁府第之估所省金錢無筭在兵部則嚴月糧之期汰選鋒之濫一切規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十

畫至今遵為絮令卒以廷爭日本封貢事與當事左而前論科場丁御史亦從謫中稍遷至叅藩復罹計典公又爭之力卒不聽遂移疾乞歸公既歸杜門謝客幅巾短褐蕭然如布衣時未嘗以一刺自通大吏干旋絡繹造請公悉屏絕之至談間隱疾扼腕裂眦即媿媿不自置一時蒞瀾者率皆嚴重公有疑事必咨而後行公沒而吏民思公轉深謂緩急無可仗也公之忠寒峭直稍類韓休而其冷面剛心大似包孝肅乃唐宋之人尚能容孝肅與休而今日不能容公此可以觀世矣

巡撫艾公穆

字和父號熙亭楚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中

丞

公為刑部決囚陝西時新旨決不滿數者重罰公止決二人使者動色曰如嚴旨何公曰是在我我終不以人命博一官及報命謁江陵相盛氣相向如明旨何公曰上冲年廣好生德正所以佐相公平明之治尊旨也越二年公與同官沈公思孝劾江陵不奔喪俱被廷杖戍西涼赦還為南鴻臚卿歷四川巡撫忌者嘗以公言播事不欲加兵誅求公落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十一

祭酒陶文簡公望齡

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萬曆己丑會元廷對第三官至國子監祭酒卒年五十五天啓中謚文簡

父承學歷官禮部尚書公稟極清癯靜穆之性自孩穉而已然五歲未塾師客戲命以句中舉中進士公應聲曰希賢希聖人又問所親曰吾欲為聖人奚道而可所親曰學聖人必主敬曰主敬奚若曰主敬必危坐公乃危坐終日不怠十歲時自作文字成文理父師不知也欲應童子試父師以其年幼不從至十七應試即補邑弟子員越三年舉鄉試第二與伯兄德望同年舉於南都已丑中禮闈第一廷對擢第三授編修在館日與鼎元焦弱侯讀中秘書專致力於聖賢之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三

十二

書與弟奭齡向時迷陋視一科第為究竟地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耳聰明人宜蚤悟勿墮大海而甫覓舟楫也辛卯兄德望棄世尚書公以慟哀致病遂告歸慰親甲午詣闕補原職同修國史撰開國功臣傳乙未分校禮闈考滿得推恩父母戊戌丁外艱辛丑復補原官尋轉太子中允撰述制誥時東朝始建覃恩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休公體素羸至是

益憊思解去不允而當事者見重公以左春坊左諭
德兼翰林院侍讀典試南都事竣復命

會妖書事起一二細人構其間詞連大僚時上方震怒
勢將不測曰如此則大獄興反覆相噬禍且株連臣
子不足惜奈朝廷大體何誦言之當事力為營救事
乃得解

甲辰三月充廷試受卷官事竣杜門上疏力請至再得
予告既抵家母病甚扶伏床第增損藥餌數月乃間
若替年詔起國子監祭酒上疏言臣母年已望七素
患痰嗽延至去歲陡爾沉綿臣抑搔肢體每切寒心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三

十三

近出戶庭輒驚噬指臣聞陽城為國子司業生徒歸
養凡二十人使臣棄病母床第之間趨簡書千里之
外悖倫敦德不孝之尤陛下方俾以忠孝作人亦安
用此疏聞詔以新銜在籍戊申母病不起甫百日亦
遭危疾而卒

生平服膺文成之教於宋悅慈湖子輯慈湖金鉅於近
世悅龍溪近溪各輯其語錄嘗曰慈湖師陸文成之
所自出餘子皆文成之裔也學道之堅精進勇猛卽
庸流單士片語近道折節下之與其弟輩友愛無間
聯床共臥動卽浹旬月未嘗入內體羸弱不任勞苦

而性喜臨汎往往旬日不休崎嶇跋履初不言倦無
見林薄蒼翳清溪滌洞則解衣盤礴嗒焉忘返或至
山水奇絕之處則攝衣而登踐苔捫蘿凌犯危磴從
游者方戰悼危慄而翩然獨詣直躋其巔宿萬山之
巒必晨起以觀煙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沒情境所會
嘯歌不已嘗一登洞庭兩游白嶽窮台蕩之幽峭覽
天都之奇勝陟天目臨寶陀幽絕處皆有題咏短吟
長什無不可誦所著有制草若干卷歌菴集若干卷
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三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三

十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四

尚書黃文簡公鳳翔

字鳴周別字儀廷福建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廷對一甲第二人仕至禮部尚書卒年六十天啓初謚文簡

授翰林院編修奉命教內書堂公謂同官羅萬化趙志舉曰古稱貂璫賢者僅呂彊張承業二人太狹沮者輩向往心漢如史游鄭眾唐如馬存亮楊復光皆可稱述矣直彊承業也蓋多所採摭使廣為取法因彊集成書以授使誦習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四

萬曆初預修世宗實錄成晉修撰復纂修會典管理誥勅充經筵展書官會試同考官五年大學士張居正奪情起復衆論譁然吉水進士鄒元標繼編修趙用賢吳中行等上書論劾居正恚甚取中旨杖之欲斃鄒以鉗衆口鳳翔昌言於朝曰鄒生烈烈如此胡可死之囑鄒鄉人甘雨調護之鄒得無恙迨編纂章奏悉取諸疏輯入之或以爲非相意不顧也八年春會試天下士居正欲第其子令人授意俾公入爲領房公固辭使同官代而居正二子得售十年又當主南畿試又以吏部侍郎王篆欲私其子辭不往

代者卒以是敗人皆服鳳翔持正有識不爲阿私如此

尋改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明年陞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二年改南國子監祭酒念母歸十六年起原官改北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時鄒元標已擢用復以直言忤帝被斥而帝朝講漸稀多殖貨利公上言方今四彘鱗集闕下陛下頻免朝講耽溺宴安臣竊耻之天下大計用人理財二端建言諸臣獲譴獨重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則糜爵祿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臣以爲直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四

臣宜召用也宋藝祖欲積縑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爲用兵費二君非堯舜而猶若是今戶部二十萬之歲進既非舊額積爲常供能保無冒濫者乎臣見都城內外寺宇金碧煒煌皆內帑所捐金也遠方楚利之供奉歲時齋醮之頻仍與其捐厚費於冥漠孰若寬一分於民命哉疏入報聞時儲宮未立中外皇皇十八年冬有明春舉行冊立之論大學士王家屏出以語禮部尚書于慎行侍郎李長春及公遂上冊立儀帝怒其宣露意中變而奪公及慎行等俸三月公復疏爭之不報因乞休二十

二年起禮部左侍郎明年改吏部俱兼官如故已遷南禮部尚書復疏辭不允再懇許之二十二年復起尚書又辭仍不允復再懇命以新銜在籍調用

公事母至孝其膺命屢辭皆以養母故情語懇切有云傾葵向陽遠在萬里慈烏返哺近在目前臣願為其近者夙夜在公難於報稱菽水竭力易於承歡臣願為其易者又云君親大倫輕重難旣臣誠不愛此身以負陛下而猶不忍此身以負臣母陛下在廷非一臣而臣母在家僅一子絕裾倚門實繫臣心又云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先王之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三

人事親也由子而及其家望陛下之教臣事君也因禮而錫之孝先後諸疏剴切懇摯讀者感嘆最後母以壽終而公年且六十執喪哀毀不異孺子四十二年再起禮部尚書公已前卒矣訃聞詔賜祭葬公舉進士四十餘年在官僅十三載與人平易忠厚而持身獨狷介謹嚴在詞林獨善蒲州張四維山陰王家屏二相皆不久於位其於江陵多所抵牾至他相落落無所親疎生平與鄒元標以道義相劇切家居時貽書同學孜孜不倦為文爾雅醇正平居蒼衫革履自澗自櫛無他嗜好也

尚書余文恪公繼登

字世用號雲衢北直交河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生八歲而考妣客死煢煢千里扶兩棺以歸宗人睨而弱之欲謀其產所以齟齬百方竟得無恙而謁里師受經誦習日力年甫十三補邑弟子試輒高等族人始不復謀

萬曆丁丑成進士選庶嘗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在館局三年未嘗尺寸易其度癸未分校禮闈是年纂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修撰賜白金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四

綺

戊子使周藩却餽遺無所受歸渡黃河中流而舟膠波濤撼之柁折舟人皆泣具衣冠而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子之罪也以予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伏罰惟神實圖利之禱既而波恬如或翼舟以濟

已丑充經筵日講官上久不御講臣子無所關其忠因以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誼傳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比古諷諫之義言者亡罪聞者足以戒也

辛卯留都主試壬辰陞右諭德典試武闈甲午陞少詹
充正史副總裁修武宗毅皇帝紀丙申大內火借講
臣上章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是年擢禮
部右侍郎

巳亥推尚書值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實不以文今
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子不婚不冠
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於陛下乎霆怒氣
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
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
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五

輿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二氣舛錯之狀近歲未
常有也天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苦於征調
龍權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於上而不可得計惟有
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之伏願以愛民
實心爲順天實事罷諸弊政不便於民者疏入上溫
旨答焉

九月太白經天道山崩湧出土山五復上言天不和寒
暑隔人不和贅癘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纏失度
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
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

水而川竭神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
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
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世變如亂絲民命如
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
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
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夫羣臣者陛下子也臣子不
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
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六

爲糟粕倫理法度皆爲虛幻惟了此心則踰閑蕩
檢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爲新
說甚背理傷化宜絕其端勿使進奉旨繁爲功令下
學官釐正焉

公自署部時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
儲又至八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上意感動勅所
司爲具將行大禮已不及待卒於官

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
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
屬有不當卽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曾

學士過其家茅屋數楹蓬蒿沒足歎息而去生平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宮皆見置楊夫人求為之地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即郡邑小試終不肯為一言產既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稔傾廩以食之不給糜至就於京邸復分俸給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貧而能施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言行錄卷七十四

七

侍郎郭文毅公正域

字美命號明龍湖廣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謚文毅

釋褐選庶常自念木天重地而李何諸君子逸於外皆以作者自雄妄謂登壇不由史館吾當有以振之至於庶常之選名為相儲而僅以詩文為職業經濟謂何故雖博極羣書尤究心朝典於河漕鹽屯兵食大計四方風土人物利弊興革儲時胸中倒篋而出之裕如也所著有黃離集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言行錄卷七十四

八

甲午充東宮講官陞中允歷諭德庶子凡五年皆不離講帷神廟嘗夜飲偶問哥兒此時出閣否自是東朝每午夜出講以為嘗天寒甚爐無宿火公大聲語近侍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凍即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近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膚僵口噤以死乎翼日傳語禁中爐火郁然矣公之擁佑東朝如此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做司馬光才科胡瑗二齋以接真才李寧遠之孫都督君就婚於魏國騎而過文廟門不下學錄執而扶之李家奴數百踣邸門思逞而魏公亦至公謂魏國今天子尚皮弁

無所不至意嘗在歸德與公形之奏牘而公之兄國子君公之友若于比部玉立田禮部大年布衣沈令譽方外達觀且榜且死卒無狀又數有人以虛聲恐喝勸公自裁公自信有天弗為動同官華亭唐公晉江楊公會稽陶公卽墨周公正告四明郭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四明踟躕無所容揮茗灑地告天為誓唐公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其如臺省之希風下石何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瓜蔓何以辭於天下後世乎四明氣奪而邏者謂敏生光膚險有素所引語畧相合宜坐罪主讞者蕭公大亨欲脫敏生光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十一

牽入公幾欲置不問賴李侍郎廷機牛侍御應元湯侍御兆京沈侍御裕王比部述古証成之大獄乃得解久之妖書寢而楚宗變作四明遂不能安其身乃牽歸德借去

公立朝政事之繁出於文章氣節之外者使爰立作相世道不大有賴乎而僅得中壽以沒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哉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天啓初奉光皇遺詔疏恩舊學加贈太子少保蔭中書舍人謚文毅

尚書馮文敏公琦

字 號琢菴青州臨朐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

禮部尚書卒年四十 謚文敏

生之夕祖母夢朱衣象笏立於寢門之外曰子韓琦也今為而孫寤而公生因以命名萬曆丙子年甫十八舉於鄉明年遂成進士選庶嘗讀中秘書與選者公年最少肆志問學誦讀講貫日有程要尤究心歷聖典謨洎先臣條奏講求有用之學謂魏相條上漢故事可為師法而奏議論事則陸宣公一人而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十二

官與同官余繼登進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說以傳時政

以子主試湖廣己丑主武闈時倭賊之亂方作公於策問中具言鹵賊陰媾并滅賊退鹵之方縷縷幾千言後事平以策中語覆之若持左券大都公長於策畧深諳典故至憂君愛國一念雖七箸不能忘片楮單言語及時政艱危未嘗不淫淫涕下也已陞禮部右侍郎聞父病篤緣經筵舊勞以乞恩封并乞回籍上允之特賜銀二十兩馳傳歸省歸甫八日而父病不能起矣每泣語人口聖恩浩大此八日之養勝於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五三二

公九鼎也服除爲纂修國史總裁

東朝未建有詔並封三王國論沸騰公取皇明祖訓一條正告太倉太倉遂自認誤亟上疏引罪曰臣實惜不考祖訓左庶子馮琦教臣也其爲朝廷取重如此辛丑主會試尋陞吏部侍郎公之佐吏部也一以獎廉抑競爲念每月首序次循資銓陞者粘列後堂之壁遇缺挨次以補吏胥毫不得恣其罔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凡言官抵觸上怒特旨下吏部降調謫削無不殫力救援上亦屢賜優容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十三

監以供帳乏請改期戶部輸遠餉未出都門便宜止之以畀司禮監遂得成禮不愆於素其能幹旋濟變皆此類也

時礦稅中使四出毒徧海內公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驛騷而驛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公諫疏不激不隨深識大體故雖以言路釜鬲之際諫冊立諫豫教諫御朝講親郊廟請冠請婚沮三王並封之典不行皆上所最不悅者而竟未一加譴責也歲壬寅而疾作卒於京一切祭葬卹賻皆加隆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十四

侍郎劉文簡公曰寧

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賜祭葬

羅太恭人生公夢上仙奉孺子而授之曰為王家楨天下以寧故嘉名肇錫焉性至孝兩大人處食貧問輒歌詩以慰之長善屬文十三試郡邑無不冠軍自是名動江右蒞茲土者並願托交門外車常滿而公語不及私有屬以道地必峻却之

戊子己丑聯捷兩魁麟經時太倉王文肅公見公經莠大奇之因昌言於朝欲以鼎元相屬公聞而矍然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十五

相公固憐才吾寧作預傳狀元乎遂欲撲被行值伯父斗陽在中翰以太恭人春秋高當及時祿養力止之因忤文肅公意策乃格不呈御覽僅列二甲末尋改庶吉士讀書中秘日取國家大政一一揚推踰年授編修傳公侯名臣三百三十有六人士林翕然歸之

壬辰休沐里居借鄧文潔公以默識相印一切世味紛華澹如也久之貧益甚仍授徒於東郊太恭人性固簡泊嘗撫而笑曰能如是庶不愧儒家風矣

丙申晉宮坊中允直皇長子講幄時前星未定外庭浮

議紛紜公慮宮闈嫌隙易生且膚德方新聖功伊始啓沃之任所係者甚鉅每侍必積誠曲諭言依於仁孝期無負轉導而後已光廟屢屬目焉神廟嘉公勤勞錫金幣晉諭德

丁酉衡文八閩得士最盛還朝會准採議起中貴人四出海內驛驛公愀然太息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古之人皆用之豈詞臣職獨專文字遂發憤上書為神廟解六疑天下陳四患直發權璫李道王朝諸不法事縱縱數千言時論壯之上亦為之感動佞倖雖側目公弗恤也亡何會太恭人病乞骸骨歸鍵戶著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十六

時從萬思默鄒忠介兩先生游雲居相與明性道之言自謂有得因別號雲居居恒不治生產僅有先人之敝廬族之素封者構危簷峭立逼處於前人以爲弗祥既而東隣諸父果受其咎趨公議毀之竟默然存而不害獨祖廟將圯公力任之曰君子作室先廟不以勞族人也公為諸生時修家乘定祭享禮儀及貴而敬老慈幼憐雋才俸入多分施故舊鄉黨共稱之

甲辰起視南京翰林院事乙巳晉南國子祭酒公加意作人稽古立教湖州一上舍貴公子也馳馬傷其面

公而笞之揭衣見內褲大紅盛怒加責增補唐荆川
右編四十卷刻諸學宮夙負人倫鑒所識拔士有聲
館閣臺省者數十人天下皆以公輔期公而四明相
弗善也久之不遷丁未奏績遂奉太恭人歸帑有廡
金數千吏白例當持去公正色曰吾以不貪爲例矣
戊申晉少詹學士直經筵辭不赴冬丁太恭人艱嘗獨
策蹇歸有枯樺當道其人不孫迫之從問道去及覺
而來謝公念其早起撫而餉之恂恂於鄉事多類此
壬子晉少宰仲秋恭遇聖壽五紀公趨獻金鑑行至彭
城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七

修撰焦文端公竑
字弱侯號漪園先世山東日照隸南京旗手衛籍
萬曆己丑進士廷對第一官止翰林修撰卒年八
十一崇禎末補謚文端

公生有異質聞道甚早而好學雖老不倦幼師其兄鏡
川公年十六應童子試督學趙公大奇之毘陵方山
薛公見其文爽然稱異嘉靖甲子年廿四舉於鄉乙
丑下第益勵身心性命之學以耿天臺羅近溪兩先
生爲師時時以古學相切劘天臺構崇正書院遊十
四郡之僑羣鼓鑄之屬公領其事適天臺忤權里居
擔簦入楚益倡明絕學大庾厥肯內外兼融自是以
斯文爲己任屢困公車萬曆己丑始舉會試第七人
時年已五十矣廷對臚傳第一天下咸慶得人時司
寇李司徒溫餉金不受曰何儉約至此公曰無心爲
儉但覺無事於此耳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東
省亦欲表於鄉里公曰幸爲田儼粥宗人足矣
授修撰讀書中秘往歲貢廷試文憊者率罷歸公讀卷
惻然曰嘻其甚也爲具言老生需次久矣一旦罷去
終無路得沾升斗且廣文席卽耄居獨不能授伏生
一經乎自是老生始絕無報罷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九

壬辰分試禮闈所舉拔皆名流雖三場廢曠亦品騰多方曰吾無負天下士也是歲持節封周藩盡却餽遺癸巳還朝會開史局南充陳文憲公意專屬公乃更謙讓未遑為條四議以進然正史卒不就於是網羅四海舊聞為獻徵錄百二十卷受書中貴往第為具文耳公曰此輩今之刑餘異日天子之昵近也乃取古寺人垂芳遺誠教之中貴皆湧雪自喜

甲午詔簡東宮講讀官遴者僅六人公與焉即毅然以輔導自任嘗講次值烏飛鳴過之偶移睿覽即肅立輟講東宮歛容以聽然後復講取典籍中可備勸戒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十九

者繪圖演之名養正圖解神宗詳加省覽溫旨慰籍丁酉順天典試事忌者取士子牘中二三奇險語以為壞文體調外任後事得白所司推擇為同丞最後推南雍司業而年已七十矣生平養深性定無旁睇無倚容澹然得失之場家居廿載如一日惟問奇之履常滿戶外擁書數萬卷日哦咏其中有若寒士副墨之傳得其片楮剽贖爭珍襲之所著有東宮講義解易筮禹貢解考工記解老莊翼陰符經解支談焦氏筆乘續筆乘焦氏類林澹園集澹園續集澹園別集經籍志俗書刊誤遜國忠節錄京學志獻徵錄詞林

歷官表玉堂叢語以恭皇元年卒討聞上念其講幄功予祭二壇贈秩官諭廕子一人入太學
顧文莊公表先生墓曰先生之宦蹟在金馬玉堂先生之道價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業在名山大都先生之風教在九州四海先生之遺思在稷丘槐市噫知言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二十

尚書王文肅公圖

字則之陝西耀州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兄曰國舉進士官保定巡撫公幼魁傑有大人度稍長從其兄問學博聞強記才思風發年十六督學徐用簡擢寇諸生每行部必召公與俱雜諸生中試之所至必第一初選庶吉士授簡討當是時保定公爲御史不附執政拳毆其私人於朝堂以伉直外轉公在史館方嚴易直頎然以公輔自待士大夫推西北正人公兄弟爲巨擘公守簡討十五年于時相一無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五

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之獄公援引古誼極言規切四明弗善也久之陞中允歷庶子詹事以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公前後服官資望最深神宗深居大內撰進講章寒暑不輟肅容法服儼如對御三年外計邸舍蕭然苞苴罕贖絕跡庭戶天子稔知公忠謂可與寄大政萬曆中年黨論滋起山陰王公歸德沈公之後資地相偁謂可以紹二公衣鉢者咸屈指江夏郭公正域南昌劉公曰寧竝公而三江夏逐南昌逝物望始專屬公而黨人之側目者日甚一日矣

富平孫公丕揚爲冢宰秦人幾滿九列而東南講學遜

相應和羣小忌而謀間之會無錫顧公憲成馳書救淮撫乃喉富平發單諮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鈞黨之計公嘆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於富平止之羣小恚移兵向公而公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賓尹以領坊爲同考官與知貢舉崇仁吳道南爭論闈事盛氣相詬諍湯之門人王紹徽間行構崇仁於公公正色拒之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辛亥大計京朝官紹徽計湯必不免御史金明時欲避察典嗾其飛章逐公公杜門求去上不許湯亦竟坐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四

五

不謹罷諸附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攢耳并目雄唱雌和聚族以求逞於公公決意求退抗疏別白極論湯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孽見中之故削株掘根窮極底裏然後移疾去國疏凡二十餘上始得請丁巳內計羣小方用事遂以糾拾中公天啓二年以原官起用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居無何而逆閹難作紹徽柄用以其私人喬應甲撫秦應甲有狂疾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匪毗連引洶洶如不終日紹徽死事稍緩公亦遂卒時丁卯六月也烈皇卽位贈公太子太保謚文肅蔭

一子予祭葬如制

公明允篤誠忠君愛國出於天性登朝以後貫穿典章
諛諛政術參國論與大議矯尾厲角有倫有要聞者
傾聽語及朝政得失天下治亂容有感而色有墨制
然若痕痂之在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洞見肺腑推
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割席分坐必遠去
之乃已凡延見門人故吏娓娓論天下事分日移晷
語不及私所著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子淑朴舉進士
授寶坻知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四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四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五

尚書李襄毅公化龍

字于田號霖寰大名長垣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
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年五十八

初授薦縣令陞南工部主事歷郎中陞河南提學僉事
轉參議遷山東提學副使參政河南晉太僕少卿遠
東巡撫

時倭寇已蹂朝鮮窺中國而遼歲苦鹵患會東鹵卜彥

西鹵杪花把兔之屬合謀闖入公先檄大將董一元

匿精兵鎮武堡誘卜彥至擊之斬首四百級又遣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五

一

將孫守廉等夜襲杪花營解右屯圍二鹵皆狼狽引
去居無何鹵復連犯公連破之搗其巢又大破之有
靖遠高平什方寺之捷當是時鹵不敢犯遼陽登萊
天津而王師得一意與倭戰也

楊應龍反播州公授尚方賜劍總督川廣湖貴諸軍事
至則南川飛練綦江已焚戮而重慶且告急公密諭
其守臣堅壁壘固守而姑爲文告緩賊疏請徵兵諸
路而簡用其大帥明年春諸路帥各以兵至有衆二
十萬公分五監六師以八道進討推官高折枝先以
南川兵進據桑木帥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壩連勝

高坪克海門關以逼賊巢

總兵劉縱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

龍昵人皆疑之於是遂公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

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縱大慟願誓死報効

公乃騰書於朝遂委縱專制進碁江破三峒與賊

父子遇連戰皆捷取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帥吳廣進

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擊斬賊將郭道緒入崖門再

捷牛水塘棲賊於圍而逼其後戶帥陳璘進偏橋掃

四牌七牌苗下長坎躡青蛇畧大小三渡設牌柵以

防賊逸帥童元鎮進烏江戰不利合水西兵勝于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氏圍帥李應祥亦招降彘進戰有功當是時諸將畢

集海龍圍下而公以父憂奉詔墨稜視師責戰益急

六月五日縱連破其外關廣璘潛師攻圍後遂入大

城應龍自縊死檻其妻孥黨屬歸京師所捕斬首虜

二萬二千六百有奇俘獲無算賊既平條上善後十

二事分其地郡縣之又立屯衛郵置學校田稅之制

蓋千年癸壤隸於職方

公既成橋功而歸天子起公治河先是河臣創議開加

河功未就公疏因之便拓其遺跡爲新渠堤閘具修

歲漕數百萬無梗再以覈去召爲兵部尚書協理戎

政有整飭營務十二事既乘樞有防邊任將十六事

其營務疏畧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不知有生

人之樂其心離散而不知有急公之誼凡人必結其

心乃可得其力必同其休乃可共其戚今之飭營務

者其要領亦惟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擔石

之糧盡得及於身而潤於其家夫然後約束可申而

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十二

苦去則軍士傷心之怨少蠲十一濫清則軍士剝膚

之災半減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神氣漸振

臣三月以來廣詢博採晝作夜思熟計其便幸賜裁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疏行

任將疏畧曰臣惟用人一節待用在將帥本原

在臣部本正而未正自然之勢也臣惟是守皇上之

法使人可以洞見臣心而不疑有功必錄有罪必懲

積閔及期而必遷營進躁兢而必黜才實可伏縱謗

書盈篋而不行中未必有卽譽言日至而必擯以推

轂之事權歸朝廷之威命要於中外將領專精神於

功伐一路庶幾可以得干城之用謹陳任將之事八

防邊之宜八公之苦心憂國深計疆事治兵必優恤

士伍用將必憐愛人材大概如此亦足以見公臨戎

制勝之本矣

三十六年三月職方主事葉世英言東方寔盛鎮江寬
莫之間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陰謀公爲戎政尚
書亦言遠左危在旦夕皆因稅監高淮擾民激亂以
爲東方之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四

尚書涂恭襄公宗濬

字及甫南昌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天
啓初年卒謚恭襄

授慈谿知縣補蘄水調繁江陵黃岡皆有政績考選山
東道御史巡按廣西河南山西時鄭洛方經畧西事
公上疏論洛始終主和厚遣闕氏要結捨力克回巢
權紆邊難寧夏兵變復薦李材可任請令立功贖罪
不報朝鮮中倭條聚餉訓兵等四事請錄用逐臣孫
丕揚鍾羽正鄒元標等亦不報乃具疏引疾不許二
十七年再按順天遼東稅監高淮暴橫公劾其懷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五

越俎請旨嚴飭勿干預政務准以事陷承通判羅大
器復疏辨其廉謹亦不報

時議征播州公言楊應龍衆叛親離緣勦議未定或恐
改土爲流羣懷觀望宜明詔諸蠻誅止首惡若安氏
及七姓五司能禽斬應龍來獻卽裂地予世守平清
偏鎮諸處乃入黔要害白泥飛練尤轉輸所必經請
命洞撫移鎮沅州我兵新練未知地利應行南丹東
蘭泗城三司各選土兵三千聽川督調發仍勅督撫
條上方畧假以便宣帝是其議前後積臺資九年陞
大理寺丞歷左右少卿給事中錢夢臯以楚宗事欲

追視侍郎郭正域并論左都御史溫純坐以朋黨而外轉給事中鍾兆斗復繼夢臯極論純連章求去公上疏駁之皆切留中

三十四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保寧堡當極邊舊設叅將守之而波羅在延安西止用守備防禦前巡撫鄭汝璧覈兵更易將卒戍兵遂寡弱公請復舊制已猛克什力等果犯保寧叅將高繼光禦之格斬二百五十餘級邊疆雍滯榆林道陳性學條六弊公疏上之因言小票盛行官引愈滯二路軍資缺乏請行禁革從之猛克什力等復犯神木波羅公易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六

總兵張承胤遊擊杜文煥等擊走之斬獲千八十二級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戶

三十九年沙計挾欵遂大舉入寇公率承胤東援斬級百有二十七沙計走二月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當是時順義王捨力克已死卜石兔以長孫當嗣素囊爭之王封六年不成至是五路台吉糾合七十三台吉攻素囊右卜石兔而素囊與忠順夫人亦修戰具拒之公兼程至鎮河論素囊解兵又檄五路等循彼俗先婚後封皆退聽於是卜石兔及忠順夫人議婚方封侯而五路復要忠

順割板升之半予卜石兔忠順不從五路復搆兵忠順懼賄以名馬金幣乃止公言忠順諸部之主也五路要挾忠順不能制則忠順孤而五路益強將以挾忠順者挾中國矣請調還賀世賢於大同報可

四十年夏忠順夫人卒公以三世欵貢請恩優卹詔予祭七壇九月東西各部吉能素囊等欵關援俺答例為卜石兔請封公疏言封事不成由忠順年老拒婚素囊復據彼俗家財例與少子而卜石兔孱弱藉五路等為聲援臣等嚴加備禦不言王封其計始窮今三枝十二部各投結請封應請如例查俺答時東自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七

宣府西至河套皆責令約束今宣府白洪大河套吉能皆各為一部順義所制者山西大同三枝十二部而已十二部中智力相雄長者五路台吉也兵馬足抗卜石兔者素囊也公正服諸部者兀慎也恭順能調和素囊者把漢比妓也臣借素囊兵力樹兩匈奴之形而以把漢恭順調素囊之悍以兀慎公正破諸部之奸三人歸心則十二部衆臣皆得而聯屬之今既就封五路等宜各加陞授於是卜石兔襲封順義王封把漢比妓忠義夫人五路等各都督同知僉事有差

四十一年正月遣序班王弘憲賞勅赴邊諸部不至公復疏言卜石兔定議之頃忠順忽亡今九月至塞以天寒回巢取衣跡似延緩誠恐論議橫生彼情中變請飭嚴禁於是給事中趙興邦疏劾公明知諸部遠出曲為護解請收回成命兵部尚書王象乾言順義四十餘年不敢忘中國恩宜以天地之量處之乃命留勅使俟冰解竣事五月卜石兔等至得勝市請勅賞六月受封西鄙復寧公上其事詔加太子太保原蔭子陞一級總督如故已錄延綏雙山響水保寧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八

世襲四十二年命原官回部管事公以下石兔雖封而與素囊久不相讓請暫停大市所有新命望別選名德俾一意邊事不許給事中解經雅劾公貢事未完輒離鎮城至蔚州又自蔚州還陽和倏來倏去市襄開侮不堪中樞之任不聽明年卜石兔等貢馬詔陞賞如例命公馳赴京給事中元詩教復論公貪功冒破公具陳歷年出入之數且卜素交爭絕口不與言封今補進表馬非臣始望所及何云曲徇帝優詔答之會追敘三十七年波羅常東三堡功告廟宣捷賜飛魚服蔭子錦衣副千戶世襲以病乞歸

天啓元年遼事急御史周宗建刑部侍郎鄒元標等各疏薦公詔起協理京營戎政具疏辭凡十三上不許力疾赴闕尋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九

尚書魏公學曾

字維貫別號確巷陝西涇陽人嘉靖癸丑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卒年七十有二

授戶部主事有權璫為商人居間欲冒支芻糧銀鉅萬大司農業許之矣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為此輩潤囊索耶執弗與大司農亦無以難之嘉靖中分宜相欲改郎吏部需一見始決謝不見亦不果改蒲坂楊公總督蕭遠欲假事推轂不肯受事再強之則曰度支郎殿最有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幾楊公入為大司馬又欲得為屬固遜亦不果改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十

生平不干進類如此督餉宣府時立交兌法吏不得緣為奸適南騎薄城中守者不知所出遽攝衣乘城按方畧鹵遁去邊人大喜謂折衝禦侮乃不在秉

三主計耶

大祿寺少卿松江翰白糧不鑿當輸者罪其鄉人執政者以為言不可再言再不可於執政門人也而守官不傲法如此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數勾內為邊患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至固不問或以為言則曰勇本吾人向處置失宜故外道耳我且

撫而用之何購為語傳鹵中勇以為信然襍市爨入城偵知勇在速酋帳下乃閉之甕城中而執之鹵患以寧會當事者以修怨故抑其功止晉俸兩級尋以棒極厓等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

庚午起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新鄭高公以閣臣攝部事閣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焉為立年格杜請謁新鄭勁直難下人獨禮重之每事未嘗不稱善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公獨明其非便新鄭公曰此特羈縻之耳公曰羈縻者如牛馬然操縱在我封貢成絕之速禍長此安窮反有制焉而不能制未能羈縻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十一

新鄭悚然曰慮不及此為之奈何公曰令不朝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彼不從則閉關如故失不在我議遂決

壬申神廟即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顧皆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為助心知與高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為搏高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為國即有失不難盡言搏之一言非所取聞江陵為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大言曰上踐昨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

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
凜然朝罷更娶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
至而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以師
保朝委裴與馮瑞表裏用事公獨斷斷如也天下聞
而壯之

癸未江陵敗乃起爲戶部侍郎未任改右都御史督倉
場有所不合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路大開有
羣擊執政冢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
次及南都九列公曰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
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願重違宰執意相視首鼠奮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十三

曰此自出魏某不可不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
留事後月餘果有言之者其履方守正不詭隨如此
遂再疏乞骸骨

公爲政家居適鹵寇西北羽書旁午奉詔督陝西三邊
軍務屢辭不獲則移書政府罷欵議戰執政報書如
指始就道比至固原鹵酋明莊二部各擁衆數萬擾
邊三戰三北之斬明安走莊酋獲其部落五百餘級
上嘉其勛晉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賜金
綺有加方計圖火酋而有寧夏之變時拜父子故降
葵宿有叛志會撫臣以事摧折之遂殺撫道據城以

叛人心洶洶至則發二檄偽撫以緩之旋移檄各鎮
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偏師駐花馬鳴沙諸
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陣又分兵收服四十七
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金帛婦女賄鹵時時
與鹵出入則多發敢死士夜銜枚擣鹵巢牽其反顧
兵餉四集則進師薄城下圍焉城堅不可拔計惟決
水可灌灌城恐多傷士民且促之從賊不便乃築堤
障水實土塞闌水圍城如帶漲七八尺城浸且圯城
中懼且謀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書城中疑賊黨
使自相圖居民亦多受公計爲內應未幾時氏果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十三

其黨自相殺八月甲子夜城南門啓我師鼓噪入時
氏闔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欲攻城有議
以逗遛者詔逮公問狀旣行去城破之日月餘耳何
得言逗遛縉紳爲上書白寃章滿公車終不一言自
明而上感悟還公官歸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

公魁岸偉傑平生慷慨多安攘大畧明習邊事而士大
夫所嚴事其學以誠信不欺爲主文宗司馬子長書
宗晉俱得其逸趣所著涇陽志遼陽奏議詩文若干
卷

侍郎梅公國楨

字克生號衡湘湖廣麻城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贈右都御史

二十六舉於鄉再試下第莘家居長安開拉宿將健兒遊戲近畿走馬角射衣短袂長髯巨鼻望之如羽人劍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

癸未與仲弟國樓同舉進士國樓選庶常公知順天之固安縣刊落教條蠲除贖錢簡便務得民和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權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俄而驟追民至公奮髯怒罵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十四

趣鬻妻償貴人債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也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叅立悲咽卒毀券而去

壬辰春二月寧夏鎮將呼拜子承恩劉東賜等殺巡撫黨馨據城以反攻下四十餘堡許朝土文秀辯髮胡服分道勾南酋數犯玉泉花馬間約五六月大舉應賊中朝大震議緩師招撫以苟不用兵爲貴公爲監

察御史昌言於朝謂賊勢已成奇謀已久遷延一月

則禍深一日外勾大酋內引叛人聲勢愈大風聞愈

遠脇從愈衆人心愈疑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

亂非詔赦無以携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

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

氣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

戰賊降彘雜種出入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

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既臨不

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

方觀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吾不知其所終也神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十五

可之

朝議憚用兵又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公抗疏極

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閑罷

鎮之日李氏卽有異志亦在危疑不安之時不在明

主洞察之後復望陛下斷自宸衷可疑卽別爲調遣

可信卽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

賊如歸命則臣爲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

固不服則臣爲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事乎

之日臣與成梁卽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

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他人也上以成

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如松軍以往

公初謂總督魏學曾遲頓玩寇意殊薄之繇紅山渡河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傾心相信誓以共死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師靈州思掩學曾功代其位而息其倚公以辦賊也飛謀鈞誘間阻百出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公跨馬督戰飛礮碎從騎弗爲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火箭弗應城中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磔之城上公憤盈上疏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臣身先士卒激使僇力同心以報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十六

陛下不能協和反致疑忌事至此臣不得不言臣有言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間西事不大獲卽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上已先入夢熊蜚語得公疏震怒逮問學曾遂以夢熊代非公疏指也夢熊旣得代忌公滋甚監軍權輕無賜劔又奉屢旨申誠侵越公以忠赤風勵將士以老謀指受方畧以誠心感動携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旣而感激踴躍願爲公死公所畫制賊之策三日絕勾鹵曰携脇從曰用水攻至是而其局大定鎮城三面阻水壅其北而決之賊將安往賊不能突出鹵不能

關入是我以堤爲長圍也七月堤成凡千七百餘丈決水灌城城東西崩各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佯乞降堅守以待鹵鹵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十里公夜舉火趣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遲明兩軍夾擊鹵大敗繞賀關山遁去用木筏衝城竿鹵首以示之曰此而所勾著力免也賊絕望鹵至梯城而下願見梅監軍面陳歸順拜承恩東陽及濠望拜而去許朝躍刃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朝欲前公跌止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遂巡納刃屈膝下拜城上下礮石焰天鼓角殷地公神視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十七

曰梅監軍真天人也

八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謹呼再生南城下賊據大城以守諜知賊黨携貳遣南關民李登往問啞氏殺劉許自贖會劉東陽先疑土文秀僞病誘殺之承恩殺許朝畢邪氣并殺東陽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而入不僇一

人或說公盍殺降人以應封賞公曰事定矣妄殺何爲馘劉許俘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以補軍興籍降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戢西事而報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靈州馳至封賜劔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拜闔室自焚軍士大掠公即日襍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譙歎息而已東賜朝首級皆燬夢熊將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公笑指其頭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將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陛下也朝右皆右夢熊以首功論公陞太僕寺少卿遇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六

撫推用蔭一子錦衣百戶而諸將士從公效死力者多不得敘

平之後抗疏爲舊督臣仲雪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殺其身乎吾願與魏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何以見魯衛之士乎南城之役與將士緣梯蹴踏右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間慷慨循玦而歎幸哉七尺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

陞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公在雲中鹵王方欵塞一日忽大出獵縣令關場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後數日得鹵謀鹵欲大人以有備中止縣令乃服扯

酋送精鐵數十斤曰鹵中某山忽產此公笑受之命工製爲劔銘曰順義及鹵來市求鐵鑊公禁諸邊勿與出劔示之曰前者鹵王所遺鐵中國所未有爾何用此頑鐵爲也鹵衆大譁歸怨扯酋扯酋詞詘遣人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鐵王畢邪氣者鹵中知文法爲間者也同諸彘來見公謾之曰汝非王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扣頭自陳非僞公笑曰人言汝爲間鹵中我久礪斧鑕以待汝汝故剛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扣頭感泣自是輒輸鹵情以告公以恩信待鹵時其撫賞恤其凶饑每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五

七

是鹵酋傳呼聲譽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偶語娓娓如家人鹵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侍公側亦請公冠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也他鎮鹵聞公名皆呼大人延鎮帥挑戮襖兒殺其講事八十三人鹵大殺掠延撫王用賓媾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命使至遂立解其爲諸鹵敬信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五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六

御史劉毅思公臺

字國基安福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御史謫戍卒
贈光祿少卿謚毅思

授刑部主事甲戌改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以
肅紀綱繩貪墨為已任時大學士張居正專權擅作
威福勢傾中外公有慨於中久矣乃上疏請申明祖
制節收輔臣權勢以隆萬世治安事大約謂祖宗朝
不設丞相事隸部院內閣臣止備顧問而已自居正
當國每自道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為而何人不可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進退也顯居其實而又不避其名無忌憚甚矣先帝
臨崩計逐元輔高拱不許停留旦夕及後與王大臣
之獄遂誣以逆夫拱誠擅矣何逆之敢生而居正敢
厚誣之何無良心也祖宗時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
不王成國公朱希忠何人也而死許其贈王是遵何
制也祖宗朝大學士缺人必用廷推乃張四維之入
閣則居正私薦之而非廷推也彼見親老矣恐且暮
莫測二三年後圖畫起復四維其身後託乎吏部尚
書張瀚善狀無聞而驟躡大宰俛仰唯諾若簿吏然
故所進用者非居正之親識即仕楚而受恩私者也

彼楚產楚仕豈盡賢人君子哉而一一置之要地樹
黨厚矣漸不可長祖宗朝肯有不便於民者部院猶
得爭之自居正稟擬肯下之後其嚴其溫各歸功於
已故人感德畏威有甚於陛下此人臣之利非國家
之福也臺諫為天子耳目所為防壅蔽也居正在位
以回道考察鉗制諸御史矣又計籠科臣啗之以陞
遷之速而懼之以考成之遲自非私人未有能安其
位者故余懋學以諫罷傅應禎以成謫又因應禎之
故而波及徐貞明李禎矣彼其得進用也則曰我用
之也間有降罷而切責者則曰非我也上也市私恩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而避公議古蓋臣固如是耶乃若獻白燕白蓮為固
寵計貽笑天下謀廣田宅誣遼王以重罪今武岡王
又見告矣為子弟中鄉試而許監臨提調以京堂巡
撫今嫡子又見覬心矣壞法于紀孰大於是况其巧
於行貪不在文臣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天
下之人莫不切齒唾罵而卒莫敢指摘其罪者則積
威之所劫也疏入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
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
也將異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事上耶無以逃嗾
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日先生起朕

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藉籍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

公所為論居正者皆摘發情隱預逆其專恣奸謀於十年之前無一不讐故居正嚙之入骨力欲致之死地則舉其私黨王宗載巡撫江西而用陳世寶為巡按交以其事托之載寶至陰廉公居鄉無事實遂密謀於推官某安福知縣某啗以首薦立致要階則厚賂其仇家謝耀俾赴闕誣奏上公罪狀奏入居正心喜陰激上怒下江西撫按窮治其事而公竟謫戍廣西以死江陵敗後天子從廷臣議復公原官贈光祿少

卿而廕其子為太學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三

大理寺丞傅公應禎

字公善號慎所江西

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南大理寺丞

初授楚零陵令凡所翦革一倣古循良遺蹟而潤色之備載拙政錄有巨寇出沒洞庭知者莫敢詰公竟殲其魁江上悉平祈陽巨村夙為蕭賊所苦國子生李新欲訴之官賊反噬以重辟往返十餘年莫能決公一旦決之抵賊死闔村肖像祀公

甲戌調溧水乙亥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閱五月公上疏剴切言三事其一曰常存畏敬以純君德如雷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四

端門獸吻地震京師各省未聞發一詔回天意豈天變不足畏乎大監抽分係正統間鑿行然先皇納李芳言停止而陛下欲效中朝失德故事豈祖宗不足法乎戶科給事中朱東光微言傷時非折檻解衣者流留中不報豈人言不足恤乎此三不足畏安石所以誤宋此不可為明鏡耶二曰請蠲賦稅以蘇民困隆慶二年至四年免三徵七是矣如戶部秋糧夏麥禮部藥材兵部船價工部料銀江防海防軍餉之類朝廷責巡撫巡撫責監司監司責郡邑析楊載道于動天和誠非細故宜下詔非係侵欺者悉與豁除其

中如蒼木斑竹四司料銀可減者減之若是而民困未蕪天變未除宜臬臣葉街為欺罔之戒三日敘用言臣以開忠謹陛下登極召用石星等臣隣彈冠迺給事趙參魯糺中涓而降為典史余懋學陳五事而禁鋼終身其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煥等言或大或小或輕或重悉置不問如陛下初政何臣愚以為如參魯懋學並宜錄用為言臣勸倘臣言行即澗鼎鑊所甘心焉疏入江陵大怒公王安石語侵已擬旨逮詔獄考訊備至得詔譴公定海衛戍終身時親知辟匿戶科給事中徐公貞明聞而被髮徒步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五

闖獄門護公而御史李公禎喬公巖亦至後詔詰三公徐公曰傅某直臣也臣知其無罪上怒擬旨落三公職二級調外任天下俱壯之

公至海上諸市井小民遮道呼公曰是常奏谿宿逋而活我小民者耶爭出居居公遣弟子從公遊公屏跡鑄局不與聞外事惟聞國家得失則憂戚見顏色與諸弟子語悉忠孝大節庚辰聞封公逝公徒步歸癸未上因御史孫公繼先言詔起公故官公七月入都門時仲秋上方戒期閱壽宮會薊遼火光異常公陳情尼上行內多籌邊大計上優詔答公越月求南陞

南大理寺丞出都門揭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後俱大用公在告凡三年海內方冀公大用而遂不起矣

公幼時大守復齋奇公贈公曰三篇說命調商鼎千載家聲仰傳岩公得罪竟以三事被罪又隣叟夢公樹棹楔上顏曰乾坤正氣後當道送公扁竟如夢中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六

大理寺維公子仁

字少涇陝西涇陽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大理寺評事已丑十二月建言爲民

初授肥鄉知縣調繁清豐縣戊子陞大理寺評事已丑恭進四箴疏臣思人不仕則已仕則當匡正其君臣如京閱歲餘僅朝見於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年火動當日體輒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輟而不講臣以是知皇上之恙醫術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四箴可以療病請敬陳之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利則亂神尚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七

則損肝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將無醉也夫何醜味是耽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醉之後持刀舞劍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以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騙門寵鄭妃冊封福加卽王妃有育皇家嗣之功不得並封甚則溺愛鄭妃而惟言是從儲位應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也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儉德也夫何取銀兩動支幾十萬索涖細至幾千疋畧不知節慎甚則拷宦官得銀則喜無銀則不喜李沂之言爲不誣况沂之瘡夷未平而鯨憑神錢復入雖皇上無以

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彼誠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竟使斃於杖下甚則宿怨藏怒於直臣范雎姜應麟孫如法俾幽滯於林下拘禁於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源潔則流清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皇上誠戀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蕩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纏繞於心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七

累其身聖恙何時而可也臣特撰四箴以進之但臣之說逆耳之言格心之論對症之藥石也倘蒙俞允出御便殿多接正人遠彼宮妾除此四累以靜攝不踰半年而聖體必強壯如其不然願碎臣之首設若護疾忌醫不以臣爲訕謗則必爲干名爲出位訕謗非臣所敢也近見科臣李春開所奏之事自有朝廷處分但分官守言責爲說是阻塞言路言路不開國家遇有大事人所不敢言者科道將曰吾輩不言他人言之其有愧於言責多矣若箝人使不言彼將曰吾輩不言天下莫敢言者但舉刺人才條陳世務求

無利害足矣若有禍於已而有裨於君皆避而不言
胥天下以言爲諱此說倡也豈祖宗之福乎孟軻氏
論國君有取於法家拂士今觀鄒元標正折檻引裾
之儔批鱗補闕之拂士也皇上置而不川臣有以忖
其心矣蓋元標一仕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明知
其賢忌而不用也豈知直臣不便於皇上及左右淡
有利於社稷宗廟者哉况水旱頻仍邊鄙不靖若皇
上勵精圖改引用正直可以消不軌者之異志苟如
今日宴溺荒淫使豪傑解體將禍生不測况奏牘多
留中不出抑不知爲酒色財氣迷而不發乎或出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八

之際有未明乎皇上之溺好四者不曰握生殺刑罰
之權人咸畏之而不敢言居淡邃密禁之地人莫之
知而不之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可曰莫可觀也而遂不檢乎權但
可以傾保祿全軀之士而懷忠肝義胆者寧爲玉碎
不爲瓦全卽鼎鑊在前斧鑕在後亦所不顧也四勿
之箴徵臣一得之忠悃伏望置之御座庶可以廖聖
躬光聖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敬將四箴開列於後
戒酒箴曰醜彼麴蘖斯夕不輟心志內慢威儀外缺神
禹疏狄夏治典隆晉武銜杯糟丘成風進藥陛下釀

醋勿崇戒色箴曰豔彼姝冶食息在側啓寵納侮爭
妍悞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暱姬歷年不久進
藥陛下內嬖勿厚戒財箴曰競彼鏐鏐錙銖不剩公
帑稱贏私家塵甌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
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賂勿侵戒氣箴曰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盤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
皇暴戾羣慝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八

御史萬國欽

字二愚江西新建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御史以

建言謫四川劍州判官

少負時名制義家得其片言凜若功令出宰新安以德化俗新安人尸祝之已丑召入西臺上荒政疏云浙直二處蒙發帑金折本色遺科臣分置賑貸湛澤交流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相慶矣但江西湖廣其苦無異於浙直也乃竟遺詔旨之外寧免向隅之悲耶伏乞皇上勅部併議停獨則枵腹者有更生之路而待哺者無不均之嘆矣疏入不允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九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臣惟帝王之治莫大於舉錯二端用非其人不足以示勸而朝政濁亂錯非其人不足以示懲而善類喪氣唐鶴徵先年以行檢卑污考察降調此朝紳所不齒也乃頰首權貴得轉尚寶未幾卽陞常少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如李楨起廢多年久應敘擢然必待鶴徵既陞而後推焉是賢者反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况又以私躡陞陳 哉其何以示勸張一元先年以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朝紳所共仰也偶點簡未及誤升臺官未幾一麾而出何罪愆而可以罹此乎至如陳應芳清慎多年職掌

無悞然亦隨一元蔓延而併逐焉是無過者又因有

過者而及其波也况又以讐外轉王麟趾哉其何以

示懲伏乞皇上慎重名器愛惜人才則君子進而小

人退政務舉而至治成雖比美于唐虞無難矣

比部主事吳正志叅陳與郊李春開疏語剴切而陳爲

政府所睚將重譴之吳疏下奉旨切責究主使者厥

明道長赫瀛集十三道於朝房會叅吳主事公獨峻

語折之吳得免杖

公自記原任禮部尚書董君份爲政府親家且世宗朝

典壬戌試事申公與次相王公皆出其門年八十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十

本省撫按以存問疏請蓋申與王之風旨也疏上京師多煩言然莫敢發其事者余嘗讀書吳越中得廉其不法狀援筆草疏頃刻而成疏語謂外藉姻婭之寵靈內憑子孫之貴顯及賞罰僭濫皆侵政府疏上故事內閣送揭帖復見朝房政府曰董公昔日立朝固未善然居家却好余應而不答見許公許公曰董公固難存問然公疏峻切不能當求榮反辱矣疏下禮部議竟停止吳越人士且謂余造福於東南也又自記橫奄不法事余奉差部署北城其間盡爲大閹甲第但舉其不法事最著者一日乾清宮內侍毆殺

平民余以故事題知疏請得旨惟令司禮究問而已
渠固有中主也再二日則神宮監御馬監二閣各殿
人致死余甚忿之乃草疏上語峻烈時掌書記者前
稟余故事惟題知此疏上恐中貴大恚主君不久矣
余曰固知忤中貴但前疏題知者止令司禮監究問
都城之內殺人而不抵罪以中貴為憚焉用御史司
城哉疏上諸閣下法司竟抵罪諸中貴恨余然余無
可指摘即踪跡余甚密亦無奈何矣

又自記云萬曆十八年五六月間鹵犯臨鞏勢甚猖獗
京師大恐顧廿年以來主和議政府及本兵大臣皆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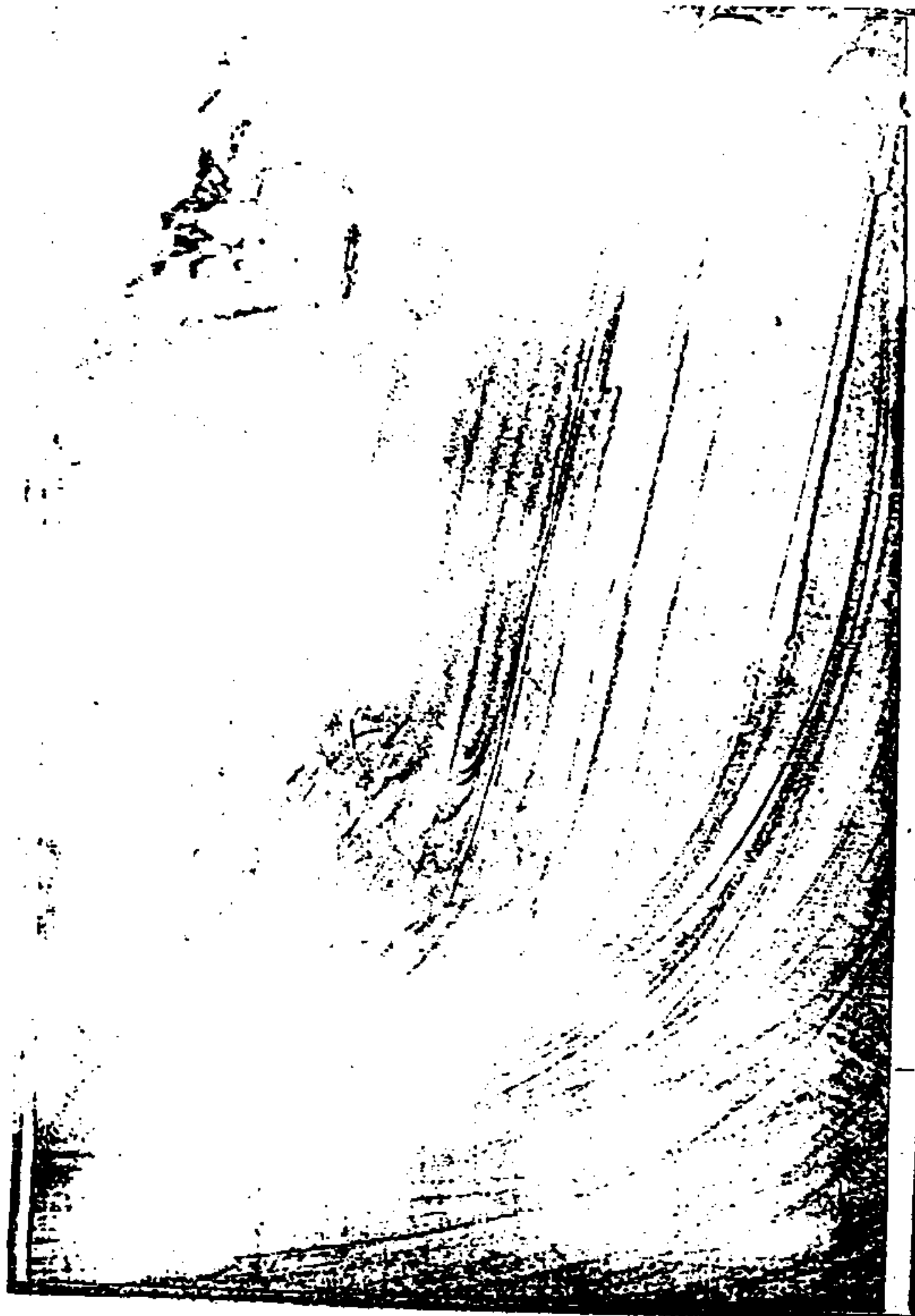
十一

苟且了事不過增金帛以退鹵而已然每年市賞鹵
以數百萬養邊軍以一百五十萬其養邊軍者大率
三分之一以媚鹵一以媚當塗一以入私囊邊軍無
毫有也邊報連至督撫梅君友松趙君可懷匿不以
實聞惟巡按崔君景榮奏失事頗詳政府及本兵回
護督撫意在和議臺省執奏章數上不甚行雖遣經
畧大臣鄭洛益掩人耳目禁言者耳七月二十六日
上早朝召閣臣議邊事上明見萬里意在於戰閣臣
徒事彌縫欲入和說公議憤憤諸言官未有為首難
發其隱者至八月二十四日接邸報梅君友松以功

罪疏至意旨了事也二十七日李君廷儀以開市疏
至則激眾怒矣余於二十八日草劾首輔疏二十九
日清稿三十日覆閱數次且度其言有關於國家大
計否遲回久之竊謂予言蓋行則國家有大利益言
未必盡行則國家有小利夫以余一身而博社稷之
利何所憚而不為余意決矣至九月初一日遂上而
次輔許公國弗善也遂謫劍州判官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十二



都諫張公棟

字伯任號可菴崑山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兵科都給事中

以翼儲劄籍天啓初贈太常寺卿父贈新建公士淪遊家難盡亡其故業跳而之金陵公與其弟奉直公文柱日夜刻苦自勵儻椽以居不蔽風雨配歸孺人太僕公女也并緝澆以養姑而公遂出百里爲經師得修脯以養母踰月歸省語相泣更相勗也遂以丙子登鄉薦明年舉進士魁其經

選江西新建縣其爲令大要嚴馭吏而慈視民有所興革歸於實意豪強脅服盜賊屏息卽大吏有所上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十三

手輒睨張新建云何不敢以私屬也時有算田之令先生徒步田塍間合凌雜之則壤而彙爲三等遂爲通省紮程其地至今賴焉

六載以治行第一徵拜給事中公在班行中嶽嶽不撓素爲朝端忌憚刑科時條議荒田改折白糧徭役改折之議卽議施行爲東南永利而白糧帶解未蒙覆允益改府實持之公嘆曰吾吳民也吳民運白糧破產相繼毋寧軍受脚價之利而民免領運之勞於計甚便然如政府何卽日解組歸歸三載起掌兵科會肅軍政故事糾劾諸臣爵武弁視篆者恒受意政府

以爲常公獨不上謁政府論罷恭順侯宣城伯及雲中大帥皆要人之私也故九邊閱視掌篆者例不行而公得固原先是閱邊使者出塞供給車騎擬於王者鉦鼓填咽數里不絕公悉屏去騶從禁郊迎獨身匹馬遍歷諸險隘亭障間審形勢稽惰勤或竟日不食儼民廬舍夜宿以是益習知邊事報命諸疏不爲陳言而一時壁壘旌旗亦若皆變色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十四

論邊事久敝亟宜更始疏云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鹵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鹵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向所閱視者今安在乎是殆與邊臣交相爲欺也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由臣等願自今伊始爲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樞務當思國家之邊境卽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俸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可毋苟且申飭斷然賞明而罰當則邊臣將人人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誤國事者矣爲督

撫者以一身受閫外之託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法篋之警能不汲汲焉求得真盜而寘之法乎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徙薪徹土務為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支吾之術斬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誤邊事者矣下此為督撫分猷者司道也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為督撫宣力者將率也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呈其技顧其要機又專在於執政真以實心徇主而行為有濟國事即弗利於身圖弗惜也有裨邊計即弗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五

便於人情弗顧也以鑑空衡平任天下之才以長慮却顧審天下之勢以四時金石信天下之令將率不稱責之兵部司道不稱督撫不稱責之吏部邊事非而上不聞責之科道而我皇上又能勵精密勿奮然以除克雪耻為事銳然以攘彘安夏責諸臣仍寬文法以盡其用假歲月以考其成今日之邊事庶可冀其收觀乎

玩寇使過疏云臣巡歷洮州忽接邸報中有太僕寺寺丞徐琰上疏論劾尚書鄭洛及兵部尚書王一鶚還荒萬里一時未得全抄即不知琰論洛何事臣皇皇

焉若有芒刺在背而不能傾刻寧者非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也誠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而去也洛在今日有決不可去者問其玩寇者為誰曰洛也則今日所宜使過者為誰曰洛也此安可使之委責去而留禍以貽後之人也洛誠有實心為國者所謂賊在則還朝無日不當遂以自盟耶而奈何始出國門即以誘鹵東歸為上計朝夕所與圖維方畧者惟王志寶一人今日奉書順義王明日致意三娘子全憑口舌一藉通丁若以為羣鹵刻期可歸奏凱還朝指日可必而於經畧實事漫不關心從去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十六

年九月迄今幾一年所矣皇上試以問洛曾練一兵否乎曾調一馬否乎曾繕一險隘以備侵掠利一器械以裕折衝否乎而具疏輒云經畧已有次第豈經畧之責專在求鹵媚鹵而無實事可為乎則又何怪乎疑者之譏起而言者之蜩叢也如以為功罪當明則願皇上一奮乾剛先將王志寶顯戮於市以為賣國者之戒而仍以經畧之事專責諸鄭洛曰願義不歸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卜失兔不歸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火洛亦與真相台吉二酋之首不致於闕下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莽程二川本吾內地苟有

鹵跡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清河之西河腦之上鹵
穴尚存後患叵測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必使洮河
之間兵無待增餉無待益而依然稱寧宇甘肅之間
番自爲番鹵自爲鹵而屹然成右臂斯足稱經畧之
功而洛亦有生還之望不然鼎鑊居前髑髏居後亦
未爲晚也若王一鶚則誠可去矣其人品才猷聲望
臣皆不暇論惟論其所部所覆邊事諸疏有一疏當
於人心否乎其尤可恨者則近覆甘肅閱臣李汝華
一疏也汝華疏在御前皇上試取而覽之中間所敘
鹵情邊釁總總亦詳以懇矣一鶚盡置不覆而僅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七

其一二發語爲口實以揚經畧之功以掩經畧之罪
人臣不忠孰大於是彼其心但知有鄭洛又安知有
皇上也洛之所以敢於玩寇貽禍敢於哆談竇奏敢
於欺天罔人孰非憑恃一鶚爲三窟一鶚不去邊事
殆無望矣亟去一鶚另擇大臣中赤忠爲國者使掌
樞務則豈惟本兵得人卽鄭洛亦且有所顧忌而不
敢不盡力於經畧之事關係非輕淺也
辛卯壬辰間廷臣爭以國本爲憂言者益急中旨亦益
峻至李公獻可疏入禍且不測公獨慨然引與同罪
故一時貶斥者甚衆而公爲尤烈云

公旣削籍歸日唯奉母爲懽備極色養室無姬侍門無
雜賓居無廣厦衣食無靡服兼味巖然高峻一介不
苟闔門養重有司莫識其面環江以南銅墨之長旌
旄之使不畏吏議而畏張公閭里間或爲不善亦惴
惴曰得無張公知乎故公不出戶而梓里咸倚重焉
至甲辰竟以母夫人喪哀毀廬墓而卒朝野痛惜諸
生奔訃上其事兩臺及視學使者檄建祠崑山之陽
額題忠孝而給諫喻公侍御郭公交章請謚贈於朝
爲世勸君子以爲允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六

遺孤倍於已子外氏柴翁售業富家欲藉公登其直
公義不可而恐傷太夫人意自鬻負郭以償翁同年
顧公蚤沒家遺外侮卵翼其子甚至始終不使知也
其他賑貧恤困惇倫尚誼事不可縷數
文文肅震孟曰余未識先生而先生於余有國士之許
故余感先生知最深夫先生非僅慷慨激昂敢言士
也其所疏民隱邊計後有明者採其遺言有一非實
用手抗權貴斥佞倖抑其餘矣先生位不顯用不究
而清風勁節奕奕俎豆進則龍見退則鴻儀嗚呼丈
夫又論遇不遇哉

光祿寺丞朱公維京

字大可號訥齋江西南康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

光祿寺丞

父大司空鎮山公衡公五歲鎮山公官東魯構入賀表至一人有慶方閣筆公過而應曰萬壽無疆父大奇之十三歲蔭入國學國學有落星石先輩戲而指石為題公立應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奇名已噪京師庚午中京闈丁丑賜三甲第一官大理評事陞大理寺副當事者實欲抑公而公曰棘闈豈臣子擇官地耶精究法比暇則考究國典經史時與諸君子倡和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九

如也辛巳以計左遷汝州同知

公至汝州會魯山寶豐二邑軍民交關公奉都御史檄勘至呼而示曰夫爾軍民自異國視之無異也不聽吾指有三尺在軍民悉叩首願聽公劈畫乃上書都御史悉其情蓋伊王雄據日屯額多而民貧一旦民欲奪軍地則軍關公曲為計畫則軍民兩平都御史大悅向人言曰誰謂朱君文士耶

轉浙崇德令崇刁衝而疲又先令死焉時出為崇公至崇屏跡公去後復出人問曰朱君不取民間錢耳蓋公在崇時出橐中裝為民輸負然不使人知人亦罔

有知者而見格於鬼神以是知廉吏何不可為也隣烏程歸安二邑豪家以方田匿糧二萬餘豎旗幟稱變撫臺張公檄公往勘公清出匿糧二邑帖然

陞工部屯田司主事補駕司職典馬馬政清出典東粵文衡所拔多名士會銓臣啓事故江陵所陰抑者公名在中得陞光祿寺丞署寺篆夙弊一清

火落赤敗盟跳梁塞上經畧專主撫鎮臣專主戰廷臣互有觀望公極言戰便無落宋人故事語侵經畧甚具又涇陽魏公以寧夏事被逮公上疏與廷臣共爭魏公重臣魏雖逮竟得生還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十

癸巳春忽三王並封旨下公上疏曰往者有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今忽改而為分封之詔夫分封冊立二事也皇子諸王異等也諸臣所請者冊立之前旨而皇上所頒者分封之新令是皇上悖前旨而更新令臣民仰望之心謂何人主大信之道謂何祖宗朝無少遲以待嫡嗣之典而獨自皇上發之則後世子孫將藉以為口實其流之敝殆有不可勝言者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則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僚庶家同而無辨震位為之久虛主鬯懸於莫屬名分不正猜望愈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種種在

此臣又聞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皇上念及中宮嫡嗣之未舉此其用意良厚臣敢不將順願以將來預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臣恐中宮聞之亦有大不安於衷者矣故臣願皇上之尊祖制以光聖德也然臣因是而不能不責備於元輔焉皇上雖有分封之意猶不遽行而以手札諮之元輔爲元輔者卽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獨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反覆披陳至再至三必求轉移聖意而後已如其不然則王家屏之高踪尚在皇上優禮大臣必無韓瓊來濟之辱也奈何智不出此噤無一語卽欲如旨擬勅絕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五

裾而行兼程而至所爲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上手疏怒甚有嚴譴旨閱三日怒稍解得爲民公登第十有七年官不過六品出而民飲膏澤入而鬱有敷奏歸而鄉有頌聲公不亡矣豈其卿哉豈其相哉

禮部于公孔兼

字元時號景素金壇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郎中卒

授九江府推官郡守戴春雩以公起家華廡未習民間利病而公所以服官視寒士亡異時江陵柄政尚刻核公一以寬慈亭疑頌聲四沸然不爲一時得民計如築堤建鎖江樓招戶口濟老鵝塘懇荒田議夫馬皆其鉅者屢署郡邑篆而贖鍰毫不自點例當召入爲臺省有忌者欲移之南而以公論移禮曹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五

公在禮曹孤行一意時戊子試錄職當磨勘公發其可疑者數人與饒高二主政比議當路及諸臺省目攝之而公自如已又數吳都御史時來謚忠恪不當宜奪內薦尚寶少卿孟秋刑部侍郎陳瓚故御史楊爵後楊孟竟得謚而忠恪謚奪說者謂公一疏澄汰忠邪有功甚大卽衆側目而公自如

婁江再召入也初計與公同好業遜謝之忽三王並封議起公累疏力抗婁江奪羣議竟易成命而又以趙考功南星謫事起而疏內閣始不能平曰一曹郎曉曉吾黨爲名高地謂何擬旨落職三級調安曹州判公於是一赴浙卽投牒杜門不出矣世遠臣高者多

攀援名山巨壑消其英雄磊落之氣而公獨隕然一室尋繹經史嚴明矩矱東林之會公與盟而不時至嘗與顧光祿期曰學在無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光祿躋之訓諸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譏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欲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其識識命諸子娓娓如此當時欲處之卿寺辭以之衡文七閩又辭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浙中月俸人謂此官廩於義無傷公又辭蓋胸有所不欲故有所必為此蓋微顯合一者也

禮部張公納陛

字以登號文石常州宜興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禮部主事

公八歲通書義父素行翁教以隳括破題法值臥懷中對牕前月令作破隨應曰漏清光於暗室掛玉兔於當天翁大奇之

戊子己丑聯捷廷試二甲進士予告歸省太夫人於家辛卯赴京謁選分較順天鄉試榜首沈何山從春秋房落卷中搜拔之時以為知人壬辰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敕諭禮部並封三皇子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為王君偕石帆岳公暨涇凡顧公謂冊立重事宜屬大廷公議今諭札出元輔一人手且一旦創出國朝二百年未有之禮遂合疏爭之復倡議與同曹郎諸各曹卿懇疏百司和之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亦悔禍出三愧三悞疏請勿王三皇子而啓皇長子出閣讀書人以為有回天之力焉

癸巳南星趙公主計事一時壬人以考功令盡罷黜執政大不悅時省中有以庶僚掛拾遺章者部覆皆留遂調旨切責考功罷其官眾正譁然不平公復抗疏論救上固怒爭冊立事又犯之有旨誦揀考功者而

同事六人皆逐矣公得鄧州判

東溟管公倡道東南標三教合一之宗君相與質難數
百言管公心屈涇陽顧公修龜山先生東林之社公
時時造而臨之其論學以端本源敦行誼為主大要
宗伊川晦菴兩夫子而一切虛談渺論厭弗屑也
居恒不輕謁有司至事關郡縣公是非大利害他人囁
嚅不敢前者輒毅然先之任怨任謗無少避忌乙巳
郡守歐陽公延修府志是年修宜興一邑志成

宜邑故行五年糧役大姓坐廢箸者十九姚江丁公來
令宜改行甲運法民便之迨後漸因圖分有肥磽戶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五

額有多寡解役有煩簡當邑侯秦公審編而五年之
役議復紛紛起矣君爲移書陳條編之便七而極言
糧役之害議得寢

條上荆溪政要曰清賦人均徭役謹使令議倉役議總
稅平解役平訟獄禁窩訪慎交與重學敦釐奸剔蠹
鑿鑿見之施行歲戊申江南大潦撫臺周公疏請於
朝得頒蠲賑下諸有司公請蠲均及於通邑賑獨施
之水鄉邑侯喻公大然之人服以爲公

初君釋褐比部適當典獄有黠盜越獄逸實在君代事
前一日例得分咎君請之大堂孫公曰失事在主事

宜獨聽參幸勿他及孫公壯之從輕議而更因是賢
君延譽不已

已酉春三月偶患瘍復發至八月轉劇適史奉常玉池
湯直指質齋諸公相繼至時時邀至榻前敘論彌留
之際諸公因曰兄平生學問到此至得力處須定性
君點頭以手書至定尋云得正而斃徐歛手於胸作
肅恭狀不踰時而逝矣公真超然於死生之表者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五



副使顏公餘

字應雷號冲字寧波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提學副使

選行人出使襄陵王不嫻於禮公以大義感動之王卒以孝聞

辛酉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其條議如救民困裕國儲親
漕規議海運河工時弊俱見奏牘中馮漢者京師巨
猾倚定國勢為漕政梗勢張甚先生巡倉時廉得其
狀朴殺之伊庶人潛謀不軌服室器用僭擬乘輿而
善陰持當事者短長當事者噤不敢吐先是有上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三七

人不軌狀者業已奉旨勘問而庶人結左右為腹心
盡匿其狀致其父子支解之事蓋岌岌矣肅皇帝漸
有聞亦頗念之會先生巡按河南辭徐華亭華亭曰
聞部內宸濠事且急誰哉王伯安乎先生曰此與宸
濠不同宸濠能以策屈羣雄羣雄亦樂為用伊藩雖
招致多人然皆椎埋市井無賴如狐豚輩一飽搖尾
去矣可計而取也華亭曰直指其有意乎先生曰相
國能從中應言官敢愛死以辱國華亭遂決意屬公
公至知觀察耿公隨卿有心計乃密謀於耿公耿公
與庶人承奉王鑑莫逆乃以秘計啗喝鑑鑑復從中

應凡庶人奸利事悉報聞而所藉為死黨者鑑以意
散之殆盡公既聞其肘腋離其黨與絕其傾何乃疏
熟數其不軌狀上得疏遂寘庶人鳳陽獄國除乃籍
其資財充軍賦而所挾子女悉召而散之不煩血刃
危禍頓消懽聲蓋達河洛間矣是時上左右前與庶
人腹心者垂涎府中裝乃以危言激上口庶人資財
上有也庶人子女上有也今御史悉瓜分之真陛下
何地上幾為動公亦有聞不為動賴華亭解而始定
自庶人法而諸強宗斂手聽公指揮凡詭寄欺隱田
糧為民間害者剪除殆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六

三

公兩秉學政北畿湖廣不規規甲乙文藝惟以明道術正風
化為急務最喜闡揚節烈忠孝事又最執法海忠介
以直言下獄幾冒不測昌言救之沈公青霞以直言
冤死塞上公拔其子襄入太學為忠裔勸後其子積
官至二千石
校士嘗德有狂士以文置首選矣乃廉其行復黜人有
告者曰是不可為文士地公曰文士易得耳予終不
能以文先行有銓部欲私其父鄉賢及成國舅王朋
以昧執法顯陵諸惡為地方蠹公悉執法不少挫其
強毅有執類如此

公之仕蓋三黜云初以發厥衛好黜再以疎江陵遷二
以左新鄭罷公仕楚而忤楚相仕中州而忤中州相
二相之嫌公宜也後來者宜無所嫌於公乃起廢之
典無聞甚矣直道之難行也

鄒忠介公曰予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
語其學以求仁為宗以默坐澄心為入門以踐履操
修為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公既殫厥心矣而
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為物而公
以通天下國家為物為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
故其用周直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六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七

吏部顧端文公憲成

字叔時號涇陽常州無錫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

南光祿寺卿卒崇禎中謚端文

幼沉敏異常兒嘗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
巷不為貧以自傲師一日講養心章公請曰愚以為
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百物退聽
其聰穎多類此師驚而謝曰子作如是觀五經註脚
豈虛語哉

丙子首應天試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病傾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七

一

國走禱羣望而公拒不與同官代為署名公獨馳往
削去江陵尋卒公得調吏部歸省丙戌起驗封司丁
亥大計會有糾何尚書起鳴者尚書疑辛大中承自
修陰嫉諸御史諸御史遂得降級公上書詆何語侵
內閣甚力而屬望大臣臺省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士
論服其公正而執政惡之落職判桂陽州稍遷處州
推官又移泉州壬辰大計舉公廉寡欲第一尋擢考
功司主事吏部出而再入者自公始癸巳趙高邑司
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姻婭公實左右之高邑以此得
降調公疏願與同罷不報

時王婁江當國並封議起公喟四司上疏言臣等稽祖訓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且陛下建儲之期屢更矣今日待嫡嗣是無期也又貽書婁江切責之婁江遂自劾三誤並封之議竟寢

公爲司勳鄒公元標已投之南刑部求去有旨放歸公力勸首輔疏留勉從之及餘姚孫太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用賢署吏部首輔屬以推羅宗伯萬化宗伯翰林也故欲用爲冢宰以盡收大權於政府公曰往者內閣之權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冢宰是翰林之外空無人也此斷斷不可少宰以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二

首輔其議遂格而陳公有年爲冢宰矣及公典選有會推內閣之命舉七人舊輔王公對南爲首而宗伯不與焉首輔曰羅君推冢宰曰非翰林所宜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復以屬陳公陳公不聽而王給諫彈宗伯疏亦至公遂削籍歸而陳公亦竟去給事中遂公中立上疏力救公亦見黜自公去而懷忠持正者多不得立於其朝矣

婁江嘗語公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公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而去後起南光祿不出

丁未福清拜相公移書福清言近日輔臣以模稜爲工賢否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忤當事意公先後宦績皆在吏部曰孜孜人才以澄清爲已任其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以至夢寐之間猶不忘國家而不得盡其用天耶人耶歸里後修復東林書院與弟允成高忠憲公等講學其中吳越之士來會者輻輳由是東林之名滿天下

神廟甲申以後廷臣競起交攻矯激者攻大臣諂媚者攻言官惟公之疏云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鈐束澗畧於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三

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勗我何不以古人自勗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於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此數語足爲諸臣斷案

與管東溟書辨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籠佛氏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

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我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

公之學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維閩嘗曰本體只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四

光祿卿劉公元珍

字伯先號本孺無錫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光祿少卿

初授南禮部主事繼補職方郎有垣長其攝六篆操諸司權莫敢抗者公每事輒以理諍垣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唯唯聽命公益殫精部務核虛餉汰冗員節省金錢二萬有奇

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以楚宗事伎郭文毅其徒乃布妖書引繩批根思一網異已者馴至考察大典羣奸亦從而訐之上留察疏不下盡復臺省被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五

諸臣公抗疏上言首輔

比昵儉人錢夢臯即

如考察一事內則假公以朦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奧者高張無忌疏入詔下公卿會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

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舊贊畫劉國縉以

招撫南四衛官民為名擁數萬眾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復疏劾國縉投拜李成梁為義兒與如柏如楨狼狽相倚種害遠左已而被參解任乃忽擁眾數萬竄入內地保無奸細攪入其中國縉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上以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為巡撫者則格不行未幾病卒京邸得年五十有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六

公少苦貧性尤儉約清素污萊歲入不飾宮室不殖瑤玩稍贏卽斥付施予倡率同志舉行同善會於邑中凡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者有助其治家一尚嚴肅而尤善體人情嘗曰家眾造惡皆緣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虫虫氓林居十六年杜門不與外事而無念不為民章善鋤惡聞里中有一不平及刑法冤枉事輒慷慨論列鬚髯盡張不達其志不止嘗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枉密為雪不令之知其狷介如此

光祿安公希范

號我素無錫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南吏部贈光祿少卿

為行人陞禮部主事調南京吏部時高公攀龍昌言蒙譴公慷慨論救謂年來直臣不安於位賢士削迹於朝趙南星孟化鯉銓臣之秉公持正者俱次第屏黜趙用賢天下皆知其品止以吳鎮澄子一疏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文章攻擊至如孫鑣之清純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楨之孤介廉方皆先後去國天下共惜諸臣之不用而疑閣臣之妬使不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七

竟其用也近見行人高攀龍陳正直和平此皇上之忠臣輔臣之諍友反蒙重斥吳弘濟疏別君子小人洞悉肺腑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恐君子退小人進誰為受其禍者乞皇上將楊應宿削籍并斥鄭材以為小人媚寵之戒攀龍弘濟復其原職以獎忠賢并乞嚴諭閣臣無挾私心無植私黨則聖德光於日月久安長治可跂足待矣疏入上震怒削籍歸時顧端文方糾同志論學東林冠裳輻湊擬於鵞湖講席公猶夷其中廓如也所居膠山麓喬木數百章碧流千頃杜門不出出則乘一画舫列綺窓十二圖陶

元亮張季鷹蘇端明米南宮諸名賢以爲五湖烟水
伴恣其所之樂而忘返朝事變遷總付不聞會當鼎
湖再賓嘗作詩誌痛有受遺元老仍增秩用藥鴻臚
也賜金之句尋卒於家贈光祿寺少卿

侍郎葉公茂才

字參之號聞適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南工

部右侍郎

初授刑部主事念父老改南工部攝六篆事並治推蕪
開杜美餘開雙港之禁國課既登端坐聽欸乃聲飛
渡矣疏以美金餉邊且曰往歲早行旅罕通通而美
非臣願也請勿爲額上賜金旌之

壬辰改吏部郎請告歸里丁外艱戊戌守故官亡何復
請告己亥補禮部郎辛丑遷尚寶丞丙午晉少卿戊
申遷大理丞壬子晉南太僕少卿時朝論訛淆有斥

言事諸臣爲護奸者公抗章爭之謂當日毒害楚宗
妖書煽禍揭留私人壞祖宗二百餘年計典諸不法
事皆非影響發奸摘伏忠言讜論表表在人耳目者
欲坐以奸人捏造之罪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爲法臺
省不以唐介爲師决裂清議貽禍無窮疏入不報其
黨更攢集攻公公怡然應之謂臣慙直無黨何分彼
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難勦
官何難勇退復貽書當事曰今已决意入山無煩再
計然公論明則治不明則亂明於上則治明於下而
不明於上則亂此理亂大機也時臺中有欲禁旁觀

者則有旁囂止囂說年例考選不協輿情則有上鄭
太宰書隨予告歸

天啓初起太僕少卿癸亥遷太常皆不赴甲子擢南工
部右侍郎甫蒞任見璫饒方張時事日異先幾引去
雖單封指日弗戀也有同人北上者輒擲蹙可嚀曰
前星未耀主上孤危請信邸出閣講學此今日第一
義諸君何不慮及其片言扼要如此比黨禍起高忠
憲從容自決經紀之無餘力未幾亦卒年七十二
公勁骨清標昂然玉立與顧端文高忠憲皆以道學相
規切為鄉邦典型以裨勸懲則有見聞錄以彰形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十

則有八貞女傳以定國是則有三案記以揚祖德則
有手輯家乘及口授尤伯聲所為世德傳雖官居九
列通籍四十年倘若寒峻廳事丈有咫四壁歸存閣
閣老屋也敗椽几一二設座待客皆數十年物而庭
宇頗修潔不以儉陋廢灑埽堂設綽楔榜四字曰三
世無訟以此占世德云

尚寶丁公元薦

字長孺號慎所浙江長興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
尚寶司卿卒年六十有六

少負異姿弱冠廩於庠從顧涇陽馮具區兩先生問業
聲譽鵲起登第予告丁外艱至癸巳謁選授中書舍
人甫匝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
歎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時光
宗儲位未定有三王並封議公封事中多責備婁江
相國婁江惡之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已亥京察
以浮躁落級積十二年庚戌起補廣東臬司經歷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十一

召為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辛亥之官時京察甫
竣太宰孫富平為反噬者所訐其黨和之舉朝鼎沸
度無能脫之者公乃起而抗疏臚諸奸罪狀并發其
邪謀害正凡數千言其黨轉攢矢攻公公再疏極爭
條具剖真心覈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脉五者
疏再披微誠以存公道皆反覆君子小人消長治亂
之際疏入不報遂移疾去在主客三月所主四彙入
貢者皆感悅既去有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人相繼
去國時事日非詆東林日門戶籍朝士賢者入之入
人以講學為諱至以六經亂天下語人省闡策問公

家居不勝忿乙卯復馳疏闕下爭區是及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或謂稍通欵要人可免公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歸而卜築山溪時集同志講學談道刻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啓初起廢籍諸臣至公獨以察典格久之臺省交訟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丞少卿而公已病會逆闖用事大創門戶公病中輒扼腕詔削公職未幾卒

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趨朝慕先生甚邀西湖邂逅謝不往再邀前會江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艤小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十一

初於相公舟側者乎沈悒悒去謂人曰丁儀部強項未易用也魏孔時給諫還朝過高梁谿先生先在焉因請先生一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便飛棹而返後孔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此先生細行而風義槩見矣

公嗜義若渴如爲鄉紳陳潛齋立後而剔螟蛉之篡繼贖名臣蔣侍郎賜瑩於豪有力之手而復其蒸嘗援劉清惠公曾孫女於羣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歛明經臧大咸於長安旅邸中皆其較著云吳俗善逋賦以鄉紳家悉免徭而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

鬻子女以供追呼有斃命筆楚者時朱文寧以司成家居倡均徭之議大爲梓里譁謀之先生先生曰是殆難以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譁者口塞吳中役法自此少變

長興盜起破城殺令事聞家人皇迫請避公叱曰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立設殊賞鼓勇殺賊所居郡縣謝絕一切造請有投以暮夜金者却必峻或廉其枉卽密解之不令人知凡知交當路絕無一毫染指嘗吟臨川詩以自况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其廉介絕塵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十二

如此所著有西山日記奏疏若干卷

御史錢公一本

字國瑞號啓新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少卿

初授廬陵知縣與文造士救荒弭盜均賦平訟卓異冠一時召入為福建道御史首糾前江西按臣祝大舟包匭恣入谿壑罔饜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陛下任使上怒逮御史于理公不問御命巡西粵諸聞公至者相戒曰是常糺上官上官得重罪去者至則黜貪墨吏糾陰庇屬吏監司者二人

冊立易期公極言壞祖制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古

本為戲如綸如粹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二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上嗾之姑發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禱公為編氓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秉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往往駕明旨以箝眾口使嘉言路塞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覬謁遍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材疏河

西敗明樞管之臣茫無成筭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參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狼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為奸則有訪問貪官疏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為文毅文恭兩羅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獎名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

自蒙譴歸謁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構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定陵末年譏詆競起羣鋒眾鏃攢集於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嶄如也於行 誹譽之開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達而著述亦愈積黽黽類也取其黽勉亡息之義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古

有題記尋沐泗之脉以淪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滙編瞻顧宗國觸事癡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為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畧與堯夫等其寄寓道客自誌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

太僕寺卿吳公默

字因之一字言箴吳江人萬曆壬辰會元仕至太僕寺少卿卒年八十七

受學於王公畿稱高第子壬辰闈義皆匠心獨造至今經生家猶慕為程式授兵部主事以艱歸己亥補禮部歷其曹癸卯遷尚寶司丞進少卿祖制聖卿在詞翰之前向本司讓之公毅然欲復祖制值入朝昂然執笏前趨詞林中有不諳典故者公正色曰雖違眾禮也眾詞林不平訴於內閣貽書往復不為屈因得吳鐵漢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六

漕撫李三才素以梟雄任數自托東林恣橫無忌一日邀公飲因佯醉語曰朝廷欲我大拜公知之乎公折之曰公安得有此李遂色沮

在禮曹日梁溪某餽以珍寶值千金求疏敘其父某官廕公謝曰彼當得廕具疏吾職也何賂為其人又固致前饋卒卻之

邑令劉公時俊吏治為三吳最以漕卒鼓譟為淮撫某所劾公方官尚寶素知時俊賢為白於河南道御史御史出彈事示之默曰為百姓受過此令所以賢也復為訟言於朝大家宰孫瑋竟用公議僅奪時俊俸

二月而公卒不令時俊知

公家居里中時俊雅重其行義恒挈小舟從一奚童詣候問政得失及邑中利弊公條悉以告由是時俊治日有聲而公所欵留惟脫粟飯爛蒸一瓠而已時俊以是益重之邑人某坐殺人抵罪繫獄久矣時俊覆案已得冤狀知其家巨富也則語之曰若得吳公書來即釋汝某令其子具橐中金三千為壽公據實白時俊平反之而不受一錢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七

七

周忠介順昌被逮公與欵洽且助之鏹吳風溺於火葬公所目擊者往往出資掩之遇饑首倡減價官糶互寒時出布絮以衣凍者方外募化則絕不與一通曰此輩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天地一蠹也又不妄徇佞佛者云

烈皇初立瑞黨猶尸權霍維華舊令吳江言於眾曰吾將起吳公佐銓公聞之艷然曰霍若免我必當逃之深山其嫉惡如此晚年徙家郡城中丞直指監司守令之屬無日不造請其門凡民間疾苦吏事頗僻賦役之失常豪惡之暴橫胥吏之作奸莫不具為當事白之當事率奉行恐後吳中巨姓相戒莫敢為非自

公沒後而縉紳士大夫相率杜門結舌莫有為地方任事者卽一漕兌軍強民弱害且日甚而郡邑守令亦往往無所顧忌然則公之有裨風教也不益信矣乎

公嘗言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七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七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八

少傅劉文端公一燦

號是菴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太子少傅中

極殿大學士卒年 十 崇禎十七年補謚文端

公雖優游木天不敢越局自表見而清望日隆出冊藩

封單車匹騎不擾厨傳訓課諸庶常程功績事以道

義聲氣互相敦勉不事空言其參講幄或值召對必

齋戒存誠冀有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及理亂安危

之際與權奸女寵宦寺外戚之禍危言激論冀悟當

宁故一時清論翕然推重丁巳京察有欲中繆公昌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八

期者賴公力持得免正人君子益歸心焉

光皇登極召福唐葉公於家尋進公大宗伯入東閣未

幾光皇疾大漸公親受顧命變起倉卒人心危疑熹

廟方幼弱公率九卿黎明候於乾清門外排闥直入

哭臨既畢卽請見熹廟翌之以出英國張惟賢捧右

手公捧左手擁登大寶中外始定

移宮議起公以內臣李進忠等攀連無已請自科道所

指數人外有告發平日罪過者宜令該監從容訪實

議處田詔等以盜寶擬梟上念其侍皇祖勤勞欲從

寬政送閣擬諭公言皇上欲寬者恩法司所議者法

願毋以恩廢法將原本封進上不能聽而羣瑞遂切齒於公

首輔方從哲以人言引去福清召未至公內與老瑞王安外與韓公爌同心輔政收羅名碩林下諸賢彈寇結綬濟濟充廷人以爲太平可望已而時事漸非公極力匡救給事周朝瑞主事劉宗周以言事獲罪俱密揭救免

遠藩失陷公念前經畧熊廷弼固守經年臺省交章構陷坐撤長城遂於經筵面奏廟堂提掇中外精神全在用舍賞罰四字停當不愁邊臣不用命不愁外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不蕩平因擬諭令查究諸臺省論劾廷弼者姓名治其誣罔構陷罪降調有差人心大快言路之側目護黨者羣思逐公矣

公因陛辭上言臣以疎拙之踪迂拘之性蒙先帝拔置揆司仰參燮理所游歷者正聖明紹述之會又封疆危亂之秋臣竭蹙供事僅逾一載淪棄之士宇未恢鞏固之河山多缺議論有如沸羹事勢同於累卵每一念及真無以見先帝地下惟是款款朴誠每以人世毀譽此身禍福舉而付之度外赤心矢日血淚回天仁賢正當凋謝臣力用其挽推言官偶觸威嚴臣

默施其留救卽連章攻擊百端詬厲不難明白一言然心知其驅逐有因又竊諒其見聞未確姑以權詞應之臣今行矣思皇上受天地祖宗之眷丁艱難險阻之時百凡宜慎起居節游晏夙興夜寐修政勤民至於臨御之暇又當延見儒臣留心經史表虐資而彰神度繫臣一念耿耿之忠想在事諸臣與臣有同心也獨有關於兩朝之大故係萬世之公是者痛思鼎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光景獨皇上知之事定後衆口悠悠遂謂天祐社稷原無它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論訛去矣禁闈秘密臣有所不盡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不敢言但願皇上清夜靜思低徊往事當先帝在龍潛之日與皇上居鶴禁之中翼戴者誰人調攝者誰力至扶掖乘輿力阻要挾當日見以爲功非今之構以爲罪者乎功之者共許其保護之心罪之者亦議其好名不學之過乃乘其慈愚取屐解雨不施至皇上鮮敝帷之恩後人抱前車之鑒良可惜耳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著在史冊臣願後人消心澄志共扶聖明無以身在日月之際而徒爲五宗光寵已也至夫恨臣攻臣者毒發未已又欲借舊經臣爲難端不知廣寧之失戰守自有

公評情罪何難剖決必使蜚語布聞羅織成獄為逮
撫解嘲為閱科報怨竊恐莫須有之獄不宜再見於
今日故并畧為昭析仰祈炤鑒乞留此一段緒論宜
付史臣俟之數十年之後即言出禍隨何所恨哉疏
上報聞而已時公已去國猶慷慨為王安熊廷弼發
憤暴白黨忠賢與攻廷弼者恨公益深大司馬張鶴
鳴借劉一瓛佟卜年事欲族公大司寇王公紀不可
至立削司寇籍朝論憤然不平忠賢既殺楊忠烈遂
授意言官論公盡奪公恩銜公勢且岌岌會瑞敗獲
免毅皇帝盡召諸為瑞削奪者公獨終老林下僅復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公官階至丙子卒於家

公生平淡沉簡默秉正嫉邪遇事有執意所不可雖賁
育不能奪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退居里第田不
過數頃第舍一區童僕數人門如寒素嘗與當事相
約凡事當以朝廷為尊君父為重朋情私交一齊刻
破其忠君愛國三十年如一日

少師韓公燝

字 號象雲蒲州人萬曆壬辰進士仕至少師
東閣大學士崇禎十一年卒於寇禍

絲庶嘗入翰林孤介鯁直清修無欲光宗初基以少宗
伯晉宗伯同何公宗彥劉公一燝大拜天啓中值熊
廷弼獄頗欲持平格於眾當紅丸議起舉國鼎沸公
獨侃侃明其不然四年夏楊璉劫魏忠賢南北九卿
科道繼之時首輔葉向高亦同公具揭言上即欲保
全忠賢亦宜斥歸私宅乃忠賢憑寵詭辨客氏復為
左右竟以沽名市直詰責璉閣揭亦不聽且廷杖劾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五

瑞工部萬燝致之死未幾福清力辭歸里公當為首
揆次公者為魏廣微顧秉謙廣微以朝享後至科道
糾之急遂忿而入瑞幕秉謙以楊璉疏有門生閣老
語亦傾身為瑞用中外局成借御史陳九疇糾魏大
中推晉撫徇私下部覆疏上謫大中及吏部副郎夏
嘉遇且詰責部院於是冢宰趙南星總憲高攀龍引
罪乞去均逐之公揭以為賢宜留不聽未幾推補冢
宰總憲肯以為仍用趙南星私人罷少宰陳于廷僉
憲左光斗副都楊漣請病註籍又以為規避削一時
罷數大僚而掌科道許譽卿袁化中及選郎張光前

謫抹之者科道沈維炳陳良謬房可壯亦謫公皆揭
抹不惟不聽且以黨庇誚讓則以廣微取縉紳籍網
點進瑞以公與葉爲黨魁也公聞命卽嘆曰危不持
顛不扶焉用彼相卽日以病請去亦因放之後且削
籍

其乞罷疏曰臣以謫材通籍侍從荷蒙先帝拔擢皇上
眷存得從諸臣後備員中書參預機務頻年以來功
能無聞愆咎日積卽如南北用兵軍需匱乏不能資
廟畧以佐邊籌寇災頻告徵發騷騷不能軫民艱以
培邦本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披無能抒宵旰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六

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樣朝堂無能回震霆之怒於
後先多官之斥逐諭旨出之威嚴在聖明振肅紀綱
中外懼典黨禍而臣旣不能憂時澁念有失調劑之
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懇斯皆臣罪狀之大
且著者皇上釋此不問而微示詰責札諭欵列諸事
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總屬罪端曷容激辯
惟是看詳文書向有綸扉故事商確有甲可乙否之
殊而票擬無左圓右方之畫伏蒙皇上責臣以協參
責同官以協贊最急甚至諸臣且奉以從事而臣欲
補過無由矣糠秕偶前極知非據難除且及尚昧妨

賢臣之思也亦臣之罪也伏望皇上亟禱臣官仍治
臣罪以爲忝冒逾涯輔理溺職之戒庶政本以清國
體不褻倘蒙聖慈曲垂鑒貸俾病廢餘生歸骨丘里
喙息尚存得以頌皇仁而祝聖壽實爲厚幸跼踖循
省罪罰深重恐未易以邀茲恩造也去國後助賊三
千杖死僕人韓三明以釋其憤

天啓七年逆瑞旣除崇禎元年正月詞臣倪元璐疏言
公正直御史楊維垣還議公黨熊廷弼當宁特鑿竟
還公原官四月竟行起用公爲人質直不阿帝頗傾
信文華殿平臺召對時有開陳維挽御史任贊化糾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七

溫體仁帝嫌義言責奏公爲解辨二年正月二十六
日帝召公與錢龍錫及冢臣王永光總憲曹于汴定
逆案帝曰忠賢客氏呈秀首逆所不必言其餘等次
須有證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與王永光于汴
在閣詳閱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
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心力或可責其後效惟首開諂
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及雖不頌美而陰行贊導者
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之心懲治之後縱有
漏遺俱赦不究三月公復會喬司寇允升定擬多所
縱釋二十六日召對發公等原擬及紅本增入六十

五人張瑞圖來宗道賈繼春皆帝所增入帝定凌遲
斬戌為民四等其配贖則最下之寬政也已巳疆事
棘有訾公短謀者庚午正月事稍平即乞去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八



少師孫文忠公承宗

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
第二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樞殿大
學士崇禎戊寅狗高陽之難南都追贈太傅謚文
忠

公為舉子時仗劍游塞下歷亭障窮阨塞訪問故將老
兵通知邊事要害館閣間有大議奮衰而談往往自
公一言而決

神宗末東宮有挺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瘋癲蔽其獄
閣臣吳道南密以諮公公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九

關皇宮不可濶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
劉成而上不可濶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
啓之耳道南謝曰謹受教於是挺擊之獄定

自翰林院編修歷官坊局陞少詹天啓二年陞禮部右
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入部即首疏
言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
兼幾分癡騃必不肯妄承於身又曰司兵馬者不可
恣意於不可多而不顧供億之難司錢穀成造者不
可刻意於不可減而不顧星火之急諸臣望臣以必
行抑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

臣以必可言惟必可言乃必可行人患言者之多臣忠其少耳

又陳目前切要曰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閱戰守於朝種種誕謾因循之象不能追救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務在收拾人心以大振其氣又再疏請清京營重將權用能吏上嘉納之

招兵之議起勲戚爭先奮臂公請一切停止曰勲臣總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十

京營坐五府果能清理則京營十萬衆莫非強兵舍現在之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爭上書言結死士一呼千萬人立至公請一一核之曰王部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僨事恐其爲權門之籍托此輩爲神君也駙馬都尉王嵩公夫人之姪也公覆其疏曰廷議尚有參差本官宜切引避其不私親暱不辭怨謗皆此數也

兵部尚書王在晉代能廷弼經畧遼東晉不得已議築重關於山海關之八里舖欲以四萬兵守之其說謂卽外關破內關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四

千餘丈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疏入許之已肇工矣公乃自請往閱具疏入告關上形勢言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於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上於是召還在晉而八里舖之役罷又督臣王象乾以百萬撫西鹵公裁其十之七公一出而爲朝廷省百六十餘萬金錢然經督之朝公自此不遺餘力矣

論守關曰敵未抵鎮武而我先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堅委爲西鹵住牧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十一

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旣縮胸匿影關內而不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臣與諸臣議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築八里者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卽無事亦且驅西鹵於二百里外漸遠於關城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經畧闕代者益難其人公上奏曰臣請更易經畧而目前人才未見可勝任者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鑿主

守主退以迎合經臣之指而媒孽易已之不爲逃者以畏敵爲持重以逃死爲老成以媚彘爲制鹵以棄地爲守關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估百萬以八里地百萬之費而糜歲時大將方事經營而彈文已絆其手足道將甫有籌策而軍府又拄其頰牙忠良稟計于通臣敢勇程材於罪弁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喧嗽有聲杏山十萬之義兵豈忍其委於彘鹵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忍其盡爲捐瘠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敵所未到豈忍其鞠爲西鹵之幕場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何若以身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十三

任之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敵來窺關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必不使匹馬橫行敵少歛戢則簡驍雄膽智之將訓練士馬指授方器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進可以攻坐可以守然後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皇上而報神廟光廟之生成也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津登各處軍務便宜行事

八月十九日上御門臨遣詔書鄭重以諸葛亮裴度爲比賜上方劍坐麟旣蒞任每歲開屯八萬九千石草五萬餘束築寧右諸屯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騎

三十六陣得精兵凡五萬有部將哨邊所斬零級積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公第籍之入報而不敘其自損抑如此

命中使頒賞邊關將士公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皇上命使不遣大臣而遣內臣且以四十餘人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或以創而成例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臣願皇上慈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嘗試無以觀兵爲威福上溫旨報公令無過慮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十三

遼撫居寧前權歸於兩撫而督臣時問焉罷臣督師以省二三或令臣姑還闕下得比識途之老馬如必不欲臣離關則請去經畧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如推督臣則願有請焉居薊不肯居東者勿推任撫不任勦者勿推同功不肯同罪者勿推顧情面不顧安危者勿推如止以臣任關城亦願有請焉終年不令一覲則不能任不時予餉定軍需則不能任不斷臣所奏請而令兵部議可否則不能任身同外吏無以自明李泌所謂待聖意殺臣而後求去晚矣

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徙幕踰七百里樓船鐵騎東巡

至廣寧抵醫無閭將與師大舉馮牙有日矣一切軍需約畧具備計馬步二十四營合爲車營十二有前鋒有後勁爲步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名爲騎五萬一千馱馬盛甲器械糧糗稱是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萬壽節面奏進兵機宜逆黨遂指公爲與晉陽之甲約兵侍李邦華爲內應魏瑞悻甚漏下二鼓分三道止公次輔顧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於是御史李蕃崔呈秀輩詆公爲王敦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十四

督師甫受事卽下檄馬世龍撤錦州大凌右屯且議撤寧遠以袁崇煥力爭止

崇禎二年大兵入大安口特起原官昇以舊任勅入朝陛見朝受詔而夕就道抵近郊而召平臺帖下矣又命啓彰義門侯公夜分亦令入對旣入上慰諭曰敵入已半月一無可恃所恃惟卿卿如何爲朕調度公曰臣聞崇煥自率所部至薊州尤世威守密雲滿桂守順義侯世祿守三河互爲犄角勢若列牆地密而層層接應此爲得策又極言三河當備守三河可以阻敵西奔兼可以阨敵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

蹂畿輔臣以爲守之便又言固結人心是第一義上一一是之

入對時詔調度京城館閣諸僚吏盛服以候入直夜半內閣忽傳聖旨諭輔臣孫承宗星馳通州料理公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橫穿萬壘抵危關收悍將手復遵永深遷四大城以安畿輔先帝知公能辦東事云議兩撫橫豎二局曰禾嘉議復廣寧義州右屯廣寧易復也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爲難義州地偏西去廣寧百六十里繞山而東撫臣雖三城並言必當先據右屯以爲家聚兵積餉以漸入廣寧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十五

進取堵截之計元龍議撤海以復廣寧三衛臣先年議四衛請先復蓋州而守之蓋兩河之中堅西在寧遠而扼要在右屯東在金州而扼要在蓋州今蓋州城已墮矣金州遠敵而可速築當先據之以漸圖復蓋若撤海復廣之議則劉興治讐殺甫戢恐其懷毛帥之懼疑而走敵欲留之島上恐其不歸敵而借馬市以交敵如宋之李全也移興治於旅順以絕皮島之患而以復金責興治以勢難遽撤之島兵圖終當恢復之金旅此便計也

初西鹵鎖合兒乞賞禾嘉收置牆外遂誇詡入奏曰行

撫賞於駭喙之後將以戮攻燹此豢龍餉虎之手也
公駁之曰往以弔喪愚敵而為敵愚以買米愚東而
為東愚今之愚鹵者安知非昔之愚口東者乎已而
果敗後為祖大壽抗章抉摘其貪穢公力止之曰吾
不欲為鎮去撫且以長東將之驕也其持大體如此
中朝聞之卒遷禾嘉南太僕卿以去
四年正月親閱薊遼條次東西邊政八款一曰欲定封
疆大計當先定封疆大臣二曰欲東大兵當先分部
大帥三曰欲分戰守之兵當先分戰守之備四曰薊
之備守五曰遼之備戰六曰合論薊遼戰守七曰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共

十一月公還關門以十七疏求罷上賜金幣命馳傳以

歸謹列薊遼事宜十六款并復城進兵二事
其論復城曰右屯之役臣奉旨酌議三城之一非由臣
唱也今謂復城致敵則遼地將終不可復而又言復
城逼敵豈効我之遠之也拱揖而不來乎如果不
必復也彼何為傾巢而來爭此彈丸之地如以為修
築惹敵則已已之入薊庚午之圍錦果誰惹而來乎
使向者臣不抗天下之議以復八城則關外皆敵地
深永一陷關何以守而遼東西三四千里皆敵天下

又何以為計乎臣願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
困卸罪於復城而使天下以復城為諱也

其論進兵曰敵謀闖入因糧以困凌河臣欲檄撤凌之
兵以援凌撫臣曰不敢臣欲馬步合營前進撫臣曰
不如用奇臣欲以騎集錦以步向凌撫臣欲分四路
撫臣奉中樞堅壁之指又不肯明言持兩端以觀望
屢易師期不知兵以奇勝要必先正兵敵非必不可
勝而我非必不能勝敵也決日轉戰我兵潰而敵
亦過當如以一敗謂我兵必不能敵臣不信也臣
願治臣進兵敗衄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八

七

天下以敵為戒也

十一月十一月九日大兵薄高陽城公率邑紳誓死登
陴顧土城低薄外援不至大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
不能支公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
逃生家人環泣不忍去城既破大兵掖之去公入城
南老營中用葦席籍地望闕叩頭叱持纜者趣縊我
乃絕時年七十六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聞
先帝震悼奸輔薛國觀怒公斬予贈卹久之南都追
贈太傅謚文忠
公嘗論講款之害曰未服而搆之款其心必驕有挾而

要其得其願必奢幸全而竣其局其費必大既款而仍防與恃款而弛防其禍皆至於不可支公之不肯主款以此

公為孫慎行門人慎行為禮部尚書劾故輔方從哲進藥弒先帝當誅公昌言於閣曰進藥不止一人實出聖意當之曰弒非律令也從哲宜削去先朝所與恩蔭慎行恚以為反已公不苟同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八

終

六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九

尚書周公嘉謨

字明卿號景松湖廣景陵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授戶部主事甫弱冠著能聲丁丑出守韶州壬午晉憲副治瀘州下車卽窮治大憝揚騰霄豪猾股慄會建武兵變同官憚其威威縮慙不敢前公曰是何貌虎而遽鋒爪迫人也輒單車徑往曉諭禍福叛卒凡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白草番彘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畧蜀人咏其功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十九

五年晉按察使乞歸尋丁內外艱服闋起故官值蜀人為中使丘乘雲橫斂逮繫相屬公遍檄所司俾一切得抗絕之勿聽又廉得奸黠附中貴為虐者五人繫諸法民賴以安

轉左布政二載巡撫雲南會滇當兵燹後公意在與民休息不欲勤兵而土酋多安民背漢投緬據蠻灣公請兵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盡諭散其黨而還無何廷推公總督兩廣公疏請減滇南額貢黃金五千兩不報立為官買法而西爨交趾有越境憂兵餉煩費公又酌鹽贖四千餘金給之

陞南戶部侍郎歷北工部陞吏部尚書值神宗賓天光宗卽位鄭貴妃邀封太后公理論其姪鄭養性亟請貴妃辭封后命辭義侃侃未幾光宗不豫公偕大學士劉公一燦韓公嶺率給事中楊公漣御史左公光斗等入受顧命明日駕崩是時熹廟方冲幼羣情惶惶僉謂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意圖垂簾稱制公首建議請上御文華殿朝賀以定危疑已而駕至殿門諸臣嵩呼畢祈卜吉登極而選侍猶岬負乾清宮不出公偃九卿科道疏請大畧謂選侍雖有撫愛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二

眉粉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惟殿下爲宗社自愛近議先帝梓宮安設於仁智殿選侍或可移駐後殿俾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几筵之香火一以肅閨闈之範儀社稷幸甚疏入選侍怒然卒不得不移出居曦鸞宮亡何逆璫用事嗾其私人給事孫杰論公公罷歸尋借移宮爲罪案正直以次芟除遂削公籍追奪誥命毅宗登極召公爲南京吏部尚書踰年卒

尚書趙忠毅公南星

字夢白號儕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以瑞禍卒於戍所年七十有八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毅

爲戶部主事江陵相臥病朝士徧走羣望公與二三同志戒勿往仍爲紀事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江陵沒以輿望入銓司所推擢如海公瑞何公以尚皆一時人望除稽勲郎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直陳時務疏所抨擊數人皆月旦所弗許一給事起而救之朝論多助公而公復引疾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五

陸平湖將去國特起公田間二十一年廷臣當大計孫清簡公任冢宰公司考功澄汰流品較若冰鏡於時相私人不少假坐是奪職

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重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於殿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腕乙之朝賢如王公德完魏公允貞顧公憲成各具疏申救有敘其無私者曰都給事中王三餘考功郎南星姻家也吏部主事呂胤昌尚書鑑之甥也讀至此人皆拱手縮舌

光宗登極總西臺癸亥復內計公作四函議以攻开趙

所鋤去畧與癸巳等整起臺綱人多震悚

晉冢宰一以澄清爲己任謂長安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疲於應酬亭午入署惺惺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子部大夫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入任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皇皇弛擔官評報部多循故事以卑冗及推魯寡援者塞白使貪暴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再剖良心疏云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是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六

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不敢害民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金者此皆何從而來如此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後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囑托受

賄曲爲庇護者卽參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

上力挽于進疏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托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聞有司署選者每遇朝退羣輩遮留講陞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恒至嗑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中則私書公書闔戶盈几應接不暇蟠木而藉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貽書切責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臣皇上之大臣又老臣也纔一分別是非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鷄肋也曾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七

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之不畏強禦難矣臣嘗論萬曆年間近於以強凌弱今日之人近於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人可爲吏部財能買爵處處俱是傍門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士風如此公道滅絕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補於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請飭諸司毋徇一切請托有挾而求者白其事會給事某代貲郎求鹽司卽以貲郎置朱邸出給事外藩人嘖嘖稱鐵面至其用人不以門牆引嫌御史大夫則用高公攀龍佐憲必楊公漣左公光斗領諫垣臺班必魏公大中

袁公化中又從人望用新昌鄒公維璉絲樞部調銓曹時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狃格又不與江右臺省謀獨二三同志決之雖犯衆忌不顧也逆璫亦慕公清流囑其甥傅應星介其中翰贊於公公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叅公正語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璫默然時相魏廣微其父允貞固與公同好也公素以通家子畜之無少假相以同姓嚴事闕倖致揆席公薄其人不爲之禮廣微積恨入骨與閹比而媒孽公會高公發崔呈秀狼籍狀公議戍之呈秀投身於閹謂不去某某我兩人未知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八

死所遂借會推晉撫事矯旨逐公目爲元兇公去而高公隨之明年大典詔獄誣以受賂而公謫戍代州子及外孫皆遭箠楚荷桁楊仍各遠戍烈皇卽位朱及召用卒於戍所廷臣首訟公寃得贈少保謚忠毅

尚書汪公應蛟

字 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除南京兵部主事尋改禮部修方正學墓置田祀之考最入京感時事抗疏忤達官移疾歸以福建憲副出遂廻翔藩臬間備兵易州有礦瑠熾甚公露章劾之謂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於白晝狐鼠公行於大都日甚一日陛下止以利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正患在閭巷之凋殘陛下或苟安在目前之無恙而臣正慮在將來之不測倘及今不悔悟而日積月釀以至天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九

變人離雖復盡天地爲黃金變河沙爲珠玉而瓦解勢成天下事可勝道哉疏入上優容焉

鎮撫天津改撫保定開葛沽一帶水田歲得數萬米後遼陽發難從津門轉輸人賴其利畿南大饑督有司賑貧乏全活者億萬計疏爲三輔請命謂民窮已極賣妻鬻子止博數錢搗葉磨根尚欠一飽若催徵之令未已則賑濟之事謂何得肯減稅額六萬屬吏以尉薦謝者絕不與通晉少司空引疾歸

天啓辛酉赴大司農召而紅丸事起孫宗伯鄒總憲相繼疏論方從哲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公具疏謂先帝

以哀勞致疾崔文昇故進下藥勢遂不起而李可灼

紅丸又促之違進御之舊章啓奸宵之陰竇並應擊解法司正罪而從哲實薦可灼不能討賊反行賞奸揆諸許世子之爲法受惡何以自解似宜聽其自請盡還歷朝恩命官階遠歸故郡列爲編氓庶幾大義明而羣疑釋又論移宮一案謂皇上登極年已十六選侍垂簾意欲何爲說者謂與封后總一機關所不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朝廷作何景象從哲以顧命元老游移可否若有若無若癡若黠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於進藥一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十

不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爲何如人也而二三羣小咸側目公矣時東西多事征調頻煩公所條述多主清汰而軍典不乏議三方布置者需兵三十萬餉一千二百萬力持之減其半往往與時相左有議其老不任事者遂乞骸歸加太子少保謝疏引宋儒言以親宦官爲戒歸五年而卒

公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說隨激歷中外幾四十年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好貪不法自對之消沮有古大臣風云

尚書王莊毅公紀

號憲葵山西芮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尚

書卒年 十

為禮部正郎時國本未建苑枯形成中外多所趨避公獨守正據典禮凡官府儀制遠嫌疑別長幼動有濼意諸羽翼東朝者羣倚重焉擢光祿少卿壬子主考河南視宦途溷濁以由君子觀之一節命題為昏夜乞哀求富貴利達者作痛砭時貴醜之濼以為恨然公名高莫能刺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副都丁巳陞戶部左侍郎總督漕運剔歷中外累著勞績庚申陞倉場尚書

壬戌陞刑部尚書會客魏擅權執政有陰與通者公心憂其事刑部郎徐大化惡能廷弼欲殺之并以此政給事中周公朝瑞惠公世揚二人皆負讜直聲公因上疏言朝瑞批徑尺之鱗天下目為朝陽鳳世揚射高墉之隼天下目為殿上虎大化誠抱孤憤欲為天下擊賊今有人於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瓜臺辭已賦同文館獄將興此今之蔡京也大化何不明目張膽

出袖中彈文相擊直與正骨浩氣之朝瑞世揚日尋干戈不已耶疏上大化罷

御史楊維垣譏公吞吐請令指名具奏公復上疏言宋朝奸臣蔡京天資陰詭流毒縉紳遺禍宗社今日之輔臣沈滄其結交魏進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要結邵輔忠孫傑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罷逐與安置呂大防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揚之擯斥與貶謫御史常安民任伯雨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而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曠百世若合符節雖謂起九原之京復出可也疏入客魏怒甚適佟卜年劉一獻下獄公不肯附和殺人遂內批削公籍歸公與夫人騎二騾襍被蕭然以去尋卒於家烈皇帝即位復公官贈少保予謚莊毅

左都御史曹公于汴

字白梁號珍字山西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年七十一

授淮安府推官護陵寢擒劇盜爬搔淮泗間利病入爲吏科給事中泰昌元年由太常少卿屢遷至都察院食都御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逆奄難作公請告歸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亡何溫體仁訐奏錢謙益公據經守正力爲糾止久之再疏乞休得旨歸里甲戌正月卒於家

公爲人孝弟忠信明允篤誠望之如太山喬嶽而卽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七

如和風暄日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而於僉人邪黨有所彈劾處分未嘗不惻然如傷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必加引進其或反唇相譏操戈入室則皇皇引咎自責與盱眙馮公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鏃礪居家老屋三間不蔽風雨席門葦簾含菽飲水端居參究羣萃扣擊春星秋霜移日分夜壯而仕老而休終其身於學問之中爲諸生時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馮公討經世實用書強半出諸腹笥

在省垣論奏皆關天下大計居憲府雙簾倚戶百僚肅

然有顧太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於兵薄都門論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詰奸警備旋至立應精強少年皆歛手歎服知爲有用之學平居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寸當少宰之推也越馮恭定而用公小人設械欲藉是兩擠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日堅請去小人卒無以傷公其沉幾先物不俟終日皆此類也公死門人錢宗伯謙益表其墓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七

公矢神說曰昔修德之君子或曰可與人言或曰可與天知世兩高之而儒者曰可與天知其至矣乎天則無可掩也無可眩也無可阿也故曰天眼極明天耳極聰天筭極周天網極密人有機變天有乘除天有詩罰人無躲閃故古之聖人惟天之畏也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夫世人溺情恣習罔知畏天神怒而不知鬼笑而不悟彼周忘天天未嘗忘彼也則亦特鑒之而行罰焉孰與矢罰於天蹈正戒邪其於罰也免矣夫隆師取友以嚴憚我以夾持我然師有時而不在其上友有時而不在其側天則無刻無地無內無外不與我俱其嚴憚夾持顧不密哉時時對越惕

若凜若非僻之念何自而萌邪穢之行何自而作真性湛然無往不宜茲上聖之至德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五

尚書王莊簡公佐

字翼卿號太蒙寧波鄞縣人萬曆進士官至

工部尚書太子太傅卒年七十三謚莊簡

五歲輒能解書學儒步不受羣兒狎為諸生家貧授經

里中歲得脰脯悉奉二兄共給朝夕置大布衣與兄

遞衣而出未幾舉於鄉罷會試歸其授經如故

第進士授工部營繕主事督毓德宮壽宮及皇城工出

入織微悉經手畫同曹心嫉之遂陰嗾給事韓某奏

公侵費疏下太宰陸公光祖知公名因盡為公會計

不第無所侵其節存翻以萬計覆言王主事才且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六

給事所言俱無狀公名由是益著

出知南昌府公治郡用法嚴吏俱側足立毋敢出聲諸

廢畢舉奏治行第一至所日給俱出自月俸此外絕

無溢取及入覲將歸橐已盡車馬不得發當事為給

一傳符以行歷遷本省督學副使叅政按察使右布

政使聲名俱如治郡時

轉廣東左布政使粵中地阜而法寬屬吏謁上官非奉

筐篚不敢見公一切禁之諸上賦例有加耗至十之

三之四公命盡準部行權量十不至一庫有羨金十

萬可私悉取充餉以南韶旱災疏免太平橋稅銀三

萬念全粵輸賦重再奏免加派丁糧銀四萬有奇粵人至今誦之

尋擢右副都御史撫江西江右民見公復來驩聲溢道公至申明保甲境內盜漸息稅奄潘相居省會橫甚稍稍憚公公密以利害開諭之使自請減稅五千民少甦湖口奄李道肆行不法公悉按治其黨因奏革奄稅得歸有司且微使民盡燬其官舍商困亦蘇時江右積大水四年民饑公設法拯救苦不給乃奏改折南安漕糧留以貸民四歲凡四請又請停牲口厨料漕折宗祿留兩院贖鍰及課鈔苧布兩地稅銀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七

閏月加派及各鎮諸重徵並得報可前後所省不翅數十萬故四載中半菽無登而屬郡生命俱藉不死又謂有糧道則監兌可裁有幕府帶徵則稅課大使可革漕糧民運當改爲官運弓箭絃條本色當改爲折色凡公所建議爲朝廷謀節省以恤民使蒙實利俱出自大臣憂國苦心足爲後世法

擢工部侍郎理河道時直有狼矢口之決河西務棉花諸口之衝山陽新挑溝之陷邳州直河及胙沙灣西月堤之大溢公東西驛走疏濬合期於是皇陵無侵囓憂運艘得有程抵灣獨早

入爲工部尚書奉璽書督定慶二陵皇極門殿工公長工部事無不辦二陵告成論功三加爲太子太傅倚眷方重然時魏璫初用事其勢漸張公知國事將壞遂力請骸骨歸家居屏跡一小樓刺謁不通自言大臣歸老體當如是一日無疾而卒公內行修謹與人交寧厚毋薄生平潔方自保至老不渝未嘗干人亦不受人干所居先人廬數楹食無重簋終身不畜媵妾之官惟從蒼頭三二人給竈養爲大司空時嘗以事笞吏見其內衣俱輕貂公大怒出席解其衣示左右曰吾歷官內外爲國大臣尚衣褐汝何等小吏敢服此與杖數十曳之出部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六

尚書鍾公羽正

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

初授大名滑縣知縣吏多濫文民更鬪訟夙號難治公以弱寇蒞事羣抱牘吏不無易之故案緩急牘而以無次嘗公公為先所急者以次呼署而痛懲其緩者案無留牘羣吏不敢為奸魏南有陂田六百頃歲苦水厲甌脫以為嘗且逋租者竄幾盡而賦額如故公曰蠲之是棄地也仍之是棄民也乃身浮小舟酌水泚以為蠲留而以新償故除民間百年之累而額賦不失民祠祀之江陵當國令省直覈畝展賦以裕邦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九

計而且右諸有司之才能溢地者滑壤地實溢百餘頃公延不以報徐乃仍還之民曰與其以此羨額得當路驩何如得寬吾民為愈乎其勁節類如此
治清五年以循良擢禮科給事中首正科規適有以詐冒紊闈選者公嘆曰賢路混淆職掌安在因疏維士風清冒籍上著為令凡有建白雖忤權貴不恤也
轉禮科右給事中再轉工科左給事中閱視上谷邊務會哈喇慎老把都等部挾撫賞歲費帑金二十七萬有奇猶信信未厭首建議裁之諸部恫喝要挾與口北道參政王象乾以利害讐之諸部皆俯首去

轉吏科都給事中即彈劾中官及部寺大小臣之不法者其畧謂人臣之罪莫大貪欺然使內臣貪欺而外臣不應則尚畏攻發而莫敢行外臣貪欺而內臣不

擾則亦畏至威而不敢肆乃內以外為羽翼外以內為窟宅暗洩機密恣行嚇詐殊堪為世道憂疏入而內外交恚是歲大計天下羣吏公嚴禁餽遺且大班糾劾後請罪潛留京城各官至今守之

時皇太子冊立無期公悲憤因偕六科合疏請預教內言陛下以任內臣者任外臣教之宮中者教之文華奚慮不稱任使而必委之巷伯之倫秘之房闈之內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十

哉忤旨謫都給事中李獻可雜職餘奪俸公奮然曰余實倡此議而異罰將覲顏交戟下耶復拜疏力祈同罪上怒謫公邊方雜職即日野服策蹇出都門以讀書講學為事矣家貧閉戶不出郡縣大夫干旄至門皆不應亦未嘗報謝林居三十年竟無一刺入京師而為德於鄉甚厚每獨往城南寄居僧寺幾如其家

四十三年皇太后遺詔起抗言獲罪諸臣擬光祿少卿未下踰六年神宗崩詔起太僕寺正卿未及都門即轉正卿至則詳鈞歷年收發支領之籍得存留銀二

十萬二千以助陵工又磨查羨贏可萬九千有奇積
盡一清當是時鄒元標已總西臺馮從吾爲左僉都
御史廷議推公副都御史公力謝曰馮公僉署已久
借使後入者先之是長競也柏府何地以是風有位
可乎卒躋馮于副而以僉自安入院首劾方從哲沈
淮謂從哲進藥議謚封后移宮之事無謀無斷似佞
似欺當使爲法受惡以待良史之書謂沈淮交結內
援招權納賄多事多言且行且止宜速放歸舉朝咸
服其公

熊王之獄衆議紛呶左右異袒公獨排衆議曰開鐵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王

不謂明遂失遠瀋遠瀋之罰不明遂失廣寧不知朝廷
疆土尚堪幾回逃敗幾回寬處倘他日邊事更有決
裂將盡歸今日議法之不明誰任其責於是衆議始
定暇則與鄒元標馮從吾等講學於首善書院中而
忌之者借僞學以爲諸君子之罪案矣未幾朱童蒙
疏出公亦具疏求罷謂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羣倫從
吾默証潛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揚法紀表率憲
綱案無留牘廷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倦
倦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者
仰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而歸皇極功甚大心甚忠

且勤而柰何其禁之也臣初入署未與創始乞先罷
臣退伏山林以終沒齒伏願皇上清心窮理所其無
逸大小臣工同心同德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
于唐虞三代之隆矣疏入報聞

天啓二年陞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明年三月陞工部
尚書故事內臣冬衣六年一給羣奄安之未有當夏
預領者至是六月羣奄千餘人環部毀官署碎公座
殿椽屬竟日乃散皆忌公者陰主之聊借發難以嘗
上意公具疏入告且乞歸有旨慰留又命司禮監杖
謫羣奄公去志茲堅五疏乃允蓋三年七月也未踰
年瑞燭大燄逆黨霍維華覆理進藥移宮案論鄒忠
介及公二人立名非真委身門戶敗壞生平至是而
羣小逐公之謀始大露崇禎八年起廢復及之而忌
之者猶在事公亦堅臥不出後二年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九

王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

左都御史鄒忠介公元標

號南學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中

璫矯旨削職卒年六十 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

忠介

觀政刑部過江陵奪情公上疏劾之謂居正才雖可為
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進賢未廣決囚太濫
言路未通民隱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
下為何如主疏入廷杖謫戍貴州自是直聲震天下
有巡方御史至衛操閱公必戴鐵帽號衣持戟負弩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雜軍伍中巡方知之亟遣人謝罪公厲聲曰此君命
也何以謝為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復以建言降南
京刑部炤磨歷吏兵刑部郎署罷官家居建仁文書
院聚徒講學其中

天啓改元起刑部右侍郎續陳未議一日拔茅一日關
齒一日理財一日振武一日驛遞又言保泰四要一
日簡二日儉三日和四日厚又疏請郵忠直諸臣有
追論江陵者公獨曰江陵之過在身家功在天下絕
不以一已嫌怨參也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會長安馮恭定為副憲與公同心

因建首善書院講學其中而科臣朱童蒙等特疏訐
公公疏陳共學之原以定眾志畧言隆慶卯辰間徐
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
以是少其相業神宗酉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
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嘗過而問焉若以講學惟宜
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
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之良方非
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
連上四疏乞休以去魏璫矯旨削職居亡何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樵飾藩籬人無得而間之而或病其隨事格物未免
棄內徇外之弊河津餘干確守其說至新會陳氏悟
自然之宗餘姚王氏發良知之旨大抵宗象山而王
氏雄鋒朗暢足以發抒其蘊於是學者盡宗新學顧
其弊也乃至闕畧躬行吾謂學無可見見之于行敬
恭恪守先程方正篤實其不必與餘姚合者乃其有
功餘姚也

陽明祠堂記曰余讀先生格物之說謂格其不正以歸
於正戒懼慎獨之語謂本一體工夫非有二事恍然
會心先生倡道當時如清風披拂學者各得其性之

所近於世亦各有補獨惟夫萬物一體圓融無礙之說倡而學浸以偽也夫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圓神也本之方以知後儒之圓神也流於詭與隨藉口交道接禮之說無論宋薛齊七十五百鑑皆可受矣藉口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爲是不脫冕而行非矣藉口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爲是先簿正祭器非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賊德味道模稜皆所不計矣藉口泛愛衆之說孔子不必噉亡於陽貨孟子不必示默於王驪矣流弊至此夫豈先生之教使之然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三

又嘗答友人曰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又曰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參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又曰世多虛談害道者皆由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先生之學非淺儒所能窺觀其言論如此可以知先生之自得矣先生少以威稜氣節著稱已而投荒萬里家居三十年涵養銷融歸于冲粹嗟乎先生可謂近代之醇儒矣所著有存真集願學集及奏議若干卷詩多疎直平淡亦儒者之風

左都御史高忠憲公攀龍

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中璫矯旨逮問卒年六十五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憲

弱冠舉孝廉卽有志聖賢之學凡諸儒語錄性理諸書無不讀律身以敬爲主己丑登第出趙公南星門壬辰六月授行人時有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公不勝憤有崇正學闢異說一疏神廟嘉之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一

四

畧曰臣觀從古以來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而治亂亦若循環聖人爲戒必謹於消長之際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中間不及朞年朝廷之上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黜矣近李楨曾乾亨復乞歸矣選司益化鯉又以擢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黜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媢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

下反遺以拒諫之謂為聖德累不小伏願皇上濬賜省察至於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伏望皇上諭輔臣濬自省察又謂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閣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為風裁附吏部為得計其為說愈佞其為害愈深臣恐此說一倡不惟足以箝制人口上之誤朝廷中之誤輔臣下之誤一時其害不知所底伏願皇上亟加顯斥議上降雜職

甲午赴揭陽縣謫籍道中嚴立課程只於靜中着力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五

歷山川皆為學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得之矣抵官勤職事課文藝乙未歸居湖上閉關趺坐坐必七日作復七規程取大易七日來復義甲辰東林書院成一依白鹿洞規集吳越賢士大夫攷德問業其中時稱絕盛

庚申光宗即位旁求舊德十一月御史方公孩未疏薦辛酉起光祿寺丞壬戌奉旨會議紅丸論舊輔方從哲交結鄭戚表裏為奸張差之挺美姝之獻大黃之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稍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

如從哲處之恬然且力為調護力為隱諱力為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從哲性知為賊而已寧知有君乎尋陞太常少卿陳輔學之要言從哲養性大義不容不討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為孝忠非忠反以不忠為大忠黑白倒分人禽易置何所不至傳旨重處福清力持僅得罰俸

講學於首善書院蓋鄒忠介及馮恭定所闢而福清為之記黃門朱童蒙疏詆兩公皆去位公亦乞休疏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言極切直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六

癸亥差歸貽書給諫王志道論兩朝事言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二字危言快論大義凜凜起少司寇尋擢左都御史首糾貪墨御史崔呈秀奪職呈秀囚入閹幕遂借會推謝應祥晉撫事逐公明年乙丑毀書院與大獄殺楊左諸君子又明年丙寅三月忠賢矯旨被逮公先一日謁別道南祠歸坐後園

呼子書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具遺表付縱騎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復有別友人書云一生學問到此得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聞者哀之

先生嘗言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言求死之心亦害道蓋其學力堅定改生死在我如此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

主靜之學要在慎動

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則理亦明

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不察不著之倫物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聖人之所謂中皆日用也二氏不倫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

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

四時以貞爲冬四德以貞爲智隆冬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形中庸尚綱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全在這裏至哉言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一

易心體也無思無爲人以妄思妄爲失之故夫思也者思其無思者也爲也者爲其無爲者也思則得之之謂思其無思行所無事之謂爲其無爲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

足為賢子弟矣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先生在林下二十餘年博覽諸儒別其淺深同異旁及二氏之書亦反覆詳究而得其病之所繇嘗言姚江誤看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狗外空疎杜撰一無實學又曰陽明以朱子之致知為聞見之知故其為宗旨曰良知吾則以謂大學致知本非不良之知也又曰無善無惡之說以之明心性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九

十之一以之滅行簡者十之九蓋先生祖孔孟宗程朱而折衷羣儒之言心悟而力行之故旨約而該言辨而核通智愚以為教而無弊蓋朱子集宋儒之大成先生於本朝諸儒亦可謂集其大成者矣今遺書行於世者十四卷

尚書馮恭定公從吾

號少墟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中璫矯旨削職卒年 十 崇禎初追贈官保謚恭定

幼岐嶷不凡甫髫鬣即淡契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口誦心維擬於鞞鐸己丑選庶吉士除山西道御史視中城中貴以半刺通却必峻都中饑設糜救饑時自取啜事克有濟壬辰大計公司偵邏包匭肅清生平與相知贈答惟書卷人目為秀才御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十

神廟中年怠于政事公抗章言皇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諸臣言之諄諄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而遣官如故屢請朝講而靜攝如故屢請批發而留中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當上心耶皇上試觀戊子以前四彗効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如彼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並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失今不圖長此安窮况今當朝覲之期萬方畢集成欲一覩清光而不可得則必相疑而議不日皇上困於麵葉之御而懼飲長夜必曰倦於窈窕之娛而晏服終日雖近頒勅論謂聖體違和或可

一書二書三書四書五書六書七書八書九書十書十一書十二書十三書十四書十五書十六書十七書十八書十九書二十書二十一書二十二書二十三書二十四書二十五書二十六書二十七書二十八書二十九書三十書三十一書三十二書三十三書三十四書三十五書三十六書三十七書三十八書三十九書四十書四十一書四十二書四十三書四十四書四十五書四十六書四十七書四十八書四十九書五十書五十一書五十二書五十三書五十四書五十五書五十六書五十七書五十八書五十九書六十書六十一書六十二書六十三書六十四書六十五書六十六書六十七書六十八書六十九書七十書七十一書七十二書七十三書七十四書七十五書七十六書七十七書七十八書七十九書八十書八十一書八十二書八十三書八十四書八十五書八十六書八十七書八十八書八十九書九十書九十一書九十二書九十三書九十四書九十五書九十六書九十七書九十八書九十九書一百

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河
得而欺哉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
右一言稍違卽箠杖下如此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
縱論旨森嚴恐不足服天下而信後世也願皇上勿
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
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無慮天下幸甚疏
入上大怒欲廷杖之會皇后長秋節閣臣解救得免
都給事胡汝寧者執政私人也特疏論之汝寧遂黜
外請告歸三年起故官巡長蘆鹽政潔已惠商鹽政
大飭二十四年春用他言官株累削籍歸自是杜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十一

不出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夫人司啓鑰親朋罕以刺
通有問學者一穉子肅而入坐久碾來牟剪葵韭爲
供輦上貴人無掌大赫蹏相貽日取先正格言體驗
身心造詣益邃

熹廟初公與鄒公元標同出山適有遠警羣心惶惶爭
遣其孥公獨盡室以從示不返顧亡何廣寧陷經撫
携手入關公謂不逮治何以勗守關將吏率同官具
疏朝論避之

擢副都御史而鄒公爲左都御史兩公倡立首善書院
率同志講學其中惓惓苦心蓋因東事孔棘羣情未

固士大夫不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欲倡明忠
義喚起親上死長之心而羣小已側目矣

廷議進藥一案公謂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去
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必奸以
是羣小愈切齒郭允厚朱童蒙相繼論刺講學公亦
疏陳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
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甲
是周家以農事開基國朝以理學開國臣等建立書
院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
子孫世守之業祇以南都各省俱有而京師爲首善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十二

之地反無甚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統之盛况今外
寇侵凌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
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計得失冒昧爲此疏上報聞
尋與鄒公後先皆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卽
家拜工部尚書璫禍起削籍有同鄉踞均衡者選一
狂獬撫關中日夜窘辱公爲事已而察見其清不忍
加遺惟毀書院曳先師像擲城隅以洩其憤公痛如
切膚吁嗟病榻晝夜趺坐二百十夜不就寢竟以此
長逝

葉臺山曰世之病講學者有二曰僞曰迂吾觀少墟馮

先生之講學言言辨義利正綱常辟邪說使人反躬實踐惟心身日用人倫物理之為兢兢由其說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背其說則害於其身凶於其家貽禍於國與天下何如近理何如切實而先生生平立身行已居鄉居官又無一毫背於聖賢之教可謂極真而不迂矣其所最闢者尤在於佛氏之心性與近儒之無善無惡而一皆取正於聖賢不以一毫私見與角是非如此講學真萬世而無弊誰得而病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十三

尚書孫文介公慎行

字聞斯號淇澳常州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及第官至禮部尚書謚文介

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逞憾欲窮其獄公抗言宜存國體時論避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歸歸輒鍵戶著書聲影俱寂作里居記以見志

陞禮部侍郎視篆有福王之國事先是福王以母愛有寵於上儲位久未定廷臣爭冊立並封多被譴後光廟既正位東宮猶未出閣福王雖封之國未有期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十四

廷臣屢以為請至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願猶以庄田四萬未得為辭公奮然曰此禮官責也時神廟靜攝久典禮廢弛公首疏開治亂者數事遂及之國期率十日一請而堅持莊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公不顧又連請東宮出閣已而上命所司擇吉忽內降更期後年時福清當國皇恐持未下公擬伏闕爭而亟以九卿公疏候命闕下者二旬每與諸大臣旅會詞氣慷慨輒曰今日是其死所還向福清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瑯瑯徹太內於是福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如期然

忌公者且以居功目公矣竟以京察中公得旨炤舊調理

再召爲禮部尚書時鼎湖再泣公入朝乃首論紅丸事上疏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書爲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從焉速劍自裁以謝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晏然傲然含糊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是可忍也縱無弑君之心已有弑君之事欲辭弑君之名益難免弑君之實并及鄭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廟擬謚恭例同前代亡國李選侍不蚤移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五

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弑逆顯據語加峻切得旨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一官而戍可灼尋以爭秦藩封爵非例忤旨告歸會楊忠烈公二十四罪疏上瑞忠賢怒甚諸修門戶郊者借瑞爲虐大起詔獄忠烈既考死公以紅丸一案坐戍得寧夏極邊合之刑部侍郎王公之家爭挺擊忠烈爭移宮爲三大案因特修三朝要典布告天下坐公等罔上不道行且殺公公坦然將就道而熹皇崩毅宗立誅瑞及其黨與公始解戍復故官戊辰改元以原官協理詹事府召公高臥不起後八年有旨擇

在籍堪任閭員者廷推及公乃以原官膺特召公時已病疏辭不允扶曳應命甫至都而卒公素潛心理學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慎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此不亦慥慥篤論耶卒年七十一予祭葬如禮

論曰紅丸一案獨少師韓公熿閣學周公道登樞輔孫公承宗不附其說且曰果律以春秋之義則進藥不止一人俱當引罪錢牧齋有言近代進藥之獄有二以唐事斷之可也援春秋則迂矣世宗之升遐也與唐憲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決處死王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

六

等之議辟宜也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例當之可也當國大臣則有穆宗貶皇甫縛之法在不此之求而遠引春秋書許止之義效西漢之斷獄此不明於經義之過也吁錢牧齋東林黨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則文介之說可不謂之過激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一

右都御史楊忠烈公漣

字文孺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天啓中死於璫難年五十四烈皇登極贈太子太保謚忠烈

公少負大志與陳愚交以豪傑相許嘗雪夜行歌邑中倚柱笑畫地書狂吟痛哭人莫能測里中呼曰狂生初授常熟知縣為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為姦必收案致法吏人捧手歛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疾苦因察知謠俗及閭里姦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賣田以資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一

癸丑考選清官第一授戶科給事中遷兵垣都諫條奏天下大計言遠事必壞宜更置經畧擇可以辦遠者即公所坐賊熊廷弼也

四十八年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入門左右不敢傳公曰昔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今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曰潞

公不訶史志聽乎此何時尚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人弘德殿尋出日已肝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不得入公及光斗遣人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即夜母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是日上崩

八月丙午朔光宗踐祚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為皇后命禮部查例乙卯上不豫諭禮部封李選侍為皇貴妃召醫官陳璽等診視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減已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一

起支離牀褥間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庚申會議神宗謚公因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言籍籍所謂典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益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

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蠶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召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既入上目視公久之各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

辛未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公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公遂先諸臣排闥入閣豎挺亂下公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爲關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卽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公叱

之共擁登輿至文華殿羣臣禮見畢請卽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卽位復擁入慈寧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且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卽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公語中官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卽日正位者衆行朝服行命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唾公不宜阻今日卽位公恐語錦衣帥駱思恭嚴緹騎內外防護時選侍猶踞乾清宮不出公發憤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事欲先擇別宮遷之然後奉駕還宮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豈有偏處東宮之禮故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負先帝憑几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公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日以十數聲徹御座皇長子使人論公出選侍卽移居仁壽殿李進忠劉遜劉朝等以盜藏被緝公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瑞好

生炤應其有賊証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在諸臣調停耳

十二月乙卯公上移宮始末疏優詔褒嘉羣小誣公交關司禮安脅取中旨以恚公公不安於其位尋告歸明年壬戌起太常寺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目擊魏忠賢客氏竊弄威福必為社稷憂扼腕流涕乃列二十四罪疏上之曰忠賢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蚤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以稟擬責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真偽莫辨壞祖宗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親捧御手定大計忠賢急於剪已之忌示意孫杰論逐改先帝之舊臣大罪二也先帝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等有言立喉言官論去顧于黨護選侍者加蟒玉以贈行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或使人呼辱於堂廨之去國或與沈淮交通陷之削藉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

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稍忤忠賢盡令降斥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忠賢嫌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皇上又不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六

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皇上不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與皇上倉卒受命王安不無微勞忠賢以私忿矯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讐王安而敢於讐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大馬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毀人房屋建立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不止瑩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口皆乳臭目不識丁不知忠賢有何軍功相業褻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也用

立柳之法以示威板陷皇親欲動搖三宮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幾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脉托言開礦立致之死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牧地細事徑挈黑獄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結於梓雍萍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停其陞遷俾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北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七

臣魏大中奉旨到任鴻臚傳單忽蒙詰責煌煌天語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直以快私仇行傾陷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大罪二十也韓宗功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倘奸細事一成忠賢爲敵首功矣更創肅寧新城爲郡塢浚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濶意忠賢與奸輔沈淮創立內操安知無大盜刺客東鹵西葵竄入其

中乎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降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擁從蟒玉追隨警蹕傳呼清塵墊道歸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此又寸縲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觀望而不敢言卽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狀遮飾其回邪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八

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似不知有皇上止知有忠賢者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近日往涿州天顏咫尺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驚懼擲地號哭羣小慰之曰毋恐逐楊某可安枕矣忠賢假會推事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楊某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畧熊公廷弼賊廷弼者公垣中所推也爲閱科姚宗文御史馮三元張振德及魏應嘉構退公救之謂議經畧者終

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
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熊
公得解任聽勸廣寧陷熊公下獄忠賢以賊坐公曰
不如此無以殺勸某也先是考汪文言五刑備極迫
使引公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貪賊楊大洪乎至死不
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言為微公大呼太祖高皇帝
神光兩宗竟坐誣死死之日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
以血濺衣裹置棺中後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毋妻
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賊

當公昇觀就徵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劫奪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九

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炷香設祭祝生
還者自豫冀達荆綿亘千里追賊令亟賣萊傭亦爭
以數錢投縣令匭中三年後止烈皇既僂閣詔所司
上公死狀遺贈公祖父如其官祖母及母妻皆一品
夫人而任其子之易為郎

僉都左忠毅公光斗

字道直號滄嶼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都察
院僉都御史天啓乙丑死於瑞難年五十有一崇
禎改元贈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蔭一子子祭
葬南都追謚忠毅

公性樂山水縱談古今每謂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畢
竟足錯李忠定於高宗和議極諫皆爭事不知爭人
蓋事之失止一事人則階禍無窮故曰百年之計存
乎樹人嘗財一人才單於篋暇時輒手自點定某賢
某次其留意用人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十

公在京久靜觀官府鈎連魁魍晝見以小人托婦寺以
婦寺釀 凝陰有感大亂日生原其本來皆由貪
濁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已未考察命下所銓敘一
如平生言

神廟靜攝久邊事告急朝議募外兵衛京師公恐蹈漢
何進故智疏止之特糾新舊平章語大剴切

奉命視屯公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
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將無
食乃力請屯田又謂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為殿
最使人自為田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

制儼詔俱報可於是屯功大興鄒忠介公道見之嘆曰夫治天下豈不才哉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粘猶扶桑也而今畝棲若此屯田之功也

神廟不豫瑞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公封還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瑞恚甚已又糾巨璫陳登奪民屯當按一時咋舌

請封后公即於大行初一日德諸大臣叩宮請出皇太子叩頭呼萬歲詎登極止六日選侍猶踞乾清宮

廷臣憂之即上移宮停封疏曰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也惟天子御天后配天乃得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直

遠嫌亦以明尊卑別貴賤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母儀居正宮臣竊惑之臣聞選侍侍先皇無脫簪

鷄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真可以托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睿智方開

正宜不見可欲而奈何托於婦人女子之手哉至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號聞統紀攸係故先皇在時屢請名封不許履霜堅冰聖慮淵遠倘及今不決異日將借撫育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臣且有不忍言者疏入選侍怒亟召見公公曰天子耳目官非天子宣不敢奉選侍益怒然卒移仁壽宮中外大安

劉遜李進忠等以盜竄逮廣賂邪黨流言選侍雉經皇八妹投井以搖人心外議寢驚公不知移宮後上恩禮選侍已渥乃具仁義兼盡疏謂選侍移宮以後自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禁不安亦非臣等建言之初心也奉嚴旨切責

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或議仍以明年為泰昌元年

公曰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睹與民更始

以大行年月頒示正朔豈謂正乎今日之事在以天

啓存泰昌非以泰昌更萬曆也特出一揭始斷以萬

曆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

熊公廷弼為遼撫恃才剛愎公疏規之既去遼遼敗復

起廷臣交薦之公曰其人才優而量不逮前以守遼

則有餘今以恢遼則未足其蚤見類此

拜僉都御史是時眾正盈庭羣小錯愕乃交通魏監為

一網計公又與楊公謀曰京貫連結指鹿日甚天下

事不可言矣於是楊公疏瑄二十四罪公亦草三十二斬繼之未上而謀泄矯旨奪職公歸自分必死乃取楊忠愍赴西市事時時爲其父陳言又於母夫人前說滂母故事冀幸親之一慰而異時或無至大傷其心也公之用志亦良苦哉

乙丑闖借移宮封疆二案坐公奇獄緹騎至公顏色不少變從容拜堂下曰兒不得爲孝子矣勉子讀書勿以而父爲戒謂善不可爲里人聞者無不泣下至京屬鎮撫拷訊垂盡猶手製絕命詞封寄其父卒之夜長甌貫斗星隕灼灼如火光公死後徵賊二萬追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田廬十不得一二并及宗戚財爲俱盡子姓繫獄者十二人母夫人哭死長兄光霽累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幸逃免



都諫魏忠節公大中

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吏科都給事中天啓中死於瑄難烈皇登極贈太常寺卿廕一子予祭葬謚忠節

爲諸生時家極貧至不能舉火湫巷數椽風雨不蔽意晏如也爲孝廉六年未嘗干謁當道在諫垣謝絕中外苞苴彈劾不避權貴遠左失事之案朝廷初欲處楊熊以不死公執法與司寇爭謂不當末減凡臣下請卹者一切以故事裁之有餽遺者發其事而斥之於是羣小側目忌公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甲子晉長吏垣益以激濁揚清爲已任時衆正盈庭天下仰望太平公長子學伊喟然嘆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自里中寓書於公曰一時碩彥盡在雄豔之地天欲以此開中興耶抑將蘊隆正人之禍而速之墜也因以閒居樂志爲諷公得書曰豈不懷歸勢不得獨潔耳會應山疏瑄罪公繼之抗章極論言漣疏未發票而忠賢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罪狀代爲任咎忠賢逆德代爲分割自疏自稟盡出忠賢之意恐漣疏未及省覽也懷冲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華

封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暴亡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外者皇上身為天子而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之手危如朝露能不寒心宜納憲臣之言立斬忠賢驅除客氏為宗社久長計有旨下詔獄福清疏救得免

晉撫缺會推謝應祥高邑以才望用之而忌公者以謝嘗令嘉善于公有師生之誼因此劾公公遂得降調趙高二公亦相繼放逐

乙丑夏逆閣借封疆事謂公受熊經畧賄矯旨逮公公聞報不驚從容就道至則下鎮撫獄掠備至誣坐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五

賊三千三百金五日一訊竟死獄中初公被逮時學泐徒跣攀號隨侍以北公止之曰往則父子俱死無為也學泐乃微服尾緹騎至都欲擊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又念身死未必能生父徒傷父心卒乃忍死負公骨歸歸而日夜慟哭家人以水漿進却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以哭死後三年崇禎改元逆奄誅乃贈公太常寺卿謚忠節而學泐殉父事亦上聞世咸稱之曰孝子私謚孝烈亦祔祭祀祠黃忠端說畧云吏科程芸閣遷太常都給事缺出左僉憲先期邀阮園海入都阮為人滑熟衆議欲推魏廓

園左見衆心所向又欲移而之魏阮意不平遂銜左魏人骨拜命一日尚邀魏廓園章魯齋陳岵月及余數人瀝酒誓天誓同肝膈次日即杜門拜疏托以終養決去人情山川于今信矣

又云阮之去國魏有本以龍酣戰文之烏倦還詩一聯余初未信後偵知阮與章魯齋上公車時原結盟友章以鄒匪石發難阮以恨左種根兩人歃血首禍遂計誘傅魁立幟特疏參左魏兩人其借題在汪文言與援在權瑞實則鋌而走險用以釋私憾也而天下事不可為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六



太僕少卿周忠毅公朝瑞

字思永號衡臺南直清源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天啓丙寅死於瑞難崇禎改元贈大理寺卿都追謚忠毅

初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光宗嗣統公入垣甫四日即疏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恩澤斥遠邪佞指畫危惡致干上怒獲嚴譴舉朝力救乃解

熹廟初轉禮科左疏請儲才以應急需謂今國家多事幹理需人直至事急求才乃始倉皇驅馬於水盪舟於陸不惟悞國亦且悞人茲當大計人才鱗集請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入覲各正官廉其根基審其標末察其局幹可備緩急者量行擢擢但問勁質長才勿限明經乙榜夫擢以不次人不難割所愛以從而重以廷推人又欲竭吾才以副時謂名言

東事孔亟公請姑用熊廷弼于山海謂敵之所畏者特一廷弼耳而兵部之所蚤夜圖謀思以中傷之者亦獨一廷弼故敵反問廷弼之語皆兵部之所喜且與奸細變亂黑白以眩觀聽只要害一廷弼不顧斷送皇上之天下臣不知其是何肺肝也刑部員外徐大化指公為黨公特疏糾大化鳴鴉悞國臣之議用廷

弼乃苦廷弼難廷弼想廷弼必不以為德而大化詆為黨廷弼豈有黨其人不置之安而置之危地者乎臣生平與廷弼從無一面獨實見敵來不可不慮嚴關不可不防新舊相代不可不慎猶恨言不宜心而大化乃以為言之多請留臣言以為後驗幸而不中則社稷之福也伏乞聖明雷斷

傳旨暫停經筵公請及時講學謂經筵日講暫免之旨如其出自聖意閣臣宜引義力爭如其閣臣阿奉中涓實有先言閣臣亦讀聖賢書豈不聞人主宜使務學接見賢士大夫况皇上冲齡志氣未定即一二親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一

信內侍亦不明乎天下安則皇上安而若輩亦安種種借叢皆堪覆國獨有朝講不輟諸臣尚得覩龍顏庶幾有牽裾之忠猶可白指鹿之侮今常朝已借題傳免倘併經筵日講一槩報罷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奏呂大防之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獨淡居鎮日言不及義學廢於嬉而德終罔顯哉于足容魏咸淡恨之因借封疆移宮二案逮公下詔獄誣賊數萬極刑榜掠而死崇禎初贈大理寺卿南都追謚忠毅

御史袁忠愍公化中

字熙宇武定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御史天啓丙寅死於瑞難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南都

證忠愍

授內黃知縣有廉聲調涇陽入為御史熹廟初上言新

政一曰宮禁漸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

曰賄賂漸廣一曰邊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曰宦

官漸盛一曰人心漸薄時掌河南道時大墨崔呈秀

按淮揚回道考察公露章劾之呈秀削職去毛文龍

獻俘長安兵部以功在海外未可草草公言獻俘必

先告廟今日敵之負固如故二叛人之助逆如故不

過小小一捷耳何足以言功哉公又繼楊公漣疏糾

忠賢不法請倣王安例置之南海子忠賢怒矯旨逮

公下詔獄誣坐賊六千金拷掠而死與公同難者又

有御史夏之令光山人進士以叅發劾子府盜草事

下獄拷死

刑部顧裕愍公大章

字伯欽號塵客蘇州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刑部員外天啓乙丑死於瑞難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少卿南都追謚裕愍

除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教授遷國子監博

士是時黨議已成東林斥逐盡公歎曰昔賈彪不入

顧厨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不預東林正可以彪自

况也迨光廟御極正人在列除舊布新公遷刑部主

事歷員外而經撫之獄起司寇王莊毅公留公署山

東司主讞公惜熊公才議賞之以責後効然以眾議

堅不能奪卒定經撫同辟而御史楊維垣叅公黨獄

辨曰論經撫救經撫之疏亡慮數十揚之則升天抑

之則入地眾論不同舉朝聞且見之臣議誅心則廷

禍難末減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頗亦自謂持平即臺

臣所指八議之說不特臣有之亦不特臣衙門有之

今諸臣並論辟矣毋論臣非鬻獄之人且業已辟之

又何鬻焉臣與堂官共定諸案堂官朝去臣亦當夕

行濡滯數旬臣罪愈重臺臣之姑迨臣也亦不為不

久矣

初張鶴鳴行邊奏杜茂與佟卜年約

同叛獄已

具矣王公以問公公曰招謂卜年令河間茂匿其器
同謀三月聚首摩腹親踰骨肉豈不識其僕為誰其
往來 所同行數千里而不一扣其姓名乎今嚴
訊不承大可異也王公然之不肯附和殺人遂內批
削籍歸

遼瀋之陷也臺省搜獲奸細棄市無虛日繫者二百餘
人饑寒瘦死莫敢問者公請於王公曰以一身易五
十餘人命且猶甘之况一官乎即日詳訊論一人頌
繫二人餘皆移大理縱遣王公歎息稱焉

出為陝西按察司副使逆瑞與羣小謀殺楊左逮汪文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一

五

言下詔獄以鬻獄坐公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可盡
遂與楊左等六人並逮後先拷死移公下刑部獄命
法司定爰書公慷慨對簿曰五人皆前死矣借某以
實五人之招則某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
五人地下乎明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
鎮撫原招在夫復何言法司無以難已而歎曰吾不
可以再辱矣乃呼酒與其弟訣別趣和藥飲之未絕
雖經而卒時乙丑九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卒之前
一日為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界長留日月照人心
曰此他日祠堂對聯也其豪爽自喜如此崇禎改元

贈太僕寺少卿南都追謚裕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一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二

吏部周忠介公順昌

號蓼洲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天

啓六年以璫難卒於獄烈皇御極追贈太常寺卿

謚忠介

授福州司李將之官時撫吳者閩人也弟殺人當死百計緩頰求公生之公不可比至閩卒按如法

時稅監高家爲橫公初至不與相見璫役犯法者悉按之璫所問罪贖屬縣追理或加嚴刑公爭之力民賴以少甦已而家以民變劫撫臣質其二司或議以周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司理代公曰此豈吾所哉卒不往

擢吏部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所汲引皆孤特士反是雖要人爲請託不顧嘗推一大僚忤權貴意自引歸

巡撫周公起元疏攻閹黨被削公作序送之云人臣之去留與國家之治亂每相應巡撫大吏天子不輕議去况議削更以參屬削也雖然能奪公以官詎能奪公以名乎公去而郡邑守有所恃不敢以身殉璫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羶翻一成之案而卽今因公參得美官者亦色沮

色怵負世大詬而海內秉鉞之臣猶必以察吏安民挺持平震風凌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天子可也文成無不嚙指

璫燄日熾緹騎四出嘉善魏公大中被逮過吳公與魏公非濼交至是獨出郭迎之與留連三日卽以女許配其孫允柁緹騎促大中行語侵公公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卽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卽以締婚事劾公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周起元順昌攀龍應昇尊素宗建共六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橫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公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公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汝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爲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公入治裝舉家號慟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勝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公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懇其

疏救一驚流汗不能一語縱騎見議久不決手擲銀
 鎗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於是市人
 顏佩韋等前問曰肯出朝廷乃東廠耶縱騎曰肯不
 出東廠將誰出眾怒閤然而登叢殿縱騎立斃一人
 時有謂公者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
 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公嘆曰以我一人貽禍
 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
 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
 帝逆殛元克以清君側之惡手書別親友以三月二
 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
 膚不絕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贖金代納誣賊顯
 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
 焉烈皇御極逆瑞與其黨俱伏誅贈謚祭葬賜廕稱
 備典焉

公遭瑞禍北上日與文文肅公書云弟行卽在此兩日
 矣一生向志節一路著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
 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
 成吾也此時工夫正欲使親怨平等貪戀俱忘急消
 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揭
 地事亦不在多臨時尚可做耳

諭德繆文貞公昌期

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左春
 坊左諭德天啓丙寅死於瑞難烈皇登極贈詹事
 府詹事南都追謚文貞

弱寇有盛名顧端文每呼爲小友館選後人遂以東林
 目公公弗辭

乙卯東宮挺擊事發御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提牢
 主事王之案挾摘其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
 攻省垣之右提牢者公曰一御史以風癩二字出脫
 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四

於是黨人皆側目於公矣丙辰授簡討天啓辛酉補
 原職主湖廣鄉試一論寓規有趙高仇士良語遂犯
 時忌當公補官時逆閹已驕橫殺光廟伴讀王安遂
 首相劉南昌太宰周漢陽會福唐召至公正言規之
 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明公三朝大臣當
 以去就爭之力退其漸無令中人手滑葉公迂其言
 領之而已

趙公南星位冢宰號召名流澄汰流品公與高楊左魏
 參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宁一時宵人側目應山
 擊瑞疏桐城實贊成之而示幾微於公公密告左公

曰內無張永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隨之可幾倖乎左默然不應疏上葉公言於閣中曰此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恐不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葉公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溪殺我此語籍籍流傳大內羣小復愬於閣謂繆與楊素善疏草實出繆手瑞銜之次骨是年推公南掌院不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

公生平節畧自述云內外之欲殺者則以蒲州傾心於我而疑其稟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稟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五

高邑素知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間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第一德恩耳梁谿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嗛梁谿所不得之梁谿者則嗛我禍患之來凡百轉集豈非天哉

趙高諸公之逐也公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晉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忠賢嘗營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公瞋目叱曰吾生平耻爲諛墓豈肯順瑞育耶忠賢聞之怒益不解丙寅起太獄急捕公許顯純銀鍊之死狀秘人莫能知殮時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闕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桎

拳焉它楚毒稱是崇禎初贈詹事府詹事南都追謚文貞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六

巡撫周忠惠公起元

字仲先福建海澄人萬曆庚子解元辛丑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天啓丙寅死於瑞難崇禎改元贈兵部左侍郎南都謚忠惠

初授浮梁知縣以廉明威惠著調繁南昌戊申內召授湖廣道御史會攻東林道學之議起公因駁之大犯時忌

癸亥轉南僕寺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疏請減織造濫額叅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輸帛四萬兩實誣陷蘇州同知楊姜公三疏申救言本官最得民心實佐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有司則拂百姓拂百姓則百姓必仇實念及於此可不寒心而况於糾劾大權將置撫按何地不獨下逆輿情抑且上關國體

又言本官有賢聲而無劣狀不過以爭炤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遂致誣劾姜一小吏去之何惜獨惜賢奸從此混淆紀綱從此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清世所宜見耳臣回天無術則負君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則負官臣不能徇織監之欲而鯁鯁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叅則負屬吏然則不稱任使而速當議罷者無如臣矣臣罷

則屬吏貪廉自有一段真公案而不至以疑臣者轉疑臺臣之曲庇臣罷則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以遺于耳目之近者反得之深宮之中疏入姜竟削籍去

朱童蒙出為蘇松道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憤激公特疏叅童蒙云童蒙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酌虛衷罔聞雖嗟暑雨似胡越之罔聞繩束有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疎於檢押而左右委讐不收濫於搜括而贖錢微輸過急乞勅下吏部量行調處而蒙已竄身瑤局遂有排擠正人之旨褫公職歸羣克意猶未厭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族實誣公阻抑上供冒破鼓鑄逆瑞矯旨與高忠憲等七人同逮公素廉介宦囊如洗檻車之費計無所出士民醵貲為助比至京對簿誣賊數萬拷死詔獄

御史周忠毅公宗建

字季侯號來玉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御史
天啓乙丑削籍丙寅死於瑄難烈皇登極贈太僕
寺卿廕一子予祭葬南都補謚忠毅

公讀書慕古人大節嘗論蘇秦揣摩富貴卒以富貴死
爲不孝侍大父談及楊忠愍事公曰楊公之死乃不
死耳彼鸞嵩安在識者器之

試爲令歷武康德清仁和三邑大治辛酉擢拜御史時
魏瑞方用事與客氏表裏爲奸然人猶以爲易與公
獨上言近日朝廷處分章奏外庭嘖嘖咸謂與窆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九

中莫可測識論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忠賢者目既
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志慮有何遠謀又曰
耳目嘖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廷禮法之事漸與相近
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奏
人咸爲公危之

公平剖經撫兩臣疏云近見仲撫臣者謂失還在經仲
經臣者謂失坐在撫調停其間者謂兩臣俱罪臣則
平心虛論撫臣侈口敵不足平者也經臣苦口敵不
可玩者也撫臣所恃曰河東內應也西民發憤也西
鹵助順也然未見一鹵而挺身先叛乃漢入敵穴而

効死前驅乎西鹵不肯過敵於我主彼容之時乃肯
用命於累糧遠戰之日乎巡撫不能驅使百姓於高
牙大蘇之前乃能約束兵士於宿莽荒煙之下乎此
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謂進兵一遲壞其成筭將誰
欺也此不必勘而明者也經臣則挾氣貢高不能無
罪疾呼嘲誚不能無罪冤輔臣欲殺之而移書四出
不能無罪封疆失事又不急引咎不能無罪然細觀
其屢疏及見聞一錄諄諄慎修守而戒躁動非失也
卽其抵關稍先一日似亦一罪第當此風鶴皆兵之
日而無一人當關控扼恐內潰之勢一解難收此亦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十

不必勘而明者也前者功罪一體之說自是激勵經
撫正論然使畧無分別則經臣死心服至於樞臣
張鶴鳴行邊職非不服其忠勇弟向惟經撫不和故
至此今以素不相和之樞臣出與相掣恐敵未窺山
海而斷送山海之基又伏矣疏入當事不省

公言遼事疏曰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無餉不壞於經
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爲宰相者誠
知其大勢而確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
臣以保守明計兵食於久長使新經臣不至戒心於
廷弼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

為勝著則雖盈庭紛議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為敗者則雖高談介子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國之遠策非小臣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雖不能出於之之上策猶不失為綢繆之中策脫復去此而紛紜旁禱條而敵退遠言進取條而敵來便思退避不幾為趙宋之覆轍也哉

直窮數察小人之變為今日持議之衡疏曰臣無論往事請論皇祖戊申以前當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襍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等為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襍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為之首壬子癸二之交在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襍以小人則學差可擗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為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為阱時則有元詩教趙興邦而為之首夫有一番小人之種毒即有一番小人之罪案則此數小人者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真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與評毋輕出言以佐闕國家要以邊事為首務毋自

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為大本毋徒為將順之節

上遣客氏出宮明日尋召入公疏爭益堅謂客氏忠賢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頒天子成言有同見戲法宮禁閹僅類民間昔漢靈帝寵王聖安帝寵宋娥齊世祖寵陸令萱卒至大亂惟陛下垂鑒毋尋覆轍疏入忠賢陰屬郭鞏等傾之公奏鞏密授指使為一網計先朝汪直劉瑾其人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不久終敗今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假中官而重臣若不為攻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擊將內有忠賢為之指揮旁有客氏為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為之勸威而外復有鞏等從而蟻附蠅集深下事尚忍言哉璫聞憤且懼泣懇上至請自髡以救上怒賜巨觔福清力持僅奪俸

上將遣劉朝行邊公駭曰中涓典兵如虎傳翼昔魚朝恩童貫可為殿鑿皇上奈何以刑餘為方叔以腐豎為召虎乎即力陳九害三不可以上疏不報然事卒寢

巡視光祿嚴核破冒疏糾大璫王體乾侵盜罪且陳議十日折價當行曰供養當裁曰冗役當汰曰歲例當

清曰好事宜罷曰品物當約曰白糧當議問折曰鹽引當議遞減曰坐家內官當嚴曰廳署各官當核忠賢與諸璫甚怒矯旨廷杖福清復救止之

癸亥冬奉命按楚未行以父喪歸而忠賢恨公刺骨吳江舊令曹欽程希旨誣公坐削奪忠賢又詐為稅監李實疏糾撫臣周起元竄入公名矯詔逮捕坐賊考訊五毒備至大呼天地祖宗共扶擊賊夜半囊沙以死蓋公曾祖冢宰公諱用外祖顧太僕諱存仁皆以直諫著於先朝氣節之事家庭習聞之九死不移所固然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十三

公真亮天挺見義必為甲子大水適家居吳中收折實出其議崑山張振德遭奢酋之變全家殉難為疏請卹典又請賜顧憲成四人謚又請免東南加派又兩糾本兵張我續又申理劉時俊冤時稱真諫臣而卒死於諫鞏與欽程等之內曷足食哉

御史李忠毅公應昇

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仕至福建道御史天啓丙寅死於璫難年三十四烈皇登極贈太僕寺卿南都補謚忠毅

公生之夕父夢日升於天故名少讀書砥行師武進吳鍾繇乙卯丙辰聯魁鄉會試親朋交賀獨鍾繇以壁立謂公車高第不過如是而已公淡旨之授南康府推官洗沉寃清夙弊止飲瀑泉勺水尤加意造士典白鹿洞書院人文蔚起戊午分較江西辛酉復分較廣東所得多知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十四

壬戌擢福建道御史公連章切諫謹逸遊罷內操停立枷頌萬燥寃皆以剪鬮機牙而落其角距既乃條列十六罪具奏欲上從兄序班奕茂攫而焚其藁公曰兄能攫我腹藁耶方炳燭繕寫而應山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踵其後曰臣堂官楊連糾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且為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為辯則中旨可聽其偽傳乎閣臣可聽其爰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聽其指麾

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手出入可聽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臣為皇上計莫若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即為忠賢計莫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為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為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當是時魏廣微倚依同姓驕蹇朝右中朝呼為內外魏莫之敢指公疏摘抉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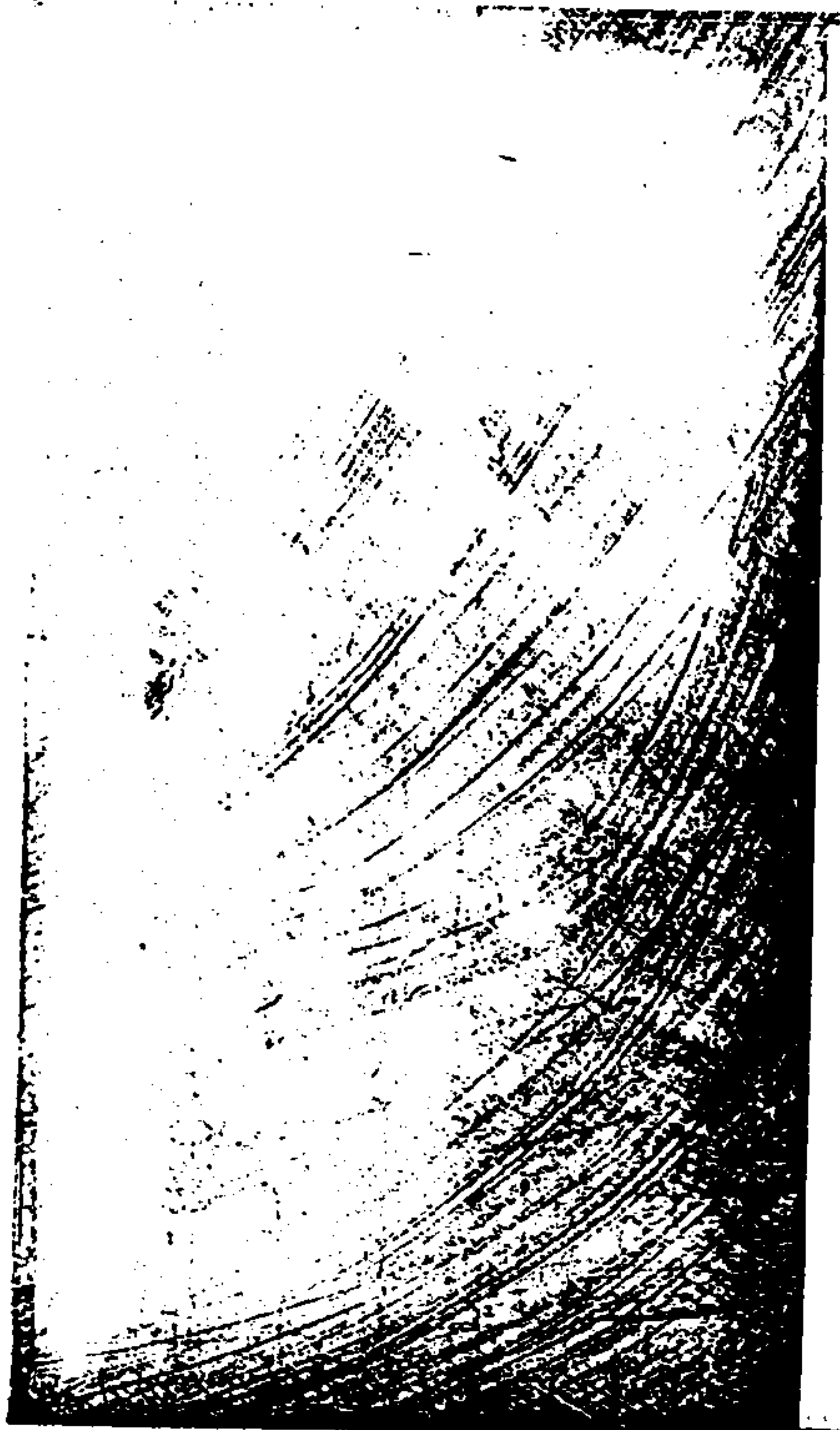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五

孟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且曰皇上宜戒諭廣微釋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庶幾上可以報聖明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廣微既附闖疾視其父允貞所交友立名砥節之士人咸謂允貞無子廣微澆慙於露章也益恨公刺骨而崔呈秀者閩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藁彈治呈秀微服夜行長跪求解公叱去不許遂與廣微比而愬公廣微謀廷杖斃公蒲州韓公力持之罰俸三年明年三月嗾黨曹欽程論公擁戴高梁谿號召其

黨黃尊素等得旨削籍歸里

丙寅假織監李實疏被逮或以高公汨羅之遊諷者公曰應昇小臣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縲絏中即死不瞑目歸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誣賊四千榜掠備至大呼二祖列宗以死將死時寄詩友人蔣允儀云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又有絕命詩云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又遺書誠子謂當儉以惜福謙以守身孝以事親公以承家勿謂善不可為古人之道不可行天下聞而悲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六



御史黃忠端公尊素

字真長號白安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山東道御史天啓丙寅死於璫難烈皇登極贈太僕寺卿南都補謚忠端

授寧國推官有能名天啓壬戌擢為山東道御史時逆閹與客氏內外交煽公因地震上疏陳時政謂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有旨切責

應山劾剛疏上公抗疏繼之謂皇上臨御未幾而舊宰執銓憲言官相繼罷去異日誰為燮理誰為禦侮誰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七

為効鷹鷂之逐誰為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於上也忠賢始猶與士大夫為仇而繼將以皇上為注砮柵既浚把持益固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請上自為圖計

上部郎萬燦斃於杖下公上疏謂廷杖非祖制奸人借以快其私將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而禍且移之國使後世史官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萬燦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為惜哉語極剴切

鄒忠介講學都門公進規曰都門非講學之地徐文貞

已叢議矣忠介卒用此去羣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

彭德進玉璽將受賀公執奏曰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爭

言祥瑞改元祥符其後朋黨禍興宋祚不永弘治年

間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故事當法不應踵宋

事其據經守正類此

福清再相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公司理宛上

笑曰此老最下則再入中書耳後以計逐劉是巷穿

鼻巨璫受索門戶筐篋盈門棋酒自娛一切邊庭要

務俱置不問人始信公言

楊大洪論魏璫二十四款時論翕然疏未入之先一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六

科知之謂楊有此舉千古高名竟必立鋤此璫而後已公沉吟久之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此乎一擊不中吾輩無噍類矣不數月禍作言者次第除去而楊與掌科輩俱逮矣

甲子四月阮大鍼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大鍼上疏

終養借一去以發難端公移書大鍼勉之和衷子不

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太宰調鄒新昌於考功不由

咨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公為調停

於江右高邑之間冀衰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

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遂合謀使傅樾奏左

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當汪文言初逮時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公卽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楊左諸公得無連染否則其禍不至明年矣

乙丑削奪丙寅被逮緹騎過吳門以士民奮臂焚其舟沉駕帖於河皆泗水遁不復往浙公聞之卽投牒當道自至都就鎮撫獄許顯純承奄風指酷刑拷訊誣坐賊二千八百遍貸完足而竟不免賦絕命詞一章而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南都追謚忠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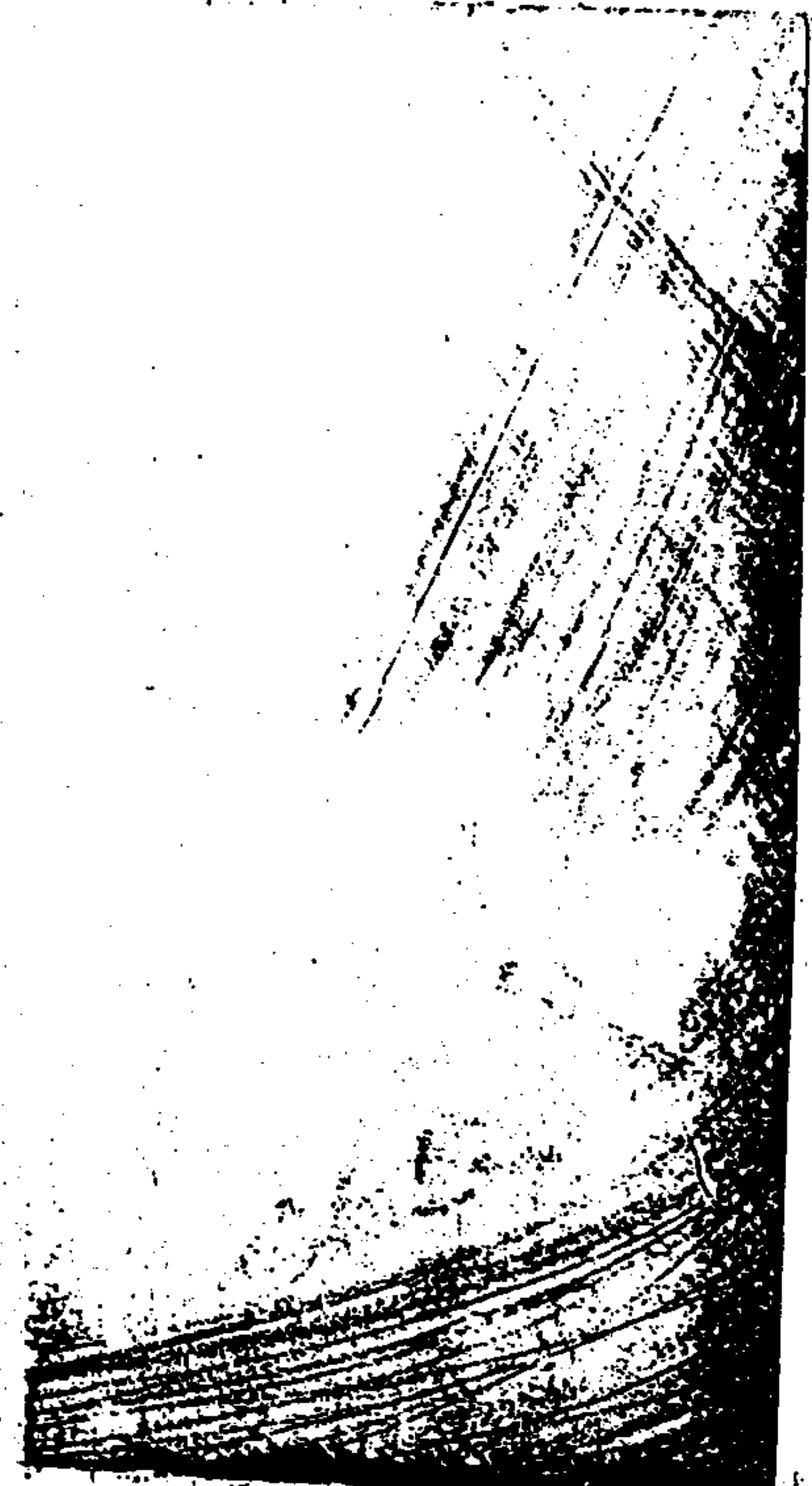
丙寅五月丁未王恭厥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九

繼又朝天宮火災異疊見詔廷臣修省時張公履端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自不究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并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文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為急而急

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既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為軍前見糧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為遲也公銜疏袖中入白堂官長垣王永光上之時瑯瑯方張燭肯殿諭而朝堂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為中流之一壺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十



工部萬忠貞公燦

字元白江西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工部屯

田司郎中天啓四年死於瑄難崇禎改元贈光祿

寺卿南都追謚忠貞

公任事四月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一十餘兩以助陵工

開報置若罔聞及奉役慶陵見逆瑄墳塋僭侈擬於

王者公發憤上疏曰臣向承乏寶源局目擊銅錢匱

乏知內官監破廢銅器不下數百萬臣因移文請發

忠賢怒不報臣時具疏請發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

出中旨不許夫以忠賢珠玉盈筥金銀滿屋何求不

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說

心以為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

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濃蓄謀最毒臣

猶記今三月詣陵開工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所營

墳墓彷彿陵寢曾不以營墳墓之急而為先帝陵寢

急於廢銅鑄錢一事斬一引手之勞而不以救萬分

之急也疏入上震怒命杖一百時楊忠烈疏上中外

相和章滿公車忠賢欲借曹郎示威命羣監從公私

邸拉至午門白搭橫擊血亂神飛未受杖已奄奄垂

盡矣杖竟踰四日死崇禎改元贈光祿寺卿南都追

謚忠貞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二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三

尚書陳公道亨

字 江西新建人萬曆 進士官至南兵部

尚書

舉於鄉瓶無儲粟有以居間請者麾去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念母老改南兵部調南吏部歷郎署二十年幾老矣風雨浙瀝床無幃夫人於嚴冬猶禦葛裳益忻忻自適後參楚藩舉卓異攝藩司不戒於火將延庫藏仰天祝之天為返風

晉山東臬使遷右轄遷閩左轄久之以南副院督撫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舊額軍萬五千船四百餘後僅存疲卒四千板舳六十餘而已議補之又造營房以棲陸兵訓練無虛日括羨餉三萬餘金克遼餉遷少司寇復以少司空治河於濟兩載疏濬黃泐安瀾值蓮妖之難連破數邑遂謀犯濟濟已有備具內應者已斃杖下矣賊為膽悸復遣都司楊國棟亟救究而遙張疑兵以護運艘御尾而進京無匱糧賊平拜銀幣之賜

進長留樞欲彷彿將軍之法訓健兒又定為造船三則終前志也時逆璫漸亂政楊忠烈首擊之公率南都九列大臣相應手自屬草大畧謂人主一心宮府之

所取平臣工之所稟命乃皇上眷念忠賢不忍聽其陳請而且責楊漣以牽誣罪羣臣以附和臣等何容置喙然臣竊思漣受顧命又感特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漣忠於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即在廷諸臣親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同心討罪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聖德傷和致展况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陛下若徒念忠賢今昔勤勞舉魁柄而授之恣其竊弄姑息養奸優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何待宦豎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惟祈陛下即賜處分自為社稷計疏入璫惡甚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遂決不能容公因引疾歸迄能考終

公嘗語人曰希賢希聖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為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淡嚮嘆息謂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也公之所見如此

原缺

尚書余公懋衡

字持國徽州婺源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南吏部尚書天啓中削奪崇禎改元復官卒賜祭葬

生有異質爲學推本紫陽精研天人性命之故而以身驗之授永新令潔已愛民復學宮鑿石渠改邑東門築浮玉洲江右未行官解法始請通行以紓民困至今稱便

徵拜御史論罷礦稅傳旨逮杖忽殿角有聲如雷上心動乃改罰俸一年視醴長蘆一切例餒悉無所私贈貧賑饑全活億萬計巡按陝西劾稅瑞梁永繩以法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五

永審賄庖人以蠱進中蠱瀕死夢神示得解上聞之爲撤永併罷天下礦稅閱視固延兩鎮條上十事上嘉納下兵部通行申飭掌河南道理外計典七條著爲令癸丑詔監會閣閣臣葉向高典試兼票擬公請勿令文書官入簾以遠嫌疑中使至欲入力拒之怒去誣奏御史不容送票擬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提在陝西屢劾梁永者耶命收回本章

天啓辛酉召爲大理卿尋授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日訓軍實盛暑不廢操練定雙糧單糧法以示激勸晉副都御史理內計改兵部侍郎提督巡捕郭欽

為逆璫魏忠賢姻親營升都督同知駁寢之又忠賢等乞請諸璫弟姪及保母客氏男俱世襲錦衣衛官以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婦寺冒濫非典具疏封還兩勅璫遣人力求屹不為動既以陪推遷南吏部尚書五疏力辭遂予告歸臺省交章乞留不報明年太常鄒德泳特請召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置論思之地以輔聖學正士風乃起原官引疾不赴及總憲楊漣劾璫二十四大罪有南太宰北少宰皆黜陪借用為逐等語璫益嗾焉丙寅偽學禁厲削籍為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六

初公於新安之紫陽書院創興理學及令永新善鄒元標建明新書院按陝西引馮從吾闡明聖學熹廟初年鄒為總憲公與馮同為中丞復開首善書院於都門讒者業有煩言至是魏璫驅除正學御史張訥請毀首善且言海內書院最盛者四東林江右關中紫陽南北主盟互相雄長余懋衡馮從吾鄒元標孫慎行為四大頭目並宜處分遂俱削奪一切書院皆毀賣以助殿工嫠有三賢祠故朱子所築以祀周子程子者亦在毀中公廢圭田償之獲免崇禎改元詔復官誥追敘川功賜金幣復推南銓以病卒學者稱少原先生所著有乾惕齋太和軒關中集語錄經翼

百餘卷奏議古方畧各數十卷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七

總督何公士晉

字武義常州武進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及兵部侍郎

郎總督兩廣

爲人智淡勇沉膽決無雙筮仕得寧波司理搏擊豪強
案無留牘入爲工科給事中巡視節慎庫釐奸剔蠹
能舉其職

甲寅巡視皇城乙卯張差挺擊事起當事者恐詞連戚
晚欲以風癩二字蔽之不肯深究提牢主事王之案
獨請窮治主使臺省右戚晚者不以爲然公獨上疏
曰頃者張差持挺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八

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
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案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
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
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又云
皇太子自冊立以來告之天地祖宗則天地祖宗式
憑之告之百官兆姓則百官兆姓翌戴之告之九夷
八蠻則九夷八蠻拱嚮之矣當此之時雖內有同床
半夜之啼外有鑄山煮海之汰泰以公孫詭之謀挾
以中常侍之黨日令荆軻聶政與東宮爲難天下人

心其誰與我祇足取赤族誅爲萬世笑耳故東宮安

則各宮安諸藩安海內俱安東宮危則各宮危諸藩

危海內俱危今當東宮震驚之後人心觀望之時皇

上亟宜下法司之請正罪人謝九廟慰諭東宮慎起

居嚴侍衛而凡與椒房之列者俱令分任其責明示

反側子奸宄決無可容則保護東宮之第一義也疏

人不報閣臣促之上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

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公復奏陸大受

疏內雖有身犯姦晚克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

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九

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

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胆

戰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

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麗保劉成立送法

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

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卽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

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

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

疎虞卽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

犯招舉一惟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

遁或陰斃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
 審處以消後禍疏入上心動乃御慈寧宮召見輔臣
 九卿科道諭以保愛皇太子至意令速決張差并斃
 龐保劉成於內事始得竣而側目公者遂倡為元功
 奇貨之說且借中旨出公浙藩矣既而復遠徙公廣
 西叅議庚申光宗卽位公適以齋捧入凡楊左諸條
 盡皆公密與商定已擢公尚寶少卿辛酉轉太僕壬
 戌出撫廣西甲子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而魏瑞
 用事前主風癩者俱起列要地遂起汪文言獄坐公
 贓十萬列公名三朝要典之首且暮且殺公會公卒
 得免教宗登極知公冤悉蠲其贓仍復原官特加贈
 卹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十一

太僕滿公朝薦

字震東湖廣麻陽人萬曆甲辰進士仕至太僕寺
 少卿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十一

初令咸寧潔已奉公適中貴人以礦稅事至縣驕倨不
 謹苛斂暴索邑人皇皇無所控訴公方坐堂上忽投
 袂鼓髯起曰邑蕞爾吾奉朝廷德意推心腹臨之若
 笑笑赤子曰夕哺不忍稍違逆而豺虎乃肆薰灼其
 將使做為草菅乎吾寧與此蠹賊俱死終不能啗
 坐視下令民敢往者獵逐之咸寧人遂大噪將甘心
 中貴人中貴人怖甚急走逸去因誣奏公凌鏢近侍
 無人臣禮天子震怒命緹騎逮公至則下詔獄五年
 不釋廷臣紛紛上請何至今卓魯喪氣縱其欺國後
 且以骨鯁為股鑿有鬚眉者盡絀矣疏累入不省久
 之始以章恩得赦歸光宗卽位奉遺詔起廢天啓初
 累官至太僕少卿
 憤時事顛倒疏請親賢遠奸云陛下恩加大小臣工亦
 欲其汲引賢能清理政刑豈謂排方正壞典刑置國
 家於蝸蟻沸羹耶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以讒去
 守禮宗伯孫慎行以封典糾執法司寇王紀以交章
 革職獨惓惓於三十劾疏之沈淮卽去猶加異數焉

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削籍已重為籍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一籌邊耳欵彙索貲百萬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餉銷銖度支猶戒其奢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妬深而苛責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溢條至於遼廣為奸細獻送使果真即萬死奚贖乃臣郡應募湖兵者親見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納降蕤廣寧之孽起於王化貞齋金啗西部不應反恃此懈防守又謬聞渡河信遽首鼠走未聞別有獻送者今謀求奸細不過為化貞出脫王紀想亦訪知的實不欲殺人媚人耳若賦輸織悉皆民膏血乃棄城罪撫擲三十萬巧賈撫贖銷去三十萬泥沙不啻何至重疲省郡迫之挺而走險耶尤可恨者奸輔托數千金於盧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盧受敗則又營窟於奧竈遣狎客交歡權閹又助閹以樹黨至若戚畹所不當簡何至以銷骨之私說斃皇親之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私昵淆丹儀之芳規閣臣稟擬主持清議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殛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遞加罰矣平章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謂何一切顛倒貿亂成於陛下十二成於當事大臣十九剛愎者放縱機鋒柔險者委蛇營壘狙險者觀望聲息游移者虛擁遠廬祖宗彙典以訛言屑越之忠良以毒螫摧折之基圖以私睚破裂之陛下何負於臣子乃臣子負陛下至此哉愚臣豈不知韓文諫於暴閹楊繼盛死於賊輔然正性公憤不願見神州陸沉也疏入當事怒甚遂削籍為民公辭朝日所劫去輔亦以賜蟒馳驛同公拜闕下公青衣破帽躑躅道旁高忠憲指謂去輔曰公榮則榮矣能不媿滿君乎其人面發赤不應然則身輕似葉名重如山公此疏之謂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巡撫方公震孺

字孩未直隸壽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廣西巡撫乙酉年卒

母孔孺人夢正學先生來寤而生公因以命名稍長穎異骨肉皆香初授福建沙縣知縣徂牛稅數千金政令清嚴教化簡易兩舉卓異擢湖廣道御史先後薦起趙公南星高公攀龍數輩皆一時名臣

光熹繼立客魏表裏為奸公疏陳三朝艱危首以在床在旁為言請逐忠賢併遠客氏巡南城時瑞甥傅應星斂齊民妻公案之閉南城獄瑞踵門躬請公笑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十四

有執法御史無訛法徇瑞御史瑞恚甚欲得公而甘心焉

遼陽陷公一日十三疏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語皆中欵每五鼓即過公卿門籌畫痛哭而又自請犒師言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孝子使其心東向耳蓋是時三岔以西四百里無人煙眾棄之莫敢往公慨然就道齋恤方竣而按遼之命下矣比受事則上戰守實著疏云據塘報敵釋宰賽使約抄花入犯臣與撫臣星馳至河見河上已有徵冰臣不覺憮然懼

而諸道將無不瞿然色變也臣曰到此時節不得再弄虛聲再持兩可吾將討一實話以告皇上於是諸道將皆曰刻刻欲渡河者職等之本心而萬萬不敢渡不可渡者我之兵力器械一無可恃今惟有急催川兵急措火器結營以據要害若復仰人鼻息廣寧決不可守該臣看得我半年精神盡在用鹵而彼遂放宰賽以亂之今抄花果已叛盟用鹵一著既無可恃矣鎮江一出中秋前後誠有機括乃以無戰車結營不敢渡河昨生員王一寧至言鎮江之城已頽毛文龍亦原未嘗守鎮江此一著又無可恃今又欲恃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十五

西鹵虎怒顧安知彼無所以餌之無所以亂之乎總之靠人不如靠己但可借為牽制不可認為實著也今事急矣欲結營拒河保河西以俟來春乞急檄川兵出關併借近鎮滅口等炮候關上打造補還但僥倖保此一塊土死有餘榮矣

公至河西不居解宇不修巡方威儀選死士五百人相從偵探所向即逐水草以相持敵擁精騎數萬沿河問渡三岔一葦可航公虛實示以不測旌旗相望七月有餘而終不敢渡又疏言廣寧情形毋論戰不成戰併守亦不成守又言

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後皆一一不爽時鄒忠介公移書問遼事公手復千言末云能依孺以羅一貴劉徵爲大將用精兵三萬守鎮武可保廣寧十年無事不則必亡會主者僅與兵五千人而又自任能守舉朝壯之公窘甚又移忠介書曰鎮武不守廣寧無幸矣老先生三朝元老乞爲一爭公一腔熱血灑而無益後一貴與徵斬殺無算鎮武城破力盡矢窮猶西向再拜曰吾以此一死報方公也

壬戌正月公差當代回前屯造冊而大兵夜渡岔河巡撫棄廣寧走大帥祖大壽擁殘兵駐覺華島上公痛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七

哭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著若媾祖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帥都司張國卿航海見大壽責以大義曰將軍歸相保以富貴不歸孺請以頸血濺將軍今日死不懦也大壽泣公亦泣遂携糧十萬兵數萬西歸而嫉公者不以告喉主事吳淳夫徐大化論公攘差事下部院議總憲鄒公元標奮筆曰御史保全山海有功無過不知大化等是何肺腸偏欲中傷善類罷免之而給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逐總憲鄒公去位公亦乞歸

乙丑瑞與魏廣徵與大獄募叅方御史者賞京堂郭興

治再應募論公河西賊私矯旨逮問授意縱騎曰毋逮生御史來是時公岌岌也瑞揚言赤族先焚公宅僮多焚死親故烏散長安傳公火矣公束身待舉府解比械至詔獄掠公坐臧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公大呼皇天后土竟欲殺直臣耶公弟震仲震鼎哭於范公質公房公海客二三君子代誣金半餘則株連戶族以竣而揚州守劉鐸在獄禱青詞自祈逆瑞誣以祝詛倚公與鐸交通擬斬不數日當棄市公與惠公世揚慷慨悲歌仰天大言曰惠給事方御史死則死矣千秋萬世謂王鈇何獄吏請就縛公憫然無動容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七

天明忽傳皇太子生得免而瑞意愈不能釋日遣邏卒伺公動靜公踞一土坑讀書賦詩其卒或時時佐公飲啜不厭公疑之卒曰此我妻某氏聞公精忠手治以獻者也公因賦羅刹成佛詩贈之故其報瑞輒給曰某病革某瀕死瑞以是稍稍疎防丁卯八月秋

獻公知不免乃作易序年譜其賦詩有云孤臣九死原無恨要與三朝幸有名

烈皇登極逆瑞伏誅上特釋二公於獄科道交章請不次擢用而長山劉鴻訓柄國欲索重賄公笑曰使方子而行賂魏瑞時已九列矣持不可事遂阻而公亦

自謂我與楊左同被鍛鍊一時下獄共十七人今僅得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

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穎霍告陷賊至壽州時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環公泣請為城守討公義不獲辭破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眾肉薄環攻公親冒矢石用砲殲厥渠魁又縋城出死士劫其營斬獲無算賊乃駭遁及丙子冬再犯和合道經壽界去城不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六

里而卒不敢正視者公之威懾之也撫軍史公可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冢宰某有小嫌僅補嶺西叅議未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公毅然身任單騎直入其營二將聞公名曰此固巡按遼東方御史也某等敢不聽命公諭以禍福率兵皆降全廣得安

擢廣西巡撫蓋出於上意外廷奉行而已燕京陷南都建立方敘擁戴功無意復仇公聞痛哭拜疏言先帝憂勤兢業追蹤舜禹十七年焦勞崩於賊手在諸臣自高夾日之奇勲而微臣終抱攀髯之隱痛又曰雖祿山之剖腹有時侯景之瓜熟自落然臣願親提

旅過河同諸勤王兵與賊一決馬士英阮大鍼見之顧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詔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公鬱鬱失志每自言曰南都諸臣忍忘先帝仇乎吾當為先帝驅螻蟻耳病遽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先皇之句兩粵人士無不哀之

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瑞金其上封事有曰蕭王為將而不為天子此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高為天子而不為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尋以大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旅嘔血而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九

給諫侯公震賜

字啓東號五觀嘉定縣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卒年五十九贈太常少卿

初官行人凡三奉使跋躋幾數萬里單車匹馬不擾厨傳入爲吏科給事中論經撫論三案以爲當斬除葛藤別白功罪其言明白正大舉朝避之

時璫焰未熾適客氏再召公上疏曰女德無極高明不祥皇上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二十

聽况中涓羣小內外鈎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奉嚴旨切責

又一疏糾劾四輔云姦輔沈淮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糜費無數金錢濫授無數官爵業經諸臣奏論至擬之亂賊篡弑臣謂淮卽無其心不可不防其漸其最可羞最可恨處專結納權璫交歡阿姆禁中秘事時密報以誇傳暗裏機關將朋謀而翻覆臣政擬特糾而諸臣再疏已上似可無言及得其辯疏讀之理屈詞窮機鋒肆出尤不覺皆裂髮指天下豈有兩奸首尾肯自供自吐者今諸臣言淮交客氏

淮曰請問諸客氏言淮交盧受淮曰請問諸盧受言淮交劉朝淮曰請問諸劉朝從來有此質對之法否有此辯白之體否明遮明護復自認自招想淮下筆時亦當神掇其手臣不意聖明之朝有僉壬若此昨歲閣臣劉一燝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短淺作用全疎王安一案臣嘗諷其明目張胆爲皇上剖陳以去終是含糊隱忍臣至今恨之用王安者且不免於譏彈用殺王安者當借何題目如淮者始終本末原不與一燝同倫皇上若復曲徇故套賜玦不早臣恐其內外鈎聯舞機弄智更有不可言者矣臣因有責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二十一

元輔葉向高焉向高再起東山重登揆席海內喁喁想望丰采乃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偶有相規輒杜門求去然則聖恩眷注謂何初心報塞謂何至若楊漣徐光啓之且不必起也夏之令之以詰奸蒙罰也煬竈情形尤甚彰著不爲救正何爲者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有集垢滿身曲借徑竇之沈淮因有聞言充耳直入綸扉之史繼偕宅揆重地恐轉成一頑鈍苟且之世界而卓犖奇偉爲國家樹非常之烈者伊何人哉臣併有感於會場主考一事內

批與外擬忽易當朱國祚受命之日時迫恐妨大典
今已竣役亦似不妨翩然引退蓋流傳千古畢竟謂
壬戌主裁旨從中出非所以為名也國祚能決去就
於幾先留此一綫名義不亦休乎疏再上得罪去公
歸後三年瑞禍大作公以病卒獲免

公閒居休沐輒討論軍國大計或語及人才國恤則蹙
然如不終日蓋其大志欲以虛公正直為國家塞朋
黨之議救清流之禍其稍閒則修復畿輔水田及吳
淞水利講求數百年利病以康天下而遭時齟齬萬
不一試徒以諫官自見而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三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四

經畧熊襄愍公廷弼

號芝岡湖廣江夏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尚
書天啓五年八月死於西市崇禎改元輔臣韓蒲
州為公訟冤許賜首身歸葬

公軀長七尺餘少髯有膂力能左右射二十九中丁酉
解元戊戌成進士授保定推官以治行擢御史朝論
以公有文武才特命巡按遼東時撫臣趙楫鎮臣李
成梁棄新疆為甌脫兵科宋一韓叅之勅公往勘疏
報成梁棄地驅民有八可斬策其後必為大患請覈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一

界飭兵更十餘年而言多不爽戊午

本朝太祖起兵於遼己未三路敗虜以廷薦起公大理
丞隨授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代楊鎬為經畧公上
奏曰臣至各邊相度彼之出路有四東南為黠陽南
為清河西為撫順北為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
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
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五六
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兵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半
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畧也
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

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靈林箐險阻可專川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草兼作進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畧也初出關甫至十三站而鐵嶺報失瀋陽軍民盡逃遼陽洶洶無固志公兼程行路遇逃者諭之歸城有通判劉邦浩闔宗已行公取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二

其衣冠襪之勒令回室又獲一戎裝女子出城者嚴三岔河渡河兵丁而逃者始定役屬軍士造營車火器游濠增城令嚴必行一月而守始固乃進理虎皮驛如前法又進而理瀋陽移軍守之完廩既定乘九月浚雪密傳赴瀋陽合操操已卽傳赴固城遂赴撫順鼓吹直入一路皆被蹂躪四顧無復人跡城中惟存一關廟馬神廟公大哭隨行軍皆哭尋耀兵分隊返至奉集駐足相度形勢擬移撫順于代子河南據河爲險用兵三萬屯之先經理奉集謂奉集完固則遼陽安可徐議復開鐵矣公歸遼日夜督軍士造營

車開窑燒磚令軍士人備一大木四兵合一鑪一鍋以聽後令蓋將以間移三萬人屯築撫順南城也爲閱科姚宗文搆去而以袁應泰代

公答首輔書云國初遼東官軍自食其地後屯權荒廢原額僅存無幾仰給度支八十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以遵守遼之說周永春李如楨劉國縉主行之而俱不効今巡撫募鄉兵一萬七千月食三兩護如驕子一遣往鎮武設防而棄甲投戈者屢屢其不得不徵調於內地者勢也三方布置未成便應議裁而歸併廣寧一路爲持久之計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三

初公在遼陽有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城一隅不用爲兵有賈得功自稱生員回鄉內有八歲小兒公引置署內誘以果餌具言家安然在彼中携小兒使不疑耳窮之乃知前爲開原作內應者也立磔之賀世賢久有異志公心疑之使自爲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及袁應泰代任遂委任之不疑俾懸牌招降來投卽納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監軍高出固諍亦不聽曰我固欲空其巢耳令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丁六萬世功密啓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

決不可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矣四閱月而遼陽亡

遼陽報至舉朝震恐上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若不嚴核何以警後部覆議上諭曰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誤封疆各降三級調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革職為民起公為尚書仍經畧命撫按敦趨就道刻期視事時首輔葉向高被召未至皆次輔南昌劉一燝主議也有間劉於葉者謂欲阻其入朝向高信之而給事霍維華孫杰皆葉之門人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四

方以通內事為冢宰周嘉謨所惡例轉外藩遂鼓其黨與新遼撫王化貞比爭獻諛福清曰麟閣功勳可唾手以待老師不使南昌獨有其功名於是福清入而南昌不安其位南昌去而經撫之袒分舉朝終日聚訟卒至併送河西且起朋黨之獄盡以大權歸之中璫矣

公既拜命赴召特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九卿祖餞都門外以寵其行比出關大司馬張鶴鳴復設餞三十里外冀有所私公岸然曰今日且不必言邊事鶴鳴由此恨之

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上令公守關化貞主戰欲用西制東而密招叛將為內應公欲阻險畫關而守議既相左臺省各以意見佐之遂成水火交章構爭不已於是諭兵部集羣臣會議經撫去留言人人殊即政府亦為兩可之言不能斷決也

熊王同事兩不相能王信叛將之問望其內應熊遺書云於彼則家當已重殊無出理於我則罪業已深殊無還理兩言頗為破的王不之省以至於敗

又連章累牘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降情叵測人心不固莫有聽者而本兵張鶴鳴袒撫撤經畧標下精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五

兵六千與化貞進戰辛酉冬化貞銳意進兵壬戌正月公急整兵赴援而敗信至矣時大兵尚未至鎮武化貞已棄廣寧而逃西至閭陽向公大哭公顧笑曰六萬蕩平竟何如化貞慚議守寧前公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此時水潰之勢誰與為守惟有護難民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詎公入而化貞亦入河西陷矣言者並以私逃論列奉旨逮化貞革公職聽勘公亦自詣法司咸謂公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律已而法司會審俱坐以大辟上命三司問公曰廣寧

可復否公曰可復則不失又問何以不可復公曰以平章如是之主張以樞部如是之調遣以經撫如是之區畧以臺省如是之議論一時廷臣爭欲殺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上黨人謂出公手時有公部下蔣應陽者於觀音經後有圖識數語諜者得之坐妖言棄市越三日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公洗沐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草手持一疏提牢主事張時雍謂囚何得上書公曰此趙高之言也盛世安得有此從容就戮傳首九邊賦絕命詞可惜復可惜報國心寸赤幾度事戎行九死衽金華甘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六

苦同士伍朝夕紅抹額扼固倚金湯師行過枕席敢請詩書帥勞苦著疆場雖無衛霍奇遁聲迹掃蕩直需時佇銘瀚海石人事一朝變頓成芻狗春繁足先鴛鴦縛手責賁獲弟子匪師貞丈人空咄嗒遂敗乃公事豈少胸中畫繫獨余數奇實惟國家厄何圖遘難來凶孽轉逆迫爲法既受惡肆毒仍誣逆蜚語紛流煽長安競大索根株相批連法吏徒擣撫蒼蒼天蓋高微誠何由格萬憤結中懷塞兌坐焚炙我心已死灰我肉已枯腊我燐騰火青我血化水碧月冷烏啞啞墻危樹撼撼孤魂依故骸羣蠅作弔客嗚

呼竟已矣惜此身九尺嶽嶽高岡松矯矯秋旻翮目炯電光熒氣轟巨靈擘衝口倒峽流信手奏刀耒左握靈蛇珠右搦雍狐戟顛倒羣策奔叱咤千夫辟文武而風裁往蹇資來碩迷途馬不違前籌箸可借只今赤白囊晝夜飛羽驛婦人寇赤幘將軍服巾幗水師本兒戲火攻亦下策援枹思鷹揚舍我其誰適試叩囊底餘猶令云何剪敵忌甘心快毒螫長城萬里壞將星中壘坼不念以君父憂何釋他日儻拊髀安得起死魄絕筆嘆可惜一歎天地白高汝栻曰廷弼任事纔十餘月遠左之頽城如新喪胆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七

之人心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鎮伊誰力也童蒙入遼官民士庶遮道而代之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功不小第其性甚急刻期鳩工鄉紳青衿役無一免又細打各弁斥逐遊客是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若勝心所激屢疏肆辨幾成罵詈實乖大臣之體功在存遠罪在任性噫兩言蔽之矣崇禎朝兵科瞿式耜爲不平上疏封疆爲重彼失事者罪固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錦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有以化貞入薦牘者何以服廷弼之心又何以服天

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而究無人敢訟言之者

嘗熊王就讞時化貞賂市人羣詢公頌已流聞大內其冤終崇禎朝不白已巳次子兆璧鳴冤大學士韓爌揭奏始收葬

鄒氏曰公生平殆始終遠事云方公之受勅也則曰駐扎山海調度三路上之諭公也則曰嚴飭兵將控扼山海是朝廷命公之信地在山海也廣寧右屯非公信地也山海固無恙也而謂巡撫棄廣寧當死經畧棄右屯當死可乎尤可笑者不死於右屯之失而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八

於妖言之條不死於經撫俱當論死之議乃先殺經而欲活撫所云祥刑是耶非耶其中機局詳載酌中

傳野抄曰獻遠東傳一事聞揆席者袖之以入貴池

涿鹿良山合舉也貴池雖有夙隙然實迎內意以內

誣廷弼賄為殺楊左諸人也不然廷弼即有罪亦鎬

化貞輩等耳何事急急殺之以合詞經筵為首功耶

論曰宋室之不競欲殺岳武穆剪敵忌以壞長城者獨

一秦檜耳今舉朝皆檜欲求公之不死遠事之克振

其可得乎予讀經畧奏牘未嘗不服其才悲其遇而

恨當事之誤國臺省之構陷也噫

少師朱公燮元

字懋和號恒岳浙江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

授大理評事遷寺正出為蘇州知府轉廣東提學副使歸省家居十年起陝西按察使分巡隴右遷四川右布政天啓元年藺首奢崇明者以宣撫司世守其土因奉調援遠出兵重慶乘釁殺巡撫司道等官遂以重慶反一呼得二十萬眾將分道寇成都時公方以入覲就道矣蜀王聞變率士民出城遮道留公公慨然以討賊自任遂反旆治兵城守二十餘日得勝兵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九

七千賊尋薄城下公誓眾登陴乘賊懈遣死士斫營多所擒斬內誅奸細外用間謀誘賊驍將來歸賊計如窘

今春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

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

牛數百頭運石穀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

中老幼婦女皆哭公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

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

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公復募敢死士以大砲

擊牛中其當輓者牛駭返走乘勢縱擊敗之

裨將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賊中遣孔之談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公卽遣之談復往至則與乾象偕來公方臥戎樓呼與飲乾象衷甲佩刀公不之疑就榻呼同臥酣寢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繼而出後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營走乾象等皆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

擢公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專委以討賊公率大兵兼程追勦定敘州復重慶賊乃渡瀘水去以餉乏不及窮追明年三月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七月遂入蘭州清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先是賊誑扇諸彝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已得成都水西安氏者與蘭接界世相仇殺宣慰司安位幼弱支庶安邦彥擅政聞蘭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遂反於水西二酋解仇相結互爲唇齒會黔撫敗沒於大方奢崇明子寅最雄狡乘勢復擾蘭公立賞格購降彛授之計令密圖奢氏而自率師出遵義爲黔聲援

晉公兵部尚書賜尚方劔收撫貴州節制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公大治兵分道並進而所遣降彛斬奢寅首來獻公以崇明不足慮遂專意討水西公建議滇兵出需益過安効良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以

絕其走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兵由晉定渡思臘河徑趨彛巢而陸廣鴨池擣其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帥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

崇禎二年仍起公撫貴州總督如故公受事則具陳從前所以坐敗之故而與之更始於是選將練兵募人屯種爲久駐之計而公復遍歷險隘周視形勢尋合滇黔蜀三方進勦而自督大軍駐六廣逼大方賊抵赤水公令守將佯北誘之潑入至永寧大兵出其後奮擊賊遂大潰臨陣斬崇明邦彥餘賊及遠近諸彝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復擁安位以抗王師公度水西山谿險阻多瘴毒難與力爭務以計困之屯兵近地焚其積窖斷其樵牧密遣人入大方燒其宮室安位大恐乞降公要以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款公爲奏請詔許之

九年移師誅五洞叛苗益翦水西羽翼由是黔中遂安自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四衛一千六百餘里皆設亭障通商旅如內地矣方蘭州初定諸將吏咸欲郡縣其地公不可惟以外四里膏壤歸永寧

衛而內四里溪險磽瘠者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世為藩衛及安氏之亂公既破降之力寢郡縣之議因上奏言制彝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洑司之地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六所近控彝地遠聯滇蜀煙火相望部曲相保彝必不敢為寇而諸將士身經百戰皆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宜即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上便宜九事文多不載上從之

龍場壩者在蘭州水西之界二酋嘗爭此地奢氏敗水西假之以居會蜀人爭功欲設官屯兵以自廣公力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十一

言不便謂內激蘭彝必死之關外挑水西扼扼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讒者謂公曲庇安氏天子亦疑之詰責數四有旨行勘而公持議益堅及勘地界卒如公議

十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廷又欲用兵郡縣之公復疏言水西有宣慰公土有各自私土公土宜歸朝廷私土宜界分守乃召將吏議以為眾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乃上奏曰臣案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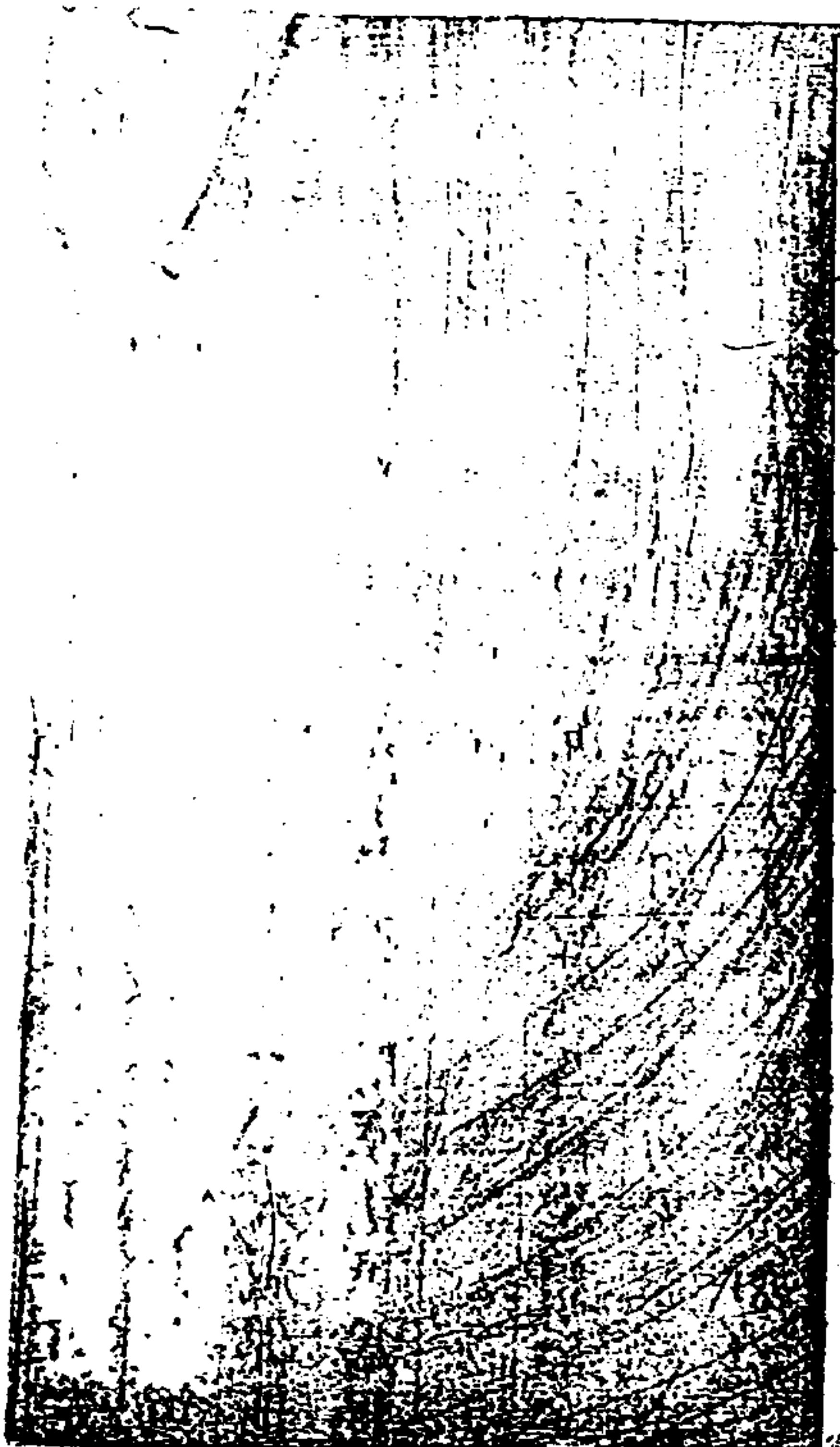
者十有七二三百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劉念臺先生誌公墓謂公沉毅如韓魏公練達如李文饒將畧大類趙營平誠然哉朝廷錄公功累加三少蔭錦衣二人戊寅卒於官天子震悼賜祭葬如禮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四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四

十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五

御史張忠烈公銓

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天啓辛酉死於瀋陽之難

初授保定推官擢浙江道御史巡視茶馬以憂歸服闋
起按江右下車問民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寮諮以吏
治得失及部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者時論稱之
時東陲告倣公上言建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能悉諳且
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彼之所長而我之
所短也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之得為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今之計職以為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下但就近調
募益以遠兵俟經畧分布屯集要害修復城堡多製
火器練習行伍且以固吾圉而厚撫北關以堅其敵
多行間諜以潰其黨然後用計乘隙期於一創以伸
中國之威若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憂有不止遼左
者不報會邊事棘廷議遣按臣非才識練達如公者
不可時公臺資已十年例不當巡方公曰急病讓彘
人臣事也遂攬轡而東經畧袁公應泰方受降公聞
而投袂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
經畧以罪孥配降人公禁止曰猶是衣冠子女何忍令

其至此遼入感而泣下瀋陽之役公先下令遷降丁
于城外賀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彼驅土填塹遂
蜂擁過濠薄暮城頭火起城內降丁應之開東門而
納敵瀋陽遂陷公與應泰及分守何廷魁三人坐城
東樓公謂應泰曰坐公尸居游魂致我無成事而死
應泰曰公無闕外責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當死於
此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
應泰引刀自裁廷魁返署驅二女二妾入井而後自
縊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於都司同知肩
日乾亦自縊公回署李游擊入見訴不得已故公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汝對我言我對誰言擁之出 責以拜公張目大
呼曰吾天子憲臣豈為汝拜又謂從我則生公大怒
曰吾義烈男子豈肯從汝何不速殺我遂令人執之
去已又以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一帥自外人舉刃向
公公引頸以受忽手縮曰送汝歸何如公謂歸亦何
顏速死為幸帥知不能奪令輿送不就以馬送亦不
就乃令二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對北闕八拜
又遙望父母四拜遂自縊一軍皆歎為忠臣棺而葬
之事聞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尚書予祭葬謚忠烈
陰子錦衣衛指揮建祠曰昭忠

公形貌魁傑美髯鬚好議論喜讀書奉差著春秋補傳
國史紀聞凜然忠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三

僉事潘節愍公宗顏

字士讚保安衛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僉事已未
殉廣寧之難

為諸生便究心時事有籌邊賦及韜畧十二對初授戶
部主事聞東事日棘公上書言援遼調兵用間之計
旬日凡數上不省遂挺身往督遼餉會開原道引疾
去即推公僉事往申明軍令嚴為巡緝取淫掠者立
正以法四境肅然陰知馬林不可共事未出師前遺
書楊經畧曰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別帥當此
重任而以林遙作後應庶其有濟否則不惟悞事且
恐此身實不自保後果如其料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四

已未三月王師四路出杜松兵先潰於渾河公監馬林
軍從靖安堡出開鐵三月朔分兵出三岔堡口翼日
抵二道關大兵進薄之林提兵以去王師復潰公及
蓋州通判董爾礪力戰死公嘗言用兵謹候太白在
午八月以後太白西向利先起利濶入明春太自在
東則不利用兵然能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師之
不出豈非天哉師出否滅首尾牽綸罔有催戰之
微聞外無統一之權公明知其必死而計不反顧竟
與二大帥俱死嗚呼亦已難矣

叅政高忠節公邦佐

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叅政分
巡道壬戌二月殉廣寧之難

初授壽光知縣招撫流移開墾荒土爲山東循良第一
入爲戶部主事陞郎中出守永平時稅監高淮橫甚
獨畏公嚴明斂手不敢肆濬濼河築長堤郡人德之
陞副使備兵天津稅監馬堂多爪牙爲民害公至計
縛之寘諸法

陞陝西叅政督兵神木爲榆林要害西酋沙計素跳梁
難馭公慎封守簡精銳又捕勦套酋數十級諸部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五

畏之不敢犯邊故事兵馬餘糧悉充道臣公費公訖
以此孰非地方膏血耶籍記入正餉誓不稍沾餘潤
丁數歸服闋備兵薊州修車馬戰具甚備清驛遞汰
冗濫以佐軍興尋乞養歸

曾遠事孔棘奉命以叅政兼僉事分巡東寧遂仗劔出
以死自誓入廣寧宵旦籌畫顧經撫不和西酋內訌
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
日大兵渡三岔河矣廣寧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
且謂請告之身可以無死公獨語從者吾一日在事
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

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於

經畧不得公知必不可爲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

入關其畧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九旬之母絕

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

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

謹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畧以明臣節外所有

隨任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

印批遂整冠束帶再拜以印綬自縊二僕高永高厚

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令地下者慟哭爭死永遂

以書付厚抱公屍仰就其綬跪自縊時大兵且迫經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六

畧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稟給厚厚
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事聞
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謚忠節賜祭葬廕一子
錦衣世百戶立祠高永優卹銀二十兩

時與公同殉者武臣則叅將羅公一貫一人羅公受知

于巡按御史方震孺從戎伍拔置叅將守西平大兵

攻西平一月夜不下砲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竟不

能克大兵招降之公大呼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

肯作投降人乎亦豎招降旗大兵怒反覆聚攻城中

火藥盡公自刎死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

兵備何忠愍公廷魁

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遼陽兵備辛酉潘陽陷死之

公以博學宏辭稱庚子魁鄉薦瓶無儲粟有以居間請者麾去之辛丑成進士授南直涇縣令發奸摘伏老吏不如就琴溪架石梁為數世利以與邑大紳忤改令寧晉義問彌昭秩滿當遷攀輪塞路去官以後兩城並思召入為刑部主政治獄平允

癸丑擢歸德郡守郡故囂競難治有豪右張國安借地稅為名幾成揭竿公授意邑令浹旬就縛特共推定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七

變才亡何調衛輝復調河南蓋以福藩就封衛輝實為孔道而朱邸建雒陽中涓侍衛瓜距新銳又非賢守不任彈壓也歷三郡著能聲丙辰擢西寧副使尋丁艱去而憾者猶煽飛語中考功法幸得常調降黎

牟守

辛酉以原官備兵寧海時天變屢徵日光加巨公申請防遠云看得天象示異有兆必先近據回鄉口報敵自入春以來修備饌馬其思逞於草青馬健之日業有其兆矣况敵將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或畏我進兵為防守之計也或併力撫順為傾口之策也彼

以乏食而甘為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奇借火器於近邊未必湊手調家丁於九塞尚逸叩關兼以三月欠糧之軍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萬一餉絕兵興是彼與軍俱敵國內與外皆危幾也本道受事月餘毫無裨補察形見影殊加杞憂乞申飭城守嚴加戒備區畫兵事與袁經畧多砥牯爭納降事舌做不可挽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潘陽陷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為民望大兵濟河請於經畧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幸未合請盡銳悉禦之又不聽未幾城陷從容歸署西向雲中拜先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八

靈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為地母我顧也懷印徐步自投於井二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謚忠愍廕一子賜祭祀昭忠祠

知縣張烈愍公振德

字季修蘇州崑山人以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

長為諸生有名讀張巡許遠傳輒擊案曰罵賊而死尚
汚賊刃我頭豈容賊斫耶其忠義性生慷慨激烈如
此

萬曆丙辰謁選除興文知縣縣故九絲蠻地四面皆口

密邇酋奢崇明窟穴崇明以朝廷徵兵援遠而叛

興文當其出押道時為天啓辛酉八月公方供事蜀

聞以九月十六夜半還而十七日土把懋龍等反於

重慶典文居民不滿百家土墉不踰三尺典史劉承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九

澤問將若何公曰督率吏民乘城死守事不可為吾

行吾志而已時公兼署長寧縣印二十一日長寧簿

徐大禮以騎從來迎公不可則請迎眷屬避之復不

可公持兩印巡城意氣如常作書授次子緄曰振德

邊令五年千辛萬苦上不得罪於天地朝廷祖宗下

不得罪於百姓今欲守而無可守之人欲備而無可

備之具惟有手持兩印以身殉國而已二兒若幸得

全惟為善以畢吾未竟之志他無所囑書畢復謂緄

曰吾生平讀史至千古難平事絕代有心人未嘗不

欷歔流涕而此非予灑淚時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臣為君死復何恨汝歸語汝兄共圖樹立以報君親

毋負我忠義家聲可也二十三日平明賊騎數千環

薄城下公手劔跨馬率弓快迎戰眾寡不敵退集城

中男女及家人登陴捍禦賊眾擁入公痛哭厲眾巷

戰死傷殆盡疾馳入署左持兩印右秉七首危坐廳

事令孺人以下人持一刃環坐後堂積薪坐側賊不

敢犯日暮賊縱火焚民舍公曰此吾授命時矣起望

闕叩頭曰臣生不能為陛下殺賊惟有一死以盡臣

節今家人舉火遂同孺人錢氏及女淑安淑慶俱自

刎投火中僕婦蘇氏沈氏長幼同焚死者九人家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十

顧美嚴英皆巷戰死明日賊目胡宗祿至火所見公

鬚髯怒張面色如生兩印在手堅不可取皆愕然曰

稱忠臣忠臣羅拜而去士民藁葬公於縣南天壇山

亭間贈光祿寺卿給祭葬立祠廕長子紀錦衣正千

戶世襲妻女祔祠

蘇蕭蕭養姪徒揚竊漢丁勤以干計前令悉置不問公

卽流配竊拐犯僧以清禍源隨招還縣民之被掠者

三百餘人奢首以金遺公公裂書責其來人拘繫之

嘗一署宜賓再署長寧在宜賓則採殿木之異材解積

逋之黔餉在長寧則夙案之株連頓清數年之劇盜

盡得諸所厝施可利百世是時同公殉難者教諭劉公希文華容人

時遠事大壞節鉞大吏無有死綏殉國者而乃得之還方小吏且舉家以焚天子哀之制曰比以疆圉多故奔潰相仍余欲慘死而施生責以大義必先閔忠而厲節教之事君爾典文縣知縣張振德五年保障撫字心勤三邑賢勞湛恩肌浹逆酋之作難數郡風靡遂登陴以授兵孤城斗絕力戰無援盡室自焚睦茲義烈良軫朕懷易名烈愍峻秩司光致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字羽林之孤異數以盼榮哀斯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十一

備於戲生吾所欲矧二十餘口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庶幾精爽尚克顧歆公居官清素將死出篋中僅得銀一兩二分與其子緄錢孺人長德化知縣春沂之女十三歲時家海上聞有倭寇從其母登高樓約曰寇至則自投樓下孺人敬諾安坐刺繡自如典文之將陷也孺人與二女皆誓死從公故公赴火益決公之婿顧推官咸正後公二十餘年死義於南都

巡撫王公三善 字彭伯河南永城人萬曆辛丑進士累官僉都御史陷賊而死

授荊州府推官以執法聞遷入為吏部郎數上疏言事與臺省抗論不合引疾歸庚申起太常少卿辛酉黔事急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時苗酋既叛水西安邦彥起而應之挾安位為名聚眾十萬以壬戌春圍貴陽且十月舊巡撫李檣巡按史永安嬰城固守永安與諸將盟作飲血歌見志掘草根煮鼓甲俱盡而援師不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十二

公受命星馳候楚蜀兵援黔迄冬十一月無至者公召諸將謂曰貴陽陷在旦夕吾輩失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柰何不以忠義自奮於是令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為左部而自與道臣向日升將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臘月不與師者公叱去之兼程而前十二月二日進母猪洞三日次新安是夜賊報至營中驚擾議退兵公曰退則齏粉耳吾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四日命劉超為前鋒抵龍頭營公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眾股栗欲止公

曰前驅當賊必無退者吾當爲後勁遂策馬而前未
一里劉超捷音至超兵遇先却超下馬斬二人持刀
斷賊一標賊首阿成最驍勇超與步兵張良俊直前
斬其首賊遂披靡公統兵繼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
衆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大兵堵截請量而
後進公曰此行畏數日糧爲必死計不能持久吾初
至賊不知我虛實宜亟擊勿失策馬先驅賊見公自
將錯愕出不意亡散奔走

壬戌正月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城中歡聲如雷迎公入
城公不可曰賊去未遠軍心未定吾大帥也豈敢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十三

安營於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賊聞遁陸廣河外
且走漢目羅希祿等上訟冤書

公上疏言安圖強梗逆我顏行元克未擒當用勦爲撫
而總督楊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公遂決意自將
以閏十月聚兵六萬渡烏江十一日次黑石賊來逆
敗之斬部將單弘化令於軍十九日賊悉衆至始出
十數騎憑東嶺瞰諸壘公下令不俟中營礮聲而出
者斬乃閉營休士賊漸下山至平地公舉礮率兵擊
之賊敗走二十三日賊復至敗之如前賊乃柵漆山
自固以老我師軍中糧乏賊以遊騎絕我樵采諸道

將請退鎮南關公厲聲曰吾有三策聽爾曹自擇一
則斬吾首詣賊降一則焚營而遁遁亦當斬吾首懸
之西峯頂上示無退志三則惟有力戰耳諸將心動
多泣下者齊聲曰爲公死二十七日昧旦諸軍向漆
山公朱衣戎冠督戰示必死顧左山頗峻麾左路軍
據其顛賊倉皇下柵來爭左山左營定番卒龔鼎發
勁弩仆一賊目陣動鼎揮長刀直前死士十餘人繼
之兩軍堵牆而進賊大敗死者無筭焚其營明日公
下令亟趨大方次草子孔復敗賊斬獲千餘賊不復
能軍我兵遂安行渡渭河十一月十九日入大方大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十四

方嶮遠阻絕爲安口千年窟穴前此漢兵未有至者
公駐宣慰宅遣人誘安位出降欲執之以購邦彥而
制府忌公功多方撓之公約四川帥李某會師大方
不至糧盡拔營歸

公駐大方日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陳其愚詐
降公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甲子正月三日發大方
焚宣慰宅還貴州陳其愚相繼隨行忽傳其愚山後
遇賊公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公墮地公知有變
相帥付家人囑令護持先去卽抽佩刀自刎公罵賊
不屈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亦死之楊述中回籍

聽勘既而監軍御史傳宗龍獲陳其愚誅之

公留心武事自家居時凡所見俠客壯士皆籍其名記

之後多為公用得其死力援黔時得邸報不肯發或

問故公曰吾正辦兵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

每苦聚訟視之徒亂人意耳其堅決如此從公而死

者同知梁思泰等四十餘人公奏捷時已加公兵部

侍郎至是贈尚書廕一子錦衣世千戶

論者或咎公貪功失律乃其解黔圍破賊圍功在西南

有不可泯者轉戰深入直抵口巢自戊午以來誰能

奮勇不顧如公者乎至以袁經畧與公同論尤為不

侔夫身失遠而甘同其亡與身復黔而獨蒙其禍天

下後世必有能辯之者吾故於公事獨詳序之以附

李翰傳張中丞之義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五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六

總兵杜武壯公松

字成青號鶴林其先崑山人世襲榆林衛積功官

至都督同知萬曆四十七年沒於陣

公少英偉慷慨負氣善騎射人咸目之曰飛將年二十

九襲總旗例加副千戶浮沉里中巡撫賈仁元擢守

漁河自是顯名萬曆二十二年火落赤糾眾將入寧

塞公率驍騎出密澗直薄營斬首十九級復糾

套騎吉能人犯定邊鹽池公從總兵麻貴為前鋒與

大戰走之擢領鎮兵坐營中軍二十三年八月貴

傲公親將兵出常樂寨與相接為陣時眾鎮兵

道遠未集皆懼公躍馬先登戰十餘合公軍益奮無

不一當百扶傷遁去棄所鹵掠萬計十一月論常

樂功進實授叅將視事如故二十七年閏四月火落

赤等人犯寧夏安定塞花馬池副總兵李崑被圍甚

急時公兄桐方移鎮寧夏公計寧去安定遠定邊去

安定近不救而陷桐且得罪乃引軍馳赴與大戰

殺傷相當亦解安定圍去寧撫楊時寧以奇功

二十八年鐵雷大舉入磚井敗之是歲請告歸三陟

別堡

居四年總督李汶與都御史孫維城鄭汝璧交薦詔以
原官協守延綏東路九月炒忽兒等七酋擁眾寇孤
山之紅崖先遣精騎禦之 大集公軍繼之再戰斬
其酋十二奪駝馬鎧仗過當復追舉其二旗炒忽子
以爭旗中矢死 號哭遁去先是公屢出寨破
不能支每入寨又輒失利去 中畏公異甚比之爲
狼以其面赭號曰紅狼公至是相戒曰慎無犯紅狼
公由是不敢窺孤山明年七月詔進右軍署都督僉
事佩鎮西將軍印鎮守延綏三十四年四月公與火
落赤大戰於安邊塞敗之事聞告廟行營進公署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督同知詹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仍予銀幣

四十二年秋吉能挾王封不得大舉入寇延綏令東
沙計等圍大柏油堡殺副將孫弘謨復令西 火落
赤分犯寧塞而公兄子文煥已爲都督僉事方鎮寧
夏禦却之九月赤謀令寧 合犯清水營牽文煥西
援而赤自以所部深入大掠公聞警自嘉嶺歸榆林
將集眾禦之赤聞而懼謂諸 曰紅狼且至奈何諸
遂引軍歸棄所獲輜重人畜赤不能止亦遁歸其
爲 所憚如此吉能自大柏歸益驕移謾書延綏言
將大攻中路挾講十事延綏大震總督劉敏寬檄公

治兵吉能聞公至遽還令火落赤等迭撓我師十月
赤等入犯靖邊公聞馳赴之至紅柳河赤方半渡擊
之斬其前鋒遂大敗赤悉奪所掠而還十一月赤等
復糾眾聚旗汗山一點沙諸處欲臨邊設伏誘公以
報靖邊之役公諜知之檄西路協守蕭捷等四路兵
自寧塞守日澗逸出赤後多持大鼓乘夜夾擊之赤
大驚不知所出遽引眾迎戰公大呼馳之遂却而潰
追奔至明水湖斬首四十二級班師還寧塞謂諸將
曰彼雖小挫計必復來宜乘其未定再擊之從間道
出磚井堡黎明與赤落部遇赤既畏公又新敗不敢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戰而退赤復集數千騎遮公柳門大小十餘戰 左

部復先奔赤軍顧之亦奔公揮親兵橫擊之舉其皂
纛 眾益不可止遂大破之斬首百七十級死傷無
算赤自是遠徙不敢出公自磚井還移降 戍靖邊
與守臣不合而敏寬顧左公功不得敘久之告歸
四十六年大兵陷撫順中外大震言官爭薦公以原官
起山海援遼總兵官已復陷鉄嶺起召公駐瀋陽總
遼東兵公益破家募死士二千人及相從蒼頭數千
人疾馳出關至潞河人聚觀如堵公裹而示之曰松
不識字武夫惟不學書生貪賄懼死耳眾見其創痕

班班然無不嗟嘆四十七年春天子用輔臣從哲言勅經畧楊鎬刻期進兵遂以二月二十日分四路出師令公帥總兵王宣趙夢麟叅將龔念遂柴國柱遊擊劉建節王詰張泰記楊欽汪海龍楊汝達一軍出南方令副使張銓監督經歷左之似贊理以瀋陽爲一路從撫順關出公自負宿將輕敵携柎械揚言曰我必生致之勿令諸將分功也大兵聞軍出獨憚公以一大將之精銳三萬騎應公先是鎬期三月朔諸道並進公以先二日三鼓嚴裝出撫順宣與夢麟阻之不聽副使銓諷之又不聽撫順拒五嶺百二十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四

平日越五嶺關抵渾河焚尅二柵半渡忽萬餘遮擊衝全師爲二車營鎗砲水急擁渡不前公爭山頭駐軍而林間伏盡起公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公及王宣趙夢麟皆死馬林絲三岔出寨抵二道關夜聞公敗軍遂譁旦遇敵至林斂衆以退復追擊之死者枕籍僉事潘宗顏通判董爾礪皆死公固與李如栢不相下及誓師謬與約曰吾願以頭功讓公公喜自負及渡河又訛傳如栢自清河進兵已全勝矣公益奮而前遂陷伏中而如栢竟全師還鎬謂公貪功輕進致喪師廷臣皆交章雪公冤請誅如栢以

謝公天啓初詔贈公及宣並少保左都督南都再建予謚武壯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五

都督劉忠烈公紀

號省吾南昌人積功官至都督萬曆四十七年沒於陣

父顯公束髮從征所至皆捷癸巳倭陷朝鮮大兵諸路並進倭遁釜山檄公督兵防守全慶又選麗兵精勇萬人令公教習訓練移王子光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阱謹斥堠以禦外侮會樞臣狃於封貢欲撤防東事遂壞乃益募江南水兵議海運分水陸四路合官兵十萬公居西路相機行動是時倭據朝鮮者七年沿海盤踞為三窟蔚山為東路清正據之順天為西路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六

行長據之望津四川為中路石曼子據之三路皆阻海為固公率所部居水源攻順天倭寨倭築寨逼海公不得遠設計誘行長通好單騎候於中途以示不疑會部下一倭千總洩其謀行長驚遁公計不就乃督諸將奮勇還戰遂大勝斬獲頗眾倭敗入釜營不復出

二十七年秋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帥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倭事始結云

播酋楊應龍反檄公督川兵先發官兵五路征討公總

綦江路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等峒素號奇險為賊首穆炤等盤據公力戰克之庚子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銳官軍夾擊公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為我獲初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罪不赦又應龍憚公威名冀首挫其鋒屬朝棟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益為守禦計奔入婁山谷婁山關萬峯插天中通一綫官軍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七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殊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公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賊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圍壓海龍圍而壘海龍圍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江鐸抵任視師督戰益急總督虞公與應龍舊檄無通賊公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詭令婦人於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規知田氏詐降

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既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圍下五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屓矣

時天苦雨將士馳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公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酋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傍徨長歎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官軍遂登圍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閩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八

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屍出燭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總督露布以聞首敘公功冠軍焉

戊申五月調征雲南恢復三宣六衛又提督陝西兵征臨洮火落赤等部裹創百戰兵不挫劔四十年建南禦彘爲寇起公督兵往勦斬級三千三百事聞於朝坐飛語廢置

戊午遼左難發詔徵天下宿將入衛京師起公都督原官抵京疏請論蜀父老集舊兵大要謂廟廊戰守之議未定將之責任未定兵之分布未定難以出關卽

火器兵器馬匹諸色破等械未備各省所調之兵馬未到新召募之兵馬全未訓練亦難以出關若輕發債事張永胤卽前車也况今邊事亦難言矣一聞驚則人情恟恟若敵在目前應事不無過於張皇敵稍退則處堂怡怡竟置之度外而綱繆不無疎於桑土累累數千言奏聞不報

公曾向黎陽王公在晉言蜀兵至始出關蜀兵公父子所習用肯與主帥同患難者也蜀兵未至卽嚴督公行立趨之出戰且預渡師期使先得爲備曰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偵知杜松最勇先設伏壅沙斃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九

馬林亦尋敗惟公漢入三百餘里連破十餘寨營亦堅忽假杜旗幟馳誘之令亟來會戰公啓營而鐵騎闌入不復可止公與養子劉招孫俱殲焉鎮江遊擊喬一琦身陷重圍力竭自縊衆解救乃投危崖而死惟李如栢全師退舍左次而還

武經畧滿武愍公桂

字 其先山東沂州人以軍功隸宣府衛起行

伍積功累官拜征西前將軍己巳冬沒於陣贈上

柱國太保謚武愍

公有勇力長身黑面弱冠起行伍積功至寧前衛指揮

僉事天啓二年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公與諸將俱入

謁承宗見其貌壯之召與語兵事甚悉因檄爲中軍

公自持廉無聲色之好與廝養卒同甘苦所部皆樂

爲用已而承宗代王在晉爲經畧決策守寧遠使祖

大壽移覺華兵修城版築既具使尤世祿孫諫以兵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十

三萬人駐守時寧遠孤懸關外與建州接諸將畏惡

之孫諫尤怯密賂御史潘雲翼疏移內地承宗怒然

亡如何公前白承宗奮請往曰食其食而避其難將

焉用臣且安皆得寧土而居之承宗悅復使大壽更

築寧遠撤公守之與道臣袁崇煥經度土功招携叛

集散亡開屯練兵不半歲迄成巨鎮

二年秋承宗敘關外勞臣援公署總兵官進都指揮使

仍管寧前衛事時大兵殺戮遼人益甚值冰膠渡河

東歸者踵接於道西 駐寧遠俱邀掠之三譴問謀

皆爲所得公憤甚言於承宗請討之遂自率兵與副

將尤世祿襲擊之於大凌河斬首四十餘級中矢刃

傷者數百人號泣西奔承宗大喜以飲至禮勞之承

宗乃自至寧前遣公等進軍深入二百餘里後大兵

破覺華島進攻寧遠公與崇煥禦之爲死守計慷慨

誓衆曰今孤城援絕欲歸無所正我與公等効命之

秋也且彼屢勝而驕目中已無寧遠城堅糧足器械

完好攻必不拔求戰不得我從而乘之可以得志衆

皆踴躍大兵以衆薄城環攻兩晝夜公悉力拒守及

攻城西隅銳甚公與崇煥謀發火器擊之殺傷無筭

又轉攻南城推板車爲蔽人持斧鑿城乃束薪加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十一

以欽索繩而燒之得稍却又選敢死士數十人夜持

火藥焚其戰車遂大敗遁去只積城下如丘所棄輜

重器械不可勝筭捷聞熹宗大喜下詔褒賚崇煥與

公等稱公捍禦孤城赤心奮勇厥功甚大令兵部從

優陞敘遂授公平遠總兵官都督同知既王之臣代

高第爲經畧稱公忠勇爲關外第一良將崇煥以爲

掩已勿善也上書盛稱趙率教而刺公之臣亦言崇

煥匿率教與公不和願勅崇煥無信讒忌以誤邊事

崇煥具疏謝罪心疾公益甚居亡何上疏言寧遠歲

地任將宜慎桂實不能調和諸將若必用桂於寧遠

而欲將士用命非臣之所敢任也上曰桂廉勇素著
挫敵有功倚任方切既忤羣情其召還更用他所令
羣臣議之臣崇煥桂率教去留久之不決乃詔之臣
崇煥捐忿協力移公鎮守山海佩征 將軍印駐劄
關門節制寧遠錦州前屯大凌四鎮及燕建四鎮仍
賜劍以重事權

七年春大兵圍錦命公移駐前屯為聲援公遂引軍而
東抵笊籬山敵前後截擊兵不得前官軍奮鬪敗之
殺戮以百數大兵熾公下令不得割級遂稍却我死
傷者亦數十人公乃令死士間道偵寧遠知城守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上

又頗得勝益鼓而前 樹白龍旗設大帳於灰
山窟籠山首山連山南海為九營綿亘數十里公撤
軍入濠少休令尤世威等整火器以待望見城東塵
起蔽天須臾大兵前來圍城公親督紅旗軍率諸將
祖大壽等迎之搏戰良久斬首過當彼昇尸焚之雙
樹堡西公與尤世祿深入手刃數十騎而公馬亦中
數矢易馬大呼馳之世威等從山東坡上發西洋大
炮擊其大營碎之大兵當者皆糜爛 不可勝計

自那至午前軍鬪不已 固山四人牛鹿三十

人遂大敗撤營去錦州寧遠同日解圍於是崇煥
言十年以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一當敵今桂等奮
勇進鬪所當無前斬名王破堅壘一戰而挫之桂功
為最宜異等錄之乃下詔大發帑金勞諸將士而進
公左都督加太子太保

公自劄守寧遠益習邊情又多收降人置麾下以恩信
結之皆願効死至是彼中嚙指無不知有滿將軍者
無何崇煥罷王之臣復來督師又盛推公請仍鎮寧
遠節制如故會烈皇立詔從之臣言時西 都令邑
失為虎墩兔所逐迫而投 其部曲有疑懼不敢從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上

者之臣與遼東巡撫畢自肅議敗之散置諸將部下
及公至前後又收二千餘人朝議大譁詔之臣且為
袁應泰王化貞之續巖關必危并勅公阿之臣不計
利害不稱大將於是之臣具疏辨奏詔切責崇禎元
年之臣令總兵朱梅遣部將陳淮率桑昂兒介所部
五千人置大典堡檄公集諸鎮散 三千人使劉福
率之置沙河堡公乃合其首目於演武場給以牛酒
資以布帛厚為慰諭而遣之安插撫循降人竟無變
會之臣坐黨逆罷公卒以招降事議召還京師會大
兵將攻錦州公牒知之檄諸城堡嚴兵為備而自與

朱梅各帥兵趨松山大兵見我備嚴則引兵襲拱苑板城鹵之公與梅各選精兵伏大鎮堡邊外親率兵移駐錦州城外軍於野大兵退乃召公還未至大兵復入公整兵禦之再戰大兵却退營高橋松山分兵圍大興堡招桑昂怒罵之發火器逆擊大兵復却公遣人入城獎諭又發火器助沙河堡降人兩城竟堅守不下朱梅亦遣兵襲之於高塔山斬獲頗多我軍失之少怒悲毀數堡去

公循至京師廷臣又言邊事孔亟公素為彼中所憚不宜置閒散之地會虎墩兔數入宣大邊邀賞西北邊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十四

戒嚴大同鎮臣缺廷推公八月復拜征西前將軍以原官鎮守大同時大同久恃款弛備視諸邊尤弱公至立嚴鎮戍設防徧歷沿邊八路七十二城堡悉却諸將餽遺革占役清冒餉明烽堠飭礮弩再月而將士凜凜稍知奉法而通政左叅議楊紹震復追論公受降人等因言桂本種恐為插所輕公恚上疏辨且請罷優詔不許上既採羣議起兵部尚書王象乾撫插駐大同之陽和插遂索無厭巡撫張宗衡令公耀兵以威之插懼而受盟

冬十月大兵入大安口薄京師上有詔趣諸鎮援兵公

遂以所部五千人兼程進時朝廷望公甚迫旦夕責

問兵部偵公師期又發帑金二萬待公與宣府將侯

世祿至而勞之世祿兵先至再與大兵遇敗而公以

十一月十八日至京師駐德勝門下城中大喜立命

職方郎丘禾嘉迎勞給萬金檄戶部予餉使遄往援

通州聽閩部孫承宗節制而上復有詔留公與袁崇

煥犄角大兵來攻公發大砲擊之殺數十人砲息復

前公令軍中大砲與城上砲并發得却公以所部降

丁奮關公身中二矢部率多死傷大兵亦稍畏公會

祖大壽以遠兵感之得遂退三日大兵營門外正街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十五

公與大壽合兵禦之砲發死者十二三公與大壽

追擊大破之上聞公傷使中官齎牢醴慰勞冷以饒

城少休又二日攻城益急令公率家丁乘羅城守備

是時公軍駐西北大壽兵駐東南京師恃兩將為固

循拜公為武經畧總理諸鎮援兵督宣大兵駐安定

門公固驍捷敢戰所部降丁頗恣時乘間擾民偽為

邊裝入邨落因掠貲以歸公不能問上以承宗言出

馬世龍於獄使為將公不悅承宗懼其相軋下教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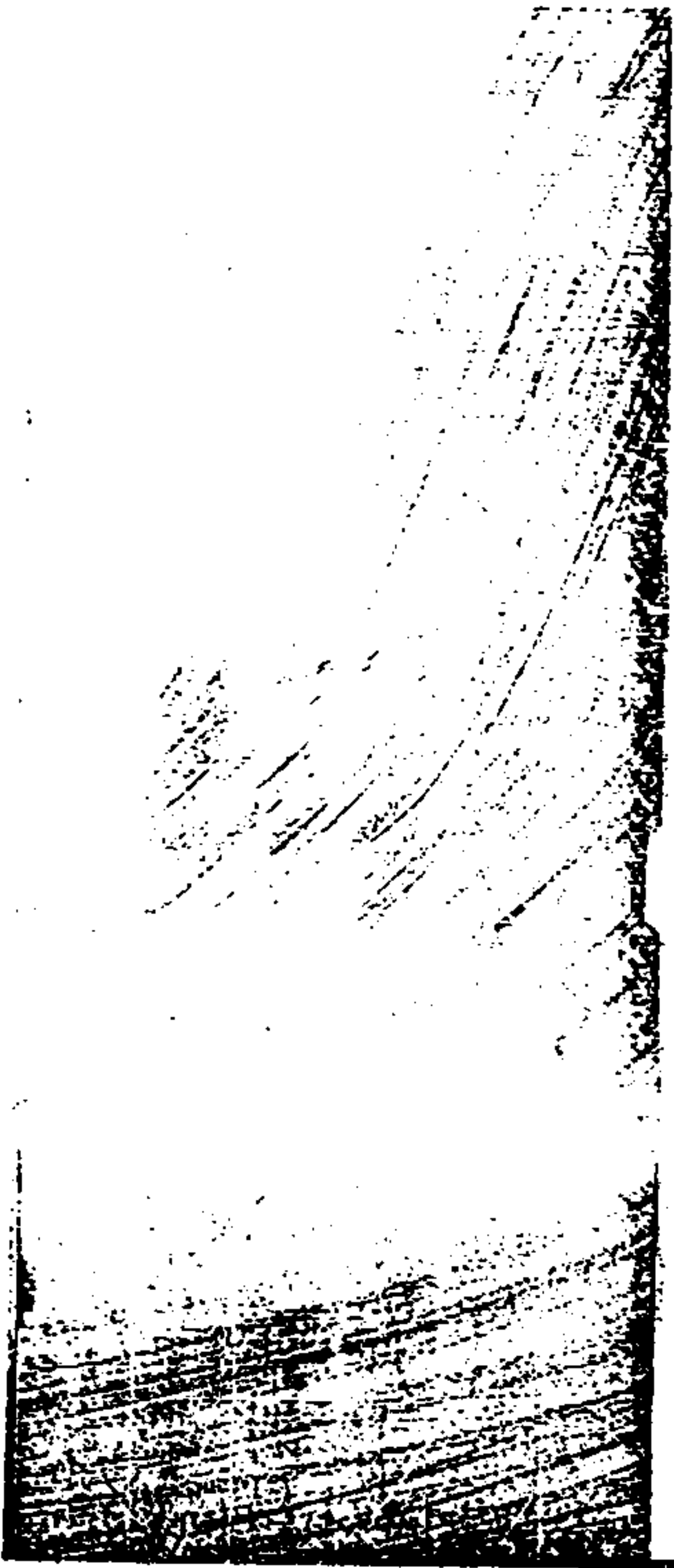
解之公乃止乃用申甫為副總兵甫所募多市人未

習戰公軍益侮之夜發矢驚其軍有死者監軍御史

金聲以聞上亦不問亡何公與大軍戰安定門下敗之亡其一貴人已而上遣督師袁崇煥下於理祖大壽以遼東兵走事益急兵部趣公出師公乃請調昌平總兵尤世威爲援許之趣戰益急以十二月十六日進師公以師期已泄遂與黑雲龍孫祖壽麻登雲等以十五日暮進營河口諸將議爲方營公不聽爲長營列河上十七日大兵零騎誘戰發砲殲之已而全隊至宣大兵倉皇不能支遂潰大兵東西擊首尾不能救公與祖壽戰死登雲遁還雲龍爲大兵所得六日始得公尸又三日得祖壽尸兵部以聞大兵退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歸柱國太保蔭一子世都指揮僉事謚武愍



都督張莊節公可大

字觀甫號扶輿其先德安孝感人世襲南京羽林

左衛千戶萬曆辛丑武進士官至左軍都督府管

府事吳橋兵變自縊死謚莊節

歷官浙江都司分守瓜儀貢船被劫於帆山公計擒其

魁徐少山陞劉河遊擊陽電參將會有征黎之役與

總戎王公鳴鶴用黑番為嚮導入其洞平之調寧紹

駐舟山倭再入犯公擊破之於五罩湖於茶山於潭

頭加副總兵築城立楔居人德之歷南京錦衣衛掌

堂南京右府僉書管府事提督大教場總理水陸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務

鎮守山東兼防海總兵官時為崇禎元年自三方布置

議起而登萊為神京門限主客兵雜處新舊餉兼支

繁猥無緒公至首定經制汰冗冒水上則立海防左

海防右并標中三大營為汛守內地則止留步家丁

一營馬家丁一營并陸左陸右二營為城守歲省金

錢二十萬會裁登萊撫鎮兩臺疏保公暫管登萊協

守事而開府如故報可自遼士淪喪議者謂恢復必

先四衛而復四衛必先旅順於是或議扼南關嶺或

議築長城島公以鹽場口居兩山之間其隘可守外

距木羊城二十餘里內距旅順關十餘里首尾易顧
更設銃城於黃金山最高頂彼不敢與我爭金州矣
遂決計城之

高麗貢道舊繇山海關遼陽失後改繇登萊公以麗船

往來內地奸宄易生請令從覺華島登陸仍繇關門

入二年妖賊作亂眾至萬餘圍萊陽公擊破之焚其

六砦

大兵入公率山東兵七千勤王陞都督同知明年還鎮

四年劉興治叛公遣裨將陳治學等擊斬之大兵攻

鐵山諸島公擊却之陞右都督其冬改南京左軍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督府管府事

吳橋兵變破凌縣等城公提兵會勦巡撫孫元化往

撫不聽公遂分城而守城陷公守水城知不可為解

所佩大將虎符授旗鼓吳振姬間道歸山東上之殺

其妾陳氏自縊於署之太平樓公季弟可度與仲舒

鹿徵以公樞及母太夫人繇海抵天津疏聞下部議

覆賜贈廕祭葬建祠特祀謚莊節

公長於詩文所述有錦衣衛志等書公弟可仕字文時

以字行改字紫淀為諸生通曉掌故范文貞公在南

京廷之講防江戰守之策次南樞志一百七十卷家

宮城之側國破後蕪為兵屯因徙秦淮之南編國朝
布衣詩一百卷居甚困窮而志不屈後公二十三年
卒於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五

總兵曹公文詔

字 大同人積功至大同總兵崇禎八年戰沒
于真寧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

初隸馬世龍麾下為軍鋒崇禎元年府谷民王嘉循反
破延安清水堡殺孤山副將李釗六月以公代之嘉
循尋陷府谷據其城與官軍屢戰延撫洪承疇進剿
賊窮送還縣印退保大小寬平等寨十月二十日再
陷清水又陷府谷兵至走之遂渡河西入總兵王國
梁遇之誤焚紅衣礮官兵自亂河曲陷嘉循據之檄
公副杜文煥往賊堅守官兵絕其餉道會寧寨陷文
煥家破宗人盡殲遂留公圍城而拜表西救兵部調
保定尤世祿為山西總兵官以文煥世祿麾下多將
材自汪士任以下十餘人皆敢戰乃王嘉循以三千
人出掠方裕昆敗績於櫻桃鎮又白雄戰歿虎大威
尤勝龍皆重傷世祿虛張首功塞上意以此威望大
損明年四月公破河曲嘉循遁去二十四日由岳陽
入屯留長子境二十七日從高平之長平取山徑至
沁水坪上村西南行入陽城北鄉知縣楊鎮原固守
賊從李丘長灣村而入南山六月初二日嘉循夜飲
醉虐其下左右殺之以其首獻公八月以公為臨洮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五

總兵公同平陽道郭竹徵追點燈子於河津稷山爲秦撫練國事所破渡河入晉公大敗之于桑落鎮又敗之于霧露山賊退屯石樓縣之康家山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伏兵于舍峪以降丁賀思賢爲導九月十八日守法渡河襲之點燈子出不意裸身提刀欲戰思賢識其聲直前砍之乃斃是時練國事圍李老柴于中部賊黨郝臨菴劉道江自慶陽來援未能卽下會公殺點燈子奏凱歸秦遂與榆林道張福臻合兵攻賊誘李老柴生致之一鼓而下中部傳老柴磔都市十二月公奉洪承疇檄五路進師勦宜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四

綏清米四縣之賊大戰敗之追至祁家高梁丑山掃地王授首

五年三月賊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等屯萬人于鎮原之蒲河練國事檄總兵楊嘉謨及副將王性善等扼險設防而承疇率公以臨洮兵三千從鄜州間道來會戰于西濠拔其三屯斬首千級所將卒得杜三楊老柴餘衆南奔奪武安監破華亭攻莊浪公與嘉謨遣都司靳國香游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等追至張麻村大戰賊遁入高山會性善之兵亦至又共追之于咸寧關賊披靡尚有衆數千趙光遠阨陘不

得往漢南由長寧驛赴張家川而公又從隴州至縱反間以亂其心賊內自疑剽刃紅軍友官軍從而乘之鑿水洛城西大呼摧陷賊走草唐毛山以望官軍官軍爭山不得上變蛟躍馬凌其顛將士奮勇砍殺寧寨餘賊殲盡給事中呂黃鐘請專任文詔以晉事以寧武兵習于逃分其兵三千命公將之七月賊可天飛圍合水東關左光先率衆巷戰公以千八百騎往救至花門寺聞礮聲疾馳賊匿精銳山谷中用千人來迎且戰且却抵南原伏四起城上譁言曹將軍沒矣文詔瞋目持矛左右衝突萬衆殊死戰士望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五

見氣百倍表裏夾擊賊大敗僵尸蔽野初十日再戰銅川橋文詔身自陷陣衝其中堅賊互相踐籍投崖墜死者無算會楊騏以固原之兵至公與甘肅總兵楊嘉謨寧夏總兵賀虎臣同破賊于甘泉追奔五十里斬首七百八月初八日督師洪承疇次平涼宣言降者勿殺散去數千人追至何家老寨陣斬可天飛李都司二賊白廣恩降

六年正月賊分七大股股萬人或五千人圍孟縣殘忻州窺定襄踐五臺於是公遵奉合勦之旨再渡河入晉率艾萬年李卑殺賊一月五捷太原無復餘孽

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晉撫許鼎臣奏流寇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就殲者十之五解散者十之三所存西賊萬餘遁濟源山中今分東西進勦自可計日奏功按巡御史范復粹上幕府軍功斬級三萬六千六百有奇公功第一楊嘉謨次之王承恩楊騏又次之無何中州告急調公爲援四月解涉縣圍五月襲賊于偏店賊敗走墜死崕谷無算七月改大同總兵初公在洪洞與劉御史失懽御史適按豫遂捃拾糾之公殺賊太行山中御史相見于懷慶是日蜀帥鄧圯敗賴公力戰大破賊甫解甲而御史語言輕重不合公拂衣起面叱之廷議謂公怙勝而驕量移大同尋有兩縣失事文致論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五

八年吳姓撫晉上書追訟其功承疇亦請賞公責其後效帝起爲援勦總兵俾從承疇承疇聞鳳陵有變出秦布置而流賊畢集于秦關中大擾承疇反顧根本四月二十七日次靈寶公從南陽至承疇以賊屯南雒兵至恐先走漢興官軍由潼關入反在賊後乃舍公由閩鄉取山徑至雒南商州直搗賊巢仍從山陽鎮安洵安馳入漢中過其奔逸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會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

之公至商州以五月初六日追賊抵金嶺川賊據險出千騎逆戰參將曹變蛟力鬪諸營競起却之斬九十級俘十九人變蛟公兄子也賊中聞大小曹將軍皆怖懼賊轉圍鳳翔平涼承疇自盤屋郿縣渡河抵岐山公至自漢中賊大勢盡向靜寧秦安清水秦州間衆且二十萬六月十一日官軍值賊于亂馬川每戰失利總兵艾萬年陣沒承疇在邠州憂之不知所出公知萬年死拔刀砍地瞑目大罵曰鼠子敢爾卽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足辦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赴淳化以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六

五

將軍後勁公乃以三千人自寧州真寧往二十八日于真寧湫頭鎮遇賊曹變蛟爲前鋒直前衝賊斬級五百有餘乘勝窮追三十里公自率步卒殿後賊伏數萬騎四起合圍飛矢蝟集賊不知是公有帳下卒被縛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丁識之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之益急公力屈不能支手擊殺賊數人轉鬪數里拔刀自刎死游擊材官沒者二十餘人承疇爲之請卹詔復原官贈太子少保蔭一子外指揮僉事祭八壇造墳安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六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七

大學士文肅公震孟

字文起號湛持吳縣人天啓壬戌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卒年六十三南都補謚文肅

年二十一舉萬曆甲午賢書東躬砥操日誦一編絕跡城市尤嚴竿牘之戒一時有真孝廉之日時海內名賢若高忠憲顧端文俱引重遠近清流或千里命駕或北面執經坐無虛位戶無停軌以公車久次人擬之如張文忠孚敬未第居羅山時而行義過之壬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七

始成進士廷對賜第一及第臚傳之月惟聲動輦轂朝野皆為得人慶

熹廟初元衆正盈朝天下想見太平既而外廷有借道璫以指鹿始禍者因禁講學與黨議鄒忠介馮恭定兩公以次竄逐公上疏請講學勤政謂嘗人之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頽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今昧爽臨朝寒暑靡撤政非不勤而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僅如傀儡之登場則聽明何由開暢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而史臣進講舖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則睿智何日周通

皇上之精神既與羣臣不相決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於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炤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豈若輩所能解至於中朝舉動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警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為永鑑夫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削籍歸農策蹇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於璘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甚於三公九卿也天子所以厲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於袞冕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疏上中外側目要逆璫取內旨重處摘疏中傀儡二字激聖怒謂公出位妄言藐視朕躬當予杖賴閣臣與講官禮部尚書盛公以弘等力救始獲改批降二級調外未幾竟以顧同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七

獄削公官

烈皇御極充日講官公之在講筵也以帝王之學必以經術經世故反覆開陳務切時事上每為改容嘗講君使臣以禮力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啓猜疑上傾聽久之罷講即傳旨釋前司寇喬允升副憲易應昌於獄又因講筵上疏謂國步方艱

大小臣工當為在山之虎豹不當為處堂之燕雀當為朝陽之鳴鳳不當為抱葉之寒蟬當視國如家除克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疏上報引

故事經筵說書置春秋禮記歷朝因之神宗曾命官專講禮記為緝熙盛事上從乙夜覽春秋以為有關於撥亂反正命特選專經者進講公久以春秋著名輔臣以公名上講至宰啗歸賜傳啗禮也當缺上冷補贖公乃悉言啗位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上領之既奉御筆宰啗一章正見當時朝政失宜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舉朝皆知宸眷有屬枚卜將舉上遂諭吏部上公名為超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是年乙亥七月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七

公念孤忠特拔不緣他途內應外援一切謝絕歷陳致亂之源有四一日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曖砥柱莫挽於狂瀾二日堂陛之地欺猜愈淡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東濕之困三日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煩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冤痛之聲下徹於地四日將無紀律兵無節制故民間有流賊如梳官兵如櫛之諺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秦

公而強分畛域日尋干戈加膝墜淵總緣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畧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悞各撫分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神人怨恫幽明悲憤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拾人心以遏絕寇盜無徒養癰不決弛瑟不張俞弗無聞而但云已有明旨方圮既極而尚言戴罪立功臣恐忽悠悠將安底止疏入漢中溫輔之忌時方撤鎮守中官罷內操多歸功於公於是新參居功之譖聞於上遂以漢文中公入直僅兩月而罷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七

公初入直溫輔有票擬必請正有改必從公曰溫公處懷乃爾何云奸同官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淡何可信越數日溫輔知其疎凡公票擬徑抹去不用公拍案大呼以諸疏擲溫輔溫輔亦不顧未幾許都諫者卿被謝冢宰陛糾擬旨為民公力爭之不得日言官以革職為榮溫輔持其語入奏并吾騶罷之公通籍十九年立朝不滿三載憂謗畏譏十居其九然公天性恬淡夷猶曠遠丘壑之好老而不衰歸甫六

月而姚文毅卒公哭之慟居恒輒獨坐嗚咽正寢寤
日長逝蓋崇禎丙子歲也生平律身清介歷宦以來
負郭不滿數頃身沒未幾諸子已家徒壁立所著有
姑蘇名賢小紀蓋吳中文獻所係云南都補謚文肅
公入都與庶常劉公之綸語甚相得及陷沒議謚公格
之曰劉元誠以一書生特恩授侍郎死綏正其分也
乃止

故事新蔡入直後以名帖及禮帖致司禮大璫璫亦來
答時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托其姪中
書某轉致許公霞城盛稱曹向慕之切且云舊例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七 五

循相通後當在上前左右之許述之於公公曰無論
素不與若輩往來且授同事以口實卒不聽未兩月
流見逐矣淡服公之持正而嘆當時揆席之難居如
此

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

字克繇號對揚武昌江夏人萬曆丙辰進士廷試
第二人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癸未
死於寇難上下禮官議卹會國變不果南都追謚
文忠

父亨陽先生人倫師表終歲樂饑嘗以雞豷易米度歲
公癸卯登賢書書太公堂聯榜之云當年雞豷無忘
念此日兒童勿妄思公爲諸生與熊公廷弼同受知
於督學熊公尚文或問二公優劣答曰賀生夏瑚商
連也能生干將莫邪也後其言卒驗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七 六

熊公領解額公下第督學召公自爲三年膏火計公毅
然起立曰某卽倖雋不敢負生平竿牘戒况不倖乎
若少分師橐中俸金則不敢不拜督學益歎服割五
十金以贈

癸卯捷賢書屢上春官不利謁選署應城諭刻苦廉儉
以作人爲已任後罷相歸嘗語人吾別歷清華至入
政事堂平章軍國無一事足報大官者惟寒毳七載
實心實事庶幾免素餐譏耳

丙辰進士及第除編修壬戌分試得無錫華吏部允誠
公素與熊公志趣不合東事敗當宁多袒撫罪經楚

紳滿公朝薦梅公之煥等為經畧頌寃疑公意有異同公艱然曰誤矣吾與經畧幼同社壯同朝諠切同舟第以芝岡過於自用每相規切此何時也乃以小嫌廢公議乎論衙門當以某居首即援筆立草數千言詞極慨慷而經畧已不可救矣

逆瑞慕公重望搆公附已湖廣建逆祠諷公作上梁文公正色拒之會推南畿主試矯旨削籍

崇禎初起南祭酒尋陞少詹協理府事丁亨陽公艱廬墓三年陞少宗伯轉少宰尋進詹事教習庶常陞禮部尚書是時烏程虞山攘臂爭爰立公屹不為動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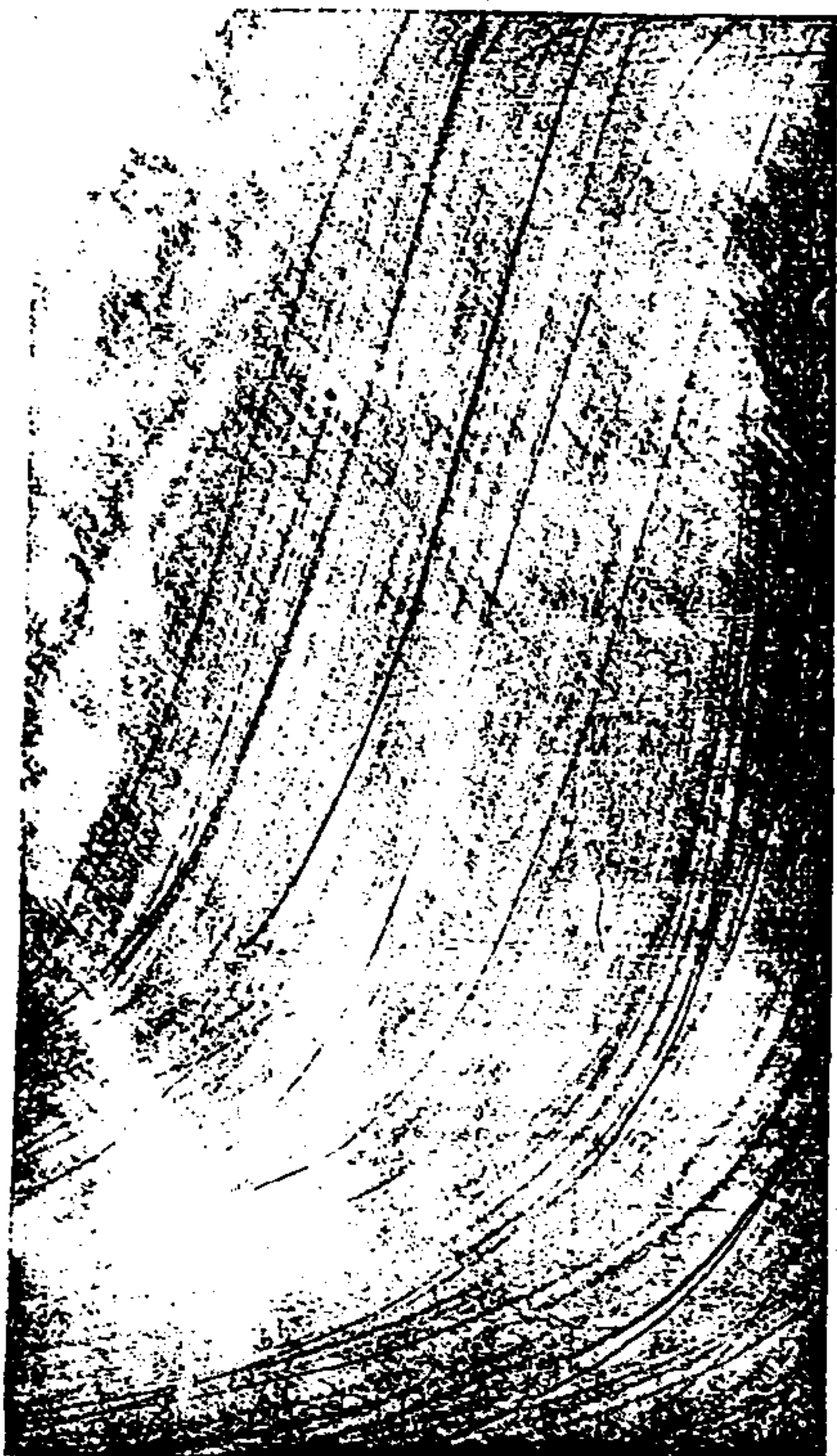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七

語人曰黃扉何地而相持為市閩之所即不顧名節如國體何

丙子奉旨入內閣蓋特簡也公務絕黨比存大體密勿効忠不敢告人如救黃宮詹道周薦謝尚書陞與論允協戎寅致仕天子遣官存問後二年再召時他應召者賓客招搖舳舻相望郡邑望風迎謁筐篚纍纍一晏費數百金公刺一敝舟揚帆徑渡關津之吏欲物色江夏相公舟不可得已知其去且久爭噴噴嘆異上頗廉得其狀故益心向公公見時事日非與首揆不合亟請歸慰留至再竟不可強乃召便殿宴餞

公感恩悲泣伏地幾不能起上亦惻然動容賜冠履坐蟒遣官護送癸未獻賊破斬黃鄂城公以死守勸當事其門人大治尹如翁特挾一僧帽袈裟微諷之公以見危授命對賊既入城公詣楚王府擬奉王同殉而藩府已為賊據王不知所在公被執欲索見獻賊嘆血罵之賊不許於是整衣冠北向再拜投滋陽橋下死屍沉百餘日不壞夫人危氏子覲明光孫三人子媳曾氏陳氏皆死之一僕蒼命相依七日而死合門就義者二十餘人事聞上震悼命禮部優卹未及行而北都陷南都始予謚文忠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七



大學士范文貞公景文

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拜東閣大學士殉甲申之難南都贈公太傅謚

文貞

崇禎十七年三月丁未賊陷北京烈皇帝身殉社稷文臣死難者二十一人內閣惟公一人初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獄多平反時直大饑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萬計

已未擢銓部庚申署選事時光廟登極旬月中公所推轂皆先朝黃髮甲子逆闖盜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七

九

士節謂天地人材當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皆剴切為時所忌南樂相以鄉曲故欲招之公卒不可急解綬歸時公父南寧公官南膳部預告所知曰吾子決不為中官作奉行吏已而果然公父亦以不拜逆祠拂衣歸里周忠介被逮經吳橋公洗橐贈之禍幾不測

崇禎初起太常寺卿尋開府中州已已烽火薄京城公聞報即督兵入衛加兵部侍郎移鎮通昌復改南大司馬參贊機務時賊在英廬留都岌岌公定營制治

樓船練火器屹然保障於是有援池援滌援廬之師江浦之役賊焯焯江水不敢以片羽飛渡懼公故也武陵相奪情黃公道周等以論劾得罪公疏謂皇上此舉不過欲安輔臣之心冀收其用耳然輔臣以豪傑自命亦知違清議摧衆望則不能出而成功容言者則輔臣之心自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漢廷戇直莫過汲黯淮南寢謀實賴其戇如公孫弘乃發蒙振落耳疏出被譴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七

十

復起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大學士時賊勢孔急公中夜涕零曰身為大臣不能仗劍為天子擊賊雖死猶負國前二日召對公飲泣入浩至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或傳車駕已出公賦絕命詞有翠華迷鞠露淮水漲煙澗之句猶冀幸南都也隨拜闕呼號投井死時尚未聞鼎湖之信而公決然一死蓋其志素定豈懷濡忍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為哉所著有師律戰守等篇南都贈公太傅謚文貞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八

尚書李公騰芳

字子實號湘洲湘潭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崇禎 年卒

改庶常才名冠一時爲文喜精思探微至忘寢食與同館崑山顧公天竣相友善詞林故事多詩酒奕棋示清貴公與顧公獨留心經濟以異日救時宰相自任方公爲庶常太倉王公錫爵再入中書三王並封議起長安鼎沸力詆太倉有異謀太倉憤甚公密具一啓草朝房面投之大畧言聖明在上議者過爲杞憂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十八

公苦心疑爲集菟此皆妄也但聞古豪傑將欲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以我始之以我終之則不難聯其迹於一時而終可以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墮公功而罪公爲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太倉讀訖爽然曰諸公嘗我我無以自明故憤憤子言美願受教但謂我子孫之憂我每揭皆手書

原缺

禁中跡甚明也公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帖傳示天下乎太倉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鄴侯皆用權公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稱摘瓜辭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以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爲太子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諍爲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亦何嘗請與趙王並封且行權者必大智人委曲婉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太倉不覺淚下公趨出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二

時太平日久邊防廢弛文恬武嬉公獨料立菟樂浪間當有變起因草總督三邊李汝加少傅制其末曰自昔中外之強弱皆以人才爲盛衰今彼不生才之時宜我有久安之理但天意難必人事宜防况爾久歷邊陲卽當召還禁闈爾爲曹瑋若有英物如元昊豈不先見爾爲呂蒙若可代卿如陸遜亦當密聞蓋以文託諷冀幸當事之一悟也然卒以此得忌顧公天峻爲言者所攻公上疏暴白誣枉力爭不得因言臣與天峻同官同志學術文章互相砥礪天峻污則臣不獨潔天峻去則臣不獨留遂與俱解職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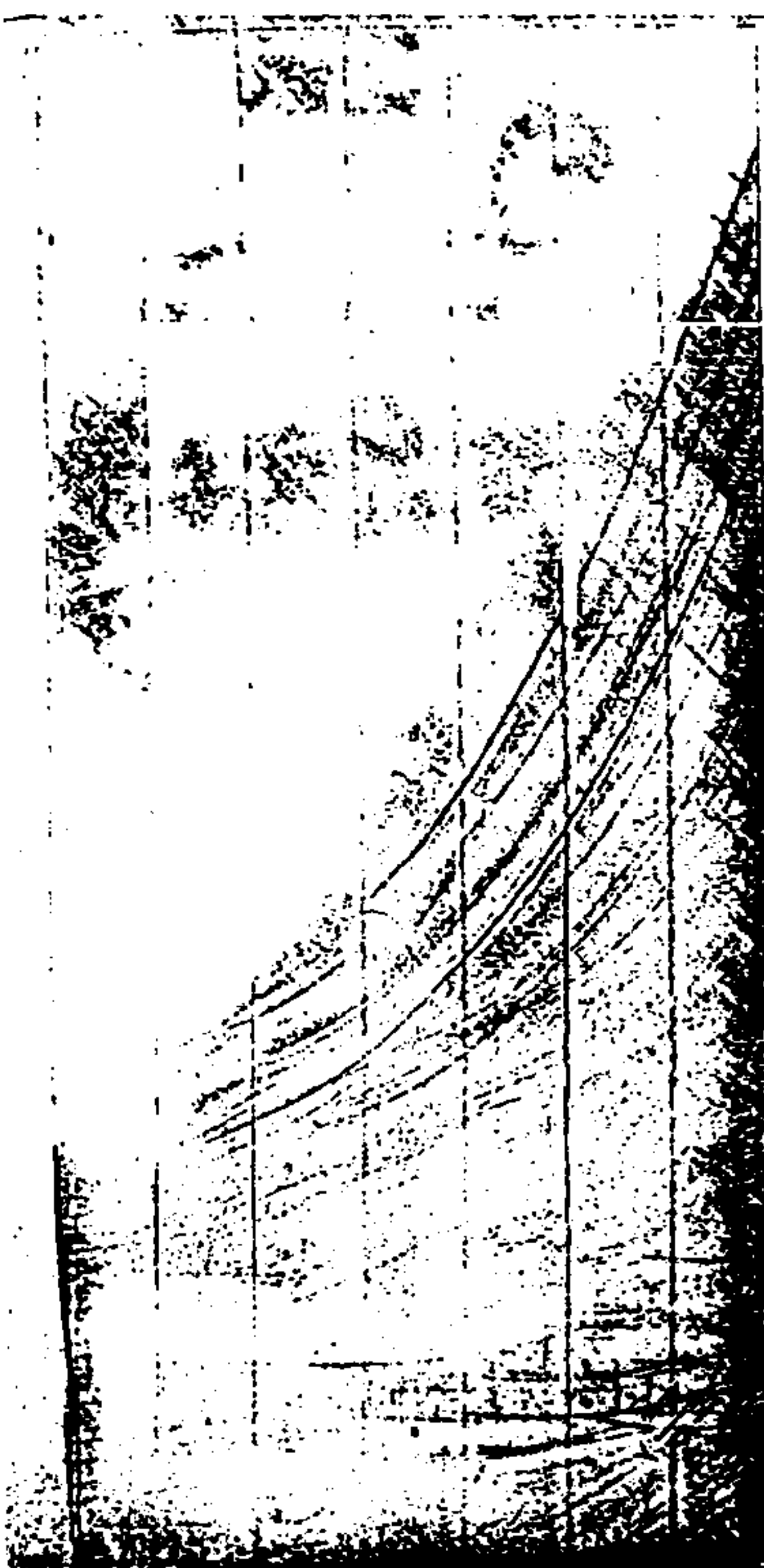
者并錮公於家

十餘年稍起爲南司業歷光熹朝累遷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會逆璫切齒楚人尤畏忌公削公籍崇禎二年起公原官尋正位宗伯奏除宗藩請名請封等費搜剔科場舊弊以聞卒贈太子太保廕一子

公與王太倉書委婉中的故太倉亦樂受之遂自認三誤堅請豫教迨辛丑冬東宮冊立禮成上遣官賚勅存太倉於家有知卿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之論則知三王並封上別自有隱衷非太倉意可知而論者罪爲尸謀不已甚乎自聖諭出而太倉之心事可以白於天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



侍郎鄒公維璉

號匪石新昌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授延平府推官入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趙高邑為家宰

改調吏部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吳才宋明時公

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時服

其正魏瑞忠賢不法楊忠烈漣擊之不勝公疏言皇

上之於忠賢豈真是非舛誤不過愛其小忠小信不

忍割棄耳夫至罪狀既盈即欲不割棄不可得矣王

甫侯覽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

一不誅且人主即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為割棄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四

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

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之士

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未又

言黃扉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安可自處於商賈

劉健謝遷韓文之後哉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為法若

為胡廣趙戒國亦危矣臣願宸衷穎悟煥發優詔獎

勵以旌直臣并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據律

上奏武赦而不誅亦令謝事退閒庶人言可息宗社

可保矣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初起

南道叅歷太僕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既履閩疆嘔心竭力廢寢忘餐以救時艱凡察吏安

民禦盜實政不可枚舉而銅鼓嶂石屈寨等之

役血戰八晝夜俘斬數千級時稱大捷當國者忌其

才噪而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予告歸尋卒於

家

公正直廉介歷官內外清絕一塵為司李掛冠以救實

子偁之賢而不肯從巡撫以羅織敢出檄以阻袁一

曠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寧失考選而勿受有

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不為妖人之朋比一官度外

進退介然居恒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貶損何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

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錢

在吏部不受外吏一刺與人交磊落如千丈松不可

企及而披肝吐腹胸無纖滓卒之日貧無以為飲輿

論惜之贈兵部尚書

侍郎李公繼貞

字平槎號散尹太倉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初授大名推官以廉介稱丁母艱服闋起兵部遷職方郎武弁黜陟一以公有請托者弗應天啓甲子典試山東以策語忤權璫丙寅春削奪屏跡城隅讀書講道足跡不一至公府璫黨數移牘招之公拒弗答璫怒甚以他事構公業同文文肅震孟矯旨提問緹騎已遣抵涿州會同鄉御史陸公獻明竭力爭之得免崇禎初補原官清執彌甚時陽美當國與公為同年交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六

有總兵官應呈御覽者嫌稍後托門人某某囑公首列公堅執不可正色拒之曰繼貞不奉命必獲罪刑部獄中甚寬廣可容繼貞也陽美領之嘗召對稱請有惟爾清慎之褒

三年延綏告饑公請賑疏曰皇上以數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嘗供所獲不止數十萬金錢也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董搏霄人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勅省直援納事例及贖錢俱輸粟入邊不許折銀酌量

脚價低昂其值使輸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而依賊之民必散賊不就降即就縛耳

四年春再覆延撫杜鎮疏曰賊勢燎原延撫洪承疇秦帥杜文煥各以本地為急西馳不復東顧疏請撤王承恩還鎮夫入衛西將之宜撤回臣部籌之久矣不獨王承恩宜還鎮延綏雖楊騏亦當還鎮固原也不獨二將宜還鎮其部下之兵亦宜隨之西還非以逸之乃所以用之順其西歸之性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鎮必爭效命秦中撫鎮既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倍賊當消沮而後乃可勦撫並用撫非撫賊撫吾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七

饑民之從賊者也已從賊者雖多尤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其束手就斃乎撫臣請留站銀止可權給饑軍安能及民宜如神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東省之法一以宣布德意一以安輯流亡必得三十萬石之粟以往在附近州縣稍熟地方賢有司設法糴買運至近賊處所盡心賑濟賊就撫者給以耕種推誠安插如此則民之已化為賊者將還化為民而將化為賊者且永不為賊賊黨漸散賊勢自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矣此費應在戶部戶部有則宜立

發無則亦宜力請若戶部不請臣又不代為請日復一日殘破愈甚將費數百萬不能收拾人民逃竄東作盡廢延西平汾之百萬錢糧歸烏有矣雖增兵增將何救於事哉度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有出無入之費孰得當有不俟臣言之畢者矣疏入上方令王承恩還鎮遣御史吳牲以十萬金往賑而藩王以下捐助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

七月因遣楊嘉謨還鎮公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携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八

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勅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時吳編修偉業初登朝公談及世事輒太息曰賊初起得十萬金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於前非三十萬石不可主上以國用匱乏慎惜金錢雖下手詔命帝使所齋止此如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公清練有識其先幾料得失歷若指掌上召見賞其有執

累陞天津巡撫天津城內故無水有井水皆作五色毒不可飲飲輒病公為相其水道通泉衝引海水灌其

中而曲折之民因以得免疾時邊警日迫公屢疏請預防中有旂杆夜鳴刀鎗出火勿謂臣今日不言之誤言極剴切上為動色後擢兵部左侍郎會烏程秉揆其黨有忌公者尋告病未幾卒於家詔贈右都御史有奏議文集詩稿未行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八

副都御史張清惠公瑋

號二無武進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年十

少孤貧家徒四壁嘗與巢刺史之梁就學外塾取糠粃自給不足則忍饑往還不輕就人一飯蓋秉性介特如此

壬子秋領解額公不色喜布袍草履居然龍泉巷內苦書生兩上公車不第閉戶力學不一至有司庭

已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辛酉熹皇初立行大婚禮取給太倉出納浩繁餘羨流溢一時望爲金穴大司農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

欽以公典荒鑰公謝不可於是清譽滿長安擢公職方司旋進正郎故事每推總戎一人可獲暮夜金數千公在事數月獨懸缺不補當事心儀公將命公典天曹啓事託所知道意公視時事多艱且恥由門賈以進復力謝之

督粵東學政粵東風俗侈麗甲於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貝雜置左右公一切屏去獎才雋拔孤寒桂請託士風不變會省城請建逆賢生祠其上梁文例出督學手公遂拂衣賦歸來清風兩袖橐中無粵東一物授徒里中蔬食菜羹研朱點課有三家村舉比所不

能甘者公從容講授忘其身爲賢人時論翕然歸重

庚辰起應天府丞時南畿旱蝗交作民不聊生公目睹

道殣傷心殞涕拊循賑恤不遺餘力辛巳召入爲僉

都御史烈皇帝痛寇盜縱橫皆貪吏腹削賄賂營求

驅之走險欲亟拔清貞絕俗之品師表百僚遂擢公

副都御史公亟上風勵臺班疏謂懲往正以鑒來垂

戒亦當昭勸今極貪則原任巡按蘇松御史任濟極

廉則原任南道御史成勇勇與臣從不識面但已卯

家居聞勇被逮士民泣送者萬計至百里不止後入

南都始知勇在臺不濫准一詞不輕批一贖不輕受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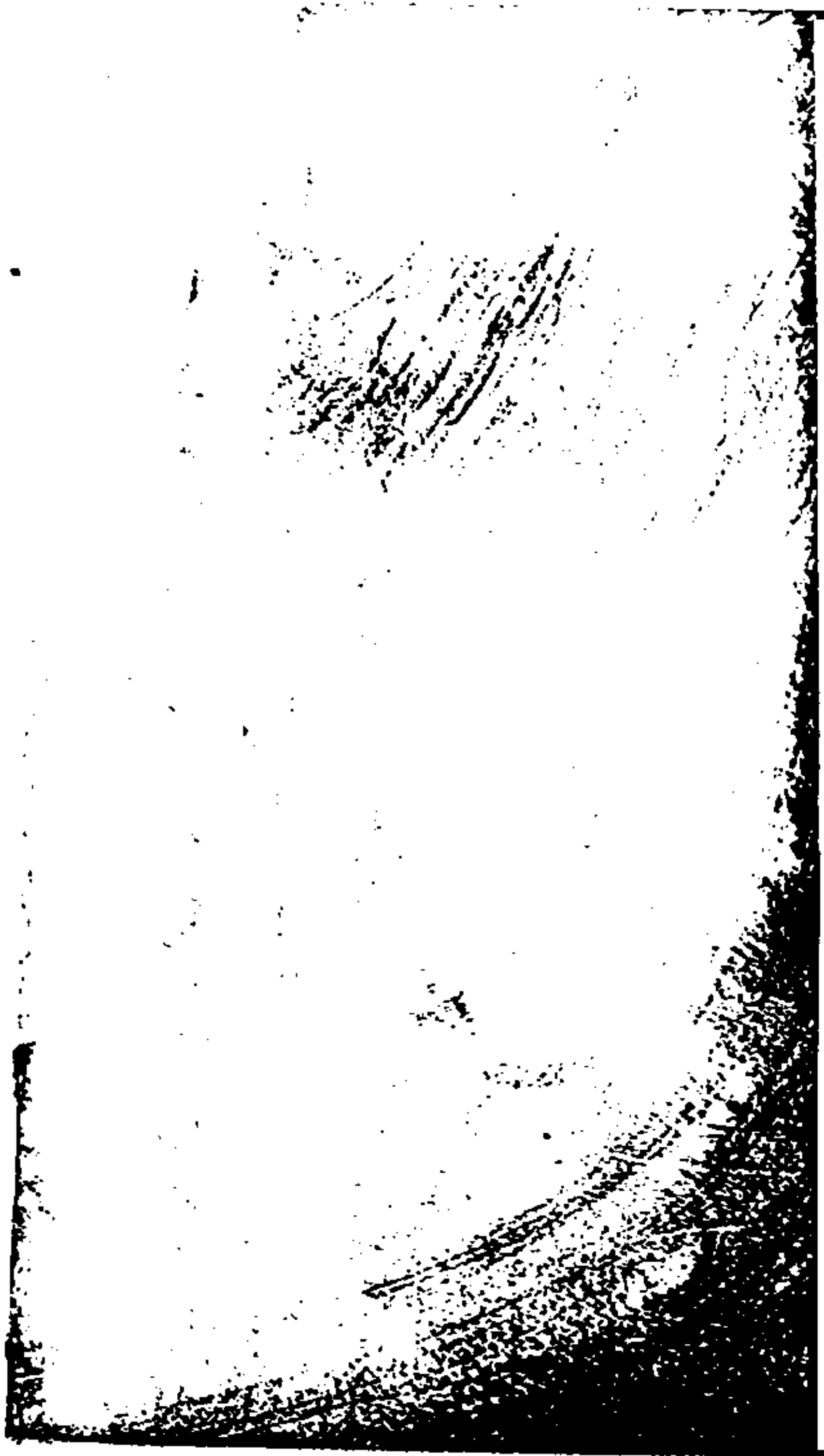
十一

屬員一疏一粟杰紳悍吏素爲民害者勇鐵面剛腸不少假借日與民講聖諭六條有父子兄弟之訟輒以孝友至性委曲開導至涕泣去臣離南中士民送臣就道同聲願借成御史惠我南人雖前奉嚴譴宜爲諸御史勸抑臣有感焉廉如成勇其謔也以叅舊輔貪如任濟其處也亦以叅舊輔兩人立身既殊起念各別在勇直抒胸中所見可謂弼士之糾在濟自知公論難容不過奸人益醜而已若漫不加別使大貪大詐借一疏爲護身之符囊橐既盈顯名不失豈補過之司可以納汗藏垢求賢之典可以啓倖庇貪

也哉疏上一時稱快

上開平臺召公慰諭諄諄且問公楚寇事始末公欲有所啓以事多掣肘而止自痛負上虛懷隆禮有志不伸遂憤鬱以卒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謚清惠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八



少詹姚文毅公希孟

字孟長號現聞蘇州長洲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南京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南都謚文毅

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簡討公幼而孤母旌表節婦文氏閣學文肅公之姊也公與閣學雖甥舅而年在肩隨少相得才名相埒皆為人望所歸蒲州南昌主教習皆器重公凡社稷大計每就公諮焉

光廟不豫內醫崔文昇視疾無狀楊忠烈以禮垣抗疏請按治商于公而後決天啓初起廢籍諸名賢趙忠毅鄒忠介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魏奄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八

方用事於中內外有不兩立之勢獨公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招公往公諷曰國家多事士大夫宜講求者非一端講學宜少需乎已而羣小之譏詠果興二公尋去位

經畧熊公初督學吳中公未嘗以文字受知而獨心植其爲人故明搜時怒而不恤熊赴司敗前一夕公出郊唁之慷慨相勞苦自慈慧寺送至天仙菴躬率隸從爲翼蔽情情斗室中漏下四十刻乃別避卒林立公不顧也

客魏既得志王公紀以諫逐公歎曰禍將作矣遂奉母

歸甲子再入時事已非母復病卒京邸扶喪下潞河
聞削奪報蓋言路受逆奄指擊公云

周忠介被逮吳民號冤顏佩章輩五義士擊殺旂尉事
聞於朝疑有主使將歸獄於公公預買小舟彷徨河
渭爲全歸計久之獄乃息

崇禎改元起春坊贊善尋以庶子充講官蒲州亦再出
逆案之定執政博訪羣僚得之公者爲多於是小人
多側目公矣時烏程以爭枚卜事恨公有後長垣
太宰素不快公與之比而排公公念國家多故天子
日以安邊治國爲急每告同志先實事後虛聲自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物兵刑錢穀河漕屯蓄之事皆殫力講求特議以救

時相目公而羣小忌益亟矣

在講筵四年因事納忠壬申春給事吳執御御史吳彥
芳王績燦以言事下獄公適講默容保身及論語致
與回也孰愈章因極言箝口結舌非盛世事又引宋
王珪語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以爲規每進講
吐詞噉亮上多傾聽僉人疑公得君且入綸扉遂借
試事遂公左遷爲南京少詹事公至南而病病歸二
年餘卒

已巳之變公上蒲州韓相書云嘉靖庚戌之變咸寧侯

仇鸞先以大同兵至保定延綏宣府遼陽山西援兵
四集京師始固今宣大方有插警卽秦中諸陞非無
事之日昨聞欲調山海兵萬一復乘虛潰墻而入
誰任其咎庶幾責成天津真保姑掣數千騎入遠則
山東河南現兵可飛檄調至今偵探者莫測 騎所
向或恐其走通州或疑其從三河順義則當於通州
照舊設一大臣爲都城外護而昌平陵寢所在亦宜
宿重兵衛之此皆急者也尋起督輔孫愷陽駐通州
本此

再上蒲州書敵薄城下兩日矣昨入朝而熙皞不異疇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昔凡諸非時請對者奉各衙門各修職事之若編籍

而退有悲憤不自勝者前日御前羣呶一番究竟未
行一事召募見命旋復返汗夫社稷之計君與相所
共爲提挈也若吁咈盡廢而第事仰成此在太平不
可况戎馬生郊之日乎前朝廷所破格而用者在副
協已近於房瑄而副總大類於郭京雖不敢逆料無
成然已笑破長安之口老師尚不聞乎京營不足恃
總協不足倚而觀軍容出矣今士大夫之堪此任可
爲宋之李忠定昭代之于忠肅者實少其人然而忠
惘如劉京兆宗周呂奉常維祺敏暢如侯罔卿恂練

問卿國事輩皆有肝膽有才魄可破格用也戚臣王
昂有毀家紓難之志而薛陽武濂素有心自見京中
布衣桀黠者頗歸之或亦可收之為溲渤用當此之
時不急發內帑召募死士如古人縋城夜出時時驚
擾之使不得列營而陣萬一火器殫於上人心亂於
中國家事尚須明日後日哉袁督師之失策在撤回
滿侯之兵不令互峙於薊西成犄角之勢耳昨聞主
卒饑三日而餉藹俱不給於心忍乎保定宣府援兵
至而撤回解郭兩撫撫臣麾下親兵有家丁兩撫
去則俱去所留者行伍之兵耳山西耿撫如至宜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留之以備袁督師之緩急夫鼓舞勸勵左軍全
在神氣而神氣在有形無形間解貂賜將投醪猶師
此猶在膚革間也

公事母至孝居廬哀毀幾於滅性居鄉邦勇於任事吳
郡二十餘年其守令多廉平愛民其士大夫畏名簡
不敢為非多公與文肅忠介力究心葱嶺之學淹通
宗教若自明其出世之本因者卒時年五十八所著
清閼集十二種八十九卷行於世

侍郎羅文介公喻義

字湘中號莧江益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禮部
左侍郎卒崇禎末謚文介

改庶吉士授簡討戊午以病告歸壬戌補原官分考會
試已由右贊善歷遷左諭德丙寅陞國子監祭酒
逆瑞建祠海內若狂而倡自子矜兩雍尤甚公擒其
倡首者一二人置之法然後人知廉耻風教肅然其
為教主於理道不僭事彛彛章句士多賴以成名

陞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補日講官獻可替否聖眷頗
注嘗撰尚書布昭聖武講章焚香鍵戶或臥或興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及京營之練大閱之禮悉本先臣讜言明聖盛理嘔
心剴肝莫少裨益當宁而溫體仁秉政趣令改易終
終不肯遷就一字曰官可去稿不可削也竟以閉住
排擠去國亡何卒

公正氣巖巖孤標挺立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廉頑
立懦平居著述甚富皆闢發先儒未發之旨尤精六
韜三畧所上車戰治兵團練諸疏僉鑿鑿訐謨有裨
時用

給諫傅公朝祐

字佑君臨州人萬曆壬子解元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刑科給事中以建言卒於杖下

初授中書有清望庚午考選兵科給事中轉刑科公鐵面冰心數上書言事嘗疏陳治要十事求直言賜振恤用枚卜止內遣寬刑罰停緹騎罷內操戢武弁廣起廢早賜環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鰲獻以言時弊降斥公皆極言申救謂皇上之逮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籙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逮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上切責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太監王坤監軍宣大屢叅內外官員各畧言我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未嘗令其操彈劾之權司中朝之議也乃一叅再叅且及閣臣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窮是幾於輕朝廷矣縱令閣臣有過上有典常下有清議今朝廷耳目之司不逐人乃令中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冊其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於是乎不能不為首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皇上神聖聰明當必轉圜而聽而奈何泄泄沓沓坐視至此極也臣於是乎又

不能不為諸輔咎焉當令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議責坤為皇上遵祖制為朝廷持大權為天下昭公論而奈何唯唯以聽也失今不爭後將何及矣此臣不特為閣臣一時惜而深為國體惜深為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又劾殘刻首輔列體仁六大罪上怒甚下之獄尋予杖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巡撫梅公之煥

字長公號信天居士麻城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
甘肅巡撫卒年六十七

衡湘大司馬之姪少穎異及長倜儻負氣有文武器幹
里紳與衡湘構隙因譏公於兵使者使者行縣閱兵
公故雜戎伍中見之馳射發皆中使者問知為公大
驚已試經義又冠軍使者歎賞不置遂為知己

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氣相期許
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

甲辰成進士選庶常時楚預選者兩人勢弗克並留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十一

試日公避之慈惠寺以讓其偶遂出吏糾給事中神
廟靜攝日久朝政墮弛公上封事言近日國事無內
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
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竭口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
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
局部曹舍職事而建空言敝蠹日積沿襲為嘗有志
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
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於不可
為乎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
別臧否以惜人才果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

也

時言路方爭淮撫是非分左右袒公獨持平不喜搏擊
尤恥依附嘗疏言事勢亢者必反加人已甚者不祥
又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之附
驥卽千里猶蠅耳蘿之附松遇歲寒則無蘿矣時彈
文中尚有追論江陵者公言使今日有綜名實振紀
綱如江陵者諱訛之徒敢漫不事事一味饒舌如此
耶顧端文讀而痛之

出為嶺南叅政嶺南故盜藪大家陰為窟穴有司莫敢
問公獨窮治根抵盡釋株累改督山東學濶畧教條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十一

謝絕請寄考課之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階執
手重以慰籍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夏楚諸生始而
駭中而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為師保父母也
天啓元年入為通叅轉常少出撫南贛以母疾歸旋
外艱魏瑞因楊忠烈故切齒楚人言路承旨劾公削
籍令選者以收犀杯為名至麻城偵公公分必就逮
乃自造檻車先習為囚坐臥其中又一日徑策蹇北
走欲死闕下親朋泣止之不聽抵信陽得追賊遣戍
之旨乃歸

郡守某建祠移公札引呈詞有楊漣等伏不道之誅等

語公復札言上言德政何患無詞何必推殺人爲首
功且惟辟作威而謂威自上公出是帝制而天子自
爲矣恐上公亦當不喜某已削奪不敢從諸大夫後
聞者咋舌咸謂復命不測

思宗卽位磁瑄起公巡撫甘肅甫抵任值傍塞部落苦
豌豆瘡僵臥郊原相枕藉將吏謂公殲之蟒玉可得
也公語總戎吾取蟒玉於痘口人將笑指爲豆瘡使
所贈柰何總戎遂嚴禁師徒部落以安

已已邊警勤王入都援兵有噪而潰者殺一叅將兩把
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督臣忽傳敵
退檄公還師公還鎮十日而部檄又促公行則淹期
歷旬矣又擊海套之乘警爲寇者斬首八百四十海
套既定公馬首始得東向比及都門大司馬以逗留
劾公凡密揭欲殺公者六上不聽僅奪職歸或謂公
督臣誤傳之檄故在宜以上聞公曰我柰何釋已罪
重人罪乎默不置辨

家居門無重閉室無典謁殺鷄飯黍賓客雜坐笑語
闕几案狼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寃憤赴愬直入坐
隅公召其所與交關者往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得

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盤互漁食閭里閭里
寃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公必禽治痛折辱之列其
罪狀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是
華門圭竇倚爲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得不爲紬
服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御史成公勇

字仁有號寶慈山東樂安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福建道御史

是科登第者多伏謁魏瑞公獨不往授饒州府推官至則謁鄒元標造廬請焉中使往督饒州冶場大索郡中太守不取問公悉捕其私役瑞大啣事幾殆會瑞敗乃免丁內艱服除起河南開封旋以父憂去再補歸德政肅刑清禁奸止暴冬月衣單裕有以貂裘進者公立却之流寇攻歸德大敗之擢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上疏劾之竟下獄戍臨海不少挫後起福建道御史不就隱居十五年潛志樂道所著程易發西銘解消閒錄崑崙洞講學語藏於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副使湯公開遠

字叔寧臨川人萬曆乙卯舉人仕至兵巡僉事父湯若士先生以乙榜任河南府推官崇禎五年十月疏言時事畧曰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求明罰救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眾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於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鯨乎績用弗成初未佛四岳極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取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以策勵望諸臣於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於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概以免究認罪亦成欺套矣侵糧欺餉之墨吏迷之宜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訕能臣今諸臣怵於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行無民免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而尤望皇上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者未之有也

又言皇上於撫臣則用懲創一法於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一法耳如撫臣並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擅自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有在事而料事無聞有初任而綱繆不及有將士用命而調度失宜有布置已周而左右違指此可概以嚴譴置之乎武臣並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留留養士費財有腹削軍賜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僞張此可概以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寧甘穢革而不肯做不敢做為恨臣思其故其不肯做者則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其不敢做者則以不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皇上宜與諸臣更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覆於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既已分別而不概收亦分別而不概棄則人心勸事功立疏聞奉嚴旨責令回話公再奏疏云臣聞帝王磨厲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關辦寇者即秦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晏劉廣生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極輕如練國事玄嘿承其極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做掣肘之畫空拳之搏雖無救燎原其勤勞可錄何以處分較前更重臣歷數近日皇上為辦寇而誅督臣建督臣者一逮撫臣褫撫臣者二按臣亦與並論而並逮矣道府州縣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不特帥臣即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僞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捐贖八千金濟師料理防河苦心拮据值玄嘿蒞任單懷方叱馭歸汝未嘗纖毫失事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經營兵食寢食俱廢疽發於背猶履戎行而致削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河道矣宜陽令史弘謨寇從澠池突至偵備有素孤城得全聞今歲六月州之守本官之力獨多士民之公揭科臣入之敘生令褫革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州縣矣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捐貲募士夙夜登陴其子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即慎重名器何至并其子之官而奪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臣伏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科舉有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銓部即議降議罰議革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乎下之法司即議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司寇之法繩者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奏聞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筭及前後著數一一分晰為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肯為分別也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若分別之為愈也上怒錦衣衛逮治以守臣疏其廉潔有才可策後劾釋十年十月陞安廬兵巡僉事時立太子公有佐萬世治安一疏請皇上以身教首見天心次卹民窮次優大僚次容直言次寬拙吏次薄言利次疏滯獄數事因事致規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也時安廬將領程龍方敗死附近洽和州六安州盱眙靈璧含山懷遠葦里眼等五大股踞英霍公處其間撫循獨弊混身行伍與同甘苦屬邑有警飛身環應身先將士邀截追逐多有斬獲兩地恃以無恐十四年以勞卒官母老子幼觀不得歸撫按上言贈太僕少卿命有司歸其喪

吏部華公允誠

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公潛心理學出賀文忠逢聖門甲子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見鄒忠介馮恭定以講學去位遂乞病歸崇禎己巳起補營繕司主事尋陞員外郎會大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杖闕下有死者而分守德勝門獨完調兵部職方員外乞休不允公見當時銓閣比周舉錯徇私上疏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可憂一條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之閣臣不得侵焉今大輔冢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已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吏部之權惟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罪潔已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公再疏直糾次輔溫體仁冢臣閱洪學罪狀言尤切直體仁洪學疏辯幸上明察頗得其情公僅得罰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於獄寘王化貞於法逐唐世濟而罷閔洪學皆用公之言

公里居十餘年而有京師之變南渡後起補吏部驗封

司員外郎署選司事公見時事日非曰內無李趙外
無韓岳欲爲建炎紹興亦何可得遂謝歸南京陷公
惟節巾待盡杜門不出戊子以不薙髮爲人所告執
去見殺從孫尚濂字靜觀年十九平日舉動皆效公
同日遇害公絕命詩曰視死如歸不可招孤魂從此
赴先朝數莖白髮終難變一片丹心未易消世餘有
靈依海岸天祥無計返江濤河山渺渺長留恨喜有
兒孫慰寂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

職方劉公永澄

字靜之揚州寶應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職方主
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

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
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第授順天府學授北方稱
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
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
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纂
謬謬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
滿考將遷先生喟然嘆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

年不省親者况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
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
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
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
及強仕而卒

其緒言曰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
之能至於櫻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
關清議者則惟恐犯手掠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
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
失之念重耳

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已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蓋知吏書亦能操吾之短長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

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

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為渾融以不悖時情為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為矣庸人又豈可為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

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驕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簡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怨耳

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

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

李卓吾曰有利於已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已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托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

如愛已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已之心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為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已及物亦必不能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為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裝勸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簡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禮部張公采

字受先號南郭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禮部

員外卒年五十三

公少通慧父觀海公奇愛之有拂意輒摩其頂曰有兒
在何憂十七補弟子員為文驚其長老時西銘張公
溥起里中好學治古文辭聞公名延之家世所傳七
錄齋是也熹宗時文運中衰人襲子學語詭怪弗醇
識者謂文章之禍中於人心兩先生憂之慨然曰吾
當一反於經術吾以是起家即以是變天下卒之兩
人先後成進士文風丕變至今稱兩張先生之功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哀

天啓丁卯舉於鄉明年崇禎戊辰禮部中式第三名
勤京師謁選得江西臨川令歸妻時妻十一進身館
高大門閭蒼頭數百人為害鄉里黠者竄籍胥史益
跋扈而宗黨子弟橫尤甚故一進士出民感額曰吾
無寧字矣公諸生時即痛憤嘗曰使吾得志不更其
俗者願以身祭百蟲至是歸喜曰吾道行矣遂集鄉
老於州神之庭奉盤匱進曰自今往幸通籍毋以勢
凌人毋縱僕夫橫毋使宗黨子弟肆里門毋使私家
屬隸籍官府有失約者眾斥之鄉老曰諾於是妻俗

大變然豪猾自此側目矣

公令臨川自奉廉官署蕭然如山齋率妻子以下拔園
葵烹之泊如也弗畏強禦大小惴惴奉法有貴人妻
黨豪縱邑中公擒以來笞之百貴人之子徒跣呼門
外弗顧卒斃之後貴人按吳中公已歸里相見雖然
道故無少憾非至誠服人能然乎臨川文風素著公
益鼓厲之旁及鄰邑士依以成名者數人公既刻苦
又巖邑事煩遂病病良久歎曰吾思吳中尊鱸耳因
告歸而父老走河干泣送者千人時西銘張公成進
士官翰林亦假歸四方賓客走妻中如鶩前後稱弟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子者各千餘人以文會友名曰復社然公好恤民隱

里中不平事輒建白時州守劉公士斗賢者重公所
言無弗行里猾因之詭相倚私受富人金公廉得之
怒縛而笞其背遂大恨間行人都期必報會閩人吏
吳者以爭分鬪事與州守劉公御疑兩張先生右劉
復大恨衰經至京師主政府思中傷之弗得有獻策
者曰若故人子弟結復社可指為黨而孽也遂大喜
相次列疏於朝烈皇下其事於撫軍督學撫軍督學
抗疏言無罪下詔切責督學御史倪公元珙至鐫秩
去蓋牽連五六年西銘張公死公獨具疏上始得白

辛巳吳中旱蝗太倉尤甚饑疫死日數百人公歎曰吾
卽病敢辭勞乎時州守錢公肅樂雅敬公因白錢公
設廠四門請於巨室出餘粟作粥食饑民出入聚散
有時活萬餘人公又白錢公作常平倉講鄉約演六
諭立保甲諸法凡有利於民無弗爲錢公益歎服公
凡邑中有疑事或大獄不決輒問及公知無弗言斷
斷別白毋少借而豪猾側目愈衆矣

甲申四月烈皇崩問至公慟哭幾絕謀於當事欲糾一
旅討賊會留都再造不果廷論起公禮部主事疏辭
弗允入京首請恤諸生許琰琰吳人以哭先帝自沉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

胥水死者也旣以在禮言禮引四事入告一曰清制
舉二曰嚴學較三曰正人心四曰昭聖德皆鑿鑿許
謨疏入得俞旨旋進秩員外郎然公知事弗可爲以
奉使乞歸無何留都弗守江南鼎沸向之側目公者
謂可取而甘心也嘯聚數十人相向謀曰若固欲城
守吾以城守給之應出出而驅之死便則踵門告曰
吾屬義不爲異姓民知公忠義吾屬得公爲主死不
恨公因曳屣出不交一語卽擁去操巨錘奮擊中要
害先生瞑目不言委順而已適關廟僧某有勇力見
之歎曰若固張大人耶非素鋤強暴急民困者耶曷

至此俟其間突出抱公走而諸德公者亦操刃來護
遂得脫擁歸然公瀕死者數矣幸而生自是之後東
西竄伏不嘗鬱鬱不樂寡言笑少飲食時南望痛哭
而已如是三年遂卒所著有知畏堂稿若干卷詩若
干卷太倉州志若干卷評閱則宋名臣言行錄編輯
則自兩漢文至南齊文皆行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八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九

太常少卿鹿忠節公善繼

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太常少卿卒於破城之日年六十有二南都追謚忠節公端方謹恪歸如斷山與吳郡周公順昌吳橋范公景文襍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爬搔利病洞悉原委丁內艱補原職以河南司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五萬至公奏記大司農李公汝華曰金花恭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請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庶不至如帑金之緘滕不可問司農如公議上請神宗怒奪公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日中官闔門扇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也中官歎息而去無何司農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舉朝交章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一

留不報公遂告歸

光廟登極首復公官典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失中外洶洶公受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歲壬戌孫公承宗以閣臣理兵部事公從孫公閱歸遂委心焉孫公自請督師公請從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仰一日在幕中鹿繼善鬚眉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孫公當關四年實倚公爲左右手及孫公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周旋戎馬未嘗以邊吏邀一階半級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家居四年杜門却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二

掃至邑有利弊則必爲民侃侃請命烈皇卽家起公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精勤吏事夙夜在公一如爲郎吏時未三載復請告歸崇禎丙子七月大兵攻定興公方移疾村居公念定興當涿南保北屏障神京遂辭丘墓令子化麟侍父於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公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刃索衣公嚙齒大罵兵怒甚砍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家守折南下之謀設人盡

臣父則九塞可寧率土可保是臣父為一城死義小
為天下死忠大也疏上下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
監子祭葬卹典特優是冬化麟亦以苦次哀痛死至
甲申追賜謚特祠曰忠烈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

尚書呂忠節公維祺

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
南京兵部尚書崇禎辛巳賊陷雒陽公被執大罵
以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南都追謚忠節
授兗州推官清執有名丙辰大饑公躬自賑濟全活以
萬計復行保甲法後白蓮妖變起兗城卒賴以全乙
卯戊午兩入省闈已未以卓異徵入為吏部請托餽
遺概謝却無所徇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四

庚申光皇崩熹宗未立公上疏請蚤正位畧云殿下一
身天地人民之主起居問誰翼護飲食問誰調視左
右問誰釐肅侍御問誰防閑閣部大臣輪番入直宜
於宮門近地日同科道等官朝夕問慰所以開心定
志杜漸防微者無所不至至於親近內侍擇老成忠
謹數人以重厥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祖宗成法入
服其有先見

甲子告歸山居學道不干世事作石隱傳有同籍諷之
起者公答書有士守道猶女守身之語會天中建逆
祠公不與瑞將中以危法會瑞敗中寢

崇禎改元薦起尚寶卿改太常少卿尋遷正卿公疏言
君德時政八事上嘉納之庚午陞南京戶部侍郎兼

僉都御史總督糧儲先是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賜勅一道有侵欺錢糧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公念上簡任甚重而南倉積弊最深州縣徵糧大抵急北緩南又浙西蘇松例以南糧派之宦戶始不過利其地近費輕而後乃有豪僕包攬積逋五六年不上納及私收折色乾沒入已者行州縣提解率以空文具覆甚有虛起批文報完或已解府司復那借別用至十餘年臥批不掣州縣官既視南糧爲不急之務而自神宗末年以來邊事告急戶部疏請借支南部本折銀米至二百六十四萬有奇於是南倉入少出多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五

至官軍俸糧有欠至一年未給者先已呼譟辱司官矣公乃悉心籌畫先疏湖廣原留黔餉一十三萬石歸之南部復條奏振刷十事及請開爐鑄錢舊例糧米或交倉或交場各有主事監之倉則三篩三曬而場不曬以給軍士謂之水兌故倉耗加一場耗加二五公示各解戶有當交倉願改場者聽仍薄其耗以勸之而又以圍基不足命於空倉隨便收納卽准水兌每年得耗數萬石以佐軍糧之乏而錢故有夾鑄之弊每爐加私銅數十斤官與匠分之公命繕廠垣嚴巡察申薄小錢之禁而謂速鑄則利在官遲則夾

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公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又取錢糧解支數自寫一簿而自銷之不入吏胥之手嘗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豈能自己公之立心如此

乙亥賊自汝寧來走鳳陽犯皇陵北出陷潁州公遣都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衣南京大震廷議多咎公遂以考察奪職家居

辛巳李賊陷雒陽焚福王府迹王所在執之并執公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六

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爲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公罵賊不屈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弘光朝謚忠節

尚書盧忠烈公象昇

字建斗號九台直隸宣興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總督宣大崇禎戊寅死於賈庄之戰贈戶部尚書謚忠烈予祭葬蔭一子

初授戶部主事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二年大兵薄京城公投劒奮袂率師勤王兵退遷按察使大名兵備流賊起公檄州縣治守具自馳騎督察卒遇賊數萬公弗却額中流矢不顧會後兵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分兵攻滑公戒守城士勿動自選精騎設伏擊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不敢犯而南渡河公以是有能兵名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七

七年賊破鄖陽命公以僉都御史撫治九年巡撫湖廣尋加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總理七省時滁州告急公疾赴援與賊遇連戰大敗之賊走承天公率衆追之爲賊所圍公與諸將疾鬪殺賊近萬人賊遂請降

十一年大兵入宣加公兵部尚書總督宣大山西公上疏言撫西不撫東許市不許賞樞輔楊嗣昌故主撫與公議不合嗣昌奪情始猶以墨綬治事後遂欲從吉少詹黃公道周廷諤遠謫公馳書諷之曰變禮

易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無愧救時是或一道嗣昌答曰某決不讓南陽李也公笑曰羅倫復官正在何日蓋指道周云公丁外艱乞奔喪疏上上乃允仍令候代會大兵復入公麻衣草履奉詔督師入朝陛見面奏曰既命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懌曰朝廷原未言撫公曰敵之所患者着宜防逼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厚集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上壯之命與嗣昌議公守前說嗣昌意沮徒戒勿浪戰公遂受命至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八

平督諸大帥各選勁旅將分道襲其營鎮守內臣遣書尼之公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公不滿二萬公慷慨誓師刻期決戰嗣昌復沮之令赴通州就內臣高起潛公嘆曰樞輔不過欲撓我師期耳會嗣昌至軍中公厲聲責之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引紼之身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到耶公曰尚方劍須從已到下過如

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其所知也嗣昌曰無之公曰講撫之使往來不絕始事於薊門督監受成於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復誰諱是時公已削尚書銜而兵鋒持銳士樂爲用前所破州縣旬日間多克復樞部忌功輒從中沮翰林編修楊公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飲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疏入謫軍前贊畫公謂廷麟曰敵勢盛不走陵卽走京我不戰敵益輕我戰卽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乞糧我悉兵乘死以報國矣而自率騎兵五千迎戰至賈莊與大兵遇前師奮勇馳擊敗之明日大兵益壓壘總兵虎大威戰小却公大呼曰虎將軍今日吾輩效命之秋也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公奮刀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日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陳亡三軍皆爲流涕公死踰四年嗣昌敗天子思公乃贈戶部尚書謚忠烈予祭葬蔭子恩禮有加云弟象觀字幼哲崇禎壬午解元癸未進士授中書乙酉之變起兵不克而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九

尚書孫公傳庭

號白谷代州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總制各省崇禎十六年死於潼關之戰未贈謚而國

亡

初知永城調商丘有能名行取吏部歷四司員外郎中陞順天府丞以邊才擢右僉都巡撫陝西其泣秦嚴徵發期會一用軍典法秦人愛之不如洪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闖王高迎祥已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出將闖西安公以七月二十日戰於盤屋之黑水峪當陣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僞總管劉哲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

人檻車膠致京師膊之於市未幾以辭邊督上怒下獄

辛巳起兵部侍郎總督陝西癸未加尚書賜劍總制各省督師勦寇

十一年八月承疇與公并兵逐賊大戰于申宜者移日尋遇賊邠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皆俘之餘黨尚盛豫賊馬進忠馬光玉毆宛雒之衆將其輜重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遞曰賊來甚衆將士或失色公按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乃辭承疇東出關嚴陣以待賊徂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恃其衆前關公

麾士擊之賊拔營還走公意豫撫常道立必移軍犄角而理臣熊文燦借鄭楚二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我之取混猗可以百全既久期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卒傳諭商維朱陽蘭草諸監無令得入而已

九月己亥公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帥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公進軍寶豐合圍之賊堅守不下壬寅自成以輕兵來援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癸卯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兵諸將復擊走之公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九

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擣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滿營痛哭

公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饑已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公軍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軍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賊被靡賊營逃亡者相屬時公前鋒盡收革左故部皆致死於賊而高傑統諸降賊備悉賊中曲折自成遣其弟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進

逼之自成累敗而懼挑土築墻自守已食匱賊有饑色

十月洪承疇謀於公曰自吾與賊戰於羗中戰於洮河比再遣馬科賀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蹙必奔潼關公能於其地設爲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戰擒也公乃於潼關原依丘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蹈籍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逃其幸免者或棄刀與騎逆逸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督撫教令用白梃遮險遇輒棒殺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九

秦賊遂盡降者猶數十萬委仗如丘陵或分隸鎮將或散歸農畝李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遁

時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將憑巖關爲持久且固將吏悉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戰不得已始出天淫雨糗糧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沒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標下監軍道副使喬元桂亦同日死

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見踰墻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趺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

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有德秦人云

韓聖秋曰按公潼關之役從峽渡河與總兵牛成虎訣以幼子托之遂登山痛飲投白馬於河伯尋赴洪流而死猶遺一羚羊角於山頭望見白馬出沒洪濤中此諸城丘通判爲予言如此丘時屬監軍其言或非無據姑並存之

初進士程源疏言殲大寇必圖大舉須合數十萬環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着着炤應使賊應接不暇然後一鼓成擒乞勅孫傳庭憑關固守勿事浪戰不報十月初六日賊伏精銳於關前以疲弱引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三

公府出遂奪關而入破西安按察使黃綱自盡巡撫馮師孔被執不屈死之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俱殺并死秦府左長史章世烟自經死都司吏丘從周遮道罵賊死外有西安知府簡仁瑞罵賊最烈賊揮爲數段死慶陽推官靳居聖自刎死

尚書傅公宗龍

字

人萬曆

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崇

禎十四年陷賊而死

廉介有爲以侍御巡鹽於浙有常例四萬金却不取監貴州軍執詐降誘殺王巡撫三善土酋陳其愚時履行間身親介胄水蘭之勦助望蔚著填撫有聲十二年八月以才望繼楊嗣昌爲兵部尚書十二月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時高起潛又揭肇基懼怯不堪將擬議間上遲之以抗藐責回話以阻撓戲視封疆下獄十四年五月釋降侍郎兼僉都充爲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四

官督陝九月初六日會保督楊文岳勦賊於河南至龍口遇賊公身先率李國奇等擊退之已賊合股至所部賀人龍虎大威及國奇陳監軍俱逃公猶與楊結營相倚迨夜楊所部潰楊亦走項城公猶拒守初九公密書招陳監軍李賀俱不應受圍十日十八日糧餉已絕公身先突陣馬蹶被賊執擁之賺項城大呼於城下曰我秦督官兵也請啓門納秦督公隨呼曰我不幸爲賊執左右皆賊耳勿開門第發炮我與賊俱盡耳遂見害事聞上以爲雖不成功殉難亦見節烈還原尚書官贈太子少保蔭子

巡撫王公漢

初名應駿字子房山東掖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崇禎癸未死於劉超之難贈兵部尚書廕子錦衣衛世襲

除高平知縣調河內邑大饑貸萬金易粟於淮徐浮河而上且捐俸減糶煮粥以賑復因以修城垣募壯士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於除夕出賊不意赴之以元日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布牽挽乃登公獨持刀直上遂擒劉二又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九

五

破賊楊六郎皆以奇險奏功會李自成攻汴甚急外援弗前公乃率親兵至金龍口柳林諸處以大礮火炬為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宜大及左鎮兵來援自成之圍稍寬當是時公威名動河北

公為人負氣愛才人有一長必稱之不容口獠屬紳士有能陳民疾苦及言公過者則瞿然下拜麾下有能為公辦一事者經年不忘用兵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皆樂為之死先後破賊皆縱間謀入賊中賊中舉動無不預知賊圍汴不逾音問公之死士能達書於巡撫高公又盡得闖曹袁諸賊虛實都下稱知兵者必

曰王子房云

十五年三月減俸行取天子召至便殿咨天下事公指勦撫大畧當上意立拜御史視左良玉師與督臣侯恂援汴兵部發援勦兵十萬公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多空籍耳公請自立標兵千人騎二百報可乃簡保營兵百人募鉅鹿邯鄲壯士三百人又取故治河內所練義兵及修武濟源素從征勦者五百人合親丁百人共千人八月朔半夜襲賊於范家離斬一紅甲賊目檄諸將合勦公自走襄陽督左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九

十六

先是公有秘疏言良玉遇賊相戒兵士唯打活仗臣見良玉曉以大義感以血誠如其稍有變志臣不難披肝相與廣朝廷使過之仁倘怙惡不悛臣惟有一死謝皇上必不肯效故督丁啓睿以制府重臣而奴顏婢膝於良玉之前也上留中不洩第時時嘆息於輔臣之前曰河南巡撫安得如王漢者政府乃改公按豫會汴城陷沒公督諸將自柳園渡河伏兵西岸檄卜從善等夾攻之斬九十餘級遂入汴大張旗鼓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克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時各營缺餉計部之虛文

無裨緩急始聽兵士搜牢而食盜賊日盛公激念者
久矣而萊蕪諸生李櫛生以策干軍門謂河南屯田
之地東則行於西華阻水而守以女媧城爲水寨以
東畢爲陸寨跨鄆陵通許商水扶溝盡人力可數年
不雨而不饑設二正將四都司歲屯六萬項用助法
可養精兵三萬東連渦潁北控梁宋西則太室少室
熊耳盤薄浚阻內多民寨亦用四都司屯近山之田
用貢法養兵三萬以據虎牢其許襄鄭葛亦以四都
司屯用助法於禹州駐撫標三萬分一副將駐呂布
城南扼山寨北距大河則汴維可以無恐復移河北
兩鎮分駐汝州南陽賊犯汝則西華應之舍汝而北
則汝鎮尾之西華出奇兵邀之賊犯南陽則禹州應
之若舍宛而北則宛鎮逐之山寨鄉兵晝撓夜劫俾
無所掠則漸饑漸疲賊勢必當瓦解公納其策
會劉超難作超之叛永城也與其鄉御史魏景琦舉人
喬明楷生員王奇珍有怨擅殺三家百餘口遂據城
以叛公疏請討之奉密旨以策授公乃爲樞臣新甲
洩於侯恂恂以語超超得爲備公以十六年正月十
九日率兵抵永城聲言招撫二十日邑人練國事丁
魁楚夜開北門納其軍公坐城頭發免死票超死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九

七

發遇害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
璽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入城負尸以出至
夏邑爲之棺歛河南北士民皆哭失聲上聞嗟悼贈
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五月超被擒俘
京師磔之傳首九邊

公初受事時勦賊之兵惟恃邊帥而許定國寧兵全謀
自邦正侯大節馬烜各部亦逃皆十之六七公言國
家養兵不爲不厚平日糜餉則有兵沿途淫掠則有
兵及至大敵當前則無兵夫兵之謀噪非一人亦非
一日其將領非不知之以爲一渡大河身犯不測盼
兵之謀惟恐不速然則將領之誅旣不可遁逃兵所
過地方官得勒兵捕斬回籍者有司緝獲俾其無家
可歸庶在伍不至生心矣其議論切中要害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九

十六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九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

巡撫蔡忠襄公懋德

字公虞號雲怡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崇禎甲申二月太原破自殉南都予贈諡忠襄

弱寇登丙午賢書試禮部不第歸閉門絕干禍讀先儒語錄得陽明書嘆曰道在是矣是故學日精而文亦日進己未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平允明恕獄無冤民而水滸之操著於屬內秩滿內徵授儀曹郎隨乞封光澤王差禮畢歸里題所居曰不隨室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崇禎改元陞江西按察司副使視學政號稱得士於是極昌明陽明之學刻傳習錄於白鹿洞標洞規八條纂真朱子錄以申朱王合一之旨創書院禮請鄉大夫力學者主之日與諸生往復其中著管見臆測若干言大抵統良知合至誠要格物致知而以知及仁守莊蒞動禮為階程以發憤疑問濼造自得為功效次第自陽明以前周程以後兼綜條串而正學昭焉壬申備兵嘉湖湖盜屠阿丑踞湖有年而海寇劉香游船猝至至是撫按議合南省兵會勦公曰此可計擒也奈何警擾吾民且兵聲先聞彼颺而入海與劉香

合害叵測矣上官然之一以其事屬公公密捕窩盜家貫其死散歸湖濱約日有捕卒至湖者第舍之假捕卒為估買兒先後踵至約日齊發丑義兒沈千斤者有驍名捕人起擒盜沈力戰被傷阿丑奪氣遁捕卒散估者扼於隘互持陷水澤中追者生擒之盜平撫按上公功廷臣皆薦公知兵無何以艱歸公雖家居窮民冤抑地方利弊當路者皆得公一言為定直指祁公亦造虛請教故治聲振於時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總監高起潛之當會疏也疏辭曰寧前重地臣不諳兵事未敢任也夫知小而謀大者凶萬一試而不効臣不足惜如封疆何哉且臣與監撫有何生平而謬謂臣知兵不報公乃與家人訣曰吾不顧矣於是遣間諜寬文法革濫冒備修軍政貸商錢以濟軍餉時祖將軍大壽鎮邊久士卒頗橫公徐謂大壽曰邊事急幸將軍信令嚴人樂為用然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為將軍治違令者大壽悅遽戢士卒時關外八城歲受攻圍公不解甲於松山者四十七日於寧遠九日而八城以完廷臣議守松功在文職應

敘者一撫一道一判遂加撫一藻兵部尚書加通判
朱廷樞按察司僉事各廢而公獨弗及反謂公清修
弱質宜調腹用

上因災青詔內外言事公極言省過莫如改過而治平
之要則在研大學明德爲內聖外王之學究之天心
之復係皇上一心之通豈有聖心明若中天而朋黨
不消災肯不弭制敵不勝之理疏上上以爲迂而執
政多齟齬奉旨切責

調濟南道濟南甫殘破公日撫創招流舉諸廢墜却泰
安守金帶并泰山香稅羨金若干遂於次年遷山東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三

按察使隨進河南右布政適河南饑斗米三金人相
食催科無所應而闖賊流言降城免征民日夜望賊
至公曰此非催科時也檄停徵抗疏自劾落職七級
推山西巡撫上特召見於中左門賜膳問撫綏之要對
曰天下變亂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先使窮民
有食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願正已率
屬俾民不爲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害百姓以
成一已之名上悅賜表裏銀兩

壬午春公赴任榜其門曰願聞已過求通民情此陽明語也
復講學於三立祠大寇王冕等先後爲亂平之

九月京師以邊警徵天下兵入援公已應徵而遽有阨
防龍固之命自十月設防至癸未五月撤防凡七月
以罷勞請告旨未下而闖賊已陷河南將渡河公禦
之蒲澤不得渡乃西向潼關秦督孫公傅庭以朝中
催戰十萬精兵一朝而潰三秦瓦解長河二千五百
里之防山西獨當之公南北策應大慶風陵兩挫賊
鋒會高傑統潰兵入汾州攻剽公甫調戰而賊西破
榆林岢嵐告警公急上疏以爲賊聚而攻我分而守
是以一往無堅城也自今以往請分發禁旅并調真
保大營諸兵合之晉衆背關一戰尚有可爲否則畿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四

輔以西恐成破竹之勢矣不報冬保德州告急馳歸
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平陽遂陷公尚留守太原
忽奉旨革任聽勸或勸公因此解任或移鎮候代公
不可遂誓衆死守賊馬步號五十萬公登陴禦賊殺
傷甚衆裨將朱孔訓牛勇戰死已而城東南角樓砲
裂焚毀風霾陡作對面莫辨公知事不可爲草遺疏
藏衣幅間守門將張雄爲賊內應賊遂入城公出遺
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引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中
軍應時盛扶公上馬欲衛公出城公躍下馬曰吾封
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遂至三立祠惟時盛相

隨公南向自縊軀輕氣未絕時盛解纜甲覆公肩候氣絕亦自殺時甲申二月初八日也文武將吏與公同死者方伯趙建極等四十六人太原破後甫踰月而京師陷矣

公在危城中語人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吾致命時也其所見超卓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五

知州王忠愍公燾

字濬仲號函符崑山人萬曆戊午鄉薦歷官隨州知州丁丑城陷自縊死贈太常寺卿崇禎末補謚

忠愍

少孤貧賦至性九歲出嗣有從叔圖嗣產謀擠之河公忽心動奔歸後嗣祖柝產且鉅萬公悉以讓叔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萬曆戊午舉於鄉授海門教諭丁母艱補儀真却諸生贊邑令墨絕弗與通陞解州知州未任丁祖母艱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六

崇禎九年補隨州隨故流寇出沒地或憂之公曰臣子敢擇地而蹈乎星馳赴任練鄉勇審偵探釐馬政設撫木有土寇李良橋等潛伺為亂先計殲之不數月獻賊猝至攻圍甚急公身冒矢石且戰且守殺賊千級賊有隨州紙城變鐵城之號相持二十餘日至丁丑二月援絕力孤夜半烈風大作凜栗如冬關廂守將王必用先遁西城火裂公知事敗馳入署冠帶北面自縊死時州治焚惟所縊室獨存公屍危立賊望見駭去所司察狀尋州印印出公足尺土下事聞贈太常寺卿謚忠愍其後同邑蔡忠襄死山西之難勅建祠曰雙忠

巡撫衛忠毅公景瑗

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
僉都御史崇禎甲申抗賊殉難贈兵部尚書祭葬
廕子謚忠毅

司李河南府執法不阿考授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
儒銓臣曾楚卿救工曹靖科元朝論稱之巡按真定
丁父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嚴革陋規時樞
臣楊嗣昌議加勦餉公上疏言不可弗聽給事中傅
朝佑李汝燦疏劾首輔溫體仁上怒下二人詔獄公
爲訟寃會召對極言二臣從國家起見願皇上赦出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七

以作敢言之氣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丞大理
丞少卿

壬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裁缺丁鑄火器
戰豪宗聲績甚著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督臣
王繼謨望風遁賊至寧武鎮臣周遇吉告急公趨大
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寧武陷遇吉死
之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總兵姜瓖以援至城降執公
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
也勿殺越三日復擁見自成自成曰爾真忠臣我驛
乘送爾還家公曰國破家何在請速殺我自成曰我

不殺爾公奮起以頭觸堦石血淋漓被面絕而復甦
賊竦然命披公出公初見賊哭而不罵至是見賊黨
無不大聲痛罵賊黨愧甚然不敢加害初六日公自
經於海會寺寇服南面哭稽首而絕

延安推官顧咸正爲之誌曰綱目書劉公幹自經於金
軍以爲金不能以威屈幹而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
母又當賊方陽慕公不殺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堅
決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南都卹典俱如禮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八

巡撫朱忠莊公之馮

字樂三號勉齋順天大興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
僉都御史崇禎甲申死於賊難南都贈兵部尚書
謚忠壯

甲申三月賊偏畿輔宣鎮總兵王通已潛遣騎迎賊矣
而公尚勞苦登陴與通分城而守飛章上告請援而
城中訛傳謂將請兵屠城人人解體十二日賊入城
滿城皆粘順民跪接公憤甚令將大砲昇轉欲向城
中擊之慢不應公不得已自起拽砲見藥線孔牢下
鐵釘知事已不可爲卽索佩刀自盡亦爲左右所匿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公南面仰天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
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至此臣死必爲厲鬼殲賊
以報國恩二三僕立在側並無一言及後事遂縊死
城樓簷下

知縣吳公從義

字裕強山陰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陝西長安令城陷死之

公端方向學曾夢長者撫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余字而歲青寤遂更焉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時謝選者率營善地公言人登甲第於國家恩厚甚致身分也避危疆不往豈臣子義且吾儕貧士安取貲稱貸以圖後不剝民償耶

就選得長安令時秦地大盜充斥兵力不堪公至躬自操練勇氣稍賈會遣標兵勦南山盜公率所練分路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一

十一

夾擊殲其渠諸鎮以寧而賊躡楚豫熾甚詔三邊督師移鎮西安集兵不下數萬供應甚煩公竭力自支不忍重累編戶癸未春舉卓異未及徵冬十月雒陽喪師潼關失守長安勢如累卵公竭履佐撫軍議戰守分汎南門而賊自東門入撫軍馮師孔死之公下城至關神廟乃釋鞅鞢整衣冠從容拜闕赴井中死事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

御史劉忠毅公熙祥

字仲緝號劬思南直武進人天啓甲子舉人官至監察御史崇禎癸未寇陷長沙公被執大罵不屈死南都贈左都御史蔭子予祭葬謚忠毅祀毘陵四忠祠

初授典寧知縣興寧俗刁悍民有茹斷腸草憚人得所欲乃服解藥否者死而為所誣者家立破公嚴為之禁犯者死勿問而又令民得輸草以代贖緩糞絕其種或曰草可盡乎公曰不然但使吾在事而草不為毒繼吾者同心行之勿懈此風可絕矣興學較詰姦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一

十二

盜境內又安烈皇帝召海內循卓奏對稱旨擢入西臺即慷慨言事疏數十上尤眷念留都請撫軍移鎮以固金陵請表章詞臣以風後進尋奉命按楚楚事已大壞公至與左良玉握手歎歎勉以忠義癸未正月荆承報陷三藩播遷公撫膺泣曰門庭既失堂奧必危倘不能挈湖南一塊土還之朝廷惟生死以之耳爰泣誓文武灑酒揮戈嚴守江渚未幾湖南一帶嘗武衡桂在在烽起公調諸將分路堵截時獻賊破黃岡據武昌至五月陷省城楚藩嬰禍公疾至長沙拒險扼要詎蒲

圻嘉魚等處奸民望風迎欵復陷岳州賊既得岳所
謂洞庭之險與我共之遂大舉寇長沙水陸並逼公
護諸藩冒死斷後為賊追縛檻送獻營公大罵不屈
賊以繩曳足倒拖地上剖腹刳臍而死南都贈左都
御史謚忠毅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三

推官蔡忠烈公道憲

號江門福建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沙推官
崇禎十六年八月賊陷長沙公被執大罵磔之贈
太僕寺卿謚忠烈

在郡三年與大獄者二興大師者三公竭心力調護不
至大傷十五年冬賊襲荊州荆鎮率兵擁惠王走長
沙明年五月后武昌殺士民十餘萬巡撫亦率千人
走長沙至八月陷岳州岳鎮孔希貴又率兵萬人走
長沙長沙恇擾公以一身經理其間勞悴倍嘗又以
郡中劣衿梗姓爭自開隙操挺刃而起公不得不借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四

武臣鎮壓之於是委重鎮守尹先民與之共事及賊
犯城人無固志初誓眾死守躬持釜餽出粟食兵與
孔鎮相犄角未幾孔先走降尹兵遂潰公督戰不支
城陷公與知府周二南同被執百計誘降不屈置小
樓中二十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卒不聽罵不絕
口賊大怒磔之後贈太僕卿謚忠烈

長沙徼卒九人侍公不去賊百計迫公降卒林國俊曰
吾主可降先去矣不待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亦不
得生國俊曰若吾輩願生亦去矣亦何待今日賊併
殺之內四卒請葬主骸而後受刃賊聽之四人解衣

裹屍葬畢各自盡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十五

知州徐公世淳
字中明嘉興人萬曆戊午鄉薦歷官隨州知州城
陷死之

累試南宮不第遂赴選署永嘉縣教諭修學宮闢講堂
除重慶府推官督兵勦寇有功當內召蜀人疾公強
項沮之改隨州知州十三年十月蒞隨隨大荒公加
意賑恤預戒子肇森及肇樑曰隨逼襄鄧且三破之
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樑也行捍牧圉以
佐守森也居斥家財以佐軍吾必死此矣盟國人於
關壯繆廟誓以死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十六

明年四月獻賊陷襄陽躡德安且逼隨公走使至郢告
急巡道趙某弗應撫軍發一將赴援趙勒之守郢留
弗遣公死守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隳北城以入公
使子肇樑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於頰
眼鼻橫斷墮馬慘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
擒至老營殺之且死猶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
氏王氏臧獲十八人皆死越三日吳人石琳得公屍
斂之趙氏與申姑相抱不解胸函金剛經三寸許遂
并棺以斂而肇樑屍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欲
沒公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

亦詣闕陳請天子贈公太僕少卿賜祠祭葬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七

知縣蕭公漢

號象石江西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鍾祥知縣城陷死之

授鍾祥五年截俸行取聞襄陽陷自請護陵免覲壬午十二月十一日賊逼境破關廂公奮袂呼曰此正吾効死時也入署拜辭家廟出絹悅令眾媵自經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億萬生靈敢愛此三十二口并兩雛乎於是麾鞭直走擐甲登陴拒守六日夜賊益眾合數萬攻孤城至癸未元旦公擲劍拜闕曰臣力竭矣急衝圍奔陵賊亦踵至公挺身大呼曰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公引頸就刀賊終不殺遣偽官圓圭等說降以管夷吾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八

劉青田為言公曰管仲不死以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郁離子痛鱗介之易我衣裳從龍淮右我正值聖主英明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敬憚之不忍殺旋送至吉祥寺僧寮設美饌奉之公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具不得偶於僧榻獲剃刀藏之拾土塊書壁云鍾祥令蕭漢死此寺隨對壁出刀自刎血橫濺字淋漓朱殿時正月初五日也賊治櫬設奠就寺地瘞之

賊陷承天遣將決顯陵求寶偽官張聯奎多備鋏鋤舉
事忽風雷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神持金瓜頂門一
擊卽昏仆亂道口鼻流血一夜而卒衆賊驚散

知縣房公景春

字和滿江都人萬曆壬子鄉薦歷官房縣知縣城
陷死之

辛未就教鹽城鹽令貪且虐又歲饑民洶洶逞亂公多
方解釋得散去尋罷歸移陝西苑馬寺萬安鹽錄事
遷黃州照磨署篆黃安甫二日而賊掩至公誓以身
與城存亡鼓勵士民登陴擊賊凡戰守八日夜賊遁
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總督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
斥郎屬而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介馬入房逼據
西關公知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聞遊擊楊道選內
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

已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
鈿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插三營羣起嚮應城中
兵羸餉缺公血書寸紙遣人縋城出求救不報獻忠
逼讓城公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公發砲
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爲內
應城陷遊擊楊道選巷戰死公被執勸降不從命拽
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尸哭罵賊復手刃之僕陳
宜亦被殺主簿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事聞贈
公太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附祀

論曰公之節烈矣死忠死孝日月光昭而予所深恨者
當時督撫大吏明知疆事必壞而今日曰招明日曰
撫卒至流毒宗社不可收拾宜乎按臣某云可勦之
機會與能勦之物力俱撫裏挫過良可嘆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五

知縣劉公振之

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崇禎庚午鄉薦官鄆陵知
縣城陷不屈死之年五十六事聞於朝贈太僕少
卿

公生平留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先世素為廉吏
一簞一瓢泊如也三上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
受教諭至縣卽與諸生更始以實學相督課未幾陞
鄆陵知縣因言東陽士風日惡不久將變起公甫去
而難作人服其有先見治鄆陵以郵民為務時流寇
充斥軍士過邑索糧者迫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五

帝號奔救歛賞以犒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
不支降之便公正色叱之城陷公謁先聖秉笏坐堂
上賊至索印公不與賊縛公置雪中三日公猶罵不
絕口賊斫之十餘刀竟死黃公道周額其門曰忠孝
大儒公自已未歲書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
至是家人啓其封則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

御史金公毓峒

字鶴冲保定完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湖廣道御史

舉乙卯賢書與從子肖孫讀書郎山相對慨然有澄清之志登第官中書舍人辛巳秋面陳漕務稱旨特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尋上寬徵徭誅骫帥解黨錮慎銓法諸疏每上必報可

出按秦川闖逆方窺函谷不敢入及公復命賊遂踰關舉朝悔不久任云甲申春召對便殿因命出監軍宣大公奉命出而宣雲告陷矣改命督禁旅往扼畿南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五

要害公冒矢石馳歸保郡散家貲千金犒士卒爲固守計命從子武科振孫帥其軍振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振孫登陴挾矢殪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必從季父於地下公聞之謂肖孫曰死易立孤難我以弱子爲托肖孫拜受命公配王孺人盡出簪珥寇帔以犒士士益奮願殺賊會三月十九日信至公痛哭誓與城俱存亡隨懸銀牌以賞擊賊者士爭殺賊爲君父報仇二十四辰刻城樓火起賊乘焰登城遂陷振孫躍馬赴賊曰城頭殺爾帥者我也格鬪斃數賊而衆寡不敵爲亂鋒所糜公裂眦大罵提劍

斬一綠衣賊負印望北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古井死一門男婦同殉者數人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受炮烙慘刑體刺剝無完膚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公骸骨如生人義公之死而益稱肖孫之不負所托也

按甲申之難所至望風降附無一嬰城守者况國破君亡天崩地裂而保郡密邇京城獨固守不懈真睢陽常山所再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五

布政夏公萬亨

字元禮號葵南崑山人萬曆戊午鄉薦官至右布政乙酉八月被殺於建昌

初就教諭婺源率勵有方士皆悅服歲荒捐俸設糜以食饑者陞知西平時河南郡邑所在被賊公築隄治城練兵保甲爲禦賊計至悉而民不擾居三年改知夏邑聞賊將犯縣公兼程而赴既至念地小民疲難以無賊外修武備而內以德綏民以義馭賊賊嘗頓兵城下公輒開門出責其爲盜不義或不聽命則曰寧殺我無殺我百姓賊相顧驚異稱爲好官好官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五

殺一人而去有某賊逼處而疆公單騎諭降不持一兵賊見公不疑感恩義欲受命歸欵以總兵劉超擊之而止蓋是時郝良貴房星袁營闖曹皆河南巨寇所過城郭無不摧滅獨夏邑無侵暴得全以令賢故也

嘗超未叛公嘗署永城超用威凌厲公抗不屈及超殺巡撫都御史王公漢朝命故督師丁公啟睿帥河南軍討之諸道援者數萬而軍需器械悉公轉輸不三月超就擒伏誅始以功上天子嘉之於是卽命公行勸農副使事公益悉心撫輯加惠荒殘未幾而甲申

三月之變聞矣公北向慟哭曰萬亨當從死願尚有八十老母從呈上乞身空門以奉老母天年終耳公歸值南都建國柄國者以公諳中州情勢強使逆太后於河南公竟奉太后歸南都已而江西布政使之擢公在中州有豪右恣爲不法者公聞於巡按御史寘之理至是嗾諫垣劾公謂縣令不當超擢藩司遂以按察司僉事分巡南瑞公至江右蓋乙酉三月也國勢艱危人無固志公務爲整暇威惠兼施吏民以安初至兵請給餉既給贏十之一公以詰吏吏曰此故事公所常有也公正色曰侵奪軍資吾豈爲之况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五

今何時者仍召軍人與之

保寧王時避寇南昌公知其家人豪橫爲民害適公出有犯前導者執而笞之問知爲王家奴更笞之既去則呼召其黨皆持白梃圍公南昌震動無小大皆趨王所謂王奈何殺吾夏巡道焚門入巡撫都御史下令戰之不聽及公令至則曰夏巡道無恙我又何爲遂去其得人心如此時在任未三月也

尋陞按察使兼布政使凡縮七印而南都陷事不可爲公奉太夫人至撫州屬門生臨川令某將返南昌而金帥已入金帥故左藩部將時已迎降素重公治行

先以書勸公達時變及至南昌不得公遣兵下撫州
下建昌欲必生致公公時奉益王命倡義建昌甫蒞
事而城潰執公往金帥待公有加禮欲援爲大吏以
撫江右南昌吏民又哀請於公堅不許書絕命辭示
志金帥知不可奪然終不欲害公爲其下潛送於楚
之佟大帥不屈被殺繼配顧夫人與子婦諸孫及僕
隸死於建昌者二十餘人時八月廿一日也太夫人
則幸季子及孫無恙得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

七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一

左都御史李忠文公邦華

字懋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北掌院左都
御史甲申殉難南都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初授涇縣下車未幾閭里銖兩之奸皆通知之不事苦
刃漸摩教化簪筆舞文之俗犁然一變集父老詢問
風俗家產貧富給筆札籍記戊申歲大稔勸貸賑濟
按籍差次斗石圭撮若筭勾股全活者六萬人立社
倉濟水利清劇盜戢亡命至今奉爲絜令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一

城社巨奸危詞苦口摩切政府福王之國有日請給
贍田四萬頃而後行戶部戶科噤不敢言公曰若是
則之國無日矣乃抗疏爭之甚力福清因上疏極言
因貴妃兄國泰奏繼入事得寢福王遂以甲寅三月
就國

巡按浙江謂巡方以察吏爲要察吏以獎廉懲貪爲要
直指供億有賦罰公費二項賦罰坐派郡邑公費取
盈協濟公歎曰繡衣使者表率百城可以身爲谿壑
乎急下令蠲除之

歲當慮囚積案填委夜闌秉燭亭疑閱實運筆如風平

反者百餘條老文法吏莫敢出入一字廷讞之日獄囚盈庭舊使者省覽累日爲手版以記事公獨不用携冊坐輿中流覽閱記數百人以次決遣姓名訟牒不遺毫髮吏民大驚以爲神

天啓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爲兵部侍郎時逆璫用事崔呈秀等以公名列天鑒同志等錄樞輔孫承宗鎮關外請入朝面奏邊事或言承宗且與晉陽之甲公爲內主璫懼甚矯旨勒孫還鎮倪文煥承意論公削籍謫戍嶺南

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陞本部尚書己巳之警公日夜練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二

京營兵焦勞備至然竟以是免己卯起南京兵部尚書憂去壬午起原官兼都察院事癸未大兵飲馬長淮大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勢東南震動公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老臣遭時多難投身爲國仰望貴鎮與我同仇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陵京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聖英靈主上神武羣醜游魂稍稽膏斧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殲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悞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武足高喙長倘不諒心跡飛章上告其將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保

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清史爲千古笑談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即日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振柁回船刻期還鎮缺餉事情候本部院到皖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良玉得檄心折又用其客李猶龍胡以寧輩開示禍福主上拊髀頗牧入見當力爲保全功名釋中山箱篋之疑得元侯弓矢之賜良玉大喜過望公卽飛騎貽書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是歲獻賊破武昌駸駸及江右公上保東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僅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也爲今日計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賴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三

冢憲劉宗周以救熊姜去特簡公代之凡大事必諮公不時召對天語商確多秘不聞甲申賊勢孔棘諸臣惶遽無策公上密疏請皇太子撫軍江南謂高皇帝定鼎金陵長江天塹雖百萬不能飛渡成祖都燕命重臣鎮撫稱留都所以備不虞防後日也臣昔上保東南策固非無見且方今天下大勢危如累卵聖廟慮事動出萬全如臣普說莫若皇上專制燕京控西北之盛勢青宮遙領陪都席東南之上流聲勢相援

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萬有不測不爲孤注疏入上心
動集諸臣議會科臣方時亨力沮乃止數日後復有
以公議昌言於朝者顧賊已薄都城不可爲矣城陷
帝崩公慟哭曰使蚤從臣議何至如此因拜文丞相
祠題門版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之死靡
他卽於祠中縊死時幕客趙爾圻作惡風折海棠行
以紀天崩之異南還道天津亦卒

尚書倪文正公元璐

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庶
常官至戶部尚書兼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甲申殉
難南都贈公太保謚文正

公初第時才名譟天下魏奄羨慕之公特立不爲動媚
璫者將建祠國學配享孔子公典試江右以疇疇乎
不可尚已命題會奄敗得免禍

崇禎初奄雖誅其餘黨尚持故局排清流不置將永錮
之公上疏力爭言臣觀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
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

何名加崔魏輩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
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
操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大淡此之
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且天下之議論
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在
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淡谷前
人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
於是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至勸進
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
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

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淳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而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淡防報復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已亦可化牛李為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需東林報復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即如紅丸議起大臣塞默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大張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六

爌抵觸投劾今推轂不及則徒以稟擬能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繫繫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今起用之肯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然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魘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議臣所謂正氣未伸也海內傳誦以為快論

公又辨楊維垣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始定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而揭揭焉代逆璫分謗臣願維垣之熟計之也上是之

復上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書當速毀請詳其說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七

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以之披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遂得旨允毀公自此遂為人側目矣

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請外公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

疏獲請臣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指前府尹劉宗周情恬耿介道周既蹇謬承貶宗周以慨礪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

上制實制虛八策且請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歷陞祭酒烏程當國上疏規切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於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八

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勳猷自著執政惡之勾勳臣劉孔昭以封典事劾公遂落職

八年二月公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罪已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稍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綿顏料油漆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科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貽

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負劔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安得徒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

壬午北邊告警流賊橫於中原上思公才起公兵部侍郎公捐金浴塗募兵冒險至京召見公條賊情邊事甚悉稱旨仍命具本以聞公上疏言制邊宜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圍賊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又宜假督撫以利權一切屯鑄鹽榷之務悉聽便宜又有邊防用間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九

一疏大約意在誘插便不與口合先用羈縻之術徐爲招徠之計上皆嘉納

尋筦國計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辭不許公言用臣當允三事一與兵部先準餉權兵因準兵權餉一爲民間興利除害勿以小生節報數一當以仁義爲根本以禮樂爲權衡上曰卿真有學問之言當如所請公殫精籌筭宵旦焦勞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公疏言開鑛有六害議遂寢

賊之犯秦也公奏天下雄藩莫如秦晉宜諭兩藩能任殺賊當假以大將之權不然宜悉輸所有以享軍賊

平之後各益封一子以報之書上不報

撤部務還講幄賊陷陝西公奏賊既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戰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上然之未及用而山西陷矣是時太倉米少戶部言僅支數月上以爲憂特發帑金四十萬於邊以折代本而令天津將漕運各邊之米運入太倉每石時價止八錢在邊兵將既樂於得金而太倉又得漕運之米甚便計也其議實閣臣蔣德璟與公發之要知漕米從來運至通州入京並無天津截去之例因戊午邊警復增設津撫從海接濟東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十一

江已復增遠米練米分運關寧永薊諸鎮而諸鎮兵將惟以現銀爲利其視米豆不啻泥沙也故漕官旗甲與天津餉司官胥猫鼠折乾耗蠹米豆歲以二百餘萬計而民力竭矣璟奏對議漸裁去津運以實京通是冬纔裁寧遠四十萬石山永八萬餘石其餘尚不可究詰也

三月十七日逆闖長驅犯闕公上急救時政疏未下而京師陷公北面拜闕曰臣爲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拜辭母夫人語家人曰若卽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自縊

侍郎王忠端公家彥

號尊五與化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右

侍郎甲申殉難南都贈太子少保謚忠端

授開化知縣調蘭谿以卓異擢刑科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公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權貴歛手時闖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公於是有閩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濬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兵識者以爲至論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十一

又見羣盜蠶起皆因民困而吏不恤上疏力言之以爲今日之吏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不肖者以束濕濟其饕餮賢者又爲文法所縛不得展布由是民窮盜起一夫倡亂千百成羣宜少寬文網令有司加意撫綏以遏亂源其他所陳皆關切利弊裨補軍國爲救時之要策

癸未轉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戎事廢弛國勢日蹙公竭力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犯闕公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得公欲降之公罵不屈賊忿甚提刀段斬之或云城

陷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
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耳言畢
自刎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十一

侍郎孟忠貞公兆祥

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世籍交河天啓壬戌
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甲申殉難南都贈刑部尚
書謚忠貞

授大理寺左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典試四川己巳陞
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主事驗封考功
員外郎辛未禮闈同考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
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
不至聞者憮然尋以忤中官意降行人司司副由陞
光祿寺丞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十二

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甲申陞刑部右侍郎屬時
事日棘門人司勲郎熊文舉乘間請於公曰萬一京
都不守柰何公搖手不懌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
熊爲悚然不敢置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姑
媳俱殉子章明視殮畢亦自縊死時死節文臣二十
有一人獨公父子俱殉士論翕然以爲本朝僅見之
事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謚忠貞而特贈章明河南道
御史謚節愍

副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

字爾韜號四明紹興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甲申殉難南都贈左都御史

謚忠介

以國博授工部主事典試雲南陞員外郎管通惠河轉

屯田司郎中丁卯出知漳州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母

誘之海隅香卒授首陞本省叅政四川按察司使戊

寅擢光祿卿通政使免官

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見人心瓦解寇賊所至

非降則逃由官吏腴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五

有司罪也察吏之責在巡按御史公於是實圖察

吏安民疏大畧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

政害民者隨即拏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者取問明

自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

堂未見拏問一人即有一二叅劾需之復命近即有

不特叅劾之旨不過取一二甲寒者塞責今民命倒

懸在於呼吸安得爲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

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

害民拏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竦然其

要又在反求諸身必賊罰不取土儀不問謝薦不收

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

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

依奏着實舉行

甲申賊至公即以死自誓預書曰懸無半策匡時難惟

有孤身報國恩城既陷遂入室自縊

公勇於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爲之含殮又以女

妻其子嘗買一婢灑掃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篲而

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

環茲地不覺凄愴公閱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

歸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五

大理寺卿凌忠清公義渠

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

大理寺卿甲申殉難南都贈刑部尚書謚忠清

謁選得行人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國者爲公

梓里密戚主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皂囊白簡侃

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恫上疏極論

其事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如故率土之

搜求旣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

灼知賊之饑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入告不事

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弗報慷慨擐甲刻時刻日誓

不與賊共戴者乎就中之調度言之有能力祛文法

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

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羣策而獨持一斷實實

使聞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爭在呼吸

之軍機而旣俟成命又俟部咨費許多周折卽費許

多時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全非先着已不在手矣

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者無虛日懼以顯

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壞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

虛而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

丙子以戶科左給事主考山東得士爲盛尋以年例外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七

遷爲閩臬轉三吳兵使三吳才賦重地公身處脂膏

懸魚拔雉兩袖清風惟取吳士帖括手自甲乙梓以

問世鈞玄拔韻盡汰時蹊論者以爲有慶曆風

丁丑大兵伐朝鮮公奏鮮主李倅逃竄山澤大兵四面

攻之樵採之路俱絕皇上屢勅沈世魁赴援世魁寂

若不聞陳洪範前報出海至今猶泊近岸東島孤懸

海外朝鮮旣亡我將安所依止疏入中樞楊嗣昌不

問

癸未擢大理卿甲申乙巳日寇犯鄱城丁未昧爽公因

召對疾趨長安門則無人門焉者拱立達曙門竟不

啓俄而城陷人馬喧咽公亟返寓有東魯門人李某

詣公以龍馭賓天告公矍立負墻號泣動地舉首觸

柱血淋漓沾襟李援古曲喻謂事未可知請留身有

待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年

官車宴駕孤臣忍獨生乎李辭去公顧案頭諸書籍

嘆曰嘻吾手澤存焉寧忍捐諸賊耶乃悉火其所評

騭書及生平著述時館客及家僮相顧失色謂公生

平無他嗜獨嗜書凡出入南京跋涉八閩歷西蜀東

魯以還吳越靡弗躬飭以從退食之暇輒手一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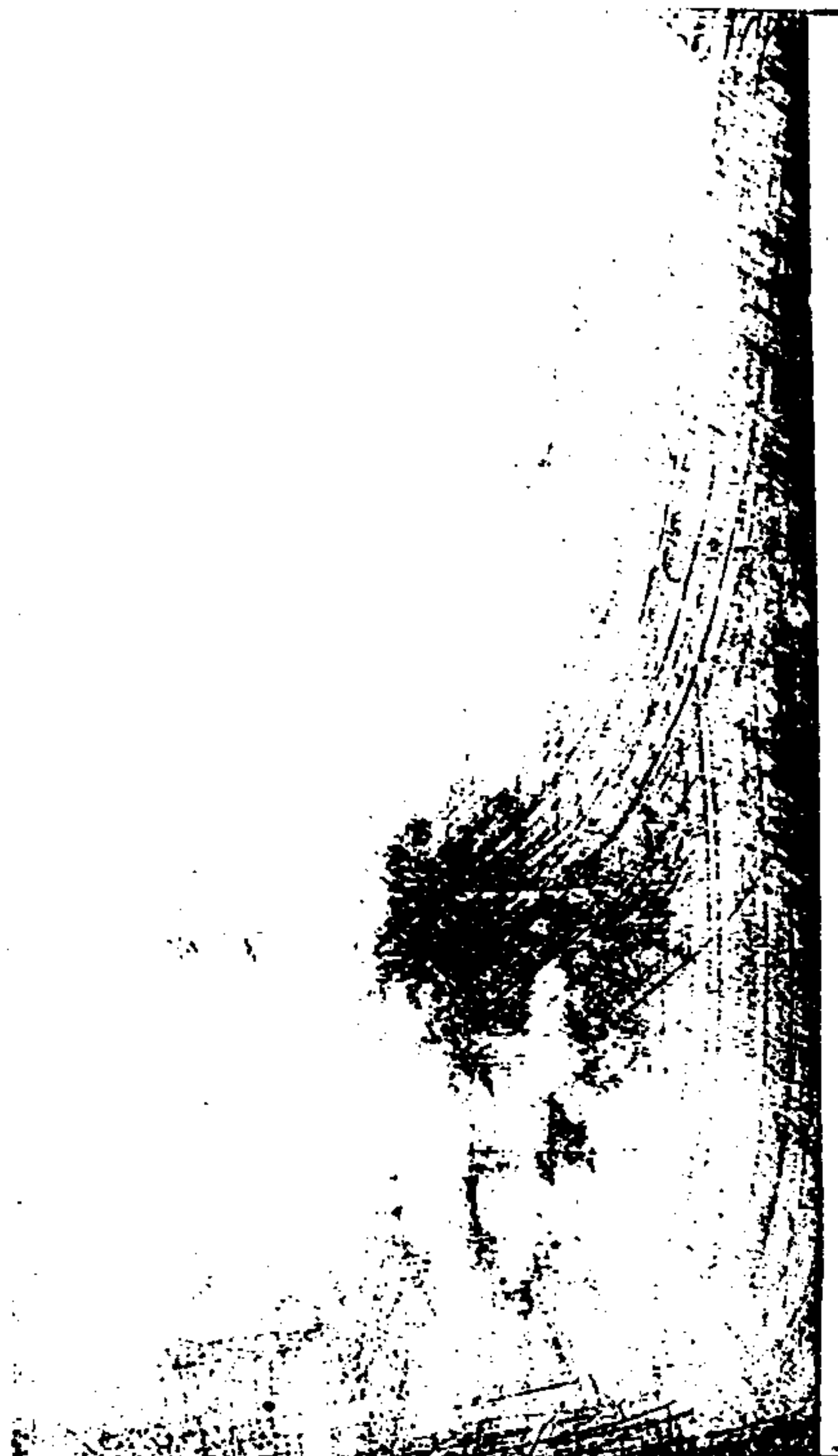
置也今且一切火之知其志堅且決矣夜嚮晨會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七

傳升遐未實者僕遽以告公徒跌出舍顧謂館客曰
吾見君則隨君遇賊則亦罵賊死耳已知凶問果確
急回索冠服僕以青繡衣進命易緋袍設香案徐語
諸僕曰我一生僦廬以居蔬食以茹於物無所戀且
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吾正命之秋也
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援筆上尊人書授僕云
吾魂先歸侍左右矣其書曰男視死如歸盡忠即所
以盡孝也僕環跪請後命涕泗與俱公怡然曰死後
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
縊時年五十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太常寺卿吳忠節公麟徵
號磊齋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卿甲
申殉難南都贈兵部右侍郎謚忠節

壬戌初第止長安邸時夢身經荒墅一褐衣丈夫冠危
冠仰天長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淨沈淪托萍
往復歎歎不已公爲之泣下或指曰此隱士劉宗周
也既寤且不識劉爲何人及觀政升宗伯堂上題主
事劉某名心異之已而詳劉公當世大賢未嘗納交
及授吏垣同朝始會卒踐初夢

初任建昌司李縛劇盜何繼竹豪戚黃孟嘉既改閩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與化平反出入獄無冤民核諸屬吏莫敢以私進有
暮夜却金風

徵拜吏垣同官章正宸以建言下獄公上疏力救又論
安民之本在於守令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
敢虐守精明則令不敢叢脞且爲令者衆又多操刀
學割之徒故遴別難精爲守者寡皆循資積俸而升
故材品易核願皇上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
否使自得達於天子追績成而後加不次之擢時服
其精切而不能用

歷兵刑至掌垣壬午命專掌六計周宜興欲鈎致之謂

曰今天下第一荷負吾授公公知之乎公謝曰不審其不肖謬見擢序願申公誼如報私恩宜與佯笑曰甚善長安中知周輔欲致罪廢馮涿州復列揆席以自副然畏羣議向背未決擇人情所嚴憚者相推挽以濟事無何果諷有司於薦守城功及之旨從中溫答下科公難之謂非大賢殊傑不當輕畔成憲啓倖門密封還詔旨寢之

請整飭留都頓宿重兵假南樞以節制之權使各路兵將有呼吸指臂之勢一旦北方有急飛檄四出勤王之師雲集闕下豈至有勢孤援絕之慮哉旨皆優答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輔樞大臣皆以爲迂格之

文選郎吳昌時喜結聲勢交傾四方周輔尤愛昵之而冢宰鄭三俊持政峻嶮行有不合反假昌時以交周輔始獲展其意昌時益薰灼百官穀擊其門夜達於曙公乃特科昌時因年例言之小人之誤國必侵權侵權必因賄賂賄賂必至敗壞封疆之事又云在冢臣謂之溺職在昌時謂之侵權年例者垣省外遷之名故事省一臺二吳則臺十省六專斷無忌凡素所媚疾者斥之國中譁然不平與掌道祁公疏相繼上皆不省

時關外八城盡失邊報日棘天下餉悉輸遠左督撫諸大吏以餉爲壑橐既盈則旦夕遷去若傳舍然每一缺出搶攘如市亦有臺省爲人出缺留缺者昌時先詣周輔問會推用何人議既定方入啓事松棚會推僅存故事吏部封駁無敢異同大約推必以賄賂必數萬始得咸昌時主之而幕客分其餘瀝以爲常又以白金體質重大不便將帶易以黃金金價遂爲踴貴

行人能開元先拜疏刺首輔給事姜採復以言事逢上怒謂羣臣朕不知二人欲何所爲一署皆望相君顏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色噤不敢發聲公獨從容奏曰小臣雖出位妄言不過愛君熱腸無所禁忌耳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輔憲臣劉宗周前奏復及熊姜之事曰陛下急求直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恐於聖政國體有傷上數變色數解宗周抗論不已副都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叱之退尋杖姜熊仍下鎮撫司宗周削籍光宸降諭

修歲覲事上命吏垣長掌道御史吏部尚書郎共計羣吏如舊制公受詔獨身肅其事手書門版擯絕人跡移書借金吾厲卒巡環於邸門晝靜如夜案舉賊吏

附離權要者不致貫縱拾遺再竣奏告成事請放歸田上不允

周輔還自塞上進閱計冊共私人多所屏退怒至廢食吳昌時與首輔謀倡為人材當惜之說內有才力卓絕者雖被察不妨酌量留用一體考選以收使過之效疏入上語周輔曰大計何不便於先生而須改作哉及上冢宰條奏凡欲更計事經帝覽者皆用爪畫之屢旨相詰首輔恐不敢再議時循例推太常寺少卿不報思所以中之矣

吳昌時事發上盛怒設朝召皇太子二王出閣侍傳警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五

文武羣吏陳列階陛詔收吳昌時考掠備至文武相顧失色公身自出請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廷昌時一部郎即獲罪無所逃宜暴治司寇以明國體上不可曰如委之刑部萬罪解耳遂親鞫之笞掠楚毒哀動殿陛具得其狀事多連去輔明日追逮延儒就請室卒賜自裁至十一月旨下范志完等失悞封疆吳昌時把持朝政都便決了

故司馬張公國維出獄請赴江南權財以濟軍需同官皆往餞公舉觴屬之曰吾聞撫字之良吏矣不聞催科之司馬也張悚然汗下謝曰拜公言之賜矣

甲申二月初二日督臣王永吉撫臣黎玉田鎮臣吳三桂有撤寧遠守關門之議云自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并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過寇即京師猝有警關門可旦夕至也天子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疏言吳帥可大任宜如督撫言一時廷論謂無故棄地二百里不可次輔方岳貢貽書南司馬史可法深咎公公執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棄天下益不可吳三桂當蚤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旆旦夕發秦晉若使捍蔽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急無沾沾論是非也六科多不署名公獨疏其事竟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不用公言屢下旨撤督臣以三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陷矣公自三月十二受太常之命而十五日命坐西直門十七日寇至城下西直當賊衝攻甚急公厲氣登陴指麾守禦矢集如雨公親督士卒以土石塞門時宦寺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一

五

馳騎城頭欲擅啓門中樞密遣卒出城公皆不許十八日公重賞購健兒絕城殺賊百餘人已而賊大至十九日子刻賊從德勝門入二十日有給事高翔漢

已受賊署來說百端公屬辭拒之恨恨去是夜公走
謁總憲李公相顧泣下知事已不可為矣街巷賊騎
充斥因入道左三元祠舉首視屋梁曰吾終此矣距
戶自經為家人解救曰悞我悞我遂起作絕筆云身
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禡服命以角巾青袍殮我適
祝孝廉淵至劇言失國之故且曰劉念臺有云人之
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若授命予初念也
別去遂投繯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一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一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二

諭德劉文正公理順

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曆癸卯舉人崇禎甲戌進
士官至諭德甲申殉難南都贈詹事府正詹事謚

文正

公十上春官不第自視夷然至甲戌擬首李焞上親擢
寇多士置焞二甲第一士論榮之公曰昔宋王曾及
第或嘲之曾公曰生平志不在溫飽茲吾懼伊始何
榮為授翰林院修撰充經筵展書官記注起居

已邪典試福建癸未分較禮闈陞春坊中允兼侍讀時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二

大兵深入流賊陸梁公雖無戎事之責而時以軍國
為憂甲申三月十九肅衣冠赴召門未啓大理卿凌
義渠侍郎吳履中遽傳賊已入城鼎湖龍去公撫膺
大慟曰理順荷上特簡不能出一奇殄亂致逆寇披
猖國家淪喪臣之罪也還寓北面再拜自縊妻萬氏
妾李氏并次子聖籙聖符及僕四人皆死手書贊曰
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公踐之吾何不然既掇巍科
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媿前賢嗚呼公可謂不負先
帝之知矣

公素為德桑梓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關說一事遂撻

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榜其門曰天從人願至是賊多中州人有數百騎環寓皆以公善居鄉有殊惠吾等今日來欲爲擁衛報公賜何竟至此俱下馬痛哭羅拜乃去本朝以殿元死事者得五人焉遜國時則有黃侍中觀土木之難則有曹文忠彘北都之變則有劉文正理順而浙東有余庶子煌江右有劉中允同升先後皆死國事此亦科名盛事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侍講馬文忠公世奇

字君常號素修常州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甲申殉難南都贈禮部侍郎謚文忠

公第進士時宜興居首揆自其爲諸生素附公壇坫至是以得公出門牆爲幸每傾心於公公引大義明國體推引同志愛惜人才非公事不以告丁丑分較禮閣戊寅奉使山東湖廣江西諸藩府餽遺無所受已卯興試江西所拔多知名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宜興之再召也公方家居祖道時極言東南民力已竭當亟蠲逋賦使獲有寧宇故宜興入告遂奉俞旨及公入都宜興已去位矣既復逮入賜自裁一時入墓者皆避匿公獨經紀其後事不少退縮

逆闖橫行中原公召對奏言向因楊嗣昌宋一鶴左良玉等兵所在劫掠百姓怨恨賊反借勦兵安民爲辭愚氓被惑遂望風叛降今當以收拾人心爲本勅督撫鎮將約束部伍爲急不然勢將不可救又言泗陵顯陵被寇諸藩慘禍不一凡爲臣子皆有不共戴天之義而猶泄泄躑躅依違兩可寧使敗壞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國家之事豈容再誤乎

三月丁未城破以書約駕部成公德同死家人泣曰如太夫人何公曰不死亦辱太夫人有門下士在朝者過寓言駕且南幸詞臣可無死公正色拒之曰吾意已決無多言時成公復以慷慨從容二義相質公報曰今日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勉之吾輩正不得遜古人也遂捧所署司經局印向關再拜同二妾朱氏李氏投繯而逝蓋三月二十日也公自爲諸生時有盛名至砥礪名節始終不變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四

侍讀周文節公鳳翔
字儀伯號巢軒紹興山陰人崇禎成辰進士選庶吉士官至翰林院侍讀甲申殉難南都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節

初授編修丙子典試江西丁丑充經筵講官遷南司業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時國家多事公感上恩每一召對掀髯昌言上爲傾聽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時以爲名言癸未分較禮闈如嘉定黃公淳耀輩多出其門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五

甲申三月丁未都城陷公謂吳公甘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得一視太行梓宮縞素慟哭死乃無憾吳然之二十一日赴東華門俯伏舉哀起卽投金水河水淺不死復匍匐至寓自經絕命詩有云碧血充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蓋具慶云作書辭父母曰國君死社稷臣子死君父理也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

公學問博洽嘗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運最爲今日急務及論學曰大凡

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持論疊疊聽者忘倦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六

簡討汪文烈公偉

字叔度號長源應天上元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翰林院簡討甲申殉難南都贈詹事府詹事謚文烈

授慈谿知縣公為政無赫赫名亦不善事上官而一時循良無出其右時烈皇帝念國家多難當預儲敷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為異日揆席地乃詔擇推知治行卓絕者入翰林公以異等授翰林院簡討尋充東宮講官記注起居公素慷慨敢任事又以破格拔擢益感激思報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午大兵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七

直入長驅淮上而逆闖勢益熾公上江防疏首言布置之法宜於沿江要害處駐節建牙聯絡策應期於無隙可乘而操臣與南樞臣軍中事宜緩急相應又宜借鹽課截漕艘改折江廣浙直各處物料本色以濟軍需皆一時石畫疏上天子為之動容

癸未同考禮闈甲申春闈勢日熾寄書陸給諫朗云賊據真定去神京咫尺奸細滿都城外解不至太倉不過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大小臣工無一人可賴者聖主焦勞無計已取邊將吳三桂唐通入援而息更烈門危殆不知所底弟命付之大

義如聖主何此所以憤恨於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
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國家
之聲氣積漸至今尚何處伸其說耶逆賊犯關公謂
其繼室耿氏曰吾死矣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
三則宮人皆逃出矣公還寓耿氏已縊死公從容作
書與其子孝廉觀生書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
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爲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
一死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城陷之日恬然
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鼎發也吾兒
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八

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隨
具袍笏拜闕自縊

烈皇帝朝特簡推知人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而孟章
明顧咸建劉曙三人皆以公本房門人殉節

都諫吳忠節公甘來

字節之號葦菴瑞州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刑
兵戶三垣甲申殉難南都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授中書舍人壬申選刑科給事中時大司農畢自嚴下
獄公上疏力救已卯典福建試癸未分較禮闈歷兵
戶科都給事中公在諫垣十餘年知無不言彈劾不
避權貴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九

時天下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借名護
藩以去公抗章謂天子建親藩以屏帝室所謂宗子
維城也今風鶴纒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
圖迅掃之功次之不能仗劍登陴效死守之義而諸
臣反借護藩爲掩罪地將維城爲可去可留之人名
都悉可守可棄之士將來功罪不著賞罰不明人人
效尤城社人民誰爲捍禦者乞敕諭各藩并覈

等棄城之罪上覽而嗟嘆然亦無如何也

逆賊犯關公語其弟禮部員外泰來曰吾兄弟受國恩
義不可辱成仁取義願交勉之及城陷兄子家儀奔
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
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
國成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尋於有

仍是我死猶生也努力免之遂自縊絕筆詩有極印
河山空灑淚傷心仁義一身周之句十九日巳時作
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十

御史陳恭愍公良謨

字士亮號賓日寧波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甲申殉難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謚恭愍
授大理推官舉卓異選四川道御史嘗語同志曰維忠
與孝立身綱維若以一經致通顯而耽妻子肥囊橐
雖獵躋大位曳玉懸犀何榮之有已卯按蜀中所至
捐贖錢却饋送有兩袖清風之譽上知公能其職復
留任二年益異數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十一

未靖其地人本驍悍兼以寇亂之餘一旦詔使天來
一驚百動良奸並起勢將無浙是臣等所大懼也且
江右方殘兩粵未定而浙直尤囂喜事宜保護之如
嬰兒勿使驚擾不報
賊勢猖獗與里人李芳泰數前代盡節者芳泰誦薛方
守箕山之節公曰此以隱士却徵非仕而以節見也
倘不測吾其死節乎

京師陷公題云為子為臣不能兩盡慷慨從容同歸一
死援筆作古詩一章書大明四川道御史陳良謨死
於賊陷北京之日遂就縊妾時氏京師人歸公方百

日公欲送還母家時曰臣死君妾死主分也端服覲
裝先公而繼贈太僕寺少卿謚恭愍時氏亦贈孺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十二

御史王忠烈公章

字漢臣號芳洲常州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仕至
監察御史甲申殉難南都贈公大理寺卿謚忠烈
初令諸賢有惠政不半載恩信大洽治聲四聞臺使者
特疏調繁令鄞暨民聞之呼號奔走願借寇君而鄞
命且下鄞人來逆者暨爭逐之公不獲已密遣鄞人
而正告暨曰若等父事予而予字若等猶子也何言
去去亦何忍亟雖然其若鄞命何頃之卒去暨如鄞
暨之民德公常山之崖肖像祠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十四

郊迎公獨不爲禮并戒郵吏不得令舟車經城內公
氣和政平不屑爲斬斬之行至於大體則侃直如此
甲戌入覲卓異第一俸淺復任績再奏最聞授工部主
事天子親策諸臣特授陝西道御史既入臺諫止宮
操連疏告江南旱劫內臣殺良冒功權貴皆爲奪氣
巡按甘肅鎮鎮固巖疆數被兵燹巡方者多規避公曰
東南南北惟所命之甫叱馭入關食墨望風解綬莊
浪報鹵至撫失措急徵兵公曰無庸貧鹵結夥索食
耳不若因而撫之卽親策馬鹵營諭降解甲者數千
並給糧充近衛兵番人畏威懷德至焚香獻酪以去

舊例衛犯罪者罰輸餉貧者累繫無已公具疏但嚴責治而免其罰邊民素窮債於武弁或一二十金償鹵首一級武弁卽以此冒功邀賞坐是多開邊釁公著令非大舉入寇毋許各將零級報功歲省朝廷金錢數十萬按廿二年封事凡百八十上悉開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民侵餉罪落差擾驛害民皆侃侃無所避

甲申二月差巡視京營京營見操軍額當十一萬有奇公蒞任簡籍疫死十二羸老十一虛冒者又十一餘雖號為軍皆敝弊破盾不可使賊見查月餉已缺半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載連疏請而度支無以應閱操之日見有介而試者九箭不中人馬平蹶問其職乃都司也公喟然語同列曰戎事至此尚可為乎輦下猶然何況外郡無怪乎賊之所到風靡也吾死是役矣但無能為天子分憂殊恨恨耳言訖淚下會有南歸者索家信公曰國如此何有家為因援筆立書數字云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皇上真如堯舜而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語不及私

二十六日賊破真定京師大震三月乙巳賊薄都城丙午卽破彰義門是夜大雨黎明合軍譁帝崩人無鬪

志公猶手發二礮傷賊賊少阻項之勢益急顧同事光時亨易服而前曰賊入矣盍同走乎公大聲曰事至此惟有一死無易服便行數武賊騎掩至叱下馬時亨從後遽下且請降公曰視兵御史孰予叱賊脅公公不屈賊怒碎公膝墜馬公坐地大罵賊益怒卒手刃公棄走及暮家人索公急公猶坐地不仆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云

先是居艱時獻賊據上遊江南騷動巨室聞風遠避公獨毅然曰吾雖無城守責然薦紳先去孰與固此圍乎設有不測家人可於文廟覓吾尸也及京師有警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識者預知王公必不免矣南都建嘉公節贈公大理寺卿謚忠烈時亨死金陵西市正公廟祀易名時也人亦何苦不為忠烈哉

太僕寺丞申節愍公佳胤

字孔嘉號濬源廣平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太僕寺丞甲申殉難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初令儀封邑小易治公減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多劇盜公修保甲之令又廣置耳目設購募盜皆奔宅邑縣有大豪張甲爲姦猾把持一切訟獄事前後數令莫敢問公至立案之罪至死境內震懾霖雨河決公親負薪實土塞之滿三載舉治劇徙杞杞壤大而俗侈好浮僞僂上多豪貴人居間請託公清嚴自持士大夫家居僮隸數千指縱橫自如囊橐奸宄或入民舍取器物傷纖弱公收首惡數人立誅之而其時盜大起有掃地王者率萬人攻杞公登陴固守手斬賊渠乃退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十七

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公廉直介立非其人
不與交退食燕坐精誦竟日人莫敢請間以清鑒稱
會邊事急公條上便宜數事荷嘉納轉考功郎中佐
大計黜陟咸當仕路爲清而權貴弗善也韓城方柄
國與公之師文公安之有隙中以微法并及公降南
京國子監博士遷大理寺副甲申春陞太僕寺丞以
牧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入畿南郡

縣望風奔潰公將入都或勸公以京師且危幸在外
可無與公慨然流涕曰我固知京師當不支其如皇
上何遂疾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既入同輩多問
事急若何公曰天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
利死於刑戮死於房幃鬪爭均死也獨遇君父大節
縮首求免此真不善處死矣徧謁大臣盡戰守之策
皆不省公貽其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
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厚恩誓以死報是時其母
太安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業
以身許國勢難兩全十八日聚賓客爲次子行冠禮
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
服匿他所公曰吾來此何爲者入而避何如避而不
入已聞宮中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至王恭殿井自投
下死之時年四十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六

兵部成忠毅公德

字元修號玄升北直懷柔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兵部車駕司員外甲申殉難南都贈大理寺卿謚忠毅

為諸生時嘗讀文文肅擊奸疏輒狂叫心折又為姚文毅所取士令淄陽有聲尋以科餉得罪大僚被逮復抗疏論劾烏程奸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坐賊謫戍而公之家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公家人皆避入地窖公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一窟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遇害公妹及妾蕭氏童氏知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九

父翁之變皆自縊後十日公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公妻劉氏終以追賊逼死於家公在戍籍七年癸未赦還補如臯知縣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公見年來封疆多故人皆隱忍苟活憤發於中有養節義明廉耻疏謂宋臣張栻言杖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在朝廷有以養之而已又曰今者廉耻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知愧也言甚激切上為之動容

闖賊犯闕公志在必死貽書馬宮諭世奇曰老母舍妹

俱在此爭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無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也及聞先帝晏駕公往東華門松棚下號慟觸階歸寓自盡母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縊死夫臣子之於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公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於公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十

兵部金忠節公銘

字伯玉號在六順天衛籍武進人年十八舉鄉試
第一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甲申殉難南
都贈太僕少卿謚忠節

初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講濂洛之學燕居言行
俱有規格人比之胡安定陞國子博士庚午遷工部
主事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燮憲奉救總理戶工
兩部錢糧特建公署公慮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防
疏請罷之不報未幾燮憲檄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
體公又疏燮憲妄自尊大以皇上廸簡之臣子而屈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五

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
交結之律有旨切責差抽分杭州南關命下告病回
籍

壬申春正月燹憲挾恨以驗放火器題叅落職公自此
絕意仕進杜門却掃澆究性理之學與劉中允理順
陳儀部龍正交相砥礪務爲第一人物客有談及輦
上貴人者卽掩耳障面避之

甲申二月服闋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賊陷大同公
上請撤內監疏曰賊陷大同勢且逼宣府宣府或不
守則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孝爲心知勇足衛可

以率衆死守特恐監視內臣于中掣肘不無憤事之

虞乞星夜撤回內監肅任撫臣臣能必賊騎之不敢

窺宣府也不報未幾而內監率圍鎮迎賊朱公死之

三月十三日報至京公與弟鏡皆大哭曰今與而哭

勉齋不數日而將哭我十九日賊犯都城聞上變公

號慟具衣冠北面再拜投御河死母章氏妾王氏弟

鏡俱赴井死是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

帝德浮水上覓公骸無可識認家人以網環驗實持

歸以木身成殮公著語錄多見道之言今不載

鄒之麟序公集曰高皇帝首闢乾坤實千古一人教皇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五

帝身死社稷亦千古一人其間應運而出者夫豈徒
哉同里金忠節公其生再來非凡庸也其死道義非
血氣也筮仕師儒恬然澹靜已而忤璫居家讀書十
年析危微別性習明悟於無生無不生之旨作而言
曰仁義禮智亦動而始有之幾四肢百骸仍寂然不
動之體噫嘻公之會心至此乎其於造次顛沛等之
飲食起居耳又何難焉惜乎公不遭時耳朝有巨奸
野多劇寇淹蹇一官柄不在手卽有言計將安施周
禮一書姬公輔相之書也公於中根究深微侃侃鑿
鑿則公之志意何如也當年聞變之日從容拜母曰

兒奉職亡狀城完兒還城不完兒從此辭母矣急趨朝直入大內臨河而坐項之報賊至朝衣朝冠北面向城再拜遂投河嗟乎語有之離一步非死所公得所矣君子死寇不免公成禮矣當時死者衆矣如公之從容中道者誰乎於是母夫人知公死尋赴井非此母不能生此子矣公之介弟聞母與兒死亦自盡嗟乎夷齊到今不得專稱之矣非第此也刑于之化節小星亦以身殉嗚呼一門之內以王事而死者纍纍豈光岳之獨鍾耶抑切劘之有素耶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三

史部許忠節公直

字若魯揚州如臯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考功員外郎甲申殉難南都贈公太僕寺卿謚忠節

初令義烏艱去補惠來行取授吏部驗封司主事癸未調文選考功員外郎絕饋遺杜干請聲聞焯然居平嘗語人曰銓臣進退人材關國家治亂非小吾自反生平不慣俛仰惟是天地人材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為朝廷慎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而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三

甲申三月都城陷傳上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者勸君護蹕偕行可以力圖恢復公喟然流涕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避以求免吾恥不為也已聞上崩一慟幾絕作書授家人上其父首言忠孝大節不敢有虧次及葬母教子無他語復賦詩六絕其一云君國深仇慘古今公麼逆豎莽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可槩見之矣昔畢入室自縊

鼎革後公有族子名德溥者意氣不倫喜談節義聞烈皇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哭食必

以崇禎錢一置几上祭而後食又刺其兩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露執見縣公不跪見巡江御史亦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御史感之乃免父第以德壽聞死西市曰吾今日得見先帝矣

諸生許潛忠公琰

字玉重吳郡庠生

公素以忠義自矢甲申端午聞神京之變告其二子曰汝往叔父家當善事之無缺愛敬旋告其妻某氏曰可教訓二子毋墮先業家人不知所謂潛往福清觀題詩一絕有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效微忠之句投筆縊於側時日已暮矣羽士陸怡谷從外入見之大驚呼衆人扶臥地解其縊踰時始甦公猶示必死狀羽士曰毋害我問其姓氏不答叩其所以不言及携火見東壁數行乃知公痛君父之難來就死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二

觀者無不泣下或感歎不能去遂多方慰之還家翼日自投胥江值潞藩舟援出王憐其志贈以金不受復送歸家絕粒五日死吳中私謚曰潛忠南都贈五經博士

布衣湯公文瓊北京人

聞煤山之變慟哭自殺衣帶中留書一行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南都贈公中書舍人

科臣李清抄參曰二人非膺孤竹之世封而由於餓死非劫盡邑之強兵而決焉自經前擬夷齊後比玉蠟義烈有加旌忠祠內當正置二席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二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三

都督周忠武公遇吉

號萃菴錦衣衛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賊偪寧武力戰全家死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祠

以官舍授官未滿十年而至大將鎮守山西兼關門代州三關賊勢猖獗請益鎮兵二千統兵副將熊通甫至河平與叛將陳尚志迎賊賊即令歸鎮說降公大怒立斬之令都司楊志榮傳首京師并請救兵時二月十二日也十五日賊偪寧武寧武雖非雄險而公日夜選練激將士以忠義殺賊屹然成巨鎮焉賊甫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三

至乘其不備即迎而擊之其前驅皆難民公命搗其中堅殲賊精銳不可殫計賊恃眾雖挫不却既薄城下公列營城外以戰為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或言賊勢重可欵也公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傷四驍將賊大恨并力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帥健勇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義婦豎無一人降者悉為賊屠公傷重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旗竿上亂箭射之共斃其肉時署中男子相繼戰沒夫人劉氏素驍勇善

射率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箭死一賊無虛發者賊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

二十五日賊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此去尚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寧武詎有子遺哉不若且回陝休息以圖再舉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賫降表至賊大喜設饗厚款坐甫定而宣府總兵王通亦然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答二鎮預加封爵一意長驅亡何居庸及各鎮白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颺集京城陷後賊多半面及失手足者皆寧武所砍傷莫不嚙指告人曰周總兵真好漢殺我等數萬人若再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都督陳洪範上其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祠

上科李公清抄叅請祀周忠武妻劉氏云周遇吉妻劉氏親率家丁馮墻射賊卒與合家俱燼以視親執桴鼓之靳王夫人勇矣愧無其烈以視節義成雙之趙鼎發妻烈矣愧無其勇知言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三

二

惠安伯張忠武公慶臻

號鳳華永城人襲惠安伯加少師

甲申三月聞賊破京盡散財物與親戚合家聚飲四面積薪閉戶共焚死外有宣城伯衛公時春全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都尉華貞愍公永固

字洪圖大興人尚皇八妹樂安公主爲駙馬都尉

加少保

公喜讀書李黃門清過書肆見皇明泳化編命易歸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三

三

客故高其價李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鞏駙馬易去矣李心識之曰駙馬皆豪華自喜渠所好乃爾耶後死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微

先一年公主卒有親生子女數人賊破盡取所賜物古玩書畫環繞殯宮用黃繩縛子女靈前舉火焚死然後自縊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於堂南都贈少師謚貞愍

新樂侯劉忠壯公文炳

號洪筠南直海州人先帝孝純太后姪晉新樂侯初孝純以失光廟意倉卒而卒故烈皇抱恨終天每瞻畫像左右輒云不似於是遣司禮中書至第命徐太夫人孝純生母口授畫工三易稿畫成凡四軸擇日遣錦衣衛堂上官具鹵簿迎入大明門帝俯伏道左安奉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追贈效祖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歲祿百石繼祖文炳文耀各進階文昭授都督同知

帝每追思太后輒推恩瀛國十七年三月二日瀛國年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三 四

八十當寇氛日惡帝日夜焦勞猶遣大司禮賜金幣三宮賜賚有差劉氏一門咸進秩焉

公虛懷好善都下稱戚畹之賢者必曰劉文炳鞏永固云而與甲湛然黃尼麓相友善上召公與永固密計國事二人曰宜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上是之以內帑不足遲其行初八日賊逼京師分派守門繼祖皇城東安門文耀外城永定門公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急公與文昭同坐梨花樹下黃尼麓奔至云城上軍士皆不守大事去矣府中宜早計公入告其母母命侍婢

取錦繒作數十纒於樓上積薪樓下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可也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左氏訣亦積薪樓下復與文耀託瀛國於申湛然而以文昭付蒼頭文昭不肯去是夜帝召公與永固八公言圍城中倉厥為要務恐奸人乘間放火當命一旅專司巡緝帝曰今城守缺兵汝五人可糾勳戚家丁晝夜巡守手詔付之十八日傳五府公侯伯集朝陽門議事竟無一二人至者夜漏初下中使馳騎捧詔至公內室開讀曰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速擁家丁來護衛公知事急且恐南幸哭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三 五

告於母曰不能復侍母矣母曰兒其善事皇上無忘孝純也公復囑文昭汝勿可無死劉氏香火當寄汝耳遂同永固入見于大內帝倉皇謂曰賊入城無多二卿能巷戰乎兩人以眾寡不敵對帝愕然良久泣下曰朕不能守社稷能死社稷兩人同奏曰萬一都城不守皇上當焚宗廟三殿臣等望三殿火起臣家即自焚從皇上于鼎湖矣皆痛哭而出十九日文昭方侍杜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昭飯盃也直視杜夫人夫人遽起登樓文昭從之公妻及二女皆登杜夫人復下樓移菊盆抵門而上公

妻及吳氏女首已入纆杜夫人撒其乘而氣絕文炤人纆氣急不能死脫纆而下杜夫人纆絕墮血涔涔然伏樓板上李氏女扶纆瞪目視母文炤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遂逃去李氏女九縊不死杜夫人六縊絕李氏女見母死乃自開樓窓墮下樓高齒落臂折死而復甦見蒼頭劬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脫付平曰掖我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嫂妹有成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女屍豈可違其言乎平掖之以登遂入纆平以纆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公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于申湛然家將投井忽顧影曰此戎服不可以見皇帝湛然乃免已冠與之投井死繼祖妻見大宅火亦縱火自焚二妾投庭井中文耀見外城破馳百里之渾河已聞內城亦破復入見闔門焚死皇帝已殉社稷撫膺哭曰耀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爲急走拜瀛國遂尋公死所大書板置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年二十一後贈太保謚忠果闔門死者四十二人瀛國以匿申湛然家得全而湛然竟用是爲賊拷掠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三 六

靖南侯黃忠烈公得功

號虎山遼東開原衛人起行伍屢殺賊有功晉大總戎封靖南侯乙酉殉難於蕪湖

崇禎之季諸將皆挾寇自重驕蹇不可制獨公乃心王室進止惟朝廷命十七年錄擒叛將劉超功擢爲總兵是春奉詔勤王封靖南伯南都建立進爵爲侯駐滁和轄滁和等十一州縣兼掌禁旅經理援剿食祿千石時與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爭據維揚適公兵至天長傑整兵思鬪公曰我來期各鎮渡河殺賊耳寧有它意傑等慚服然隙嫌從此開矣澤清疏許憲臣劉宗周連署公名以上爲公疏公疏辨不與聞澤清銜之是秋馬士英建議使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三 七

大清公奏曰徒示弱不如陰修戰守之具以固根柢好江南所倚以辦賊者公傑澤清劉良佐爲四鎮而良佐最庸懦與公同鎮鳳壽兵威日挫九月公移鎮廬州乙酉春母死請終喪不允高傑被殺於睢陽公欲入揚州并其地帝詔止之

夏四月左良玉死其子夢庚擁兵東下以除君側爲名帝命公與阮大鍼朱大典會兵蕪湖討之五月公擊夢庚于坂子磯三戰皆捷身中二矢帝遣內臣王肇

基勞之進封靖國公予缺券世襲十一日京師聞大兵渡江帝出都幸其軍公揮淚迎駕誓以死衛帝欲駐太平府太平人不納公攻克之移駐蕪湖十四日與帝同載荻港舟中叛將劉良佐張天祿追至良佐隔河呼黃大哥公見故人也一應而矢已中喉遂自刎死之夫人某氏赴水死於是田雄馬得功卜從善丘越等遂挾帝赴軍前公有異相口可容拳每戰繫酒瓢於鞍且戰且飲銳不可當人號曰闔子嘗語其麾下曰汝輩福薄不可前驅隕命衝鋒掠陣我獨當之闔中贈淝水王謚忠烈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四

閣部史忠靖公可法

字憲之號道隣燕京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乙酉大兵破揚州不屈死

初授西安府推官考最入京以廉靜遷戶部主事出為安廬監司進淮揚巡撫視漕協理勦寇事擢南京兵部尚書掌機務十七年春賊逼京師公草檄徵江南勤王之兵并乞助軍需於郡邑已而大行凶問至公會文武將吏相向慟哭即出師誓於浦口欲長驅而北將士止之曰江南雖小尚可圖也盍擇君乎時潯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王福王俱在淮生公以潯王有賢名而以倫序則宜福王方議迎立而鳳督馬士英已約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具啓迎福王矣於是擁立之功盡歸士英士英尋與所善客阮大鍼謀以朝權不可旦夕乃出公以閣部督師揚州而已居中用事

先是公薦舊輔吳甡於朝劉孔昭言其不可及公出孔昭即露章劾甡廷臣言孔昭武臣不當與銓事士英又陰主孔昭左右班立攘臂相詰公嘆曰黨禍作矣上疏力言甡罪可矜文武當虛衷其事毋致水火報聞而已公奉詔祭告泗陵鳳陵抗疏陳大仇未復廟

堂不宜荒縱天下誦之

時黃得功高傑不守分鎮爭駐揚州治兵相攻傑駐軍瓜洲大掠而良佐亦駐鳳陽諸邑士民爭詣闕言狀上詔可法往慰解之使各歸鎮公首至得功軍得功聽命惟謹至二劉軍以天子詔詔之皆許諾乃至傑軍傑陳兵衛盛氣見之謂公曰公此來爲揚州民乎謂得功乎傑乎公曰吾不爲將軍何至此然亦以其餘爲黃將軍及百姓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天子也如不奉天子詔而妄冀非所屬之地則黃將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將軍又何辭以對今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二

三將軍皆已幸聽可法乃敢過將軍且國家土地可法豈有愛焉傑色沮默然者久之然不即聽而止公宿軍中謂公曰公所隸卒與偕來者以乞我公即以授之傑更分部下百人給事公左右皆桀驁公更拊循之勉以大義百餘人皆感泣傳語軍中史相公吾主也傑懼將士皆向公而又心服其誠乃改容謹事公請受命還屯徐泗

公開幕府揚州治事設禮賢館招來天下智謀之士及稍通天文日者陰符六壬遁甲諸術者卽廩餼之復請行保舉之法以補危疆守令許之

公督四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刻期進師爲請軍興於

朝而大鍼爲士英謀以四鎮與公協爲不利已於是累疏請餉士英應之益緩兵威日挫大兵日南聞新天子立使人以書貽公公表上其書勸上爲自強計而自爲書答之侃侃得大體尋論翼戴功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以討賊不效辭不允

六月朔高弘圖請督漕淮上士英特舉知兵之臣阮大鍼卽自擬旨補兵部右侍郎使握兵政羣臣交章論劾疏數十上皆不報而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劉宗周等以次逐去舉朝洵懼公上言欲用大鍼者以才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

爭大鍼者以逆案也大鍼卽可用何必罪爭者卽不可用當採羣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大計乎不聽大鍼既用事悉引其黨布於朝政益亂凡公所奏請輒格之

公檄諸鎮西征高傑首奉命渡泗水遣所部王之綱等與許定國爭睢陽不決定國僞納好於傑傑至則置酒伏兵殺之之綱等悉兵攻城入之定國北走降於本朝之綱等遂大掠睢陽兵洶洶未有屬朝廷議遣公撫之而將其軍公馳至之綱軍獎其爲傑報仇當束身待命偕討叛賊之綱頓首受命公遂留駐徐州復

薦傑故將李本身爲督將傑軍士英聞公大得傑軍心弗善也使人嗾三鎮連章劾公謂傑罪不容誅本身實助之奈何復使將大軍與臣等爲難乎時大兵已悉渡河值毅宗忌辰上使公等遙祭之河上公言天運已周君仇未復乞先治臣罪以謝天下

夏四月公移鎮泗洲合諸軍堵禦而京師有僞太子事寧南侯左良玉移檄遠近以清君側爲名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禦左大理卿姚思孝等合請備淮揚上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與兵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叛今還該守淮揚士英厲聲指廷臣曰此皆叛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四

臣死黨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大呼有異議者當斬上默然遂密詔調赴江南協勦左夢庚行至浦口又有詔還揚州援泗州時泗州守將李遇春王之綱等以泗州降 新朝公退保揚州大兵日逼請援於朝上諭馬士英阮大鍼等曰揚州急如累棊命鄭鴻逵自金山進劉澤清王永吉田仰自高郵進而士英等以勦左爲急不發一旅大兵遂薄城下李棲鳳張天祿等皆降獨劉肇基王邦才樓挺莊子固等各率所部入城公乃與主事何剛知府任民育及肇基等晝夜

乘城誓死不去 新朝遣將李遇春持 豫王檄至城下招公公登堦罵之曰我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絕徃卒二人投其檄并鄉約於水中十七日外攻益急屢爲書投城中皆不啓封焚之 豫王知公終不可屈麾軍益進監軍道高岐鳳等踰城出降公知大勢已去草遺疏入告又爲書辭其母與妻呼部將史得威托以後事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葬於高皇帝之側不能卽葬於梅花嶺可也二十五日大兵攻南門發砲擊傷數千人 豫王怒自督勁卒力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五

攻城西北隅忽崩有聲如雷前軍不肯退發矢如雨城下死者山積大兵藉以登城遂陷公不得出反坐空亭中須臾 大兵奄至欲擁之去不可遂攢刀斫之糜爛而死屠城三日不得其屍後得威具衣冠葬於梅花嶺下一時同死者劉肇基王邦才樓挺莊子固總兵馬應奎死橋下汪雲龍馬守卿副將李豫參將李隆徐純仁馮國用陳光玉陶國祚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以下姚懷龍解學曾吳魁馮士富馮近仁孟容徐應成張小山段元范倉張應舉郭倉曹登元范泗范海王東樓等皆戰死家人史書記願啓

龍龔之厚陸曉唐經世等皆從公死

初得威受遺書藏鹽商段氏家至是尋遺書段氏闔門
掠殺幾盡得威徬徨莫措惟仰天長號禱閣部在天
之靈忽於破屋廢紙內搜出遺書持往南都獻太夫
人

其遺得威書曰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仇受今上
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
偶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能蚤
從先帝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公性廉潔食不重味與士卒同甘苦經旬不遑假寐其
家多沒於流賊之難嘗言先帝既已遇害微臣何敢
言家閩中改元賜謚忠清

癸亥春吳漢槎語予云前在塞外遇奉天將軍介特近
曰君亦知史閣部殉難事乎昔破揚州日史公浹衣
幅巾在城樓上我兵執之問曰汝是何人尚敢在此
答曰我乃督師某也要見主帥明白就死擁見
王詫曰跪我公大怒曰我天朝大臣豈為汝屈願速
死從先帝於地下罵不絕口托滿人宜爾頓百計說
降動以洪承疇之富貴答曰承疇兵敗松山朝廷聞
其已死賜祭特祠親戚聞其已死志墓作傳今猶觀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四

六

顏在此耶我義烈男子豈效彼偷生哉遂遇害宜爾
頓買棺成殮置於空室亂後不知所在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四

七

大學士高文忠公弘圖

字子猶號經齋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乙酉自殉於會稽竹園謚

曰文忠

少沉毅有器量其學以進退死生為大節世莫測其所負初授中書舍人學古文行使南京以雋竑為師表使雲中按邊時直承平久競以文章飾太平六卿所司皆成故事公獨私識其亭障要害以歸

擢為陝西道監察御史是時鼎湖再泣熹宗立權璫竊柄政府承望意旨公因經筵首露章彈宰相因而策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八

免同官御史賈繼春安李選侍疏在移官後論者以繼春與楊漣左漣去國繼春不自安亦去言官爭於朝公抗疏曰宮禁危疑之際決策呼吸不可謂非漣之功即繼春亦未嘗不功漣社稷已定欲使中外曉然知移宮之舉非熹陛下以少恩繼春之疏漣亦不斥為伐異請并用此二臣熹宗猶未信一日問閣臣曰高弘圖何如人對曰賢者其疏通國以為平允也遂是其言

奉差巡都城國制察豪暴如司隸法惜薪小黃閣為弊利公治之無敢逞然寺人不悅公自此始出按秦秦

王為太監張清所惑漁宗室黔首數十百家公使還執奏曰張清竊王威福呼吸可通帝座請斬清以謝宗民寺人爭左右之不報

逆賢矯詔拷死楊左諸賢會王恭厥災公應變請寬刑獄顯為羅織諸賢地忠賢削公籍烈皇帝御極獨斷誅忠賢召用正士立拜太僕卿詔曰高弘圖始忤時局繼觸逆璫屢著風節朕所鑒知可晉左僉都御史再遷左副都御史時刑部尚書喬允升以爰書失旨將置重典都御史易應昌以失中不擬上大怒并繫詔獄公持允不可上親臨詰責疑為黨比羣臣皆失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九

色公免冠謝曰臣初來自田間不知有黨黨亦不知有臣退以封事進曰允升罪奏當徒不然臣死不敢奉詔上怒旋解如公議

改工部侍郎中貴張彞憲新受勅督部事聞公名欲得之公與序主客而已彞憲色沮又請共坐堂皇上公趨入小吏舍探印篋署受事而退拜疏曰祖宗舊制以尚書長侍郎侍郎貳尚書陛下不以臣為不才將侍尚書乎侍內臣乎臣死罪不知所出有旨徹彞憲席彞憲請別開府檄召侍郎計事公稱疾篤不赴力乞休七奏忤旨再削通籍歸

壬午東省失守鐵馬及郊公守故里城破家懸賞格按軍與法勒義勇成部曲日夜在行間城猝不可下有司列狀上公最召至闕諮訪成謀補南兵部侍郎尋擢戶部尚書

李賊犯闕帝殉社稷南都大臣議爰立公與可法謂非賢主不能定危傾而鳳陽督臣馬士英貪定策功輒以兵擁福藩至士英倡倫序當立挾三鎮助之遂立弘光帝一時物望推公乃改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固讓詞臣姜曰廣而後就列士英管中樞爲首輔固結左右要上寵擅權納賄百官爭走其門尤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忌史司馬託視師江北加使相鎮揚州

吏部尚書張慎言薦起故大學士吳牲故吏部尚書鄭三俊誠意伯劉孔昭惡不先敘勲臣嘗慎言於殿上無君臣禮公與曰廣連章曰冢臣用人自有本末孔昭何得侵其權且三俊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可大用以去就爭之上慰留公能知人

士英欲用阮大鍼畏公不敢發乘公閱漕餉江上卽引是日陛見大鍼係逆黨前脫士英於獄結死黨帝不知公覆奏籌餉事殿中大鍼伏青蒲上稱在且引公爲證公正笏對曰臣知大鍼之才不知其品請下九

卿議謂逆案不可平反也士英怒向帝曰臣受賄耶公折之曰大臣不當辯受賂國人皆曰賢斯無弊耳士英語塞帝卒以大鍼爲知兵擢江防兵部尚書日與士英構陷公矣

故事議大行皇帝謚閣臣宗伯各據謚典擬上制可而行時公擬思宗顧錫疇擬乾宗詔曰先帝稱思宗河忻城伯趙之龍以世胄上言思非美謚實士英嗾使傾公也公爲上別言之疏云思之一字實由臣擬而禮部上之堯舜禹湯文武自昔遺徽義有單重若必博涉衆流意兼美備則季孫行父可匹西伯審俞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紇遂擬寧王矣謚以人重非謚能重人容儀恭美魯昭見刺於春秋而本朝以之尊仁廟非容儀恭美之謂也且夸志多窮武亦有累愍民惠禮文非絕德而周家推美文武歷代因之作美號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先帝勤恤民隱屢詔蠲逋一聞寇傲怵惕靡寧并遐之日猶念及百姓君師之事先帝克盡無憾臣就謚法大省兆民曰思舉其巨重蓋比德欽明之后媲美放勳之朝矣若曰今昔諸臣有同此謚則彭文憲之憲詎同憲廟王文成之成可例成祖乎奉旨仍謚思宗着卽頒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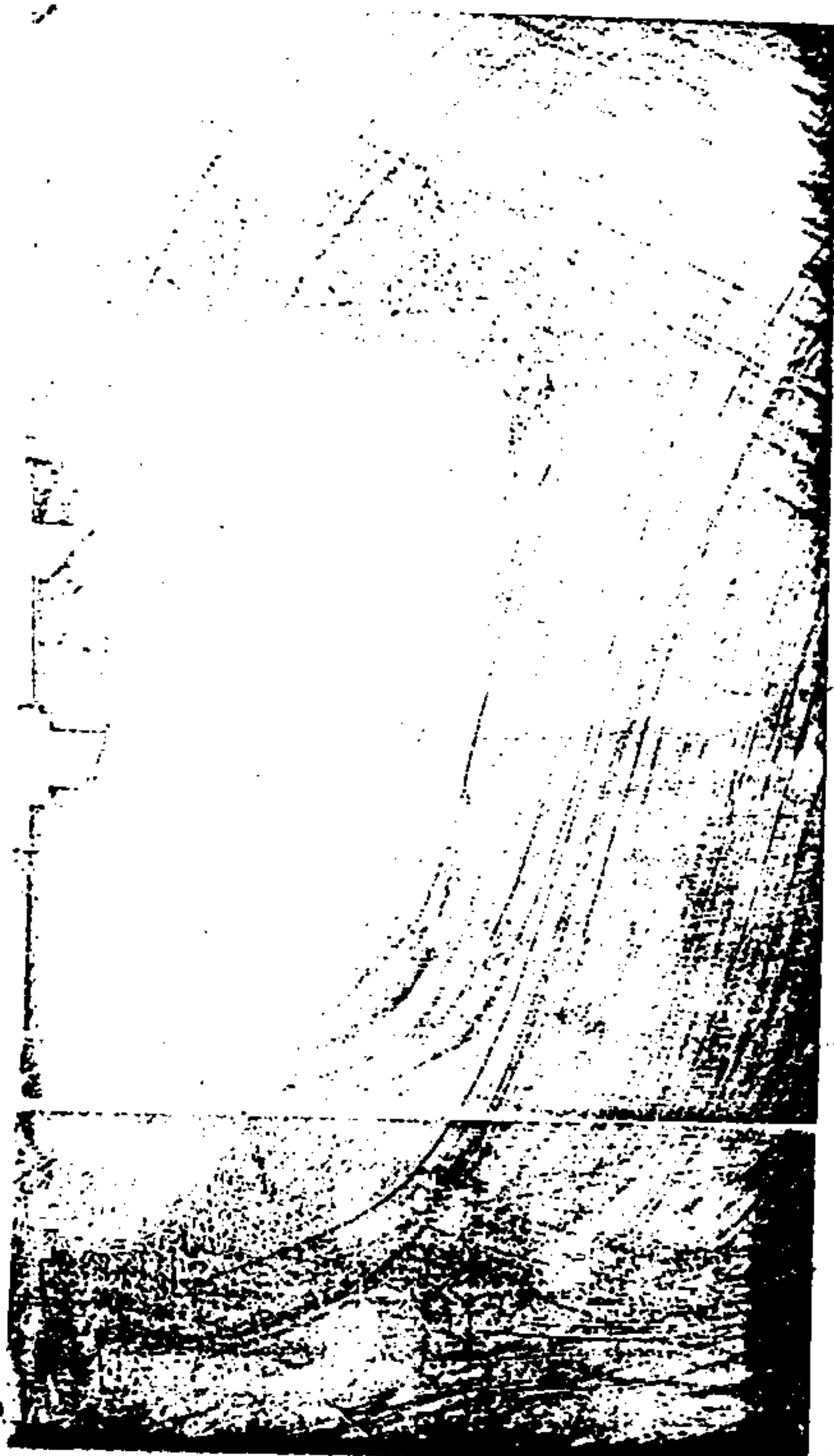
時公又採正議罷嚴衛召史可法入直為可行上以公為專而公質疆不敢將順帝終不悟因乞骸骨別有避情疏云先帝以全盛之天下忽遭獸挺今雖天維重綴國步還康而鼎湖大痛山陵未卜也殉難暴骨惟蓋未歸也東宮二王聞從先帝於地下其猶有存者迄今未有的耗也擒偽露布日聞而誅逆刑書少斷無以激發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也間者陳洪範北行請以左懋第偕往候部酌覆其行又不無少稽心則如輸路則如冥比及達燕機局尚不可量又臣之所大慮也山東河南山西既皆恢復急在設官固結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十三

百姓知朝廷玉步未改鍾鼓猶靈東撫議以王燮往未經會推云初勸駕河南山西尚未議及也至於橫江帶瀾四鎮之設已經督輔史可法權宜厝置頗費苦心疏上而經輔馬士英未覆士英取撰勅稿真草各四留士英閣中聽士英再加參酌然後王言得其次第上之可尊朝廷下之可位四鎮也諸如此類臣雖不敢依違因人亦何曾担当由已雖不至潦草乖方亦不免持重賈罪慚愧致疾廢理俱傷殆非久於人世病與日增猶將為兩旬之淹致萬年之祝切有私憂輒據枕藉披瀝以上無所忌諱士英大鉞從中

贊可其奏遣行人護送予馳驛賜銀幣歸公渡錢塘抵越而金陵不守九日不食殉於會稽友人譚遷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十三



大學士姜公曰廣

字居之號燕及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戊子死於洪都之難改庶吉士鄒忠介公以薦李三才為廷論所指公出揭直之甲子授翰林院編修與修神廟實錄因語同事者作史正如寫生初年須得其明作而微有操切之象末年須得其惇大而微有廢弛之象使讀者一展卷洞然聞者以為知言

奉使朝鮮不携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言文龍奏報不無驕夸然收輯遺人不可謂無功朝論以為允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十四

乙丑分考禮闈權奄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於公公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謁公公不見坐門戶落職為民未幾而顧同寅之獄起誣坐賊七百合榜掠備至卒噤口詞不具大呼姜曰廣未識面何由與同罪事未竟忠賢伏法諸臣訟公冤起原官次年陞左中允已巳大兵入塞帝特簡馬世龍為武經畧世龍擁兵不戰公力言於朝罷之庚午補講官於書義中諫上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其秋主應天鄉試得士最盛歷南祭酒少詹事掌翰林院印教習館員南京吏部

右侍郎改北京丁丑以事降職壬午補南尚寶司卿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先是公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甚切上嘗謂閣臣曰姜曰廣言詞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

甲申三月先帝升遐公與南兵部尚書史公議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藩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公言不可如此草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為文祭告奉先殿乃舉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公公厲聲呵之於是內外側目於公矣弘光立以公為禮部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十五

兼東閣大學士公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許吏部尚書張慎言公因上疏求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鍼得召見公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公上疏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慙無術調和近覩逆案重翻又愧無能竊弭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恐天下忠臣義士聞之必將杜口裹足且羣起責臣伏望皇上慎重名器謹守紀綱并斥臣歸田容臣得以顏面上先臣冢墓臣死不朽

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萬世無弊昨者翻案之舉出自內
 傳臣觀先帝之善政固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盛美先
 帝之善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
 傳矣其所得則淫貪狡猾之周延儒奸險刻毒之溫
 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用部臣內傳矣
 其所得則陰邪貪猾之王永光陳新甲也用勲臣內
 傳矣其所得則力阻南遷盡澈守禦之李國禎也用
 大將言官亦內傳矣將則統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輩
 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莖陳啓新也凡此者力排眾
 議簡自中旨乃其後效班班可觀且陛下亦知內傳
 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
 於內廷線索關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巧為之辭於
 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先
 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願陛下深宮有暇間取資
 治通鑑一觀之如周宣漢光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
 高何以終徂偏安武侯之出師何惓惓於親君子遠
 小人李綱之受命何切切於信君子勿間小人反覆
 思維必能發明聖性破彼奸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
 不若行臣之言毋徒獻畜之以供人刀俎也疏入而
 士英大鉞輩恨之入骨百計中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六

會有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鎮候考吏部因奏公定
 策時有異心公求去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公太子
 太保尋致仕明年南京陷公潛里中二年會大帥舉
 事公贊成之甚力洪都之圍公先自盡生平清介之
 操文學之富海內所共推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七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8

尚書徐忠襄公石麒

字寶摩號虞求嘉善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乙酉里居殉節年六十八閩中謚忠襄

除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爲逆奄所惡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價事矯旨奪職崇禎改元疏辯補原官歷南京禮部祠祭司吏部考功文選二司主事八年改考功司與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奏免七十八人執政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公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六

十一年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忤旨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况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濫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初意矣疏上三日即釋三俊辛巳陞通政壬午春陞少司寇奉旨清獄因推明律意及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十餘條先以白之同官遂以次審理由是囚犯

多所寬減

三月召對文華殿六月以望陪杖卜十一月陞大司寇會陳新甲以失事下獄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維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紀綱淪彙開藩淪陷遼廣覆燹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欵二策古來通用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擅遣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與面奏國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五

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卽日棄市而公復讞職方郎監軍張若麒臨敵先逃失陷邊城當斬總兵許定國失誤軍機捨殺人民當斬兵部尚書督師丁啓睿兵敗竄逃棄去勅印當斬一時大法赫然無敢倖免者

給事中姜彥言上中謠言單詞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與過失上皆疑爲押闔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而左都御史劉宗周爭之甚力并奪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

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察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

江左嗣興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尚書上定官制慎破格行久任禁營求嚴起廢明保舉交堂簾七事上優旨答之其時小人雜進官方濁亂公以年例出戶科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為藩臬有旨特留用朗耳鼎遂疏訐公為吳昌時報復又言公殺新甲以敗欵局公乃歷敘和議始末從來小人賣國情狀始露且言先帝之誅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夫七藩之中恭皇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二十

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明年南都失國嘉興城守公有嗣子二人曰爾毅曰柱臣爾毅字似之以松江事見殺而柱臣輯公遺文行世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

巡撫郝忠敏公彪佳

字幼文號世培浙江山陰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僉都御史乙酉南都失兵抵武林自投池中死父承燦知長洲縣有惠政公年十七舉於鄉二十一舉進士授興化府推官郡兵以餉稽譴於藩司公挺身往論刻期給餉皆斂手不敢動復令自推為首者縛送藩司治之眾皆帖服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二十一

崇禎四年考選福建道御史五年冬上疏言凡大小文武內外諸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若越俎而問庖即曠官而怠事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有急遽周章救過不遑之象竊恐當事諸臣牀於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則未得振勵之效反滋悠悠忽忽之圖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人材有限中下參非藉上感發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今司道有司或欽案之累絲人或錢穀之輸未至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若迫於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皇上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倘但自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為過但翫髒負俗決不肯俯仰

司馬之門若必依序循資則雖冒濫之實可清似亦
獎掖之術未盡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情
竄特遣內臣然必搜剔出於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
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
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啓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
慮於內臣者此也時以爲讜論

尋巡按蘇松諸府所至省騶從延問父老盡得其利病
豪右兼并細民皆得控陳一時權貴爲之側目吳中
無賴自署天罡黨凌轢小民官治以法則攤賊無辜
人愈益長之公至捕其尤者四人立磔於市由是羣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五

奸服粟他若定徵解法捐贖錢爲長洲廣置役田
吳縣隱租以備荒無錫役米以惠解借華亭義米置
上海役田時粟貴率二石得一畝計三年子粒卽償
華亭之數平漕兌歲省四郡耗羨十餘萬金吳人至
今德之

八年請告歸十五年大兵濶入逼淮道路阻絕起公掌
河南道微服冒險間行達京師明年佐大計一主虛
公無敢以一錢及門者會上命臺省遷轉必歷藩臬
以老其才面折選郎於朝因疏列其事於是御史蔣
拱宸等羣起攻之事遂已而公竟改南京畿道

十六年八月凡三上疏首言有司剝閭閻膏血飽桑梓
親知或故鄉情面或權要卒贖原非訐告袖詞求批
招之不來令官押送復有託名關節實則瓜分份子
弟爲親知躋奴僂爲賓容再疏言或借急餉或托借
漕飛券分投名帖踵至稍有遲滯禍害立生至無干
犯之罪忽而破家擁居積之資莫必旦夕浴門持鉢
已愧冠裳有貸無還何殊市井且豪強借徑通關繼
夫餽遺求免遂使居間判貧富舌問奸胥操盈縮掌
上民間有限錙銖何堪層累浚削三疏催漕審訟有
差矣監司行守提鄉兵管勾攝舟車蜂擁叱辱縱橫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五

一役方來全家盡駭蓋頂首日重買牌價高索賄動
云百千帶差動至數十曲直未判家已罄懸得旨盡
行嚴禁差回北都失

甲申夏公在南弘光監國卽疏陳要務得溫旨時蘇松
民借討從逆者蠶起焚掠羣舉公安撫公至執其倡
首禁掠害及無辜者立誅之民乃定南都方議設廠
衛公力陳諸弊政上從之

遷大理寺丞旋擢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時流民集京
口下令安插之副將于永綬兵亂鎮江檄參將魯之
璵定其變恩威大著三吳財賦甲天下自亂後半爲

吏胥所侵公疏請專官清核又設禮賢館聘名士顧
杲等綢繆國計以憂勞成疾乞歸

乙酉夏大兵入浙檄諸紳投謁公聞之語夫人商氏曰
此非辭命所能却若身至杭辭以疾或得歸耳陽為
治裝將行者家人信之不為意閏六月六日夜分潛
出寓園外放生禡下自投池中書於几云某月日已
治棺寄鼓山戒珠寺可即殮我又詩曰運會阨陽九
君遷國破碎輦鼓雜江濤干戈遍海內我生何不展
聘書乃迫至委質為人臣之死諍無二光復或有時
圖功審機勢圖功為其難殉節為其易吾為其易者
聊就潔身志難者待後人忠義應不異予家世簪纓
臣節皆罔替幸不辱祖宗豈為兒女計含笑入九原
浩氣留天地其從容就義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總督袁公繼成

字臨侯江西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兵部右
侍郎總督江楚乙酉左夢庚脅公北去不屈死
丙寅補行人歷任揚州兵備時中涓楊顯名以清察鹽
漕至侍上寵驕蹇士大夫公抗不為禮相見但答以
半揖中涓銜之即日具疏彈罷其官然公潔已愛民
吏治清肅無事可恣誣陷其彈文但半揖冷笑數言
而已去時士民萬餘壅集通衢羣塞城門十餘日不
得行號泣之聲震動天地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嗣昌令獻賊襲陷襄陽公分信堵勦竹西界賊入自
當歸東路罪不在公督師塘報可據部科畏悍帥不
敢問又納賂欲庇東路疎守者文致公被逮郎襄宗
民萬人伏闕訴在上亦知無罪釋之壬午起右僉都
屯田河北癸未擢兵部右侍郎總督江楚應安
甲申弘光立召見進致治足國大計疏言自古國祚久
長有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在於得人足國必先審
勢朱高亦號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光武比烈
次亦不得與唐肅絜盛者知人善任使弗講也武丁
知傳說甘盤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鬼方之勳周宣

知吉甫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車攻之盛光武知鄧禹寇恂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誅莽戮讎盡掃赤眉銅馬而光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雖不克終用而猶不失其用故能芟夷安史克復兩京宋高則不然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信用卒令淪落以老其始終信任者惟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之徒以故主勢日卑親耻不雪覲顏臣鹵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臣願皇上於在廷諸臣知而已用者信之任之勿令小人參入在野諸臣明詔諸臣各舉所知一如高宗求舊學光武褒卓茂故事蒲輪徵召贊襄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

大業則商周建武之隆可立致也至足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論建都者謂西北足以起東南東南不足以起西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跡論耳我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芟羣雄驅勝國取中原安在東南不足起哉今皇上宅是鎬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計臣以爲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實爲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實爲門戶頃聞叛將潰兵蟠結江淮間若不及時區畫一旦大寇憑陵內奸嚮應得毋寒心獻賊遁湖南襄

版圖然復而不守與不復何異蓋設重鎮宿重兵須重餉不可不從長計也夫襄樊守則可繇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繇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彰城以圖河北攻守大勢如此若第欲畫江而守腹裏失而邊角愈蹙誠輸着耳然理非明不能晰幾非斷不能割臣終以明斷爲請疏上士英疑汪黃語刺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

上用阮大鍼等公以東林舊臣日見疎遠乙酉春詔求三朝要典公奏曰此崔魏殺人書也又疏救周鏞上益以爲朋黨嚴旨切責九江扼金陵上游公知楚鎮左良玉父子必叛乃大修戰艦陰爲之備夏四月良玉父子果以武昌叛詭言清君側安皇儲直抵九江齊公同事公痛言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思不可負良玉不從公遂閉九江城拒之部將張世勳郝勅忠等夜斬關出與左兵合左兵遂入城肆焚掠公肅寇帶將自盡良玉部將張應元監軍黃澍勸止之因挾公登舟并其衆廿七日也是日公書絕筆云嗚呼臣所以不死江州者三非偷生也寧南不忘先帝疏救皇太子原云束身赴闕待罪其辭尚順不忍成其爲亂一也易檄爲疏緩程候旨冀得從中維挽少報

國恩二也諸鎮誓言不再焚殺因勢利導稍活百姓萬分之一三也疏以救皇太子臣心之所同以兵諫則非臣之所敢知若江州之焚臣不敢負江州將士負臣臣願附真卿之義遲死為恨耳五月四日良玉病死夢庚秘不發喪公責以大義乃還師

大兵至九江夢庚降以計誘公趨北營公覺夜投江中為鄰舟所救六月三日夢庚迫之使見英王長揖不拜王亦敬禮之為設宴終席不飲亦不交一言歸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而解之初六日為書與二親訣望金陵痛哭絕食數日過張秋題旅舍壁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天
詐身酬舊主留髮表明臣二十九日泊大勝關

清朝遣使以崇職誘之乃自為銘曰崇職易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疊山仰止庶幾為鄉人胡以寧自淮釋歸遇之復為書與二親訣遂渡河而登陸相從二僕亦散去惟都司黎鳴不忍去至良鄉公嘆曰此疊山盡節處也是夕復自縊同行者解之遂行行近彰義門望闕下馬拜哭乙酉秋八月癸未日也就館數日夢庚將入朝公冠服如故北官劉學士說之曰盍與夢庚同朝公曰今與之同朝何異前與之同叛劉語塞而出次日內院審剛李建泰等復

勒之朝公大慟曰國亡與亡其只欠一死耳甯指建泰曰如李公者云何公曰河北諸臣以報仇為名猶可藉口若江南諸臣只有死法更無別法遂各辭去越二日改別館邏卒守之公終不雜髮幅巾衲衣如僧裝御史盧傳薦之為詩謝之曰賦續閒情君莫惜黃花老典不懷春丙戌歲朝賦詩曰月前三陽仍發曆春正萬古重周玉於是自春徂夏兀坐讀易春秋史鑑旁及謝皋羽諸集著經觀史觀二書未竟六月廿四日以公不從髮令殺之於三忠祠南其衣帶中詩云狡童肆邪說名教委沉淪徒有南陽志東吳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天
得奔衰顏衰二老一死酬至願踏文山節誰招燕市劫



侍郎左公懋第

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乙酉使北不屈死於萊市年四十五

初授韓城知縣考選戶科轉吏科論事侃侃有直聲奉勅察核江南兵餉未復命而先帝升遐甲申五月南都立陞太常寺少卿旋擢僉都御史巡撫上江時朝議欲遣使通和而難其人公適聞母喪固請充北使詔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經畧河北聯絡關東軍務賞國書金幣以行臨行上疏曰臣渡河而北生死未知願以辭闕之身效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

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刻刻以天下為心以先帝之警北都之耻為念瞻高皇帝之松楸而即念成祖列宗之陵寢現有黍離之痛撫江左之遺氓而即念河北山東之版圖恐有陸沉之禍更望皇上嚴諭諸臣時時整頓士馬勿以臣此行為必可成即成矣勿以和成為必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于萬全此一定理勢也若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鎮并可取臣母骸骨而今以通和往實自痛於心惟以不辱自許以必死自誓以報我皇上之命而全我父母所生之

身即死可無恨耳時輔行者陳洪範馬紹愉兩人有異志公在途耻與淡言惟以忠節勉之

九月十八日次德州從者議見攝政王皆欲為國屈膝兵部司務陳用極曰千秋氣節皆係於此建屈膝之言者皆巾幗婦人也公曰勅書以不屈膝為不辱命陳參謀之言是也

十月初十日至張家灣傳命趨公入公請遵勅書先謁陵後通好不許乃遙祭思陵而入洪範欲以國書界禮部公謂館伴必以龍亭出迎方可與館於鴻臚寺內院剛林來取國書銀幣去廿八日放歸已至滄州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

復遣騎追公還獨令洪範南去時文武多乘間私逃參謀陳用極曰見危趨避非人臣也各官可去用極義不容辭死生患難與公共之遂與同志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隨公入改館太醫院

明年元日公題院門曰生為明忠臣死為明忠鬼十五日具疏題陞留北文武各官畧曰臣銜命北行仰遵勅書奉職無狀區區一身生死所不計也伏願皇上丕振神武力圖恢復三月都司陸宏進疏回北加陳用極職方主事各官加陞有差公被拘留者七月聞南京破慟哭誓必死以先剃頭杖中軍艾大選大選

自縊監餉傅濟造蜚語中公閏六月執公與陳用極等五人下刑部獄逼公降不應十九日執見攝政王公服縞素同主事陳用極向上長揖南面坐廷下攝政王數以偽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公應聲曰我先皇帝痛罹大變以親以賢以序當立福王凡在高皇帝子孫皆我主也豈云偽立山東豪傑鼓舞中興前此就見者俱勉以大義指授方畧此皆忠義有爲之人不係土寇我本朝皇帝念爾國爲先帝發喪成服被賊復城特遣某慰勞爾君臣既不郊迎禮部又不以龍亭出接國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

成何體統艾大選盜餉私交又先剃頭勸降稟稟王命卽是天子在上殺之何辭位列大臣奉命通好爾竟羈留囚困某血性男子豈得磨折某以七日不食有死而已攝政王指用極曰汝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部也堂堂天朝人物豈爲汝屈乎攝政王令捶其頰用極噴血而言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王改容曰汝等不怕死固是忠臣但今日江南無主剃頭歸降不失富貴公曰剃頭不如砍頭左右拽出遣降臣勸曰先生改念則轉禍爲福執迷不悟刀鋸在前寧不恐懼公曰且勿問某懼不懼請問列位羞不羞至

順城門又遣滿官勸曰降則封王公曰我寧作大明鬼近菜市刑人問遺言公曰臣子盡忠報國有何遺言止惜五人皆無罪被戮耳王一斌等皆曰願從死公曰從死固是好事但恐心有悔處主事陳公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南向叩頭曰我左某報國之心盡矣時刑者執刀而拜曰小人之刀乃斬盜首者不可施於忠義敢易新刀以示後人五人各爭先死遂同遇害見者無不流涕忽風沙四起捲市柵於雲際屋瓦皆飛都城罷市公門人淮上咸歎崑山徐元敷潛葬公於白馬市傍火陳公骨負之歸南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

公在大醫院洪承疇來謁公掩面言曰此鬼也承疇敗死松杏先帝賜葬加祭十三壇今安得更生洪慙而去李建泰亦來公曰受先帝寵餞降賊又降 清何面目見我漢臣投謁者皆受罵故漢臣皆欲殺之云論曰左公奉使與平原使汝州同其始終不屈之心一也然平原之死盧杞陷之公乃自請往不尤壯哉迨其後說降再四不以存亡易心平原之劔又爲左公奪之矣夫金陵旣失天下聞風死者不少而必首推左公公之死死燕京也二祖之靈爽在焉公真得死所哉

主事黃忠節公端伯

字元公號海岸江西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

禮部儀制司主事乙酉五月大兵入都不屈死

己巳上當事書言天下之變惟西南寇禍將裂而天下

終以此敗授寧波府推官邏海卒計居奇輒誣商入

通倭罪公為解理活數百人庚午徵入南闈得士楊

廷樞為解首壬申丁內艱居廬山中甲戌補杭州推

官丙子徵入浙闈得士陳潛夫丁丑丁外艱壬午入

都論益藩與鄭芝龍締姻非制時稱其直旋歸廬山

治禪學自謂得髓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四

三

南都建國姜曰廣薦之出山乙酉補禮部儀制司主事

夏五月十六日大兵入都大索朝士無敢後者公獨

書大明忠臣黃端伯七字付之越數日執見豫王於

天壇帳中豫王解其縛與之溫語公無屈詞豫王問

弘光為何君曰聖君又問何以指昏為聖曰能讓又

問馬士英何相曰賢相又問何以指貪為賢曰不降

言已遂不孫下江寧獄廿九日也時都人俱髡獨公

與一僕尚留髮其僕出入獄中或勸之去髮僕曰若

去髮我主人不食吾飯必死矣九月十三日錢謙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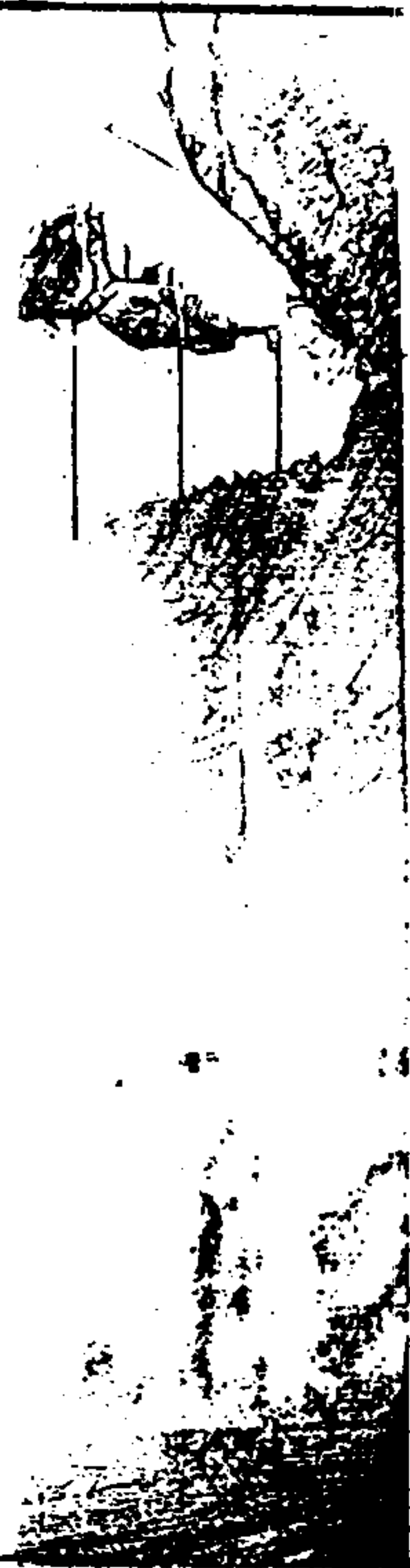
入獄說降不屈遂戮於市臨刑瞑目告家人曰吾且

前有寶光其僕從死公絕命詞曰巍巍大法王不動
一毫光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沒後十六年其地
士夫夫舉葬縣北忠孝橋所著有瑤光閣東海廬山
還鄉等集及易疏行於世監國贈太常卿謚忠節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十四

三



進士黃公淳耀

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未謁選而遭乙酉之難自裁于僧舍時年四十

生而穎朗二歲能辨八書就塾授經宛如夙記不習玩弄儼如成人夜篝火讀書父母竊憂其弱公微覺之乃夜輟燭伺父母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前後小試輒冠軍隱居教授浮沉諸生二十餘年為文務醇正推明濂洛關閩之旨崇禎末文體險譎淫豔公澁嫉之所共挽者惟侯公雍瞻與及門二三子而已為直言社著自監錄知過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六

錄後更為日曆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倣古趙清獻子文諒遺意壬午嘗語及門曰利祿之關予自反已過之親老祚薄勉一再應自此南山之南誓不入棘闥矣榜發魁其房藁出天下翕然推為一科冠癸未中進士第出周文節公門廷試二甲出身是時名都再墮兩河如沸京師達官尚趨勢如鶩會館選請托公行公蕭然京邸耻不肯與釋褐後寄弟偉恭詩六百餘言其志可見矣未幾策蹇南歸杜門却掃與直言社諸子日攻月稽久之積疑忽開豁然自得莫測也南都立竟不謁選

原缺

乙酉五月大兵陷南都士大夫競削手版求見紆禍公與侯通政峒曾共誓行遯六月薙髮令下義兵四起吳淞總戎吳志葵以海師入湖規復蘇州公入吳軍與夏考功允燹陳黃門子龍吳長興易等共論克復之計門人侯泓乘間問曰先生之自處何如曰潔身之與任事惟其時耳今衆怒不可遏而忍于獨潔其身卽潔身非也然則義師成乎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先生之死生一乎曰一矣泓唯唯不復言

時嘉定鄉兵已焚破大帥舟師於新涇公遂與侯通政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三

入城逐新令張維熙挑募鄉勇激厲紳士分門而守與唐昌全夏雲蛟侯玄演玄潔等共計備禦外兵攻圍益急公與侯通政乞師吳總戎遣蔡游戎以五百人赴一戰不利束甲宵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如注城崩一角架巨木支之公身先鄉勇杆應萬方晝夜不休息四日大雨如注城大崩外兵遂薄東圍而上時公守西門從者四人掖公遁公詭言曰爾輩不識時勢未有城破而外城猶得幸免者也偉恭在旁見從者持公急大言曰阿兄主意須定携手入僧舍閉門拒從者從者排戶入求出不

已公曰吾意素定豈汝輩哀所能驟易乎偉恭曰汝輩不去爲之行齋耶出袖中遺金投之曰爾速去同死無益從者慟哭而去僧無等與公兄弟爲方外交問曰君雖進士猶未授職可以無死公曰出身之士猶許嫁之女夫死殉節亦其所也今某托上人之蔭死此乾淨地于心足矣軍聲益迫偉恭曰此其時矣公遂索紙書曰大明進士黃淳耀于弘光乙酉七月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論其世者尚知予心遂與偉恭先後縊馬時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四

四

年四十同日侯通政以水死唐昌全侯幾道雲俱以兵死張孝廉錫胤以縊死龔孝廉用圓兄弟亦以水死夏雲蛟自縊不絕復以兵死其他仗節者不可勝數

公嘗云士之所以自立者四曰文章曰功名曰節義曰道德所以用之者三曰才曰學曰識所以辨之者二曰真曰僞常咏康節詩曰真樂攻心不奈何則公之所自得可知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五

都御史劉忠正公宗周

字起東號念臺會稽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左都

御史乙酉武林失公絕粒而卒

父泰臺先生卒五月而公生少無衣綿外家為之製綵

袍拓落如襤長猶衣之嘗從外祖章公學壽昌走烈

日百里學一足萬曆辛丑成進士甫授行人即草疏

劾首相沈一貫或沮之既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

明日請予告歸

居家七年孫公丕揚為太宰以薦起原官疏請東宮講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學不報疏東林學又不報再告歸先是公於服闋之

隙曾講學東林書院與顧選郎高大行相得時選郎

已死朝士從大行遊務持清論別流品而小人不便

攻之公負清望政府之啣東林者思借以引重且擬

處公吏部以奪其志及疏入而攻者至矣再以行人

告歸

天啓元年起禮部主事自辛丑釋褐至辛酉歲始一遷

凡二十一年受事九日即糾魏進忠客氏進忠即忠

賢未改之名也時多言客氏而進忠之糾自公始進

忠啣甚然終以勢未橫傳旨杖六十輔臣葉向高力

救改罰俸

二年遷光祿寺丞三年遷尚寶司少卿尋遷太僕寺少

卿公以一歲三遷未安且客魏勢轉盛疏辭三上不

報以病行故事三品以下無辭官禮辭之自公始四

年補右通政力辭內批矯情厭世革職奪其誥命

崇禎二年起順天府尹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召對文華

殿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

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夫近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邊

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

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

者皆聚斂之術兵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培克為

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

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

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

者由於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上雖目為

迂濶然亦嘆其忠

為京兆日集諸師儒示聖賢為學之要詔三老耆夫與

利剔弊所屬奸胥有乾沒帑金狀論如律勲戚家人

及豪強不法抑之絕中貴請謁盡驅伎童優女焚權

家所蓄戲仗炫服武清伯奴客爭道毆諸生直入武清第捕得之榜掠加三水示長安街

已巳京師戒嚴米價踴貴乃請捐門稅以通煤米修舖房以處貧民設粥以濟老疾嚴行保甲之法驗其出入時上不視朝而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進馬騾公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動陛下者於是上言請以安人心爲要一曰安民心二曰安軍心三曰安士心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五曰安地方遠近之心而其本尤在皇上自安其心而後上下之心始安并請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自卯至酉跪午門不去上諭遣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三

時樞督諸臣多下獄者公請今日首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稟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言官不效則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濫其罪乃者朝廷縛一文吏如狐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至文武皆不足信必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與同患難者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闔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仰祈陛下翻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可一舉而定也又劾張鳳翼馬世龍

等罪皆切直忤上意

京師解嚴公瘞戰亡將士自德勝門凉水蘆溝諸處瘞骨三萬標以柳榆乃復陳善後之策曰選有司撫流亡聯保甲練民勇復裁京兆冗費一萬六千餘金而大興宛平費額尤甚悉裁以舊額權貴無敢難者於是陳祈天永命之要爲更化之端其旨在除詔獄捐新餉而要歸於化門戶意見語侵輔臣時上方持法切責黨人無財賦以佐軍興而公所言適中之也怒而曰必捐新餉則軍需何措着奏覆公奏以遼左額兵額餉原自相副若緣邊州縣各選士兵自三百以上至千而止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爲兵餉給爲農餉懸何至如新餉五百餘萬之多哉且京兆裁冗萬六千金抵之續派萬二千三百金而有餘推諸天下猶是也且陛下修德廷臣孰敢私其利者上終以爲迂責之公疏乞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四

八年上以溫體仁在內閣久專務刑斂致民窮盜起且念置相不得其人進大小臣工親試之命推在籍堪任者廷臣推孫慎行林鈺及公名上上降詔召三臣入而慎行病卒公與林鈺俱入上問禦邊計公以修德舞干爲對上顧體仁曰大安之役宗周在朝也此

時能舞干羽耶因相鉞改公工部侍郎明年上言皇
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
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恢遠經
臣以五年爲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
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
心寄於干城厥衛司譏察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
士而堂簾之情睽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愈甚
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參核之法惟
重徵輪官愈貪民愈閉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
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至難也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五

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黷詔
下獄矣而於市井雜流如陳啓新者乃得操其詆說
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
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則今日轉
亂爲治之幾斷可識矣以敬天不徒倚用風雷以率
祖不至輕言改作以簡要由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
忠厚培國脉亟拊循救判渙之人心又何患乎內外
交訖哉上曰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
宜體國度時不當劾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會閣臣
溫體仁等以馬價空匱請捐助先生獨稱臣不敢懷

利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求
罷

大兵再薄京城士民遮道呼請還公廷臣以聞爲體仁
所阻而公在道聞復用中官監軍馳疏諫內論體仁
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
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以曲謹容皇上崇勵
精而臣下以承順爲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以苛求
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
誤用之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欲國事之無壞不
可得也并及刑政舛錯數事上怒以爲比私亂政革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六

職

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上淡知公而體仁害之適會推
少宰上意不屬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
言廷臣莫及旣退遣文書官諭吏部而用之辭疾不
允甫就道而部推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亟報可入朝
召對文華殿退集御史於庭嚴飭之臺中肅然乃申
巡城職掌察九門官吏不法設三鄉老揚高皇帝大
訓卽以鄉老行保甲法咨五城御史著爲令會修觀
典中書王育民以書幣爲絳州孫慎察地公揮之去
乃自劾曰此何爲至臣請罷斥上慰公而敕訊以賄

至者聞者皆懷

十五年閏十一月上召對中左門言及火器用湯若望公奏以爲國之大事以仁義爲本以節制爲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到一處殘一處到一城殘一城豈無火器反爲敵用反爲他用功效何在遠臣湯若望向來倡說邪教惑人心堂堂中國豈無謀臣畧士乃以鑄砲小技用之乎上色殊不懌諫官姜琛言事下吏議而行人熊開元糾輔臣延儒縛開元并琛下詔獄公思救之時上方召對或傳中旨斃二人獄公昌言曰刑人於市禮也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得私斃諫官此不可不諫衆許諾戶部尚書傅淑訓頓首請釋琛開元上不納餘無言者公直前爭之且曰言官可用卽用之不用卽置之縱或得罪亦當勅法司擬議而遽下詔獄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曰司衛皆朕刑官何公何私且朕不得自問一在廷官乎公爭不止上大怒乃曰吾固知開元疏有主使也公免寇廷臣爲公謝僉都御史金光辰特申救之上怒甚目爲朋黨勒革公職而光宸亦降調外次日有舉人祝淵赴公車疏留公上益怒坐淵妄言朝政下吏議而公以掌憲六十日去

甲申之變南都再造起原官時新立四鎮皆擁兵自恣

而樞輔馬士英持定策功居中擅權將引進邪人公赴召之前有草莽孤臣上慟哭時艱及追發大痛二疏大約謂非討賊復仇無以明陛下前日渡江之心非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宜駐師鳳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據形勝以規進取并及慎封爵覈舊官諸事頗規切士英士英怒公疏力詆之與鎮臣劉澤清等合謀欲殺之遂力請致仕明年大兵至杭州公與同郡祁彪佳約舉事不果彪佳先死公絕粒二旬至閏六月八日乃卒絕命詩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曰留此旬日生聊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公以宿儒重望爲海內清流領袖嘗以出處卜國家治亂而終以節義見悲夫所著有証人譜皇明道統錄易鈔讀易圖說其學由刻厲而漸就涵養嘗曰吾今而知主靜之要也學者稱爲蕺山先生公通藉四十五年入仕版六年立朝四年特用者二請告者六革職者三而講學則終其身焉

世之論先生者皆曰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似胡澹菴鈎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至先生

之所以告思陵者歸本德化不立急急以兵食為先務學術不明小儒不知治道往往信不能及卒之思陵以為勦寇則必強兵強兵則必措餉措餉則必加派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豈知驅天下之民而盡歸於寇餉無所出而愈不足兵無所食而愈不強其無兵無食者皆於務兵食一念始基之也思陵亦時憶先生之言罷而召召而罷終不能用而天下事去矣然後知先生之言為對症之藥也

公門人王毓著因公久餓不死勸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弔以所著憤時致命篇粘於祠壁肅衣冠趨文廟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九

四拜自跪曰君殉國士殉汴正也汴水淺赴柳潭而死年三十九外有潘集與毓著為友為文祭毓著死渡東橋下周卜年周文節族子聞行髡令碎所佩玉圖書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走磯上赴海死紹興人謂之三義士俱膺贈卹

少保黃忠烈公道周

字幼玄號石齋福建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崇禎時歷官少詹兼侍讀學士丙戌以大學士死金陵市

公博綜有才識不惟諳於典故而時變機宜無不洞曉推誠信人直諫敢言不為依附崇禎三年冬大學士錢龍錫以與袁崇煥謀專殺毛文龍下獄公再疏言繫輔所坐昏庸疎率為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制閩外債事悞國雖磔裂莫贖令閣臣以邊事坐誅後必不敢再任邊事令邊臣得以瑕罅卸閣臣後必爭據閣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十

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使綸扉之內割邊牆為殊域也今巷議謬謂殺繫輔為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為神人掃憤何曾計一罪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志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毛文龍報仇猶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陛下御極三年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曾幾宰輔而每降愈下至此臣於繫輔未有一揖之雅然度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於國且今寇賊未殄東江方驚決無內誦毛帥以外鼓劉帥之理倘天下

遂無才臣不揣請以鉛刀刺孽之到約束東江收拾
遼廣誓得一當以爲纍輔減千一之死疏上被請
十月出都奉旨明切再奏臣思天下明切之言無如用
君子去小人使用君子去小人而不效則無爲貴明
切矣臣觀邇年諸臣無一實爲朝廷者自庚午春以
來盛談封疆不過爲逆案而翻封疆使芟鋤逆案者
無端而陷封疆之內至於封疆之要害無一言及之
者自辛未春月後盛言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
使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於科場之要
害又無一言及之者夫封疆之有破壞視所用之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科場之有情弊視所行之事其順逆清濁布在衆目
非有權勢者所得而飛箝也而諸臣皆用之以摧折
士紳溷淆善類陽奉陛下之憲而陰以滿快其意推
其波瀾以爲參罰比較毫末沸騰而本領不舉凡在
宋人看詳條例之司今皆奉爲巨勦安攘之計臣觀
古之聖賢日夕經營不過兩事外修邊事內逆小人
故邊事不修則大臣焦勞以憂邊事小人不遠則大
臣危懼以憂小人今獨以此二憂遺之陛下而大臣
夷然自托於催科比較之末用事而事失則曰事不
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宋臣富弼嘗言北

有契丹西有元昊而獨攻一王益柔今有邊不修有
師不禦而獨以法繩諸生臣以爲本領不舉毫末終
不可修東江不平亂賊不靖而煩刑苛賦終無停日
是天下所欲明切而未得明切者也

九年召還有小人誕欺疏云往歲敵去遵永已七八日
而敘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
縣而護叛帥者以爲秋毫不犯卽此二事而遠邇情
形概不知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有慎喜怒回天一疏臣觀天下災祥係人主之喜怒人
主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於臣鄰
則臣鄰興起怒氣行於邊鄙則邊鄙廓清今朝無可
喜之臣則臣無可起之事邊無敢怒之氣則亂終無
過沮之期威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昏互煽叛逆
蜂起四方潰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徵爲旱魃而諸
臣尤結舌不語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然
遠有韓愈陽城之嘲近有孟軻蚺蛇之諷自顧惕然
無以自解臣何知言但知有臣之心而已
十年六月有求言省刑疏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
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
雖清強皆何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圖

邊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批鱗強項之臣旌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為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做敵於兵刑錢穀之下哉上不憚切責之

十一年二月與經筵召對公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東疆形勢存乎寧錦西土形勢存乎夔峽寧錦駐大帥敵護根本必不敢過宣大窺榆關夔峽得賢道東連荆襄北通房竹則楚賊不得西旋蜀賊必不東下倘入鄖陽山中終為中原心腹之疾又言錢穀一散可以收還人才一折不可遂復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俱蒙首肯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十三

六月十八召對與上論清任和因補牘言學者皆可為聖賢所患造道不力於樹基成德不收於完局造道不本於清終有曲謹稿寂之非完德不歸於仁終有權謀霸術之蔽以此圖治必歸於亂如誠臣以清為本則無不清而何物可傲何非可遂陛下又策勵之使當任則任當和則是天下無不任事不和衷之清誠君以仁為歸則無不仁而何功不集何利不溥陛下又策勵之使合勇於智合明於武是天下竟皆

無智名無勇功之仁

七月疏論推督臣不拘守制之非又因宣督奪情用陳新甲因疏其不宜且言熒惑漸次尾箕為燕分野十月交當南斗口新甲崎嶇秦蜀度須百日願解清華以執鎖鑰安用此不祥人以玷聖化哉已遼撫方一藻上疏議欵公駁之上言俺答事與今不同有五事之不同於俺答者亦有五遼撫言欵成可撤兵勦寇大謬不然者十時楊嗣昌大拜公疏言昔者嗣昌為本兵兵革之事情可奪今政本風化之原不可奪上乃召輔臣府部九卿科道掌印及公對中左門首召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十四

六卿各問其當行事畢及公謂其疏發於枚卜不點之後似有所為公言臣為綱常計不為一己計止終以為非公力言非私上曰清原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公辨不少屈嗣昌出言已嘗力辭奪情而明旨迫切又言鄭鄭杖母道周推為不如何言綱常也上令嗣昌起公亦言大臣聞言義當迴避使人盡言未有上前爭辨者上曰你無端汗巖豈得不辨上展轉以公言為有為公曰綱常名教自是陛下綱常名教但令獨立敢言人少譏誚面諛人多不得言止以少正卯擬公公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端臣心正行

正無一毫私上曰向以爾偏激姑示裁抑後聞操守
隨復賜環前日奏對文字才亦可愛還欲用你不意
如此偏矯恣肆起候旨免拏問公曰臣今日不言臣
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上云一生學問止
一佞口公曰人臣在上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上前
讒諂而諛爲忠乎爭是非辨曲直爲佞豈不爭不辨
者爲忠乎忠佞不分何以致治上曰非輕易加你佞
但言辭多遁非佞而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當斬上
復召諸臣先自責因言人心關國運一等機械存心
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用一人便百般詆毀律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五

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盜鹵易治衣冠之寇難除
再如此者立置重典令閣臣擬諭公竟以少詹事請
幕江右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公
上以公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
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
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
知君親雖言嘗過愆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
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
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

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
柰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
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
抑言路再救公上怒下獄杖之論戍十五年八月以
輔臣言釋罪補原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甲申夏南都再建起禮部尚書祭海還闕事起爲大學
士忤鄭芝龍遂出督師然芝龍不給一文僅給空頭
劄百函而已公至江西以空劄號召其子弟遂得數
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各爲呼應時貴池吳
應箕宣城麻三衡徽州金聲先各舉義旗不克振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六

餘勇猶可賈因出兵徽州而大帥偵其詳預伏兵以
待至婺源被執丙戌正月械至江寧公絕食至十四
日不死至廿九日復進水漿有乾坤猶半壁未忍蹈
文山之句四月旨下命內院洪承疇監斬及公入見
直立背洪大罵不絕口卽命戮於信府前時公猶方
巾舊絨衣行刑者請去衣公叱不許至被數刃乃斷
作自輓詩粲粲朝陽霞峨峨泰山石熒熒七尺劍溫溫
半尺璧化爲白板宮宛宛置路側漢人一顧問口人
一太息蘭膏空自焚珊瑚空自擲狐狸踞龍宮蟬蛻
噉白日妻子不得知親友但酸鼻寒從孝陵衣饑從

孝陵食孝陵何妻妻風雨暗松栢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五 終

侍讀徐公汧

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常授簡討官
至少詹兼侍讀學士

已巳都城圍急公寓書于友人曰明天子在上知萬萬
無虞倘時勢危迫惟以一死報君父識者已卜其素
志矣

庚辰分校禮闈辛巳遷諭德奉差歸甲申之變公方里
居號慟欲絕曾自題小像示其子曰汧乎而忘三月
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皇厚恩不能斷脰納肝以殉國
難復不能請纓枕戈以雪國耻而偃息在牀何為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耶義當寢苦罪當席藁存此寢苦席藁之心以教誨
爾子庶其勉於大義母若乃父之偷生負恩也烈皇
誕辰作詩四章以志痛

南都立召為詹事府少詹兼侍讀學士不赴具揭處分
以明臣誼更列欸自陳一曰辨人才二曰課職業三
曰敦寅恭四曰勵廉耻五日覈名實六曰納忠讜七
曰破情面以為當事獻而莫能用之

乙酉五月金陵告變六月郡城陷薙髮令下公自必
死乃以家事屬兩子而身與一二舊僕乘舟至虎丘
後溪晚浴僕請去憤公曰不可卒有緩急君子死亦

免冠漏將盡手書致朱公集璜曰紳士欲郊迎貝勒
此弟臨大節時也存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以見先
帝先人于地下耳昧爽遂自溺水死面如生閩中謚
曰文靖子枋壬午孝廉杜門守節著書見志當事慕
其名以幣交絕不與通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五 十九